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五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6/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齊魯書社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五册目次

子部·釋家類

法喜志四卷續法喜志四卷

〔明〕夏樹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江陰夏氏清遠樓刻本

..... 一

長松茹退二卷

〔明〕釋真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 一五六

吳都法乘十二卷

〔明〕周永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八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卷

〔清〕釋自融撰 釋性磊補輯
私藏涵芬樓影印日本排印續藏經本

..... 六一八

現果隨錄一卷

〔清〕釋戒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 七六三

法喜志四卷續法喜志四卷

〔明〕夏樹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江陰夏氏清遠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法喜志三

卷》提要

名公法喜志敘



今夫草木自莖自葉自葩自實
種種色色殊形異態而及乎膏
殘華落總必歸根根在則當春
而茁一歲由是十歲由是乃至
千百歲由是人亦一草木也之
生而灰之死而生夫灰而生者
根也法門所謂種子是也慧根
一種雖復展轉輪迴而衣珠自
在至寶弗失如樹梧則梧樹擢

法喜志

序

乙

陽同蘇刻

則攢從其所樹久且不易未有
樹優曇而得巨磨樹菴羅而得
惡义聚者也夫自古聖哲其樹
深矣樹之最初而要之再世彼
其人即復習曾史法申韓勒祈

法喜志

序

二

法喜志

連燿麟閣犯一切空有之戒甚
或絲竹寄勝曲生埋照蠟屐留
連金湯辨論處身智囊托好阿
堵于薄迦氏不啻河漢而究竟
收拾未有不探覺海不窺般若

門者故或始疑而終信或迹背
而實諧或口排而衷嗜要於了
義十九見解何以故根在故也
夏君夙稟慧性能見本來撫自
晉魏以迄唐宋諸知禪學者若

法喜志

序

三

法喜志

而人曰法喜志志中若許詢劉
漑龐蘊裴休之屬生平為佛弟
子亡論即昌黎諫佛骨而從游
大顛杜祁公不信佛氏讀楞嚴
而有解曰恨得之晚乃知從威

音至今諸騷人墨士名臣碩宰
何嘗不自祗洹中來哉昔謂老
子爲摩訶迦葉宣尼乃淨名童
子事有固然無足訝者知禪者
不言禪亦猶善易者不言易故

法喜志序

四

夫有法者不有其法者也世人
弁髦五戒土苴大三藏而猥云
見佛且以爲盜區且以爲名利
藪此與闡提蔑隸何異何言佛
法哉試舉是編示之能泐然汗

下當一棒喝下種子否

羸提居士鄒迪光譔



法喜志序

五

灑喜志敘

澄江夏孝廉輯灑喜志成有客
過余語及之而曰茂卿津禪
悅迺所采擷率從忠孝節誼中
薦取匪不得儒家門戶何也余

法喜志

叙

一

曰茂卿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
為禪用者也以儒為禪用即儒
亦化而禪以儒用禪即禪亦化
而儒矣此茂卿陶鑄手也曰然
則儒家擯禪何也曰此以正學

脉也而茂卿以廣取善也一主

嚴一主寬兩者並行而不悖也

曰伯升之穢焉而錄休文之阿

焉而錄處道之悖焉而錄天覺

之黨焉而錄奚取也曰兵有法

法喜志

叙

二

期於克敵不必出自孫吳也醫

有案期於療病不必出自盧扁

也客曰善已又語客曰請為子

竟其說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

之衰而入顧其所以得久行而

不廢則又賴儒教之立也有如
土直人倫糝糠事物胥天下而
入於虛無窳滅之教世道人心
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禪者流即
欲雲卧霞餐雍容塵拂以課其
所謂向上第一諦將焉能之昔
王仲祖劉真常共訪何驃騎驃
騎者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
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復低
頭者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

何以得存聞者共賞以為佳由
此言之茂卿之為是編特於忠
孝節誼三致意也其深乎其深
乎客以告茂卿茂卿曰善遂擬
幅箋受之而標其端

萬曆丙午春日梁溪顧憲成撰

澹喜志題辭

原夫千流萬派莫非天
一所生滿字隻言孰是
象三之外儻能函三為一
庶幾即佛是心爰自誕
影周星通暉漢日鷲頭
峯下演金口之微言鷄足
山中舒玉臺之瑞色蓮花
六葉白社同開祇樹雙林
玄風獨暢豈非荷持象

法喜志

序

一

得聖列

澹汲引人倫者身自匪利

根靈超正果別相別名各
唱登堂之棒說常說寂
共操入室之戈有齊備
有單備並擬折衝尊姐
無假觀無空觀願言剖破
藩籬尼師瞬瞬師竺師亦
何常墨歸楊楊歸儒歸
斯可愛何用分門立戶自
然識路知家總屬一回緣

法喜志

序

二

得聖列

乳酥流出便說三次第羊
鹿俱無七十二君皆在釣
陶之內八萬千歲即為俄
頃之間此夏丈茂卿所為
志灑喜也茂卿顯證一乘

法喜志

序

三

楊

深研三藏謂此岸無非
彼岸法身即是報身矧
夫忠孝節義之儒合于清
淨精微之旨遠涉東方而
下近沿南宗以前凡宰官

居士之闡揚心史禪家之
載記莫不微引所出摺撫
而來即代不數人人不數語
而機緣交激若掣劍光智
藏開明旁資鞭影振金聲

法喜志

序

四

楊

予覽苑遠寶路于詞壇
儻非標義禪宗縷詳史
籍何以其傳燈之喻施合
轍之功乎固知眼裏有筋
具遊戲於花飛劍動舌

頭無骨妙言筌于見色聞
聲靈獨破三學之中堅抑
可謂四禪之外護者矣不
任愧臨川之翻譯之淨土
之脩持之力無餘天機最
淺聊藉阮瞻之三語以自
附于玄晏之一言之爾

莊嚴居士友弟吳亮書



灑喜志自叙

父始曰一轉至眇也亦能遊觀
乎天地一鉅至微也亦能放肆
乎大海况人配二儀起萬有而可
無寥廓遠大之思乎尊世出
世間乃灑自在誠往詰消遙之令
圖而亦令人曠達之玄致也玉几山
人有物外英豪錄略古參禪學道
之士彙而成編顧繁者厖雜簡者
寂寥譎者損詭佚者挂漏余讀

未卒業而為之回顧為之躊躇而竊
有志焉暇日山居核襟眼古松諸名
公次第采擷一枝雙入各具一小
傳蓋自晉魏齊梁迄于唐宋按
以歷朝本史或諸名公文集或散見
東傳或錯綜于大藏傳燈語錄諸
書或良多益冥纂要鈎玄題曰
灑古立志釐為四卷大都超絕
殊勝于世外別標一色而又準乎
人揚不違大道砥名節則依忠孝

律進退則首清巖出則奮蹟麒
麟垂光竹帛夏則希蹤麋鹿
迎耀松蘿或以理學開基或以
文章命世總之遺榮履素均于
自然固非謬悠荒唐恣恣枯禿
作一老頭陀行徑比也間有韜歛未
盡蕩漾猶存或跳躍圓方互有
出入而清玄妙理亦所亟收讀之如
冰鏡浮空冰壺映座頓令心曠澄
徹神骨灑涼躁競之意烟消而

樹靈結之震霧散學人於打透關
 頭安身立命舍是世絲系老氏
 有之雖有拱驛以快馬心如坐
 進此道其茲澹喜之謂乎夫澹居
 三寶之一吾人壽世澹所必臨然
 有法而不囿于法譬如雲山十大第
 子胸中各具一造化決不向如來行處
 投足此所謂法而不囿于法者也此
 又志澹喜者所當知也

延陵夏樹若謨



法喜志目錄

卷一

東方曼倩	劉更生
曹子建	羊叔子
王茂弘	劉真常
陶士行	謝安石
王右軍	王武岡
郝嘉賓	王喬之
殷中軍	袁彥伯
王坦之	何次道
何幼則	謝仁祖
羅君章	孫興公
許玄度	王簡棲
王荀子	習彥威



法喜志目錄

一

劉士光	顏延年	戴仲若	周彥倫	范蔚宗	張孝始	蕭雲英	孔德璋	雷仲倫	高伯恭	謝康樂	劉遺民	張萊民	戴安道
袁景倩	何子哲	謝慶緒	顏之推	劉靈預	范伯倫	何彥德	江文通	王彥德	明僧紹	孟顥	周續之	陶靖節	宗少文

法喜志
目錄

二
陳

孫思邈	楊越公	徐孝克	杜輔言	阮士宗	崔子約	沈休文	魏伯起	孔彥深	劉慧斐	陶貞白	蘇瓊	王淮之
王仲淹	張士衡	李子約	徐孝穆	庾彥實	劉士湮	劉彥和	劉漑	梁敬之	陸佐公	荀公普	何子季	卷二

法喜志
目錄

三
周

李元賓	李習之	權載之	徐岱	李義山	盧源一	裴寬	卷三	白少傅	李濟之	杜彥之	韋南康	皇甫湜	韓昌黎	裴公美	丁繁	陳珣	崔群	司空表聖	呂許公	李文靖	謝宗源	曾運使	查湛然	楊文公	晁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喜志
目錄

五
崔

王文正	朱正裕	王隨	富文忠	文潞公	杜祁公	范文正	尹師魯	馮當世	夏英公	李觀	趙清獻	歐陽永叔	司馬溫公	張文定	范忠文	邵康節	王介甫	蘇端明	蘇樂城	米襄陽	文與可	程明道	呂晦叔	楊無爲	晁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喜志
目錄

六
崔

王觀文

劉元城

卷四

胡康侯

周濂溪

秦淮海

李伯時

黃魯直

吳德夫

江民表

陳忠肅

李漢老

韓子蒼

法喜志
目錄

七

呂居仁

張無盡

趙郡王

王以寧

潘待制

徐師川

楊龜山

張魏公

胡致堂

張文忠

王龜齡

游定夫

于憲

朱晦菴

馮濟川

陸放翁

王龍舒

張南軒

尤遂初

吳明可

葉水心

真西山

錢公相

劉後村

陸省菴

范致虛

吳履齋

饒德操

法喜志
目錄

八

劉中明

劉經臣

戴道純

楊圭

李端愿

高世則

趙松雪

黃晉卿

顧仲英

楊鐵崖

法喜志
目錄終

法喜志卷一

水邊道人與擬方輅
寤神居士馮白定閱

東方曼倩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朝上書稱旨待詔金馬門時有正諫法言以為滑稽之雄元狩三年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方朔朔曰可問西域胡道人時梵僧摩騰至因問之騰曰此劫灰也

劉更生

劉向字子政一名更生年十二隨父任為輦郎獻賦頌數十篇成帝時為光祿大夫以趙后淫亂著列女傳以王氏權太盛作洪範五行傳上欲用為九卿數為王氏所

持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向嘗校書天祿閣青藜夜照往往多見佛書其著列仙傳云吾披檢藏經緬尋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迄于今得仙道者一百四十九人其七十四人乃見佛經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十歲善屬文誦詩書

法喜志

卷一

二 雜

千餘萬言邯鄲淳見而駭歎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其聲為梵唄今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羊叔子

羊祜字叔子。平陽人。累遷尚書左僕射。吳陸抗嘗稱其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祜方五歲。令乳母於鄰家李氏桑樹下探取金環。李氏驚曰。此亡兒所失。乃知李氏子祜之前身也。武帝時祜爲荊州都督。日供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過多。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法喜志

卷一

三

王茂弘

王導字茂弘。瑯琊人。官太傅。封始興公。僧人吉友游建康。善說梵唄。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顛。廷尉桓彝。皆造門。結納。名籍公卿間。吉友嘗對導。解帶盤礴。尚書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人問其

故對曰。王公風期。鑑人。卞令範度格物。吾正當以是應之耳。

劉真常

劉惔字真常。沛人。少清遠。家貧。晏如。王導深器之。累遷丹陽尹。時竺法深道徽高。扇譽播山東。惔常爲其弟子。一日法深在簡文坐。惔問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法喜志

卷一

四

陶士行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爲廣州刺史。有漁於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旣而鼓力致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惟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

以力招。及遠公剏寺。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

謝安石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少有時名。朝命敦逼。皆不就。年四十餘。始應命。出為征西司馬。太元中。加太保。居東山。時與支遁許詢為山水之游。嘗詔遁入禁中。講經多會宗遺。

法喜志

卷一

五

文為守文者所陋。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數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也。太和二年。遁辭闕還山。詔建沃州寺以居之。時安守吳興。以書抵遁曰。思君積日。計辰傾馳。尤甚。知欲還剡自治。為之愴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惟遲君一來。以晤言消之一日。千載也。

王右軍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以骨鯁稱。起家秘書郎。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咸康六年。於廬山建歸宗寺。請西天達磨多羅居之。羲之在會稽。聞支遁名。未之信。後遁還剡。羲之詣遁。觀其風力。謂曰。逍遙可得聞乎。遁作數千言。羲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法喜志

卷一

六

王武岡

王謐。字雅遠。官司徒。嘗與遠公書曰。身年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由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人皆稱公善誘。

郝嘉賓

郝超字嘉賓山陽人少有曠世之度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喜隱遯聞拂衣者必為起屋具器用遺之支道林每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為桓溫府掾超問謝安曰支遁所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纔得其半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辨論

法喜志卷一

七一

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殷有慚德後與親舊書云支公神理所通玄挺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超嘗著五戒文已行五戒更修歲月齋戒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美味甘香一不得嘗

王喬之

王喬之瑯琊人有念佛三昧詩曰妙用在

茲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精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思轉豪餘又曰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豪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殷中軍

殷浩字深源以佛經未了遣人迓支公支欲往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故未易當

法喜志卷一

八一

袁彥伯

袁宏字彥伯陽夏人自少有逸才謝安輩甚重之累官至東陽郡太守所著詠史詩及東征等賦為時盛傳嘗著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漢明帝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卷善為宏闊

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俗士目之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視生成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晉陽人。寧康中。遷中書令。領丹陽尹。時桓溫移晉祚。坦之與謝安同

法喜志卷一

九

九

心匡輔。卒安社稷。與支道林相友善。道林嘗造卽色論曰。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以示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何次道

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風韻閑雅。少以文

義見稱。王導與庾亮竝言於成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及導卒。遂叅錄尚書事。推能用功。不樹私恩。世甚重之。充性喜釋氏。時庾冰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充等議不應致拜。乃上奏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帝以聰聖玄覽。豈此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疏三上。冰議遂寢。

何幼則

何準。字幼則。充之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就。初充爲驃騎將軍。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充居宰輔。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惟焚香誦經而已。其

法喜志卷一

十

九

女爲穆皇后。

謝仁祖

謝尚字仁祖。鯤之子。仕晉爲鎮西將軍。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當者必歿。汝宜建塔造寺可禳之。若未暇。可於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寤。遂刻小塔於杖頭。後果有異氣自天而下。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卽回散。闔門獲全。尚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

法喜志 卷一

十一

羅君章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少時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其口。自此藻思日新。仕爲江夏從事。太守謝尚曰。可謂湘中之琳瑯。讀書好佛。著更生論曰。世皆悲合之必離。

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今談者徒云向我非今我。而不知今我卽昔我耳。達觀者以歿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孫興公

孫綽字興公。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會稽。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支

法喜志 卷一

十一

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生面。嘗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哀帝時爲著作郎。撰喻道論。左袒佛氏。內典中諸所撰述。具見弘明等集。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玄度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江左諸公卿翕然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夜必造焉。清言妙理。至其疊。疊簡文不覺前席。劉真長為時譚宗。與詢結清言友。每謂人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思玄度。與支遁講維摩經。詢發一難。眾謂遁不能通。遁通一義。眾謂詢無以難。詢嘗以會稽永興新居為崇化寺。建塔四層。

王簡棲

王巾字簡棲。瑯琊人。有學業。為齊錄事參軍。作頭陀寺碑文。精理造。

王荀子

王脩字荀子。僧意在瓦官寺中。荀子與共

法喜志卷一

三

語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否。王曰。無。曰。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耶。

習彥威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著晉漢春秋凡五十四卷。晉桓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時有沙門釋

法喜志卷一

四

道安。俊辯有高才。比至荊州。與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習嘗與道安書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無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若慶雲東徂。摩尼回耀。雨甘露於豐草。植旃檀於江澹。庶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

戴安道

戴逵字安道。譙郡人。性高潔。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王子猷過訪。至雪夜乘舟。孝武時累徵不就。嘗欲造無量壽佛。積思三年。刻雕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法喜志卷一 五

宗少文

宗炳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慨焉有尚平之志。因疾還江陵。歎曰。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圖之於室。每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劉裕領荊州。辟為主簿。答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矣。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乃入廬山築室。專修淨業。嘗著明佛論。

張萊民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無華梵。累徵不就。庾悅以其貧。徵為散騎常侍。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屈志就祿。非吾志也。乃入廬山。依遠公研味釋典。

陶靖節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為彭澤令。之官八。十日即解印去。賦歸去來辭。及宋受禪。居柴桑。門前植五株柳。因以五柳自號焉。閑

靜寡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昇以行。時遠公為西方之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我飲。即往許之。遂造焉。嘗著搜神記。多載佛之靈驗。

劉遺民

法喜志卷一

七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不委氣於時俗。雖寒餓在已。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丞相栢玄。侍中謝琨。太尉劉裕。後先引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托於遠公。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疢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吾何為哉。遠

然其說深加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居山十五年。修念佛三昧。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作黃金色。又有摩頂授衣之異。若遺民者。真可謂妙觀大儀。啓心真照。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於遠公之誓辭。庶幾無負矣。蓮社與盟。凡一百二十三人。

法喜志卷一

六

周續之

周續之。字通祖。鴈門人。年十二。受業於范甯。通五經五緯。號十經。世稱為顏子。既而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娶。與劉遺民陶靖節號潯陽三隱。

謝康樂

謝靈運。玄之孫。家於上虞。少好學。博覽群

籍文章稱江左第一。仕宋爲永嘉太守。襲
祖父封爵。故世稱康樂。靈運負才傲世。至
廬山見遠公。肅然心服。卽寺築臺。譯涅槃
經三十六卷。嘗撰佛讚曰。惟此大覺。因心
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
群生。理麤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曰。若人
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
法喜志

卷一

九

四等。終然小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緣覺
聲聞讚曰。厭苦情多。無物志少。如彼化城。
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衰老。肇元三事。
翻成一道。

孟顓

孟顓。仕宋爲會稽太守。奉佛精懇。謝靈運
嘲之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語。然而
事佛彌加抗厲。

高伯恭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少有奇度。崔宏異
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
偉器。仕魏累官中書令。爵咸陽公。允雖寵
貴。家貧自如。武帝嘗幸其第。惟草屋數間。
法喜志

卷一

十

布被緼袍。廚中豉菜而已。帝曰。古之清貧
有如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嘗撰鹿苑
賦。與曇始法師傳。文甚精采。年九十八。無
疾而終。

明僧紹

明紹。字承烈。平原鬲人。明經隱居。自號平
原居士。齊高帝欲就見之。時明紹方依遠

公居定林寺。遠公問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便當依戴公故事。高帝知其意，不可屈，遣人賜以竹根如意及笄籜冠。宋泰始中，嘗游攝山，野老諫曰：山多猛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迹。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虎亦何能爲？乃結茅量壽經，夜見金光照室。

雷仲倫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隱退不受徵辟，入遠公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曰：吾托業廬山，事釋和尚三十年，淵匠旣傾，良朋亦喪，及今未耄，尚可勵志西

法喜志 卷一

王

歸自今已往，勿以家務相聞。

王彥德

王玄謨，字彥德，祁縣人，素奉佛，嘗舉兵伐魏，玄謨爲寧朔將軍，受輔國蕭斌節制，玄謨失律，當斬，沈慶之因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謨將見殺，以觀音示夢得免，後官

法喜志 卷一

王

至開府儀同三司，年八十二卒。

孔德璋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風韻清颯，好文詠。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與江淹對掌辭筆，嘗答蕭子良疏曰：民早奉提拂之仁，深蒙弘引之訓，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勗，回心頂禮。

霍然大悟。

江文通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少孤采薪以養母仕齊累官御史中丞彈劾不避貴近風采肅然後封醴陵侯以詩賦顯嘗著無為論曰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歿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闡二乘以誘物去諸相以法喜志卷一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湛然常住永絕殊途

蕭雲英

蕭子良字雲英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及卒餽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與文惠太子並精佛理而子良每招致名僧講諸佛乘尊法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

衆僧賦食行水子良嘗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淨住者即梵語布薩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

范伯倫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仕劉宋為中書郎繼領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失數上封事苦諫博覽篇籍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建祇洹精舍法喜志卷一

范蔚宗

范曄字蔚宗伯倫之子仕宋為秘書丞撰東漢書有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惟列其奉浮屠不殺伐

而精文善導之功靡所傳述予聞之其國
殷乎中土王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
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
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
往運數開叔葉乎

何彥德

何尚之字彥德宋文帝時爲侍中帝嘗謂

法喜志

卷一

三五

史

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
若求性靈真要必以佛理爲指南近見顏
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竝明至理
開獎人意若率土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
平矣尚之曰渡江以來王導周顛庾亮謝
安戴逵許詢王蒙郝超王坦之臣高祖兄
弟莫不稟志皈依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

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
百人和睦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
則息一刑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時
羊元保進曰此談非臣所與聞竊謂秦楚
強兵孫吳吞併將無取於此也尚之曰夫
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以孫
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乎堯舜之道

法喜志

卷一

三五

史

張孝始

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年十六其祖喪
明元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佑復誦藥師
經至盲者得視之語遂請七僧燃七層燈
轉讀是經七晝夜每日行道祝曰元爲孫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竝施法界。乞祖目還明。元求代聞。是夜夢一神僧以金篦刮其祖目。三日遂瘥。

劉靈預

劉虬字靈預。涅陽人。抗節好學。宋太始中為當陽令。後徙居江陵。竟陵王累辟不就。報書曰。暢餘音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遂斷穀餌木。麻衣草履。長齋禮誦。六時不缺。註華嚴法華二經。

周彥倫

周顒字彥倫。建康人。顒於鍾山西立隱舍。清貧寡欲。終日長蔬。王儉問曰。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後應詔出仕。累官國子博士。明帝頗好玄理。而所為多

慘毒。顒不為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皇福之事。帝亦為之少止。太子嘗問顒。卿精何如。徹。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其累伊何。顒曰。周妻何肉。顒嘗建山茨寺於鍾山。今草堂寺是也。

顏之推

顏之推字子分。西魏武平中為黃門侍郎。舉家蔬食。深崇佛教。有顏氏家訓行於世。其歸心篇曰。神仙之事。頗為虛放。縱使得仙。終當有歿。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生輕慢。其間妙旨。具於經論。不復於此贊述。

戴仲若

戴顒字仲若。達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

托顛造觀音像。積年未成。夜夢神曰。江夷與觀音機緣未契。可改爲彌勒。顛卽馳報而夷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觸手成妙像。今在會稽龍華寺。顛超逸多風。以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桐廬復多名山。故復居桐廬。已又愛吳下佳山水。復游吳下。吳中好事者共爲築室。至聚石開澗以居之。嘗著逍遙論。註禮記中庸篇。永初元嘉中累徵不就。

法喜志

卷一

三九

謝慶緒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佛爲業。招引同事。化導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郗尚書嘗曰。謝慶

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顏延年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官至太常卿。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宅宇如舊。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講蓮花大小品十地等。延之眷德流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王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

法喜志

卷一

手

何子皙

何點字子皙。偃之子。尚之孫。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不以門戶自矜。或駕柴車。或躡草履。隨意所適。必醉歸。人謂之通隱。梁武帝賜以鹿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詔拜常

侍點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遂辭去。一時名士如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兄求弟。亂竝從棲遯。世號點為大山。亂為小山。求為東山。

劉士光

法喜志

卷一

三

施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奉母兄以孝。弟聞。母每病。夢歊進藥。翌日有間。弟劉訐常戴穀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澤。留連忘返。訐善玄言。尤精釋典。與兄歊聽講鍾山。因共卜築有終焉之志。歊所著有革終論。以為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既歊神去。館乃速朽。世稱其達。卒諡貞節先生。

袁景倩

袁粲。字景倩。幼孤。好讀書。及長。有風操。嘗著妙德先生傳。仕宋。累官尚書左僕射。出鎮石頭城。為劉僧靜所殺。子最。以身衛父。俱歿。粲語最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逸士顧歡。偏主道教。粲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道以變形為尚。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窮玄。而未能無歿。陶神者。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

王淮之

王淮之。字元會。瑯琊人。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病絕。少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

法喜志

卷一

三

施

淮之語道力曰。身死神存。始知釋教不虛。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輒異之耶。淮之斂容答云。神實不盡。佛氏不可不信。語訖而終。

何子季

何胤字子季。少好學。師事沛國劉熾。受易及禮記毛詩。時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仕

法喜志卷一

三十一

齊爲建安太守。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胤嘗與門人議蔬食。門人上疏曰。變之大者無如死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如云一往一來。生歿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胤之末年遂絕血味。

蘇瓊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爲清河太守。郡父老嘗獻瓜。二頭瓊置梁上。終不割。性喜禪理。有沙門入謁。意欲徵債。瓊竟日與之談玄。沙門無從啓口。弟子問故。沙門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去。何由得論地上事耶。遂焚其券。

法喜志卷一

三十二

法喜志卷一終

法喜志卷二

冰蓮道人夏樹芳輯

寤斗居士馮 定閱

陶貞白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母霍氏夢天人手執香爐降其家有娠生弘景宋末為諸王侍讀齊永明中脫朝衣挂神武門上表辭

法喜志卷二

一孫

祿公卿祖征虜亭供張甚盛朝野榮之止句曲華陽洞天築危樓三層自處其上百應遂絕間一聽吹笙而已庭院皆植松每一聽松風欣然自樂與梁武帝有布衣之舊即位後手詔召之弘景画兩牛一散放水草一着金絡頭紉而策之帝笑曰此何減莊生龜曳尾耶乃罷不復徵而朝家大

事無不取決帝每得弘景書必焚香盥讀

尚書令沈約以下皆屏師資之敬時謂山中宰相嘗建菩薩白塔於三茅山又夢佛

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

衾上弟子遵之年八十五諡貞白先生

荀公普

荀勗字公普武帝朝領秘書監得汲郡塚中竹書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自中書

荀公普

法喜志卷二

二五

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泰始二年勗於洛下造金像佛菩薩

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博學工文辭起家

梁安成王叅軍。隱居東林寺。自構一小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爲離垢先生。與張孝秀同游。相得甚歡。論者謂遠法師後將二百年。方有張劉之盛。

陸佐公

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永明中。同謝朓等八人。竝以文學親侍。累遷給事黃門

法喜志

卷二

三一

侍郎。天監初。與劉孝綽爲龍門之游。嘗撰誌。公塔銘曰。緒胃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湧出。猶如空現。言無成則。服匪恒倫。坐亡立。在。拆體分神。動足牆立。發言風偃。徒識靈奇。莫究深淺。

孔彥深

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

有所游。必窮其幽峻。嘗游山。遇沙門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因指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不就。

法喜志

卷二

四

梁敬之

梁肅。字敬之。以文辭清麗。擢太子校書郎。修國史。累官翰林學士。學天台教於荆谿。禪師深得法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廢日。乃刪定爲六卷。行於世。有天台禪林寺碑。天台止觀統例。智者禪師傳論。

魏伯起

魏收字伯起。少機警。能屬文。北齊受禪。詔冊諸文及魏史皆收所撰。官至尚書左僕射。諡文貞。其撰魏書佛老志曰。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嘗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言三皈五戒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化流廣之義。最為深密。

劉溉

劉溉。彥之曾孫。為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溉。求一衫。溉檢囊中無可贈者。答曰。予衣本百結。閩鄉徒。八蠶官。至吏部尚書。家居蔬食。虛室草牀。傍無姬侍。朝夕從僧。

法喜志 卷二

五

禮誦。武帝為月致三齋。所得俸祿皆充蔣山二寺。及卒。顏色如生。屈二指而逝。

沈休文

沈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少為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謂沈郎腰瘦。嘗出新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立宅郊阜。作郊居賦。以自敘。仕至尚書僕射。休文於佛理甚精。著中食論一卷。謂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亂。而甘芳沉溺。為累甚切。以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念慮自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此誠遣累之筌。第適道之捷徑也。

法喜志 卷二

六

劉彥和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雅為太子昭明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為之敘定林寺藏經即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

法喜志

卷二

七

燔鬚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崔子約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兄子度歿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儻異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又立子約憑几對之二人風華鬱

然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劉士湮

劉霽字士湮性至孝十四居父憂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歆立志勤學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海鹽令母明氏寢疾泣誦觀音數萬徧母病得瘥及卒廬墓哀號白鶴雙翔其側所著有釋俗語八卷

法喜志

卷二

八

阮士宗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入鍾山聽講母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入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隨愈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

離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中丞任昉欲見。輒望廬而返。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赴。曰。若麈屨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騶驥哉。嘗著七錄。載內外圖書。其六曰佛

法善志

卷二

九

法錄。既卒。門人諡曰文貞處士。

庾彥實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幼聰警。經史百氏無不該綜。性嗜林泉。蔬食布衣。不事生業。普通間召為黃門侍郎。不就。晚年遵釋教。宅內建道場。六時禮誦。卒諡貞節先生。

杜輔言

杜弼。字輔言。中山人。幼聰敏。家貧無書。寄郡學受業。為時輩所推。魏孝明初。除太學博士。入北齊。為神武高歡奉使西魏。魏帝見之。九龍殿曰。卿精於學。佛聊問經中佛性。法性為同。為異。弼曰。止是一理。又問曰。說者皆妄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帝

法善志

卷二

十

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言是寬。則不能成狹。若言是狹。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成雖異。能成則一。帝稱善。

徐孝穆

徐陵。字孝穆。剡人。仕梁為散騎常侍。及侯景寇梁。父士秀被圍。陵蔬食布衣。皇皇然

若居哀恤。使齊還。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
頊為司空。權傾朝野。大臣莫敢言。陵劾奏
之。朝野肅然。累官太子少傅。陵八歲能屬
文。沙門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嘗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
不墜三塗。三人中托生。四童真出家。五不
墮流俗之僧。後至唐貞觀間。生縉雲朱家。

法喜志

卷二

十一

徐孝克

徐孝克。陵之弟。性孝。通五經。善屬文。梁太
清中。起家博士。侯景亂。歲饑。孝克養母。餽

粥不能給。乃剃髮為沙門。乞食以給。後旌
於朝。高宗召為祭酒。每侍宴。取珍果。還以
遺母。高宗嗟歎。勅所司餉其母。方克托鉢
時。有神僧印度。號法整。

李子約

李子謙。字子約。平棘人。幼孤。事母孝。其伯
父瑒稱曰。此吾家曾子也。宗黨豪盛。士謙
獨捨宅為寺。兢兢儉素。不御酒肉。隋有天
下。畢志不仕。嘗有粟千石。以貸鄉人。值歲
稔。對眾焚券。不責其償。明年又大饑。士謙
罄竭家資。糜粥施藥。鄉人全活者萬計。或
謂之曰。子多陰德。後必昌大。士謙曰。陰德
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
足為德。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座。不信

法喜志

卷二

十一

佛家報應之說。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之應耶。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鄧艾為牛。徐伯為魚。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造。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法喜志

卷二

三

楊越公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奇策高文。為一時之傑。累官上柱國。封越國公。雅重佛法。造光明寺。又於華嶽造思覺寺。嘗行道院觀壁間画像。道士曰。此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愛。老子變身作佛。

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乎。且老子安用化胡為佛。何不化胡為道。道流不能對。

張士衡

張士衡。樂壽人。九歲喪母。哀毀淪制。隋末兵起。諸儒廢學。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迎致。謁太宗。擢崇賢館學士。太子問事。

法喜志

卷二

四

佛管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憚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為君明。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因對以箴之。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幼聰慧。日記萬言。獨孤信。

異之曰。聖童也。善老莊。兼通陰陽推步醫藥。於釋典無所不究。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嘗手寫華嚴經。太宗問邈曰。何經爲大。對曰。華嚴經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卷。反以爲大乎。對

法喜志

卷二

五

孫

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切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華嚴之一門耳。帝悟。從是受持。盧照鄰嘗稱之云。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

王仲淹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既冠。慨然有弘濟蒼生之志。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

作東征之歌。以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咸稱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業十三年。有疾。聞煬帝被害。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

法喜志

卷二

六

孟

焉。命也。遂卒。嘗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臯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臯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臯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褚河南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宣玄奘法師譯經流布。遂良入奏曰。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陛下擁護五乘。建立三寶。當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脫。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況

法喜志

卷二

七

天慈廣遠。使布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臣等億劫難逢。不勝欣幸。遂良博涉文史。工楷隸。歷官諫議大夫。無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君舉必書。後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高宗欲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其忠

顯若此。

虞文懿

虞世南字伯施。姚江人。貞觀中弘文館學士。圖形凌煙閣。世南崇信佛事。嘗撰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許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蔬食。以其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病惱。七世久遠。六道冤親。竝同今願。

法喜志

卷二

六

後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世南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未幾。賦往代興亡詩一篇。輒歎息曰。鍾子期歿。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冀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志存

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可卽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作五經正義。太宗朝累官國子祭酒。時釋慧淨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

法喜志

卷三

九

史

無諍。法師何以屢搆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杜克明

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英邁善斷。有王佐才。太宗卽位。進右僕射。與房玄齡共筦國政。尊元琬法師之道。嘗詢要法。臨終召琬。願爲世世之師。

司馬喬卿

司馬喬卿河內人。官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至行。永徽中爲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

法喜志

卷三

三

史

喪骨立刺。血寫金剛經。未幾於廬墓生芝草。二莖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僚數人竝目睹其事。

王子安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六歲善文辭。麟德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數獻策闕下。兄勸勸

皆第進士。有才名。林易簡稱爲三珠樹。勃嘗撰釋迦画像記。維摩畫像碑。如來成道記。皆精金玉。豐贍周詳。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朝。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討亂。賓王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

法喜志

卷二

三

崔

臯。敬業敗。賓王亡去。不知所之。當是時。狄仁傑委曲以圖大功。徐敬業慷慨以申大義。而賓王則佐佑敬業者也。或者乃謂敬業反。賓王被誅。謬矣。太平廣記載之甚詳。按記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放歸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散步。因賦詩曰。鷲嶺鬱嵒巖。龍宮鎖寂寥。第

二聯沈吟未就。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應聲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潮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擗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彫。待入天台路。看子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渠魁。臯且不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世多憐而脫之。

法喜志

卷二

三

崔

武平一

武甄。太原人。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修浮屠。屢召不應。中宗時。拜修文館學士。

宋廣平

宋璟。字廣平。南和人。耿介有大節。風度凝遠。武后時爲鳳閣舍人。每遇事直言。不顧身之利害。玄宗時拜相。清政平刑。以持天

法喜志

卷二

三

下之正。中興賢相。璟爲首稱。公方爲廣州刺史。入曹溪禮六祖塔。誓曰。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師。祈一祥瑞。言訖。異香襲人。甘雨傾注。璟喜躍賦詩而去。

房瑄

房瑄。字次律。玄宗朝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初爲桐廬令。邢真人和璞嘗過訪。瑄攜

之野步過一廢寺。松竹蕭森。和璞坐其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子。瓶中皆叟師德與永公書。和璞謂瑄曰。省此否。蓋永公卽瑄之前身也。父卽房融。聰慧好佛。武后時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值天竺僧般刺密諦持楞嚴經梵本至。融譯書而筆授之。後流欽州。

法喜志

卷二

三

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擢魯山令。秩滿。駕柴車而去。天下高其行。遂以魯山稱之。母亡。廬墓刺血寫經。卒。諡文行先生。元結哭之曰。公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未嘗具五味而食。吾哀之者。以戒荒淫貪佞。

純。純。梁。肉。之。徒。耳。房。瑄。亦。嘗。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王右丞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右。拾。遺。監。察。御。史。天。寶。末。拜。給。事。中。歷。官。尚。書。右。丞。與。弟。縉。皆。篤。志。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與。

法喜志

卷二

三五 施

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嘯。詠。留。連。終。日。母。喪。柴。毀。骨。立。上。表。於。朝。請。以。輞。川。地。為。佛。寺。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一。以。禪。誦。為。業。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又。與。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嘗。作。能。禪。師。碑。云。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

張燕公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開。元。中。為。中。書。令。封。

法喜志

卷二

三五 施

燕。國。公。朝。廷。有。大。著。述。多。出。其。手。雅。好。釋。典。於。鄔。國。公。主。碑。手。寫。金。字。梵。經。嘗。問。法。要。於。神。秀。禪。師。師。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後。著。般。若。心。經。略。曰。萬。行。起。於。心。三。乘。歸。於。一。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圓。通。後。為。湘。州。刺。史。河。北。道。觀。察。使。勤。恤。民。隱。有。惠。政。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陰人。姿質軒秀。重
交游。許與生歿不易。張九齡雅知之。每曰
嚴大勁苦。舉進士。累登顯用。天下引領望
其為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為李林
甫所抑。鬱鬱不得志。至是豫為墓誌曰。天
寶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
法喜志 卷二 五十一

舊唐史

李青蓮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唐宗室。天寶初至長
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
才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賜食。上親為
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著西方淨土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
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
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托彼
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津梁。八十一劫
畢。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願玉毫光。
李公度
李舟。字公度。為虔州刺史。少以節行自負。
杜甫有詩三十六韻送之。代北有豪鷹。生

子毛盡赤是也。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名言。

蘇晉

蘇晉藍田人。戶部尚書昉之子。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

法喜志

卷二

三九

崔

王粲也。常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常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愿事之。他佛不愛也。

韋蘇州

韋應物。長安京兆人。逍遙公韋瓊之後。李肇國史補云。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唐天寶時。扈從游幸。永泰中

為府功曹。大曆中為鄂令。櫟陽令。建中初刺滁州。又刺江州。貞元中刺蘇州。官轍所經。精虔奉佛。與釋皎然為方外友。唐人謂以文字作佛事者。皆影響。剽其外廓。惟王摩詰。柳子厚。韋蘇州三人能深入耳。

李遐叔

李華。字遐叔。贊皇人。中博學宏辭科。天寶

法喜志

卷二

三九

崔

中拜監察御史。上疏劾宰相楊國忠。姻黨橫暴州郡。肅然嘗從荆谿然禪師學。止觀荆谿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同時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更相提唱。潤州鶴林寺徑山之師。元素示寂。華撰碑文。其末曰。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

杜子巽

杜鴻漸字子巽。濮州人。出撫巴蜀。遣使詣白崖山請無住禪師入城問法。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未審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女

卷二

三十一

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鴣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

不隨聲滅。公又問何謂識心見性。答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滅。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杜黃裳同日拜相。晚以疾辭。擇位三日而終。

卷二

三十一

命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鴻漸係靈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觀其末後一着。打徹大事。非偶然矣。

陸鴻漸

陸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濱。蓄之既長。以易自筮。得塞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姓氏。名而字之。師教

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天寶中，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倪陋，口喫而辨。上元中，隱若谿，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又號竟陵子。又號東岡子。又號東園先生。召拜太子文學，不就。杜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徜徉自如。

卷二

三

李鄴侯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見，呼爲奇童，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兩京之復，泌之翼贊居多。初無妻，不食肉。代宗強詔食肉娶妻。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聞瓚禪師居南嶽，人號嬾殘。泌往

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其爲謫墮之人，不久將去。候之良久，匍匐問道。師曰：碎卻筆硯，方可談此。撥火出芋食之。泌至中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師撫其背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爲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含涕垂膺，凝然端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德

法喜志

卷二

三四

宗益歎異之

顏魯公

顏真卿，字清臣，杲卿從弟。博學工詩，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累遷尚書右丞。封魯郡公。李希烈陷汝州，朝廷遣真卿往諭之，不屈被害。公嘗受戒於湖州慧明，又

問道於江西嚴峻。乾元三年。肅宗置天下放生池八十一所。公奉詔立碑。其辭曰。昔殷湯克仁。垂一面之網。漢武垂惠。致含珠之報。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歿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

卷二

三五

裴晉公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兵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因闔閭。豎燬虐。退歸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嘗訪道於徑山道欽禪師。執弟子禮。求出世法。臨卒謂門人曰。

吾歿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輒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龐道玄

龐蘊。字道玄。父任衡陽太守。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尚。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一偈曰。日用事無

法喜志

卷二

三五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後。訪百靈和上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句。還會舉向人麼。居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居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真是妙德空生也。

柳柳州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中拜監察御史。元和中爲柳州刺史。後貶永州司馬。因自放山澤間。湮鬱牢騷。一寓諸文。其撰般舟和尚碑曰。和尚心大。行密體卑。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毘尼。乃卽崇嶺作精室曰般舟臺焉。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

卷二

三七

萬行方厲。入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送浩初上人敘曰。韓退之病予嗜浮圖言。嘗予與浮圖游。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歟。曰。以其夷也。以夷則將友。

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予乎。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起。不得而斥也。子厚此書。推獎釋氏。可謂極至。其送濟上人歸省敘。撰淨土院記。南嶽大明律師碑。具載唐史。不可枚舉。

劉夢得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

卷二

三六

辭科。累官集賢直學士。晚年以文章自娛。白居易推爲詩豪。嘗撰六祖大鑒禪師碑。曰。如來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召爽。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睹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

所謂頓門。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心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爲芻狗耶。又撰佛衣銘曰。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于刺史

法喜志

卷二

堯

于頔字允元。代人。貞元十四年拜山東節度使。初爲湖州刺史。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於御書殿。與襄陽龐居士相得甚驩。一日詣居士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又嘗問紫玉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頔當時失色。

師指云。祇這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頔聞已信受。

李元賓

李觀字元賓。華之從子。貞元中舉宏辭。善屬文。一洗前人時調。與韓愈相上下。卒年二十九。退之爲作墓銘。其居父憂也。刺血寫金剛經。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香及其鄰。

卷二

早

李習之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以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第。元和初爲國史修撰。性峭鯁。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刺朗州。慕藥山惟儼禪師道風。入山謁之。藥山執經不顧。翱遂拂衣云。見面不如聞名。山卻呼太守。翱應

諾山云何得貴耳賤目。翔謝之。乃問曰。如
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麼。翔云不會。
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翔欣然答以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
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一夕師登
山。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聲落灃陽八九
十里許。翔聞之。復寄偈曰。選得幽居愜野
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獨上孤峯頂。月
下披雲嘯一聲。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一

崔

權載之

權德輿。字載之。秦州人。少以文章稱。德宗
聞其才。召爲左補闕。累遷禮部尚書。德輿
於經術無不貫綜。雖動止無外飾。而醞藉
風流。自然可慕。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

師居南嶽三十年。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時
無寒暑。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
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
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
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
言輒語。有時而聞。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
履其門閥。皆獲趨入。

法喜志

卷二

四十一

崔

徐岱

徐岱。蘇州人。於學無所不通。辨論明銳。帝
每遇誕日。詔佛老二氏與群臣大論。麟德
殿。岱始論三家若矛盾。而卒同歸於善。帝
大悅。官至校書郎。

李義山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舉進士。累官工部

員外郎。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有讚佛偈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天竺。善入無爲。稽首大覺。吾師師師。商隱慕悟達國師。知玄之道。以弟子禮事之。嘗苦眼疾。冥禱。玄寄天眼偈三章。讀訖疾愈。

盧源一

法喜志卷二

聖三

盧士衍。字源一。家世官閥。勘解職仕。不三十餘。歷八諸侯府。皆掌劇事。性強邁。不錄幽瑣。爲吏所構。謫官建州。有異人密授心契。冥失所在。胤子積歲窮索無所得。一夕於衡山佛舍。衆頭陀中燈下識之。號叫泣血。無所顧。明復亡之矣。先是衆以爲姜頭陀。至是知其爲盧也。元和中元。微之拜張

中丞於湘潭。適士衍在座。卽日詣所舍東寺。一見相笑。盡得本末。元遂贈以七言五韻云。盧師深話出家由。剝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行處。似隔前身夢寐遊。爲向八龍兄弟說他生緣會。此生休。

裴寬

法喜志卷二

聖三

裴寬。聞喜人。官河東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拜禮部尚書。喜佛氏。與沙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

法喜志卷二終

法喜志卷三



冰蓮道人真履芳

寤中居士馮

白少傅

白居易字樂天年十七登進士憲宗朝極被寵遇時事無不言為當路所忌遂擯斥不得施乃放意文酒東都所居疏沼種樹

法喜志

卷三

一

史

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晚年好佛特甚至經月不茹葷長慶二年知杭州問道於鳥窠禪師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嘗問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

起又問垢即不可念淨亦無念可乎師曰

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

眼亦為翳樂天從此悟入又諮心要於凝

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八言者曰觀曰覺

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其觀偈曰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

法喜志

卷三

二

史

觀之又觀則辨真妄末後捨偈曰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年七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宣宗以詩弔之既卒以其所居施為佛寺

李濟之

李渤字濟之初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

李巽韋況交章薦之以右拾遺召不拜洛

陽令韓愈遺書曰。朝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覩爲快。始出爲諫議大夫。朝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孤搯自將。雖屢斥不少衰。其節爲江州刺史。日嘗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着。渤有

法喜志

卷三

三

崔

省。

杜彥之

杜荀鶴字彥之。牧之子。大中間登科。官至翰林學士。所居得香林之勝。與顧雲諸賢爲友。自號九華山人。有詩集行世。其送僧詩曰。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

韋南康

韋臯字城武。萬年人。臯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呪。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他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不見。其後臯游宦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始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揚更爲蜀

法喜志

卷三

四

崔

道易以美臯焉。治蜀二十一年。官至太尉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雅好釋氏法。嘉州彌勒如來石像。初成。臯爲之記曰。頭圍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聞維之。得舍利十餘粒。臯爲之記。其抑揚讚歎。頗得禪那之妙。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元和中擢進士。游心內典。其送簡師敘云。鳳羽而麟毛。此鳥獸也。經傳以比聖人。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卽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冕朝服。或漏於淫怪之說。以黷彝倫者耶。官至工部郎中。

法喜志

卷三

五

韓愈愛其才。與李翱張籍齊名。

韓昌黎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三歲而孤。鞠於嫂鄭氏。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既長。盡通經史。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既至潮。聞大顛禪師之名。致書問道。書三至。顛始入。

郭愈敬禮焉。留師旬日乃返。後因祀神海上。登靈山。復造其居。問道。尋改袁州。施衣

二襲爲別。後周茂叔往靈山寺訪大顛。遺迹。見文公留衣亭故事。題詩壁間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裴公美

法喜志

卷三

六

裴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將何繼。擢進士爲監察御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嗜浮圖法。講求其說。雖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公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入。

寺因觀壁間画。乃問是何圖相。主事者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命至。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和尚代訓。一語。運曰第言之。公卽舉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運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

法喜志

卷三

七

丁繁。自尚書郎參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啣食。終不搖動。

陳琰

陳琰。鴻之子。咸通中。佐庶使郭常侍銓。之幕於徐。性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

法喜志

卷三

八

姓武者。爲元衡相國之後。汾陽之壻也。琰心不屑與爲侶。遂挈家居於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縑。焚香習禪而已。在職之時。惟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自述壇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旣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

璉復佐薛能幕於徐。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琬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清言永日。不宿而去。

崔群

崔群。武城人。未冠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數進讜言。憲宗嘉納之。後被譖出爲湖廣觀察使。公至任。卽訪湖南如會禪師。問曰。

法喜志

卷三

九

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時師方病眼。公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稱謝。穆宗朝超拜吏部尚書。

司空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河內人。咸通末進士。拜諫議大夫。不赴。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禪悅爲樂。號耐辱居士。有詩云。昨日流

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忍臨危自着鞭。

呂許公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叅知政事。封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

法喜志

卷三

十一

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卽焚香發廣慧璉公書一封。展禮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左丞好問。元

日發圓照禪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有自來矣。

李文靖

李沆字太初。太宗時爲右補闕。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厥後其言果驗。王文正公旦歎曰。李

法喜志

卷三

十一

卷

文靖真聖人也。居常端默寡言。深通釋典。尤厭榮利。家人以所居第湫隘。勸治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堂下花檻。欹損經歲。不問有請之者。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臨終。右脇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顏色不變。吐香如蓮。

花。人謂履踐之驗。

謝宗源

謝泌字宗源。舉進士。爲右諫議大夫。太宗時修正殿。泌諫。不當用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公知人能得士。每發薦贖。必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王文正公旦皆公所薦引也。與查待制道

法喜志

卷三

十一

卷

博通佛典。其亡也。沐浴儼衣冠。無疾端坐而盡。

曾運使

曾會字宗元。端拱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丁謂建捍海塘。索民太急。時無敢言者。公極論奏罷。軍民得安。幼時與雪竇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初。值於淮甸。公遂將

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
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
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
取公於言下領旨

查湛然

查道字湛然性慈孝母病思鰓魚羹市無
鬻者道泣禱於河鑿冰得之母病尋愈端

法喜志卷三

十三

拱初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公嘗守果
州洞賊作亂相戒曰查使君以仁義撫此
境未可犯也及城而遁所著文集二十卷
嘗爲石門聰禪師作僧堂記曰自佛法廣
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原衣不禦
寒食不充腹邇來禪刹競規宏壯少年初
學恣卧其間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寬

敵自非朝夕密養聖胎潛求解脫其或心
汨蓋纏身利溫暖不察無明惟究文字自
謂究竟紀盡遷謝墮彼惡趣猛利丈夫得
不爲之動心哉

楊文公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性鯁
介尚名節文格雄健學者宗之諡曰文所

法喜志卷三

十四

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公嘗自謂少時銳
於仕進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法
其物曝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心泰然

晁文元

晁迥字明遠清豐人歷事太宗真宗仁宗
三朝以太子少保致仕年八十四諡文元
迥性寬簡當官蒞事未嘗挾情害物所著

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公所讀壇經。其七世孫子健見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公當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劉曰。人常不滅。公駭之。劉曰。形歿性不滅。公始悟其說。自是留意禪觀。晚年尚看壇經。孜孜如此。又嘗見藜寶錄紀公一事。公

法喜志

卷三

五

孫

謝政後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其子宗慤擢進士。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公又嘗曰。予觀寶積經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

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予詳此語。若有酌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矣。

王文正

王旦字子明。累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贈魏國公。諡文正。因省常禪師刺血寫華嚴經淨行品。結社修淨業。旦為之首。天禧元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囑翰林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樂。

法喜志

卷三

六

五

朱炎

朱炎真宗時為節度判官。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歿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歿。此心何在。公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

難將語嘿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曰更須吐卻。

朱正裕

朱昂字舉之。荆南人。真宗朝翰林學士。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真宗下詔留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待懸車。昂前後所得俸資。日購奇書。

法喜志 卷三

以自樂。尤好釋氏書。自為墓志。門人謚曰正裕先生。弟協為主客郎。亦退居里中。人號渚宮二疏。

王中立

王中立。奇嵐州人。家豪於財。悉以供客而自舉甚儉。妻亡不再娶。居一室如神僧。數年乃出人。覺其談吐異常。叩之不言。晚年

更名雲鶴。自號擬羽。臨終豫期而逝。多禪詠。

王隨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無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民之

法喜志 卷三

全活者以萬計。居嘗慕裴休之為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機語契合。自是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與楊大年俱號參禪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去其繁為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画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富文忠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慶曆中與文彥博竝相。天下稱爲富文。封鄭國公。諡文忠。公方鎮亳州時。迎華嚴顯公館於州治。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顯公書曰。示諭此事。聞佛必有夙因。今弼遭遇和尚。卽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二三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開道聞法。方得透頂徹底。卻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

法喜志

卷三

九

若非和尚巧設方便。着力撻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竭踵頂難於報稱。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晨夕依依也。

文潞公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進士及第。歷仕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再相時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相慶以爲得人。官至太師。封潞

法喜志

卷三

十

國公。年九十二。諡忠烈。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旣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益力。專念

阿彌陀佛。辰香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大諸含識。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杜祁公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為相。與富弼

法喜志

卷三

王揚

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修紀綱。而衍尤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一切封還。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卒諡正獻。時號清白宰相。公以張方平好佛。常竊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公召生診脉。至遲。公詰之曰。看楞嚴經未了。公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楞嚴何等語耶。生曰。公未讀此

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方平知之。不以告我。卽命駕見之。方平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

范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讀書長白山中。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

法喜志

卷三

王揚

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諡文正。追封楚國公。公嘗宣撫河東。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藏經所未錄也。公為之敘曰。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予讀之一頌一悟。方知人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付沙門慧詰。俾行於世。公守吳日。瑯琊覺禪師謁

之留數日。公於言下知歸。贈師渴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

尹師魯

尹洙字師魯。博學深於春秋。唐末以來。文章寢救。洙與穆伯長倡為古文辭。自是文風少變。慶曆中累官起居舍人。公謫官大

法喜志

卷三

三

一

梁時。與老衲法眼游。一日謂法眼曰。洙邇來頗以退靜為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適朱從事炎至。公謂炎曰。吾素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及文正公馳至。慟哭之。公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歿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

馮當世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京聞之。謂韓曰。公為宰相。而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其在并州。嘗以書寄王安國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安國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法喜志

卷三

西

陽

夏英公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仁宗朝舉制科。皇祐中。參知政事。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卻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的。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

李觀

李觀字彥禮。南陽人。通五經。生徒數百。曾

法喜志 卷三

三五

鞏鄧潤甫皆其高弟。觀嘗著潛書力於排佛。自高禪師攜所註輔教編讀之。始留意佛書。乃悵然曰。我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道豈易言哉。皇祐間范仲淹薦試太學說書。既沒潤甫。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稿。詔官一子。

趙清獻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彈劾不避貴戚。居嘗以一龜一鶴自隨。後以龜放汴水。有龜放長淮不再來之句。公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嗣後從天鉢寺。重元師問心要。及知青州。隱几公堂。聞雷聲。忽然大省。後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為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元豐間忽一日。徧辭親友。其子岷見其形色異常。問後事。公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跌坐而化。法泉禪師以偈贊曰。仕也邦為瑞。歸於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

法喜志 卷三

三五

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破雲明。壽七十七。諡清獻。

歐陽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參知政事。矢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諡文忠。公始不信佛。如酬淨照詩云。佛說吾不

法喜志

卷三

三十一

學。勞師空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後守亳社。有許昌齡來遊大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忽然有悟。居洛中時。游高山。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於殿陛。傍有老僧閱經自若。公問誦何經。曰法華。公云。古之高僧。臨歿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

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公大歎服。後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乃安坐而薨。

司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累官

法喜志

卷三

天

端明殿學士。上疏極言青苗法不便。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公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生平著述甚多。嘗作解禪六偈。謂世之談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遂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

名阿鼻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弟
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降百祥。是名作
因果。其四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
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
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其六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
大聖。是名佛菩薩。

法喜志

卷三

子九

張文定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累官太子少師。諡
文定。與眉山父子友善。受知神宗。時王安
石用事。公凝然無所動。望高一時。慶曆中
嘗為滁州守。遊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
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恍然。如獲

舊物。開卷未終。宿障水釋。讀至世間離生
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在生
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
暮年以此經授蘇子瞻。輔以錢三十萬。使
印施江淮間。子瞻乃為書而刻之。

范忠文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累官翰林學士。熙豐
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歸於司馬光及
鎮。光嘗自謂勇決不如景仁。卒諡忠文。有
文集百卷。或問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
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為信耶。山谷一
日過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
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

法喜志

卷三

子一五

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山谷曰。公卻是學佛作家。

邵康節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名所寢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公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

法喜志

卷三

三

五

求名壯歲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熙寧初。以著作郎召不至。歿諡康節。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行於世。程子稱爲振古之豪傑。

王介甫

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朝拜相。封荆國公。一

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師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勞神。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師曰。坐禪實不虧人。予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未就。忽於夜坐間得之。師呵呵大笑。公讀書定林。嘗問元公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一

法喜志

卷三

三

五

耳。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於世緣深。以剛大器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志不純。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則與物多競。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當以殺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得

旨。熙寧八年。公復入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而爲善。豈小補哉。公居金陵。由蔣山至。其故宅當半道。後請以宅爲寺。因號半山。

蘇端明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法喜志

卷三

三五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公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真淨文禪師壽聖聰禪師聯牀夜話。至三鼓方睡去。真淨忽驚覺曰。吾夢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也。子由撼聰公。聰曰。吾

方夢見戒禪師。至是品坐黎明。俄報東坡

已至奉新。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公問戒公

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每夢

與是僧往來陝西。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

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瘡而眇。

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矣。

而東坡時四十九。後與真淨書曰。戒和尚

法喜志

卷三

三五

不識人。媿強顏復出。亦可笑矣。紹聖間。公謫儋耳。攜阿彌陀佛一軸。曰。此吾往西方公據也。公於建中元年七月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傍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語亦不受。又徑山琳禪師問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更須着力。公應聲曰。着力便差。語絕而逝。

蘇藥城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藥城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諡文定元豐三年公以臯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城寺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忽有省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

法喜志卷三

三

公又叩之聰徐徐謂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公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禪師順示以搐鼻因緣公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

滑如飴

米襄陽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剽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

法喜志卷三

三

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揚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及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

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卽其中坐卧飲食。書判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溜者。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云。

文與可

法喜志 卷三

三

文與可。名同。嘗守湖州。元豐三年八月。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與可曰。明日復來乎。及再造。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與可卽吐舌引至眉上。三疊。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同漢文翁之後。方口秀

眉以學名世。其襟韻高潔。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子瞻尤雅重之。自號笑笑先生。子瞻嘗題笑笑先生墨竹贊曰。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嗚呼。此足以占與可矣。

法喜志 卷三

三

程明道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神宗朝進士。以道學爲已任。世稱明道先生。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喻其旨。後看華嚴。今論卻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得入。光照無盡世界。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

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竝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呂晦叔

呂公著字晦叔。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

法喜志

卷三

三九

疏

祐初拜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生無窘步情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晚多讀佛書。討究禪理。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公勸其留意。且曰。所謂學佛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屬纊時。雖子孫滿

前親朋還至。初不談及身世。經理後事。

楊無爲

楊傑字次公。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嘗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法喜志

卷三

四

疏

嘗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己靈。是誰之咎。又嘗與僧談道云。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嘗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擗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躑躅地放。他不肯

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雞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

晁以道

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孫。嘗慕司馬光范

法喜志 卷三

聖 三

仲淹之為人。自號景遷。登進士。蘇子瞻以文章可備著述。薦於朝。官至徽猷閣待制。生平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所著有客話等書。行於世。公嘗監稅明州。嘗往湖南。訪明智法師。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主。又從事禪學。山谷嘗寄詩云。念公坐擁禪。守

心如縛虎。其答趙子和書曰。我釋迦文佛。與阿彌陀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立此淨土之一門。釋迦賓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疾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間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

法喜志 卷三

聖 三

王觀文

王韶。字子淳。為洪州刺史。延晦堂禪師。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卻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場地恰團圓。堂深肯之。

劉元城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既舉進士。不謁選。從

司馬光受業。問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居臺諫。論事剛直。權豪斂手。目之曰殿上虎。忠孝正直。居家未嘗有惰容。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也。公嘗謂弟子馬永卿曰。佛法到梁敕矣。人皆認着色相。至梁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達磨西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一

來。其說不認色相。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予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喫緊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歿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又嘗取楞嚴經示永卿曰。觀音大士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其

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觀音無畏之力也。又云。音性圓消。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得無畏力。則枷鎖不能爲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又呼永卿囑之曰。吾友可以此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二

理論人。使後人不至謗佛。

法喜志卷三終

法喜志卷四

冰蓮道人夏樹芳輯

寤斗居士馮 定閱

胡康侯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萎然而松栢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

法喜志卷四

一苑

公久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答偈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詩曰。祝融峯是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灰心元不灰。夜來秋月又同圓。

周漁溪

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因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時佛印寓鸞溪。公謁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師曰。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牕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

法喜志卷四

二苑

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牕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師作青松社主。以媿白蓮故事。茂叔太極圖。其源從陳搏來。搏師麻衣。今正易心法。是麻衣涯公之傳。東林總公廣之也。總公門人弘益有書曰。性理之學實起於東林涯總二師。總以授周子。故劉後村詩云。漁溪學得自高僧。虞伯

生亦曰。宋儒惟漁溪康節二公。於佛書早有所得。

秦淮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元祐初以薦起。累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法喜。志

卷四

三

一龕。忌者執詩以劾。復以謁告寫佛書爲臯。削秩徙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朝。自藤州召還。出游華光寺。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夢中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謂逍遙無礙矣。曾作五百羅漢記。歷落如

画有法寶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菴。今爲法寶。又建隆和尚銘曰。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其他禪語一一勝妙。

李伯時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博雅能詩。多識奇字。工於畫馬。不減韓幹。秀和尚法喜志

卷四

四

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由是絕筆。秀勸画觀音像。以贖過。黃魯直愛作豔辭。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魯直從是絕不作豔辭。

黃魯直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物之表舉進士為著作郎紹聖間為章惇蔡京所嫉謫涪州別駕嘗參黃龍死心新禪師有省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

法喜志

卷四

五

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文曰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以此盡未來際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眾生中現作佛事

稽首如空等一痛切嘗答胡逸老書云君

遂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既為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翁云思公窮悴守道不渝蓋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於生歿之際則世累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投子聽禪師海會演禪師道行高

法喜志

卷四

六

重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吳德夫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參晦堂禪師師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卻問父母未生已前時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

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螻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止為走盤難看。

江民表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徽宗朝左司諫。時陳祐論曾布罷去。公望入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十諫臣。非天下所願望。

法喜志 卷四

七一

也。夫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聽之不可不答。去之不可不慎。時以為名言。後疏劾蔡京坐貶。士論惜之。家居蔬食清修。一無愛染。嘗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又嘗書於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

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即使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

陳忠肅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少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

法喜志 卷四

八一

警之而已。嘗為右司諫。極論蔡京蔡卞。連謫通台。楚三州。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卒諡忠肅。自號了翁。公初尚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有契悟。其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惟尅念西歸。曾作延慶寺淨土院記。又嘗謁靈

源清公執聞見以求解會。清公曰：執解爲宗。何日偶諧。公乃開悟。寄師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李漢老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參知政事。諡文敏。有草堂集一

法喜志

卷四

九

百卷。公浮游塵外。心醉祖道。有年。聞大慧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卻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近扣籌室。伏蒙激發。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擾。今一笑頓釋所

疑。欣幸可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

韓子蒼

韓駒字子蒼。政和中進士。從學於蘇轍。評

法喜志

卷四

十

其詩似儲光羲。蓋江西詩派之一也。嘗問道於草堂清禪師。云：近聞傳燈。頗合於心。但世緣未易消釋。須有切要。明心處。毋吝指教。清答云：欲究此事。善惡二途。皆勿萌於心。能障人智眼。文字亦不必多看。塞自悟之門。子蒼得旨。乃述意云：鍾鼎山林。無二致。閒中意趣。靜中身。都將聞見歸空照。

養性存心不問人

呂居仁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諡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癯癯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山谷為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為法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居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為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寅夏六月。跌坐而逝。考其修蘊。定知稠載而去矣。又嘗曰。予病不能蔬食。惟有五味。

法喜志 卷四

十一

爽口之責。作詩自戒。君不如屈大夫。夕餐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充其腹。癡人流腥膻。杯盤眩紅綠。四方采珍異。亦未極所欲。何如野僧飯。菜羹下脫粟。竹間新筍大如椽。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見牛敲練。石郎愛惜韭萍莖。晉侯睥睨熊蹯熟。以此為重輕。與君未為福。

法喜志 卷四

十一

張無盡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召赴闕。袖草茅憂國書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彗星滅。久旱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大地。亦不離大地。

倏然會心。後漕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
夜話。公曰。比看傳燈尊宿機緣。惟疑德山
托鉢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卽是心思意
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
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卽
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
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

法喜志

卷四

十三

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
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於是
焚香付囑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
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
礙。應物無拘。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
順。不犯工夫。未幾。悅入滅。公奏諡號真寂。
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占遺表命。

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
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
海無消息。

趙郡王

趙令衿號超然。太祖五世孫。靖康初論事
被謫。高宗召見。令衿奏乞留張浚。趙鼎以
言不合罷歸。後襲封安定王。公在南康時。

法喜志

卷四

十四

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爲摩詰丈
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
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
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因自疏
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
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

王以寧

王以寧。湘潭人。由大學任鼎澧帥。靖康初。金兵入寇。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元中。以宣撫司制置襄鄧。招諭桑仲等來降。以寧嘗過雪峯。問道於真歇禪師。曰。予昔訪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於鄰僧借得之。披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爲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

法喜志

卷四

十五

而末章以繫念彌陀。往生淨土爲言。其旨何歟。歇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爲道耶。以寧默然。

潘待制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政和間進士。官直龍圖閣。宰相呂頤浩嘗造良貴。曰。旦夕當

引入兩省。良貴退語人曰。用人自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卽日乞就外補。父喪家貧。無以葬。高宗賜錢五十萬緡。清風高節。凜然當世。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叩。後依佛燈守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着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卻。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珣曰。爾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卻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而醒。

法喜志

卷四

十六

徐師川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長於詩。所著有東湖集。父禧。元豐

中禦寇歿節諡忠愍。俯嘗侍先龍圖謁法昌禪師。及靈源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談笑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卽命靈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且道尋常着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適着萬卷

法喜志

卷四

七十一

書的。又卻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如此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地則老僧不如。靖康初。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僚。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根猶未點地在。

悟顛面曰。甕裏何曾走卻鼈。公曰。且喜老漢脚根點地。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累官諫議大夫。諸所論立。皆關世道。高宗時。除工部侍郎。世號龜山先生。諡文肅。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

法喜志

卷四

七十一

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師曰。禪學雖高。卻於儒道未有所得。師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個甚麼。中立默然。

張魏公

張浚。字德遠。宣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

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諡忠獻。公嘗問道於圓悟勤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

法喜志

卷四

九孫

願云。胡致堂。胡寅。字明仲。崇安人。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嘗侍坐。數杯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秦章曰。可謂豪傑之士也。後為秦檜所忌。謫新州。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學者稱為致堂先生。王隨刪傳燈錄。改名王英集。公作敘曰。傳燈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今獨取其敷揚明白。庶易考其是非。若夫說秘怪。舉詩句。類俳優。夸誕誕者。則盡削之。觀少林。啟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烏有如末流。羅蔓。輟輟。不可致詰者哉。

法喜志

卷四

子孟

張文忠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闈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已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

法喜志

卷四

王

孫

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沈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驀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恍如夢

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叅道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公在朝與秦檜和議不合坐貶南安一十四年未嘗以得失芥蒂識者莫不高其風

法喜志

卷四

王

孫

王龜齡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累官龍圖學士諡忠文朱晦翁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君子人也幼嘗夢游天台石橋看一石碑有神僧數百出迎指公示衆曰彼前身巖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遂留詩

云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

游定夫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師事河南二程子。第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嘗致書於開福寧禪師曰。儒者執五常。欲各盡其分。釋氏謂世間虛妄。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何歟。師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一

答曰。人溺塵情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收其放心。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揭揭焉盡分於邪廓之間。我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又問。造道必有要法。師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已知歸外。

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定夫默然。

于憲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下歸淦。九成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一

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

朱晦菴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

一着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留心
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金
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
問師云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
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
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答曰
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
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
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
不要強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
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
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
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馮濟川

法喜志

卷四

五

馮捐字濟川號不動居士自壯叩諸名宿
雖在仕塗不忘學佛居龍門從佛眼游偶
一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
拊公背曰好鬻公於是契入後帥瀘南篤
志淨業所至勸發道俗兵興以來教藏煨
燼公發願從建炎後凡名山巨剎藏經殘
失者給與俸祿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
凡四十八藏有偈曰我賦耽癡癖視財等
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
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
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
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校錙銖無常
忽到日寧免生歎無紹興三十二年以給
事中乞休一日忽報親朋期以十月三日

法喜志

卷四

五

告終。至日設高座見客如平日。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復登座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住杖按膝而化。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曰放翁。嘗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跏趺而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

法喜志

卷四

三

七

繩牀冷。露滴青松。卯塔城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王龍舒

王日休字虛中。自號龍舒居士。爲國學進士。作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歸乎。自是一意念佛。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趺千里。以是誨人。閒居持戒甚嚴。坐必宴寂。卧必冠帶。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有淨土文行於世。凡修持法門。感驗彰著。具有顛末。

張南軒

張栻字敬夫。嘗問萬菴顏禪師曰。見即便。

法喜志

卷四

三

七

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師曰還問不知有
公曰政當知有時如何師曰聞聲見色只
如常公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
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
曾無少剩一毫芒師然之公潛心經史動
以古聖賢自期孝宗朝直秘閣累官吏部
侍郎諡曰宣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

法喜志

卷四

元一孫

稱爲南軒先生公方疾革定叟求教公曰
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尤遂初

尤表字延之梁谿人紹興中進士衆擬延
之爲秘書丞張南軒得報曰此真秘丞矣
聞釋氏出世之法見廬山歸宗禪師欲謀
隱計朱元晦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

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
台有何勝槩延之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
上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
卿以何法處之延之執拳曰臣有金剛王
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到台
一以慈愛蒞民官至禮部尚書諡文簡所
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法喜志

卷四

辛五

吳明可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舉進士累官龍圖閣
直學士前後守六郡吏畏民懷嘗曰觀官
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臯
於百姓寧得臯於上官爲文豪健峻整有
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以淳熙五年逸老
於休休堂時簡堂和尚自天台景星巖再

赴隱靜。公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師心如灰。灰形亦如槁木。胡為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為我代明燭。

葉水心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中進士。雄文奧學。推重當世。紹熙中。徧歷華選。嘗密助趙

法喜志

卷四

三

汝愚定策。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諡忠定。所著有水心等集諸書。公以佛書條項甚多。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璉禪師。師曰。佛以戒定慧為宗。心境不感。諸緣水流。花開鶯飛。魚躍皆吾性。真要在。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

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由是知歸。與朱子書云。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讀者不深考也。

真西山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公帥湘州時。潭

法喜志

卷四

三

人為立生祠。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別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

法喜志

卷四

三三

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住。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

錢公相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又叅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自左丞相歸。日修淨業。

法喜志

卷四

三四

劉後村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中遷秘閣修撰。克莊生有異質。爲文援筆立就。真德秀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有十釋詠。其達磨詠曰。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圖澄詠曰。值亂行何適。隨緣住亦安。能將石虎輩。只作海鷗看。

陸省菴

陸沅號省菴居士尚書左丞陸佃之孫任福建提舉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閑退於家客至語及必合爪曰沅與鄭歷劫中冤耳謹當以善法解之否則彼此酬酢無了時也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即澡浴焚香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

法喜志

卷四

三五

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廻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毘盧大藏凡台教律部少林心宗靡不參究

范致虛

范冲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圓通道旻禪師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

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為躍然

吳履齋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正肅公柔勝之子理宗朝拜相後為賈似道所排遂謫循州宿楓亭接待寺與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

法喜志

卷四

三五

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為山問嬾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為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

樾青州布衫庭前栢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卽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公於法門得大自在其在循州豫知歿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封許國公

法喜志

卷四

三七

饒德操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長老有道價特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琳有疾德操躬親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所撰詩辭有倚松集呂紫薇云饒德操自爲僧之後詩更高妙嘗勸子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頰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跌坐究幡風

法喜志

卷四

三八

劉中明

劉昉字中明初爲丞相府史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良苦吾將清吾中局

脫屣塵垢之外。遂往郴州棲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三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之子。以身爲燭。以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所稱然燈佛也。道覺大異之。居百日。別覺而去。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周有從至東都。見中明葛裘賣藥於市。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閤。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枯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支傾補漏。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去不

法喜志 卷四

无 五

知所之。

劉經臣

劉經臣。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因會東林照覺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舍。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衆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杲。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知覺。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

法喜志 卷四

甲 五

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何者是佛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裡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雪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語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逸為證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卻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六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法喜志

卷四

四一

戴道純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一日咨扣靈源禪師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文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楊圭

楊圭任至大中大夫嘗曰諸佛說法不離自性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嘗見自心自性自修自度不從人得又云國初以學佛名家者不可勝數如王文正公晁文元公楊文莊公楊文公近世陳忠肅公李忠定公扶皇極開太平風節凜然亦何貶於儒道文正公與士大夫結淨行社弟子社友凡八十人文元公法藏碎金諸書無非開佛心見文莊公平日五鼓盥漱誦金剛經三十年不輟文公與璉禪師游出其所撰景德傳燈錄以淑後人由是而觀區區之迹未可論人也。

法喜志

卷四

四一

李端愿

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裡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法喜志卷四

高世則

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以節度使判溫州。所得俸祿積二萬緡。請以裨郡費。當時皇族居溫者多恣橫。世則以風裁鎮之。民賴

以安。初參芙蓉禪師。求指心要。一日忽造密呈偈曰。懸厓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

趙松雪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覺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即好寫法喜志卷四

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重天目中峯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江淞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峯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為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有中峯淨土帖。

黃晉卿

黃潛。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群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遊。人號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諡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其撰虎丘寺記。茲上人息菴銘。蔣山誌。公塔院記。俱膾炙人口。

顧仲英

法喜志卷四

四五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之西。曰王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遊。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書有愜。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楊鐵崖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爲赤城令。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與江上老漁相狎。時時唱清江款。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明興天下大定。詔徵遺逸之士。修纂禮樂。廉夫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自號鐵崖道人。與僧釋臻。釋現。釋信爲方外友。

法喜志卷四

四六

法喜志卷四終

續刻澹志題語

余刻澹喜志四卷馮居士換
之游五雲蓮池大師一見亟賞
復命侍者澹板山中以應四方之
求余未及走空樓分半席一

續法喜序

就師之鑑翰而紙上相看乃若
在契合茲是於是既喜導師
為之即正且念法藏弘深非
蠡目能窺其第一夏日山居
采輯續為四卷夫澹之一定必

須彌柱而新盡心傳達以人

為起滅也如六龍舞是前集
飛欠而後集非餘也前亦一無
窮後亦一無窮蓋人心遠靈關
寔必從立根而超凡入聖相與

續法喜序

偕之大道也必懸法入是更有法
門則人之有澹志如或拘執文
字以為津梁而一以見少一以見
多則槩影非真而筭沙無盡
非余集澹喜志矣

續法喜志目錄

卷一

張巨和

桓叔夏

李道固

支恭明

王元琳

闕德潤

孫興公

何無忌

顧長康

范元琰

續法喜志目錄

周宣佩

謝康樂

崔彥玄

江總持

楊銜之

江革

馬樞

費崇先

馮亮

薛道衡

周彥倫

費長房

崔敬友

庾黔婁

辛彥之

褚亮

李百藥

令狐德棻

裴寂

卷二

岑文本

閻丘胤

蕭瑀

崔玄暉

齊澣

溫簡輿

續法喜志目錄

韋丹

吳道子

裴寬

薛華

杜子美

庾承宣

李吉甫

張拙

孟簡

元徽之

劉軻

徐商

韋宙

徐安貞

賈閻仙

陸長源

陸鴻漸

盧仝

李文饒

杜牧之

陸景山

鄭愚

陳操

王審知

萬敬儒

唐求

劉煦

王建

續法書

三一

邊鎬

范質

李昉

寇萊公

王元之

呂夷簡

李遵勗

范忠文

司馬端明

晁文元

蘇端明

仲殊

黃涪翁

呂與叔

王介甫

閔交如

歐陽永叔

朱世英

韓子蒼

卷三

蘇樂城

陳無已

馮當世

程明道

程伊川

曾公亮

續法書

四一

石曼卿

黃君謨

呂太尉

陳文惠

米友仁

包孝肅

俞紫芝

陳體常

曹脩睦

朱壽昌

郭功甫

王敏仲

呂東萊

張文懿

楊龜山

陳忠肅

游定夫

許彥周

謝上蔡

林和靖

鄒志完

朱紫陽

錢端禮

曾天游

呂正己

張文成

李泰發

鍾離松

續法喜
目錄

五

喻良能

劉屏山

吳偉明

真西山

王龜齡

卷四

王懼軒

李德遠

周子充

魏南夫

尹和靖

張安國

陸象山

呂原明

程至道

趙黃山

陳貴謙

張約齋

林希逸

葉少蘊

鄭清之

劉靜齋

謝無逸

甄龍友

李屏山

楊誠齋

續法喜
目錄

六
甲

孟忠襄

王或

胡汲仲

鄭所南

劉秉忠

鄧文原

張仲舉

程鉅夫

明天淵

馮海粟

柳貫

貫酸齋

徐雲嶠

葛謙問

丁鶴年

揚廉夫

目錄終

續法喜

七

續法喜志卷一

張巨和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與沙門竺僧朗遊巨和穴居而朗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竝以靜外作緣

桓叔夏

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嘗督豫揚二州軍事與謝玄共破苻堅封永修縣侯伊性謙素不伐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惠遠法師自襄陽至廬山欲於山東建寺伊獨為遠公躬開精廬經營之際雷雨夜作明發就觀則有良木殊材駢羅委積時伊為九江刺史驚其神異奏立寺曰東林

殿曰神運。

李道固

李彪字道固。魏孝文朝累官御史中尉。領著作。嘗入中興寺訪釋僧鍾。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為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

續法喜卷一

二

支恭明

支謙字恭明。獻帝末避地歸吳。吳主孫權召見。高其才。拜為博士。不受。謙受業支亮。字紀明。亮受業於支謙。時人為之語曰。天下博知。無出三支。謙譯經八十八部。

王元琳

王珣字元琳。司徒導之孫。太元中為散騎

常侍。弟珉字季琰。少有穎才。名出珣右。時

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

阿毘曇經。珉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與

沙門法綱等自講。珣後捨別業。為虎丘寺。

闕德潤

闕澤字德潤。山陰人家。貧為人傭書。所書既畢。誦讀亦徧。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

續法喜卷一

三

傑。仲舒子雲流亞也。孫權辟為功曹。復拜

尚書令。封都鄉侯。嘗捨宅為德潤寺。權嘗

問曰。孔子制述典訓。老莊歸心澹薄。何以

佛為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

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

大畧可觀已。

孫興公

孫興公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以王濬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阮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為比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剡人忠亮直氣為太學博士後為廣武將軍桓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兵與玄戰玄敗走以興復功封安成郡開國公後以戰失利握節而死諡忠肅無忌崇信佛法造枳園寺守潯陽時嘗集虎溪招遠公及慧永遠公從者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革履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

續法喜卷一

四

顧長康

顧凱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嘗為殷仲堪參軍謝安深器重之時沙門慧力建瓦棺寺朝賢施者不過十萬長康素貧諾錢百萬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將點睛曰第一日見者責施錢十萬第二日見者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果得錢百萬

續法喜卷一

五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達錢塘人少通經史精了佛義以忍辱為究竟法嘗出行見人盜松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齊梁間累辟不就

周宣佩

周玘字宣佩。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子。太安初起義兵。討平妖賊張昌。拜吳興太守。烏程縣侯。玘家世奉佛。官吳興時。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映川。網之得一金像。高三尺許。迎歸供養。玘之女事佛尤懇。夢像左膝穿缺。旦視果然。遂以金釵補之。見大藏感通錄。

續法喜卷一

六一

謝康樂

謝靈運。小時寄養於杜明禪師。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至。因建夢謝亭。嘗閱維摩經。觀衆生品。如水聚沫。如空中雲。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幻師見所幻人。如夢中所見。已寤。如芭蕉堅。如電久住。靈運分題八讚。廣州臨刑時作詩曰。嗚呼後霜。枯槁納衝。

風菌。經道竟無時。修短非所愆。送心正覺前。斯瘠久已忍。惟願乘來生。怨親同一朕。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

崔彥玄

崔劼字彥玄。清河人。清虛寡欲。累官中書侍郎。嘗與季騫遊同泰寺。佛傍有執板筆。

續法喜卷一

七一

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臯。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堂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江總持

江總字總持。雋之孫。仕陳爲尚書。嘗撰群臣請武帝懺文曰。皇帝心若虛空。照窮般若。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

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種以同遊。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蒸民。樹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為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燧人警鑄。日照甘泉之火。四郊

續法喜卷一

八十一

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首途。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伏願王鸞回鑣。金馬啓。百辟翹首。萬姓皈心。敢以歎請。

楊銜之

楊銜之為期城太守。達磨至魏。請師開示宗旨。師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

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悲喜交并。曰。願久住世間。化導群有。撰洛陽伽藍記五卷。

江革

江革字休映。考城人。事母以孝聞。官潯陽

續法喜卷一

九一甲

太守。清嚴為俗吏所憚。武帝盛興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乃賜革覺意詩曰。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歿囚。

馬樞

馬樞字要理。茂陵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

講大品經。今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支分派別。轉變無窮。

費崇先

費崇先。吳興人。酷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鶴尾罏置膝前。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隱居高山。宣武嘗召以為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亮固辭不赴。雅愛栖逸。結架巖林。宣武嘗給其工力。令與沙門僧暹營造佛寺。林壑幽奇。曲臻山水之妙。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

續法喜卷一

十一

精好學。官至播州刺史。有文集七十卷。行

世好古德。機緣南朝。一僧有辯才。道衡向

寺禮拜。未至佛堂。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

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

華經答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開皇十一年。曇延。文帝報朝。勅王公已

下往臨。道衡為文祭之。曰。世皇啓運象教。

續法喜卷一

十一

再興。卓爾緇衣。鬱為稱首。三寶由之弘護。

二諦賴以宣揚。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

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眾。

固亦酸感一人。

周彥倫

周顥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

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

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費長房

費長房。成都人。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奉詔譯經。開皇十七年為翻經學士。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

崔敬友

崔敬友。即中書令崔文貞弟。精心佛理。晝

續法喜 卷一

十一

夜誦經。居喪。遂菜食終身。自景朝以降。頻歲不登。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於肅然山南大路設食。以供行者。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為孱陵令。之官未浹旬。父在家遘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梁武帝勅答臣下神不滅論。黔婁答曰。伏

覽神論。該貫真俗。神鬼之論。既布中國之

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性靈未泯。經

典相符。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祭義云。入戶。愾

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左傳云。鯀神化

為黃能。伯有為妖。彭生豕見。周官宗伯職

云。樂九變。神鬼可得而禮也。神之不滅。靈

續法喜 卷一

十一

驗昭然。敢瀝微塵。祇增悚汗。弟子庾黔婁

和南

辛彥之

辛彥之。狄道人。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學。後

除隋州刺史。時州牧皆貢珍玩。惟彥之所

貢。皆供祭之物。帝善之。遷潞州刺史。在潞

州。建浮圖十五層。州人張元。暴卒復甦。云

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叩之曰辛刺史
有大功德作此堂以待之見隋書

褚亮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博學通圖史陳後主
召見賦詩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唐
為弘文館學士嘗與暹律師書云近於華
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法

續法喜卷一

十四

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仰願俯從微請
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踪可擬王珣精
舍清塵不昧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正觀元年為中書
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
論密止之授太子右庶子太宗破劉武周

於汾州立弘濟寺命百藥撰碑又嘗撰大
乘莊嚴論序曰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
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華原人武德初官起居舍人受
詔撰藝文類聚貞觀初受詔撰梁陳齊隋
諸史已撰氏族志復改撰晉書除秘書少

續法喜卷一

十五

監又撰定諸律令撰高宗以前實錄三十
卷進爵彭城公高宗龍朔二年勅群臣議
釋老致拜儀德棻時為國子祭酒議曰竊
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削髮異冠帶之儀
持盃豈樽俎之禮山林既往非無廊廟之
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切謂拜伏禮
所未通詔從之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官拜尚書右僕射。高祖一日問群臣曰。傳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何如。寂對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五。誓啓玄門。今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奕之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

續法喜卷一

十六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棘陽人。性沉敏。善文辭。貞觀初為中書侍郎。專典機要。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曰。位高責重。所以憂也。或勸營產業。歎曰。吾以文墨致宰相。俸已重矣。尚何產業為。始太宗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命文本撰碑。文本少時常念法華

普門品。舟過吳江。船覆人盡歿。文本沒水中。已隨波湧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至。謂曰。天下方亂。君幸不豫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忽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椀得舍利二。見舊唐史。

閻丘胤

閻丘胤。貞觀間為台州刺史。將之任。俄病頭風。醫治不瘥。豐干因遊方。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胤令治之。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一嚙即愈。胤問師何來。曰。天台國清。又問天台有何賢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

續法喜卷一

十七

郡卽詣國清問豐干所居院僧道翹引至僧房惟見虎跡已至竈下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曰豐干饒舌禮我何爲二人卽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反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首輯之成編胤爲作序行世

蕭瑀

續法喜卷一

九

蕭瑀字時文仕唐封宋國公太史令傅奕上書請除佛法瑀獨以爲不可嘗於藍田造津梁寺請法喜禪師居之太宗以其武德之季有讜言賜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蕭氏自瑀至遘凡八葉宰相舌未有也

崔玄暉

崔玄暉安平人少以學行見稱天后時酷吏羅織名位稍隆者惴惴焉不保妻子玄暉以誅二張功封博陵王位望已極母盧氏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筋一雙萬迴忽下階擲其匙筋於堂屋上掉臂而去舉家謂爲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卽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壘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此語出唐人段成式書其言當不謬

續法喜卷一

九

齊澣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李嶠稱其有王佐才。景雲初。姚崇引為御史。奏每先風教。累官中書舍人。朝廷大政必咨之。崇避位。舉宋璟自代。皆其謀也。嘗問道於鶴林素公。執弟子禮。又奏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僧道有過。一準僧道格律處分。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罰。奏可。

溫簡輿

溫造字簡輿。姿表魁傑。性嗜詩書。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為繕守計。隱於東都。烏重胤奏至幕下。遷殿中侍御史。彈劾夏州節度使李祐。違詔進馬。祐曰。今日瞻落溫御史矣。造嘗問圭峯密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一期壽盡。靈性何依耶。師答

曰。一切衆生。具有覺性。靈明與佛無殊。本自無生。何有依托。但多生習性。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以卒除。須常覺察。但以空寂為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心。勿認妄念。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愛惡之念既泯。即不受分段之身。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名為佛矣。

續法喜志卷一終

續法喜志卷二

水蓮道人夏樹芳輯

韋丹

韋丹京兆人。早孤。從學於顏真卿。舉五經高第。累官諫議大夫。與東林靈轍上人。隲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馬。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一吟詠之。麗豔文圃。

法喜志卷二

一

俾予益起歸歟之歎。且芳時勝事窮遊於三二道人。必當聳身五老之峯。極目九江之水。飄然而去。默爾而遊。天地為我一朝。萬物任其陶鑄。何必措足丹霄。馳心太古。因題詩一絕。以寄上人。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

吳道子

吳道子。玄宗改名道玄。嘗於景公寺。画地獄變相。都人聚觀。皆懼。皇修善。兩市屠沽不售。

裴寬

裴寬。官至禮部尚書。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一日寬詣寂。見寂潔滌焚香端坐。忽

法喜志卷二

二

聞叩門云。一行師至矣。一行入詣。禮寂之足。密語移時。寂曰。如是如是。遂命弟子遣鐘聲。曰。一行和尚滅度矣。寂亦化去。寬衰經送之。徒步出都門。出唐人鄭祭記。

薛華

薛華為滑州節度使。與孟簡錢徽白居易杜羔等。請清涼法師製七處九會華藏界。

圖心鏡說文十卷

杜子美

杜甫字子美杜陵人肅宗至德二載拜拾遺後為工部侍郎甫好方外遊其詩有曰漠漠世界黑區區爭奪繁惟有摩尼珠照耀濁水源又曰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回三足鳥重聞西方止觀經他日杖藜來細聽

法喜卷二

三

庾承宣

庾承宣貞元八年與韓愈歐陽詹登第號龍虎榜嘗撰福州淨光塔銘曰報君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於樹善夫以浮圖上參諸天下鎮三界法影所蔭破昏為明鈴鐸所宣聞聲生善如是之福盡歸人主食王

祿者樂於檀施荷帝力者悅而獻功役無告勞功用斯畢皇帝嘉焉賜額曰貞元無垢淨光之塔

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棲筠子為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綜理庶事眾職咸治引薦賢士褒獎忠臣之後時稱賢相嘗請清涼觀師述續法喜卷二

華嚴正要一卷

四

張拙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來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覺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
死等空花。

孟簡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工詩尚節義。舉進士
宏詞。元和中為尚書。素好佛。嘗答韓愈書
云。來示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至此。釋氏
辨之精詳。昔者迦文為大士。言六度為中

續法喜卷二

五

根言十二因緣為小根。言四聖諦。又言依
法不依人。不過大明積惡之根源。覈天下
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奈何以愚人下里翁媪
之情見待之耶。

元徽之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徽之廉察江東。日修

龜山寺魚池。為放生銘。戒僧曰。勸汝諸僧

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
坐。便是浮生得道時。後李公垂入寺。觀元
公詩笑曰。僧有網罟之事。後有犯者必投
之鏡湖。復題詩一絕云。汲水添波活白蓮。
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
江魚入九泉。

續法喜卷二

六

劉軻

劉軻韶右人。歷官侍御史。文章與韓柳齊
名。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
道。又於曹溪探溢。納禪師關戒。遂披僧服。
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

徐商

義聲。官尚書左丞。嘗隱中條山。習禮。隨僧洗鉢。

韋宙

韋宙。京兆人。丹之子。憲宗時為永州刺史。多善政。嘗就嵩山請一伽陀。馮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况形於紙筆。宙乃服膺。

徐安貞

續法喜 卷二

七 中

徐安貞。龍游人。應制科。一歲三上。俱及第。久居中書省。嘗避難隱於衡嶽寺。為東林掇蔬行者。喑啞不言者數年。

賈閔仙

賈島。字閔仙。范陽人。初學浮屠。法名無本。後舉進士。為長江簿。然始終依禪理不廢。如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竹陰移冷月。

荷氣帶禪關。竝非火食語。後李洞慕閔仙之為人。鑄銅像事島。嘗念賈島佛。

陸長源

陸長源。字泳之。吳中人。為汝州刺史。以清白自將。去汝州。惟車一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前人矣。嘗撰華嚴清涼疏。敘。又嘗請清涼撰三聖。

續法喜 卷二

八 下

圓融觀一卷

陸鴻漸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一生惟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所著書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人物志十卷。曆官。

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盧仝

盧仝洛陽人號玉川子嘗為月蝕詩譏元和逆黨韓愈稱之家貧破屋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亾齒辛勤養親閉門謝客不出戶者一紀獨隣僧乞米則時時供之

續法喜 卷二

九 陳

李文饒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其先贊皇人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官至司徒同平章事追贈衛國公實曆中公以淮海書院及所居宅建甘露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故名

杜牧之

杜牧字牧之善屬文能詩有奇節第進士

累官史館修撰弟覲亦舉進士累官秘書省文章與牧相上下牧之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指咸出意表問杜姓字眾具以對且以家世誇之僧顧而笑曰吾皆不知也杜歎訝久之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

續法喜 卷二

十一 陸

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牧之少年頗留情聲伎在幕中每夜出狹斜痛飲酣醉而歸主帥牛奇童潛護之至晚歲逃禪嘗追賦感舊詩曰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陸景山

陸巨字景山。吳郡人。官御史大夫。嘗參南
泉普願禪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境界皆
成就否。師云。總是大夫分上事。又問師萬
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
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一日辭歸
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巨答
曰。以智惠治民。師云。恁麼則彼處生靈盡
遭塗炭去也。

續法喜

卷二

十一

鄭愚

鄭愚。清河人。登開成進士。僖宗中和初。召
拜尚書左僕射。愚嘗問仰山慧寂禪師。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云。
不用煩惱。

陳操

刺史陳操尚書與僧齋次。拈起餠餅問僧。
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云。尚書適纔喫
什麼來。陳云。敲鐘謝響。嘗與禪人頌云。禪
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
句下違。

王審知

續法喜

卷二

十二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閩王。王嘗延
雪峯存玄沙備二禪師求示心法。師云。幻
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覺了是大王自
性。觀心無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卽悟實
相。已知本性。則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毫
許也。王作禮信受。

萬敬儒

萬敬儒。合肥人。三世同居。親亾廬墓。刺血

寫佛經。斷手二指。輒復生。宣宗表其家。改所居曰成孝鄉。

唐求

唐求居蜀之涪江山。人謂之唐隱居。與如上人往來。極密。贈以詩云。補衲雲千片。焚香篆一窠。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後以故居為隱居寺。

續法喜 卷三

十三

劉煦

劉煦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五代晉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撰唐書。佛祖靈跡。咸載之。嘗撰神秀傳。敘傳燈之次。

王建

王建好禪那。貫休入蜀。以詩謁建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待以殊

禮。贈禪月大師之號。

邊鎬

邊鎬小名康樂。仕南唐。以都虞侯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謂之邊菩薩。既而為節度使。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續法喜 卷三

十四

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宋城人。建隆初拜相。封魯國公。質廉慎守法。太祖稱為真宰相。有文集及五代通錄共九十餘卷。太祖嘗詔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質撰聖齋疏曰。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紺馬效靈。應輪王之出世。壽命同

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恒河可算天
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圖益固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鐵陽人累官翰林中書
太平興國間與徐鉉等進太平廣記五百
卷其間錄佛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於
五代古今悟心得道之衆神僧經論定慧
續法喜卷三
五十一

寇萊公

寇平仲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
言嘗為異僧好游佛舍

王元之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朝拜右
拾遺嘗獻端拱箴及禦戎十策累遷翰林

學士禹偁初不喜僧及守蘇州時虎丘住

山雪堂淨禪師自以詩僧通謁禹偁曰詩

僧焉敢謁王侯淨即應之曰大海終須納

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

遂相與投交左街僧錄贊寧喜著書每以

尊崇儒術為佛事所著有駁董仲舒繁露

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

續法喜卷二

十六

斤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斤

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

無賢臣論一篇極為禹偁所激賞禹偁與

贊寧書曰前蒙惠顧辱借通論觀其滌繁

露之瑕劇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

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

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郤似圖蔓俾儒家者

流不至迷復。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贊寧有內典錄百五十卷。外集四十九卷。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後徙壽州。仁宗朝大拜在中書二十年。嘗奉詔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

續法喜 卷二

十七

十一卷。御製序。

李遵勗

李遵勗字公武。舉進士。大中祥符間。真宗召對便殿。尚萬壽公主。後拜寧國軍節度使。遵勗探索宗要。無間寒暑。聞慈照所舉。因緣頓明大法。述偈曰。叅禪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與楊億劉筠常聚高僧。共論性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所著有廣傳燈錄三十卷。仁宗御製序。賜名天聖廣燈錄。

范忠文

范蜀公鎮每對客清嚴。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續法喜 卷二

十八

一日有客問公何為不重黃庭堅。公曰。曾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又問庭堅學佛有得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司馬端明

司馬溫公初不喜禪。自富韓公問法於圓照大本禪師。後來忽有所契。范蜀公遂以

爲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捨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復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續法喜卷二

十九甲

晁文元

晁文元公迴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時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第一。一切妄念能息否。第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

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嘗書座右以警昏憤。

蘇端明

蘇子瞻嘗延李公麟。画釋迦文物。設水陸道場。供養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霆時。蟄者皆動。同證

續法喜卷二

二十甲

無上。永不退轉。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四十年。嘗行八棒十三禪。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仲殊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慍形於色。

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看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黃涪翁

黃魯直往依晦堂禪師，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會。公擬議未得一

續法喜卷二

五十一

續法喜卷二

五十一

日侍堂山行，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犀香否。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卽豁然。一日謁灰心新禪師，心張目問曰：新長老歿學士歿，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後左遷黔南，於無思念中頓明。灰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蒙師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惟有灰心道人不肯，乃是真實相爲也。謫黔州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因號摩圍老人。

呂與叔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爲秘書正字，通六經，尤邃於禮。後來亦看佛書，友人

以言責之。與叔云。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

王介甫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

續法書

卷二
三三

來謝。居半山時。俞秀老禪師多出游。荆公以辭諷之。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馮山軍持。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

閔交如

閔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貧無妻兒。寄食

僧舍。僧亦樂與之游。始居龍門山。苦游人往來。徙居萬安山。屏絕人跡。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共非笑之。交如守之益堅。歐陽永叔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得之。九僧者。劍南希

續法書

卷二
三四

書。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

歐陽永叔

歐陽文忠嘗與法遠禪師遊。一日與客對奕。遠坐其旁。公請因棋說法。遠曰。此事與兩家着棋相似。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

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文忠大有省寤。居潁州時有婢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莫測其由。適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洞人生前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

朱世英

朱給事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衆共指摘。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為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

瑕生內。必見於外。小人日用所作。無非過端。又安用言之。晦堂嘗謂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後。退思日用與理相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韓子蒼

韓子蒼問萬菴首座。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自分必死。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傾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足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

斷子蒼又與百丈禪師游。百丈謂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

續法喜志卷三

蘇藥城

水蓮道人夏樹芳輯

蘇子由悅禪定。自號東軒長老。佛印住金山。子由謁見。先以偈獻曰。麤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筭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陳無已

陳師道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孫覺傳堯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修少林道場。成曰。面壁蘭若。師道為記。公詩文一代冠冕。晚年志在西方。寄參寥詩曰。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又寄李學士圓悟禪師。續法喜卷三

馮當世

馮京嘗患傷寒。已絕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為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誌中。

程明道

侯世與問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即差。侯當下有省。又問儒佛同異。明道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程伊川

或問伊川佛說生歿事如何。曰。辟如水上漚。又問佛說歿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曰。未知生焉知歿。伊川病革。門人往視之。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笑視曰。道着用。便不是。門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熹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也。先是揚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事藥乎。彥明曰。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嘉祐中拜相。封魯國公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韓琦為首相。每諮訪焉。嘗丁母憂告歸。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謁天竺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

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後公亮至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太師。初有僧曰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為青草堂也。

石曼卿

石曼卿與僧秘演登繁臺閣。高歌解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

黃君謨

黃誥字君謨。平江人。熙寧進士。直秘閣。時章惇開梅山請增稅役。誥力諫罷之。常與

喻彌陀往來贈詩曰淨公他日號良醫一
悟真空便決疑孝行未應忘父母信心無
復念妻兒鹿門差比龐居士蓮社欣逢遠
法師更作西方清淨觀白毫常現五須彌

呂太尉

太尉呂吉甫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
臺山見一衣蒲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夾

續法喜卷三

六

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
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望如來發啓妙
解庶幾賤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妙意
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
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
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
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

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
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大
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春容論
道大通嘗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
勸你惜福修行又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
熟熟處放教生

陳文惠

續法喜卷三

七

陳堯佐字希元官至叅知政事自號知餘
子嘗依古寺坐禪作偈曰殿古寒鑪空流
塵暗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真消息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自號懶拙翁文辭
書画深得家法紹興間為工部侍郎嘗與
東坡往金山作水陸道場一日游虎丘手

書曰。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吾觀苦海一切衆生。往往多造無量大業。只因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至於此。出家兒捨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深者。蓋已雲泥也。

包孝肅

續法喜卷三

八

包拯字希仁。爲御史。有奏議十五卷。危言鯁論。烈若秋霜。公爲京兆時。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見寄者。其客驟亡。還家歸。致其子不受。欲乞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卽召其子與語。其子辭曰。亡親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相讓良久。公乃以金付佛寺。修真福以薦幽爽。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荆公愛重之。其詩有夜深臣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陳體常

續法喜卷三

九

陳易字體常。少好學。該綜經史。工五七言詩。熙寧初。應試卽棄去。以爲非吾所以學。居蔡溪之左巖。與釋氏論出世法。嘗曰。性命之理。儒與釋一也。顧爲教不同耳。崇寧中。舉遺逸。又舉八行。郡守郭重致禮聘。易易謝。牋曰。早羸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旣本無行。亦何有平生無忤視妄言。或爲語諸儒。莊老釋氏大意。則疊疊不倦。蓋

隨其意與所至。人莫得而測也。宣和八年
跣跌而逝。

曹脩睦

曹脩睦。脩古弟。庶介自立。與脩古同舉進
士。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簞贈禪
僧仁曉。曰。翠筠織簞。寄禪齋。半夜秋風枕
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續法喜 卷三

十一

朱壽昌

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七歲不知母所在。
及長棄官。刺血寫金剛經。行四方求之。後
果得母於同州。願力始遂。

郭功甫

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梅堯臣一
見歎曰。真太白後身也。官至殿中丞。棄去。

隱於青山。所居有醉吟菴。詩文凡三十卷。
號青山集。嘗自當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
禪師。師問曰。牛淳乎。功甫曰。淳矣。師叱之。

功甫拱手而立。師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
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
牛出山去。東觸西觸。一日到黃梅。東山請
演禪師說法。乃於法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續法喜 卷三

十二

為光明雲徧滿法界。伏願於此雲中。方廣
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白雲巖畔。
舊相逢。昨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
食。一爐香散白蓮風。

王敏仲

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侍郎。嘗參黃龍晦
堂。翠巖楊岐。悟淨土法門。作決疑集三卷。

又撰法寶錄十卷。敏仲祖父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其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生。着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始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

續法書

卷三

十一

天

呂東萊

朱紫陽曰。伯恭嘗看藏經。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張文懿

張士遜字順之。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殊有道氣。不然亦位極人臣。淳化三年及第。後果登台輔。性喜山

水。宰邵武。多游僧舍。至則吟詠忘歸。嘗至西菴寺。題詩曰。西菴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密密石。藜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垂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為冠冕留。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况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傍。誰知願言適。生平博大口。不言人過而尤。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尤不忘。為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

續法書

卷三

十一

天

楊龜山

龜山論形色天性一章。曰。此與釋氏色空之論何異。一日過黃庭。詹季魯家。季魯問

易龜山取紙畫一圈於上曰此便是易和
陳瑩中絕句云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
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靈魚徒自老
青編又云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
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陳忠肅

陳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嘗作寶城

續法喜

卷三

十四

錄序云余既得臯台州自壬辰八月捐書
不復爲文華心改過專趣淨土路長身老
恨發心之晚也比閱晁文元公道院集論
空不空三昧自定日用之法先入空三昧
旋滅一切妄念如空華谷響經視聽而無
礙也又入不空三昧安住一眞法界如額
珠髻寶常愛戴而無失墜也此法交濟更

不異時精密久長百法無敵因繫之以辭
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可觸一眞法界中
靈照常安住宣和初奏議曰儒與釋迹異
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跡如梁之用齋戒
漢之求神仙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宋
祖宗是也用其迹則泥泥則可得而攻用
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公嘗撰三千有

續法喜

卷三

十五

門頌曰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
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
故四門之初門卽是不可思議假凡夫心
具卽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惟一具字顯
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游定夫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定夫既從二程學

後。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政不以爲然者也。朱子曰。看道理不可不仔細。只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

許彥周

許顛字彥周。與僧廓然游甚久。廓然能詩。彥周愛誦其兩句。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夕看。非學道休歇擺落自在者。不能道。

謝上蔡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有問求仁如何。下工夫。顯道曰。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仁。不識痛癢了也。時呂晉伯好學。初理會仁字。

續法喜卷三

七

不透。顯道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晉伯起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談禪一般。朱紫陽曰。孔孟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林和靖

林逋隱錢塘。恬澹好古。弗趨榮利。梅聖俞為逋撰詩序曰。天聖中間。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嘗作詩送慈雲懺主曰。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裡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歸。酬天竺僧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慙又卜隣。沿回一水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寄聲頻。

鄒志完

鄒浩字志完。舉進士為右正言。上章極言章惇之臯。哲宗廢孟后而立鄒氏。復上章乞追停冊立禮。惇詆其狂妄。編管新州。徽宗立。召為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謫衡州。

續法喜卷三

六

尋竄昭州。自號道鄉居士。志完在昭州江上。所居近崇寧寺。嘗閱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乃垂枝覆像如寶陀山巖竹。因命僧人鎖鑰之。以俟過客遊觀。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先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先出祇候。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朱紫陽

紫陽先生云。佛家有二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戒甚嚴。毫髮不容。臯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

續法喜卷三

九

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無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無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無得律的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

續法喜

卷三

二十

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麾下也又曰今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

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

錢端禮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牕仕至叅政嘗叅護國元禪師有悟入淳熙間示微疾請平田

續法喜

卷三

二十一

行機禪師入卧內談笑移時忽謂機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為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斂目而逝

曾天游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秦檜主和議開抗疏力諍忤檜出知徽州尋褫職後復

秘閣修撰。開嘗師游酢。友劉安世。故立朝。大節凜凜。遇事敢言。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開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遂有省。呈偈曰。咄。這瞎驢。藪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驀口截。又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望師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塗徑。與本地相契也。大慧答書曰。時時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過者不必思量。久久自有悟處。

呂正己

呂正己爲顯謨閣學士。參長蘆且菴仁禪師。嘗問師曰。衣裏藏珠。是甚麼人。師起抖

續法喜卷三

二十三

擲曰。一物也無。正己唯唯。師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但言風急浪花麤。正己投機偈云。鉞芥相投夙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

張文成

張子韶謫居南安。談經自若。手不停披者

續法喜卷三

二十三

十數載。庭石歲久。雙趺隱然。嘗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皮履闕裂。亦不易。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會得。嘗讀子美野色更

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忽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李泰發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師事劉安世。高宗時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力詆秦檜誤國。謫瓊州安置。卒諡莊簡。所著有盤溪宏辭藁。

續法喜卷三

二五

左氏說雜著九十餘卷。公守宣城日。適彰教寺虛席。具疏請隆禪師爲住持。嘗致書大慧問禪要。慧答書曰。大叅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是觀。

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

鍾離松

鍾離松。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庚寅奉祠。吳門立寶積精舍。画九品蓮臺圖。同會者百人。依希有廬阜之風。爲記曰。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肆情而造愆。勿倚壯而廢日。瞻茲簡易法門。能卽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

續法喜卷三

二五

喻良能

喻良能。義烏人。累官太常寺丞。孝宗朝進忠義傳二十卷。批示頒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等集。嘗賦廬山蓮社詩云。遠公結社事清修。永叡宗雷並俊游。千古空餘舊

名字白蓮零落不勝秋。前身我是比丘身。
處處名山有宿因。何日塵緣都掃盡。重爲
香火社中人。

劉屏山

劉子翬字彥沖。稱屏山先生。以父忠顯公
軫歿靖康之難。痛忿幾無以爲生。隱潭溪
之上。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危坐一室。以

續法喜

卷三

三十六

三代而下。六國爲談說所蒙。兩漢爲章句
所蒙。晉魏爲虛無所蒙。隋唐爲詞章所蒙。
如波滾沙。如谷騰霧。初不知其豁然者。何
在。乃作十論。揭明其大旨。或問朱元晦曰。
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歿生爲言。似以此爲
大事。元晦曰。他本是釋學。只是翻騰出來
說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

傳。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元晦
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彥沖始得微疾。卽謁家廟。與親朋訣。論修
身出世之要。彈琴賦詩。居兩日而沒。

吳偉明

提刑吳偉明居士。又叅真歇了禪師。得自
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

續法喜

卷三

三十七

衆入室。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
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歿。若祇
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
契悟。

真西山

希元在泉州時。題絕句云。飽食安居樂矣
哉。這場春夢幾時回。若還要醒。如今醒莫

待藤枯樹倒來。又云。人生難得今已得。入道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出文忠集。

王龜齡

王梅溪官侍御嘗謁雪堂行禪師曰。先佛說法觀根發言。依言立義。禪門乃撥去文字。謂至道不可以理求。真理不可以識解。

續法喜

卷三

天

既撥去文字。復刊藏教流通。何耶。師曰。經是佛語。以心為宗。心若不明。惟認佛語。欲以理求識解。譬如說食。終不能飽。梅溪集中。有王荆公與佛慧泉禪師曰。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曰。藏經所不載。公曰。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有梵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

原缺第二十九葉

續法喜志卷四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王臞軒

王邁字英伯。號臞軒。從真西山游。端平中。秘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論嵩之奸邪。謂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不懌。出漳州。

續法喜

卷四

五

通判邁行文多奇暢。喜作貝葉語。時岳珂得李龍眠五百應真像。邁為之記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作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宛轉諦觀。神通變化。各得自在。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鼉。魚鼈蛙蛤。俯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眾。前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

天樂圍繞。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跌宕。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若大若小。老幼妍醜。各有所別。以種種形成。就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

李德遠

續法喜卷四

二

李浩字德遠。建昌人。紹興中進士。累官直寶文閣。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嘗閱楞嚴經。謁應菴華禪師。不旬日而躋堂奧。以偈寄同僚康教授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

周子充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間中博學弘詞科。除國史編修。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叅知政事。拜右相。封益公。有文集行世。嘗撰佛照光公塔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見。或未盡盡。偉哉光公。宿習戒定。頓入悟門。遂傳心印。福慧兩足。行解兼進。巍巍孝宗。見聖由聖。與師晤言。謂發深省。晚歸東菴。不倦接引。八十三。年報緣已竟。勿云鏡明。昔現今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云谷虛。有叩隨應。十方皆空。何論銷殞。摘葉拈花。繫風捕影。持問塔中。解顏微哂。

魏南夫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孝廟時叅知政事。謚

續法喜卷四

三

文節晚年奉祠歸於四明小溪。公爲一代
勳臣。言行高節在朝野。生平篤信佛法。每
發願祈來世爲僧。一日命丹青寫爲僧相。
揭之高堂。請佛照光禪師作贊。佛照贊曰。
身從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
難忘。故現比丘真相。洎公夢。乃命諸子曰。
吾已去。當爲我削髮着袈裟。以僧相殮之。
續法喜卷四 四

尹和靖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河南人。紹興中召
爲崇政殿說書。除左通直權禮部侍郎。在
朝班時嘗迎古天竺觀音於郊外。有問何
以迎觀音。曰此西方之大士也。衆人皆迎。
安敢違衆。講筵退。日看金剛經一部。

張安國

張孝祥字安國。紹興中狀元及第。嘗序淨
土文曰。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群品。繫
念甚簡。證果甚速。卽此一念清淨堅固。還
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極
樂國土。悉皆現前。幻身壞時。此性不壞。往
生金臺。如返吾廬。諸佛同根。性無異故。嘗
續法喜卷四 五

致書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
象法衰替。乃有投狀買院之說。啐啄同時。
原不着力。有緣卽住。緣盡便行。若釋販之
事。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耳。孝祥
父祁字邦彥。負氣節。趙鼎張浚皆器重之。
與胡寅交最善。秦檜憾寅。下祁大理獄。尋
得免。祁亦嗜禪學。號總持翁。

陸象山

陸九淵字子靜乾道中進士居象山教授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嘗謂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不知當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苟術業與吾儒不類即是異端何止佛老一日門人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

續法喜卷四

六

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包顯道嘗云禪是吾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個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先生嘗終日默坐阜民一見謂先生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先生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趙東

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呂原明

呂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正獻公晦叔之長子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徽宗時歷知曹相邢三州性好生公帑多蓄鯪魚諸乾物以代物命晚年習靜兀坐一室不以毫

續法喜卷四

七

髮事千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有人問俞秀老原明答書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皆法門之猛將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傳深有警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然考其學問

初不失程氏之宗。晦叔為端明殿學士。帝從容問治道。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急，所以為堯舜也。

程至道

程俱字至道，宣和中進士，累官中書舍人。俱在掖垣，命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

續法喜卷四

八

之不少畏避。為文典雅，閎奧所著有北山集。於遠法師劉遺民俱有贊。其作靈山安養菴記，如來法藏尤極宣揚。

趙黃山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舉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仙和尚坐脫，文孺題云：識得從來覺性圓，西歸隻履更翛然。

永嘉穩步曹溪路，臨濟飽參黃柏禪。桶底脫時無一物，機輪轉處有三玄。火中留得一莖草，依舊光明爍大千。自號黃山所著有黃山集。

陳貴謙

陳貴謙官樞密使，答真西山問禪書曰：承問話頭合看與否，以其觀之初無定說。若

續法喜卷四

九

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

張約齋

張鉉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聲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開山疏云：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

杲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
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捋下面皮。不謂馨香
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
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

林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虜
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記解。竹溪稿等書行於世。嘗撰斷橋倫禪
師塔銘曰。昔富鄭公於顯華嚴。范文正於
古薦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勳大老
敬向其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
銘曰。斷橋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
已序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觀其初。信有
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契

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
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
轉註。

葉少蘊

葉夢得字少蘊。官至戶部尚書。嘗云傳禪
者以雲門。臨濟。馮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
派。自馮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少。故馮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
存者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遠得清
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故近世學徒
師雲門。臨濟而未至者。皆翻然捨而宗之。
今之歸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
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
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

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嘉泰中進士。理宗潛邸教授。凡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累遷太傅。保定軍節度使。封齊國公。諡忠定。所著有安晚集六十卷。公有勸修淨業文。謂不由禪教律而得。

續法喜卷四

十一

戒定慧無踰淨土一門。嘗撰妙峯善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維真淨妙明無一絲。廣長舌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為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錐。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為透地。透天生光輝。我識妙峯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奇。野鶴同往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虧。雪肥梅瘦局泉扉。無邊春

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游嬉。在旁知狀。惟穹碑。

劉靜齋

劉謚號靜齋。著三教平心論。謂秦始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也。

續法喜卷四

十一

謝無逸

謝無逸字無逸。臨川人。號溪堂居士。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等書。凡數百餘篇。嘗題詩贈隱士云。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蓋自况也。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語撫州守朱世英。以八行薦於朝。不就。後

偕其友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無
逸誦書掃除。顧二人放帚大笑曰。聊復爾
耳。其友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多通道理。世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
掃地謝公。一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脉。
通透玲瓏。更若未曾。換手搥胸。

續法喜卷四

十四

甄龍友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有辯才西湖
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
地人只見一椽。

李屏山

李純甫字之純。承安中進士。性嗜酒。遇飲
輒醉。酒酣耳熱。或有發其難端者。倒峽懸

河無有窮竭。中歲徧觀佛書。能悉其精奧。
所著有鳴道集說。凡二百十七篇。嘗賦雜
詩云。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
踵。混沌古猶今。黑白無真色。宮商豈至音。
維摩嬾開口。枝上一蟬吟。空譯流沙語。難
參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王犬吠雲邊。仰嶠
圓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

續法喜卷四

十五

僧穿屏山學佛自史舜元發之張伯玉高
獻臣二人頗不解屏山復作解嘲詩一章
楊誠齋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舉進士。乾淳間詩
人稱誠齋。范石湖陸放翁三人為巨擘。贈
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

更多。

孟忠襄

孟珙字璞王歸安人累功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端平初與元將俺蓋共滅金守荆襄二十年朝廷賴之史謂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卒諡忠襄珙好周易而尤深於佛學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菴居士

續法喜

卷四

十七

王或

王或字子文自號照了居士後改名知非字无咎崇寧間棄官學道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二十年布衣蔬食并自親人以爲難而子文處之自若有詩云撒手寧論萬丈崖脚跟那肯點塵埃東君也自魔君數

故着青黃眼底來來何遲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聲柄木徧虛空誰識堂堂真照了子文既學佛作決定歌禪家以爲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

胡汲仲

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

續法喜

卷四

十七

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諛墓耶是日長孺絕糧座上客咸勸之受長孺辭之愈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現方也暇則留心內典嘗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

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病處真可笑也。

鄭所南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

續法喜卷四

本一

爭目之遂變今名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游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與中峯禪師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中峯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

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

嶼曰思肖歿矣煩為書一牌位云大宋不

忠不孝鄭思肖蓋恨不能歿國事也自贊

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

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

既虛適意緇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

工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

續法喜卷四

九

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

百二十圖詩一卷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邢臺人因從釋氏又名子

聰官贈太師諡文正有文集十卷元世祖

征雲南伐宋秉忠贊之以天地好生為德

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

者不可勝紀。自號藏春散人。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博學工書。官集賢直學士。撰石林鞏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非空。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曷昏蕩滴。不有津筏。曷拯於溺。本無有法。為覺群迷。出方便慧。作大導師。南山繚屏。慧日其頂。自師之亾。山空雲冷。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張仲舉

張翥字仲舉。號蛻菴。官翰林學士。有衡山二十三題詩。今錄其二。初生巖曰。初地靈峯下。重來為講經。神應合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鶴隨飛盃。湖龍入淨瓶。至今花雨處。長照一燈青。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

即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燈忽有無。沙門每來此。三繞作南謨。

程鉅夫

程文海字鉅夫。避武宗諱以字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有雪樓文集。仁宗建梅檀像殿。鉅夫撰記。因道非有像。法本皆空。指空為鏡。不若以鏡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風忘樹。譬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而應。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明天淵

明天淵豫章人。至正間為翰林學士。後削髮為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號蒲菴。賦白牛詩。耕雲不住海門東。收向楞伽小朶峯。露

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關頭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馮海粟

馮子振。攸州人。自號海粟居士。其豪俊與陳剛中畧同。嘗為中峯淨土贊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如幻。

續法喜

卷四

十三

人。手提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字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紅爪紺髮螺種種。白毫相有目。具瞻仰。月面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香潔。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隱住。

柳貫

柳貫。字道傳。東陽人。官至翰林待制。無國史編修。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一卷。嘗謂談禪如用兵。禪有機而兵有法。必至於客主無對。迹用雙泯。而後忘法。證法忘機。契機勝妙圓明。不足言矣。

貫酸齋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

續法喜

卷四

十三

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過梁山。見漁父織蘆花為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浣塵。翠蓑

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款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晚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歿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續法喜

卷四

廿四

五

徐雲嶠

徐士英元人。自稱雲嶠居士。作金剛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各以杜詩證之。甚爽快。其說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踏欲境不再。此果之方

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挂壁移筐果之日也。揚升菴曰。雲嶠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工部之詩。可謂詩禪矣。

葛謙問

續法喜

卷四

廿五

一

葛剡字謙問。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問道。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燿然頓悟。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景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

示之曰。生之與歿。如晝與夜。若以道論。安得生歿。若作生歿會。去道遠矣。言訖端坐而化。

丁鶴年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元末因父兄遊宦。居武昌西山。與兄元德弟允中竝舉進士。清心學道。不混塵俗。嘗卓禪室以居。與蘇生

續法喜

卷四

共一

話舊云。不學楊雄事草玄。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巖地。有柱難擎杞國天。謾詫丹霞燒木佛。誰憐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鶴年嘗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休。因仰天號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痛深切。夜夢母告以墓所。鄰翁韓重者

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人呼爲丁孝子。

楊廉夫

楊維禎號東維子。寓吳山鐵嶺。因號鐵崖。嘗得古斷劍於洞庭湖上。鎔爲鐵笛。又號鐵笛道人。晚築蓬臺玄閣於鶴城。坐卧不

續法喜

卷四

共一

復下。又號抱遺老人。寓泖湖。有以佛頂菡花來獻者。廉夫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籬若爲摩娑看。西域親曾授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透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時車溪廣福寺竺隱道師得靈木於古張騫祠下。刻大悲菩薩千手眼像。廉夫爲

之題贊。

續法喜志卷四終

續法喜志卷四

十八

續法喜志跋

凡夫以欲為喜欲多而厭生何也世樂無常難乎其續也智人以法為喜法彌廣而喜彌深何也真常之樂相續而不窮者也水蓮居士志法喜四卷已復為四卷續之徵言於予予時方禁筆研久而書其後曰是法喜也豈惟續於今之四卷而已千百法喜志跋

世之後聞法悅心者當代有其人積而為千百卷何可量也居士示形欲界而怡神法窟又不為一身喜一時喜而為天下後世喜其用心亦普矣是故法無盡喜無盡續無盡而居士之功德亦無盡雲棲沙門

株宏和南謹書

法喜志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有棲真志已著錄是編取歷代
知名之人摭其一事一語近乎佛理者皆謂得力
於禪學凡二百餘人至於韓愈程子周子朱子亦
羅織入之姚江末派至明季而橫流士大夫無不
以心學爲宗故有此援儒入墨之書以文飾其謬
可謂附會不經前有萬曆六年顧憲成序憲成所
見必不如是殆亦樹芳嫁名耳

長松茹退二卷

〔明〕釋真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松茹退

二卷》提要

長松茹退叙

紫柏老人無恙時駐錫匡廬之開
先日踞蒼玉峽剪松煉瀑與二三衲
子劇譚無生夜則露頂結跏勦聲
如伏雷震谷野人驚一告邢素慈兄
弟來慈兄弟喜曰得無我紫柏大士
耶即之良是因相與昇歸潯陽之長
松館、焉余時為澤假守得參借論
無何紫柏別去留一編貽余、發而讀
之其文簡與玄淡機杼一本文始景升
間而義味涵蓄甚富既刮拄相諸宗
骨髓一以西來的脉搜緝之乃其宏

濶勝妙往、禱取經

百家揉團澤

合出入無際蓋自古釋流之談儒玄與儒玄之談釋未有能橫合變如是者也無何言者病余評禪落余官一詮余欣悅體其名益凡竺乾書研治之還以印諸此編義柄著於是益見老人之用心迨老人一勝法道之詢踐蹈湯火儻然已逝嗟老人造履明白之大驗嗟夫美則必傳微而後信是編也可以信矣

東吳竹瀨居士李日華識

長松茹退跋

先是不佞將登匡廬道東林踟躕於虎溪之上聞樵人相謂曰遠公蓮沼蕪沒久矣今忽生蓮此何祥也不佞灑然異之意當至人如遠公者出無何慙慙禪師果從皖山來潯陽蓋師先結夏皖山家仲氏典御聞而往禮焉至則已移錫開先復往開先方接足私自慶幸謂不意像季之秋得覲肉佛遂長侍左右自是遊棲賢過萬

長松茹退

杉吊黃龍未嘗不在側也居頃之師將禮馮茂破額往謁曹溪至湓浦而虐復作小憇海天不佞適下第歸亟謁

法座而謝不見寔且轉刺仲氏奉而事之長松館不佞日候門牆久之得引見授以首楞嚴經一再讀之苦根鈍不能解後復授以南岳心要雖亦微有所窺猶然不解也師乃曲垂方便不深談奧旨直以其淺淺者巧喻旁敲始爽然自

失如暗得燈乃合掌頂禮而白師言小子不敏愧弗堪領奧旨今聞緒論使我心光稍開得未曾有竊計衆生根鈍如小子者不少強爲我者千萬言令彼鈍根者有所解入實覺山之雲梯苦海之寶筏師曰善哉遂意到筆隨不三日得百十有九章自以爲無當日曰茹思不佞長跪而誦之如登波斯寶船莫測其所從來亦無能形之讚歎是謂一出寧唯楞嚴諸經可入卽大

長松茹退

二

藏已得其要領矣謀梓之以傳時仲氏已計備北上茲欲述其始末小子何敢辭焉嗟夫師不病虐必不留滯陽不留滯陽必不著是書留滯陽者是書豈偶然哉遠公之蓮復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往有談不二法門者亦一病士庸詎知至人不可思議雖病亦廣長舌耶或曰鼻祖西來不立文字此何爲者不佞展然大笑曰客所禱聞者非仲尼乎仲尼遇賜則欲無言遇回

則終日言夫回賜之淺深若謂眉必以不立文字爲心印則仲尼失之頗氏子矣且菩薩以普濟爲心體非借言爲前茅更操何術使之會不言哉故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知終日言而未嘗言則茲言有餘章猶畧矣尚將錄其所終日言者焉

萬曆乙未正月十九日楚黃弟子邢慈願和南

長松茹退

三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明 紫栢慈頤院 著

橋李 李日華君實 同校
陳天保定之

慙慙子曰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果有幾由心立塵塵果有幾心塵既無誰為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

長松茹退

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水

慙慙子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為夜反夜為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慙慙子曰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生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

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慙慙子曰火性無我寄於諸緣然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既如此彼九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即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慙慙子曰明暗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苦

長松茹退

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依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慙慙子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眾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固不同而全露

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慙慙子曰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今空

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冥密故曰情為化母萬

物皆于母亡于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

化空豈能化慙慙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

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慙慙子曰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

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

長松茹退

三

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

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慙慙子曰性變而為情情變而為物有能泝而

上之何物非性

慙慙子曰五行相生復能相尅天下好生而惡

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

克聞死不惑知克生生聞喜不盈

慙慙子曰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

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為患不徹處而不果是謂

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岩深壑之間何異

市朝

慙慙子曰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

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於木木生於土

由是而觀之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石之人

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

空

長松茹退

四

慙慙子曰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

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

而忘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

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慙慙子曰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其不可

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

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

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齟齬

君子聞道奚益於世

慙慙子曰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旁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長松茹退

北

慙慙子曰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於無欲嗜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慙慙子曰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於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慙慙子曰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

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慙慙子曰松本無聲風入溝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者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也

長松茹退

大

慙慙子曰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慙慙子曰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慙慙子曰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

真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盲見形非形

憨憨子曰龍為鱗虫之長孰不窟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秦之秦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秦之豈真龍也哉

憨憨子曰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

長松茹退

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憨憨子曰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憨憨子曰世人見畫鳥以為非真見飛鳥則以為真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為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况有人人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

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真隨忘若然者何真何假

憨憨子曰鄉狗未陳錦繡傍焉既祭收豎蹠焉夫芻之為狗芻不增多狗復為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為芻薪見狗則以為狗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長松茹退

憨憨子曰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眾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憨憨子曰昔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

慙慙子曰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夢為莊周此

有心而言也昔則曰我夢為山河山河夢為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慙慙子曰萬物本閒闢之者人耳人而不闢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慙慙子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

長松茹退

九

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與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虚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况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厘非細開闢其

內虚空非大廣容無外

慙慙子曰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于冷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

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慙慙子曰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无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種種或以有為境或以无為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為境故曰心本无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子以身為大患身无患无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則无身之所以然明矣矣

長松茹退

十

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平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无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慙慙子曰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穷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无足迹善言者无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消

天下本无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无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憨憨子曰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无能匹者殊不知天地固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无形形何所從无形離有形无形誰明明也者有无一致之謂也憨憨子曰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長松茹退

止

憨憨子曰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元所清月无所明春无所呈花无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憨憨子曰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无心豈有耳哉无心无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憨憨子曰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身身者欲者乃身重于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无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无所勞

憨憨子曰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于上俗成于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

長松茹退

非

聖人滿天下有若无也

憨憨子曰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首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无辨子焉

憨憨子曰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其死

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憨憨子曰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无情不盡无道不得也

憨憨子曰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

長松茹退

卷

今有人於此不以无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燥靈焚和終无息矣

憨憨子曰晝夜之想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今无今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憨憨子曰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

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

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常遷於國土憨憨子曰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忠无邪也

憨憨子曰儉可以積福亦可積禍吾同衆人之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

長松茹退

卷

不儉已者人雖温飽而不懷也

憨憨子曰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无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无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无生死本无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憨憨子曰吳人嗜鱸魚粵菜燕人嗜駝乳牛乳尊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无同嗜鱸魚

蕞萊衆人以爲鮮鮪乳牛衆人以爲糞噫如五
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其肥孰知嗜
哉

慙慙子曰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
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
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慙慙子曰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
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

長松茹退 卷上

五

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
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
在寒空也

慙慙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
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
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浪流他鄉吟塢辛苦朝
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驅雲雲離无心茫茫不
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洞殘功德

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謂得
見之

慙慙子曰飲食之于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
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
過已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
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
能調天下非誇也

長松茹退 卷上

六

慙慙子曰昔之人有力拔山者象吞天下者人
在地球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
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
其辭乃過壯之耳

慙慙子曰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
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者
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慙慙子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
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帶則一也故使農

人揖讓于明堂之上置繙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足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則遠遠生大矣無不盡何必反常

慙慙子曰奈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

不待遣而散殊不知榮悴而樹无代謝夫樹无

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為異日芳濃之本

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即題詩於

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坐噫

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

以夫

慙慙子曰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

世以為真合眼所見世以為不真殊不知真與

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慙慙子曰聞鐘聲而能上陰晴者耳聰英于人

者也過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者目明雄于人

者也故世皆以為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呆聰明歟果不聰明歟

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弊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百若然者

彼能上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

慙慙子曰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揚雄言性

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足析一而為二也言善

惡混者是併二而為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

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

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慙慙子曰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

者也吾讀揚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

今日墨子特孔氏揚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揚

書者也揚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于書然不讀

其書而隨人口吻而安排假使揚墨不死聞其

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懲懲子曰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能激也所以
訓因也若夫十號其足萬德周詳者善所積
果孰訓因也然懲懲則受苦善積則受福知一
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以特况
敢為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
善不藉惡則為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為善無
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
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長松茹退

北

懲懲子曰火勝木木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
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
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
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深慮遠慮者孰能知此
懲懲子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
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
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也
懲懲子曰中庸之未發即易之未畫發而皆中

節即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
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
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
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
是處哉

懲懲子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
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為之長折攝於未有則
長松茹退

北

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
境成此頽山勢
懲懲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
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為福哉
懲懲子曰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于惡者
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
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
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愁愁子曰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雖遣苟若整之于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喚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愁愁子曰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

長松茹退

止

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于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餘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獨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

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于文始也

愁愁子曰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為之異稱也無為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大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忤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蒸慈為

長松茹退

止

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復性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不自然俱掉棒打耳

愁愁子曰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隙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

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基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惛惛子曰餓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可以治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

長松茹退

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死生莫烈乎禍福者安知此

惛惛子曰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毋聞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東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備備之矣或者再東

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惛惛子曰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于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

長松茹退

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于愛憎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于解而在于行也

惛惛子曰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旨也惛惛子曰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于滅身敗國

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兼
可證真不得其机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
狂夫机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
心生已時机乎机平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
長蛇封丞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益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終

長松茹退

書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明 紫栢憨頭陀 著

李日華君實 同校

陳天保定之

憇憇子曰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
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何由精凡義
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
哉性變而為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

長松茹退

十

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
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
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
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以故其量備
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
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
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
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

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惛惛子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盡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為九地會四聖而共一

長松茹退

二

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為之地有以緣生為歸宿者有以無生為歸宿者唯佛一人即緣生而能無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

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惛惛子曰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惛惛子曰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宜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為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長松茹退

三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于踵則音豈易領哉
惛惛子曰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惛惛子曰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况于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慙慙子曰通紅而告我者熾族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非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烏能領旨乎

慙慙子曰綠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綠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鷓鴣夜撮蚤風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猶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綠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

長松茹退

卷

四

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慙慙子曰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

光光則員員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慙慙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慙慙子曰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雨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

長松茹退

卷

五

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即一今一即三今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慙慙子曰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于此欲堅于地濃于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慙慙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

是雖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
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廢
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
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
也

憇憇子曰人身生蠛虱則怒其師我輒捫斃之
殊不思大道爲身蠛虱天地天地爲身蠛虱萬
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

長松茹退

七

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
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蠛虱于人何異以爲
耿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憇憇子曰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
心在身中曰果在身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
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
物乎曰見曰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
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

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
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
七處也天機深首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
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憇憇子曰入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入者不
可還見精也卽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
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綠明則見不綠明則不見

長松茹退

七

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
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憇憇子曰如喜怒哀常旣喜則終不能怒旣怒
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
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
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
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言怒物役之而喜怒
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

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憨憨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五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王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

長松茹退

八

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憨憨子曰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于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酸轉熾五欲無樂如狗齧枯骨五欲增諍如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

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善能觀一微者則

于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將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憨憨子曰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

長松茹退

九

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憨憨子曰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于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憨憨子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成部

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
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虫蝕木偶爾成文虫
豈有心乃蝕之乎虫既無心寧有義寓于文哉
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哀樂未發但謂之中已發
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
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
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
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任不達

長松茹退

十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
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愍愍子曰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
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
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
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木東
之日而中國有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
今謂因果之談虛復之唱乃釋氏最惑愚者之

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惟得罪于釋
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愍愍子曰畫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
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
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
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為上治民何異
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
且鳴耶

長松茹退

十一

愍愍子曰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
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
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為厥愚是
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
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愍愍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
薰之則可以為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
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

亦可以為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
倦為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
知覺固有即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
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
無倦惟聖人能之

慙慙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逝
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
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

長松茹退

卷下

注

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
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
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為夢本夢本不忘豈
真覺也耶

慙慙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
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
不明所致也心不門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
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慙慙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
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
我無心奚用耿為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
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
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
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
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慙慙子曰惠不可妄受之則當思惠之所自來

長松茹退

卷下

注

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
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為男子豈
趨于天地之間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
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慙慙子曰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實
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
之時為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
去以為海潮初鳴天鼓使塵心蕩然雷鳴能

使羣螿頓醒鍾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育青松勁節之風哉

憨憨子曰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雲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憨憨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

長松茹退

南

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蟻可以抗雷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憨憨子曰或謂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中唯農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皆食於

農一而食者五寡不能給衆所以天下日貧

也士與工商既古有之存之可也且微士則官無繼微工則器用亦無繼微商則有無誰通故不可去彼僧也道也唯坐而蚕食於世何補去之可也游食者盡去不加稅于民國自富不方於民兵自強富國強兵乃有國有家者能事豈可隨愚俗而不卽圖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好爭爭則不足讓之有餘故文王之先徙國讓

長松茹退

東

夷周之所以興也子孫繁昌周幾千年既周之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強爲能事戰攻不已勝敗無常以致周之元氣喪盡一旦併于秦秦復併于漢是時也天下無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復誰尤乎夫食者不患多多而能爲善則多多愈善善多慶積上天祐之六極不生五福長盈謂天下以此而貧此短見薄識之言也徒使達者抹腹絕倒耳且商

法唯心貧富在業業善則享富樂業不善則受貧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風天下則人人好善而惡惡不待富強而天下自治矣彼謂食者多而農者少天下所以貧者理也哉

慙慙子曰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

長松茹退

其

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富貴貧賤乎

慙慙子曰死生根于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釜中捉蟹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易者豈易之哉

慙慙子曰有我無我管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于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

而不能加在紂而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慙慙子曰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我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慙慙子曰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

長松茹退

其

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慙慙子曰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水生微響則水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

大勇者就能緣此故因該果海層層水之初
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微因源蓋水離水無體
也噫水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
離水無水離水無水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
意矣

憨憨子曰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
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
所有有因有身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

長松茹退

太

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大
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
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
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
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欲
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
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
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

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其也
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六八
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
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
使博地舍靈頓躋乃大士之能事也

憨憨子曰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
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
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

長松茹退

太

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
可得渠耶果如此不惟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
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
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
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
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
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
以無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一能發現殊絕之妙

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綠業發而人于此能循綠業游而上之則彼無我而

不待召而至前矣

愍愍子曰宗儒者病佛老宗 老者病儒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佛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

長松茹退卷

非

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綠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愍愍子曰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

明書多奚為夫約者心也心為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巧骨槽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用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清也非心也噫唯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長松茹退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釋可真撰可真字達觀吳江人世號紫柏大師始居蘇州楞嚴寺既而遊大房石經進隋僧淨琬所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特賜紫伽黎俄以獄詞牽連論死著有茹退集是書乃其別撰語錄間及物理不盡為釋氏之言惟其以茹退為名殊不可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佛經以牛糞為茹退其名甚新其自謙之詞歟然謙亦不應至此或別有取義也

吳都法乘十二卷

〔明〕周永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都法乘
十二卷》提要

吳都法乘卷之一

始興篇

法之東漸本以西極先達漢廷既被吳國明主神僧實始
相得艾勒置對亦賴且澤自茲以還道化四訖縣稱蕭寺

變 天德述始興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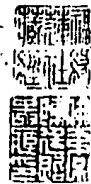
吳主亦佛道三宗出吳書載
廣弘明集

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素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
姓康氏神童備剛正遊化為住時三國形時各擅威權佛法久
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開化行南國初建業營立茅

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
驗邪會曰帝時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見無方吳主曰若
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愈堅燒
之不燃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君主驚嘆希有瑞也信
情大發目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
興故名建志寺焉下教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几年
佛教入漢厥久何思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
來至今赤烏四十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
典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諸善信者并牙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之弟子歸葬南嶽永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道漢政



吳江周永年



陵寢兵戎不之經今多載始得與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此對石對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疏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元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逸其心學記澹泊享華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孔子老子義體尤優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教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子二教此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法於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故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以對今見章熙酒脯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按陳壽三國志吳書閻澤傳云閻澤字溲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於農夫至澤好學居有無常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過追師論講究覽厚籍兼通曆數田疇顯少祭孝廉除錢唐長遼郡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又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并為五等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字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札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月宿宿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時疑輒詰訪之云又按裴松之注引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閻生德備蓋蜀之楊雄也曰閻子儒術德行亦令之仲

舒也云 視此見閻生持論折疑為當時所信用如此其對吳主之言視傳教所以對漢明者均為首與大法之功臣矣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一卷之第四人釋僧舍俗名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同商賈移于交趾今年年餘歲二親泣亡以至性居夏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博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尤於經緯多所綜涉據於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割江左而佛教未行亦為十年初遂建業營立律法後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據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好事豈其遺風耶耶各會註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遺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造化之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所有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典歷在此一舉今不至誠汝持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中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殺加罪會更請三六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信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靈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慘然有聲

會自往視求茲舍利明旦推自手執瓶馮于銅盤舍利所貯盤
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
直光相而已乃剝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
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
舍利於鏡心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石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
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
是江左穴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
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使著不
淨處以穢汙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棄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
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此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祿

女郎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
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
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日求看沙門戒會
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
事行法坐可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
戒自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
吳朝至說正法以性亮粗不及妙義惟叙報應近事以明其
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遺疾而終是歲晉武大康元年也
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琦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

此塔屢放光羽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野不論耳言竟
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利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
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
者悚然周知階位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
之曰吾康僧也前能留吾真體福有伽藍跣步之聞立而息
絕既而復可徵冥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馬足跨似欲行者衆
議懼其靈匪真於寔步人力殫絕略不頓移遂遷于厥地別立
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嘗衣若請祈心願多諧
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富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汚僧藍
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閻蔗使李若初旦曰君侯願越

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
且託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託便謂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
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忘薦席且無脂燭鄰無際
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說即授火
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閻闍家求羊糞至
今越人多以芒屨油福上獻威應昭靈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
越化禪師

康僧會傳譯經上之第六

釋慧皎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曰高賈移于交趾會年十
餘歲二親竝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

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
拒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樓婁墓文
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灵之世有支謙
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識誦又受學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過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
是智囊漢獻未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
士使輔導東宮典章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
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叔集
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教泥洹

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音文雅又依無量壽
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園寺乃
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象行道時吳
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
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禁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
佛彼之所事豈其道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
迹忽逾千載遺育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
夫塔寺之興以表道化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

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何及乃共潔齋請室以銅瓶加几
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
誑得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醮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
王既沒父不在茲子法靈應降而吾等無威何故王憲當以誓
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共觀五色光炎
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馮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
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全試之會更誓
曰法當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鉢石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石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
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曰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
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用餘神康會
處端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遂張是詩寺詰會是雅
有才辨難問縱橫會應机騁辭文理錄出自旦之夕且不能屈
既是會送于門時寺剛有淫祀者豈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
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擊者不聞非音之細者在理通則萬里
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胆楚越豈還歡會寸明非臣所測顯天鑿

察之皓大集朝習以馬車迎會、既畢皓問曰佛教好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大明主以孝慈訓世則亦為翔而老人
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回雖儒與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
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
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世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
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人足
皓、使者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備之聞
舉身大腫腫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祀大神所為即祈祀
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
福不皓舉首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
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
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歎妙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
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集執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
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豈
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並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

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好謂阿難念
彌陀經鏡面王祭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
等並抄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四聲清靡亮一代模武
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
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遺疾而終是
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
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賢夢入此寺
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
觀好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唯堂刹誘肅然毛髮由此
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威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

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會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點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
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益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也權時故執矣傳記咸言孫權感舍
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呼皓也

後僧會傳感通一之第十二

僧著等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
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聞悟末主天紀四年
會身隱為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
神氣壞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

然周知階位時寺網糾結其殿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首能留我真體福爾加蓋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馬衆議懼其靈軀莫能窺步人力彈笑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瓊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禧蓋果寔衣器諸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穢會乃化形往謂闔庶使李若初且曰吾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焉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竭靈跡越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及婦夜

臨薦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較大較產厄之僧自甬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惟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墨休律師為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閩闍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襪上獻威應貯靈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越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托焉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遊唐來化越立遊屹然巽中之巽者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

曼乎

大明一統志

風俗

尚文尚佛

續圖經曰士類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曰僧徒倡法於群山而人尚佛

吳都法乘卷第二

題聖篇

吳江周永年撰

像起迎佛，與授記佛身佛像是。一是異像來汎海石，不
下墜佛形，雖石佛名在背，是三瑞像。吳得其二時，放光明
同佛舍利，述題聖第二。

列塔像神瑞迹有前序不具錄

沈約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
麋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維衛二名迦
葉。

石像銘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
源而西，泛蓬萊之岫，迺安流而南，從况夫道由慈善，應起灵覺
是以無方之迹，隨机示現，無緣之力，回物成威，晉建興元年癸
酉之歲，吳郡委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滄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
為業，樹此屠綸，無甄小斯，布斯九載，常持六鷲，遠望海中，若二
人像，朝視沉浮，疑諸塵氣，夕復顯晦，乍若管火，於是謂為海神，
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上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耕裝，慶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成勢，渡河之悲，竊有慶舟
之惧，相碩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像，職在三洞

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決而不見，經旬日
避通，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孺宏化迹，
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
滄瀆口，頂禮皈依，歌頌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
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亦能遠驚，而天相哉，漸
來就浦，仰觀神像，巖然雙泛，非目鷗首，詎假龍橋，豈藉銀蓮，寧
濁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眾踊躍，得未曾
有，復俱金環之姿，非九所從，試就提捧，數爾勝舟，指燕宮而西
歸，望蔚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玄寺，乃孫
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

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未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
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非能致也，乃
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冥無以
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眾聖
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觀滅無量罪
免，離三途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灵侯奉勅
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蓮丹陽，趾論
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侯嵇康之鍛，既錫既鍊，是磨是銳，雖如
先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
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眾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後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
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皆有履勞昔魯聖云止尚
道儀於有若楚月珀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
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禱或傳諸往牘或在前言或曾述
益耳或尋宮虛置况遠遠應自近規重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
乃為銘曰

巍、天像堂、最勝慈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鈞傷茲蟻孕
下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並靈象
負水晨遊凌海夜上七象有憑九垓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
千輪足起萬字胃首身橫五分衣刺三鉢嗟爾未俗心王野驅

願浮冰沫命後馳駒宜若希嚮必盡勤渠親相塵滅聞慧慈法
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西晉海浮維衛迦葉二石像 所佛篇結華 釋道世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入于吳
松江滬漕口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至
師祝則謂為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中福往祈
並濤涌霧噴逆流遠去奉黃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
縣朱膺素奉正法延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
像於是雲消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
輕如羽未載大車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時舊寺通玄精舍事

源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
堅貞固光采鮮潤駕潮微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壞即先獲
石像朱膺之曾孫也彼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
建禪重疊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像不遠而至協時應机朝士
會議以為宜矜妙眖式影法身乃命石匠雷甲石等造釋迦文
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蓋錫珞之奇極
金藏之巧克乎頭相元劉幽竊惟石性本沉神感則浮越海
道吳隔代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
秘契冥期終始如一故道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獲二石像
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

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威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所佛篇觀佛 釋道世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漕口漁者等馬遙見海
中有二人現浮海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懺性宰以迎之
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
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
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吳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漕口藉
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持
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擊之觀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有像背
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

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啟請翻然得起以事
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
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祀觀者除積罪云又別
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即像乃水上不沈不行以狀
奏聞下勅留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劉鳳吳釋傳云今此像在城南開元寺、又有孟非石非
木古物也嘉靖初戒壇焚僧夜起爭掣其首有持盂出者
主僧怒其不助之出資也投之火予嘗見其碎者作玉色
不辨何物其額陶耶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說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漸知說生寧蓋時敬承福劫
下金光鏤海涌火宅斂焚炭藥草匪患滋常願舉此道誦經空
山抵祥心慕不離寂行好無私軒騎久矣訣親愛不留遊夏傷
漫、情靈意終不滯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黃省曾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劇剪起最關王銘彌穆行扣篇前英昭屬
振後業驚縛綿沈掉排兩情光朗徹萬邊迷雲蓋矜開世網耀
目捐赤晷無邊鏡綠揚有新烟言杖遠公侶湛意坦吐前高緇
集寶樹靈會啟上怪稽正殊妙尊懺謝却累愆膏圍執清步成

舌吐勝筵羣相不靡懷金津亮此纂

開元寺禮石佛像

周治

二佛剎外身靈珉滑巧匠過去日已淡猶得見好相入吳見晉
年浮海表奇狀人天千載心瞻禮幸無恙初旭耀花敷蕭夜湧
梵放聞見不可思始欲豁諸妄哀哉余下士稽首明天眼

石佛贊

釋真可

無際雲濤以為接並乘光照吳朱象屢經兵火初無恙見聞之
者用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邊中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
首剎那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覆塵刹眾生
荷屎與致尿舌上周旋誰覺著誰覺著眼不見眼見生敬聖九

一例醜拍揮廣額居見真猛烈無違普海成智海一指屈伸情
易決凝即持此往峨岷魚龍處、生欣悅狹路相逢劉薩河一
切罪根方始拔

按贊中持此往峨岷之語當是繪石佛像也

吳中泛海石佛贊并序寄開中曹直楷

釋真可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填王金像與誦檀像、設之靈奇
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金佛不度鐵木
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陝大海
浮沉驚濤擲髮絕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
仰濟海入吳而瑪雁朱氏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

則金佛度爐木佛亦度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
真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
隨風透光况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
日緣特此顯現今無量衆生起靈應想則思則悟則悟
則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佛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
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
秋空之月無擇蹄涔二如來自茲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
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妙自佳月影得佛心佛心無
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奇水

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
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冥自詳因若生覺照覺則物我
忘克春無中邊舜德窳促返朝暮礼二像披雲觀青天魚龍仰
光彩虎兕融嘍願吳水與慈山十五日皆圓

開元石佛讚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跌坐鷲潭中度海達於此若謂石有
心有心則非石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佛吾聞有無法攝一切
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疑惑自斷惑斷凡聖情屬
冰瓦火煇况夫石與佛何從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於電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皮日休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迦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
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闍國若干百年當至
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
而至流清僧尼掌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
漁者於流清沙洲上獲之以為白類乃篋而用焉俄有佛
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流清二聖之遺祥也乃以
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遊觀而為之詠曰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鉢冰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
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斜風應不尋關吹

奉和

陸龜蒙

本集第一句自注云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
獻也

辟支佛牙贊

釋梵琦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

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挫割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
觀此因緣豁然起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
手捫日月身卧虚空十有八度開鉢羣蒙至涅槃時吐三昧火
自化形骸惟留骨鋼妙設利羅兩若干顆累如珠頭而墮
維道人咸得其大牙堅若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
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蹈真重法界淨洗心目
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敬信莫不生福

佛牙舍利讚

宋徽宗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

請舍利威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歎何已目以讚
曰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瑩十
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佛牙

王煥如吳縣

靈巖寺在靈巖山即吳郡娃宮晉司空陸玩捨宅為寺梁天監
二年重建名秀峰寺般若塔威智積菩薩之異稱智積道場朱
與改為秀峰禪院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坤錢王妃資
真建磚塔九成結與中詔賜太傅韓王某薦先福更號顯親寺
報寺僧智訥重建智積殿 本朝洪武間 賜今名為麓林寺
永樂十年僧應机修弘治中僧影而富釀酒千石一旦火白酒

甕中焚一寺皆燬後更建一小殿今東向西塔者是寺列僧舍
數楹餘不能復越萬曆庚子五月雷雨大作火起塔中凡木皆
燬而甕窟歸然獨存僧智舍于爐中得一木管中有佛牙三寸
今供寺中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佛為現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
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魚忽見金光溢
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厚水而
往牽排不動馳往白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逆見喜心
札而手執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者佛膝果

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
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安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觀俄
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祿平討孫恩
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檢而先尚下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
老姥齋詣曹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在直失姥所在此像
遂占先在張家云

失像而先尚下、字南巖作在

盤溝大聖

龔明之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八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
則拜凶則吉疑是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

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
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
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文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
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說此
以度人也

唐禮天宮寺善財云是唐塑長尺二寸 徐 波

東城留古像西日坊仁祠事蹟微瑣初日級捫斷碑樓開彈指
頃相好化人為本色童真妙嚴身瓔珞隨盡形惟合掌迎笑在
披帷面看生動人，欲抱持性靈籠室滿園土草鞋知善應
將來夢傳聞過斯期以勝名手盡敵評法身早今日焚香禮吃

年把臂時

舍利感應記

王 幼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甄函銀
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
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裡有
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
先是寺內鑿石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按隋高祖立舍利塔誌云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
羣生津梁庶品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
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便當今見在及來世永作

善目同登妙果且請沙門三十人誥解法相無堪宣導者
各得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兼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
疋分道送舍利往前行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
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
塔好司建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
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
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
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刺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
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
充後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已上自
非軍執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刺等事務盡誠敬
副朕意為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丙火令豫章
王臣暉宣又按王幼記前文云皇帝昔在潛龍有婁羅問
沙門來詣筆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
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
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
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
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况當為普天慈
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

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
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為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
遺墟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
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華若治瘧之藥一旬內
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
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於此日浚心永念修營福善報父
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特於海內諸州選高
真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
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
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

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
蓋而印之三十州月刻十月十五日止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
家、洒掃道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經管刺史諸官
人夾路步引四部大眾恭儀齋肅共以寶蓋擋幢華蓋像
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
燒或散圍繞讚唱梵音和雅依阿舍柱舍利入拘尸那城
法遠近翕然雲蒸霧集雖盲聾老病莫不匍匐而至馬沙
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
愍眾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

經文種、方便詞青之教導之深至懇切詳察如兩大眾
一心奉事石碁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
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
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善
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
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庶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
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
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
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眾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
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

切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
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早
賤貧窮邪見詭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
及於彼眾罪方始覺知淚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
露懺悔承佛慈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
作此等諸罪大眾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
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世、常得作
大隋臣子無間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
躬念善舍利存入函大眾圍繞填闡沙門高捧寶瓶巡示

四部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懇流聲響如雷天地為之震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是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婦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播蓋香華讚頌音舉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遠於京邑茫、萬宇升車野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執使左右盛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九數三遍常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名、樂慶請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召樂慶請者果不獲

現舍利之得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表奏皆如所言

右二篇乃舍利感應之緣起故具錄於此
應夢觀音畫相

前宋湖州滅達侍親秀州得瘵疾齋素誦觀音經夢白衣人鍼耳疾遂愈達欲為觀音像祈夢見之一夕夢示行道相達覺而畫焉所謂應夢觀音是也後得美石令弟寧造像覆以石室今應夢觀音殿是也開平王來取張氏時寺中以蓋相并銅香爐獻之王不受麾下士取畫相去後為常州范某者得之初不知其為虎丘物也其母夢一女子曰送我還母問還何所曰虎丘

翌日母視畫像有虎丘字亟令送還舟宿浙野忽為偷兒携去有瞞之者亦夢女子曰我家虎丘送我還其人復以還寺今則併鑪失之矣

右見虎丘山志、乃國初郡人王翁所撰而成化間邑人卿貢進士茹昂所重輯也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匠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據哉吳興滅達少侍親嘉禾以瘵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青弟寧事鏡刻因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意取而祈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滅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達慶曆丙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延經畫二十年既得鍾離智先者助焉九舉大緣無能為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嘗且募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之艱難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俗善樂好施視達所為孰不散所有以為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自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至潤而金聲寧像之惟相之肖其珪冠纓服國客麗質世人皆能為擇行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履屋以為悒悒攔柵以為防限大小之材倭締構者皆以良石庶寧矣且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字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明虛寂無相可取上批喻馬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中隨時建立或具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世之佛像其土木 覽金碧丹腹取於町藁甚衆而町積且

勤然成非其材富非其地一失經始則契不旋踵斯石藏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清涼雪其体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虎峻宇喬松絕嶺青蘿白雲氣象洒落叢林之冠而富之得其地則創制之美 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町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即方丈之室尋天之像華嚴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道而非真耶元祐丙寅季春初吉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立

大士贊并序

通州狼山紫衣僧契適於祥符年內因疾日久藥食無效乃具

心發願，觀音詩十章以求加護繞及六章夜夢觀菩薩降蓮窟中慈光燦人由茲而愈詰旦遂成四章以足之益知大悲願力應念救苦志誠所應如本愿聲拱與適公非故知目雍熙寺廣慈大師光日言其殊勝遂錄得全旦夕觀之一心踊躍贊嘆菩薩慈悲倍生恭敬謹率緣刊石於虎丘山石觀音殿流通勝事或見或聞同生供養時辛酉歲元豐四年季秋望日姑蘇黃拱

金沙池裏玉蓮馨殿閣皆輝盡水精靈化路岐通萬國風飄舟揖濟群生塵粧珪瑩霜猶暗衣綴珠璣月不明若向險途逢八難只勞心念諷持名

洲智弘慈大辨才瑞居波上絕纖埃祥光射散千門病甘露傾消萬國天翠柳交成金世界白蓮涌出玉樓臺我今稽首焚香禮願向人間應念來

慧炬慈航在世間除昏濟險未嘗閒手擎一穗青絲柳身倚千層碧玉山聲滿諸天常諷誦功圓十地絕躋攀終求耶妙雕金相時獻香花禮粹顏

方珪坐歷五雲端修竹叢邊舜玉寓拖果狹離蒼岫晚獻珠龍透碧波寒琉璃瓶對珊瑚印翡翠環搖玳瑁冠百寶塔前文石上天人瞻禮蕙旃檀

水百紅鮮趾絳唇居尋常侍從有天神慧髮紺髮雲千綵瑞麗慈

容月一輪素所欲沉威濟物霜刀曾斷福壽人世間多少誠心者智燭惟求照耀身

天花環繞翠雲隨整救漫論當勤時貴賤若能勤行願死生長得親容儀後現昔柳瓊臺角鸚鵡四翔寶樹枝永刻只將權實化有情皆使入無為

水精盤耀錦鱗魚開字湖沈海岬居秀世竹鳴金鸞鶯窺空波湧玉鳩除輕明纓絡垂身後重疊芙蓉觀石初曾向夢中潛祐我嫌人儀表降蓬廬

寂照慈威化不同開聲清淨得珠功指光遠射神龍燭眉彩修粵帝釋了寶器晚凝蘭穗露珠衣秋響桂枝風信知萬里從人

欲何患周遊鬼國中

宴坐瓊瑤曲密都威通寧有擇脂愚遍分智慧燈開暗盡泗清涼而發枯荷擁夕池鮮五色樹凝春砌瑩三珠波神天女相隨從虛白光中美大夫

覺源非有等羞心物性陶鎔逐淺昏惑道中瞻月角辨才門裡聽潮音彩雲輕罩山輝玉花雨斜飛地湧金終擬龍綃圖畫看供奉香火老東林

伏觀通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應所應具述於前拱不揜淺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菩薩慈悲行願流徧遊沙界拯枯沉衆生得度隨形化說法聞

送震梵音肩現毫光 率土手持楊柳攝群心我今稽首虔誠禮願賜慈光與照臨

按虎丘山志載此諸詩題為石像大士贊竊現詩之與序則詩第為現音作而刻于石像殿中耳初非特贊石像者也故今山稱大士贊而次于石像記之後記雖作于元祐而殿則立于熙寧詩乃刻于元豐是作記在立殿之後而置像在前故不妨附諸詩于像記之末也

森禮寒山寺釋迦如來入山修道變當聖相記

法華會上佛口所宣成佛以來無央數劫而于周盛王八年降

周 祇法名

生中天竺周示狹劣相入山苦行凡六年觀星悟道廣說三乘普度群迷本不生不滅而示幻生幻滅是豈思惟心可測識度量髮像季世率以水土諸物聚沫為器觸火成堅時會當變器裂顯現我佛世尊入山修道聖相何異虛空粉碎証入不生滅地法本如是、在當人觸着臂地耳聽禮間慈光照著四體筋骨峻嶒手指甲肉并了一手托腮一手持珠以至衣紋袒膊痕消迹泯背虛一穴指竅空洞眉露二齒無言音處示全三十二相但見烟霞滿目雲山疊翠生氣逼人恍若親觀異哉造物無私佛亦無心誰能為之弘相小子偕 獲同叅礼寺僧秋空手亦復瞻仰不捨冬、心思路絕意識不到忽焉廣長舌

相編覆三千大千世界，中無意，在句中三玄三要愈出愈無窮而終不獲，目觀頂相，具眼衆生，因地一替便已成佛，豈不奇哉！佛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不能證得，豈欺我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捷云：諦觀法王法，王法如是世尊使下座。天童覺禪師有頌曰：一段真風會也麼元，化母理机，梭織成古錦，舍養象無奈東君漏世何，栢亦頌曰：一段真風會也麼元，化母理机，梭織成古錦，舍春象無奈東君漏世何。

歲在甲戌為 皇明崇禎七年九月十有六日立冬之候當栢七十有八之年知識不全劍甲銷止多生劫中一得微善

乃獲躬承非我釋迦如來悲光即世曷克有此慚愧無地敬為之記

光福寺觀音記

黃公頌

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觀焉時久早弗雨相與言曰現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教無不得其感報夫道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持有以薰沐其邪意啟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

化東陽之復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曰吳俗之好趨或富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日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冥抵冒之人亦持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好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子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遇其上僧慈恭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目序其事云

夷臣乙志內一條

遠知白字公武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六年為太學、錄得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遺家僅致之清菴前一夕行者劉普回

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掛卷以白主僧慧通、難之曰菴中所得鮮華尋常拱西三人猶不經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羅漢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且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公武足成一章曰松羅漢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神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願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未上然皆紀實也菴曰慶雲菴至今遺址尚存

靈泉贊

孫觀

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產三級紅蓮

無膏可味有根非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携此二物置之山隈
青、之枝其涵此乳凝、之衣其製此我唯此小湖矣補陀山
我來藉首瞻仰尊顏挹水嗽之清入肺腑塵垢銷落身心蕩然
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麵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惰
對面却迷青耳、時日惟聖憫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區聯度瑛
弗昇莫求弗施已、厥信受之者亦得自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遠
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旃一瑛指頃起澄無邊
按郡志云相傳唐乾符中有沈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
湖寺僧迎得之有草統像足枝之小湖生千葉蓮花
夢石天王像
龔明之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疎勒閣一夕
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宜知之詰旦掘
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
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
明見本朝僧史

夷堅志內一條
洪邁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
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勝錢於藏餅欲
以盡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
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錄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柳

淨瓶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
一室巖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魚化石觀音見周世昌崑山縣志雜記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音像
目供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寤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
覆父與夫皆溺死昨幸答我守齊拒之女曰假一箇宿何傷守
齊聞罷約之遂驚悟遂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
泣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默念與夢合目乞以歸
吳梓傳內一條
劉鳳

沙門異成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築舍日誦法華題曰蓮華堂
又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長山寺法海於至正庚子八月
夢觀音大士顯化於水濱得蓮壇像遂盛飾棟宇極其莊嚴事
之甚有靈驗
魚尾骨化佛贊并序
周永年

萬曆戊午平望市民有得大鯪魚斷為數段帶之於市者
王氏之僕市得其尾烹而食之剔肉見骨有像儼然色如
白石其形立其項露其目後其真塌其唇朱其鬚長其體
豐厚其左手若撫其左乳其右手若撫其右膝其衣袖寬
廣其背隱然若膈衣以露骨者業亦有數日痕其承足處
有若蓮花座者則已為刀斫斷不復相屬王氏之僕且隨

棄去矣像存王氏永年於今已未春過而見之謹稽首為
之贊曰

我聞諸佛及大菩薩悲憫化現無暫休歎應以何身而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今觀此像是何相若非居士即是長者
佛好欲度倘在是等處越江湖業非定教取魚之法獨無遺術
者在水鄉不能具說漁具諸詩贊歎惡業凡登祖者以鮮為菜
必生效之其價乃倍貪貪財惡乃交濟近多善士亦知戒殺
葷好戒者鵝鴨等物日所忌故仍此水法獨不一思難豕之類
受人養養供人宰割猶極慘痛而以為戒彼若於水自生自有
橫被斯人取以為食豈惟傷仁抑且害義彼食魚者鵝鴨與鱸

人與之爭歎心鳥喙往古聖人雖結網罟然奏鮮食以銀食故
既飽五穀何復嗜殺釣而不網儒者所述夜靜水寒垂餌不食
寧此無彼豈直示拙今此異相成於魚骨誰為包裹誰為刺畫
諸佛化身百千萬億今此巨魚長亦其一刀山湯鑊佛已身入
其膾魚者應得何業當念經言出佛身血若見不見若信不信
與聞此事佛說法竟哈中觀音是一明証又此真像出於魚尾
顯顯是二是一何以更問蓮花座子我願世人臨淵莫羨一
水中佛身常現

南翔寺 載鄭虎臣吳都文粹

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重

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二鶴飛來
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
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
鶴去不足僧為之號泣石上忽見題一詩云、曰名寺曰南
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吳郡法乘卷第三

半滿篇

吳江州永年撰

康祖舍利金提益枯生公群石聚講罷泰光音好攝視聽
不遷法持人弘道隨言傳代有翻譯漢晉唐三輪恒一轉
快華千函述半滿第三

神宗顯皇帝頒賜開元寺大藏經勅

皇帝勅諭蘇州府通玄寺住持僧人如緣及僧衆人等朕發誠
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
以輸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宜虔潔供奉朝夕禮誦保安

眇躬康泰宮壺清懺已往懋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
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
特差尚膳監太監趙繼芳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体知悉
欽哉故諭萬曆四十二年八月日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
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
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烏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安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願
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現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證自性認本
覺莫決於實相法華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
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
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
其上下有石神周護其前後大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摧消所

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見矢厥謀清海經殿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
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范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月葉藏檀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剝血為墨剝膚為紙即壞即
滅如筆畫水意畫水不若文石印噴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
甚遠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契如來付囑之心

瑞光寺藏經院記

劉鳳

瑞光寺昔有藏經不知何時散失至傑峰上人始募印置建遺
徒醉僧留于他寺管大夫志道與今徒孫某晴回藏于所居院

繫經之獲返皆佛日緣聖果不可無紀以示後人嚴奉無使復失俾予為記予惟經之曰三藏者經律論也閱五千四百餘卷者佛之好說為經佛之說法四十九會度人無量曰大乘經則有般若部及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又有五大部重譯經及單譯經曰小乘經則有阿含部單譯經又宋元入藏大小乘經又有西土聖賢撰集經其備執戒行曰律譜述功德甚凌密門又有小乘律五分十誦毘素耶苾芻尼諸部百一羯磨其諸得法聖僧所說曰論者有大乘小乘若其曰傳曰集曰寶錄日記曰尊宿語錄義疏代有可益五宗十七世其流別月歸于一統自是鮮聞嗣法者其講席聽授亦皆泛然無所開悟然則野賴

以傳緒使教不墮地者惟是維^法藏之繫我二祖開基則有野彌于郡國諸刹者皆有佳本曰北藏其在今南都刊者曰南藏亦間有小異而茲瑞光之野藏比與南與或宋元與蓋不可知而亦不知其亡失于何時至傑峰而始獲復備南藏旋亦失之者魔尚未珍耶今復藉善緣與僧共之力得歸自茲當謹奉之無致蜂蟻蠹傷有呀損失矣藉佛之威神靈德玉顯光則臨之我夫法不可滅則經自當無損自昔之遺罹豈不有不信罪福果報致以棄損廢之者然旋卒克復而身自罹其殃經無毫髮損也故願以戒諸緣信允預聞其法者與大慚愧悔性懋以修後有其有一偈一句當極信受而况可毀謗法輪滅棄經典

以貽無周獄苦哉我佛正信非同戲論期共守之無怠若乃比立身服緇衣口耽蓮葉與彼有官乃視之編戶投加駁馬則守字安得不頽廢是以敢告請發信心焉則管大夫之意也又聞經返之夕塔波大光明余不及見傳之里中云萬曆乙未八月之朔

蘇州南祥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為沙門清閑失謨吳僧常教弘正神益等優功商主鄭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清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

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二有藏八百，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周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泥經函二百五十有大經卷五千五百有八南周浮提經九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計開浮大數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善寺長老元道禪師為之主且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傳為之記念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世施遠觀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苾芻眾并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啟藏發函鳴鑿推唱伽陀授持讀誦十二部經，聲洋，充滿虛空上下

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無不歸心悅然
髮風一變至道好得功德不自覺知緣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
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胎轉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閉
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置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維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記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
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
依於經，依於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
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園土宰官吏提
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乎經有缺必補藏有壞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

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復塔寺即造藏經記 管志道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間眼耳鼻舌已香味觸珍禽
寶座花塢雲林等項俱作佛事而我釋尊獨號文佛大都以音
言文字作佛事迺其說法四十九年度人百萬億眾好詮三藏
十二部不啻詳矣何以故利臨五濁惡重塵沙劫滅百齡悟頌
彈指而世尊目中以難行能行故疾證菩提如是願力入我祇
園流我支那蓋有三難焉僕林示教不留一字而破顏微笑之
頭陀得正法眼藏垂涅槃結五百大士於耆闍崛山中集世尊
生前好說法阿難尊者尚以漏未盡故擔不得與斯會巨七日

證蘊空而始克尋如是我聞之嗚此集之難也自周太史占紫
微五色之祥已知西域有大聖人嗣後雖化人西來劫灰東啟
而教猶未入迨永平之季摩騰法蘭以修多羅五部入持提然
惟四十二章經諸蘭臺而四部失傳暨士行法顯者流度流少
抵于闐印度爭國得梵本線經律抄雜藏諸書中間如初地聖
人憶華嚴於龍宮五品智者跋提履於天竺歷唐三藏大師徃
返華夷周閱險阻而契經稍，稱備此購之難也華梵珠音象
隸代變貝葉靈文執志而述三階羅什至勤姚秦十萬之師而
出之多茲國乃以東土之文譯西天之義繼以流支難陀般刺
彌伽跋陀等諸闍士遞相翻譯而秘部顯暢然閱華文或移梵

義從梵義或室華文必四顧而躊躇方迎刃而節解此譯之難
也兼見三難而重以應化之賢聖護持流通肆我末法眾生緣
教悉宗熏入大乘種性以不自世尊好垂破塵出卷之喻其亦
難哉奮懼者矣或曰少林印心不立文字何事此喋々笑沙
為余謂不然如某某目難究眾生智量易窮匪藉筌蹄焉免魚
兔悟之則劫草是蕪執之則入屑成塵亦存乎其人耳或又疑
孔法行怪孟闡辭隘若儒服而禪語且為之分疏豈獨冒逆塊
之訕抑亦蹈代斷之戒余曰出塵求證禪宗之學也入塵濟生
菩薩之行也報有勝劣願有淺深總歸性海豈日相違茅舜象
以三祇了見道修道之目不克暫捨人倫儒家以一生辨自利

他之業何暇復論日果道並行而不悖此之謂矣嗟夫非通
乎權實之度者孰能知之哉吳東隅復塔寺舊有頌降契經一
藏歲久散逸殆盡屬有者宿德益者叢林中之白眉也迨惟古
額側焉疚心與徒眾廣求檀越飄鉢而南從白下復造全快以
歸新為已發未發當發善提心者作眼目謂余曾豫內典索託
勒石以垂不朽余為逆其理如此云

丙迨吳城天隱寺觀月葉經

王叔承

白馬西來萬里經梵文歷亂雨花青薄于蕉葉輕于紙點簡三
生夢忽醒

天隱寺看月葉經

孫七政

何年天隱寺松徑到門溪石上看殘月驚聲在碧林

靈隱寺觀月葉經

張猷翼

妙典製超人匠義非翻譯所窺葉，露開仁壽條，門闕慈悲
六地一音輒響八聲三點成伊安得塔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英宗廣皇帝頌賜虎丘山大藏經勅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戒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與頌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
安置直隸蘇州府虎丘禪寺永光世養瞻所在僧官僧徒看誦
增場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

閒雜之人私借現玩輕慢竊讀致有損壞遺失故有違者必究
治之故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神宗顯皇帝頌賜虎丘寺大藏經勅

勅諭蘇州府虎丘寺住持通密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
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以渝其由
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躬躬康素
宮壺肅清懺已性懋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
海八荒同歸仁惠善化朕感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
抗手處提督織造善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陸奏請
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体知悉欽此勅萬曆二十八年九月

初三日

勅賜藏經聞記

周忱

欽惟我 朝奄有萬邦聲教所覃地大且遠 列聖相承廟謨
迭出爰乃奉用真乘助宣 皇度廣濟福利昭薦 國釐故凡
神州赤縣必再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 詔校修大藏經典至
是事竣頌 勅降經於天下寺之暴著者而蘇之虎丘僧巖禪
寺與焉通忱叨蒙 上命巡撫京畿責勅護送藏典至於其寺
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巖所目聚緇衆大啟室函同音
閱誦忱獲 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經快之整彩燁而光騰
奎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瘳歎盛哉則天章吉文之重莫可不

度而環蔽所司以部廉羨餘度材庀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以龕置設供以几案彫繪登碧靡不聖先於是巨忱謹題曰 勅賜藏經之閣、後斐師復慧衣素講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眾亭相峙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來江石踏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獲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胃足以應其求耶雖茲師之勤篤愚終拒擲予嘗與焉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乎第慙拙詞無以昭示後來始述梗槩以復之師嘗奉 詔內廷校經名雙字照叢林隱其別號也故云清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廬陵月忱撰

藏記

張浚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闡發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到虎存其上月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珣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刹本朝至道中業律為祥紹熙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笑繼涵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教彌勒示現禮製說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僧法護法清法恬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輪時方議卜築隆通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力益屬精誠再閱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日葉輝燦焜耀

信士却珉日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多徧間以時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後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常思之夷狄之變其未有事用欲生愛日愛生會日會生念欲愛貪念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災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譬喻發明整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巨、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伎易漫以溢汎名南詠其教可輕疵哉特見

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起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石室經字

石室蓋應夢觀音殿也旁石壁上刻經九十二行皆宋人所書人各書一行每於行下題法名氏官爵首行觀音經四字其下題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書次行自雨至世凡廿四字題曰秘書丞通判單州事胡宗愈書其餘亦皆名人徐恪文稱當時公卿墨妙然不知果出衆人之手否耶載之雜志

以俟博識者

右見虎丘山志

血書華嚴經贊有序

宋 澹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常自念言華嚴大經
冥中天胡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藉松為煤入
以香蕪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
有染白法欲熒永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承
丹者炫耀可觀能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應薄如紙
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体初不自
內以是思惟身外之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珠利維我一身內而心替肺肝外而毛
髮膚爪皆血以生清血以成膏血以長膏血以至壯者暨死是
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
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剝出鮮丹盛於清
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
八十卷尊闍聖壽禪居昔者無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
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
得况今百千妙頃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
足為異於血何各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華嚴廣證
入禪華嚴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

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得是清
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
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日頓
憶前事於是親燭五分妙香、雲輪因結為寶網編覆經上乃
復合八向佛散花作禮而稱贊曰

離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
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月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
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嚴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
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
、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藏_{如藏}藏上人出身血

嚴飾書此經於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界中普現光明
堂於一、堂中普成師子座於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
數佛皆具大威德肩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
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
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需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
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呈形神皆
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亡法能
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
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虚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二俱泯此為真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扉皆一時啟

新却謝陞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華嚴大經一為維兒塔上人血書經後我明宋文憲公序之贊之據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師直趨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菩薩文憲公彌散皇猷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宰官上人從永明師一轉而書此經再轉而終此卷其入母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挈前目

以徵後果共一大事目緣文憲公豈作証語乎余一再瞻仰此經每論筆鋒道勁行致清自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怠惰相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談于文憲公序則事昭贊則義了書復標鮮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禮瞻仰嘆為希有尋繼焦山宗人汪子廷以寺僧來願以是經權寄肇林精舍暫籍宰官護持司馬官之且命其弟仲嘉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函寺僧亦以維兒塔寄王居士半偈卷萬曆壬寅曇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

仲嘉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楚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而聖壽祥居或半塘寺中藏經貯耳茲並識之

右謝陞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茅云永明禪師一轉為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誤也按文憲為永明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之為善繼則未如何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嵩鄭洲所刻潛溪後集中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

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遂勝自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履就謝氏之語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日志其後錢謙益記

血書華嚴經讚

陳 寰

半塘寺聖善繼禪師於前元至正間瀝血寫華嚴經一部寺僧傳守不忽大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正月虞陽子陳惟明寫半塘對上人得翻閱一月竊念惟明先世崇佛念不退轉今見此經乃知禪師不惜身體供養諸佛功德如是當得作佛故頓首贊頌其未華嚴欲未離他方去促不能詳諦頌曰

昔佛體能行忍辱故况此大乘典妙義難思議法海四無
邊具足諸佛性一、放白毫普照諸煩惱性緣有情有情惟
身惜而此大慧所見佛不見我四大本皆空何有於幻血如來
真笑義天人好信重我今滿，出植此大善本能見諸佛故化
無量衆生同證雜華藏漸得見如來各，如經中有此真法相
緣知未生前無字亦無血三千大千界普發菩提心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釋真可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為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化離
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如其好惡言凶馬由
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白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
相哉鼻之好臭舌之好嘗身之好觸意之好知謂之真味法身
觸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
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
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
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為上財施
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
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集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
僧某祥人構閣供養永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利心
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莫數哉未法衆生福

薄九集勝事多難少易其秘之

俞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劉鳳

東洞庭有寺九而俞塢之興福最名焉成化間僧思復與徒智
勤等三四人自法海來主是寺以故土所藝植與好喜施大典
棟構遂有殿臺室宇以逮於今日有崇飾則其徒未教惟謹故
克臻此專有僧某來請予以藏經久已散佚今塢鳩集得先
建閣嚴奉之惟賜之一言無成勝事予惟佛滿度時之葉奉道
教以入靈鷲已乃大結集命阿難地集其要端簡正微滋
葉騰空自焚作十八度成骨於地皆為舍利如曜山澤傳二十
四祖以速達摩度江為此土初祖其間諸菩薩所造論典僧祇

五分諸戒律及佛所說經名為三藏喻五千四百餘卷予服習
雖久尚茫然無際今歲乃有南北之分其間稍有不同宋元時
藏山寺多有存者墮於庸僧之手故往往滅裂之為人截去餘
經此又非經之一厄耶然予聞昔之纂言者多藏之名山川莫
不朽該竟斯滅無遺惟斯經藏神靈所守護故其傳至今無少
失墜雖經衰亂及故滅佛者竟不能燬其一字旋即復大興於
時此非佛之鬼神靈德至顯哉今寺之網維尚能絲葦使三乘
十二分教六度萬行有能荷担大法者求之不遠而得茲聞
前代皆有譯經者置院集諸僧傳譯梵文是經在西土尚未盡
未即今我斷自舊所傳無復益亦無復者宿語錄入藏者是五

宗十七五之後高峰天如外遂無聞焉持有智人淡閱不肯見耶持羣魔方競出以撓亂我法耶予求法頗力願不能遠適奉請所見一二雖極所飯心而皆捨我孤守經藏身身之義而僧乃能同我見守護若救頭然固建閣以藏垂之永久夫佛法未終替萬五千年之期尚未至則當有得法者作且今名山大剎若居穴處者豈無得心印禪定不起人無自而知若今藏經在閣其充村軌垣全碎概無楷謹堅歷慢度凶惟整竭所有以求底齊若宰官長者有明助亦惟信心矣無有福德是名福德予勉徇僧意為之題如左

轉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未甚若是侈也蓋晉宋周隋之間鳩摩什之技出更相博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洞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部分甲乙辭以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首不叛其說亦莫不其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著若揭日月而一遺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猶編斷簡得於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

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者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缺廢而不可得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惜寶取便階梯好欲警援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綱始募眾緣為之綱強乃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技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感教以其書則忘

惟轉輪藏構極雕刻綵繪之現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皆效誠於此吹竽伐鼓机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好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目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曰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嘉綱之勤而已也

血書法華經報母

釋智及

筆底紅蓮朵，開長名真法供如來持端燈盡娘生血全體何曾出母胎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烟水盡成血毗盧樓閣紅雲湧帝網山河赤熾開十指頭邊獅子吼一針鋒上象王回有無功力難思攝蓋得腥風遍九垓

繡字金剛般若經

前人

般若天文宿有緣等閱綉出喜功圓銀鈞鏡畫分行華玉線金針顯妙玄童子懷胎皆刺法鮮合明月照真詮金剛正体堂上路錦上添花五色鮮

血書法華經

釋文瑒

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中吳清信士願福設華誦妙法華一萬部獲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真精進非是真精進是，名真法非是真法酒知其精進真法在未啟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灵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鷄子已過新羅夫巖然一雨一葦諸尊宿聲偈以清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恁麼批判在裡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盡

題血書法華經

前人

練川諸正智刺血為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拜請題其後月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

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請誦此經持誦者寫經，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乘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為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筆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刻去矣矣

血書華嚴經

前人

經云剎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酒璠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說法耶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法耶若是灵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說不

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善知識為善財所說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中吳利濟比丘聞詔嘗與蕙灵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父母劬勞之恩余曰獲觀遂為書於卷末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前人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止其友胡本澄為續書先後來渡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憶張子平前身為書榜加未了再生續書爾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楞嚴未了而止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覺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便成其既矣本澄實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掛劍墓樹安可同日

語哉

求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前人

金剛般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尚越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况書寫受持請誦者乎只門伊蒲塞求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深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為必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間取曉率蓮氏

跋聖公墨書華嚴經後

釋真可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高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帝怒坐及三千

僧皆遠逐充軍隆公特往京師願焚身贖象僧之罪帝允之勅有司設道場嚴持衛公燔焚之身將半爐烈焰中猶手書風調雨順四字囑內使曰俟天旱焚之後果亢旱帝焚之即沛然大足帝曰此永隆之雨也嗚呼隆師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時初無求效之心及焚身之際火光中露此三昧使天下千古仰而戴之當時道亦賴之大振皆自心不欺之力也今去隆師二百年尹山復有僧明覽者墨書華嚴經各一部雖用墨不若用血其最初一念不欺之力未始不同也予登峨嵋道巖之萬驥見一老僧書華嚴以精懇虔篤不竟暗中書經達旦偶隣僧况破即不能書擇嚴曰日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焚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默者隆師焚身之際火光亘空與巖之老僧暗中眼光不昧皆不自發之光也巖上人書經時能益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熾熏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人當勉之

書經發願文經入芽鉢塔

釋真可

我父生兮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兮我未歸一坏之土誰掩首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丘山劫壞終有崩剝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先書此經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華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累業頓謝生佛國見佛開法証實相如戰有功得驛珠願我亡父持此賢遍

照十方焰瓦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時至德無野從慶我離塵為佛子後思婦人嫗業重堅固難援等語須彌可傾搖難斷津梁若海滔嗔力佛說諸經度眾生皆光戒殺後淫欲先淫後殺惟得嚴是故報恩應仗此南無上場嚴呪消毋淫業如天風片响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行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若何况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矣惟願二經入此塔亦永無地壞風鈴宣說皆以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目錄若至時普放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自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百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証知護法人

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呪願護此經如護
眼在、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書經亦如是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者報父母

跋慧慶中公血書法華經

釋廣印

半塘寺血書雜華蓋三生解於一手吳中希世寶也慧慶密運
半塘中公欠膚書法華現優曇於十指與雜華媲美智覺為不
孤矣法華雜華皆從佛口生茲以通身遍身說之何異古人
背手推出執子乎觀者試觀捕著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姚希孟

丙寅初夏宿龍樹菴中與西厓恒宗諸師談一切法空机鋒甚

暢頌之坐斗室中持呪為飢故呀啞腹作楚如破利鐵不能
自持為之啞然失笑此小、痛瘡耳便不能空、何在乎人謂
刺血書經者僅從指端出漂縷與剔肉折骨更異不知衆生顛
倒惟認此草囊為我惡不能割若能從此猛下鐵鋒便是金剛
經掃除四相之第一針亦如來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之真種子
也故從功勳位中言則與此身兼臂供諸佛菩薩者同一莊嚴
若能刺血不作血想與滴水和墨蘸筆舒紙同一等閒便從指
頭微細孔中開一人天法眼染著側理有如天半朱霞盈端
赤電即珊瑚大齊閃爍寶色不足為喻而何有斑、血痕乎請
以此似月印上人四月廿七日曰先慈文太君小祥集諸師于

風樹堂作佛事月上人在會為跋數語

董其昌

余昔為雲栖大師碑文曰行在梵網經志在報恩經時人以為
笑錄蓋雲栖以孝思發願故也今觀月印神師血書此經皮紙
骨筆不見有身相累滯以發僅一見之當有舍利於毫端涌出
超塔供養諸佛菩薩歷劫無盡

陳繼儒

華嚴中血自無始以來幾成大海穢腥萬伏今刺屬血經一滿
一縷皆攪得醍醐相似四大可度滅此經功德履歷刻決不能
廢滅也展經之頃不覺仰木山川色、震動塔頂猛烈裂乃如是

耶

姜陸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尤也非大願力非深
心慈豈能積成恭敬使人於一展蒲間知皮肉髓腦盡屬可捐
陽破空華地無足戀於臣、百齡俄頃見歷、三身顯現不死
生僅用蟬蛻而舉誦等是蛙鳴乎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
劫難說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韓敬

宋學士為壽禪師後身補書華嚴一卷此血濡縷足攝儒釋二
宗始知斷臂剝頭未是報恩矣善今月公以毛孔針芒露出于

龍五藏計運毫承腕之處天而不露髮華飛繞頤海所極者眉
大士當引手天際豈獨永明孫院含笑安養耶願讀學士書者
認此光明一紙

趙官光

頭目隨腦何者非菩提首報天地水火何者非無明遮障六道
得生入天，復付典知見遭逢有佛世界中得無上妙法即折
骨瀉血有何吝惜月印芬敷有解於此出指端甘露書經五大
部經文所謂千生萬劫虛生浪死惟此一生是真供養

汪遠

常悲身外物割及如血肉古德乃勇猛身首至不惜舍方駁希

有師視若平昔三乘四部文指血日涓滴遂令廣大心化為百
川滋豈知金剛身非損亦非益筆鮮氣尚生紙枯色將碧理性
與解，綵綵周身脉莫但觀同水欲作西江吸要知同一兩普
潤無所擇金山老僧書夜光仍四壁雄塔亭石函沈煩兩世續
何如監指頭已盡百千億披增上慢者五千同是席願堅祇受
心欢喜真終極

胡汝淳

現法之空云何也文四十九年舌散耳聲觀人之空云何阿難
如是我聞巖西流東誰解空法我知即是書寫受持讀誦講說
誰解生人我知即是利舌劈指瀉血燃身不說指節非隴屢函

此身中血非花上露則知紙割好妙語言是文非法亦非之法
如何即公以一毫刀成五大部來諸天龍空無不有有無不空
此則善解空有之紐也善住道人禮拜讚歎說長語已乃還其
經

王志堅

象生自有識神以來骨節高於毗富羅山身所出血過四大海
乃于此生寄寓之幻軀恹恹所不至可謂愚矣月印上人居
酒肉歌舞場中飲酒血寫此經作大苦行是為尤難公蘭若相
去不遠百武有古德華嚴金華學士所補書在焉此經可與姚
美余何幸得並見之

李之椿

虎丘為一片清涼地幾為烟粉練肉所仇然而忍草薙髮未嘗
不在余隨家君宿綠蔭堂得清月公手書血經百四十有九卷
而因有暢於忍與慈之說也不忍不能空諸一切不慈不能育
諸一切刺血是心即心是忍為心是血即血是慈請問月公還
是心上証如來還是指上証如來當應默然無語慈忍俱通

李汛芳

書寫一經半偈功德無量何況刺血寫經積至五大部實為希
有之事忘身為法我法并空無可言說但有讚歎

陳元泰

是五大部版冊流通遍滿天下何煩手寫縱爾手寫若松之烟
丹砂之末皆光滿毫而必指夫刺然縷血一點一畫一波一磔
積至一行乃至成卷、盈一百四十有九當刺寫時我佛如來
毛孔光中悉見悉知應大悲愍乃寫經者惟知有經了無痛覺
蓋彼發願寫是經典先捨是身何況縷血以此真化為神奇
報生身忍即報佛恩我身所有悉是經典凡經中字与子歸我
并此血本亦當捨却捨血者亦護如是

周永年

血之為物以榮膚髮以養筋骨滋長染業利以代墨釐以書經
淨目淨果一時俱結繇是而視染淨二法初無常性惟人取轉

生公之石開法點頭無情山肯得佛心隨澄公之筆滴血滿縷
無窮法水屬君手指從一點畫至五大部行、字、其數凡幾
為出佛口為出君手為無間說為無復說清書經者略為我答
我作是言謹口不送

釋法藏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指端一割血滔天五部何曾有一言利得金椎錄進點要君指
出向人前

釋大猷

法雨法雲何物化血汎遍滴太虛空龍華會上重開展爛熳千
函暎日紅

昔天竺慈雲大師發願偈云折骨出經等妙高志願為法月沙
斛是則刺血書一大藏經亦不為多割五指于手余草能以
三寸舌汎通大乘於月印師能無愧乎獨有合十頂禮懺悔而
已

釋傳燈

釋明河

眾生堅執相寶惜身血滴不肯捨即誠點缺安有耐
况與刀接况接之不已以至五大部經月印凡可謂希有矣
種勝因充成佛果誰有智者而不為此世人執我寶血終歸乾
鑿不過為荒塚燐火夜晶、而已安得如印公此舉仗光動地

哉

釋正性

昔我天台智者大師頂門血和五色香烟于香陀羅尼經永
鎮修禪間有大力之者欲擄置海南非本願力龍神勿與也今
吳門月印師割指血書五大部其本願力真與金地老人同一
肯綮永為虎丘常住龍神護持我願亦當如是

奉釋典諸部經并小祇園藏經闕中有述 王世貞

方廣宣妙覺總持諦真乘白馬叶休期金人榮奇禪德我末教
日聖澤漸以凌真跡蹈恒河狂颺吹慧燈我友修淨業懺懺思
函經真必具鴉摩居款一摩騰小果固有漏法施良足憑雖靡

布金田幸依化人城蒼松雲瀾、修竹風珠玲層閣騰廣除迴
流激清冷聞望陳天樂龍威警飛騰中有慈悲相恍發妙音聲
玉笈啟湖縹流紈染翰青彷彿貝葉端自然蓮花生如日懸中
天萬象惜光明稽首西足尊發此青有誠破除諸疑網摧伏群
魔兵前日獲心通後果希勝增願以一切智迴施一切情熾喚
西遊某金篋導前行九曜月起解怨親焄谷并執離文字間猶
為道好增曾溪倘吾許筌蹄詎堪微

墨書法華經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矣倒虛空多坐塔驚翻露
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空所觀豈定不差矣、青蓮毫末

現朕頭餘力更堪誇

寫塔童子

錢希言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
云欲得淨室為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
幅高麗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
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
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緻盡分明其下
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先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蕩口華
氏

敬法篇之感應緣

釋道世

唐吳郡陸懷素家自現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
烟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惟有
經字竟不被燒而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
妻之兄仁則嘗時日親於後具自言之

右出真報記

題金剛經塔

釋真可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開以這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
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一經、曳、宛轉橫斜
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現之則長空雁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
妙合則七空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

為基不生用處為用世尊未說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鑿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
此塔當机電掣豈無毒眼漫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
經余竊有喟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吹舟經逆漂墮意其竟
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流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
燈裊恹而撥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頑刻者施者受持者皆
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惡謔公案也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鄧迦光

金剛一經大寶真福故世好誦亦好寫然書者河沙而能書者
希青寶至於篆體則絕不多得矣凡夫善篆而此書更屬精嚴

必有青衣童子自化池出現手摩胸腋助之何可思議

吳都法乘卷第四

吳江州永年撰

應現

竺國吳邦孰剛異地示有改生無去來際今古異時聖凡
異位誰剛一如了無進退非顯神通非忘遊戲有大因緣
乃以身至廷應現第四

智積菩薩殿記

源觀

梁天監中以吳王錦娃宮故地為靈巖寺以成有異僧負鉢囊
以入懸殿廡下長身童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索筆墨
自圍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

無几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
於是道俗奔走來現皆首煇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
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因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
引至卧内僧索杯水啜之一喫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
林弗受願謂其弟曰我靈巖僧也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
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楚靈巖如約問僧
所念無有過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好畫
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
事排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
中文者之口見於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

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峰神院銘與中語賜今太傅咸安
王韓公薦先福更疏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齋
有殿在院之東廡庠垣破露不足以緝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
老智納飭其徒募眾力大之高覺巨捕雄視一方像設中巖雲
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
納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象生執迷展轉六趨出沒生
死莫覓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元
龍負嶽山鬼蘇垣卓錫而石象涌掉塵而雨花墜凡所見開月
悼齊喜技休佛命蘇心悔過五濁厭離如婦難出湯欣慕至道
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登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

施造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說骨所腐傳衣所腐在、處
、眩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恍如昔昔曾受佛記今獲林
大士泗州僧伽靈巖智積是也納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
服月異九所建立人功成之隆樓閣宇堂廣、我編准吳
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智積菩薩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泗州僧伽
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曰彼已有人矣由此名顯有
一頁姬慕其行嘗持角黍為供積受之姬曰得度至今上巳日
號智積誕辰聚數十百姬為角黍會

右姑蘇志人物類中野載如此而附註其下云孫天監中
靈巖山初造寺云、則仍如孫觀之說若寺觀類中則直
據記文以叙興建豈亦以野傳五異故兩存之耶
又按此院純用宋龔明之中吳紀關中語

鑿師齋姑蘇志

鑿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鑿師詣生曰汝
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鑿師自復告去曰吾廬於
靈巖寺之西廡久矣誕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得歸舊居
故來告別若越尉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
僧鑿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鑿者生始疑異至西廡下乃有

群僧畫像其一狀類鑿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
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宣
道鑿傳感通一之第九
僧贊寧

釋道鑿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廡下靈巖山寺踪迹神
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幾
日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且相與
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於東越守務治裝鑿負錫果告去
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鑿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
宗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
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教

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鑿上入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鑿馮疑異默而計曰鑿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鑿師貌同馮大驚嗟鑿師果異人歎且能降神與我丈丈之視其真相乎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聞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吳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宮過僧宿而於僧厨借筆研僧象皆不留意詰且僧徧搜索而止有各見殿隔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黧黑眉長

且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履神袈裟臂環大珠徒跣衣見驚憚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數者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晴夜殿中拈窠間有行道聲由是鳥雀不敢汚跡簷楹之間矣狀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皆見形謂一老姥曰百道好食美糗疑是聖者翌日持葷入做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蘇苜蓿角黍米滷之吳人謂之芙蓉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孩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過一僧分衛屈入逆甬水器含咽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若處何寺答曰百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即君為官江表

望入寺初尋斯頃已去未久洞補尚書祠部郎續建桂州庶使常念當年軟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託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律年無某者此僧也寺僧況其由致通感唯知陸捨名數萬倍香火之資却由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娑添油助爐意蓋油塗髮耳若無何其髮其卷而墮傳人功令禮懺劉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敎也近寺有陸宣者薄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浹今來相到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周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孺童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舍縋席之

物百姓惶惶莫敢為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羣飛越境鳥乾符五年寺象當詣闕乞鐘師寺差僧題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頭陳鳴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文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採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得同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合僧鐘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札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畫像此為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過者曰陸与馮此為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同

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帶之形或
怪差之質故全聞見必也有殊獲使博揚自然多說摩指千里
之外望日月以借同其時邊際靈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議
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之所傳聞異辭也

寒山拾得傳附見感通二之第十封于傳後

僧首字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蓋
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
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以拾取僧棧食菜
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自而去或廊下徐行
或時叫噪凌人或壁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撲掌呵

呵徐退避其布襦象落面貌枯瘠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
絳氣絕有所歸于佛理初聞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
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得言語不常或賦或否終不
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
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礼風狂僧耶土人連臂笑激出寺閉止復
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兼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結
茶巖石穴縫中獲日報汝諸人各努力其石穴縫泥然而合
青真踪跡乃全僧道超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
野人家崖壁野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寺
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為

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地世石句厓然雖体今巖下有
石亭而立現幽石馬

拾得者封于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追尋之
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收牛之豎委問瑞倪云無舍孤棄于
此封于攜至國清寺付與與座僧或人未認必可還之後沙門
靈增攝翼之令知食堂香灯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藥而
冷復呼橋陳如白小果聲聞德若無人執筋大策僧乃驅之
靈增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繞單盥滌全澤以
簡盛之寒山未必自而去又獲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鳥
鳥所取狼籍拾得以杖封之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

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
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中牒州縣郡符下云僧士隱道
菩薩應身宜用挂之號拾得為尉士又於寺莊牧牛歌咏呼天
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德
德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出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
故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我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止僧法號
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注修來感菩薩垂跡度曉時
道超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得詞附寒山集
中
系曰掛封于光天中遊遊京室知問丘寒山拾得俱唐宗朝入

也素何宣所高僧傳中開立武臣也是唐初人開立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改首也夫如是乃有二月姓名開立也又大馮社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碑仍建捨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茶時猶存未封于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捨也先天在而元和建為年壽捕長耶為隱頭不恒耶易象有之小孤法濟其此之謂乎

寒捨事與封于傳相出入仍節略封于傳文錄于後

釋封于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捨得多於僧厨執獲之泣二人晤語嗜聽者多不体解亦甚顛狂

合相親蓋月類相求耳時開立流出牧丹立將議中車苦頭疾差甚匠工寡救趨避于道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愚于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吹水噴之斯酒覺体中煩佳開立異之乃請于一言定此行之吉凶到任記謂文殊開立曰此菩薩何在曰因清寺厨執獲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于禪師曰有院在何野寒山捨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于舊院即經藏後今開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捨二人見在僧厨執後開立入于房唯見虎跡縱橫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圓炉之狀問立拜之二人連聲出叱後執開立于寮之若嬰瑞呵不已行曰封于饒舌

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傳又云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史官作封疆之封開立序三賢作豐捨之豐未和孰是

景德傳燈錄文與此詳略微異不復重錄

按姑蘇志云寒山禪寺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捨得嘗止此故名然不可考也竊以寺名寒山必有其故應化聖賢應現不恒一封于也既可天台沒而京兆出則寒捨也安知不石穴沒而楓橋出乎故於此應現篇中亦具錄二人本傳微叙行履至其語句尚有載在五灯會元者不盡錄

于歲管學和尚

于歲管學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臂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同名室學觀普問東遊此士入蜀禮普賢由大慈常不食日補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玉虛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建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復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音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有得日梁城遇導師恭祥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鄒峰登太白穿雁蕩盤礴於翠峰七十

二卷回赤城懸雲門法華諸賢流赤符大巖寺處返飛來栖
之石甯有行蓋支那四百州此中編緝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
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室巖與兩禪師友善每通問達白犬馳往
胡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却書至青猿洗鉢四師
所經處後皆成空坊顯慶二年正巨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
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深浴易衣跣坐謂雲
曰吾往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
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刹浮長老
自雲門至塔所祀曰巖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
金浮即持往秦壁山建塔塔波奉巖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矣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
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右五燈會元西天東土應化聖賢中所載如此雖第曰如
吳不言其嘗遊止柯町然吾吳要亦是和尚過化之地矣
故具錄其終始

吳都法乘卷第五

龍燈

吳江周承年撰

一葦渡江綠不與武百鳥御花蘇未見禪佩印授衣拈花
結果五傳五家橫豎皆五向下見孫辨乞宿主不問諸方
止論江左述龍燈第五

鍾山曇瑱禪師四祖下二世融禪師法嗣

金陵鍾山曇瑱禪師者吳郡人也祖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
奇之乃告之曰色替為無生之禍毒受想是至人之坑堦子知
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菴瓦在
以終老為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自此華遠後何山莊首座章悉按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
公五燈會元所載指善知識允出生于我吳也家于我吳
得法于我吳開法于我吳者皆依文採入不敢擅加節略
焉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未多一語云壽六十二

按錄傳燈者多詳于機緣傳高僧者多詳于行履故凡兩
見者必兩存之如瑱師之類是也

曇瑱傳習禪一之第六

僧贊寧

釋曇瑱俗姓顧氏吳郡人也登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



之勳尚書有擬濟之卷衣冠昂曾太嶽峻峰之高今問徽猷
江漢為南國之紀里表降精靈祇祉德傳胎教者符夢徽玄
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河之氣特受異准生而不凡極深之
日而童叟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温恭而克
明神器夙以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秘藏一日
萬言不逾歲叙而大經海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
融大師融醇懿環雄東夏之達磨欽梵懂寶柱大海津梁目以
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為無生之禍毒受想長至人之坑穽致遠
多泥子不揚乎璀璨而著之直繼得上食甘露味飲蒲首漿猶
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延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
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
左名德建業如禪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
歸則天皇母臨朝藝行佛事高其道崇周動詔書時攝霞約法
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朝天坑詔皇明恐未然也權曰岐伯
辭帝舜之師于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
下山而徵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車輪東周考槃雲笈後止
于竹林之廬普字蓋岳而告者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
之融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
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
建塔士庶舍啟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願等刻石紀事奉金

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遊想悅而久
之衰德尚脩精成厥美焉

唯道欽禪師四祖下七世
齊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
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温粹真法寶也師感悟目
求為弟子素影與落髮乃成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而止師遂
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曰悶然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蓮塵馬祖令人送香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曰忠國師聞
猶被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乃云欽師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歲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
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戲口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
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孺相之所能為公於是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
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
以起師曰擅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首道帝悅謂國師曰汝錫
欽師一名國師故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
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少崔趙公問一段多壽七十有九

一語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地僑雅祖考皆達玄儒而
 傲晚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怒夢蓮花生於庭際日折一房
 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最童癩及造地珠歲在於醫辦則好為
 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無文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做
 裝赴京師路由丹徒日過鶴林東祥師默識玄鑿知有異操乃
 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
 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
 教與人為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祥領徑直之一言赴周旋之
 三學自此辭事南征素日汝乘汎而行途徑即心後到厥安親

東北之高巒乃天月之方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桂錫於
 此見苦蓋履置網屑近而莫若介然而坐時兩雪才霄尋無烟
 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
 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岩前臨海全吳貞捨別墅以資
 之自盛感化恭學者眾代宗肅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
 下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
 企渴仰懸有盛必通國亦大慶福和尚速降中天盡朕歸向
 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
 奉臨師得安否達此不多及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門淨院
 安置官吏不許謁見廢師心力弟子不覺多少聽其隨侍帝見

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勸至司徒揚館篤情道拒行出人表一見
 欽於眾退而歎曰此實才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
 緡繒陳設御饌皆推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惟用
 陶器行少飲知足無以傳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國師
 曰欲賜欽名乎詔賜號國一為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重書並
 幣并慶賜豐厚欽之在宋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聞執
 弟子禮者相國崔源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准而南婦
 人礼乞疏皆月之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
 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況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
 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脫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野度弟

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禪師恭學范陽吉山悟禪師次清勝
 廣教禪師于時奉養私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
 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履之間又
 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避他野及其入長安長鳴三
 日而絕今雞象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
 塔中塑師之貌凭机猶生鳥抗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叛
 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窺
 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窺而去刺史王頌撰
 碑述德比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元亮故相李吉甫且丹
 各有碑碣焉

崑山志懷釋傳云禪師圓明人姓朱母管氏夢蓮生戶樞
目生敵早從儒教年二十二遇素禪師授戶樞之典庭際
二十二之歲二十八皆稍異此傳

唐徑山國一欽禪師

釋元欽

師名道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年二十八即首于禮
邦道由丹徒遇鶴林言素禪師得指入道之要遂出家大悟宗
旨久之辭去素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至貼安東北山下
問途於樵者曰此徑山也師自東北而登涉重岡西至高峰北
巖中腹石床而坐時有老人素衣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
吾屬五百皆不安居當挈婦天日願以此地為立錫之所言訖

不見北峰之陽有草庵可居蓋龍所造也大曆三年代宗詔至
闕下禮遇有加一日在內廷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棟
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奮道帝悅賜號國一逾年辭歸杭州郡
其菴所建寺是為開山始祖示寂後謚大覺
替曰代有覺士出於文儒宴坐獲徑龍曠厥居珠淵鱗化為
精廬國一之號帝賜不誣

國一禪師

慧明之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為僧受業於某禪寺法
名道欽目遊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心
既至獲徑遂借龍潭築庵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

薦巖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印宗和尚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

博學錄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理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教居大教愛寺因辭往新泰謂惠大
師後於廣州法性寺清涅經過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
為傳法師又探自梁至唐諸才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
先天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終於金縢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
稽王師乾立塔銘

按六祖章云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月居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當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簷聞

二僧對論一云禱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
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吾直以風禱非動一自心耳印宗竊
聆此語球然置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禱之義師具以理
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應所陸
直叙得法目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礼清受禪要乃告四
眾曰印宗身是凡夫今遇向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
即此是也日請出好傳信衣送令曉礼至正月十五日會
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戒
戒其戒壇即朱朝求那跋陀三藏之冊置也三藏記云後
當有向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

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海上乘度無量衆師身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陵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此童時云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其詳蓋如此故具錄之

印宗傳義解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印宗姓印氏字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成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子為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儲海檀香未童子跪授付劉願儼蓮檀俗間食味隔在唐

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未最精講者理解經成亨元年在京都鼓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新春東山忍大師諮受律法復於番禺遇惠能禪師問答之間後請玄理還鄉地利火王冑礼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緇物名入乃造慈氏大像好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焉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印宗法師見竹窓二筆

釋祥宏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賸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瑤語印宗聞而延之即為剃染礼請陞座說法人若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慧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已從人一至於是乎六祖固古佛之疏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傳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靈雲頌古第三十九條

釋圓悟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懷集四會之間扁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刺繡閣二僧對論一言禪動一言風動

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流俗輒預高論多直以風禪非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疎致異之遂問其由祖笑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風幡非動、自心造、高量箇、欣爭似當時印宗者一聞人語便知人

西祥和尚南嶽下三世南泉而祥師法嗣

蘇州西祥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礼拜竟恭雪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祥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

福峰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麼事僧崇前
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裡人家男女
百口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凡觀人家男女大
地林池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
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箇
眼汝向甚麼處躡坐僧無語

楚南禪師懷師第四世
善原善是禪師法嗣

出景誌
博燈錄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闍十人也姓張氏自髫髻投開元寺曇
滿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
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机遂渴芙蓉芙蓉見曰

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而恭黃檗黃檗垂問曰
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
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我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中
侍盥晨晡清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沒窟林谷暨大中初和
國裴公休出換宛陵清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旌抵姑蘇報
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是不踰關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
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道雲院振舊檗玄風一日師上
堂曰諸子汝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
一舍修無漏道免使人天因果糾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師
曰未有聞發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准人休師曰休者亦無聞

如何是易師曰著衣與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
煉項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
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五佛好護
念師難應机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決旬光收三年錢
玉請下山世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眾
寂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
二月宣州孫儒魁錢塘吳士發塔觀全身示散爪髮俱長謝罪
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被邪論一卷行于世
五燈會元止具机緣語句不及中間住處便与我吳無涉
故特錄此章慈宋高僧傳文

楚南傳道法篇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楚南闍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髻其親於父母前新志出
出家披開元寺曇滿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呀經觀報誦於
口執中侍數洒掃應對頗能謹思迨于冠歲乃落髮為詣五臺
登戒就趙郡李相部律性上都學淨名經一經略通宗旨
則知攝机不甘為漸教縛逆性芙蓉山根性未終謁黃檗山禪
師問答雖多机且頓了後值武宗廢教南遊溪窟林谷大異中
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換宛陵清黃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
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不踰關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
州太守周慎獨獨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

蘇合徐正元與紫溪成符鏡京同名技于頃意靈院訓永禪使
之外惟撥在定逾月或決旬光啟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
請下山供祀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到春紫衣文德
六年二月忽復紅霞堂室二處歎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
衆後於禪林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
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
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商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商公平
昔著履若經品頌偈一卷被邪論一卷以杖格異宗外敵見貴
於時也

禪貴休禪師未詳法嗣

祥月曹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
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_{能有人知}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萬壽寺有祥月闍祥月者唐僧曹休
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為僧備泰名德又善作詩文有
五藏集行於世性好因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
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值有僧之曰師之相乃是遂
如所告日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
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曹休傳雜科聲德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曹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惟愛

之投本縣和安寺國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
耳好製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髮鄴院而居每痛難論詩互
終身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持名聲動於時乃往
法華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著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誦
相篤重次太守符璩開洗懺戒法命休為監壇為乾寧初實志
擢吳越武肅王錢氏曰獻詩五章八句甚愜旨遣贈亦豐王
立去偽劫朝姓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符校姓
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
似之狀可觀及象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
必祈夢得應真觀方成之與常休不同有此遊豎歎與唐安寺

蘭閣黎道令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師成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
置時內翰吳融官相遇性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
寧三年也尋破誣譖於荆師勳休於功安靜忙中題觀子曰入
塵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得周楷偽邀四方醫士得休
甚喜或被禮遇賜齋隆洽暑疏祥月大師習主常呼為得來
和尚時韋蕞舉其美疏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休壘
不下二季白質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好居春秋八十一男主
憐但一皆官英塔疏白蓮於成都北門外昇遠為浮圖乃偽男
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冬可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墨域蔡眉
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韋蕞嘗贈詩曰豈是為

窮常見隔只應堪酒不相通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述好事者傳說曰善休是也善觀休真相肥而姓蜀宰相王錯作諸墨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沈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休也

姑蘇志云青休安人善詩存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祥月閣曰稱祥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周以足之今其畫本尚傳據志則祥月之禱曰所居閣而得據傳則祥月之號為蜀王氏好暑此志傳之好為異也若畫像一節傳止述其夢得而志無記其臨水則志又有以補傳之所

不及矣

化請全德禪師南嶽下六世口滿仰宗南塔浦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德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鄞州塔曰鄞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誑塔雖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華建庵周祥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屎林也師後還故園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夫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成行周雲奉

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嘗好甚麼師曰眼裡腫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別無歡也師曰問取黃葉白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散子滿盤紅問七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那不受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塞港谷裡聞聲志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曰吾非飾讓也處後人傲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覆竹木

崇德傳燈錄云文曾取師隨王緣章聞禪會之盛遂啟來

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親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以下文同不重錄中云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屎林也此少此一轉語未云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咸啟禪師潤山良介禪師法嗣原第五世

出景德傳燈錄

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澗無念玉鑲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高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上來請師的師曰我這裡一厨便了有什

麼尊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
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五燈會元云註先住蘇州寶華山故特錄此章

全付傳習禪六之第十二

僧荀家

釋全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于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
世之志自求出家父愠形于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
許之遂詣江夏授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
平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與夜寐珠於犀童及長為之落
飾尋登戒度未師誦謹檢身誦至問法無厭厭見性不難疑清
平領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範不望繫於此

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
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報然器重之奉、伏膺
栖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廷應國禪院請付居之
禪校子來堂室眾滿揚宰罷任其卿人復於鶴湖山建院迎以
岩之巖使上開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膺至請問者皆進皆不
我屈豈多讓於前輩乎有月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
任緣狗世願師歸歟遂到鶴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
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塘成將開雲峰山
建清化禪院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賜以紫袈裟付上
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崇其賜而飾讓

也恐後人之傲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用讓之付

不以情恣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居院之殿宇堂室
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峰清化禪院雲水之侶福
溪橋、不致將稱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眾曰生也
法超凌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
震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婦室于山之北鳩弟子
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僧主景征為塔銘建隆
二年立

張慧發禪師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發禪師杭州監官人也姓孫氏稟性高澹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泰祥苑後泰靈雲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雲曰驅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
間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佑起拂子呀
打拳舉謂玄沙曰此子撒去也沙曰未可比是意識著迷更
酒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借頭陀未肯汝在
汝實有正悟對象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有
肯乃方親首時認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裡冰峰乃頑沙曰不
可更受意識著迷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峰
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奉茶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清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與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說上座
曰這裡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
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抵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祥瑞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
白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這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後雖有此語未必有德麼事師曰若我者前程全有開教師與
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抵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德意作麼生師來住雪
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往括慶開堂日公

朝服起隔白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說拜師曰雖然如此也
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
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
敢道太師不在否傳法眼列之大問師請居長慶號起覺大師上
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惹麼若不想惹欺慢兄弟去也祇今有甚
麼事莫有室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
是利根蠢學不到這裡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裡聽滿
也做號奴捨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
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名言妙
義教有巧捨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裡乘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乘底事
師曰與茶去請和為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
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子僧不語師曰汝更問
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靈醉而坐僧禮拜師曰汝非麼注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德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今古中有甚麼節要齊
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
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安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
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象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
肩過一生泰學事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覓

春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向甚
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
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
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通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
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項開却法堂門何以道盡法
無氏僧問不怕無氏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拖似今日老胡有理保福
曰熱似今日老胡絕望見語不是相見語是相安國瑞和尚得師
號師去作智圓出接師曰師號來和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這問僧甚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琢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道和尚若行此棒不
慮受久天供養師曰幾今汝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指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此是難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到云縱
亦不敢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慈頭備山曰拙布
置師曰還宿入也無山乃叫上堂集眾大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
對僧問如何要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到云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還化

僧問保福拋却教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教漏子裡法眼到云那箇問師夫在氏稱師道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曰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四信須史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四信師
曰却請昨日四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
懼大師意否師曰猶較心子法眼到云這一轉曰未審大師意
首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汲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窳王氏建塔

景德傳燈錄云唐乾符五年入關中訪靈雲尚有凝滯後
之雪峰疑情氷釋曰問從上諸聖傳示一路請垂指示雪

峯默然師鼓禮而退雪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盤裏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
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雪峰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峰
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醉闕未嘗爽於去
首乃建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
時認向途中兔今日看如火裏冰師在西院以下文用不
重錄

末云僧舉高麗有僧造一現音像於明州上耶象力昇不
起月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為什麼不肯去
高麗師曰現身難普觀相生偏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

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
若不如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護師兩處開法徒眾一千五百
化行開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
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五王氏建塔

先開國智禪師長慶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長慶禪師法嗣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建幸洪井入
山瞻謁請上堂全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
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松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
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景德傳燈錄云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

家受具入長慶之室竈契真要初結庵於慶州山二十
戴道聲擬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法使編錄
國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以下文同不重錄

慧機傳習祥大之第十

僧贊寧

釋慧機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此日
後胡抗節於吳苑通吉寺登戒已開南方有祥學遂遊周嶺
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者
來火裡冰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於
莊象州刺史王延彬名機住昭慶院祥子委翰唯慶後至及於
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慈悲

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
日長往春秋七十有九僧臘六十開國王氏私誅之大師號觀
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為碑紀德云

永真禪師青原下六世○曹洞宗
靈巖禪師注嗣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錄若差鄉閩萬里直須懸崖撒手
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歎君不得非常之音人烏慶哉問道無橫
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曰僧曰此
猶是橫徑師曰令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錢山夜頓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
門

天竺子儀青原下七世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祥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
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菜乞師非時答
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肯力師於
此有省後曰浙十錢忠懿王命開法子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
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怪于祥機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
翻成吃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
誰之子還有初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
維摩默師曰誇口文殊曰何謂師曰月葉領過日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并霞燒木佛意
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爐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
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師
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起此處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
德慶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慶生僧問指師便喝將
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携履已歸西園去此山空
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鐘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敢將不忍
珠曰或遇良杼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真問世尊入滅
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裏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嘗必定何之師

子 255-233

曰朱冥瑣動風驚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我歸處東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清濃煎睡後茶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末云師迴故里羅歷三年示滅門人

關維收舍利建塔

酒遇賢禪師清原下八世龍華球禪師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復拳七歲嘗沈大湖而衣不凋逆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刺染圓具性泰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道俗因號酒仙得日綠水紅桃華前街後

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奉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撥破摩宴全教却恁麼拈取酒蒲枕頭取揚子江頭浪最浪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返玉山還報須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青買珠砂畫月莫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沈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長伸兩脚眠一箇音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烟雨濛、有不有空不空空籠籠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吃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顧起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酣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寢今掌右舉去張其口而化

大明一統志

遇賢姓林氏宋建隆初來居長洲之明覺禪院嘗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禍福多驗以符治病必痊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稱馬於人而人不知可自來

林酒仙

龔明之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量具

多美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自國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雜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揚子江頭浪最浪行人到此盡沈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思事歎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來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又

劉鳳

蘇有林酒仙者聞金先生時勉言其又異甚多嘗往采一酒家謂其人曰爾某日有震厄即至其所宴坐雷聲殷、不敢作色

罵曰辟支佛在此敢爾遂殺然月起日免矣其事亦時聞人
道之云

林酒仙 蘇志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少弱
水泝流復還遂出家郡城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為林酒仙醉則
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者書符與
之立愈即守梅詢贈以詩曰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處重貌稜
紅塵酒海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初郡中有虎為害遇解
見之騎以出城其害遂息一日度江風濤大作再將獲遇解解
裝裝為帆風浪便止其神異多類此遇賢顏貌奇怪口可容隻

拳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甍報碎之人問其故
答曰世路不平爾即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
甚謹賢持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
乃大吐石臼中噓以紙封開三日啟視則已結如鷄子林幾度
痢大行人服其一七即痊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日沐
浴而化七月身不敬倒顏色如生其徒火之取其骨塑為像今
存寺中

正希奉祥師清原下九世。法眼宗
勤希奉祥師清涼蓋祥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祥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
欠無餘又道一、法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惟法起滅

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
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休道人身難得正道難聞莫
用爭鬧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盡須還他上座要
公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
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來雲集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得何付
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
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
是合道之吉師曰汝問我答問灵山会上之業親聞未審今日
誰人得聞師曰之業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

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女
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忘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
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問如何
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為甚麼不識師
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恁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念我語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章首多一語云住本院為第二世

福結明祥師清原下九世。法眼宗
蘇州薦福院結明祥師州符到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晉靈顯禪師青原下九世口雲門宗

明州雲竇重顯禪師遂家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鏡上人出家
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机辯無敵咸知法器
舍指南遊首造智門耶仲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名師近
前師繞近前門以拂子蓋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
出住翠峰後遂雲竇開堂日於法座前俯視大眾曰若論本分
相見不沈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
諸佛圖土一時現前各子細觀聽其或墮際未知不免拖泥
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推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
委在今日放行則无碍生先抱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教活

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雲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擾遠風曰恁麼則雲散家
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
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抵恁麼別有在師曰射
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筆臨筵如何即是
師曰清風未未休曰恁麼則得過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視大眾曰人天普集今發明
箇甚麼事為可互分賓主馳聘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禪騰今古把定乾坤千眼紙言自知五葉莫能建立所
以聲前悟者猶是顧鑿之端言下知宗尚味識情之表諸人要

知真矣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取未明，取既辯明得就
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念師
白頭上環，問達磨來來時如何師曰獲啼古木曰來後如何
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裡曰見後如何師曰穿
過襪襪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捧僧曰豈無方便師
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爾重公案
白請師不答話師亦捧問古人道北斗裡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千關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地
絕一絲頭紙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白赤不如語五曰學
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
莫抵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鑿鏡
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開布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師曰到下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多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鉢捧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
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既
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
筋右眼快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遣點額曰學

人不合師曰退水麓鱗問家，麓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却帽穿
雲去曰如何頌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
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此盧底人師還接君師曰彼勸送別滿湖
听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
若虛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迎迎師曰定花板上曰
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要
吹毛劍師曰若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曰一唯乃曰大衆前共
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日底眼不勞世出
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者即燒却尚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
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案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

輕閃爍復云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
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唯一唯復曰維摩大士去
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
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
却願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座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上堂十方無塵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塵處見客或若道得
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底佛祖不敢近為甚塵
塵脚不起神通遊戲的鬼神不能測為甚塵下脚不得在鏡十
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付來多
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

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
兩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
為瑞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
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
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志語
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
至期與沐攝衣北首而遊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雪竇顯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於李
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立空父母不能奪竟依

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銳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歷年
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者解后覺銳嘗
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拓樹子目錄記
得吾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誇先師好法眼捕手曰真自師子窟
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首安在顯曰宗門却場那
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窳侍其旁輒匿笑而去
客退顯歎之曰我偶客語而乃敢慢笑，何事時曰笑知客智
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
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灵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隱異
之結以為友顯感年工翰墨作為法句進慕祥月休公嘗遊廬

山棲習時誤禪師居烏簡嚴少接納顯義並不合作師子峰詩
攬之師子峰在日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
在千峰上不得雲攀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
師顯休於山前莊達岳先往撰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遊至復
州北塔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
見高學者莫能觀其机顯後道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
興登天台雁蕩曾公曰灵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
顯至灵隱三年陸沈眾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討顯於灵隱無
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抹厨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

所附書顯神細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本曰熱行
脚人於世無
求教希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公翠峰虛席舉顯出世間
法日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
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子細覘瞻其或渡
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眾曰人天普集合
發明何事豈可五分賓主馳聘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千古地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好
以聲前悟音猶迷顧登之端言下知歸尚味識情之表諸人要
識真真相為度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山形自照常光現前箇
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辯、取未明、取既辨明得便能

截生死流諸佛祖位妙圓起悟正在此時塔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後往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
座下疏雲門中興顯常經行植杖眾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体露金風雪門答遮僧耶為解說耶有宗
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幣地也於是令槌鼓眾集顯曰大眾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
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顯光欲得發揚宗風幸爾特升
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
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存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
神光射斗牛于兵難易得一存實難求便下座一眾大驚養年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為道日指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
點不指磨會生逐日已、去要不回頭爭奈何餘數揚宗古妙
語編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
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墮于
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
付懷、不忍食之私投江中父怒答詈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
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遊緩象中望
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并拈懷背曰臨

濟德山法恢初未喻問者宿者宿曰汝其當宿祥宗乎行矣勿
滯于此懷初謁荆州金鑿善祥師不契後謁葉縣者祥師又不
契東遊至翠峰翠峰表感懷當學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
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
捕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
然諸方服其精識有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
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
州佛日山迎佛養侍藥劑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
已到衆才問即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

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遷振宗
大師

贊曰子觀雪審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
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不日緇
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得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
焚書豈不誤哉愁予聞菩薩宏法為內外道皆本願力故曾集
簡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奇烈者耶

明覺

王 鑿 澤 編

明覺顯琬雪竇居莫壘山翠峰寺演法有龍出井羅漢亦隱樹
而極時寺集千僧有天衣懷祥師願汲水供衆久而無倦忽送

跌而化桶邊白蓮花

明覺

師到太湖有舍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春后起檢問平官今日
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后
行方覺主人寬師多舍人舍人擡頭師指志云根衲子齋他
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出宗門統要

天義懷祥師青原下十世口雷門宗
雲竇顯祥師法嗣

趙州天衣義懷祥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如夢星
瑠子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賣之師

不忍乃和故江中父怒答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崇德寺
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揭金鑿善業縣者皆蒙印可遂由洛
抵龍門復至都下欲離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辨師肯曰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
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
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許多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
汝重罪過汝也沒重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環語
莫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日汲水折擔
忽悟作授机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萬何拳頭擗足立驪龍領

下李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開拈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
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
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知有曰任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加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種種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
初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者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養若作
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眉且作麼生即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為宗師頭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過賊即貴過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
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過賊即貴握土成金過貴即賤成土成土
老僧亦不能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
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亦不成金成工
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
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誰然如此打破大散闊幾箇迷
途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由影之
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截鶴鹿豕盈窟遊行
也百醜千拙奴來也學拳用之則敵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恭上堂禪禪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色
蕉開雷開葵花向日轉諸仁者芭蕉開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
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
三取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
不見佛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
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恭上堂夜來寒霜灑冽黃河凍結陝府
鐵牛腰折蓋道女媧煉日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
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道這一窺與大地人出氣恭上堂
虛明自然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恭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
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朗暗不叔智出聖凡瞞愚

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索
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浴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教連根苦上堂無
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報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
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
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毛頭陀見處亦真鷄
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裡洗土塊
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脫濟誰然
丈夫爭似鬪宿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真此遠天山僧

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亦審是苦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日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間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言語逸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省甚麼又曰雪魄連宵叫瑞鳩終夜啼圓通阿大啟何事隔雪泥晚年以疾居地場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連其歸及踵問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託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蓋嶽三更返鏡圓折驪龍角才問那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執寢推枕而寤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祥師

禪師之載於淨土善人歌者有天衣懷圓照本二人關於我吳各附錄其文於本章之後

天衣義懷禪師淨土善人歌

釋道衍

五遷名利萃英賢淨土兼修不礙禪監赴拳頭推枕化寶花池上綻青蓮

義懷禪師温州樂清人也父以漁為業懷稚時坐船尾隨父漁得魚即付懷不忍事之私投江中父起棹罵樂而無悔逆辭親出家依景德寺僧天聖中試經得度稟法於翠峰顯

祥師九五住道場晚居池州杉山庵化入舍博有勸修淨土故未寂之夕其徒智才問靈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監拳示之推枕而逝

明通金典座青原下十世口靈門宗雪竇頭禪師法嗣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海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要一日欲往訊遇之嚴新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叅少聞去方大致謝覺曰即今覺曰這裡容和尚不得

長朋房禪師青原下十世口法眼宗天台教團師法嗣

蘇州長壽院明房廣法禪師永嘉蔡氏子僧問如何是首師

白四樓塌地問如何是絕緣亮底法師曰大地山河曰德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德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試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景德傳燈錄青原第七世温州瑞峰院神祿禪師章云溫

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建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于瑞巖久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

曰蕭然獨處意沈吟推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彦上座講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名曰朋彦，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彦於是

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大

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又本章云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

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智和尚後因慧明祥

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宣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開法盛化

姑蘇節帥錢仁奉禮聖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署廣法

大師以下文周不重錄

末云師建隆三年辛酉以往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

其年四月六月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借希辨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
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蒙開持頃雖待立於因師
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
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
者道匪此人具眼不具眼有省主義無省主義既學初机必須
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德慶剛開黎怪老僧
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
吳越王入觀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
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
創觀海園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二年八月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景德傳燈錄云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秋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

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

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以下文周不重錄

末云壽七十七臘六十三

姑蘇志云希辨吳越忠懿王子也為寶嚴院於常熟聽律

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

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觀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尋還

故剎御書急就章道還諡寂藏諡賜之

永道原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蘇州永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

學人初机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師即進景德傳燈錄者

翠峯慧顯禪師

劉鳳

翠峯慧顯禪師僧問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之德慶剛

五祖嫡子也曰猿嘯老松枝

定慧道海禪師

劉鳳

定慧道海禪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什麼生是的旨師曰達
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問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萬德興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何是佛師？曰：大眾一時瞻仰，問如

何是和尚？為一人。曰：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

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溪山，此為巖拙。何期今日，入到

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方明露現。未審諸人，何誰

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象。世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洞慧月禪師南嶽下十世。臨濟宗。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

何師曰：既却籠頭却却角，馱口抄出虛空去處。盡聞香師曰：

雲愁聞兔笑，雲雁翻體。師問和尚：未見谷德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登山遠曰：見後加何師曰：驅。信馬蹄。

西余端禪師

釋惠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美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

皮時，著之。因以為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峰月禪師。西余去

湖州，塞通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捧逐之。從人乞錢，得即

以散。飢寒者，錢糲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

而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執運竟為避。卒收糲父

吏，連客見之，問故曰：煩著錢。公本來赴齋，中途奸情事發，請

自飯糲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習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

持瓦聽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鷄為狸害，法不可食。將糲水中。

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得，乃可矣。端跪作，祭文曰：維是

崇，有鷹鴉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

奉為轉化，檀越施肚為汝作棺。材一本云：聞無可布，言卒。携

鷄去，以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之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快

日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

必歌之，連耳有狂僧，號曰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

妄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當與厥時，如何

是佛？曰：頭不能遮，對端播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據

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拈住曰：如何是

佛？不托擬議，端躍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夢老撰疏。

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隨僧官宣。至此以手柳榆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滿

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大象難然，緝善端，顧笑曰：我觀法

王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由飯端嘆，託得曰：章惇章惇，請我

看噴，我却與素汝部。與章子厚為大笑，時曰：太尉吉甫，亦由丹陽

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堵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

十年，子厚稱緝，銀可忌憂，秘康得仙，竟作劍解。端託偈曰：章公

好學仙，公好生禪。徐士喻，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為笑。

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結蘇見端於甘露。曰：汝

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鼓耳曰：村裡師

子村裡美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穢倒不受人取奉
直饒美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團圓照粹美不悟其訛也端
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
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
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復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
淡千古意分明少游肯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如病
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為戲語請說得端索筆大
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
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
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遷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為散聖

劉鳳吳釋傳云師子淨端禪師安吉州人丞相章公慕其
道躬請開法吳山門風盛播

浮山遠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
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
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者若為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
斷髮受具足戒謂汾州公又謂汝海省公皆受記前天禧中
遊襄漢隋鄧至大陽机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款曰吾老矣洞
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史續示之遠曰當為持
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

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沒畚園吳根其尾云
得法者潛象十年方可關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
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
住浮山既者退休於會聖巖日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
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机語泰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
曰佛法威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
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復鑲帶其九
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
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
分明却請出來說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

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博法大衆到此如
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
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来作境語會
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玩月生角
象被雷驚筆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
云犀因玩月生角象被雷驚筆入牙也
遠玉骨揮矚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
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茶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
曰茶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茶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机不壞若是緞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的
只解開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彭局破後徒芳

連幹所以道肥遠易得瘦壯難求思行則往、夫黏心虎魄而時
、頭撞珠誇國手護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
歎久之遠得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稱曰黃金打作
鑰石箸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嗟
又作明安延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
馬火中斯遠雅自稱紫石野人後時也七十餘少時與遠觀類
公薛大頭七八輩遊學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衣以其晚走事
疏遠錄公

法遠載於蘇志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遊并州從嵩禪師受具足戒來
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
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修嘗造其室因與客茶遠坐傍修請其
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修嘉之所著有偈語妙
矣

浙應祥人物志云皇祐初天平山為范文正功德寺請之

開山遊住天平

聽道人

沙門靈鑑

師諱德飽姓仰氏姑蘇張潭人七歲舍家入杭州慈光院十三
受具戒於梵天寺既而志樂禪寂叅求知識益熱心印太平興

國三年來抵雲間尋躬子祖師遺跡邑人范仁寵為選勝地曰
住余山之東峰茅茨不剪室僅容身未嘗沐浴惟好宴坐人未
知識也一日有禪者造之目觀經卷題之舍下塵積且厚逆問
之曰此佛經也人皆看之師獨如此何也乃笑而答曰若人之
讀書信既知之矣可再讀耶嘗曰古人責行吾何言哉其他問
者皆默如也目是人始奇之咸平中天旱人飢盜且作矣室屋
四面竹木突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師或經行虎
常前後似其馴養故人益奇之嘗遇冬月雪頃聞戶四十五日
人無敢叩其室者有夏氏子素稱其高節欲廣其所居堅不從
乃止天禧元年正月朔旦自言今歲將去不住此矣耆老由住

默然不答果是歲七月初六日坐滅山十三日卷脫如坐俗年
七十二僧臘六十二縣尉劉瀨施俸錢率戶人于山之西峰構
方壩全有以安之今近塔廟而遷尊毘尼制也銘曰吉簡而浚
行清而孤方高無級師之墳

青浦志云二虎大青小青侍焉

海贊元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石霜圖禪師法嗣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高也夙修
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聞里緝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
遊方遠造石霜晤於丈室慧明一見曰好者槽殿師逆作驢
鳴明白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逆水搬柴不憚寒暑悉

也窮親求道後出世蕪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
授綱宗要机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
德望特奏章服師疏公又聖辭賜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
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溪
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執待師曰山
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自處師曰驢胎馬腹問曾祖面
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利
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葉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
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饒驢騾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

化丞相王公慟哭於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有稱德有緇有白未
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視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蔣山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後林傳大士之遺孫也三歲
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遲重閉靜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遊方至石
霜謁慈明禪師叅破新沘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與俱及
致奠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九事蔣山心禪師心攻以元

繼其席舒任初丁太夫人憂請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問祖師
意音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敏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
生來想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
氣遺後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
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起
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
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
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首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
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
僧棧報火厨庫且及潮音堂眾吐飯齋苦蜂窠噉聞而元嘆

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
即自斃尸相枕左右支報文武於道自白下門辭從而歸元過
其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
如平日於是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慎許可
見元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周請為說元
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
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於涓滴清靜心中無波動念
危乎哉我善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
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
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

之法猶謂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罷政府，真至石頂，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王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東偏，從官皆滿坐。王環視問元何在，侍者對曰：已寢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中文十年，稍覺煩動，即遣元相向，點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亦隨緣起自祥深。昔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為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辭巖，俄化。王哭之，塲塔于壽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合響，似谷應聲，蓋為

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提衲僧，門下天地懸珠。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出

定起信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蘇州定慧院起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如意旨如何。師曰：杖，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念起，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初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西天北土，上堂泥蛇咬石，驚蟻柱杖，叫酒甯打一棒。闍老呵，笑忝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杖一過，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若休，若去，上堂鶯聲聞，蟬聲急，水鳥毛頭不濕，鶯鶯飛入蘆花叢，雲

月交輝俱不及味

劉鳳吳釋傳云：定慧寺由起信海印禪師開創，師桂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杖，帶泪痕。今其禪坐處，尚有遺跡。元季中峯和尚亦嘗於此坐。座說法中峯又於城西近直紅橋建庵，趙松雪馮海粟諸名士相與助之。云：手自斲，今為勢家墟，庵廢矣。

蘇州定慧信禪師

釋曉瑩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頃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一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誰知普化。摺鈴鐺，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

少，胤肩揹毳袍，看經嫌字小。門事受聲高，暮日終無厭。登階漸覺老，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為明眼宗，正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右出羅湖野錄

瑞月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岸市過。

若善端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蘇州嶺般若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

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

簪花火裡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海

薦亮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胎濟宗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

恁麼問曰莫執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違穿耳客

表法齊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曰明二論專置遊方受

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

法座主問今公請命曰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

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

生為甚麼都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末云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

本院劉劉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

八十九臘七十二

慧叢海印法安禪師

劉鳳

崑山慧叢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漫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

師曰兩彩一簪云白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更不疑師曰汝

向甚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空枝師曰汝三十棒

翠峰山洪禪師

劉鳳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罵鳥語不

見報春來問如何是西來境師曰堪嗟立雪僧

峯顛進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光峰顛是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之師一接師曰去問

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光峰高窺

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問雷聲示衆

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

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

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裡用不着問

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來後僧問

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道意落在

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愆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周知

去處要知去處廢更不用久立點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

若也入得不用排徊踏上座還向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可

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勤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切久止珍重

顛進

顛進疏寶雲俗姓陳世為吳人八歲出家二十受具戒服勤諸

律心大而行業修明要與通圓覺起信等經論契衣纈食自

給再問道於覺新禪師師以法印示之遂臻妙悟後居光峰為

人師學者去來嘗數千人為其賦字而還無所苦久之示寂

皇祐中尉馬都尉李某以遺續入廣燈仁宗統為叔以冠之
聖志昇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
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嗚呼平等法門絕前
線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慧慈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燈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窠上堂若論此事既上眉毛早是差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被而今說被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慧雲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英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
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明慧贊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明月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

二日圓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散教如蟲蝕木設使

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鐵信手拈來也是殘羹剩飯一時

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也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

酒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慧圓照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好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中侍十載剃度受

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揚振宗舉天親從誦勸內宮而

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痛勸於一時中成就

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執說這箇法

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教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潘使李公復圭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典教二剎命師擇居

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論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

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

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各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

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

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

悅賜茶師即舉盃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

師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忘即辭退帝目送之

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壽殿說法以老乞婦

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

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艫掉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

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

與人期惟勤修忽忘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

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

曰中下之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自早知今日事悔不煇
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
塵物師曰山河大地曰德塵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
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五照解竹
交音正德塵時佛法在甚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
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
裡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
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被拈起也海水騰波涌彌
峇峇汝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
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珠下座上堂看，煉，瑞光

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
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
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卷上
堂頭圍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綾層丈夫意氣超倒須彌踏翻海
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自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四避咄任
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裡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
靈巖

報法存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本衣懷禪師法嗣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
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德塵則一句流通天人

聳耳師曰孤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
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古住持進退不違且隨緣
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要諭若提今日正合當行便
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慧林圓照本禪師

釋惠洪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簡直少緣飾貌
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
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製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
夜則入室恭道昇曰頭陀荷衣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
不名滿天苦提籃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隱奇之又十年剃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徧泰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
師言下契悟象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動，聞者厭
之於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
多談象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
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
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初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論此道人者耳
既至瑞光集眾擊鼓，輒墮圓轉震響眾驚却有一僧出呼曰此
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野在自是法席日盛眾至五百
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以請欲往而蘇人苗之
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

增，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歲夫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使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峰卷蘇火關之謀奪之惧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會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常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曰謂之卷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開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祥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台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眾拜瞻法會珠

勝以為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名時巡和殿有司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呼龍登殿賜座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盞之上問受茶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輿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月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眾無出迎師奉承慶關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殿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為先帝好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荆王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自欲然升座辭眾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旛權船子下揚州既出

都城主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升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鯉魚目凌為井故魚其間寺眾十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指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蟒翔指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本平生恂，未嘗以辨博為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不少假高麗僧統

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好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眾何處躄立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感者居巖閣門額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今日不可無得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團箇什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

蒙擲筆題卧若熟睡然城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
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顯華嚴誦本之語作得寄之曰或一本
得得心要於顯華目見顯師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
最得寄本曰目見顯師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
就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
顧乃證本心予聞焉嗚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
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
膽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
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顯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
臻此哉一本自顯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
大願真慈之力無愧於陰之職者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九卷之第二十七人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
頌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
氏有屠牛者牛逸赴本疏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
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鯉魚因凌為井校魚
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
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指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
黑蟬翔指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
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頭
化異類又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持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得幸強赴安坐康筆
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蒙擲筆題卧若熟睡然城之已去矣門
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本祥師

龔明之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
寺子院情無所知每飯熟必
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之所言皆經中語
自此見道甚明後往靈岩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
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
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耶之施

須先為其大者其乞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
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者威欲試之因以指倡薦寢本登榻
莫息如雷其倡為般若先所燥通夕不寐翌日炷香拜之曰
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峇往造其室中守門
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未後一語
云汝今幾甲子矣峇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
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摩生道佛神而出口錢大錢大

又待喘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窟

釋道衍

圓照宗本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十
延和殿裏開宗乘人王稱為福慧僧報蓋西歸登上品非惟名
字續傳燈

禪師諱宗本常州人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登春
懷禪師契悟初住蘇之瑞光杭州太守陳公褒以淨慈懇請
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留本遂赴之未幾神宗辟
相國寺六十有四院詔本住惠林名對延和殿既退上月送
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者居靈岩開戶益修淨業曩律師
嘗神遊淨土見一蓮座問彼土之人曰此何人之座曰大宋

國僧宗本之座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眾右脇若熟
睡然滅之已去門弟子塔全身于靈岩

祥林寶訓內一條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
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證悟修顯禪師

劉鳳

授子證悟修顯禪師開蘇州圓照於瑞光開法席遠來恭和因
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甚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恭
扣後教更住大剎名重於世富鄭公師之

又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頤州
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

真覺守琮禪師

劉鳳

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開法復和宗
乘逆獲印可僧門作是思惟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
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甚麼則頭，彌勒步，釋迦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辛氏夢有僧癩甚鬚髮盡白託宿
曰我夢積山僧也覺而有振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
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結語曰

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鏡壚嶺下城有兒生其好魯聞之往觀
焉兒為一笑三歲爾隨魯歸逆背魯姓十九通經為大僧天骨
峻拔軒昂萬僧中凛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折穿穿直貫机鋒
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峰劫以珍量表議然恨圭峯學禪唯敬
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
祥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
秘大迦葉乃爾謹南遊謂同學曰吾得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
林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獲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
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曰誰有其僧曰有
悟秀大笑曰豈佛性豈有無之法有無之辨又曰日月以有悟

我其氣排膺去至無為鏡佛揭懷祥師懷貌寒危坐洋垂沾衣
秀易之懷叔洋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
秀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曰不能對懷曰竟墮有差天
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地入吳
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初子
道遠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賢有
僧文慶策陋不上眼秀違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
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雪蓋願禪師嗣也秀違待者道謝之且迎
以還山慶曰侯稻入園乃還秀心奇之稱於眾後住栖賢二十
年秀實使之也蔣山元禪師校舒王以礼致秀嗣其席秀至山

王光煥揭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為慢已遂不合素去
住真州長蘆眾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眾日笑之無出問之
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
自己乎叢林秀曰當局者迷然一眾服其荷法心也某國
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約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
皇帝遣中使降香并慶初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重弟荆王
欽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壯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
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雄
非曰佛法不能爾遠志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訪五年八月
卽疾訪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脈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

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惡也平生，死夢三者無所煉
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半四
十五夏季必麟伯時工畫馬不滅滅韓幹秀可之曰汝士大夫以
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得妙，入馬腹中亦足快伯時諒
是絕筆秀勸畫視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多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非施於此乎喜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
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搖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
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候秀，方饌答晉卿為掃墨竹於西
軒以退之秀來未及揖願見不憚晉卿去即漫之
贊白余至京師秀已化去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

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嗔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
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廣慧寶琳禪師

劉鳳

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精通妙義叩圓通禪師
發明祖意王荆公淡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移池陽景德廬山
嵩松潭州道林歸者甚眾

報本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岳岳凝然羣兒劇於前袖手跌
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
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

至末師華嚴國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蓋少自何至此好
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求唯求佛法國明笑曰王城利弊
捷徑酒色樊籠橫日爭奪日有萬緒皆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
路亦避家漢編厯名山好至親近知識然俱無好解悟治平三
年春至黃龍時南祥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而集元每坐
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
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即日發去應寧元年入
吳住吳江壽聖寺遺僧遺黃龍技嗣法書南公視其狀識未發
謂來僧曰汝至還奉元自來僧反命元報住持事策杖而來次

南昌見寶覺祥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
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首雲川寇劫舟
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
危且肯去元和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表蓋盛躬自持鉢到湖
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因留不使還蘇人問之爭
持播杖華入湖曰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君則有死而
已元怡然不恚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珠月蘇人金盡乃去
竟為湖人所有住報本祥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
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雪散在千山外萬里秋
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確瑩中在湖覩見其事元賜

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祥師作止者惟元充道之遺言莫
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辨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
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師楚國公為請于朝詔謚證悟
祥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湖州報本元祥師

釋曉瑩

湖州報本元祥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為達上座答問入堂南
曰既是達了為更度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趕出去
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
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避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南自標
致效懷象石已而郡將祥崑山慧嚴律師致元為第一世道釋

南公允見僧以首問人蓋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以問
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允問生緣
一句當鋒音最直達度少林遺隻履卻登慈廟不虛傳又曰欲
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粧美認醍醐
為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其在至於真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
亦可驟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珠串創問之皆可
不辨明哉

右出羅湖野錄

保寧職祥師

釋惠洪

祥師名圓瓊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勇取育之年十六視瞻

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若從我遊乎璣仰視欣然
為首杖笠去歸城試所習得度避東吳依天衣懷、致師事黃
檠南禪師受記荊璣天姿精勤行持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
為良田蔣松杉為美幹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每以為本色出
家兒及遷黃龍攜璣與俱歷年二年南公建塔畢辭去東林
總公命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馮爭迎致
而璣堅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經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徑去
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誠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璣
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
昌叩謝景溫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叩朱彥世英

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江淮縉
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美甚羨者如蘭蕙如玉樹而璣並立其
中凡如枋株然劇談有味唯陽許顛彥周鏡於泰道見璣作礼
璣曰莫得聞事挂心頭彥周曰如何是問事答曰春禪學道是
於是彥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亮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
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睡而卻璣謂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
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得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類然終日
角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
為神霄即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三日浴罷說
偈而逝閱世八十三坐六十三夏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恭以

五色舍利塔於兩華堂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若平
生百不能付思多幸處至老得為僧宣和元年正月詔下契天
下僧尼為德士也德而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潭州大馮山中興記內摘抄

釋惠洪

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踐荒寂處而懷
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室印禪師執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
笑注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擬然有祖
風烈當能體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

寂音自序內摘抄

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
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
洪名依宣秘大師溪公講成惟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
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
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
於庵

或庵

釋淨義

或庵禮和尚初恭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
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庵唱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
量處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忤

按花郎自此遂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為入乃以天封
北授冠令應世或卷開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背道
去乾道初晤堂住國清因見或卷增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
眾生驛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貴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
晤堂驚喜曰不謂此卷有此况即過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
人中請充第一座野誌或卷乾道初翩然封晤堂於虎丘姑蘇
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卷聞之曰此卷先
師囑我他日逢老壽山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覺報曰
名老壽卷也虎丘
或卷入院後施主請小卷曰道常然而不論事有弊而必改昔

江西南岳訪祖若稽古為訓考其當至持以中道務令人心以
悟為則所以意以凌然遠今未泯若約納僧門下言前薦得屈
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誰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由是紹素事可未聞師者如市語錄
或卷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神子傳至虎立晤堂曰瘦箇山
蠻杜物子故拍背祥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卷聞之以偈答曰
山蠻杜物得能憎領眾巨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著帚板拍背祥
法野狐僧晤堂笑而已記



什七十一

法雲善本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慈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高也大父瑛父溫
比官于顯遂為顯人毋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
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化藏院遷經
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
經五稔益躋微與照全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
淮留太守義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
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如霞生對面星月逸蒼極曰如何是
塔中人師曰竟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脚曰向上更有
事也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西家著碁學人上來請



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進前無路也師
卓拄杖一下曰身奈遠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
生師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陰曰便恁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實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
何師曰先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高塞虛空無處迴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
山看龍鼻脚拄杖下座

大通本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光家大康仲舒村父父
瑛父溫皆官于顯遂為顯人初毋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

必以事佛既蔬食俄娠及生本曾相秀異方眸而孤母育於叔祖珩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任宦意辟教學道隱於華上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禪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便聽習毗尼隨喜襟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適振吳中本徑造拓蘇揭於瑞光園繼坐定特願之本點契宗旨服勤五年畫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

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樓賢出入卧內如寂子之於東野元豐七年春絕凡江游淮山徧禮祖塔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之出世住安州雙林六年溯東通俗追索至謂傳大士後生後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午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或云時號大小本神考或詐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祥師又繼圓通之德本玉孤峻嶮峻清氣或云如萬山環天柱護其高寒然精麗與眾共未嘗以言物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屢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還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

天下願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唐俱唐與予善為予言其平生曰臨表三十年未嘗笑及閉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眾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也果歿有吳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實為四世嫡孫年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主四族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兜率天味其為人居處眼玩行已利物

日新其德不置之語天尚何之哉

亨智圓禪師南嶽下十二世臨濟宗定慧傳禪師法嗣

蘇州亨智圓禪師上堂福殊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

意連獨兩三拳大衆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臨山僧情

汪明察吳僧錄作福殊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獨兩三拳且為甚麼亂老僧眠

法印守堅禪師

萬壽寺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踐履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善觀禪師

劉鳳

萬壽善觀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亂城夢質兩悠如何

幻事來相逼却使開身不自由

定遠式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蘇州定慧蓮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暗如何師云賣金須是買金人

此章係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宗門統要續集所載按世次宗派列之于此

妙覺願禪師

劉鳳

寶華妙覺願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處實能出轉處如何師云白雲遙空谷春風拂太虛云意旨何如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悟本契禪師

劉鳳

寶華悟本契禪師僧問入郭垂手意何如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休去歇去右廟香爐去意旨何如師云有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東西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急浪高魚白隱金鱗透入碧波中

慧智覺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師梅火子上堂良久曰休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釣喝一喝下座

西法海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茶法雲秀和尚

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祖日說偈曰霜

元雲霧結山月冷洒輝夜接故知信既行人不知屆期坐脫

妙文照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刺瘡更作祖意

商量正是迷頭認影光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橋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夜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天如哲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富平江之萬壽飲啜無擇人多悔之者以瑞巖喚注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

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處筮欵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而乘筇與巧書偈告衆曰道在庸

用在死處時人祇會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叙手首崇問勉衆進修已忽暨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

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與端坐而逝

瑞如墳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平江府萬壽如墳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

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日如何是鏡中人師曰衣

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允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

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建原禪師晉原下三世。雲門宗。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衣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橫
畫樣從他野老自擧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寶善鑿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寶華普鑿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

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空淨

舉石霜皮侍者詰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

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開折泥牛角直至今水邊洗淨肯之命

侍中鉢晚拘袈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春禪別無奇特祇要

管人命根斷疑情脫手眼頓開如大洋海底一輪赫日下昇

天門照照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三寶劍

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

逐句受人招呼驢耳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肯看

些精妙完澈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

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月

圓塔惟三世諸佛埋奴白牯各起若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

這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過着暖

日和風當不知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泗州元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泗州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蘗三四問佛
法大意三四被打意者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玄

音開堂日僧問曰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采六月火

造坐白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泰

暮譜成得甚虜造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師曰你鼻孔著因甚密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事

得師曰且放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柳條吞却虎六七八

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而霖、無孔鐵鎚鑽不入濕

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涌須彌峯八層那叱撞出來稽首讚歎道

難及嘆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承元正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鄂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

類皆承此思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思力不居三界不徇

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

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板上挂銅瓶

傳燈元正禪師

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人歷恭諸方晚到蘇萬壽時慧元

禪師居焉令師看庭前栢樹日緣發明心地得悟僧問西來製

電機師曰烟雲霧鎖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云不可有兩個

也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流雲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盡乾坤大地是一回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是令

法要禪師

劉鳳

吳江聖壽法要禪師僧問今日意若何曰雲生碧障云學人不會曰月落寒潭良久曰且道佛法在甚處處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得

性空妙善卷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善卷主漢州人久依北心獲證乃放秀水近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咏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卷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懼：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子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換子也須存意著便且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處滿倒頭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我氏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禦印奇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真以怒為吾死必矣頓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性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死則陰陽以幾之我必貧則五行不証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吝呵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通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要為麟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織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落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泥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笑手笑矣乎可惜少年即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飲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維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措者謝遇令衝而出高鎮之蘆舍免焚資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逐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云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瓦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禪師曰吾將水英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餓魚籠去不索性去故管何人說師聞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合編告四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英一省柴燒二省開墮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入唱逐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日師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性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漫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箬擲空而汝眾號慕園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坐道俗爭往迎歸由五日闍維該利大如菽者莫計其二鶴徘徊空中以蓋始去衆奉該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按烏鎮之地與吳江錯壤則充全烏鎮者亦即有惠於吳江之西南境矣故亦備載師之始末如其本章

空室道人 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佛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者法界觀頌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此虛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超主伴了：撒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燕處動靜動圓通後父母俱亡元消頌分寧尉通借行開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時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之問一兩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主命通曰和而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普設浴於保寧榻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織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頃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頃除

到此亦須洗却俊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跌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空室道人

釋晚堂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開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奉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味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個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

於是死心咲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圖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閒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為精峭獨自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象同明：超主伴了：撒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榻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織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頃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頃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蘇西竺院剃髮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跌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胥不為富

貴龍結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為
位主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等克爾耶

右出羅湖野錄

靈知和庵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泗潭乾禪師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玄堂

備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

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甚

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中天又問如何是道師

曰通紅塵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辨禪師

辨尤器重元符開抵雪竇之中峰栖雲而卷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篔二三升野水松憲七五片間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
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性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維甚處

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折頭作望勢師曰猶有遠

箇在曰却請菴主道師却作祈願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

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且踞孤峰絕頂目視曾漢為

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

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

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

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和卷三

劉鳳

父和菴主崑山人隱居奉化之重寶常有二虎馴擾其側妙高

峯子文巖麻龕棲雪巖皆有遺跡元大德丁未菴燬于盜後虎

乳其壠為暴至元丙子復其菴虎害遂絕

覺法因菴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慧日雅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崑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

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白

不是不足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

練一見回首舞三臺曰子所見雖已入徹然更著鞭當明大

法師承教居廬年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葺之建矣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緇理問道嘗謂眾曰汝等飽

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床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法道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淨因成禪師法嗣。

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秋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

齋慈首座為道俗演法性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管忽

於秋下大悟遂辭職依憐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時秋三今

名道川即三年汝能墜起簪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僧若

放倒則依舊秋三也師銘於心建矣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謁菴

與語鋒投菴稱善歸德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

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樞鄭公喬年潛往面道

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樞鄭公喬年潛往面道

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樞鄭公喬年潛往面道

治父帝震迎開法上堂群陰剋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惟
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擊雪峰一日登座拈拄
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
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拈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道川

道川本崑山縣弓子翟廷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
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
偈危坐化去有注全剛經

戴塔蘇志

又

道川崑山翟氏子起以勇力名為縣弓子被差捕賊宿廟中忽
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
偈危坐化去有注全剛經
舊名呼翟三今名道川：即三平汝能壁起卷架了辦箇事其
道如川之增若放倒依舊翟三也乃徧遊以湖間遇虎不為動
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妙用
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轉起一聲春霧歷危坐脫去有註全
剛經行於世

見周世昌崑山志像釋傳

慧法安禪師音原下十四世曹洞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旬師曰
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撲撒頭
慧與道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慧日點庵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
雀啾：隔籬落朔風冽：舞簾離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觀面
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何安中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圓有宿德妙解
聲振叢林者為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三斗虛長老之席中都左
右浮圖官眾皆以寶寧覺印為言於是傳者自金陵詔師居之
普照擬諸夏之咽喉梵所會而摩尼塔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
冠蓋間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被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為
飯者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
師在普照屢閱歲辛君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
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銳淺深示
以方便故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僊益滿矣蓋
菩提一乘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栢賢遠公皆
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眉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可遇無
作正猶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
而袖手正容自然恃物者也其所住持如灑陽之夾山荆南之

公安三聖廬卓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
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蓋勝域又嘗適蘇山散策少室
在、處、惟、扁、未、度、而、作、舟、推、為、已、迷、而、作、指、而、以、筌、第
之、在、學、子、與、空、靴、更、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
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華、經、曰、吾
生、去、性、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愛、軀、命、而
已、豈、營、龕、塔、具、僧、借、伴、勿、火、其、骨、葬、于、東、菴、皆、委、曲、自、區、處、徐
就、沐、浴、說、偈、跌、坐、如、入、禪、定、愔、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
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謁、典、門、人、蔡、宜、道、調、采、謁、銘、而、余
知、師、為、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

草、既、生、質、相、單、異、不、類、常、見、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
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遜、往、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
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瓶、瓶、執、扣、以、錫、杖、登、冷、如、引
絲、復、注、誦、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為、水、雪、凍、毛、骨、而
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公、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詢、曰
白、曰、英、詢、曰、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趨、師、當、時、或、者、願、未、相
然、惟、汝、南、周、公、秋、素、殊、緣、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禁、百、餘、眾
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搥、衣
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如、夾、山、且、盛、焉
執、中、西、奉、杖、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尤、喜、室、中

提、撕、後、覺、軟、語、諄、以、教、子、兄、詒、弟、也、所、謂、超、祖、殆、以、此、歟、常
齋、惟、飯、一、鉢、蔬、菹、盃、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葛、與、

數、寸、日、光、炯、然、植、立、望、之、頌、秀、深、靜、如、古、圓、臺、中、高、僧、老、禪、在
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為、吾、書、所、以、度、己、以、絕、接
人、用、世、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崇、飾、調、護、種、有、為、等、事、則、悉、是
覺、印、境、中、塵、埃、糝、糠、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
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
粗、豆、餅、畏、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
西、之、瑤、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既、款、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
為、善、且、謂、余、可、通、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請、官、居、吳、廬、勞、世、緣

鍾、統、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翻、法
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吊、師、道、悽
與、懷、風、契、噫、嗟、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
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淡、漫、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
姑、錄、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闡、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刹
土、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談
此、事、彼、佛、為、證、明、而、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
有、情、衆、無、一、不、聽、者、憶、刹、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
實、常、然、然、佛、謂、諸、佛、子、各、具、正、眼、顛、倒、所、散、遠、正、覺、情、無、有

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我所求珠而復
得便謂我得寶而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
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
鐘在虛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衣莊
嚴作佛事是皆有為法不能見吾師莫數周沙界譬喻固大千
是皆下者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三三
中一燈常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適三匪統師塔讚嘆復
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為憾悔開府司事士曹事何安中撰

圓悟禪師

釋念常

圓悟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路父子依妙寂院自落

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啟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
獨助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藏主
象推飽泰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蓋其要嘗謂東林照覺頃之
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漢道者師恃豪辨與之多鋒
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燭照時自驗者以不
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痲幾死因念時昔所發俱無驗獨老漁
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壽其再來客為侍者值漕使
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觀詩云頻年小玉元無事只要檀即認
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
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事語佛鑑：未之

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
熟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
徹由是演門二勳一速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執
寺務方運東初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
震怒舉杖逐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
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
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故華嚴要
妙送辭婉雅去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者
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麼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
古云不見一色地是半捉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

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因嘗疑雪竇大冶稽金之語今方知
渠無摸樣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背背元元疾
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寔微今所謂見方袍管裏
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史山未幾還湘西道林初潭師固公因提
舉劉直儒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
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問答不錄
文長不錄
宣和中請住東都天寧太上在衣印屣請宣稱有偈云至簡至
易至尊至貴住來才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時我宗
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懺建炎故元宰相李伯紀表住
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

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維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
悅賜旣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
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結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
將終侍者持筆承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
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真覺禪師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中一則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按示徐誠頌曰
紹興己卯正月旦我日持鉢入太湖徐誠攝攝婆娑施羅助我敷
演此三昧

徑宗果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臨安府徑山宗果大慧普覺禪師宣誠美氏子夙有英氣年十
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憲戲以視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
曰大丈夫讀世間書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
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聞古雲門錄恍若舊習性依廣教理禪
師素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中祇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
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
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即悟堂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
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卷曰

故喜泊後再榻且孺冷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
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劫相不生却坐在淨解
之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慈悲撒手肯不肯肯絕後再蘇歎君不
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髮髮侍者日同士大
夫入室揮木乃朝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曉開口
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迷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
這話不知五祖道甚處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頃刻未聞

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
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
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日錄請之師辭
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重
未幾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
右丞 公辭使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 取
禪僧十數人而在選得免趨吳鹿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
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殊極摩羅持鉢至產
婦家因緣時圓悟語住雲居師往有觀至山以日即請為第一
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侯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

及冬至東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肩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
濺梵天圍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
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以下文長不錄

主端裕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世濟宗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
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潤秀十四歲為僧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
忽微省去攝龍門迹甘露卓泐潭祥皆以誦悟見推晚見圓悟
於鍾阜一日悟問難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
不滅曰請和尚合眼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刺指擊之

師頓首西滯待悟居天寧命掌記聖尊每分座道聲藉著京西惡
請開法丹霞以遷虎丘徑山謝事狗平以道俗之請庵于西華
開教稔物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闕中玄沙香山四禪
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章章王第即漢法賜金襴袈裟
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
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
靈初子直須足下風生起越古今途艱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曰秋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豈喚未怪不喚作棒喝未識德
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已尤為甚麼東弗子送打鼓西瞿耶尼不聞

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觀向箇裏通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柳下拂
子曰恭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觀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
轤鑽到這裡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
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
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
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
行不送方猶滯礙漏在若是大鵬翅奮迅千百回旬十影神駒
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獲

踐分也無刺：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
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
不拈不放向甚處履踐同誠共休成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
是宿中賓師曰你是四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拈茶
湯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燥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敲骨打髓而蕪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眾唱道無俸紹興庚午
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
道相資語飽而逝火後日晴壁方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該利
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縵常平日間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
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吐嚙間若有物吐哺則該利也大如菽

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煙有聲巫聞所
獲如前而差紅潤者門人奉遺曾分塔於卽峰西華塔大悟禪
師

劉鳳吳釋傳云其嗣淨慈水卷一等

南雲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手江府南峰雲辨禪師本郡人依闕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寧

隆圓忽有得遂通巧見圓曰子雖得人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

解扣諸希後泰圓悟值入室繞璣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

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

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為江曰如何是奪境本奪人師曰登

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覆太平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

師曰當面差後返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典

道俗行五十卽卷有問卷在這裏十卽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

來

靈慧速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臨安府靈隱慧速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

辯為增詣大慈聰習素依靈巖微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胎

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為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

忽頓悟仆於泉，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忒師出問曰
淨裸，空無一物赤肯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眼濟悟曰

七珍入寶一時擊師曰福不入望家之門悟曰摸不離位墜在

蓋海師隨聲便唱悟以往杖擊禪牀云得棒也未師又唱悟建

唱而唱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不悟圓悟寂師卽東

下房遠名剎由虎丘奉詔住阜寧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名

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未回煮茶上酒博一雙為兩脚半

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孔笛促拍舞空州

出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

月長隄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小舍枝上鶯轉再三

瑣：碎，漏付叮，嘩，你且道他叮嚀囑咐箇甚麼草鞋杖

口託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

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裁於子今朝

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鮮答，者善答不解問小僧今日向

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

羽衣輕咒力雖窮法轉新相指破開天地開地頭懶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燕雪吃冬瓜問法，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蓬鐘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曰研提捺鉢既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一角口非

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

慶生師曰克項修羅舞石枝問東山水上行意者如何師曰初
遊十江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
師曰搖頭不柱針筒者有一秀才作無鬼論或有一鬼叱曰
爭奈我何意作慶生師以手所頰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
作鷄鳴嘴曰谷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菴內人為甚
慶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脚踏鸞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
師怒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慶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
門團僧一大滅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虛舍即僧曰天台普請
南嶽游山師曰阿稱建池深四丈闊四丈心赤秋示眾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蘭庭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
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
可攢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却
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
拗折杆鏈撇翻露布突出虛光鷄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
身於寺之鳥峰

暗堂遠禪師

劉鳳

靈隱暗堂遠禪師圓悟在時覺師造馬每語益謂旨峭勁遂疎
器之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沈公德蘇守
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方邀師王之至則接物規劃整

肅通方歛齋粥不繼而戶外獲滿志艱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
已而宋孝宗名入教有恭請語昏然與有奏對錄一卷僧中之
遺逸亦甚稀有也

明臺玩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此堂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西山明因臺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偏奉叢席宣和庚子
回抵鐘阜通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
自處久之圓悟被肯居是山親至巖河令去鬚髮及悟語補京
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擢致頤明大德凡
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
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係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銀檀越入山請上堂
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未明因無法堪分付
謹把山門為汝開

寶巖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此堂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寶巖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
鉢盂去為地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關良久高聲名大眾舉
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恭道休學歇意志懶帝廓落現成
公案早周遮紙箇無心已穿鑿直觀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
錯
虎元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此堂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僧履元禪師雙溪人也止堂知有底人過萬年
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
竹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
得取不得捨不得可得中終廣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
竹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當
來見彌勒具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
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說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
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隨在善路若足翠雲門下直饒說得
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作摩道
也好與三十棒逐而聲名大震口喻止堂曰日來出日之日

西渡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換轉話頭亦不從
東出亦不從西渡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圓底人開透廣道
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住道半山熟睡人曾
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生親成敗問不與諸法為侶者是甚
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作房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門士僧遠化而甚麼處去師曰
莫嫌頭白意者如何師曰菜著鹽著

虎丘山志云淨號守庭嘗謁師守以詩僧自通守書其刺云
詩僧萬敵竭王侯淨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
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見之出物文敵三韻全題守即應曰

久不下山出林逢虎交侯門深深似海也許老僧敲守大
喜

天苑思禪師南嶽下五世。臨濟宗
衡州天寧納堂苑思禪師蘇臺朱化子。上堂趨翻生死海踏倒
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
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
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吃粥吃飯不知有底也吃粥吃
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耶之與正若驗不出
赤學事大遠在唱一唱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連老漢
背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拄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製燈

五之中

虎結陰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虎丘結陰禪師和之舍山人九歲謝親居佛慧院六
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
語至若師讀之嘆曰想昨生液雖亦既勝汰冒且使人廢快
弟恨未聆琴款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
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之時凡非是見之猶離見之不能
及拳拳曰遠見塵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也
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身得掌藏教有問

悟曰陰藏云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睡睡虎耳後歸邑住城
西開聖建夫之樓乃結蘆銅峰之下即守孝公先延居影教次
徙虎丘道大顯著因遊緋白雲端和尚五祖堂故事乃曰為人
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身逃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
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隨坑落墜直飈風吹不入水洒不
著檢點將來自教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
扣夢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拄杖劃一劃
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
隨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
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難見聞覺知難

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
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
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蕃指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散
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隨危欄溢日水連天
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
指拄杖劃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為圓開堂一
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頓皇帝萬壽二頓重庄千秋曰極如生佛
未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
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
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今不得妙師曰幾行糞下

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極如
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
大過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因
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潑桶不會
打鼓普請者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地九鼠曰乞師
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地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
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
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

峰結與丙辰示微疾而遊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虎丘隆禪師

釋念常

師諱結隆和州含山縣人止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群之慧院
文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未包或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詣長
蘆淨照禪師泰和之間景譽有得因圖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曰想醉生液難未能洗勝改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
款高於是欲訪之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師露賢示之曰和上驗者準即打師的位曰且莫盲加瞎捧準
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
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醜脚馬脚師曰慶而靈道什麼何不高

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唱退而恭堂度一夏心甚
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根莫能
當而於師重稱賞眾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
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斫推古今至投合履撫掌
軒渠或若伴狂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遊至夫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時見非
是見猶離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持復曰見箇什麼曰竹窓不妨流水過悟肯之
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鑿聲盡得圓悟之批評
以二親垂白歸嵩鄉即慶禪寺蓋修摩即初利故事也雖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眾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
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
先延師居之道化並振四十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
歸蜀襄之同泰輻輳川嶽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
示露一味平等隨報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眾曰當以第一座宗遠
承院事眾請於郡從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擲重筆而遊實紹興六年丙辰歲
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
五夏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虎丘隆禪師

釋曉堂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快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
圓悟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豎拳起拳
頭云見麼隆云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除於言下有省尋俾掌藏
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為哉圓悟瞋咄虎耳及
後虎丘道大顯著因進解白雲端和尚五祖堂故事乃曰為人
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固微奉安題讚於上建慶曰
闍闍人難挽西携隻履歸三應照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
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聲去却膏育心死疾叢林從此

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旣旋起人未
臨風無限採、慧聲已堆中絕點埃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未
叢林卒不至於他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建磨有識庶
不避其議可謂知本矣際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為讚發
明其道有足多也

左出羅湖野錄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徐林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片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達今
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辨前後相理如新種火
可謂盛矣乎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金山人也而岐嶽絕

俗九歲謝父母出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
而末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者適長蘆淨慈禪師恭和之間
景響有得因閱圖悟勤禪師語錄極極卷歎曰想醉生浪難未能
沈勝汰胃且要便人慶快第恨未親時替教爾於是欲訪之從
至寶峰謁湛堂淨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骨示之曰和
尚驗者準即打師的性曰且莫有知痛棒準大笑因留年餘迨
錫死心於贊龍心問曰是甚麼禪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
竹甚驢脚馬脚師曰廣而鑿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
初僧氣息師乃喝退而恭堂度一夏心甚慕重之每嘆曰再來
人也死心札鋒橫出指方吞餅非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

讚衆皆側目而已而趨夫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物潭乾之法
乎密禪師相與甚厚每所推古今至後合處板掌軒渠或若伴
狂穢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夫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
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時見非足見、猶離
見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
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
此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投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
二親告曰歸富鄉即築禪山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
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
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通影教虛席即守學尚書先

延師居之道化並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流映野
蜀叢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
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恆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
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常以第一座宗達承院
事衆請於即從之事既索筆大書如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所以佛法無有剩語柳筆生進實結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
八日也建塔於山之陽九住世六十年生四十五夏度弟
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
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
厥後五宗惟臨濟一家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

石玄沙未微德山捧臨濟喝是透頂透底直截斷斷葛藤大
机大用十差萬別會歸一原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
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鹽乳只以一滴獅子乳滴悉皆逆
敵要脚下傳持相維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是端的
也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徹生死提持正念全是个
時節惟端看石頭闍子底便語也

陰公知藏湖湘投机遷往北山十餘年真探曠精通本色袖
子邊舉分席副徒已三載予被廢音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
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濟佛果老僧克勤

應菴華禪師送係侍者偈

大徹技机句當陽^師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語洞無痕雖未付鉢
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
珠根吾有未後者待歸要沙邊

頌送係侍者還鄉

辛未五月上元日應菴老僧

跋天童中峯菴佛果應菴兩祖語偈碑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頌天童事侍者通布於中峰菴基捺莽
中得一殘碑洗出搨之乃不肖上二十八祖佛果圓悟勳禪

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禪師法語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
十七代祖密菴傑禪師獨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
以為奇特至寶乞不肖跋不肖曰斯皆傳燈錄具載之烏足
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直指者及機机
閑要主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立為實法乃至種、穿
鑿恣情機擗量為高見想必嘗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
囑耳是知此語此偈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丘祖復以道應
菴祖應菴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祖復以勒碑當可見以
為至寶後人自體力行為法式可也
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五宗啟 臨濟宗起臨濟造聖息

釋弘忍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知州舍山人也九
歲出家于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
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見澆腸沃胃要
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聲效耳遂繇寶峰依湛堂容黃龍扣
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
見猶難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
師開脫然契證果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
昔之為保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至柔易若此何能為哉
果曰臘時虎耳

三峰巖頌云澄來澄絕山如故新竹千頭水暗分若不深
深到賤何錄猛虎出毛群

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隨坑落整直饒風吹不
入水洒不着檢點將來日放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
笑且道笑個甚麼腦後先肥莫與性來 宋紹興六年丙辰
五月八日乙亥未寂塔全軀於虎丘西南隅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以父子
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雜髮首謁遂和尚略

得染指法味於是編叅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煇煉
學者師性禮依侍果乃痛與錐刺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祥
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
還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教語大慧見之極口稱
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般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
真消息報道楊歧正脈通常時與大慧同稱為二甘露門云
上堂九年面壁樓却東土見孫隻履西歸純置黃面老子又
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窟又有頌云蜻蜓許
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似一
枚大鐵釘

三峰巖云兩眼如晶尾如楔藥王然臂又重來復頌云一
聲葉墮起洲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山雲天色晚三星
落、月如弓

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全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
去語點不及處棒喝來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
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
濟三玄戊申會曹洞五位居匡敲偏雙竹杖活自在拈一莖
草穿天下初僧真孔布經天綱身打樹浪金鱗是則是便與
麼去遠磨一宗掃土而盡著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
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

教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
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不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
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盡玩而未精故天奇諸老不復
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為怪誕實錄漸而至著也余述五
宗教得失必書之非慕其可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係
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猶掛入室至夜分或以
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區院事
織惹不遺奄然跌坐而逝塔全身于天童壽六十一臘四十
二

臨濟第十八世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靈巖嗣吳江徐火子也十
土出家於秀水紫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
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泰斷橋偷全看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話勸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中單而出又警發
函忘廟鑄有同泰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
成于是朝夕倍奉惟謹時靈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
之方問訊即打出聞却門一再狂姑得親近令者無字話自
此恭和無虛日巖忽問何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
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忘辰值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撞
頭觀五祖演和尚真蹟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夜履先來是逆

漢蒼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先是雪巖後南明
師解夏即往省之巖一見便問何誰與你拖個死屍到這裏
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為甚打不得
師拂袖便出自此机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時作得
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
正睡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師無語云編曰
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苦窮今但只飢
來喫飯困來打眠繞眠覺也却抖擻精神找這一覺主人公
畢竟在甚處處安身立命而寅冬舊志入臨安龍巖自誓曰
拚一生作個痴鼓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泰僧

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
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潭吉頌云業父掉頭不肯住片帆東去月如鉤佛祖位早
留不得說甚曾封定遠侯

師在龍巖九年縛柴為龕冬夏一衲不著不爐日據松和
康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自餘路梗烟火絕跡咸謂危矣及
霽可入師晏坐定中如平日甲戌遷武康雙警峰學徒雲集
巷小不能容披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兵戈大至學者口散師
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啟戶視師則又時音雲中之伽陀也於
是戶獲彌勝應接不暇己卯春遂腰包背篋直造天目之西

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
法界等進至為葺茅蓋頭未幾學者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
營小室如舟榜以死閣上溜下津風雨飄搖併日一食晏如
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級雖弟子罕得瞻規乃有上閣語以
驗學者語不契遂開門帶接自非其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差
而退是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懶馬倚柱
搭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已大矣
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裡鋼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馮山過在
甚處處乃呵已大笑下座

三峰巖頌云撐天撐地忽翻身大裡開花未見真無首六

龍飛上下幾人利外領陽春

上堂拈拄杖云：這見麼人？眼裡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草一下云：這開麼人？耳裡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麼？以拄杖。見聞即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蕭杜杖下座。

三峰藏去臨濟的骨兒，孫猶在。雖然若到三峰門下，三十拄杖，趁出院始得何故？為他未解保任此事。

救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丘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

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杓、木象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峰孰能反正之？厥後派為點、照、和、禪，而真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豈勝朝此病，熾作難量，大深不免。從孤鼠蹤徑，十來類是。二老坐鐵鑄成，終得正悟，雖後痛新者時之謬，性路之冰，而學者既著，故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緣是。因初至今，多坐不語禪，而北盛行，卒不可破。天童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樞盡黑，時魔軍窺曰：然而狂。桐溪罵記名，泥跡之與，不旋踵而生。末世既法其難如此，無當有以洋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焉。祖。

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机大用，非徒業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故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教也。聖人時也。

臨濟第十九世元日中峰明本禪師，高峯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神儀挺異，其大人相，離襁褓便跏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用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蒼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取之所流轉於。

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悟，內外與籍輒如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峯，羅落于師。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沆泉有省，詣峰求證。峰打趁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即因問峰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峯喜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奈徒詣師請益，緣是學者輻輳，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事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德，諸父刹齋，帶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繇素。

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峰於死閱畫則作務夜則禪寂勉勵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寃研窮始死記刻自高峰化後師或船或巷榜以幻住又以自玩云

救曰幻住老人稱羅三朝道尊一世兼殊方異域之俗總戴髮含蕊之民見之則頭頂禮敬聞之則神意前悅無老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南古佛稱之似亘衣被古鉢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綿夏弼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出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雖下體舉以綾絹余初謂或

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清苦勉勵出于天性師體既嘗隆病渴膚膝汗腐有遺細葛藜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緩銷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足為證余持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詠策河未遠耳

舉大覺謂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也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西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個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師兄與我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

下大悟師云二虎之下歎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捧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解於其間我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裡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三峰巖云興化既悟這西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捧喝交馳之際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這裡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

加植黃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墮臨濟不足貴

臨濟第二十一世蘇州府鄭蔚聖思寺萬崎時蔚禪師年岩嗣温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履覺而生二子即居未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始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執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末常自寂滅相有者遂入杭受具戒條止叢禪師於虎跑叢示以南泉三不_志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志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鴻山瑒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顛

例、是南泉果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遊
臂冒拳逐往見止巖並無見貌公皆許以法蓋囑令住山於
是還遠遊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方殿
主者舉牛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
之句師即往伏龍謁牛巖馬才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是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
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
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潛隱牛巖和
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項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鄞尉山衲子
奔集遂成叢林即今三峰師所
註巖道場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
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助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
濟窟中獅子、燈、續焰古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虛白慧且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
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恭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
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觀栴路然有
者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授復指示見
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
得泊在這裡師遂親夾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
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

遂作這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募然徹法源底
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德須彌不露跡俯問個中誰
是主扶要湧出一輪紅蔽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
節既至其理自彰寶藏末嗣二師考源流為
師既至其理自彰
教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元論即真得一悟者只到兩
訊叉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為之裁削
久則化醒翻成毒藥矣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為東明只公得法
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峰錄中列為上首今始依源流列
此以俟考證萬峰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

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與誰親海芬同知沈貫居
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
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去經也月也指也士懵然師
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去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
之所能測

三峰藏云藏嘗遊源流一脉自五燈之末所載密菴成傑
禪師而下近代攷之若破菴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出海
舟慈寶峯瑄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錄今所入頌
者則破菴無準語出於千巖錄中之一班然未盡其妙寶
藏東明僅得崑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概人作略聞見天

奇錄之印證語已上維未盡見其堂與波瀾然于源流次第則無與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峰語錄有印證偈而善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峰禪師塔銘叙在萬峰得法十大弟子偈中為第一人後自存云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况我父祖亦受天目中峰和尚誠諭因性未不徹余一日借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姪也月也指也余惜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則知海舟與寶巖果林為伯仲自是呂公諸父行那復列為呂公之徒輩耶豈不數年間使有

二海舟慈耶或名號之字有誤耶據此不無疑案始閱以俟得海舟寶峰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流優德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巖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宏定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峰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為萬峰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峰有付法偈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為蔚撰塔銘自

序得法于萬峰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巖為伯仲而東明呂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為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杖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寤窓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峰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萬峰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為中峰本公其一為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峰出千巖長、出萬峰蔚、出海舟慈、出寶峰瑄、出天奇瑞而不及寶巖東明則二公為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首序曰不肖上承也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曾溪三十一葉之真孫今以源

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巖順流而下為六十五世自笑巖至曾溪所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聽公不及寶巖東明為是也且聽公為海舟三世孫笑巖又聽公之子蹈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于龍池使千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豈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挿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巖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峰七世之燈紹且祖百年之踵自高峰至海舟實七世而寶巖東明在焉則東明而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若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巖之親筆所書萬峰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

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其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傳考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託四處咸契獨看教條文一疑未決茲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月時並化既有二道悟于前矣則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于後哉此不特辨而依前四託為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

源流頌起南嶽註警山

釋通問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揭圓悟，問見之時見非是見，猶誰見，不能及逆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

於言下脫然契證悟叱云見箇甚麼道理師云竹籬不妨流水過悟深肯之頌云

相捋攜手御街行夜永瓊樓月色新宮漏下沉天已曉不勞日午打三更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初依圓悟痛與提策悟合見虎丘隆居士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後開堂法嗣虎丘有僧傳師番示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有得等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場正脉通頌云直下全彰睡虎威洞明圓悟為人机千妖百怪潛踪跡只有同風作者知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揭寶巖繞問訊掃香被一頓痛棒打出後一入問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觀五祖漢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這覆元來是這漢有省後侍巖、語云日間浩、地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後日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大悟云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頌云

踴翻大地露陽春慧聽鶯聲入柳陰夜與夜聞逢酒醒笑染依舊宿浹村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日觀汎有省詣高峰求證彼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之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答云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底源頌云

龍門千句許誰親借箇端由問有目一劉盡情都吐露竹篋三人屬光輝

第二十五世萬峯蔚禪師慕千巖道風往謁初入室巖問得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理與和尚相見巖又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派生泥滅水運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云莫要指益受我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師扣圓石作敲珠狀云請和尚酬僧巖云不直半文錢師云暗巖云你

瞎我也瞎師云瞎、頌云

東行賣骨西行賤風月長安不久居
戴角泥牛穿碧浪海天秋色映珊瑚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恭萬峰、付偈云
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定中獅子燈、續藏古今傳頌云

白拈手既何遷據肋下送拳激骨慳大辰是地獅子、要玄
女甲振黃林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見萬峰恭標辰經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話再拜求明峰劈頭兩捧欄背一路以脚兩趂云只這是
寶義師竅然有省峯笑而許之付以法偈今這跡還持莫難為

人師以為得隱居洞庭山廿有九年一日僧到師問何處來僧
云安溪師云安溪有人麼僧云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師
云是誰弟子僧云寶藏師云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話者皆不契僧問師
云曾奉寶持名師云我與寶藏同奉萬峰僧云當日何所見遂
隱於此更不再奉師云我昔聞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
此得僧云請言得之所以師云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寶藏是妙
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云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
未在此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即棄庵詣
東明道有人談齊師到問前問云今日齊是甚麼味明云到口

方知說即遠矣師云如何是到口味明乃打滅燈云識得燈光
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黎明達持者請師、即往明云曾
見人否師笑云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云做彼覩見釋迦
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好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甚
麼處師面赤周然明云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峯寮三晝夜
寢食俱忘越香燈繩斷墮地頓然大悟師至闕前呈悟處明云
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云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笑呵
、即集眾出闕陞座云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
此豈容七佛長文珠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
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派續綿、擲下拄杖云千仞

擔子方全付玄要而今拄杖談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師即禮謝
道明遷化師繼席東明頌云

多年錯認定盤星蓋餅何嘗得飽人觀面全提親打徹一條

拄杖任縱橫

續妙拙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徑山果禪師法嗣

平江府寶壽尼無著妙拙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
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浴恭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隱
堂舉藥山初卷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
動居士馮公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業慧
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恁麼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婆婆訶德麼不德麼總不得蘇盧哩婆婆訶慧舉示師曰
曾見郭象註莊子載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後舉
巖頭婆子詰問之師答傷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挽舞掉到宮
南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好悟
不根後過無錫杜圭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過知音祇這
一個也不消得便奔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
師曰已上供通並是指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大為甚摩却去莊上吃油糞師曰和尚汝妙總過妙
妙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妙亦放和
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唱一唱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寺是郡以資壽院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
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
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彩墨換斗底手段施抹抹奪鼓
底机関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
猿捉影靈山竹窟俯仰時机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蹄法輪度百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網
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
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中現小

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逆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憫愍分明重恩佛恩一時
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潤百川朝上堂舉
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
代云日，是好日師曰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用還不用特
地覓幽玄秘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
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
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淨來大似
抱職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音白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大丈夫曰如何是人
境俱不奪師曰處，綠楊堪繫馬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
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無著禪師

釋念常

師諱妙物姓蘇氏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莫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昆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家為進修時惠寂園公嗣圖照供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机感契次見闍西智家室先真默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鉗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公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批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願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著號之且示以得盡道山僧爰罵人未曾罵著一個漢口有無著罵不動恰似秦時鞭轡鑽既罵不動為什麼似鞭轡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眾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德不德麼德不得語馮曰某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德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德麼也不得德哩薩婆訶德麼不德麼德不得蘇盧薩婆訶德哩惠舉馮語似師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因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慕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机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化庵顏公首眾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有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女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矣仍以得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著師號為施者師說得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結與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某眾說得果城之則已去矣年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天臺華祥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墨華祥師新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日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國悟禪師悟一日痛與提策及入智指見彰教、移虎丘師待行示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方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

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
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黃上堂德彰老瞎无從來沒滋味
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已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唱一喝
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
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交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
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沈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
一棒雨似傾盆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
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

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故大鏡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吃粥飯阿誰不
會不作一句商量炭坑王子笑敬開鉢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
彌天取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是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不見明，暗噴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
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裡與胡孫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
月珠方丈不直若作衲僧已臭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提青
赤是若在上堂飯籬邊添桶裡相唾饒你發水相罵饒你接背
黃河三千年一度清端午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
朱頂王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

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怕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
朝至暮秋，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裡長二時上堂與那與飯
不覺嚼破舌頭血滅梵天一天之下萍然有餘玉皇大帝發
遣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鞠刺刺之間道汝諸人作證見也
且各請依矣供通切忌四婢儂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吃
茶我也怕他若非情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
辦龍地上堂五百力士指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才世界一
團簇塵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向
報恩門下正好與棒何故半夜起來在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裡無第六代祖師放下無血明渠咬定牙關

踉跳也出他圈禱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恭祥人切忌
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
錯用心倚床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
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
車不出上堂云良江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
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暮拈拄杖云
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
別端由管取平步升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者僧問婆
子問巖頭王梳舞掉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
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燈檠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

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剝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抵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費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葉爛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抵這是埋沒自己抵這不是沐自先聖去此二途和沈冷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忘日拈香曰平生波興撞着這無意智者和尚做盡仗倆湊泊不得從此却都干

戈隨方著衣吃飯二十年来坐曲肱木懸羊頭賣肉知他有些甚憑據雖歷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煉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誠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玩地繯危子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天童應庵墨華禪師塔銘有序

李一浩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墨華遠遊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典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項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昔陽十四年於今念有年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也以其為常

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履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然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矣知師之所造至慈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蘄之黃梅人生而奇襟骨自聳秀童髯便殿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祥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討首謁隨州水南遠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遍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鉤鏈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

一著以厭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拈勞痛與授策以為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以往見彰教隆於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笑為先馳未半載間遍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机閑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入天圓測道聲蕩於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所出世繼住衢之明果漸之德章鏡之報恩薦福葵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宋未乃任今天童皆緇白藪慕同辭公舉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批辨操縱殺

活尤號明妙飽泰宿學一近提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
出力辨所難集以申報教舊嘗領徒典判者皆晦匿名迹以得
富中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
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菴禪師時說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菴於菴園相得歡甚
此菴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誌不忘虎丘與近世
眩於名聞幸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
失往，西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
仰之每於住持返應虛受難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
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

僧象著草鞋住院何啻如玩地繼寇徒象不許放逸事，以身
率之其孺示疾也猶挂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孺終或以
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好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
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偈頌語錄甚
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
赫時爭屈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摘及其在海陽有僧傳師垂示
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場正脉通其峰更
如此速妙喜歸徑山退居月明庵師演化於明叔姪相望往來
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處無異薛師哉後未踰月妙

善亦化去祖道其逆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有紹之者
銘曰臨濟一宗文派分布大於揚岐盛於五祖善美具并履惟
獨悟生子若孫益振門戶師周後出氣雄諸方發瑞水南編春
湖江所至皆靡陳既堂，師視缺然高者遠驥窮法頂底乃拈
乃航提拂中瓶一十三刹示無緣慈縱無畏說魔族萬千我故
我法驅耕奪飢徒一動智板還其本裝同此大達太白峰之前
玲瓏巖之下有窠堵波及骨是舍三十年後話行猶是閉眼作
夜

道法全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齊川和尚為落髮

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因對一日聞
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袒牛角
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浪底天住後上
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之向
東弗于速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裡前身
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
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
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裡覓個甚麼終輕，抄着便言天
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舍國裏寶刀麼卓拄
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

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
將入歲末得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二字素筆而
逝火後設刹五色塔于金斗峰

無卷

崑山縣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為僧泰請勤至一日行靜
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
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僧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疏無
卷

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薄却靈隱遠禪師法嗣

知府曹却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權上第玩意禪悅首謂無卷

全禪師求指南卷全究即心即佛又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
使其得入卷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到池公月從游
乃舉無卷所示之語請為哀普說海登掉之曰即心即佛眉拖
地非心非佛復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
日而後又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野狐跳入金
毛窟無卷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
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上可
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
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頌普問諸祥曰夫婦二人相打通見

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
過薄照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
打鼓酒桶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名條屬示
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
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覺清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
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

題花倒生

柯然首座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兒為
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曰命分座

宜翁

釋念常

沙門可觀字宜翁華亭咸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
溪擇卿聲振江浙角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
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請指要至若不謂
寶鏡床非苦變易非遺教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
禾壽聖還當湖德嚴居開世堂為楞嚴補註書以祥符延閣兩
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嵐山月此我
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此禪入門道

當九日指座云骨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
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親王
牧四明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
而聞王堯師在天竺受請曰王古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
衆見行李藪莫不歎服不二載填帛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
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右出佛祖
歷代通載

蘇志云有圖覺子繼行摩錄

大祥了明禪師

徑山第二十一代大祥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
所謂明大禪師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

喜滿梅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為禱在不測師為荷抄以行間
閱辛苦未曾少怠既至既所衲子追隨問道者事不下二三百
人果以齊粥不給且慮禱嘗勉之令去師報不肯以辭任齊粥
每肩拷撻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新蔬食用之屬或
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是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果法嗣之
盛在取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果被首復僧衣首便繼被首
住青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
子下唱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唱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
唱者哥一貫錢師見之乃盛具千錢于袖中入室先榻於地
高聲一唱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唱者哥

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即舉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
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
高聲一唱而妙喜大駭入室罷檢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師
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教念其勤物之久舉
今出住舒州之校子先是校子諸牛牛連疾疫死斃幾盡比歲
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
跡遂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祀及
飯大衆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入言捧頭出孝子我道憐兒
不覺說長蘆長老德履來妙喜空背一張口從教四海安流傳
野干能作師子吼執云無物贈君行唱下錢圓山倒立後奉誌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揚和生落一異僧長大顴腹緩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
可不心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是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
還訝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恭罷師首言大王左田
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
可語因令辨齋師飯罷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聞聲傳言和王
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建孝宗聖志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
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
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自還化矣自是和王宴居籍
寮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

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奉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一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錫賦之恩至今崇其利師於緇素有大目緣所在施供靈委納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為六月初七日浴罷跌坐而逝

如源禪師

釋念常

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常嬉若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素蒙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壽山應春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屬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語數然有得即以

如應春應春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春厲聲一唱自是朝夕咨請應春大喜以為法器說得勸快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編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本春永公一日辭本春本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本春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師曰矢上加尖如是應耐數本春云吾凡下語者惟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周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本春舉手云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道年見益春於衢州之西

山隨問隨答春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春春移將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春春入室次問停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待側竅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本春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春又遷靈應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益春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文鏡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應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所有棲避之志即上章乞罷往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城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忠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用甚謹脚不黏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胎書法嗣者山光睦雲居著

開場以大法用書偈曰未無所來去無所去爾轉玄關佛祖問措如跌而盛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未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右出佛歷代通載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月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群兒中未嘗嬉若稍長開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素蒙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壽山應春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屬終夜

自舉狗子無佛性話數然有得即以扣應卷，舉世尊有密語
迦葉不覆藏師云：執置和尚應卷厲聲一喝，自是朝夕請應
卷大喜以為法器，玩得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三年，師始得
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編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
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末卷永祥師，一日辭永卷欲往黃檗，永
卷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永卷云：瑯琊道好一堆爛
柴，濟師云：天上加尖，如是應酬數次，永卷云：老兄下語，老僧不
過如此，執置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
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趨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
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卷舉手云：明，向汝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適年見密卷於衡之西山，隨問即答，密
卷歡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卷移住蔞山，華
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庵入室，次問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師侍側，默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永卷開口，不在舌頭上，自
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永卷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
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無庵嗣，遷江陰之先孝，無為之治，又就
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
以火窟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
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金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
以昇師，雖聲如湖，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眾，法席為一時冠，而

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祭其誠許之，退居東庵，
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愈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
為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昭書嗣法，香山光睦雲
居善開傳，以大法目書偈曰：來無好來，去無好去，暫轉玄關，佛
祖開指，劫跌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
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遺其侍者
道孚以銘，為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
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開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
春，李德遠每與某談，未周悟入時，机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
語，峻峭普呼，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疏空駕天，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
思德遠，好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庵真子孫也

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庵父子，以一口吞金，圓珠，蓮晚，授松源
松源，初心論劫，泰祥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象如清滿
金銀，腕手掉首，裂肝披昏，何智萬里，鐵圍後，十大剎，推山，涇川
法刀，所持比塔，巋然

天童無用淨全禪師塔銘

錢象祖

越之暨陽，有大比丘名淨全，翁氏子，無用，其自號，朴野無偽，師
風神秀，異面目，夾，有光，幼失所恃，長與父兄躬耕，九至林壑

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甫冠從大悲山神辨祥師出家
復以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杖大慧果公問曰汝有何
能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大
慧已知為法器時有王法以一度僧牒施果命其給侍者十輩
各探箒以下其方緣師信手拈出而首得之師時韶光不耀人
以為推魯故列下陳九人者意皆不能平謂師非其倫不應倅
而有之更相評語果復命探之如初師再獲若果者三探三得
之象始服遂師果公祝髮具足戒嘗請益果曰但起滅不停
處着師夙夜泰完曾不少懈一夕聞山門宵避者傳呼照燈火
燭忽有所警省乃疾趨方丈果喟云去得之本有失之本無宜

息狂躁師不覺淚下復食俱忘若有所負曰入室果舉靈雲見
桃花那裡是他不疑處師擬開口果遽批頰一擊致然頰有契
悟即說偈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郎良計生白浪起時拋
一釣任教魚驚並頭爭果復西曰汝既知老僧不瞞爾宜自善
蕪日顧待者曰這批漢披刺未幾便能性踪如許三十年後人
望其風不及在果公既示寂時瞻望遠無庵全水庵一門庭角
立師咸性扣鳥入閣見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燒磚
打着連底凍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正在半塗因甚為山
呵大笑師云忍後不禁水深相契重時大法炬許之自是問
答勘辨與師無不机投道合多所發明日由數載後出嶺嶠遊

吳中拙菴光公居靈隱延師典賓混源益公主淨慈命方半座
為象入室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稟夙成不做師授雖不
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得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斯亦奇
矣尚書尤公襄賢文王公厚之過門師出部使者相與勸請主
狼山師勉為一出淳熙十六年開法師嗣大慧移錫蘇之承天
宣城之廣教建業之寶寧師之住寶寧也余時守鶯病在丐閒
得請時師歸師退院事許以相從為天台避病中日得時師聞法
音如藥石天童適厖席四明首聞師道價亟馳書逆師自是法
道通行衲子風趨座下余假守會稽時復杖錫相遇公是之暇
猶得共說無生多至夜分還還山亦幾已報示疾說偈而寂開

禧——三年六月廿九日也其校用師治命遠持其壞衲裝裝以
見遺意且待奉師躬於寺之西麓應菴華禪師香火同龕對峙
浮圖以瘞之號復塔蓋應菴與師為伯仲亦法門珠勝事也行
春秋七十一夏臘四十五度弟子五十從師入道者暇見於
湖海矣師机鋒峭峻惟以單提直截鍛鍊學者住持未嘗泛應
同眾清風凜然其法行未盡編錄而已流傳大千其門人思卓
以余有舊且厚善遠來需余銘
銘曰師振宗風作獅子吼妙法無邊空諸所有復鉢羅花開揚
教後為世導師禪林日茂太白峰前裝窠堵波亘千萬年高風
不磨

笑翁禪師

劉鳳

笑翁禪師妙堪得法於天童無用全禪師初領台之報恩閣揚
叱九朝命徒虎丘

妙峰禪師

劉鳳

妙峰苦喜禪師吳興劉氏得法青王光禪師入巨廬卓錫妙高
峰下百壁十年自明之瑞岩來領蘇之萬壽

仰堂善濟禪師

劉鳳

虎丘仰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鬢濃裝苦強顏為
他閑事入塵寰携來活的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法董禪師

劉鳳

法董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開吳門宮籙破蒼禪師道望來依
焉曰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有契依棲皆詢與無準範日相
激勵去遊諸老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育堂充成稱其自作家爐
鞞中來出世蘇之高峰高峰巖前利苦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
次遷楓橋來經、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
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郡校穎異有聲既
冠遊國學日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遂
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編遊江湖至吳見錢菴一大禪為侍者

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並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

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錢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
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聞
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
出住香山居五年從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
壽皆欲返師、聞萬壽頌贊即欣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博
又以長蘆來持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虞席朝命師
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
集會有慶事師即捨象退居香山蓋持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
法淨慈思光赫奕都已聳動一日領象持鉢觀已是夕寺災無

遺字比師歸獨山門歸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
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眾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
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輦金惟恐居後亦期年廣殿
遂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
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
眾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踴著臨行業識茫
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慮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
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
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余記之未
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坎來求余銘適余

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通年

不肖去辭指懷款子為之歎曰師之在青王也將新僧堂而陰

陽家以為法好其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為之堂

成而魔果作逆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俗

流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

淨慈遭火患慘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

成師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

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而師所以獨

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處在雷

洞音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

妙善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好在也銘曰

荷數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

龍象蹴踏師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遊刃

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常禪師

劉風

常禪師華亭人十二出家依平江圓明院體至習經書志尚調

儻佛智晦機和上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乃往來泰承備得

法要遂遊歷諸方元主礼召赴闕尊寵之如雲麓洪公別峰印

公皆相推重自京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皆謬

稟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今

別山智禪師

師諱祖智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六嚴語

悅之時嚴在蘇之穹窿並往從焉日聞華嚴經誦勸禪閣入已

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幾

人歡喜幾人嘆巖頭之越二年遍扣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

菴淨妙峰善諸公最後見無準範公於雪竇公知是法器持之

踊峻時或捧唱交下一語不少貧師擬對軌喋不能發由是知

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

路既而公移徑山命師分座嘉熙戊戌成洞庭天王虛席迎師主

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携一囊一

鉢至縛茅以居時寧郡父不兩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

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庚辰九月旦忽示衆云雲淡月

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

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鳩後事珍重大衆义手

而寂壽六十有一坐四十七夏其徒塔全身於中峰窳庵禪師

之右師嗣無準範

右天童寺志

景德傳燈錄凡無机緣語句者不錄然仍出其名號今錄其地人之係于我吳者附于後燈篇之末

吳門圓鏡禪師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靈巖寶觀禪師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蘇州真亮禪師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烏祖法嗣

蘇州法河禪師荊州永泰寺靈瑞禪師法嗣

蘇州文約禪師潭州馮山靈祐禪師法嗣

蘇州惠祥師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天台山德韶因師法嗣

吳釋傳內略載

劉鳳

定覺禪師崑山人得法於馬祖

蘇州法河禪師得法於荊州永泰寺靈瑞禪師端師百丈

蘇州文約禪師得法於馮山靈祐禪師亦自百丈

蘇州惠祥師吳門山弘宣禪師俱得法于黃檗禪師

清表禪師住瑞光天台山德韶因師法嗣

蘇州洪澤和尚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也

常熟稟珍念慈禪師得法於天聖泰禪師

何山曉禪師得法於羅漢林禪師日檢禪師得法于景清素禪

師

又蘇州諸禪師得法於南宗者初則泚水玄通後乃稱瑞光定慧

虎丘通禪師傳法於保寧英禪師

虎丘文湛禪師大中立誌禪師法嗣第十四世也

虎丘務本禪師得法於天童智穎禪師臨濟十八世也

何山鐵鏡明禪師得法於淨慈開虎丘蔭菴曇禪師法靈隱

崇岳皆二十世宋之季入元者也



慈受禪師

龔明



慈受禪師沒老靖康朋住靈岩學位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得
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為真摺云有顧箇形骸舉
止九而陋只因放得下禪事皆成就醒醒與毒藥萬味同一口
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禪師蓋作字時因上元命之性坐慈受
舉似云靈岩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梳燈大千俱照徹也
不用添油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麼
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靖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
月書一絕寄靖老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
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師名
按淡

角堂了庵題師得後云者慈受散慧林之席為台山之遊靈岩
專使于天封寺討尋得之圖照故隱遂為中吳禪學都會居三
年而有蔣山之命不赴四明太守以阿育王柏之亦不赴未幾
蔣山專使再至不得已從其請復還三佛舊觀吁何其盛哉及
謝事歸洞庭包山若拏終焉猶于靈岩似未敢忘情因其僧堂
之落成故者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去借板頭眠之句奈晚生
無狀備首兩掃者三年饒曉懷人窺淺仰止之嘆覺維那出現
手澤謹拜手以識

懷淡

懷淡生壽春自號慈受史宣和初詔住汴京大相國寺靖康改

元力請還山優詔由之確不可奪已編走江浙所至焚香夾道
往靈岩三年作偈示學人云醒醒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
銷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峰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
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
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最後得包山廢院欣然駐錫一時擅
施菴轉殿堂乃新懷淡以兵火之後不欲煩人而施者自遠至
惟恐弗受紹興初入菴

若見吳縣志注云范仲淹序畧夫以宣和靖康紹興時僧
而序之者乃屬之范文正此大誤也又龔明之紀聞原云
高峰靖老而此混云高峰和尚拏使靖崇門書不熟者或

誤認為高峰妙公忘其生不同時則起人之誤者乃此和
尚二字也

吳僧錄內一條

汪明際

林、庵祖師遺一匣上書轉語云慧明靈吸乾東海魚鱉蝦
無處安身立命有人悟者其銷鑰自開卒應悟而開之者後被
一僧持去

中吳紀聞播名一條下

龔明之

福昌長老正橋頌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
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佛鑑無準範禪師

徑山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
依臨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其戒明年
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老首座瞻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
法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休光一日如廁提
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
人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唱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箇
甚惡省剃髮後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住蘇之西華秀
峰遂往見烏有純頭者入室次橫批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
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嘗事何至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
肚飢聞飯聲要吃飯去漸聞師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連破庵居
雲隱第一座後徃從之曰侍破庵遊石笏庵之道者請益曰
胡孫子提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提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
成就師在侍傍平生破廢之物頃釋巖峯菜居吳郡學庵遠瑞
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妻偉衣冠者持地茅
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迫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
與時昔夢無異陞堂問法一番供破庵三年遷焦山升雲霄觀
首發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後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
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
爐頭有箇無著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
僧云畢竟如何是無著主話師云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開

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
謂堪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棘頭師云一畫一斷上堂靈
山指月曾渡話月近代相傳撥亂成整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
掉在壁上未嘗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籬
西籬未免拈起多年層日子中點出些子候曉處說似諸人且
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湖春寒秋熟雖然如是黃
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
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
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者是西川陸慶府
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此鄉談說此鄉話如今且未說你

識得長者且各自知得自家鄉骨也得還知麼明州文縣奉化
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林迦室堂供蒲跣脚下踏著
底破靴頭碎瓦礫面前撞見的王鴉院李麻胡送麼薄福住山
真個孤負老翫雖然如是更點方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辨
遂府鉢孟邛州磁甌理宗嘗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
動色賜金襴僧伽袂仍宣詰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
說法要示恭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
佛鑑禪師號并鑲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逆
知其數不動卷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憂而助
施雪湊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

永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庵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
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故室東西偏奉祀師與先世香火過始生
日為飯僧佛事以屬冥福蓋亂師之先祀遂絕故師未以
狂孝慕上聞而嘉歎賜扁曰圓照淳祐成秋集室明月池上
持曰退耕之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已酉三月旦日升堂示眾曰
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
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
少十五日集兩班晝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語諳如
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
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去也亦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

橋移頃而逝遺表上開上遣中使降香賜帶奉全身葬于正續
之側塔曰圓照稟法化有雲巖欽斷橋倫西巖惠等讚為大
宗匠云

淮海原肇禪師

徑山第三十九代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女朱氏邑
之村和寺鈔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輩戴
珎亦夙種蓋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泰漸翁于徑
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
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汝交涉師徐曰自遠趨
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答其泰室鏡見便云下一轉語來

擬開口即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未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
翁云這裡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塔始每就入室之列已
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先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
台萬年蘇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
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數餘連卷山積僧殘屋老未
幾接開蓋雲袖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為
語拊一穴于東棚見死生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
偈而逝嘗舉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閤今國人道不再還去
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高峰大師行狀

番祖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至
朱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中時生纔離襁褓喜跌坐過僧入
門輒愛戀欲從之遊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授嘉禾慈邱寺法
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
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討覓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
倫令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
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忌痛痛而去時同寮僧顯慨然曰吾已
事弗克辦若若輔之有成朝夕護持惟謹時雪巖欽富北棚塔
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訊即打出關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全
看無字自此泰和無虛日欽忽問阿誰安你地箇死屍來聲未

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度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
搬徑泰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可舉萬法歸一、歸何
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日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觀
經次擡頭忽見五祖湫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這覆元
來是遮漫暮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
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死屍到遮裏師便唱欽拈棒師把
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什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
欽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熟油鑄欽曰你那裡學這
虛頭來師曰正要與和尚鼓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
心度夏適逢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史墨僧且道墨閣曰

那裡來師拋下蒲團墨曰狗不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
家看墨自送歸堂暨欽掛牌子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取
勞屨將有可委任辭色致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時
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時善惡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喘
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
來喫飯困來打眠終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遊一覺主人公畢
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拈
一生做箇癡漢決不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回同宿友推枕
墮地作聲豁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

是舊時人不改舊時復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雪日冬冬
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搖松和塵延息而已嘗積雪洗念龍鬚路
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霖可入師正宴坐那伽中成遷武康復
髻峯蓋和菴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庵
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回去師獨掩關危
坐自若及接堵敵尸視師則又時昔雲中之那伽也於是戶履
踊踴應接不暇乃有擲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之語
已邪春腰色霄道直造天月西峯之肩有獅子巖援地千仞崖
石林立師舉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界等追尋經至為葦茅蓋
頭未幾暮羶之議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大

衡半之撐以死閉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潔身
不雜髮齋甕為鑄餅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徹梯斷緣雖
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閨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
回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個道理回甚有明與不明大
修行入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僅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
非其大報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子住大仰凡三喚師堅
卧不起逆有竹筍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
辦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可扇日益遠遂有他才異域越重
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鵬沙羅提舉飯教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
瞻師顏恍如宿契惠慈施巨莊瞻僧眾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

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剎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脈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擁推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熟起若飲食特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竟以末後身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眾云西峰三十年晏談般若罪犯猶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無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已聞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鉄鉗鑿入海撞倒須彌山

泊然而寂啟念龍七日端然如生縑素奔哭者頃頃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毘尼及請益者數萬人未寂後遠通之人恨不得承顏頤諱於塔前慟哭然而煉臂者猶墮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為人自任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日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瞞且往供給而啟發之因其思醋為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暇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善笑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界孔數開放出無毛錢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墜髮筆師曰又

喚甚麼作無毛錢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記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彼已而晦恐逸故書師自渡峯而至死關風厲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諒，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切至軟語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蛇鞭管四海龍象則縲毫無容少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撻其案杖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勸其淡淺真為定其是非與奪却增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一知半解好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

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床床子及手被卷往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恭肅故也直須恭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入方能談活得入此是吃折腳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沒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全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毘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嘗設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青衣告備折薪摩果見中復全

而置之澆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碎如舉
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
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長清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齒以
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過室視奩中舍利景如貫珠師隱
山前後三十年為己為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
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
不知皆令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香祖自師至
西峯即往表觀歲或十餘往必留旬浹承教誨警策者至矣
示本分鉗鏈外時以乳盂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啟迪之益
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

數頌古皆復峯時所作為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勾一
字皆前所謂踐履真矣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体
修律常使首而坐非問道不答閑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癯甚
坡翁者夫禪師病有三說寒松露骨既老虎垂頭殆為師
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日少干懷焉香祖從
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
明初以擬集之事見稿不敢以十韻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
將銘於大手筆之謹狀

高峰大師塔銘

家之吳

夫子之道不憤排則不啟登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

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栖林葉草衣木食瓦墻壁其身心
而不滯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
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耀僧而免幼嗜跌坐稍長從
嘉禾靈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眼學
祥屬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今本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
欽全恭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捧嘗疑萬法
歸一歸何處見復徑五祖真指疑姑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
阿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拄出翌旦欽又
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咬熱油鑪自此當執不避尋過雪巖見
品江謀希叟墨復從欽雲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

既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作得主慶師云作得主夢
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
喟云從今不責汝專佛學法只飢飯困眠覺抖擻精神看此
際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者咸厚丙寅冬入龍鬚山則薪飯松
風塵日博學欽一弟子明白身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
大悟會稽雪路絕數日人謂師死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
康復警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絕食蕪甸危坐不動事定尸
履紛至已外春避入西天月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文許持
曰死關憑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鑪併日一食洞槁山以升弟子
罕而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閣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未脫生死

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目甚有明與不明大
 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律即非尸不納會欽寄竹
 笈拂子法語禪香抄出道僧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躡接連副鶴
 沙瞿君建發敬慕師一見執契即捨田庄為供師辭不受君捨
 心蓋堅俾其徒以田別築二刹食下蓮華跪煖可十里請於管
 扁大覺禪寺以祖擁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
 軸以後事屬明初祖雍臘朔上禮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
 犯彌天未後一旬不敢累及汗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
 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到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
 出死關錢蛇鑽入海撞倒酒彌山泊然而逝庚申春遺命全屏

元 元閱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
 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然香頂臂慟哭填咽師清明
 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跣步不出內心無端外息
 諸緣欣然自得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
 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勤教緣粟無嘗戒學者今人自
 一知半解不能了徹恭徒一語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
 搏况蓋得處幽莽故也直洎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
 勸辦發活机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
 刹日未嘗親師行解真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
 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唱

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為得辭銘曰

高峰屹立 祖孫一律 妙年求道 力久真積
 空山夜澄 撲地枕聲 玄閣劃開 宇宙斬新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熱油一句 大地起塵
 西峰死局 餘三十齡 雲包雲笠 朋來于門
 一經不掛 萬劫如壁 近不可治 遠不可即
 斷衲子命 了佛祖心 手扶重雲 霏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嬰榘

釋法嚴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雲景嗣一日品問日間浩上還作得主
 廢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廢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
 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廢處師無語品囑曰從今日
 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
 用來打眠繞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遊一覺主人公畢竟
 在甚處安身立命師自拈一棒一生做箇癡漢決要這一着
 子明白起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睡中主提著張三叶李五鏡經枕于喚一聲石牛撞著錢老虎
 咄大家觀
 山悠々自水悠々一片蓑衣枕石頭撲惹一聲鷺起後竹稍斜

月半輪秋

元故天日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釋祖順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抗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雄異其大人相繞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九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請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慈膺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因以首觸拜自誓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庵摩羅女問曼珠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慶却被生死之羽流轉有疑已而沙門

明山者指師往泰天目高峰和尚妙公高峰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峰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回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與籍內外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癸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峰離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者即詣高峰求證高峰打趕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曰問曰忽有人來問和高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峰曰我但度竹篾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肯兒見得半遠真且俾春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准僧子證者問高峰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院(初)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著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二)曲推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震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峰將遷化以大覺屬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成結庵廬州舟山學者輻輳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庵平江雁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聖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投舉江湖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遺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

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西午額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旬吳日謝院事已百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矣却尚書鄭公雲翼時會湖西廬討司事候師餘抗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話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陵至派隱其名檇城鵬土屋以居僧俗多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庵廬州六安山江湖省丞相奉書討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建發以兩制運使終師還昇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春代已春歿

承嗣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益以院易嗣其來久矣。開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酒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年使道休。既虧使神。異無其難。緣與智亦莫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爭無嫌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歷弗敢強。師辭以未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慈治釋教。距杭州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

建大同庵。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願謂侍且曰。朕開天月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欽名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張龍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賜金襴袈裟。沙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以獅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峰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璋。遣泰軍洪鑰。普書。辭。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泰。叩已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謂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衆。普。說。師。激。揚。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曰。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

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為山北距西峰三十里。重溪。複磧。穿徑。崖。險。峭。巖。蔚。蔚。對。虎。緇。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袈。裟。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湖。省。右。平。章。今。丞。相。恭。劄。字。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敬。公。徹。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泰。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刻。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欠。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

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暫。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妄。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策。白。豈。堪。向。生。死。岸。畔。釣。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

僅存毫髮許善惡取舍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
師之教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月師有叙其出家始末曰六
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養耶汝自春欲為
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
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
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狗世禮也復條
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關山明訓全法久住
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嘆
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
則陳爛薯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
遠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
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
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成茲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恭敬
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
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苟
食鷄衣且圓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
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握
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暮雨移透始信余言不
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者者師曰幻住菴上漏穿穿離明
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

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
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道別外護仍駕得道別法為故舊十
四日蚤作履駕得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
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
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
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殁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
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
七初侍高峰於死關日作夜坐脇不離席屬精勤苦語訣無怠
逾十年親承記別退而歲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好過輒成

賢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
尚象繪像而故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殆無虛日
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可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致
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百事師而鄉道者傾
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與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
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誦讀之也得師半偈不
啻重寶或戒師所難髮輒產舍利有疑謬者一接言容無不遷
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
開教觀東來問法莫不主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既而普福
寺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吳光從像喝

天蓋目仰觀翹勤頓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
之法量汪洋辨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復日滿一
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域如飲醇酎不覺醉
忱及其勤辦學校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然如秋霜烈
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
瞶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恰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
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
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
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於天性清苦自持九幹細行大覺師
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寸功并其名

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庵廬皆曰幻住又曰以自
號為嘗陰暑病渴膚腠汗滴有遺細葛褰衣者受之終不衣也
遊淮返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賴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
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訾則掩卷不現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
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擇
嚴徵心辨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闡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
住家訓一卷撰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
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
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
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朕田衣抱愧

沒齒平昔願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泰定則闕
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
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
為未證得謂證得說我無悟由為求名開利養者齟齬巖谷為
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陷多聞者聞知見海導以
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
一心平等派絕去來不歸朕跡際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
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耆宿或質
諸道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中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
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

錄
天目中峯和尚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五
釋道衍
天目山中獨坐時王且膜拜道巍、禪心不離蓮華團淨土詩
成開化机
中峯和尚錢唐人詳明本得法于天目山高峯和尚其道遠
巍、如泰山北斗王且命龍象交泰朝廷屢遣使者降賜
金帛勅號普應國師和尚慧辨無礙應接来机之暇植慈修
淨業有懷淨土詩百篇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巽登塔
全身于天目山中
天如惟則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八
釋道衍

獅子巖前得指南則雲立雲駭來泰老禪未上生蓮界念佛休
言落二三

天如維則禪師廬陵人得法于中峯和尚妙悟玄辨超于人
上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卧雲立雪二室日坐其
間宰官長者清淨四眾參學之流接武而其師以單提直指
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念佛發明西方教法最為切著春
秋六十九臨終靈瑞甚異塔全身於水西之原

大方師塔銘略

鄭明德

至正十六年春師出世住平江定慧時方安與我旅占住佛屋
紹徒多感者師曰何不休去教去師語嘿然不可測識謝

院事客靈岩山華首座房感稱路總管周度義卿之聞且曰我
將火化須度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候以即事登靈岩山時
蘇錄判善長賈與史天瑞從師聞候至欣然出迎陪候夜話曰
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候其為我證明兼吾教下衰候
念佛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為法外護候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
復以詩寄候詩曰昨日岩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為塵慈惠等
語聞後道碧落雲收月一痕候雖得詩亦未深信復以偈決別
眾人是在請於華乞以燥薪盡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
從命龕則無有坊前一床謂華曰此亦足矣華如師言十四日
朝登殿與眾僧別即登柴棚西袖皆折燥薪得火即烈燄熾

然於大火眼中其祝香有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剎外
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數珠典華
曰聊當記憶於長僧俗四眾始驚信拜礼烟燄所至多得舍利
且聞異香身盡火滅骨骸不壞者二舌根齒牙候聞驚不已
為悼章二且為建塔靈岩乞為之銘云

別眾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爰盡時全体
現鏡陀火裡燻寒冰

了庵有偈四首憐之云佛日西傾不奈何奮身揮起魯陽戈向
來入室操戈者火後爭執故利羅

彩鳳翻空出盛時金烏燦破五須彌全身跳入火中浴後世無

勞問髓皮

吾哀不復夢周公、識吾哀豈夢中勝熱高風冠今古視池無

底火燒空

善惡由來只兩岐閑時作夜亦何為鄭公筆力堪扛鼎來真禪

師活化碑

天如惟則禪師

劉鳳

天如惟則禪師姓譚氏言之永新入於蘇之東城買地建師子
林曰岡阜為山有石矐名師子林且識法之源自天目師子巖

此

石屋和尚塔銘

釋元旭

師諱清璘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突成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吾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峰問汝為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頃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噤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瞎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問何來師曰天月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承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

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與菴曰者个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款款有省回語菴曰有佛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奉次命與嚴輪菴普與眾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灵隱悅堂開公會中居第一座遂罷叅登震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屢聯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允樵蘇之役皆躬自為之有古德

之風祥暎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憫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開諸廣教馳譽請為茅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勿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為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蓄然而起大開鑪錘鍛鍊學者拔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開師名降香幣以拉異皇右賜金襴衣人皆蒙之師澹如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午夜與眾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願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聞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

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之師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慶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鉤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建朝延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湖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為同春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於福源矚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繫而為之銘曰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亦無得如太虛空蕩馬圓極卷石屋心如死灰劃然頓悟火理蓮開

惠明之孫及蒼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遂助留霞霧名落湖江
爭先快觀景星鳳凰人滅至今幾三十獲遺塔巋然清風未
已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秋九月九日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元旭
撰

虛舟普度禪師

徑山第四十二代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
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每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單持
軍再遇其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
上爪牙也携歸武林礼東堂院祖信為受業師待信去石五年

奮志森方初見鉢牛印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
時無得唱道鏡州薦福師决志叩請其還福嚴華嚴亦與之俱
偶入室次得聞不與常法為侶者甚廢人師曰金香炉下鏡
崑崙得曰持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礼曰謝
和尚證明若天童睡巖光大慈石巖睡虎丘石室迪一見器異
留與法務諄初割府趙信養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
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太博曹親公奏補中
竺天運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
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
卓拄杖一下說耶不說耶向這裡揀揀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

王金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先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
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
人會又逐流當過短墙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象云汝等象人在
北邊夏山僧漢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門靈是曳尾
拂跡、生靈隱即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說
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利在途中不離家舍
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度人天供養師云兔馬有角
牛羊無角寸毫尺釐天地寥廓潘閣倒騎驢攔殺黃善綽師住
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持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
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望冤鳩之

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石室祖瑛見徑山志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壯年出家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
山開徑山晦機道化正來授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聲聞日彰
出世明之隆教抗之萬壽明之雪簪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
有偈曰身無我病根溪漸愧文殊速討自有巖花談不二
青燈相對笑吟、後造一龕曰木襪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
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
天王家逾十七日跌坐而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 宋 濂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帶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
母毛氏嘗有姓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
塔造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洒掃之役已而薙
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
金剛般若經忽抵几歎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為絕
如夢幻不可控縛盡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謂古崖純公石門
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
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
而學日以退豈非開見未充無以啟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
諸善知識時布和雍公斷崖善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巖高峰之

道師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慈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
戶限聞上巖成公偈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
悟者甚眾並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乃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
食不狗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
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慮豁然如釋重負
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日前祇
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捧瓶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
迸出日輪紅之句乃支見止巖會止巖遊姑蘇走天池求證于
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慧

元翁曰大慧鼻孔甚淡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
爾將何事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情陳悟由
止巖唱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
處師便唱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
界明、不覆巖止巖豎起竹篙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
曰爾欲來捋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
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
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
西安西安為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
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餼糧益醴以

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紹素之士
至其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町畝縣大姓陳君嗣宗為
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曰取
其食以給眾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
正六年冬以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焉
石時連留三夏鳥石之眾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
還適^即境新建佛剎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普蓋曰普潤皆延
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成持徐君與馭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會謂非師不其極板沈論師勉強成行後事而返畧示微疾名
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
便行一天明月擲竿而遊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
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
春秋四方奉學莫知其數然其法者則慈觀慈進德隨等一十
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安道遠等二十又三人也二
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
公卿大夫若大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吏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
江行者左丞老若江東燕坊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
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主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

之施及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
止於斯有攝恒傷之紀茲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畧也
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固不朽計
結集成帙微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矣發臨濟心髓之秘其
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龍巖甚至荆叟再傳而至天
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机恒俯而執之不為高絕難攀之行使
人望門而最所以其弟子有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
嫡孫也師求道浚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
疑太道場于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時克若耶耶
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揚

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達佛報禮性之存兮
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蓋遮山終谷法雨均兮
香燭直前一死敢指心逾瘡兮如蘇瞑眩不眠不見耳無聞兮
其指頓忘夜半月明計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
兮百千妙玄開日洞然照無根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羣迷
兮无標之叢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假之責馳書奉誓祈普惠
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机漫云、兮大度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
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兮道行有時表者太史勒堅珉
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奉公碑銘有序 洪武三

宋 廡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踴騰
單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
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
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菴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
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
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汲合羣被無際震盪鉤靡間
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備矣太湖無用寬其又
鏡中之鏡者致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

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官孩父某母
隴西李氏師既生易氏吉安郡守其愛其慧命為嗣年六歲
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
佛陀疏遽注耳聾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食
食乃使依後榻樓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
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月寺眾同夢迎禪師次日
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遊揚之雍
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
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畫一奇其幻而器之扁僧錄司給牒雜度
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遂累出遊浙河西見諸大老下

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穿廬山
謁克翁勉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
歸鄉行省觀禮至毘陵約明極叢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
昏則數沙蓮覺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
宜往春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巖峻師
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
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益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
存涓滴曰不著僧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唱師退就禪室徹夜
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重門一念不熱語聲未絕而有者急趨入
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抄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

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
無用嗔然一笑復舉證道得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
之間聖凡無路連道、師曰火逆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机
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唱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瓜
擔提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至五體投地曰今日方
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待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蓋
所替已塚親暑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
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史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
遞展化机師皆往叩擊道相贈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
向下文長俱註中吳無涉故錄止於此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宋 燕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
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燉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
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大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
持豆盈升四象爭取灰燼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繫號無
從於是術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冥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囑後事于其同門今天界
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不復相見
矣時公尚姑蘇謂大師精神尚矍鑿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
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

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朱廣曰
是大師也始終倭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蓋
為文揚之塔上然公以叢林頓擢立冠五山獲持正法不翅聖
域乃不屬之他人而惟臣、是托非相知之至深耶其又何辭
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
之十葉孫也幼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矐然朗誦若可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父女曰是兒
骨格清傑際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彼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
矣父母方鍾爰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與羣童
遊遊其間徘徊爰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舍乃謂

之曰在昔范思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圖悟勤公恭叩道要卒為
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伴從周里迎福
院僧壽彌難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持以明心、非師無
以示旨終日堵百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
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徵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
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
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筭少徒自用耳何
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持焉從曰笑陸訢公見主龍翔
其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
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法師往見廣智即以全

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捧唱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掃刹
那之頃凡情頓表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
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時得矣終
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度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
智礙尋掌藏輪於四明柯育玉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
擊石室極推舉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有聖
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之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衆頗易
之大師袂衣點食為修葺之計崇基廣墻文覺雕甍金碧燦然
前後相照往來覲者始皆住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
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

大龍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燄靈隱古稱絕勝覺
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浙
行省丞相妙煉名僧能任超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
既至剪剔荆叢葺葺茅為廬以栖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
伎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
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
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護石則時青冷之愧矣歲月流電
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同其語而入者化緣
既周手疏衣衾入公帑散交遊及治喪斂之事願謂左右曰翌
日已時吾持逝矣及期深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

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露潤
故好度弟子心果等若千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千人頓號維
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
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得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深成有若指
擘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
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即之胎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
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好不用則神器化於玄冥而
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詣之間因
言懸解證不滯不遷之域混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于

至此我瀆也不敏蚤從諸老遊欲假轍若為宅心之地風障已
泯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趨唯悵、逐物而已標解
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悽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体如、絕待離、妄識、所膠攬為法塵譬猶颺風鼓埃揚氣
化畫作夜禱日重昏佛故竟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羣愚
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起秘密心、大師上承禪宗
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博其學遠東
昭、大師為法出世喜笑怒罵皆成笑諦湯殿崇峩飛樓弘嚴
假相以明非與道度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
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

非遊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得式措徽音用垂
來裔

憨山云未見如何恭究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
古人云恭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始可知矣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洪武六年化

朱瀆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
氏夢一龍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摩斥弗退曰驚呼而覺遂
懷娠時至而育奇芬種郁滿庭年臨五六方緇圓額白智如玉
琢見者無不憐愛踰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寂寞

為子父母斬弗與連七歲頓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
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愚世相起滅不
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
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
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
十乘之旨領其扼要衍公主秀之德歲師為網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謂慈歎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蓋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
遂更衣入虎林謂十母曰公于獲征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
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机從而有契銘公俾
堂記室曾未几何方座後堂教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

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定郡守戴咸曰非師不足以起其廢其札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視或謂之師可之曰爾不見綿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曆弘開佛乘首開善世院俾耀有道浮圖落天下名山抗之淨慈主席尚虛金欲起師君之疏與幣文至浙江省丞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月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善菴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

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詔至闕見上于外朝慙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福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罪、如吐玉屑故咸鼎與之遊至于勘辨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机用送發尤使誨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慶薦法會于鍾山命師持齋事師能重承上旨允備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老舉徑山泐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開揚第一美諱自公後以

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日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傳龜文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髮現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一又六好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寺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翠蘭巖以其年月日崇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現秀偉智辨縱橫以宗教爲已任不蓄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華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賺鈔錄神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

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羣行爲書之于塔上之銘予惟賤濟之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以處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他傳授之真穎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果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自慧覺之請爲造銘曰一真妙心兮圓同大虛逆者自融兮唯塵之拘冒治冒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汎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允厥宗叶子孫藝兮各闡化机要便青蓮兮出于河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

卓然名家轉彼名相方為德之華紺月一瞬方大法畢具見者
悟之方無句之句寶華樓閣方輝指即成示現世間方何經何
營三藏精蘊方其法益崇曷以微之方誅利青紅生死去來方
不礙真圓方飛鴻印雪方爪趾宛然塔婆新建方下歷靈骨銘
以揭之方來者是則

阿育王山廣利祥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宋 濂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是之宗莫為之
館鑄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仞而不昏非
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柘凋敝之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

冥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体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
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
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疏績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
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
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
院了定師從且也長者良公和為法器那蒞落為弟子明年夏
持犯於處之大爭憐脫萬緣善究大不思議事首謂晦机照公
於抗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員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點
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輩公世嫡提唱於蘇之
薦巖師杖錫往講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奉

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處措足耶師抵掌於
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兩悟尋獲白至及覆勸辨師如置僚擲
九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
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于郡之萬
壽及東嶼遷淨慈遊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豈公主溫
之以心豈師高行復指師至處之如淨慈天層戊辰出世樂清
之明慶換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
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
以德山之捧臨濟之唱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正
乙未遷四明之管院先是寺以據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唯

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非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起
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賢吃僧夢一神人
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
請大千師赴世耳未幾行豈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
師既至羣疑景附遠眾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尊上誘掖不遺
餘力嘗垂三闋語以驗叅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
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
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昆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闋
最為峻功惜未有契其机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
庵日自號為夢世史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

月朔名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
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素紙書訖已性然化滅
在善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昆
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誣利羅五色爛然約之月
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
行世九一燈所傳一兩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其爭
若干人得法上首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于
蓆麻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淡機神坦邁畫則凝坐夜則兼
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伴覺現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
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莫
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過學徒亦以率真或以事忤之而
聲色不交動出語曾非不高範蕩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
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 不少動於中初橫川珙公
入滅之年公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于歿也又同在阿
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歛膠滯局促無
以振振精明使直趨于覺路橫川當斯時每受天目法印持降
魔持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說為
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與某角立東西共軫化机而來
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
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

要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瑣瑛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
繼師而興起焉者世嘗有其人乎

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習以攝之矣惟祥定祥定斯何言駢
周宣浮屠盡數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
逾勝師之擬生執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趨頃刻片簡雖微中具
余休暫爾賜之九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蕪蕪獅
子現出世為人澍大甘雨法雷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
吐吞與此大法珠源同流神人飛空持瓠來揭孰知玄微若合
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盡局助我發機靈光晶爗然而西歸跌坐
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閑鮮孰其握坦然弗惑如人

歸廬前修漸進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壁太史著銘勒石
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明辨正宗廣慈祥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年化

宋 源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政辭
翰禪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
提唱達摩正傳道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慈祥師一人而已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
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闍闍王清猷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

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膺首家講法界現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勝法縱獲天雨寶花子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蕭危左丞素皆與之遊以贊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潔壁光廣智及厚公見之大驚支相延舉惟恐後師之同視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蓋燈傷吁謂黃葉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喋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日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机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于

是拔策遊虎林升漢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甚喜因勸辦之師隨机而答如某落秋空而免支荒原也精神泰會不問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費衰、如縣江河聲光燁燁^劫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象手持香華百里歡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強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鄰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陸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去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抗之淨慈兵燹之餘跟窟危厲人不可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

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巫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眾亡賴男子羅範日餐餐盤冷主庖者厭之羅街而去赴部使者訥院之僚屬受賂誣師為通衰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終邇者憲二府白其筑強師復還徑山紹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笑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邊字隆山 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談化成五色有氣慧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顏青琉璃色室利

羅交綴于上畏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臂益刀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窟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親處事連東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疏云師在天界時瀟灑覆聞其緒論于其徒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物不得已而託經雷動整鷲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技未直揆其本報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亦

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
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求
南龜鏡哉師出世時兮嶽山石夜立及派普慈神降于人迹師
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机緣已備載之
茲不敢勒入也

銘曰華梵諸祖巧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若、靡不
苞括官捐全軀而局一髮爽兼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
無拘狎歟禪師神現孤篔文彩漸彰雲汎山涌一旦易慮面壁
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茅綠秋禁之零飄墮庭危仰視青天一碧
萬里我性之竟證諸碩師机鋒交觸劍戟差、出世海瀟人天

拱手發祥含微白石夜支金提正印法鼓頻提以眼開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為智珠瓊落紙亦第一美才嶽大且運使
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復徑匪私于師東南
龜鏡輕儇小夫惜不自懲、白壁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
嗟惜是非既昭重葭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亦木
余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談利如珠綴于紺青末學競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現木笑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
不勉

愚庵智及禪師

徑山第五十三代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

顧氏父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闕周王
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膺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逆亮
爾笑曰一真法界圓周大度但涉言辭即成剩法乃去謁廣智
于龍翔徵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奕若此
不思負荷大法甘作持騷奴僕乎無蓋燈得可謂黃葉飄、者
何謂也師舌喋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
葉飛墜于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暇證明眼悲沙漏執乃
支見徑山、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至巖室
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
達失公延主淨慈復陞徑山僧問語是謬點是誑語點向上更

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類僧問如何是省
中省師云君向滿湖我向素問如何是省中主師云常在途中
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省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問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鏢耶全正全太平寰宇斬痕頑一日達失
帖穆爾丞相到方丈問爭名大室答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大
室答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觀体相違師揭起簾云
請丞相相繼相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拈茶上堂
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着不見四面老婆心為
君通一練師云若教頭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
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

敬你不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竟
識地來數目甚分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錯賦壁難
向五更啼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
首以病不及對 賜還夢寐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
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技以遺音藏海雲陰方爪發
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廬焉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子芽

張景人物

子芽字春谷法昌寺僧雲遊四十年不返赤學天日又十年歸
謂徒眾曰吾緣盡矣索筆書偈云負荷錫鉏歲無力強呻吟一
聲牽動鼻頭旁萬水萬山何處尋

南楚

張景

南楚悅禪師虎岩伏公法嗣至元初自廬山來主天寺僅以
衣衾坐具一布囊自隨寺燬任焚廢之責功成遷徑山未幾仍
退處吳中

了菴欲讚師真云無面目漢未描先像黑漆竹篾不可近停蓋
云打得剛中痛不知被渠爬著痒只好奪來物作兩截且看老
漢有甚伎倆既就放過合如何後姓梅檀為供養柱角羚羊渡
處尋炭龍門五峰上
為延聖剛中請讚

清寂

杜啟

清寂臨海人幼入徑山師禮虎岩開謁古林茂公茂云雖是後
生却堪雕琢至正間主席靈岩入院上堂云石門嶽險錢開竿
舉自分明萬仞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縷毫

悅堂顏禪師

徑山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婺之賢林寺徧
恭諸節徹悟心源為東嶼之正嫡焉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
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者再
降璽書獲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紹素雪臻
如流奔聲師這机開發多所雷被其接引後進和氣襲人其警
策生死若震雷發電黃文獻公與師為方外友得教宣般若之

力師住持四大利有四會語錄金華采公瀝為之序

悅堂自北山歸東祥了菴聞而寄贈兼簡永懷岳雲云卷衣歸
食故山薇誰似山翁解見机養得身心同孺子自栽松竹護禪
扉一終話林居憶永懷白頭兄弟已生埋村田角落凶年裡馬
麥風規自偶諧二

伯益瑋禪師

徑山第六十二代伯益瑋禪師蘇州人通內外學師新膺徑山
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馬臨化倚杖而逝
師引羅睺羅受佛誠云十方世界諸眾生念已證善遊果彼
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

是我何不蒸直酒內水皆薰一生取辦更若恁過日是誰之
怨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雷菴澤禪師

徑山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咸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菴來持何
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

文瑋見周世昌崑山志仙釋傳

文瑋號南石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菴禮智興為師嘗詢
法要於虎丘行中衍仁禪師得言外旨洪武間任郡之普門遷
靈岩萬壽永樂七年住杭州之徑山少師姚廣孝習以詩云升

堂妙闡第一義緇白圓繞如春熙諸天散花無路入者龍獻供
仲焉肩越四載退歸蘇之北山松院永樂某年月日無疾而逝
有續傳燈錄四會錄行於世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沈 賢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机不備
洞照十方含自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迹業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
以三即一以一即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相印祖相傳
衣鉢可藏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授與馬祖得百丈
海得黃檗運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為仰雲

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
妙公得靈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
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惟中峰本公潑造閻奧以
得其訣通博無礙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
仰帝道益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法育巖得
其傳居善為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攪動江山名傾
宇宙齊魯燕趙秦隴周蜀外而日本三韓八蕃羅甸交趾琉球
莫不奔走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
萬峰温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日時懷姙癸
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女欲棄

之有婢金氏鞠以為子年始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觀白光
滿室賢思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
歲為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
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禪道
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如癡謀曰汝非吾宗人也
全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
州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遠往禮拜請益巖曰目甚恭禪人不
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關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
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不悟上乘
切要真參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巖云便從這

裏畫三夜三心、無間念、相續去。師得開示夜不復席日
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辯道
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大問為山云不可喚作淨
瓶喚作甚麼山踴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因地一聲打破疑團
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此這純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來見成何有許多周
折頃曰如來牒八觀明星是將眼作眼睛為有遠孫明悟處
日輪當午豁然明自殿之後往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
擇見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又手而立又問如何
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
疑着見云疑着即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唱師亦唱見又唱師
亦唱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
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如其年
二十六歲復回達蓬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咆止巖和
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偈宿靈隱且過忽聞方殿主舉千巖
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師翁夏亦止畢竟有生還
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性寄
語諸方奉學者莫教墜道好光時一聞便知來意一同本僧直造
伏龍相見和尚繞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
師付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問答不經偈呈南泉不是怪人

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尋師允
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電勉祇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
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
偈云鬱、黃花滿日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宿主自輕拈出一
喝千江水波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辯道
奈何寸雪水交泰四海高賢皆決于巖今人持善相招前日
堂中大眾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遣以見眾人之心歡喜老
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愿曾於宗慈補
不敢妄為擔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廣主
送法衣頂相來巖云老僧蒙蒙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畧表叢
林之道念非諸方與法子者也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四少
山多不堪著眾又連三年亢旱緣是遊錫蘇州行玩水山乃見
光福鄧蔚山、水相拱龍虎盤旋其在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
子午正初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
來雲水靡間賢愚群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
日告眾曰吾今時節至矣大眾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
當月付囑衣法與眾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
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清徹
源、一派派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
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應答酬謝以畢明

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酒向山間林下
鑽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闍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樓青軒
慢下流逐利遠名迷真惡道如今末法將沈汝等切勿仔細道
了結跡跌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
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五夏存龍十三日肢體渾如形
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祀時奉全身瘞于院西
禁山之永光塔四眾弟子哀聲動極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
之神衣蒲履錫鉢不著數處開山略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
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奉古監今草截根源並無剩
語可有示眾語錄送行法語不肯自傳但曰從上佛祖種一言

說句上朝宗言、見諱後學初机略不曉從况吾居、杜田話
柄乎卷付火爐門人記錄墓成文卷仍行于世門人普壽敬持
行矣勉余請銘余才輕淺薄不敢汗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
弟子海身和尚座下恭學久矣况吾祖父亦受天日中峰和尚
戒諭往來不微余一日請問海身白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
月指若獲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之經也
月也指也余情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回而有者乃知月
指不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
本無標指無指恐現者不觀真月直知之言智者現之有進故
述其銘上曰

天月穹窿 大道籓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口
千巖一韻 卓然萬峰 夢感母娘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遠蓬 執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周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頓頽
登臨一覽 終焉允滅 坎離中正 龍虎超曠
大辰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拉象雲集 躋、踰、上 援弱扶羸 道舍違、
寒之裘裳 飢之膏粱 汲引將采 山海梯航

維睡接跡 靡間避方 卅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且壽無量 八旬相持 揭說慈常
瘞院西疇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梵燄全藏
維石昂、 松栢蒼上 石爛松枯 斯增永光
若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晉撰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陳元宗
師諱時蔚字萬峯出温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
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恨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
掘地中見僧報微笑作合掌態父母慶亦可自使禮越之永慶
寺昇諸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未來常自教

滅相忽有者遂入杭受具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
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故址晝夜先竟巖語至是窺食一
日寺主宗律師舉示過山淨瓶公案觸呀然即說偈云顛上倒
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臂胸
拳逆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恁人心更要將心去見
心不見心兮不是佛性天寬廓有何尋獲之華而訪世見觀公
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
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
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路何處師
近前叉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這達蓬獨處者十稔已
而往伏龍山中謂于巖禪師初入室問持甚麼典者僧相見師
豎拳頭云這里典和尚相見巖問死了曉了向何處安身立命
師云涅槃生涅槃滅水是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
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復請衆斫石拈圓石作獻珠狀云
請和尚酬價巖云不值半文錢師云請巖云你也瞎我也瞎師
云瞎、即說偈云龍宮女子拈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瞎
現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顧師首座曰蔚山主頓有神僧
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
尊降誕二者天道清明三者有大施設齋若向北三種好事上
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拈天一

手指地云天中天聖中聖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獅子吼過
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菴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
見千巖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巖三為手書拈之所以
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公座尋返嵩山巖薦云汝緣在浙
西可繼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乙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
之表墓鄞嶽山中卓錫半山斬蒙冪結庵居之久之四衆歸嚮
乃權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紹素奔湊遠近雲集師隨圜
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
衣紹衆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
遂跌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

顏色如生傾城眾觀膜拜瞻歎其伎普壽等奉全身合二在瘞
菴之西岡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鬚著殊秀寡緣節于巖常稱
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浚得之矣師攻垂四十年吳人無少
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
辰遠通單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
滿百端然為一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利者或末之能先焉巖
所囑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澹悟自得其形諸語
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冥其徒普壽寺輯為萬峰語錄
一帙錄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
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結其傳云

贊曰昔中峯普應因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實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親受師教法之付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龍錫當漢昭曰天目淵源遂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僧時蔚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元宗述并書篆

陸 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府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即往至蘇止於鄞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既起悟禪乘遂能作書僧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有為僧有束髮

辨頭陀曲鬚表大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名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舍毋焚屍越十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奠無念入覲大被寵錫後住湖廣之九峰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為三龍三鳳勝絕天下下葬者多扣之蔚未常輕答也老患痰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遂命又遣之往及夜目窺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日指示

竺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者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屢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志諭德壽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結夾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未孫注者如此然留籍云之與石室僧語意蔚非福襲殆是偶合耳

時蔚續吳先賢諸道術第一人

劉 鳳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千巖吳玄墓聚壤乘菴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法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跌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又吳輝傳

萬峰禪師蔚溫之樂清人生時母欲不舉好備養之曰歲夜中觀白光滿室十三出家十六問界謀主法華義昇知其有異全之恭學十九詣虎跑止菴未契四明州佛跡山祥坐忽聞百丈問為山淨瓶話話然有解往華頂無見師處求次方荅問拂袖出見云欲與汝受記汝年未更居山一二十年來未晚也後又得法於伏龍千巖傳衣令繼法行錫蘇州至鄞尉山止馬道風大振遠近來集洪武辛酉正月入寂上足弟子普壽普福普堅普聰普持普華普榮蓋千巖和尚傳自中峯本自高峰妙公高峰臨濟之十八世元之季宗門未墜世主亦極崇祀之未若

今之替也

長洲萬壽寺澹居仁禪師傳

釋大香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寺晉義熙中沙門法悟自西域至
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淨寺院祥符二年訪更本額
元季寺內大亂寺為兵燹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顧
廢址蹙額而言曰是刹之妖不得名浮屠烏足以起之行中禪
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隆內外之學蓋至中興
之責庶其在茲乎使者致書幣九三往而後應之居未久如殷
者獻儲壯者獻力丹履眩爛厥事告成退處於松林蘭若風塵
益尊儕輩不敢道名咸稱松林和尚云師本番陽人姓吳名至

仁字行中自號澹居子又號照怡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
五載其親俾侍州之報恩寺真純牧公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起
類迥異嘗見西土指空上人赴吳宗名便道慈報見見師與數
日再世人天師也同授以毘尼及摩利支天咒法囑令恭原史
子獲徑史視師軒渠一笑遂失晨尼師壇史叱曰恭堂去一昔
又見更問爾何處人師曰番陽人史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
作量勢史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由侍香尋掌外記史
喜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斬之德華越之雲頂崇報吳
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梳子問僧云這個是什麼僧云也知和
尚老婆心切師拂拭子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

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宗五臺山上雲蒸針佛銜塔前豹

最天刺羊頭上煎銀子三箇胡蝶夜簸錢師夢通儒經尤是於
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虞文靖公見
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真有西漢風張路公嘗以詩
寄師有今代能仁史高風播海涯之句宋學士稱之曰虎丘尊
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 國朝洪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
理名師以佛旨為書而對 上大悅晚歲養間松林十五年
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春如愚仲至訊曰師行以至美諸子
在旁蓋不賜一言為未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曰與師諦及五十年矣此別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

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緣七
十四僧騰六十七有嗣法弟子措納秀
進好香 義尚直編 釋景隆
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盒貯之置於大香盒
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盒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
外不復他用答至性熱常香而已
祖庭古拙後禪師傳
古拙禪師生緣松陵之柳塘日母持淨戒出胎不知有腥血六
歲出就外傳不樂音典背習法華經一文一禮至十歲日誦一
部年十三思脫世界子夜踰闔投城越州日鑄寺者二載獲祠

部披荆登壇受具足戒發大乘志首謁石屋師授以父母未生時面目提撕多滯冷淡無聊又二載往叩三衢彌勒禪師從前著數乃示履踐畫則經行夜則趺坐歷々惺々明々寂々如秋月寒潭光凝一片又如鏡壁銀山淨忘進止工夫雖得入教思心不能磨磨南泰古梅老人長遠胼胝靜境俱失及拜起即欲供通痛以竹篾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三月恭至故里立限三週不語過午不食晨昏不寢冬夏不潔日念速磨太師壁觀九載方獲及茅更發猛厲續燃三指每一指限三年磨三成九切磨淡入塵垢自消我光阻礙廓然覺地行詣白雲菴當抗不讓法戰所契留為千僧首時年二十八矣鐘風普布泰徒曠集逆

遁跡下山留偈奉別大人云半載相依唱祖机几番談道奉天威出山便執歸時路又是重我眼上眉霜光岩壑三十餘稔如聲若啞問測古旨有平生最愛限岩谷三十餘年懶款迎之句洪武間奉 旨到繁昌一日剃度千人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發四願文師云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恭在性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既不可道何以名禪可道又不可道又不可道是恰倒漢若向這裡細索分明便見一生恭學事畢若是發心不真志不猛厲這道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又摸索不着便道越若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真精究拙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孫勒下世與生死甚干涉直正道

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恩闕祖闕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得從上諸祖做個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為甚麼事長慶被公坐破蒲團七個為甚麼事看嚴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為甚麼事乃至歷代真宗踐履魁厲皆志為甚麼事我今日口喃々地引古驗今為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語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箭前淡發重願坐死不明祖闕不透善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頭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腳蓋此一生做教撤去若辨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無念傳

釋明河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為師東遊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頰首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翁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經流盡散惟學一人守之荒墟蓋棘屢影數年暨我 聖祖削平僧偽奪有四海偃章崇文幸與吾教學有後創之志焉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復興與金碧掩映如化樂天堂矣洪武十五年 孝慈皇后陟天廷蕭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焉王見而異之遂留師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

剝皆一呼而應成之，易如掇之也。當道者薦于朝，聖祖古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剝月辭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實各一器，至山諭慰，彌至。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智來一見，去此常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供之，燕以持勞之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尋道，頗亦有刑寬法矣。永樂四年，示寂，閱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無念

蔡懋德傳略

無念字勝學，廬山人。九歲出家，不識字，參荊州無聞和尚，開示公案，後入嵩山，住靜影，穿一衲，不沾席，屣不出戶，一日豁然，有省，日歸訪者，宿東掖，吳泰時，蔚一見，機語相契，後高皇帝召至，奉天殿，賜坐，上問法要，念進偈曰：萬机之暇，究竟玄百草，邊頭佛祖，祥毛孔，漏舍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迴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神僧何以報，祝延聖壽億千年。上悅，賜以御製詩文，慧王慕之，延居武昌九峰寺。

寶巖普持禪師臨濟第二十二世
寶巖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偈

釋弘忍

云大愚肋下痛還奉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燈續跋古今傳

虛白慧岳禪師臨濟第二十三世

釋弘忍

東明虛白慧岳禪師寶巖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春嘗問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巳，日祥定，六月出定，舉者觀松，數然有省，尋還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故，復指示見寶巖持禪師，且陳悟目，以此之四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旋，那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歲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公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巖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絕糧食。

至第二夜，著義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巖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

杭州東明寺虛白岳禪師

釋大香

古抗安溪慧岳禪師字虛白，日晝夜無睡，坐若鎮，憶諸方目之，足鐵脊，其先湖廣人也，姓王氏，父為丹陽統謀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而亂入門，及產有異質，驚悟不凡，經書常日成誦，七歲夢坐稠人中，捧塵，玄論醒以告母，曰：此高僧說法象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禮邑之妙覺寺湛然長老為師，湛問曰：汝為何事？答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為淨髮，受戒，服承。

三載港轉江西疎山住持開松陸唱道雲間即往留印得所心
印偶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祥定六月
方安詳而起舉日繩松豁然有省尋至表墓山見果林榮公針
芥相入指謂寶藏持具陳悔曰即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
深那裡泊在由是親炙座下一日問師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云何為師向前問訊也手而立持起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
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暮起得徹源底呈以偈曰一
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
一輪紅持笑曰慈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別去至千歲岩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千日明慶圓律戊子安

溪住靜一往擗閱三十餘漢道行弘傳繼素奔向誨迪其厲未
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折以片言莫不泠然省解學徒恒集數百
人日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開殿堂祥室才丈鐘樓庫
司庖溫所且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祥寺復
為度僧俾奉香火已未釐以獻施義餘重建淨慈大雄殿辛酉
六月二十七日命齊僧衆、知師意禮請由得師曰一大藏教
無人看者爭得這幾句閑言話至二十九日晨與言別疊跌而
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燬獲舍利如白珠者無數葬于山之
東塢而塔焉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諸益者
數萬餘得真祖意乃海舟慈株陵人蓋師平昔隨机設變應病

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軟色使人醉心快意于春風和煦中也
及勸宿學務必推窮蕪與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
衣推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
道力純圓解行兼全自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皈順
之如是也海舟慈公得授心印

古道月江淨祥師傳

釋大香

西天月山高峰下七世孫古道淨祥師者乃古杭東明寺邑公
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姓沈母鈕氏十五
歲出家張敬古拙師座下受念佛公案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大宗其壽、曰水淺不能容泊抗有明眼人在師入錢塘古道

山謂東明且祥師一語契合由入弟子列宣德已而披緇受具
足戒既而長干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過里來明大唱師亦唱明擊
以祥板曰打的在这里不打的在甚處處師曰打的也在這里
不打的也在這里明曰這漢這佛做竟但末是結果在師辭進
天目山居治埋菴三年太子庵六年、賦醉不沾梳篦不御日惟
一形歲惟一衲空、酒、連屏世緣或遊或息亦無定在也天
順至苦城小鴻里清夏出靜適與周居士道堅祥會相孚蘭言
並真遂駐錫水心院焉有閑居士委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
峻高風攸著非顯非晦任去任由弗夸異以擅名弗耀彩以神

故無彷彿證人莫窺其微際所至惟請法者雲聚焉成化己亥
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一衣一盂此正
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項衣古道山中子七十九年來
從此了生死泥跡入山中莫見鋒芒事偈已坐逝世壽七十九
僧臘五十一四衆皇七如赤子之失慈母曰掛立塔以瘞靈骨
焉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生事死葬祭之以禮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
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鼇山陳氏父字顯宗
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

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恭祥湖海
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恭扣難以家居恭究不替庚子歲許全
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為行童洪熙乙巳結牒為僧宣
德二年從抗昭慶寺宗師得具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抗之靈
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峰塔懋錫一載魁苦恭究忽
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刻露心法懶雲大喜
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聞維毅曾葬于本山造骨塔并塔院奉
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通思無餘地以英遺骨遂承佃錢塘
縣尉司上扇第二番修吉山下沈歿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英
骨塔蓋墳屋居之持齋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

夢骨塔奚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
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塔塔峻峰
巒蒼翠鳥鳴喬木泉湧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憂悶
然春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禪未嘗閉
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方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泯
樂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觀面相見西來祖意西手勿付如
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
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晏禪師也得臨濟
正傳二十世師上沂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

現前嗣後者阿誰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晉古今諸
實為至

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陞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尊
為師夙膺微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室
山崖窳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
恒夷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大明空谷隆禪師

釋殊宏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鼇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
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為童時不茹葷蔬坐若祥
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恭祥雖家居而湖海

禪伯如古拙和尚輩靡不悉謂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
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舊錫一載刻
苦恭究忽有省目造懶雲刻露雲印可之懶雲臨下二十四
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拔儒釋通貫
事理交融大理鄉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
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右出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釋大香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窟是山陳氏
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庭別號空谷永樂間年十九

遇信心銘證道歌超然省會力求去家恭歷南極古拙二者人
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處俗從傳燈中
上古祖師机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乙巳虎丘石庵師叔為行
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具戒于昭慶寺之守宗師六年石庵
膺薦住持抗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登天目山禮高峰塔舊息
用星冠著体先忽有省合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造造之刻
露心法誓為效荷九年靈隱師歸寂矣聞維歎骨塔于本山并
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十山之碧岩禪寺乃師之道場也山
水遶秀為東南首冠師嘗示恭徒曰禪宗厥首是轉迷成悟之
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挾也自宋末

至于今日師法不遠恭徒根器亦為下者更壞妙訣死法傳流
無絕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
無由開悟嗟夫是山會上別傳心法起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
要在妙悟豈有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恭公案先要
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
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
更不當心惟今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飢知渴
者心也自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
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卧靜閑閑忙苦樂
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

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窮究未後一句始到年關始為了事
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文也還委方便接引後人是
為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吉山為墳地葬
骨塔居嘗持畫署其屋曰正傳塔院復手教曰嗚呼生死一夢
骨塔真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跡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
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窅塔峻峭峰巒
蒼翠鳥鳴山谷泉瀉巖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
恭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
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
涅槃大圓鏡裡觀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室門

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後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祥師也得應濟正傳二十四世師上沂天真則無極源靈岩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也景後嗣前者吳化嗣隨消理貫古今詰矣為至乃卷問本源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逸儒釋兼貫事理兼融其遺誠子孫規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共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我喧罵不終道業佛法在乎正氣不在典威一味着緣本切閑淡寂寥克明大道報實是有皆可為後人龜鑑師有嗣法弟子如登字幕

奔住嘉禾真如寺

景隆

釋普文

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姓陳氏吳洞庭山人從南極安祥師修學東戒見重於世正統間居杭之修吉山二十餘年慈德勳光蕭然物外終于住所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得嚴至但有古規都無妄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閉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有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

鄒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詰鄒尉見萬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語再拜求示峰便展頭兩捧攔背一踏以脚兩踏曰只這是實義師有者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毫毛付屬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陣一唱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道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竇蘆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蘆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竇蘆師曰我與竇蘆同參高峰僧曰當言有何可見遂隱於此就再不令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何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了、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眾中有真大徹者唐僧云無師即棄庵渡湖性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談齋師至問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白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滋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達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日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

漢但說何姑師曰萬峰明日為叙先後耶為佛法耶若叙先後
萬峰合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者
若親見萬峰、即今在甚磨處師面赤因說明日若如此不
曾見萬峰師歸家察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絕斷墮地忽
然大悟詣闍黎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
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眾出闍黎座曰瞿曇有意
向誰傳迦葉無端開咲顏到此豈卷七佛長文珠面赤也茲就
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岳忘我、濟宗一
脉續綿、乃擲下拄杖云千劫擔子方全付主要如今拄杖談
以拂子擊三下、座師即入方丈禮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

至廿七夜辭眾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還歸洞庭四眾苦留乃繼
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其曰我幾溘殺你竟裡幸是菩薩若
是別人不可救也茲此辦香堪酬接引唱一唱云只笑你護短
沒頭師佛法當人惜辰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
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庭宗源連唱兩唱云一言豈盡
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拈指
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由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安有一方堪報
不報之恩唱一唱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
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唱中存三要三玄四主省五棒當人言下
會四料還須句裡明末後真机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碑形

影骨酬師德持此後心報佛恩勵哭歸方大臨示寂說偈曰九
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錯執一見東明消頌以
拂子打○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者和尚又打○云
多向者裏安身吐乃極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
側得法十二人

無聞聰禪師

釋弘聖

臨濟第二十七世闍黎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瑞嗣邵武光澤
縣人也俗姓吳母吳氏持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
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止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
也師生三歲父母繼止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

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為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昆尼
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法同學皆歎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
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詆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
、改、經五文載一日聞馬嘶語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
明見無有錯謬遂編卷知識至第三十三卷、天奇瑞和尚修
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破
上座勸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勸破奇
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
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峻太行峨奇

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服勤五祀禮辭奇付以得曰
破情、破、還情絕跡無私精內精知是個中今不識盡氣方
付與仁行匪逆住隨州閩子猶龍泉寺為開山第一世焉於隆
慶六年禮虎丘隆祖塔寓姑蘇大慈寺虛堂查居士等請陞座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陰陽氣育亦非宇宙中生藝向爐中祝
東震旦中 大明皇帝聖躬萬歲、萬、歲頌四海清寧兆
民樂堯舜之天五嶽鍾靈大地沾唐虞之瑞次拈天奇瑞和尚
香教衣就座開尊畢乃舉中天竺有出家外道馬鳴者世智辯
聰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論議可打撻撻如其不能不
及公打撻撻其人供養時長老脇到彼國言但鳴撻撻彼來

者吾自對之即鳴撻撻馬鳴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
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撻撻馬鳴問言欲論義耶答曰然於是虛
構論場大眾雲集而至長老脇云吾既年邁况從遠來又先在
此座理應先語馬鳴曰可爾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者脇即言
當今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馬鳴默然不知
所言論法無對即墮首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彌受具
足戒今日無聞長老不鳴虛堂居士撻撻亦不論義亦不與虛
堂居士剃鬚髮為沙彌受具足戒諸大眾知會麼如若不知不
會再引葛藤有僧請志國師論義國師曰立了也僧問措國師
唱出曰非公境界今日虛堂若與無聞長老論義我則曰卧了

也虛堂笑出門去我則曰是公境界諸大眾我與志國師是同
是別大眾默然良久師吐曰非諸公境界道南居士出眾曰畢
竟甚麼人境界師曰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
必不教信擲下排子下座

一晚虛堂居士問祖、相傳之道何等入可以授之師曰唯頓
悟者傳之士進曰何法得悟師曰只一句無味話頭曰何為無
味話頭師曰有味謂之有理善即教也無味者不可解說極無
理路如麻三斤乾屎橛等謂之無味話頭無谷下度講論但使
人參透於十二時中疑之又疑來來去去如到萬仞石壁下左
有大坑右臨深澗後復虎至前無路上如何出身可避虎難思

出路相似畢竟要脫虎口乃方安樂恭此話頭亦復如是、
用工必有一日豁然大悟一切諸法皆自胸中流出如海如江
難測難量果日當空無處不照到此地位佛氏真子孫法門真
棟梁虛堂若肯如是參究畢竟有此一日虛堂曰公案我莫未
恭但每思一息不來不知此能言者向何處去忽一思起過身
似大拗問心頭難過五六日間如痴若呆想欲丟又丟不去展
轉梗在心要放又放不下時、又想起飲食惟一飽便在滋味
不知鹹淡我有此癖今遇我師云大慈悲開方便門明指祖恩
入路知此死歸何處師喚虛堂、應諾師曰會麼士曰不會
師暮扭居士鼻曰再道不會看士當時通身汗下曰我會也師

曰會個什麼士曰光、山石上滌、水流出師攔胸扭住曰除却石頭流水再道一句士曰和尚代祖恩道一句使得師曰汝道會也為甚老僧代汝道連道士便掌師把士一推倒地尋杖欲打士笑曰尋來打人不正好手師曰老僧今日失利我三十年来不曾被人折困誰知今日被這老賊箭盡弓折士拜曰師一推却似千觔石塊拋向大洋海裏驚得東海龍王作風掀浪連累多少人蓬倒拖折師曰既如是非第二人境界是為自證三昧以後似啞子得夢啼、只自好笑去士曰蒙和尚大慈開示我等乞弟弟子成僧師曰汝既信此無疑有靈鑑可憑若欲為僧亦是名根未了汝不聞古人云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有

為僧為俗之名乎但於同類化引亦可謂佛子矣况汝衰邁縱墮僧數佛法住持不久且立願將來再生未遲士復啟曰和尚荷天奇老祖之命有授一人名却未付人恐斷佛祖慧命奈何師曰佛祖之道隨世顯晦或衰隆替曰緣亦有定方此際唯以用心亦一毫不能加損于其間奚急求嗣救庸俗所為倘授非法器縱百千傳何益上祖反懷宗門契而共已灯傳達者識有懸記大振吾宗久遠不墜者此人也士曰識記可得聞乎師曰子自然知他日詩之象居士拜曰乞開示象等種一善目師何憐法師曰非吾憐也言與象識識曰此法兩人真可授汝若獨逐月池心竈藏、象誰能解一日木頭顛倒生即此四句因果

灑然五代已前時然定在吾何用心乎成祖之人預已知其人矣象等再拜而退

達觀可祥師傳

釋大香

師名真可字達觀自號皮球子門人謚曰紫栢尊者俗姓沈氏居楓江之太湖甘夢異人授以鮮爽覺而香溢篋內遂懷娠生五月不語時見巨人跡見於庭下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謂曰之子釋俗宜其天人師語畢應去師即能言庭下之跡自此示現矣髫年不好笑不波流俗不喜近婦人十七杖笑起討至金昌大兩通值虎丘僧明覺以蓋蔽之日要其魁持不群也歸晚甚相得聞夜課八十八佛名號頃輿愉快晨起馳藥鼓世禮覺

刈髮六時趺坐遂為常律年二十受具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載行泰知識究明大事偶開僧誦張拙秀才見道得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曰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所止書二語于座隅係理滯滯顏面腫 忽辭次有 嘆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會安用如何、住匡山白雲厓窮相與著北遊臺山有尊者坐空岩中師作禮問一念未生時何如宿壁一指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頷首入宗揭徧融禪師融問從何來曰江南融曰來此作麼曰習講曰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侍者號師道服施

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遂挂搭者十年時某甲乘
佛少室上堂演習評唱以古句為心印以怕子為真傳師見而
之曰西來意固如是耶即南還至嘉禾有楞嚴寺為長水璠法
師疏經處登為院落矣師有詩序之曰萬花叢裡畫樓新玉女
凭闌天上春一片清光簾外月夜溪曾聽坐禪人乃屬陸太宰
外護得復阿練若師引臂探血大書一聯於禪堂曰若不究心
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犹益真修師念大藏卷快浩繁
殊才不能力致欲梓方冊便于流現那有議者罪當自任同時
有僧道開陸光祖馮夢禎曾同亨瞿汝璣吳用先等網羅之野
板于徑山之菴照庵仍過吳門省下髮師明覺、已蓄髮垂栗

市中師假疾于身次命覺診視及至師為流涕曰爾何至于此
耶今且素何覺曰惟命是從師為剃髮載之長性覺及就弟子
列至金沙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持
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唐過荆襄一登太和駐錫巨阜重建
歸宗故址自饒公山北上埃閣石經遺跡經乃晉琬公慮三災
壞及正法石刻藏經鋼之岩洞山以經顯時琬公塔院高明所
有師復之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古佛舍利若干出視光
燭林森適 慈聖太后命近侍致齋供及紫伽黎師以偈辭曰
自慚首骨難披紫袖與高人福更增日請舍利違宮三日修教
出帛金重固於石窟師住持禪社寺居常禮佛方就食倉卒客

至談未竟不覺舉筋白和事曰今有犯戒者今爾痛責三十棒
輕則倍之言果自伏佛前受責如數兩肢若聚墨乃云眾生無
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拔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寓天
目山之中雲卷綠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捧二十疊是魁屬
未易放悉庚子曹溪還欲修五燈會元植礦院便道慨然入京
有町為也少選妖書屢發從眾罹難及金吾誡鞫但对云礦院
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自傳灯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自遂運獄執
政欲致非法師曰世道若長久住奚為素谷跌坐而逝世壽六
十一法臘四十有四莫灵骨于徑山之文殊臺師乘金剛心以
大法為己任四十餘年賜不契席恒持昆舍浮佛半偈曰假借

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亦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
熟句半若熟二句生死了然矣師氣宇雄毅面色嚴冷臥依甚
野不做常情即欲求于捧下然性耽山水雲行鳥飛服無餘衣
若無常所近代禪流之觀者 神宗敬信大乘手書金剛般
若經偶汗下清帝疑當易遣近臣曾之于師、以偈進曰御汗
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
無已生傳 釋真可
無已生自言生于青草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
無已生遊甚久每於無已行戲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
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已受性超放不耐世

世俗於習俗純聖子不相拘子嘗規之無已笈日子莫不檢名
而審笑耶名檢則笑審笑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名即主也主即
審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
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竅不待鑿而不可勝數
矣吾嘗歷現有待之大縣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七大而已如
以自心規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火火
聚中為吾抄得一華眉毛出乎子曰不能無已舍然大笑曰子
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
無生即此現之有生則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
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審即主也主即審也審即主則

主未嘗主、即審則審未嘗審主未嘗主審未嘗審則我與物
、與我不待現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己者其惟聖
人乎如人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何
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聖為孔隙水以濕為
孔隙火以暖為孔隙風以動為孔隙空以形為孔隙見以聽為
孔隙識以分別為孔隙皆不得無已莫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
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
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
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
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

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
與六根或笑未常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身未嘗
無也有無路窮九聖情斷子謂我有已莫可乎如木生也直人
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則靈
、則妙既妙矣有已莫可也無已莫可也雖然莊生謂七竅鑿
而混沌死吾則曰孔竅鑿而已莫形好以鈞索得而初之矣今
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已莫太多於是乎聲色鈞索并外好
惡鈞索於內吾本無已莫者始不得自繇矣故以無已字我者
庶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發(秘)我耶予聞無已之義
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已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若
而退

卷燕雜記內第二百十二條 陸啟滋
達觀和尚回首獄中作聞鈴偈云誰是鈴鈴誰是開端坐而化
遺像供石鐙菴自題云騎虎而來騎虎而還是誰起倒嘉福青
山
無幻禪師行狀 釋慧廣
師諱性冲號古湛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橋上
一雞飛而冲天目名曰橋要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於前即
輒收巖與羣兒戲以瓦石覓戲字取土塑佛像率羣兒拜既
要生一子甫四歲每嘆曰塵勞膠膠固書得出離合業師方現山

指師看佛經師即為心內典且復問於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
子看經有者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抵是荃耳方曰汝耶
與趣老人臨濟見孫也野翁曉禪師之傳乃本色道流扣之
必為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奉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
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訂曰記此一絡索汗汝一片清白地
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授徒趣誨以教外別傳之音
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于圓明寺訓蒙瞻親朝夕恭先
有母契入母喜世後始剃染欲結卷徑山往辭趣曰嗚呼子緣
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所得項師乞稿以
其之既就推見趣問曰子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

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念行即將其本呈上
趣得展着曰這箇是我的汝的禪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
下其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
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得得毒負和尚不少趣
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
持奉編塵剎趣入滅後師復往徑山三年月思前囑下山甚足
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闈有車溪菴僧澄川者敦請師居于長寄
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葺禪室以安衆接待方采遊通聞風者
請不絕日與初子輩商確一大事罔不悅服素能強以自處意
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業傾鉢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溫雅

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舊曆庚戌春徑山建禪期主事僧與禪
納請師蒞眾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
作歸車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聞維
奉灵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頌偈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
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無
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藏禪師塔銘有序

董其昌

學道須歸鍊漢非孖相所能制生必用金篦非人裁之送山有
肉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莫荷大雄之擔

若夫高朗之識剛大其氣沈潛其思堅固其眉毛挂剎血直
藏於梵天舌本含蓮香編葉於淨域當吾世也亦有其人焉其三
峰禪師乎師法名蘆字於益學人稱爲三峰和尚梁谿蘇氏子
也父蘭母周氏積善根獲家誓報岐嶷厥於葦茹胎不為
童嬉親供養具若識金環誦教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
牧之德慶菴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
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證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
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節尉其閒
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微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
覺苑者證傳悟一省一主之偈故以覺苑為印法其師承也語

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弘戒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故先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其感應也者趙州之上等人來林上接中等人來林下接下接則不然甘露一雨甘露一味者宿與初机等觀宰官與卑田月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月頁子甘半菽如王饒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時施坐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囷虛有加滌腸如故其苦行也至於背觸俱非之鐘難佛魔皆掃之錘錘使謂離衣丹七而返魂故子望缺牛而退步馬豈罵耶古德之法托如此誇則誇耳護持之花報歷然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小春不

記其數度被百條受戒萬衆得法者十二人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微漢子垣割石壁于磐鴻其德禮起儲慧刃銘澤吉忍先付法有梵伊致已早致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常從事於斯矣獅絃重奏雅和仍藉持耐未了之日豈取不還之果嗟乎鶴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馱經設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點然江表白社風流於茲蓋矣其昌趨風日久傾蓋源史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識慶善見阿閼嗟再觀之無期報應蒙求續操僧寶龍額化城山神必來禮是虫習半字石大將無點頭乎銘曰空王弟子惟列大夫十境居一五葉不無臨濟行令靈點

洪鐘巍赫岳嶺海枯小根小器中憫為彼不克自荷絕學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蒼蘆真風嚴冷古貌貞孤疑團先破得大頭顯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伽息響野平競呼剖斗折衝懸絲可虞師曰危哉慧命我扶頤此綱宗因循久矣師突開闢程并自許群童熾然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既同諸諍可止或曰明取綱宗本無冥法若有沉布何成舍筏若無沉布證壞則乏獨是之是引而不發或曰得坐披衣報魔揀要著藤既剪符節自己不食馬肝亦為知味嗟嗟禪翼為重千鈞為輕折枝為難起海為易師負九鼎而輕者足所度弱水而易者議是期倒見非差別智吾所知者天童三峰一雲一龍臨濟

正脈為仰象風鐘中無鼓、中無鐘蓋消融於大寂滅之海而以竹篋契同者耶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修國史副總裁東宮講讀官華亭董其昌撰
天壽監恩廣禪師行狀
釋弘忍

付法、語

釋法藏

余于三峰萬峰之付法首從大啟丁卯付梵伊致住持三峰有
上堂語數則證之至崇禎己巳復于梁溪錦樹巷付一默成問
石禁在可證項月徹四子亦有上堂語數則證明今崇禎乙亥
復于天壽聖恩寺付澹于垣剖石壁于磐鴻繼起儲慧刃鉅潭
吉忍具德禮七人時曰老僧養病閣中未及上堂即書此以證
其未了不來乎人老僧憶得者由筆以待之餘不贅倘老僧不
死如高峰在閣或有新崖中峰輩梯而入侍截堰者載付為法
門大火聚未可知也更有數人青黃未熟竟於大法玄要完
事猶是老僧印下物不及則歸之清涼輩矣



吳都法乘卷第六

開寶篇

吳江周永年撰



一祖二祖受佛付囑隨僧聖僧舉佛種族承較唐宣廣開
十月贊寧有作名家宴續止座居士阿誰姓木佛子法主
惟僧是屬述開寶第六
支道林傳蓋解一之第八

釋慧皎

支道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
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蒙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
郡啟融嘗與衛玠交謂其人情儻徹後進莫若繼之者及見道
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
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
家乘至講註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學文者所鄙謝
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紫而取其駿逸
王洽劉恢殷浩許詢却超孫綽桓彥表王敦仁何次道王文度
謝長遼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適嘗在白馬寺
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適曰不然夫
孫豎以殘善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道
遠篇群儒後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歿入剡謝安為
吳興守與道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

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觸事稠
恨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
卷疾事不異刻而暨葉不同必思此緣到其積想也王羲之時
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通既
還到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通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通曰道遠篇
可得聞乎通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壽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次州
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慕學時或有情老通乃著座右
銘以勗之曰慧之慧之至道非彌莫為滯滯弱長神奇范、三
界眇、長壽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拘赴欲渴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香我身非我云、誰施達又懷德、安必危寂寥清
舉濯濯禪池蓮宇明甚雅執玄規經心神道抗志無為象朗三
藏融治六疵空同五陸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在莫離妙覺既
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教之覺
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遠蕪濟之道
遁乃作釋職論晚移石城山又文樞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
木食凋飲派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辨知論道行旨揚學道誠等遠蹤馬鳴攝影龍樹義應法本不
違矣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著
衆人咸謂詢無以層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能復遁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道旨迥今有說得兩三及便
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旅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注詣道作
數百語自謂通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
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吳絳繇之王何也却起問謝安林公
談何如松中散安曰松誓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嚴浩安曰豐
塵論據恐放制支起接直上淵源實有懿德都起後與親友書
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極得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全真理不
絕一人而已遁海留京跡涉將三載乃還東山工書告辭曰遁
頓首言教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報後用愍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之聖那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岸守內聖之則佩
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指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
蠕動無傷衝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抱無
無位之節履尤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
安其逸執操其順心略其形教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
德雅尚不憚道遊重撰日晏忘御可謂鍾鼓兼極聲滿天下清
風既効莫不率其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
誣尋立壽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沈奮若舉若免路若然者太山
不搖李氏之祿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自止而不禳得一以承貞
若使自灵各一人神相忌君、而下無想舉神、而况不加重

女德交被民荷其祐版六合咸吉祥之宅洋以太普為元亨之
字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刑有司
存焉若生而非惡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
以厭神意投詮術以極真量所謂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道野
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年漱沉清靈繼練畢世絕窺皇階不
悟乾光曲曜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
措自到天廷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敏滯理
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機九塞現極取諸侍人流汗位席最四窮
赴漢汗未著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再理
遊魂禁省教言帝側將用非墟何能有為其歲月促促感若斯

之嘆况復同志索居絲習遯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
特蒙教遠歸之林薄以鳥養焉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仰其恩
管累糧望路伏待慈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豐厚一時名
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逝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
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
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舉命林澤人嘗有遺逝焉者逝受而
養之時或有訊之者適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適
謂鶴曰尔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適幼時嘗與師
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教師不能屈師尋已忽現形杖
卵於地殼破雞行頃之俱滅適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適先經

餘姚塢山中任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
數來見就報移旬日今觸情舉日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
以晋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居在春秋五十有三即葬於
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適善草棟却起為之序傳表宏
為之銘贊周書實為之作諫孫綽道賢論以適方尚子期論云
支適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交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
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
所以歸宗德、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持經適墓乃數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英神理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適有同
學法度精理入神先適亡適嘆曰昔匡若廢泮於郢人禾生教

結於鍾子推已及人良不虛矣竊契既潛發言莫肯中心茲結
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通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為王坦
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昂以行業焉

高僧傳為例者十曰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與
福經師唱導今於義解習禪明律與福經師五種中取其產
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又取譯經一人入始興篇
神異二人入軼羣篇其遺身誦經唱導諸人無涉於吳故無
所錄

大明一統志

支遁晉人精圖經云平江風俗有支遁道生慧鸞之傳侶法於
羣山而人尚佛

支遁

杜 隱人物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往餘杭山沈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五
始釋形入道住剡東沙山後來吳居支柵南峰院性好鶴徽其
羽以獲飛視有懷表意眷念翻成致使飛去又好養名馬謂爰
其神駿問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閏齊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
志者在吳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
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會眾賸各去既無野室之寂又
有拖蕪之懷遂便獨往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瀆為

又有道林集為釋門絕秀今有石室效鶴閱馬跡石皆其道蹤
也

支遁 新張采太倉志

支遁字道林晉天竺沙門嘗從金陵乘傳至姑蘇訪瞿劭先生
於梅里清夜露坐論道見東南一舍外有氣五色詰旦於南沙
盡界斷地得石函，啓二龜化鳳翔遊回車錫開山戒帝咸和
六年辛卯賜額名法輪寺州舊志云二龜化為鳳凰一止樹上

按無錫有梅里泰伯所都城故事最著今州地真塘北有梅
里莫去復鳳一舍常熟東晉名南沙復鳳未屬州前正其蓋
界今案明亦有南沙不辨即泥道里又同是知聖廟甄刻非

出為記

支公

釋道一

支公信高遠父向山林住時將採許遊豈以形骸遇幸辭天子
詔後覽名臣疏西晉尚虛無南朝父淪悞自談老莊意乃盡道
運趣誰謂竹林賢風派相比附

支公詩

釋皎然

支公養鳥復養雀性無機多脫屣先生支公與凡異凡情不
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間寺道家諸子論自
然此公惟許道還篇山隱詩支堂四座佳句縱無不灑禪

支遁詠十釋詠之第七

劉克莊

若以色見我幾於貌失入林公少鬢髮澄觀久冠巾

竺道壹傳 善解二之第十五

釋慧皎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自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
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世耶耶王珣兄弟浚加敬事晉太和
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謙傾都乞汰
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
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
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卷尹
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
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

長誦天是以珠璣之人不遠萬里被福振錫洋溢天邑皆割爰
素欲洗心清玄避期曠世被道深常隱志存慈杖遊亦游方
自東祖西唯道是務難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微功今若
青其鴻禧月沒編戶恐避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捷卓長
往而不返蔚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貧無開天蓋
幽巖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書謙辭而後集也壹於長閑居幽
障蔭影第本時若耶山有序道微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
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稼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
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
詩陵峯採藥旅餽鶴病樂有餘也但與民下同日以此為恨

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倚林帶早津雪過遠山翳風至梗荒
榛莽茨陸不見雞鳴知有入閉步踐其逕處見遺薪始知百
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善既有契心地乃東適耶溪與道微
相會安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耶守瑯琊王
睿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法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
遺於寺遺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
咸依附諸禪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任吳之虎丘山以晉
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譜
曰馳辭執信曰緣不虛惟益壹公綽然有餘譽若春圃載宇載
譽係被荷蔚枝餘森疎壹弟子道賢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

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瑛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竺道生傳義解四之第一

釋慧統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富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城令鄉里
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
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備思奇技研
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辨辭清珠玉
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虛推詞窮莫敢抗抗年至具戒器登
日浚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來以求其去常以
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杖鐺仰群經斟酌論萬里隨法不憚疲
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象咸謂神悟

後還都止青園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
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浚加敦重後太祖
故會帝親問東御子地建下食良父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
耳生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眾
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恭顏延之並扼殺風獸從之
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延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披閱真俗研思
因乘地言善不受報頃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普說妙有淵旨而守文

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大卷泥洹先至京都生
剖析經理洞入幽微通說一闡得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特眾於是舊學以為邪說執憤滿甚逆顯大衆
揚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華白若我好說及於經義者請於
親身即表痛疾者與冥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提師子座
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
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自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
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備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
咸共敬服後濕蒸大木至於南涼果稱闍提慈有佛性與前野
說卷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專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

月度子於廬山精舍并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
窮理盡妙現聽之衆莫不愕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
端坐正容隱几而年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嘆遠近悲泣
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連而信服其神登之至微瑞如此仍
莫廬山之草初生與廬公及巖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處
發天真履觀籠流得慧靈能悟進超洲于嘿塞生及廬公獨標
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閩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正微以生比
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推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關提得佛比語有
提頓悟不受報等時亦蓋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蓋沙門僧瑒

等皆設巨難帝曰若快逝者可與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
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撥魔文等林弟子法賢亦學蓋內外著
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告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
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
也

竺道生傳贊

釋殊宏

聖人之言有辭闕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闕提是也亦何俟後品
之至蓋達人會理物士執文又不獨闕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
見不搖聖如金石死不違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方藏經門崇行錄中附錄於此

按從來記凡五事者於石頭石可中亭二者皆禁之生公今
考可中之說據此傳則其事在青園寺其時在未來虎丘之
前據廬山十八間傳則其事在青龍寺其時在既去虎丘之
後雖所載互異而其止居生公事未嘗居虎丘事則亦已甚
明矣然闕初即人王看竹光堪虎丘志則冬辨可中為可月
之說其志嚴開亭臺一類云可月亭在剡池東劉夢得有一
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日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耳雲
情類要之可月是又云寺毀時亭得存真師修之年按其所
辨因該然即以可中則是月可中非日可中况劉詩并非

虎丘詩亦特原生公金陵事耶若此傳遺却羣石點頭一事
大為闕典至開提有佛性之說亦必迷迷涅槃經先至後至
之文其義始盡則其說特詳於廬山十八賢傳中故又係錄
之於左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
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抗酬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甚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現等遊學長安從羅
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唱悲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
阻多滯推文鮮通圖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報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

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龍罩舊說妙有
淵音字文之徒媿嫉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沉澁經本先
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
正日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皆經
遂顯大眾攝而遣之師正答誓之曰若我所說皆經當見身膺
疾若與冥相不肯願舍壽之日踰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復大
經至唯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
愧服師被擯南遷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
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至羣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

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屬
省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釋眾復按廬山預蓮社久之
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會至良久眾疑過
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逆舉
著而會一衣從之莫不歎其机辨時王弘范恭願延之並挹款
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
畢眾見塵尾紛然墜地墜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
誓有證翼日葬於廬山之西年初闍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
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沉澁小品
諸經皆有善說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
受報等論

受報等論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
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
人也父廣威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
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於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
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史殆不過
也加以性靜而剛烈氣指而易違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
年遊學廣搜要聞自揚祖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
道之要咸暢斯旨舉究其奧所開日優毋見踰情既而悟白象

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日求教則愚化是以徵
名責實懸於虛誕求心慮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博中華承學未
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選獨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
氷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辨周之伸名教
秀瑀之領玄心於此為易夫物忌先誦人疵貞越悲結同服好
折澤遊遂垂翼歎趾銷影巖穴蔓晦至道杖跡憑公登舟之迹
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與哀幾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有此明後如草之蕭如石之瑳
匪曰董彫成此茅柏美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
弱而登講靡章象新善以約言弗尚辭彙有攝欽承厥是鈞贖

中年措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湖隱雖遇珠開彌覺同近
途窮無歸迴轅改軫莫處多跡開揚事表何壅不沉何晦不曉
若出朝離其明昭二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
孰徵斯矣弗送斯道海留慈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隱成播
不獨抵峙諒變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博識協貞誠見誨浮證
默墜去大耳比騰口增攝成英夏送簞藪遁思泉源無閱川阜
庶乘閒託曰仁音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
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蕭沉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孰在隱倫各從以所想是長乖
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月緬三冬其

已謝轉獻歲於此春曉陽禽之悅豫賜神氣之氤氳念厚序於
茲月信習某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削高座之虛聞數日事以
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茫信順可推理不湮滅
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題生公點頭石 有序

釋廣潤

嘗聞生公說法羣石點頭遂成千古嘉會癸丑初夏停撓虎丘
尋諸臺遺跡見片石危坐中亭知即公之上首脫並青山形如
蒼壁居然一足僧也戲摩頂呼之問其同泰安在忽覺吐氣成
雲而頽問若此猶人之有積抱淵衷而不能言者亦大奇矣况
我心匪石寧無一言以識之嗟夫哲人往矣余將安歸莫道岸

之未登悲狂瀾之易溺今冬、門庭自稱具眼而茫、雲水誰
其死心漫捋鵝臆布衫浪打冬瓜印子自誤、他覺迷、甚求
其本分納僧不為斯石之絕倒者幾希矣不覺擊節成聲一唱
三嘆時藉月當軒松風滿座袁山皆響孤石可盟為余言為不
誣唯爾頭之再點

生公自南來得法誰為證日而聚羣石說與無情聽一時皆點
頭七眾咸皈命法爾相應不足奇始見靈頑同一性說者不說
聞不開點頭即是那伽定當年石友既成群何事寥、僅識君
身聲念情不得語項門時有氣凌雲恍如標木摧洩獨伴窮
廬惟一賜千載存亡不易心君誠無吞生公嗣捫蘿山月來解

帶松風至谷與中亭與未聞且聽更僕君家事咄嗟羸政鞭為
梁何物初平叱作羊紛々林鳴多如此觸類安能不惡傷別有
玲瓏蕪五色豈無溫潤如圭璧非遇明師徹本來補天填海終
何益大可寒芳冰可炙比之定論誰能易會得無情即有情關
提佛性何嘗失昔日芳名振虎丘於今法席遍關浮即看摩頂
通身汗無數烟巒翠欲流

警岡黎筆廬內一條

正肯堂

昔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惠無聽後乃監石
為譜之至闢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
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為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
耳而能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
也

僧珞

劉鳳

僧珞本吳人性虛簡克直先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羅什學
竭有深思什特加賞

式立法網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網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
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禁已止
來翼漱之惠酌二情而簡復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宗長栖
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清狀人流就聞於木石鬱寂丘壑求

散於物類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
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
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闕夙判侃乃森門矯拂
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月遊近傾蓋著交用以翦落夷契羣
萃布懷舒情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
玄津比樂齊懃十載一時自林傾為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
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
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族皇湯之齊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連周凶宗無總
慈姑經營托是眷衛爰連三五聽韻特擬進奇比秀偶羅碎頌

志陋中區思擢神境晚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
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
來不濡及去不絕翻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甬能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於玄音自宮徂國在月在襟
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既離歎天道明晰有出舊山予反避商
庭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烟落葉離緜頤英從子遂下世
人之云々風懷捲翳嗚呼哀哉玄冬寒冽江澗蕭條寒風颯
飛霰入縷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即盡寂、衣疏孤旅如薄
均化無哀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虛窟惟採錄於
中宗念提攜於蕃境情飄飄於復戀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方

無極心所存者腦髓周旋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
速迴情期皆以長匿首末緣之匪已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釋僧詮傳 善解四之第十

釋慧皎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出家後
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遊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
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開基寺
既憇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園造丈六金像入吳文造人中金像
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瞻貧乏清確自守居無雜
幣後平昌孟顛於餘抗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眾翹懇祥禮無
輟者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屨踰嶺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誰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
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技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
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明夢見
一臺數人捧之問何野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既今既尚
之快莫自土山郭文舉之塚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建王
裕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敦作誄

釋曇斌傳 善解四之第二十四

釋慧皎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
經論學禪道章思淡至而情未盡遂夜夢神人謂斌曰汝好疑
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住

僧業講十誦食疎少時悟解深入後遷都從靜林法師諳受涅
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討沈澗勝覽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
離心既通屢蒙師僧開異釋通增思精時以窮其妙融治百家

陶實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宿負袈皆至及孝
建之初勅王玄謨曾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
悟漸悟之音時心競之徒若相離故斌既歸愜理詣終莫能屈
陳即表衆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葉尚介意欲
試之斌不為屈梁乃躬自往候梁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有道
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梁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
王景素亦請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

釋僧鏡傳 善解四之第二十六

釋慧皎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
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自負土種植松柏廬於墓野
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開隴尋師受法累載
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並其風素請為一
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葦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
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
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籍甚風素勅出京師止足林下寺
頻建法聚聽者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善疏并吐墨玄論區別
善類有條書寫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

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道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帝共遊嶠
曠後運乃誅焉

釋超進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九

釋慧皎

釋超進本姓顧頊氏長安人為志精勉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
加綜探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舉閩中及西虜
李士赫連侵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
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
顛守在會稽籍甚風歎進遠使迎接安置山陰天嘉寺於是停
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曰緣伏膺
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教經戒而旋于籍邑遷紹

法化以大服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齊
會者無不請若值他計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
送食于房以希其益進為性篤好經典者尋苦至及年老失明
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
秋九十有四時有曇伽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瑱閣中籤亂
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籍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
次即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本琨祖蒼野創也時又
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附錄 義解四之三十一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

釋慧皎

見新出勝鬘經故奉而致曰先師昔善聞與經同但歲不待人

經集義後良可悲哉曰注勝鬘以聖道訓凡有五卷文煩不
行宋文簡周慧觀頓悟之義推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勃
陳川郡發達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善僧命猷伸述頓悟
時競辨之徒問青互起猷既精思泰玄又宗源有本秉執控鏡
往必推鋒帝乃憐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敬重乃勅往新安
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無猷公直應獨上可謂克
明師道無忝徽者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
道慧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
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稱名比德慧特精三論為學者

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明傳 習釋第二十一

釋慧皎

釋慧明姓康以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
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祥室
荒蕪高峻不繼乃在人間剪更立堂堂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
扣心禱誦畢命拈稿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曰姥云常加護
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階前馴伏免轉不令人畏
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扼頻遣三使慰勸致請乃雙出京師到
第文宣敬以師礼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
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法惜

黃世慈志

法惜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壽院居之院燬復建即今萬壽寺也

宋釋曇諦

釋道世

宋范崧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漢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塵尾并錢鏐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有天發後隨父之樊鄴遇見關中僧智道人忽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爾

老名諦日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眾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指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育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復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既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編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編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開居潤啟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右一論出果高僧傳

釋僧業傳 明律第二

釋慧皎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傷發天烈洞盡深奧什數日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閩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始蘇為造開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各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暇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丘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閩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泝支入秦才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設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藝

先製菜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僧瑛傳 明律第四

釋慧皎

釋僧瑛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總統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丘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眾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徒自稱得不還果瑛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瑛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驕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瑛瑛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瑛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在嚴卒於時住春秋五

十有八迷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
表律師專其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爰從請戒焉

釋道慧傳

明律第八

釋慧皎

釋道慧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
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
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崇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
京師蒞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頗仍學徒甚盛昇明二
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
屬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
遠迎出都仍以開心寺焉

僧祐

劉鳳

僧祐姓俞下邳人執操堅明為律學所宗永明中勅入吳試簡
五衆并宣講十誦

法仙

劉鳳

法仙誦經有義行為吳僧正

道琳

劉鳳

道琳本山陰人著涅槃法華淨名經吳張緒禮事之

竺慧達傳

釋慧皎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
忽如暫死經日還蘇恪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所

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
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
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
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連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抄獨有異色便往
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入大許得
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
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伸長數尺卷剛成螺光
色炫耀乃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
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陞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
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惺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

金像無有光狀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
惺戴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
趣長干寺今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保世於海口得銅蓮花
跌浮在水上即杖送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
有西域五僧詣惺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
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故
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教涕泣
像即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
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
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

西洋感光跌方其達以剝像靈要倍加勸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淞江滬濱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吳寺弗尼及信者數人到滬濱口稽首盡虔歎切至德即風潮調靜遂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遷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遂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遠翹心末想

乃見神光發目是修立龍初群鳥無故棲集凡近寺側吐魚者必無好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遠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支曇齋傳經師第二

釋慧皎

支曇齋本月支人富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勸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歎以師禮齋特慕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曰我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吳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齋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好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好住年八十一

支曇齋

劉鳳

支曇齋本月支人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勸請出都嘗夢天神授其聲法曰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吳雖東阿先變康會後造未如齋之妙最是命家之作按梵唄本自西音佛好謂妙音聲也其流入此土自非傳譯好盡若吳音輕揚柔靡固好不論音韻須陀臨陣乃使梵僧暢其音韻以作勇氣則無太道上乎梁僧慧皎云曹植浚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放遊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若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敲游飛却轉反疊攝弄動韻則掄靡非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場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

而不擾濁而不蔽即皎之言可以知梵響矣

釋曇智傳經師第八

釋慧皎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好絲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要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典同行蕭寺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頡、尊者

蘇志

頡、尊者梁時僧也今虎丘之懸、泉寶華之卓錫峯皆其遺跡

又

錫、尊者梁天監中卓錫晉華山智顛禪院泉隨湧出故名錫
錫泉至今靈源尚存

蘇州志

惠響

蘇州志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側聽得
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講建塔廟坐於山脇石室間
有二虎為侍才運等思俄有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
雷振吼林木訖息但聞撲剝聲明日奇石轟然廣階聯城事聞
武帝為造寺名惠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聲
呼為響大師

又

見月世昌崑山志卷
釋傳

慧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十年由內寺歸首登馬鞍山有息焉
之志曰故錫禪坐於山脇石室間才運善思立精舍夜半山神
後兇工築臺後人目名鬼壘臺師後駐錫子江心墩墓山示寂
寺僧感其開山乃斷石像於所憩石室中至今猶存

釋寶唱傳 釋經初之第二

釋道宣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
自蓄願惟集立勤曰為紫霄養可背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
取濟富日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瞻善理有開年十八投僧祐
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主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

陶洋經律諸乘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
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
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
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磨既崩長事云畢建武二年擢接
帝智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
至闕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靈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智三寶中類
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歎慈厚德但文散群
部難可備尋下勅令唱摠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
懺除障或舉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

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畧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
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
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法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寺
繕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繕眾經理義疏曰義林
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物
並贊其功綸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既內教撰
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合贊唱經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
佛法冲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
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
十餘卷使夫迷悟之窟見便歸信溪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緒結成部上既觀覽流通內外十
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勅成未愜帝旨又
勅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褒四卷雅愜時
望遂勅掌華林園管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
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
注小品經五十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
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遂以庭陰早頓
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伸周極故留心釋典
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由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
經躬述注詳親臨法座講讀數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顯代二

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
繼齊講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潤建大愛敬寺紀躬
協日臨晚百大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飲鳳乘空創塔
包巖巖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遠結構伽藍同尊園復經營彫麗
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表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穿置
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遠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
有辨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擬始由
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
申供養每入頂禮獻款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

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
其地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
周接華采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諸福五百諸尼四時
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
之情以達遠之思而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
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夫映相耀該
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蓋奄管舉日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
時代易新奇奇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錫工匠之巧殫世俗之
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
奉饋奠而無野聘仰內心崩潰如崩如灼又作珠璣五十首以明

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真度越
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
榮枯遷賈五德更用不以貴賤華心臨朝端默通曉之思珍軫
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適切潔齊宗廟慶事郊禋言未發而泮登
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
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
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周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
張畫表山樹園池沃蕩頌禱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歎
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德非務殿而卷不輟手披閱內
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

論法華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自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體括引寒儒故使孔釋二門繁茂時列帝前後其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重書預奉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為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漢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諱酒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兩載法播服膺甘露竊以扶典鴻文布在方冊凡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占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

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敎頽班二落禮誦餘日摺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物遂因此抵罪請既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縮徒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徒崩表永素荒蕪遂令鳩集為後多闕盡刪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持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摺令往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贊更加美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可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當要為時所刊不測其終

侍高僧傳為篇者十日譯經解義習禪明律道法威通道身請誦興福雜科今於譯經義解習禪明律威通雜科六種中取其產於吳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餘四種無涉於吳者故無所錄

釋僧若傳 義解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僧若莊嚴寺僧孺之兄子也孺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往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往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陸澄溪相稜待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既古自足雪覆雖

復如菜不充單復不瞻隨宜任運年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逐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都賴得若公言諱大忘衰者見其比歲放生為菜仁連並魚爰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机猶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為波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詳意山內故失匪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詰未必加諸已要亦有暇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舍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廣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刻人剛决強斷不事形名朗肌克霜凜時人目

為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僧是傳義解初之第八

釋道宣

釋僧是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誰及諸典礼未嘗不慨然欲為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辨謂之曰沙弥何處是曰有道姓釋家於此山辨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霄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是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止哀容俯仰率由自至表礼畢移住莊嚴師仰墨景、文居寺

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是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閱稟學柔次遠亮四心經論夕則合帳而卧晝則傲衣而行往往語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養諸已旁林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永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辨是居中振發會無擁滯光緒既著風嶽宏遠釋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款請遣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是扣問曉環言皆摧敵儉曰若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道逼圍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是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講柔次二法師

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教通勝冠蓋成陸是於夫席論議詞音清新致言宏通往復神應聽者傾席次公乃披塵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著每恨不達幼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既講當答及晚上講載復數支詞義逆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曾世排競下楚其會如希山栖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遠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晋宋相承九論講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單及是為師範積落秀上机

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折剗雙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改、善誘曾無告倦晋安太子彭城劉業嘗謂是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女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此舉以講道資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明出守會稽有要吳共往征虜別之吳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不欲眾因是亦止永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是為法主是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

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舉傳避通名動京師
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授分請文中
以編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
理伏難坦然秀故縹素結鞶華都遠延復在華矣時有合開
風成者新來之風者年素豐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聞者
間出是隨方領會私量有餘皆街壁觀觀然風靡者一人而
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諛時寵小入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
受請入吳法輪經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聖梁曆
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
筵至後暉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籠法雲汝南周

捨等入羊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復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
通大訓朝者皆思弘殿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
是道居其右迺卷帝情淡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
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
川王記室東莞劉認等三十人同集上苑林寺抄一切經論以
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哀於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
間心猶在誤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
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
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
伏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暮合中途守

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
周今是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
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是最處後象位彌盛莊嚴講堂朱世
祖所立樂壇增映延表遊遠至於是不容聽眾執事故聞有
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宮戶四出蒼露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
迫近枕檉推折日有千數得人之盛皆比類焉是日捨什物觀
詭擬立大堂慮未周用持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
地經堂宇先有五間廡有遺迹又於堂前權起五間舍而為一
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盛化之果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
朓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喜榮勢閑處一

室簡適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
崇礼教是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備從到房是稱疾不見
任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後名德也孫重曼之
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速發孫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
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遠先知以告曼曰
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者二千石皆戴顯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高即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
至曼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
贈以几杖鑪香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
野在備礼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

茲嚴日逆跡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於寺內中使參候相望
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
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閉善墓好喪事大
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延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
著文立於本寺初是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過安心旬日
之間遂得入定間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
田謂眾曰昔天降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金靈
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夫眾各誦觀世音經
一過於是令坐放然遠近相習今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

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是夢有人
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若始修習云何可乎但自加
功不惑不隨勿得解後大頓悟是嘗造殊勒佛并諸供具朝夕
禮謁乃夢見殊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
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願魚其言是開而最之曰禮有六夢正
夢惟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
人澆偽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懸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
及諸塔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政事
蓋弘麗是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項者便於故生布施未嘗僭廢
弟子詰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是

曰大齊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刀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灸傷害微至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
敢為也如後宋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便仗雖多彌難盡意近
識視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請要請法俗侵星早到
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訛笑故吾不為也旻笑言
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飄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利
勤注教易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者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
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方便誘諭遂成善士生無左道下
筌不妄周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端盲人君子皆慕
焉嘗君負取者亦墮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偽夫正鄙夫立好著

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恒智 恒智
恒智梁天監中來遊嘉定開蘆茨中有虎智跌坐經旬時村氓
饋食見二虎馴狎左右象鷲異因捨田結菴居之宋嘉定中建
保安禪寺於此
釋智藏傳 義解初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
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金祖瑤之貢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
母嘗夢統吳城一市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象星墜地取而吞
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屐及

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舉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
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
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博如前述藏粟依訓範教義弘隆
嘗過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持師進飲藏還進飯乃至平
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與眾所知識超於亮等當
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扼腕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
關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
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浚懷欽
慨爰請安居常歎扣知之晚太年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陸釋教
將講淨名選第上首乃招其精解二十餘僧授符策乃得於

藏年臘最幼居末坐教述義理周或抗衡道俗翕然崇高
舉先是會稽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
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燈傳燭而十誦明
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燈隨之不少永元
二年重遊西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祚謝王室大騷天
地既開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而穴遠有梁華命大弘
正法皇華既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崇貴莫不來敬聖僧
寶誌還神寔步于鍾阜持蓋前建塔寺名開善勸藏居之初藏
未爰具戒過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教之迹識知

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王者
以負晨南面城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可昇沙門一不
需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
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况復延祖定光金輪轉子也檀越
若殺貧道即殺不虛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好行道
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踰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
類也有野佬者工相人也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
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撰經
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請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歲而開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
是執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
驚起曰何日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
相矣藏問今得至几卷云色相昔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
已不為天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
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今日有
光大盛通屢結連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物存心澆波之儻肆
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
書通令許者署名于時盛世無敢抗者皆匿然技筆後以疏聞
藏、以筆橫轉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

意斯亦拒畧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殊盛事將施行於世雖
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故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
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
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
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要法師意旨
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好
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
惡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
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
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

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
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
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答示此
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
勅諸僧震懼相率啟請帝曰藏法師是大大夫心謂是剛道是
言非剛道非致詞容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大夫意實
不用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頌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耶
者豈非意在不問耳事遂復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
法為己任乃是大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况
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不

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
令罷之豈容謂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免然
藏笑曰此真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
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善理之中未能相謝一
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安臨召百餘皆一時
翹秀學觀衆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到勅大德三十人預
座藏聞釋發揚各有清拔皆著私記藏復博習天監末年春捨
身大藏如集道俗并有講金剛波若以為極悔唯留衣鉢餘者
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靈運掛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
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靈山林還居關善

因不復世時或勸會乃上啟辭曰凡昔願昔心或不調欲依佛
一語於空聞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
既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遣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
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時是常人近情慎前途之
已迫耳帝手勅諭曰未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臨養神實是勝樂
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
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損杜
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
帝授受菩薩戒勸僧正傑老宿德望時起正略法沒蘊約智
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持致此

而之禮肅恭虔往來輪徐動鳴若鼓降尊下禮就而謂之從
遵戒範永為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聽性生爰命諸僧朝
闕時考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此間更延談論皆
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
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富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
汲然如有不足可謂聖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棲巖岫晦
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莽茨岩膝而
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為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棄逸遊意
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
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淡俱

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入問其故
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長且違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
相望四部白黑日夜恭候勅為建齋子制願文并經以整藥而
天子不勉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
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
盈道同為建碑塋好寺內各一新安太子蕭机製文湘東王繹
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
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穿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親僧云是大莊嚴論

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
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
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机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
舉義非徒設布道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
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
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雪樓珠步緇門崇行錄載龍法師禮懺智藏誦經贊曰修短
方也禮懺誦經而壽延則宿日之執廢矣噫還帶而天相除
波蟻而青形現人力尚可回天况三臂不思議力耶愕恨精
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篆籥而為經文并確而成禮亦何怪乎

感應之無由也

釋僧遵序義解二之二十一

釋道宣

釋僧遵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之一面定
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誤相推重後遊談
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拈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如
投日收舊致更新章句保高有勸與善敏義集整即說辨如流
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敏諸僧咸懷
自慙遂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
道俗欣洽時論疑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春月道風颯舉
恂，七眾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

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蓋結皆誠旨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于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慕自然家貧親者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親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即無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况乎福田五世所資兩葉仁既厚矣義莫浹焉遂刊碑頌述德如左

釋道超傳 義解二之第十

釋道宣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數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某時是法師住靈基寺值是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吳解冠一方海內謔仰輟寢滋味以夜保盡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評嘆曰為今漢生聲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殊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疾心累日廢業日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是也事在是傳述勤的苦至有頃洞徹紋日懸怡獨語

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而氣凌塔白黑改觀名獨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窮雅伏靈氣求相擊抗若遇机臨敵無不應驛同寺僧道青年益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不能克已橫相陵罵超亦時衝噴傲未之數也他日有曰我之與卿誰相優者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起處獨身屏絕賓伴內外噴與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寺即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者省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拔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入往湘宮寺塚

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時以歲年俱卒揚聲同哀

釋法勇傳 義解三之第三

釋道宣

釋法勇厥姓垣氏其先隴園龍亢人也祖法武尚書外兵錢唐今日此迹迹於虎丘山後峯寓居吳郡吳縣東鄉垣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像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揚都依止靈曜寺剛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疏菲隨才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才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剉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寂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緯建元寺法龍並道秀域中聲高梵

表乃服膺座右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
斯墜跡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
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為魁彩專講論文得十許通儒而梁季
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適世莫如其所于時攝山終尚直學一乘
橫行出世隨執引悟有願違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
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未
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尋究莫知來也欣飾嘉瑞執勇難
任月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者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
慧室遠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况如也詮師后以年期
義燕師友抑亦官羽相諧永蓋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刊章句採

攝希微九厥粹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馬是類天嘉五年世
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其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
踵避息之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祥衆寺十有八
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
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蓮疾少時早且神逝
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変經宿頂暖衆皆異之
至六月六日窻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
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
益等教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辨時世高之爰
至岐手肢足不繼不涅皇懷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

漢北而之禮錫石碑之其文待中尚書全濟陽江技製

釋法澄傳義解五之第十一

釋道宣

釋法澄吳郡人少机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
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華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未幾徒立
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准海前衰相
越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
壽三年奉命闕壞居子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
望殊重京師碩學咸謂問之場帝徒駕東都定為伊維從出諸
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智叡傳

釋道宣

釋智叡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極深溪厭
籠樊紫希寥廓初授武丘流法師流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
隨無忌請益澄旨有同即顧希馮會培謝峻岳義府經詳東南
之美並欽高德同挹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真俗具舉宮壙重仰
允得其門終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瞻師新矣一宗鷹揚萬代
逆伏膺諸質百舍非遠髮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
內外鑒賞人倫常數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鄴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青暮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
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成在故能駕此懸
河振斯木鐸盡、奇韻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其

不迴車杜口故心易業人主數嘗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
泣血銜哀殆得毀滅自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
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吳降勅書慈惠勞問法師極身淨土擬
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專勵法徒專心講誦瞻
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友僕射郢公威並
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
俗皆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
穆如也時郡將崇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德及剡符臨鎮請
為善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
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迭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越生什炳
斯慧炬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洽承高
義行抽之勞載盈懷抱墟虎之岫川述不遐翔鷲之濤風烟相
接必頽振恐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因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
平臺溪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遠人世心逸江湖
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
甚重於是接浙展征還居山寺現疾決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
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窆於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達矜情閑淡等懷遺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無違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丰婆善談笑流連
嘗悟見者忘返加以衆說虛寂持無失攝大品涅槃法華等
各二十通草經道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
已外隨用擅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
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好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荆州瑞像於
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其二莊嚴弟子道恭猶
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成樹高碑用挂景行秘書虞世南
為文

釋智炬傳 卷之二

釋道宣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幹莊善机會美容貌雅為表表又善

草隸猶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與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
儀軌蓋司未泓流俗初醜與王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
神氣高標 物峯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文操無
改有人私現而月夜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叙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頃快吐納
机辯道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政使高穴西鷲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苻州刺史武山公郭演
隋之良宰創茲南蕃奉教諳諳降情歸禁階場住鎮揚越採拔
英灵炬既舉洽東歐名流而楚徽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
羣言成世則役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闕壤

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周隆繁置以華房明以明德
一期後傑並是四海樓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畢思幽尋
無微不計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終有昏昧
覽典賦詩時暫閑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得文音自可銷
鄙而輕前每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雲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
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與皇威名相祭文藻橫
逸炬實過之好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滄
附味道者歎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選詞自非眾集未嘗瞻觀以
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慕
感墓情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好在通化各領間

侶眾出百人傳嗣宗勅不棄遺緒

釋道慶傳 義解八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適度江家於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
郡建善寺藏閣排服勤盡礼月侶好推十也出都陞彭城寺講
成笑論大義餘理皆莫之遺時以時正日曰懸日月於懷中注
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蓋開於既
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出法明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
學徒載萃誦誦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關弘無棄涼暑然
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
韵字虛敬應物有方鎮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于寺房春

秋六十一即以某月二十三日寔於扶塘之山律也穿燼之日

鐵錘終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遂曳翻翔摧藏哀喚自非道

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

京華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

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璣我良友千行徒洒百

身寧晴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牆戒恐

燈炬祥藎 並驅生林 方庭安處 論堂揚玉 義室芳蘭

坐威師子 衆遠禱壇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武序

三業惟安 穢土机窮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墳泉幽冽 竹露轉團 松風久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釋圓光傳 義解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
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學子
史文華騰藹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溷渤
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
詢徹了善初聽莊嚴曼公弟子講素儒世典謂理窮神及開釋
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冥悟生涯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勅
許焉既爰切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悟微言不

謝光景故得成矣澄襟蘊性心府三藏教論編好披尋未及授
吳之虎丘山念定相必無忌覺觀息心之衆誓結林泉並縑涉
四舍功流入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死心遂有絲鳥之慮
於即頃絕人事繁遊聖蹤攝想青霄納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因辭不許若事遊遊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
啟若皆思解後微嘉開飛移燕糝以絢彩織綜詞義曠者欣
會其心存從此日循舊章開化或任安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
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却故名望橫流播于崩表披榛
有素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陪后御宸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
楊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致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眈危遠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親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
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旨振緒激緒又馳慧解宣
譽亦泉勳業既成道東酒繼本國遠聞上故頻請有勅厚加勞
周故歸系釋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西中庚敬仰
若聖人光性在虛閒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温結不形而情表啟
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謀一隅願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
異錦衣情同散國乘仇數訓番範於今年歲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盛敬為此類也將
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微祥被於海曲以

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愈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野
位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
北虛中音與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灵感遂葬於郊外
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礼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謗云當於
有福人墓埋之種流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於
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執穎性希歷
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講通
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音晚歸心學高軌先塵初任
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遣蕭瑀奏請住於藍田野造津梁寺四事
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孫志願不捐請先入宮別

省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淡法受戒懺悔主大信奉一時初夜王
見光首金色見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觀之由
是重發勝心刻留疾好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
法每歲再講匡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墓壁 劉鳳
墓壁姓弘蘇人七歲希求出家依法沅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
舉冠簪已後周遊訪道門人四遠咸來常坐不卧者四十餘年
老無久力時撫孿兒貞觀末年七十餘人稱揚者但云不可思
議大德也

釋智琰傳 義解十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琰字明琛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貞孫散騎侍郎父
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坐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
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胎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
之勝此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准龍枕膝弗能及也
誕育之後輒異情童秀氣肖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塚
法師為弟子授髮持衣恭侍弗怠渴瓶執約受道跡勤年十二
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曉祭成謂神童乃自惟曰翼、京邑
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德報恩持法
師謀成笑論聽慕夙成汲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
持公南上法筵用輟曰還故里觀者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

峯嶽峻峙辨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通年返京從秦
王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泥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
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致功倍由來誠
曠足之達善取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
之辯千燈七夜多折動神之徵時年三十有二以英少之質春
請者極通情則高衡折机縱難亦大車行軸皇上欣賞百辟嗟
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驚雜幽棲清曠屬陳氏
表為便事東歸則述武丘序三十載憑巖面整任三業而問安
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
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揚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

乘貴有才未常許物行軍淮海開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龐頌蓋
承顏五體拱誠恨接是之晚左僕射郡國公蘇威重道愛仁琰
嘗開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樞觀免食音度拜欣驪場帝居蕃維
揚作鎮大招英彦遠習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處使乎
之負罪嗟以己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礼曰以辭疾得還
舊山隋文遠致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錄銷騰濟四海同契三
吳蓋甚擅越子弟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
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慈管武陽公李士嘉與内外公私同共
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窟慧侶更復叢時龍沼鳳林信為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花金光明普賢等

感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遽未藝自起
烟芬夕鐘終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琰陀像行三種淨業
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
相運再逾十載與夫披若堂內巨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
後見疾疾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眾侶哀泣以自現八年十月
十一日且還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寔於
寺之南崩遠近奔馳免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傷若雷雷自古
送終異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殊勤
心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奇姿
乃起表表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履世出

家內外通博沙門通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
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嘆遠成規莫不迴換造山親傳香法
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夫謙澹無法華維摩各三十通講
現經一百一十通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
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攻或紉而折麻之贈
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袪色經終寄言於
白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慧顯傳義解十之第七

釋道宣

釋慧顯姓李氏江夏人本宦隴西世載蟬冕還派合於天潢遠
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州因

遊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先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
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園全主
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裝名德年終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
聲唱述逸天子日觀天人仰瞻光寵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
德隋遂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學爰整
其旅廣開學市遠地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
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
欣眉山而無倦自有陳淪造物我方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
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竹朋從咸來謁敬大
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遠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

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擾妖氛乃避地毗陵
沉默宴處而顯灵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智智
猛風歇警遠不之精神既遇通人傾心比而勒則不遺教而有
功並繼數場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
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歡茲歸戒大唐高祖
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徽威謂帝悅首應詔不悅於彰顯為說宿
日釋威憂憤建項生之非因晚吳漢之失國威乃接足嗚咽由
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戒論黃月門戶不遠千
里請道金陵乃鬱相就諾既而數暢至理葉木滿繁爰遣奉
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珍勒像各一區坐高一丈

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自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
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
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噴濟蒼波照燭神光融曜滄清白尼迎
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灵瑞隋末擇醜玉石俱盡二像尊
像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欺僧何得安乃
跋涉山谷界果掄材不通一年浮汎于大履沒胃陰暹到大吳
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惜兩時功兼
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緯者排繁提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
文軸練竟疲後增勞即以塵尾付鳩學士智共曰強學待周無
憚慧風軒逸功倍不慙屢應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由觀四年

十月終於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於白虎之南嶺
學士弟子等十餘人哀泗傷心恐茅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
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
於墳前建磚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者大情軫蕪事經綸
故便暇迫憑高當衢向街生平子弟仰履級而需襟宿昔得朋
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勳君終我
疾執淚既疏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伸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
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九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爰河早
越心燈幼傳巖嶽一著孝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仰
化利物收狂衢導日對懸鏡常初義海等益拔舉直上推謂明

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洞松送
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
力藐、長疎

釋法恭傳 義解十之第八

釋道宣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
情拔俗故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崇其
篤誠攝隱者味其閑致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
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無塵便能捨俗事武立聚法師為
弟子也爰具戒後聽餘抗籠公成笑此公毗曇連龍將止乃以
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

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拱如愚學廣
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浚鏡研難每祛懷抱固有無
得之道大弘道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馬嶺
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捨禽庭獸長往之志殊存開皇中州將
劉權政成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遷城邑住於迴向寺
既迫茲因請翻然迴慮以為休道由心道存則表於彼我立教
在速教行則混其顯晦乃越洛轉法通汎甘露浥河仰岳均美
前奇大唐闢化弘崇弘演貞現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刑法宣同
時被召亦既來備浚降恩禮對揚惟震辨說紛綸明像教之興
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讚延既痛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緡有

感聖表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濟給務令優厚雍
州牧親王遙加欽請以為成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
馳秦關基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好照不隔九重法所登澤上仁震惟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
儀替於赤髯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
渴仰於胡御慈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皆有託冀以祛
此大塵善道啟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遣詔所行承慈誘既膺斯
請供施特隆自今朝野明達紹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奏者
屢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貼雲金容照日講延
初闢扇爰期趨談疏練成之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

波濤鴻筆彫華文圓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輿悼有識念悲降劫加以時贈并遺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鷲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於武立之南嶺道俗奔赴望悼泣門人等師資增盛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監豐碑式陳頌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義褒傳 義解十一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蓋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流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

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未教某屢啟青之談得事通覽辭住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王盛集時嘗法筵至動神執法主既崩過流視聽長于禪衆相震布公並具式瞻親需餘全好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教竭義道縱思披釋諸方後銳將事別輪曠亦勅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先開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思申請樓揚髦彦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便存昔願即入朝時翻經三藏玄

共法師處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恩遠周用駕繁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執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炳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宏復遺藥病齊止乃有負氣肝衝傲然氣舉褒為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閱微研五旬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自論釋源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彦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服其辨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語為送無絕顯慶三年冬嘗祈雪候內設福場勅名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崇立本際義

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便道行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法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法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身美嘲詭塵躋天聽雖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性恍無對便下座又令復陞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崇不勝其情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襄荅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日狗身舊無人物
後諸寺遠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
駕往東都到召進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
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輦逾歲不久遽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
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於
金華山舊寺贈之榮光聞遠近

釋智周傳習禪四之第四

釋道宣

釋智周字圓明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通江居於姜縣
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邁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遠親許道師事
法流水寺福法師為力生也福乃吳越剋冕釋門梁棟周服勤

左右寸陰請業受其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長府
經筵道映雄伯負表海留專功一紀究蓋端涯更月寒水自金
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侶同萃言時成羣但
久厭城停早抑女輕逆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舍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馨聞道弘結舊舊既秀咸請出山濟
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秋氣者泥首炎德既
銷僧徒莫敢乃翻飛奮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遠難返然無繫
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蓮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
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還靜弟子
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渴疎榮隨未埋以貞現

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崩改設園墳惟周風清
開澹識度淹遠卷山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良
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善愷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
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出篆尤工草隸博觀圖史
大善篇什典元寶爰俱沐浴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
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當
陽弘勒大六夫紆井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像年
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雕績綺華允開信表
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
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雪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荆

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遠望長松而咽
絕悽陵谷易遷竹素難久托徽猷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
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因爰網縈迴業繩維猛調御慈悲勃
興危途倏靜攝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
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拯羣經思浚言
外樂說河駕滄風雲會七衆闕疑四部襟帶振紐類網繫其長
賴世途淪衰適化江涓去來任物隨顯從時以瓶何愛淨土為
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電開普隨封與舊甌春郊草平故山松
拱林昏鳥思徑浚寒擁妙識歸真玄均虛奉

釋惠旻傳明律下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惠吳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京自天
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
業誦法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事
先問對秀逸玄宿命復繼宗者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
之先與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
爰其末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傳訖諸部志
公持漸學控用委喪事云果東大會稽至剡礼石佛天台遊講
肆數年遷吳山通玄寺結徒屬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
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履屐既絕故菲斯止屬隋末崩離吳中
飢饉道俗避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詳誦無輟鳥集無擾歎

羣不離蘇州總管周嗣安迎請出山因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
而赴時刺史李廣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親而懷志極
隱終日感、聞公通鑿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
道數年地唯下温蚊蛇甚多恐致損傷好事移止大唐開化法
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有餘人地宜
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潤
止一草菴而充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慳至於禽獸
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緒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
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回國度人行道之
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回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適道自玩几講經律菩薩戒成矣論數各有差古律
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
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
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好適春秋七十
有已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夫生死人
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無礙泣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瑣
瑣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瀆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眩
終不境可謂堅貞者矣

釋慧嚴傳 感通上之第二十三

釋道宣

釋慧嚴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在修戒檢時人不盡多坐房

中不用物議忽獨歡咲戲於寺中以物指鳩曰此處為殿此處
為堂乃至廊廡厨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曰告僧曰欲知嚴者
浮圖鈴落則止汝矣至期果然乃返錄其房地戶開之端坐已
卒遠近聞之封赴闕聞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
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直禮
謁云

釋法聰傳 感通中之第三十三

釋道宣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袈周遊法席叅詣隨聞雖曉
然未本意、在息言慈言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
延如反階培灰亦瀆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碩泉石僧象

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
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現
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眾度道者三百餘人自各華嚴涅
槃相續二十餘處貞現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
請聽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
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眾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
鹽縣鄞陽府君神日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聽法師講涅槃經
道俗奉迎播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
說得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願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
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

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
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道嵩傳 威通下之第四十二

釋道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
恹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
寢幽極隨入京為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
召送與蘇州舍利塔并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博
函內有銀合覆舍利一粒置水甌內發遠呈祥同藏大塔嵩還
京室住德化寺嘗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
三衣盈長不畜蓮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法韻傳 郗科恭德之第五

釋道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徒偏工席上駮索遠度罕得其
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
導遠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而務並委
於韻年至三十龔於諡梗邀延流請日別重疊過於正旦割絕
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衲霞清眾江
表用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蹤般若苦
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搥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江
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
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

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緣慶依而造成大者微應海中有陽
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
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
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慧靜律師

六祖大師年二十有四往黄梅參礼付衣法全嗣祖位時龍朔
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隨避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
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
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
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荆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督多羅律師

為說戒西國盛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末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持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繼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

右節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僧林

出神僧傳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保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

北百四十里有豆園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住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蟠繞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甬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白林棲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去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涸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跨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他日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後卒於潼

郡

善伏

劉鳳

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宜興人五歲於安國寺凡法才遺出家後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好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出求又上荆斬見信禪師

左谿大師碑銘序載

李華

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宿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朗蘇州報恩寺僧道蓮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秘藏

文暢

范成大 人物

文暢吳僧戒行精嚴與韓文公愈善嘗有送行序詩

元達

張景 人物

元達居重玄寺年踰八十猶好種藥致品甚多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紜各有指名皮日休常為賦詩

志勤

蘇舜欽 紀畧

志勤歷遊四方光化中至西洞庭水月廢寺爰不忍去遂結廬居焉天祐間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



僧瓊傳義解二之第十七

僧贊寧



釋僧瓊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疏源狼亭瓊慶森
相經昌侯之業歷載孫光少傳纂高書之風清塵宇味瓊夙植
奇穎卓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睡腹浮空遊樂及年六
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跳躍狀若舊交曰母出家
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遂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
師為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
年奉勅刺萬真符所應還諫此山嚴嚴公長往乃依慧翻禪師
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聽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數除方便解
脫怡然獨悟用知 必登絕頂 江身歸禪師家學心法攝念坐

禪象魔斯伏勤行 道真默恒馴是以名稱普開聲光入絕頂
亭趨利削迹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衲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
數粒將濟於朝饑或風雪凜、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熾、
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數美容色湛如鏡辱訶罵歡喜而受每
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清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薄禪
枝而蕩塵撲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
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
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為穢惡出就列方乃稱離罪爾門弟
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環道訓勤
切正觀呵咄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誌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

緇素奔勵成悲眼滅弟子僧義玄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
音如法闡維攷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於所

宋高僧傳為篇者十口釋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
請誦與福雜科聲德合於義解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請誦與
福雜科聲德八種中取其產於吳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
篇又取義解一人習禪四人護法一人雜科聲德一人入襲
燈篇感通一人入始興篇三人入應現篇一人入逸格篇唯
釋經無涉于吳者故無所錄

僧贊寧

釋法洗姓孫氏母 夢天胡時道魚惡孽誕踊厥月生有異

表十五辭親從師 年受其行學一集蔚為教宗卷伊呂立功
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為羣故地思貞大師
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成起性論心以靜銳智與經冥一夕夢乘
大輜直衝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柱不覺孤帆蕭爽懷復上濟
峰竦、而忽高雲落、而在下既寤寤形若委衣流汗醒自此
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無礙之旨如貴花為
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續廬舍那像化示群品大曆二年於
常州龍興寺講總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紫錠
者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親前後講大經十遍撰儀記十二卷大
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見送隔地二級無何說示

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導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說初講天竺寺盛開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為碑邦城肅公為頌合揚其美哉

澄觀傳 義解二之第十二

僧著寧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冷應天山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過思得度便隸此寺觀後朗高逸非可以細務拘遂編尋名山旁求批蕪梓航既具壹奧以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禮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請金陵玄鑒法師傳河三論之益于江表觀之力也大曆

中就瓦指寺傳起在迦羅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慈信疏義却復天竺執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從判溪從成都慧暲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竺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靜記并蔡蕘後身信可知矣又謂牛頭山忠師在欽師洛陽無名師皆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此宗玄理觀自謂已曰五也嗟人身證真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况吾學地能忘是心逆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慈曇諸部異執四圓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大曆十一年華遊五臺一、從禮祥瑞愈鎮仍

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陟高嶺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慨然長想况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事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塗人當陽擬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微也起與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髮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於南臺端尾於山北脊樓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騰躍於清冥分散而法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

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蜀僧三藏嚴若譯高茶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其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前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眾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次復次壁畫散胎大符及山廬之怪往，不息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頌款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

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嘗垂教令述了
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回緣泊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
歸向則齊相國抗章太常謀卒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節綱
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祭襄陽節
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章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
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餘人許堪講者千數
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嚴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
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
圖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千卷
故無遮大會十二中共諸經續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

清巧記觀平時行狀觀恒發十頭一長止方大但三衣鉢不
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日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
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舍靈七長講
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避名惡眾伐善十不退大慈
悲普救法界觀速盡形期恒依頓而修行也

湛然傳義解三之第六

僧贊寧

釋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荆溪則常州人也昔佛滅度後
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
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
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就

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蒙本
儒墨我獨有遺俗之志童中選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
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
服掖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三法度羣生於
生死洲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慈德字凝精神鋒爽拔其家
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
者悅隨如羣流之趨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建城而登僧籍遂
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
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窻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
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

俱不住乃蹈於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他道
用不振得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啟上法乎羅萬行盡攝諸
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童句
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
影之類稍見周象之動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
初始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捐厲法流學徒愈繁
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葢以守之大布而衣一沐而
居以身誨人者又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龐道場顧
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歎死歎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
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

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九為三因在聖為三德藝姪則初後
月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註隱
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脈三十四門人訛曰奉金身起塔
附於智者大師瑩兆西南隅為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通其
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後滯則有法華
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
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錫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
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詳其說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
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

為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擄鴻筆成絕妙之辭彼題
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與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
傳灌頂、再世至於左漢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
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在體承
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
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借察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
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
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之維鷗有巢惟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
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王
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異歟

元浩傳義解三之第七

僧贊寧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繡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
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為荆溪湛然禪師屬累第
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
處以為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
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
述默傳心要為論為記靈芝瑞草以為功德傳於後世者不月
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為文首序獲美圓實志願顯現蓋
錄其所證之意而見於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宥和
之盛典曰教率士知化之歸宗曰行文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

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月其光振張
至化而自他昭著者矣播於鴻名欽恭開思協和至極四德克
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厥績有成者
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
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
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之自叙管
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而其義一也以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
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
東山南原也浩耽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諸師聽其言說曾無

憐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沈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
人始知之。法師曰：白也如愚，罕為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
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
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
史田公敦，縉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
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契志真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
倫，深練禪觀。初浩為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為奇特。又庭階生
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
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還明曠，皆著述廣天台
之道歟。

按此傳題稱蘇州開元寺元浩而傳中不言者，蓋以浩為荆
溪若瑟禪師，累弟子即蒙彼傳中於天郡開元寺教行正

觀之文耳

釋希圓傳 義解四之第二

僧精寧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
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後邁，因命
講訓光猷，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范假援，圓由通玄寺附
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借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
山寺。形雖公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冥默。或問之，則曰：吾
道還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揚經論，同

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
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為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
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邪山頂，是山也。傳云：從郎邪山飛來，此
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冢，有井，有鰻，鯉，烏，水有盈
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高鎖，浙江蛟壘之屬，其
名曰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
窟，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捩則跳梁如怒，狀唯偏入圓房，圓
手執宛轉，屑就乃為之受歸，戒勿令作風雷之妖。暨圓終而多
暴風雨也。圓之修習，碩見彌勒，一日講次吃，然坐終於法座時，
眾聞異香，哀香天樂，錚鏘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

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眾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
黃袍象笏，拜跪愴然，愴悅之間，香無蹤迹。眾莫能測焉。茶毗收
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賣往新羅國矣。

貞海傳 義解四之第十

僧精寧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
其性沉靜，分陰是競，方喻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
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
凡有講筵，下風求益，發其經論，窮其性相，董流之間，罕齊馳騁。
至於非朋弱友，奔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
講導法華經十許遍，人未歸，重則知奇，信亦有時焉。及梁

氏都於吳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諱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會集誦誦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周旋九世伎術百家之言無不議論之外誠明徒曰異端之說用亂真心無記不重何須習俗吾立願為師子吼不作野犢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為息肩之地至後唐肅宗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整捨衣資為莊時僧得施半齋僧註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醒排空相迎瑞百徒侶兩日皆開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費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編修彌勒

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薨後郊東寺莊之原禧懺感儀緇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昭恩傳義解四之第二十二

僧贊寧

釋昭恩字修已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遂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嘗饒愛月三祖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攜李時端師聽習經論應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徵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用運中遠錢唐慈光院志曰師講費珠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

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息於中夜親自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透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善辰時端坐而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靴鼓且多鈸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喜財寶卧必右脇坐必加跌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擲出醬堂每一布薩

則潛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諱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賸不肖悉示以一乘圖意或恠不還機者乃曰與作春鼓之緣耳不喜雜文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况廷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思尋繹十妙之始終研數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運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世代者思之力也又憶昔人科部與荆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經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沂泥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思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

人求解而行耳

雲棲株宏往生集贊曰財食不貪廣潔心也坐卧不肖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往生矣至於誨入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息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

甄公傳 習禪四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為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月礼嵩山禪師通暢心决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駢肩豈足矣時白樂天牧旻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間闕矣遂澄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為娛情之趣拜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行齊 劉鳳

行齊唐開成四年於南翔作精舍見復鶴舞其至止必獲檀施齊一日笑謂鶴曰吾事平矣鶴如之何鶴翔南去故因以名又云寺建於梁朝并經幢石博望槎凡來觀齊師鶴跡石雲鮮梅多為之賦詩在宋有如茂戒行高潔成淳五年臨經二日作書與縣令朱彖祖別端坐逝永樂中有大慈通內外學皆應詔於

天界寺註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彭同時又有道存工詩文永乘中亦預修釋典

藏廩傳 習禪五之第九

僧贊寧

釋藏廩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魁壯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強頑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日聽律範旋窮篇聚語洞業白教門繁廣誠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參禪宗遇馮素門下高足任龍牙山知廩法器異日告之曰蘇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廩一言領會千鞞同

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廩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廣使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廩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烏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眾後終享年八十有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為廩作真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諡號塔名、士吳重祿書

碑

惟靖傳習禪五之第二十

僧贊寧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魁癡入國寧寺遊
僧房唱曰要入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開卷大德慧政
便跪拜伸誠願卷執侍政公允納與前節於天台受具暫歸謝
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嶼自甬勤於禪法未嘗發言
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
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稍出復隨至金地達明臣迹極多靖恐
人知以鋤滅虎跡散惡背疽用膳有鳩鳥糞於瘡所非久全愈
又履衆靈儀獲粒半斗每日以鉢合菜煮食實獲於地窖中遇

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祭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
龍山可嗽海峯勢峻峻昔僧鑿諸曾隱於是諸即唐王相國之
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道此山刺史黃晟常請
出州供施繁委末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空
于山下營塔存焉

寺直傳 明律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守璉之八葉禮既
冠表君子器之夙有丘園之期不願玄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
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父方滅
蓋得戒之驗也後披江陵依真公三年修行尋禮天下二百餘

郡聖跡所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為受菩薩戒聞普救大師

傳揚如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篇南山律鈔四十篇平等一
兩大小遺機在乎因昔未嘗出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遷於中宵
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炯然如珠在握甚熾入五臺山轉華
嚴經二百遍遺心也宏覽大藏經三遍廣正見也至開元二
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錄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
隱峰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乎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
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哉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
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
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

洞庭辨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郡神偃
常州道進畫公著塔銘云

釋齊翰傳 明律二之第二

僧贊寧

釋齊翰字季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
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踞高靜無塵之踞惻
然有宿命之知周請捨家奉天寶八載八月五月奉制度配名
永定寺九載十月跡五分壇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曆中轉隸
武丘皆西州道俗好請從命也翰道性剛烈外則炎然迹不近
名身不閑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篋之士哉願
門相部善疏精敏軍傳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

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舍中頓
現。蓋絕誠之所感也。即以其年終於奉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
十六。翰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
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我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宜
允手與吳興故。然結法。明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藏奘

劉鳳

藏奘姓朱氏。蘇郡人。游方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悟道。會
昌中。構運哀泊洛州。再興長壽寺。勅度居焉。尋揚收西蘇。請奘
歸於教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任景。求捨宅為院。迎之
奘。將離姑蘇。為徒。哀留。擁乃以機拂。與之日吾在此矣。汝何疑

乎。已而潛行。

大義

劉鳳

大義會稽蕭山人。從吳郡闍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津
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

曇一

劉鳳

曇一姓張三韓人也。因累業仕隋唐家。於越十六。隱雲門寺。茂
亮法師。講顯解。開悟三十五年。杖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又
明年。長史張楚舉為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其
高足弟子。則蘇州開元寺。辨秀。常州龍興寺。法俊等。

辨秀傳 明律二之第六

僧續寧

釋辨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詣父哀。字
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欽稔。因請伯氏。出家。長
行。哀而捨。辨秀。靈隱。謀禪師。使能。陶津。困入道。之意。所聞。指訓。
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
於會稽。曇一至德中。舉高行。諱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
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
淨土一門。不憚於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
乃違心。不直非。連觀之。孰何。邪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
香。無非。中道。況我之立。念乎。秀。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
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

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
扶蘇。朝華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
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偕遠。旃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
韋元甫。李棲筠。魏州刺史李紓。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
亦林下之交。雲畫為碑。頌焉。

志鴻傳 明律二之第九

僧續寧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俗。
於石門。鄉寺。則深。靜。林也。削染。受其。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
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磋。卒。成。洪。緒。然。慚。先。德。釋。南。山。
鈔。商。略。不。均。多。減。無。准。捕。蟬。忘。後。補。衮。不。先。裳。括。大。慈。靈。焉。已。

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勅成二十卷現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
主澄觀披尋乃為序冠於首其辭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
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勅署為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
其字而已今雙林果遺其草加以水漆碑碣失蹤閱於言行也
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為美事矣

省郎傳 明律二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者彭維州桐廬人也為童強識者宿呼語怪其志大而言高
每厭樊籠忽拔聖德寺慕道從師勅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毗尼
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得彭
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賸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為迷

者必請見彭為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義盡省彭言到彭義無
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打禦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躬也惡言
不用矣躬避席葉拱而對曰其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
啖蠱蠶所患者未能啞繁縷以報主耳恒曰視子吐屬客五色
絲可供繡散之資言大謾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法焉然其滿
口雌黃品藻百派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
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方軛重物儀別行訟叢十三章門條例
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為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
以其曾化邦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冷山沙門焉

神皓傳 明律二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神皓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禧齊竟陵王高邸學士子陵保
尚書左僕射其文與皮子出齊名追陳周世因佐吳邑遂家姑
蘇皓乃為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
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版詔精擇其行一州許度
三及皓居薦首因錄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奧太師
凌通律鈔於臺一後士講律鈔並昇壇場逆乘奔歸包山使野
菓疎茅山童掃者道暹棲息旋增修屋宇乾元一祀有詔天下
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舉其碩
且慎簡書遂使皓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
況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真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鳳弟子前

廣使亞相李棲筠請網任海隅一邑繼任三變至於道末年工
於圓宗別置西方法社誦法華經九十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
元守過疾至十二月願滿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
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璃色天星貫如兩西方光朕密現於前
未秋也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甫文有道獨步當時執師
之表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濬道發維讓維
誠皆一時英邁雲畫為墳塔碑頌美云

清徹傳 明律三之三

僧贊寧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註憲護根門即無常師惟善是
與初於吳范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聞奧深該理致而鍾

華理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
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疏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
今疎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蘇廣是宗微末知
其終

孫曰微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
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
焉今不遂富職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
不均必法諸璩焉

常達傳 明律三之第八

僧贊寧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陽人也發跡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

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旨
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
筆迹後隨方奉禪詣於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此生不辰不
自我後由是寂默山棲委裘遺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
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
繒纈室惟葦蔕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
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遊坊牧或嘯傲海壖不
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送
用元之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唇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
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

咸通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
清傳朗奉靈柩瑯於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穎川陳
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劉鳳吳釋傳云住郡之破山寺

法相傳 明律三之第十

僧贊寧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嬰兒卓異七歲投
師受經法三決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國寺得滿延
戒即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梵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
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
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承克依止蕪衆推為寺綱管恒施二衆

歸戒行佩流囊語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
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灑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
右脇而逝時衆盡開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觀異光春秋八十
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
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簷之見相遺骨若銅色
舌相不壞若芙蓉焉蓋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
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弟子行蘊、弟子仁
表、弟子玄果、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啟重修靈光一寺為兵
革殘毀之後也果公啟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
之皆獲舍利焉

劉鳳吳釋傳云弟子清灑清高

慧則傳 明律三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慧則姓康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既儒經善種
發萌倏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誦誦皆如
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獲講常
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表服儀出
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楊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
明元年製寇犯關中收擾世華州下邳避亂中和二年至淮
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
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
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

疾坐止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定於鄒山之岡八戒弟子刺
史黃履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搗謙推人為上除講費外輪
誦經咒自法華已降可三十四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而編講
鈔七十編俱舍喪儀論語各數編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
子希覺最靈鋒穎焉 附見一人不錄

彥僊傳 明律三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彥僊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律錙銖塵務勤求師範
唯善是從來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
鳩聚律風孔扇疏為毗尼窟宅為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
真氏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境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

伏於寺周哮吼不至僊憫之忙係繫引炬下聞言欲援之弟子
輩扶遁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執披其箭虎耽
耳欲失蹊血顧僊而睨目為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僊告示
其箭朱德懷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委設冥齋召行持明
法時覆肩衣自眩而墮還自塔上或見鬼物隨侍焉好謂道德
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附
見一人不錄

劉鳳吳釋傳云住破山興福寺 繼宗吳釋傳作斷宗

慧忠傳 咸通二之第十九

僧贊寧

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代之歲大師
曰勿剪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果重茂
矣

鑑空傳 咸通三之第十五

僧贊寧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節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
為詩不多靡麗常周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野潤無
幾或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險乃
議求塔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曰臨流雪涕悲吟數
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
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為僧時
名若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月德寺乎空曰生身已

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皆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貴且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許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榻浮休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導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澤響清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化生之事發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而皆鑿微謂空曰要知貧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與屠畜道盛衰宜一鑿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以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壘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祁理親說厥由向理理問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默然無答乃索

珽筆觀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實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蕪餅諸國言昔同也覽鏡而知吉凶者與窺國漆塗麻掌同也食寒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理之問驗在會昌毀教矣時武宗勅僧尼及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并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兔在且大仍擊言我嘗之甚之丑毀法丙寅朕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滿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纂異記作晴空

曇清

劉鳳

曇清未詳何許人也究窮佛旨乃肩笈來吳北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勝薛之先後也

神巖

劉鳳

神巖嘗說法吳會後入長安遇祿山亂還投金華

貞幹

劉鳳

貞幹姓武氏故鄆有崑山寺者宋支曇掃嘗遇害於此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緣化重立亦嘗行化於天

行明傳 遺身篇之第九

僧贊寧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於本部後遊方聞道然

其耿介軒昂，傲自扶初，歷五臺，峨嵋，禮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況此登天台，步羅浮，入衡嶽，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按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已寶臺，與玄素布衲為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接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起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虺虎，前爭競食之。酒史肉盡，時泰公收其殘骸，焚之而獲舍利，乃擲華酌水為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預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象生食，三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明公，成大檀度，遠懼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為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溥。執譬猶善，賞者貴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法朗傳 誦讀一之第八

僧贊寧

釋法朗，姑蘇人也。喜膺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咒，神效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沉篤尚藥，洪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爰殊厚降，杜如晦子荷，死再行薛瓊，既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咒，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咒，信宿而安。賞資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為對。

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應寺，開皇二年置。文帝移都，掘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曰尋終，於此寺焉。

傳云：此寺應即傳題野云。唐上都青龍寺，茅不知既置，靈感以後未改觀音以前，以何時額曰青龍。

道遵傳 興福二之第四

僧贊寧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閑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義感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復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厲法華經，置道場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之日規。

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若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用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為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繼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益乎道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壽，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慈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

親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
夏四十六以興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寺僧益
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蓮入滅門人靈翰法盛道欣猶予
靈源遺墓不已樹塔旌德焉

劉鳳吳釋傳云住蘇州報恩寺東陽玄明法師弟子也
寶安傳附見雜科聲德二之第八樓隱傳後 僧贊寧

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
叔均壯年家務所累苦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空門洞達真
訣而不衣縲縲惟專分衛寢則易袿安者遊五臺嗟南人之不
識逆率道俗模範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

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肉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

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

無作傳雜科聲德篇二之第十

僧贊寧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死丘縣尉母戴氏始
祔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任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跣跌而
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
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
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過四歲母自教
誦習利金易孺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
潤且恒有出塵之意憐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姿儀酷欲取

之母切忌之曰或堪是子出家寬汝取父乃許之送入流
水寺中緣及月餘姚氏化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為作之出家
增上緣夫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
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屬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涉獵後泰
具玄學於雪峯存禪師身入堂與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

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住持皆掛衣而去前進士唐原作藏經
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鍾氏之面乃避
會稽四明自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畧出四明
曰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持意呈王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
單爭堪名利關衡思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郢退

君嘯傲不交縮伍唯接作文談終日進士楊侖亦慕為林下之
遊以梁開平中卒於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首錄筆跡首建
人多慕焉成法述諸色禮懺女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
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謂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
自號道暹子焉

清順尊者

載姑蘇志

清順尊者宋初魏厚守郡奏改虎丘律寺為禪迎尊者至寺乃
啟禪派今虎丘開山第一人也

東坡志林內一條

蘇臺安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渡海候應恙於東

坡東坡周得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數千里空手來
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靜梵

蘇州蘇志

靜梵嘉禾人姓竺氏生甫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從湛謙二法師
學元祐初任郡之北禪寺講法華經修法華懺為三期之為日
二十有八精悟上通感普賢受羯磨法呼淨梵比丘

文瑩

蘇州蘇志

文瑩吳僧多聞博識宗教亦高好著湘山野錄行於世

贊寧

張果人物志

贊寧博物稱於時柳如京徐騎省與之遊或就質問難嘗采經

傳物類相感者為書十卷又撰筭譜二卷時有安鴻漸好嘲謔
過贊寧與數僧偕行指而指曰鄭都官不受之伎時作隊贊
寧即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成群其敏捷如此

道原

王鏊震澤編

道原西洞庭夏元富子元豐間元富夢鳳集於簷蓮生於庭明
旦龔生二子一字鳳即名果後官據簾使一字蓮即學佛水月
寺名道原嘗對御演法賜錦袍還住持東洞庭翠峰寺嗣明受
大師人謂鳳蓮之應

道原

杜欽人物志

道原住永安禪院大中祥符中嘗進纂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

學士揚德寺刊定刻板宣布

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

釋普洽

普潤大師名法雲字天瑞自稱無機子姓戈世居長州彭雲里
父母禱佛夢一梵僧云吾欲寄靈於此連生類如所夢瑞相特
異福祿間見僧則欣然欲起似獲珍玩五歲辭親禮德行符公
為師始從庭訓神鋒發矚明年背誦妙經七軸九歲薙髮二
十歲進具以所受法即登現座為眾說戒紹服四襖發軔奉牙
首見通照法師學習天台大教次授天竺教法師几下歸受玄
談最後卒喙周時得法於南屏清辯大法師代躬如意為眾敷
揚既而德風四播芳譽遐發時政和七年郡侯徽猷開直學士

通議大夫應安道禮請住持松江大覺教寺仍薦錫今號而學
者輻輳如川東之凡八年間環講法華金光明涅槃淨名大小
部快繼駁待旦慈雲洋、續回慈母年邁思念報親之恩逆謝
事歸寧廬於祖塋曰藏雲居雖葺甍宇多假道問津益諸
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師就床
夜講新經念阿彌陀佛、放金光母及四方無不瞻觀殊祥既
兆臨終怡然火餘舍利燦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華跡二莖其為
生處蓋可知矣以此方彼大義渡頭為道似乎岐致、誘至人道
理何在不從故、我世尊上升勿利說法酬恩指髮比丘稱為慈
行紹興甲子寺僧率眾舍詣靈庵請師歸寺作眾依止受已明

年與諸徒弟迎像入寺做華閣以舍之大獲蓮社勝會集千人
結課觀經念本性唯心之佛仍建八關齋會及金光明法華大
悲圓覺金剛等會並作西資士夫名願善信四眾飲師高風來
者聞明於路或爭先而趨之者終成超越若錦江遊士王齡武
林貢元張啟三衛國錄吳彥英嘉禾登仕金廷珪吳會安人錢
氏等凡若干人俱生淨土法師博通經史囊括古今具八備之
才能蘊十條之德善編集翻譯名義法解金剛經及心經疏鈔
著惠臨集等並行於世莫不憲章聖化鼓吹山家自行化他無
事畢矣一日索浴更衣端坐西向召門弟子曰汝等各念無常
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慎勿怠惰仍書偈云瓊樹靈雲霄紫

雲臺更高無生之彼土不動一絲毫汝等持此并道書達於知
識我之最後為請定慧堂頭寶幢法主依此起龕舉火餘無他事
言已默然而蜕是夜鐘聲遠聞異香滿室既歛龕傍象猶聞師
口稱佛名琅、在耳當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也住世
七十一年為僧五十一臘香薪之次鼓刹無窮噫微澗不足
以容翻空之濤微廣漠不足以展垂天之翮今法師出廣長舌
相於薩婆若海搏扶搖羊角於第一義天雖古高僧不復多讓
函修法師塑像得其弟子文辯大師、緒狀其行於像藏之內
蒙不揆無似惜為筆削以慄懺之者蓋欲揚推宗祖之德善子
孫知而傳之云爾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九日嗣祖住持永

定教寺吉祥雄辯大師普洽記

法雲大師

戴如蘇志

法雲大師字普潤長州人泰南屏清辨得言下旨有註解金剛
經心經疏息隱集

法雲

劉鳳

法雲住景樓寺編次翻譯名義判漢周敦義序之

宗秀

范仲淹志畧

宗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號隱靈巖有年晚遊名公門未嘗及
利天聖中丞相東平清河二公奏賜紫方袍號定惠大師

普水法師

釋念常

杭州普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
遷、嘗注金師子童學合論於橫海明軍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於泉請主清源復遊吳
往報恩觀音杭州沈文通置贖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
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抗海問道申弟子禮
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日義天持至皆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抗慰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
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密又難陀譯八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
米唐烏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 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
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於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象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資
元祐三年也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宋晉水源法師

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
得度奮志恭奉初見華嚴承遠必見彌海明童後見長水子滄
盡得華嚴真音聲譽籍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抗之祥符湖
之寶閣秀之善住左丞蒲公守抗尊其道以慧月院易禪為教
命師居之肝至紹興專慕師筆力道劬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
為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持嚴周覽三藏法及作法華集善通要
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為僧曰統義天航

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
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瘞於慧因院之西北壽
七十八先世象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

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垂範書有
駁聲慕法者象海國揚於

右出武林西湖高僧事畧宋瑪磁元敬東嘉元復全述

集維那淨土善人咏之第三十六

釋道衍

梁上傳言豈熱護求生淨土本無難臨終念佛隨起往點鐵成
金一粒丹

集維那姑蘇人於萬壽寺網維多象崇惠垂華以衣資二次

請象念佛命終後眾扶奉時聞梁上云集維那生淨土矣堂
眾驚駭疑集無淨業何以得生斯須梁上復云臨終兩度請
大衆念佛故得往生觀此世人臨終請人念佛實為要道也
出寶珠集

慈照宗主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二

釋道衍

聽得鴉鳴萬事休何期夙障違江州導師順逆皆方便只要眾
生信解修

慈照宗主諱子元自號萬事休平江昆山人茅氏子投延祥寺
志通出家習誦法華修正觀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慕
廬山遠公之風觀人念佛編白蓮懺儀後住澱山湖上物白

蓮懺堂與四眾同修淨業四十六歲障臨江州於順逆境未嘗
動念隨方勸化有西行集乾道二年宋高宗詔至德壽殿演
說淨土法門特賜白蓮導師慈照宗主後於錢城倪普建家
告諸後曰吾化緣已畢時孺行矣言訖合掌而寂塔舍利於
松江之力及市

子元

見周世昌崑山
志懷釋傳

慈照宗主子元號萬事休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
次日遂生用名佛來父母早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
法華經十九祝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中定聞鴉聲悟道嘗錄
善言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為定名之宗從此宗風大振

師集彌陀節要法華百心論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後於度城
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畢日當行矣至日果合掌辭衆
然示寂茶瓦塔於松江力及市巷吳覺昌宅物送晨勝之塔

慈照宗主 戴往生集

釋殊宏

宋子元疏萬事休平江崑山人少習止觀定中聞鴉聲悟道頌
曰二十餘年紙上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
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為法界衆生禮佛懺
悔祈生安養瓶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蓮佛圖開示蓮宗眼目
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
二十三日告衆曰吾化緣已畢時嘗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茶瓦

舍利無數勸賜晨勝之塔

良禪師塔銘

陸游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
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
宗杲侍者又從正菴禪師道顏為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
間皆受記新錄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亦以議
論激核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安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刹遊
翁獨碌、象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為正菴嗣蕭然數僧食
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
頌紫素復以顯大夫不棄棄去父之頌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

疾遊浮屠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正菴
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子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辨使頭道成誇集廬真峨、浮屠爰、
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寂堂師元禪師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四 釋道衍

密菴會裏得單傳佛製毘尼字愈眩自向十州行化後好看陸
地出紅蓮

師元禪師姓祝氏華亭人嘗學禪於密菴傑公戒律甚嚴篤
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花從地而出由是
十州行化大闡蓮宗普勸一切人念佛往生感驗者不可勝

數初白蓮寺於湖之舟山又拘延聖院於蘇之陳湖磧沙遂
終磧沙焉

雲屋善住和尚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七 釋道衍

行門清淨玉壺冰名重蘇臺福慧僧天上人間俱不顧華開見
佛是真乘

雲屋和尚諱善住蘇人也受業於郡之善慶院習隨首學於
卧佛和尚性稟高潔不近聲利學通華梵能文善書方外大
夫士無不崇敬掩關不出晝夜六時稱念阿彌陀佛萬聲讚
誦大乘禮拜懺悔坐卧面西雖病久不易吳中之修淨土者
惟和尚為最故緇白多取則焉自安菴傳及谷響集行世臨

終異香滿室脩然而去

圓通禪師

戴吳郡志

徐林汝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

德一

徐師曾 吳江志

德一高僧也初為金人所擄道居車墓結草菴以居歲伏日黃
若苑路人未之奇也既卒從火葬其徒法才於烈火中得所
持數珠數枚人始驚異名其菴曰留珠

記林、菴遺事

陸嘉頌

宋德祐乙亥劉師勇與常州知府姚崇通判陳焄統王安節共
守城、陷崇必安節戰死城中無一降者師勇以四騎潰圍東

出其子中道陸馬師勇曰是非大捋子砍首繫馬上馳去後三
十年休、菴老僧病死遺篋置梁上封鐵甚嚴夜發視唯鐵衣
寶劍其文字有劉師勇名相傳自常州奔臨安轉至屋山宋亡
乃晦迹浮屠

衣和菴主

戴姑蘇志

衣和庵主鹿山人隱居雪竇菴二虎恒誘之以遊後徙二靈終
焉初雪竇妙高峰在千丈巖頭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
乃蟠結成窠因名樓雲大德丁未燬於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
乳其處為害咸謂菴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菴
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茹和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

四偈詠藤龕戴奉化志

餘澤

戴姑蘇志

餘澤字天象姓陸氏郡人學天台教觀辭鋒辨博音吐如鐘大
德中住永安遷北祥召住抗之天竺會朝命勸金書藏經澤居
於京師與翰林集賢諸老倡和後聞有兩花別集屢集序

長洲志月但有云方萬里於吾衍座上見其詩家放目痛
奇句為長春集序以歸之

况可

况可住嘉定西隱教寺元泰定間賜號慈光齊照佛日廣惠大
師可精修行業謝絕人事坐而逝聞昆之日齒舌不壞其徒行

已精於詩有勁節堂集楊維禎序之

姑蘇志云字中庭嘉定人少修靜業元統間嘗錫師號

古玉字說

釋圓至

延阻樵上人有文孫懋曰山積秀而毓琮家懷仁而才生吾種
德不獲養積善成德宜鍾美於汝以寶貴於世乃稱其才而
命之曰琮則又問字於高安比五圓至、曰夫至美不常得
至寶不俗售故價於市者無良器抑於日者非貴質乃稱其名
而字之曰古玉周有大筵奔公走侯他玉不陳獨登天球由其
古博青莫與儔珩璵并珥豔体眩眸雖竭於今雖王之羞琮拜
曰唯敬憲嘉猷

險崖字說

釋圓至

昔年崖翁自述其志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蓋以險絕為行，務立於物之不能至也。夫君子居易以同德，於險其大過人者，早與世爾。汝彼不我，即猶孺而進之，豈固為穿巒峭嶂，危巖峻嶸，以推彼之進也。而萬物仰之，常畏其卓，然而難並。然則君子好以險絕而異於物者，亦彼之見。然爾吾何有焉？吳郡志昂字險崖，余說其義如此。昂慧而喜學，才智穎然，執已恂，無不可犯之色。然非得其諷然之同者，終莫幸而近也。曰崖也。蓋肖云。

琳西玉

載姑蘇志

琳西玉至正末出遊，會稽歸父兄，皆已歿。嫂以不辱死於投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母卒，血書華嚴經以薦。江陰王逢有贈孝僧琳詩。

贈孝僧琳自序

王逢

琳號西玉，子鄉人。至正乙未出遊，名山川會亂，至歸觀，寇數兵之，告以故，免。既聞父兄弟皆歿，亂中餘母高嫂薛在，錢墅庄。及見母，創甚，嫂以不辱，溺井死。琳躬負土掩之，匍匐乞食奉母。養珠年，母卒，窆墓善地，遂奔隱。吳門一日攜血書華嚴經，謁于海上。予嘉琳學佛氏教而克孝克義，贈之以詩曰：華嚴內典釋中尊，善向吳門獨樹村。十指滴枯遺體血，一心追

報二親恩，琅函夜統金光，紫黃壞春，日淑氣溫，却憶亂離，多死隔獨龍，奉養及生，存江魚雪白，思登饌野，堪墮紅夢，倚門客，含題詩，良有以頻年，少見孝兒孫。

善僧行

王逢

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取善僧，傳新取國士，知僧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敢重，意氣赤手，可憐，廉張忠，郭解，汎任，伏不計，背臻，顧出門，下效，死誓不移，益尋冠，馬洲魚肉，乎蒸，黎元，我胆，營壁，大姓，深溝，池壯，我張，父子分，率，抗，項見父，捨子死，難象，不得，歛屍，臻，聞切齒，恨，死不同時，夜即操，斧刃奮，身祈，藩，蘇徑入，牛宮內，斧斷，張繫，維手，殺盜，大入力，抗，開道，歸妻，子拜堂。

下金幣，謝肝私，上公，賜中，黨，欲以好，爵，廉，潘，然，掉，臂，辭，還，山，弄摩尼，方今，國步，艱，中外，飛，瘡，痍，銅，虎，盡，懸，綬，鐵，馬，誰，塞，積，嗟，尔匹夫，臻，及張，三軍，威，何不食，君，祿，為君，清，淮，虎，故，名，魯，仲，連，千載，為，等，期，天，秋，黃，葉，既，日，暮，玄，雲，馳，歌，詩，節，鼓，吹，用，壯，吾，龍，龍。

月屋梁公住能仁寺，有弟子天岸，稱入室，聞善世，禪師，季，潭，公道，德，優，往，詢，焉。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宋 濂

至正十年化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

狗四時六宗之教各疏專門務相摩軌甚至南二而北七莫言
喧極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石闍前修三觀之說約法
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他所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燈燭
雖多隱而并見所以尊勝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
其道愈大顯此瀛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
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
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釋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
師駁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能記憶年十六度度為大僧日持
四分律頻步之周不敢違越繩又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
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金公請天台之書

父之悉通其玄善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神
不貳學於觀定中觀尊者昇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
懸泉湧而了無罅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
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煥峙光炳鍊、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
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
始而析之師曰義觀圓融觸目皆洞悉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
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
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其自師始明年置官海岸崩民朝夕惴、
恐為魚鱉江浙行者亦丞相脫離甚憂之祈禱觀音大士於上
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

取海沙詛之親帥其徒搗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入咸
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抗之為判師處之治
然集慶適當歲餘遂退處剡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
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闕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違者為多重紀至
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父廢之餘鐘
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開辦館乞糶賑
攝履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願寶華專修西方
念佛三昧當念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
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孑然如暮之靈光
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卧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為計

因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君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
閣而深墊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解篇失當乃得折衷其
說為之疏解俄疾作石四象至以唯心淨土憐、為勉其中或
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還索紙翰書偈而寂十六
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諱至大清晏以陶器奉燒質葬于里
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明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二度
琳永享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孫雅然淨
琛普光凡中國通有傳天台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
者尚多焉師梵號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
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利者每謂學善業梵

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
高昌為之報誌自失鄉先達韓莊郭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
於名不過以文寓意也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欽師有道德詩教
殷勤有相違定性三生話之句其名為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
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首有名者未嘗不應
屢感天兩華之祥然於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嘿則未始
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
刊行於世云夫傳胤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薦於高遠者
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跡遠理
愈似而愈非唯穎悟之士洞察其微末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

重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為
宗如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
者矣豈非曠哉豈非闕哉其等持靈隱禪師元靜狀來微銘為
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惟台衡大者銜鉤萬鼓齊鳴彼停宗者自謂孤撐
以此較之蒼垓之聲其累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
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法此為至其瘡歎與師蓋觀
兩融剋期破障息念歸宗煙，神公心與之通振以如意無礙
弗攻三浙河之西聯揚法懺分座談玄雲行兩苑出生道場歸
者如肆為人天師攝伏魔類其水蟲鼓福海屋善崩疑神冥夢

叱沙為兵變化神忽風霆流形復又所驛疑如堅城其此頑力
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於蘭若天亦雨華縵紛而下有感無
應理無慙者其有聲隆隆傾於通運遊戲文辭復衍而葩枝，
葉，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為家其狀若光中無非妙相一
鑑之明冥舍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有情想入
師有陸言欲了正因惟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
師雖逝矣言若親聞九青山崔，沅泉在下迴景數英絕斥邪
竊萬松作花黃金滿塢故利斯藏永真終古其

古剎銘禪師塔銘略

危素

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蘇之承天寺見
空中有一寶房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器選
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剎禪師遷遷徑山也日
與之俱來為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

紹時

載榮明志

元僧紹時里人幼度慈濟寺律身謹行不茹葷酒比長僧衆推
為住持募修梵刹重建一新年七十餘造紙衣一通完即沐浴
衣之入龕跌坐瞑目少頃鼻垂玉柱而逝

楚崗禪師

劉鳳

楚崗禪師宗玉自閩來遊吳住崑山之陳漢福壽院，已北崗
勸誘彼王氏倡為綠事構新之造於至正二十三年冬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釋文瑤

沙門者貴在明佛心宗行解相應近世為沙門或有行無解或有解無行或行解俱無間有行解兼全果能明佛心宗者乎若夫有行有解而能明佛心宗中吳慧無盡藏主其人歟無盡藏檢水清禪誦勤勇利血書諸大乘經改苦數淡儀行三寶中事致，弗懈豈非有行乎學教觀於古庭聽擇嚴於融室皆有所入豈非有解乎又從行翁於虎丘克列傳之旨豈非明佛心宗乎是三者出世大丈夫事無盡既兼而有之其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固宜然矣若示身火聚乃遊戲三昧灰燼出舍利乃行之顯驗豈為異哉蓮菴法師狀其行吾佛的法凡誌其塔誠與蔡

邕作郭林宗碑銘無異也釋沙門觀之得不其類有此

思古先上人

思古先上人從天台教至正間得將歷春請遂昌鄭公為之序已而留主長洲文殊寺

煥無文

劉鳳

煥無文先為靈岩寺標瞻公書記又為虎丘中行仁職文翰稱通敏

善為上人

劉鳳

善為上人高昌人其國素奉佛法王公以下多從削染上人在本國世為顯宦由父為常熟監州而為吳產慕方外受業西山

天池恨無良師友乃遍遊諸方

遠復元起

劉鳳

遠復元起藏主皆慕道欲周遊四方起前主天竺中峯藏解焯又遁越

自厚

張景

自厚字子元吳人從學靈隱東嶼師歷任穹隆秀峰諸山其徒中行深祥觀嘗居壽岩菴時苦旱山石不可穿并夜夢神人告分七簞泉一脉來覺視其處泉果湧出曰疏夢泉

淨標

楊循吉 紀畧

淨標住持靈巖寺至正二十四年間縣尹楊煥修縣學缺貨率

其徒輸金助工，始落成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宋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
凡清涼大疏鈔及周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
旨遐邇者學之子欽祚遮瞻不啻如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
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圖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隨首諸
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唯心
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
是可為大慰也其於匡術宗乘唯恐釋釋之混黍苗周若甚嚴
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
翻然從之每升堂示眾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

祥定而復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
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周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聞首教重
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
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
視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月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答
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
闕鏡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於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
者沒矣可使之弗權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堅
也謹按九章聲公啟宗佑公好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
庭生儒家馮氏自幼離俗住大覺院學世間法恍若青蓮花

超出於泥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
授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正從
之慧解濬發聞其演說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
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荷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工
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蹟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
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墮別傳教公在報恩遂
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游溪之光福偶乏首懺者古田滋公命師
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經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
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政院請師開法岷山薦福寺宣公
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

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 謂
同志曰吾始習晋水涼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忒
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長以祈生安
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遁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
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明龍興
庶事一新許漢人懋德師為尤切聚黑白若干眾具疏幣襪以
香華盛儀請師居之師亦得大弘闡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
儉歲躬方術以食眾會天復早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
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解屬師如其法祭之大兩三日由是士
民知禱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以建置院僧以官賦

建期當從廣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辨折之師曰吾為主僧
法當坐教累他人耶遂致我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
不可道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時洪武庚戌四月二十
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馬師形貌冠
襟退若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唯恐有所染汚獨居屋
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無斗儲處之裕如謙
恭自牧聖子來見亦無情容動於誘掖有不須解者方便比喻
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
雖萬別千差不過回机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用
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與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道

教學無常師問律於澧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溷雜起信論
法界觀還源記於瓦官省雜華於大說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
等疏於荆溪泰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
一而足好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今觀
師升堂示眾之言蓋深源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於
時而夙因已不可逃夫哀哉蕭林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
術爾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
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
之以銘曰

爾首之學謀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而不

可易至若天古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首一念三十之文又冒
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門之注釋乃止觀重習次第亦亦外之
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盾唯欲鑿
於羣昏或謂無斷伏方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商之紛紜卓哉
導師好見離倫前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念性
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潑觀會通於大府
開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施而遠違於遠迤安養之生因
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學獨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
瞻弗及詩也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劉風吳釋傳云十二出家大覺寺十七得疾為僧從林屋清

公受華嚴於光福明年開曹溪寶覺蕭公道行往依焉

又云至正中中或寶覺所繼為報恩第一座此則誤以無言

為寶覺矣

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釋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理之周然
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龍神之拱翼求
其法者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擬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
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鶴葉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
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
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

福寺授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試經論
祠却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味澹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
丑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成於某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
逮今三十年吾受佛攝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隨相之師乃感
天神之言遂化募眾擅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
時筆端出舍利燦然有光人問不敗異信教師哀資庀材先物
大雄殿再往三衢購大木過錢唐江颶風漂筏得入海舟之象
皆歎泣師曰吾之所為者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為尔吾以天
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迴筏抵江岸木商黃有
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月殿

乃成二十五年壬申 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 京師試經請
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
上怒送錦衣衛皆罪為軍師慈愍無可救二月二十四日詣
奉天門奏 聞欲焚身以求免 上之二十五日 勅內且
以武士嚴衛其龕至兩華蓋師出龕壁 闕拜辭入龕索筆書
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
祝 皇國德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師語內臣曰
煩奏 上過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
香撲人群鶴翔於龕頂良久火餘獻舍利無算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省罪給與度牒時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

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眾禱雨以三日為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也於是 御製落魄僧詩以
彰之四方之人聞之莫不感慕流涕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
弟子時習函靈骨歸葬於月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州
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 京師請予銘其塔嗚呼尤血
氣之屬以貪愛為本莫肯拔一毛以利於人乎今禪師者德威
天神重建梵刹又能捨全體以救眾難豈非擬特雄偉非常之
人也哉故衍弗敢讓乃序以銘曰

吁嗟禪師不昧月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恤猛火
奏聞於 上，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煙燄成
雲感動 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
一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長靈骨塔藏于月師之德風千古
不泯

京都僧錄司左善世吳郡道衍撰 姑胥北禪講寺前任持沙
門德完書 南陽滕用亨篆額

永樂二年歲次甲申夏四月佛誕日住山沙門師魯立石

隆善薩 吳中故實記冠神 第七之第二人 楊循吉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邊士吳僧隆善薩表求焚身

救之許馬豬薪坐其上圍以刀執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
肉盡而枯骸直立節、不墮請者由是皆救今兵中有焚身圖
也

按隆善薩事有 高皇帝御製詩及姚少師撰塔銘勒石尹
山寺中此云永樂中者誤也

隆善薩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二人

劉鳳

隆善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為僧者眾集之
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成者許之積薪
兩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火取香書四字焰中伸
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不墮兩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

永隆兩製落魄僧詩美之

又吳釋傳

高皇帝時釋子多違越遂有不善意向之隆善薩居尹山人咸
異其愚智不測已預知 上意詣官請焚身以衛法蒙許之積
薪於市為高臺眾送之登善薩焚香延祝已自發火從火中以
香一片授中使進曰他時不兩請義此以祈既而果旱以香禱
兩有香氣達御所 上曰此永隆兩也 勅為營奠灑 宸翰
樹窰碑今寃然在寺中初嘗有構造眾勸之請迺未行逮期已
及眾復從之曰材已在江中遇劫還託水嘆之俄而材至則云
劫忽驚星散去後行甚疾若有推擁之者既感靈異施遂雲集

詩題卷者僧皆善善藻翰若報國惟翰五言古毗陵遂初七言
離相離名大覺中勝熱沙門技般若幻居博略直得虛空暗點
頭其餘墨後文憲九達廷舉行誠大博詩雖未工亦一時佳流
那佛前首講寺德馨為後記其餘不能載也

前勝野聞內一條

徐頑卿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
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兩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
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持曰頌語 陛下過早
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

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
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永隆兩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永隆

柯喬遠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
輝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眾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
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
命許之至兩華臺望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
順四字語內且曰頌為奏上過早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烟燄凌
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笑於其上宥

三千餘人畢悉度之他日大早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為期入夜大雨上白永隆雨也為御製落魄僧詩

隆善薩

戴姑蘇志

隆善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為軍時方早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兩華薑陸關耳弄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已義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故僧錄司去善世存翁大法師塔銘

姚廣孝

存翁大法師諱弘道字竺隱號存翁蘇州府吳江之澄源里人姓沈氏父亨樂於田圃母徐能守婦道忽有梵僧過其居環視水木清華之勝言此宅當出名僧後生師甫及眸見佛像即合掌能稱西方佛號父母異之母致鞠於嫂氏十年就外傳讀書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等經歷耳便能成誦年十三其父以清鎮岳印寺僧雲屋慈有行業遂命出家禮慈為師時我菴和尚主抗之芝雲慈輔和尚知山門事師所慕之欲往從焉而善有所不可乃為詩言志致書於慈呈我菴喜曰此子異日必大吾宗也即給牒度為僧授法衣以表信十九雜髮進受滿分戒自此為學政靡懈往還山見東吳端禪師命與記弗就

竟歸崑印是年團竹生五竿擬因名其軒曰五竹軒藏修焉開雷峯魯山文法師講授有規矩乃從其遊於是三法門指要新金錫光明觀經疏抄等書一閱其說罔不通貫魯山甚奇之會我菴由四明延慶還主竺師往拜焉我菴見師喜動眉睫詢及芝雲時事師言慈之入寂我菴為之嗟悼而語師曰吾宗網格諸書汝曾請耶師曰然部味教觀權實之旨汝曾聞耶師曰然我菴曰即文字而求之耶離文字而求之耶師曰不即不離我菴曰吾宗解行二途缺一不可觀子解心粗有所發首非依解進行空言無施存何以造玄極也師曰頌和尚陶鑄我菴曰且為我學記待我林去駁去都為汝通箇消息未暮月上方大

請益值我菴危坐師請曰前日承和尚指教嘗於靜夜試以平日所聞返照已心圓具法界念即空即假即中百界千如事理具足若明日以此心對一切塵境接一切人事未免掉散昏沉不能任運混合不知過在何處我菴厲聲叱曰未去去師汗流浹背頓覺平日所聞所行一切疑礙處冰消瓦解生大歡喜遂禮拜我菴復記之曰吾祖靈山親承大蘇妙悟以此解行之道轉相授受至於今日子善護持他日教門灰寒火冷之際以此對揚明廷重光未運可也勿作最後斷佛種人由此師之學始服儼革未幾我菴示寂去從絕宗繼法師於薦福日與大琛記公大徹呈公輩研窮考覈益精而明圓覺雲外慶公延師

居座端表率多衣時重修教苑清規命師秉筆師乃斟酌古今時宜美釐補缺無不中節老師碩宿咸稱羨焉秀之天嚴耀公於寧溪廣福退席請師自代遂抄香嗣我卷不忘法乳之恩也

聖朝洪武初湖郡守知師有行學請主慈感居廡何即退築室於澄源溪上扁曰無為舍造千手眼大悲菩薩像六時禮誦期生淨土為終焉之計會稽楊維禎庶夫為作大悲像記三年詔天下高行僧道問鬼神事師建議惟允抗之靈山兵後廢甚衆謂非師莫振其席於是諸山製疏力請乃起師與其徒淨珠志常春林瓦礫荆榛募緣重建光明懺堂若干楹自元季亂期懺行法殆絕聞至是復行之郡之緇白咸嗟希有靈山懺席

至今歲修不絕師之力也先是嘗於五竹軒夢與大明照師同遊靈竺賦律詩一首既覺但記得後二句出經外虛戶外德業至今存照公嘗住此山始悟所夢實符識也昔慈雲祖師嘗製疏勸人修期懺曰求三寶之真福感諸天之護持觀書流傳靈山以為故事矣變失去既久逮師重建懺日忽有人持疏跪於師前言自餘燼中拾得此疏閱師重興懺法謹以致獻金室泐公等謂故物復還此乃懺法流通之兆也十年皇上有旨等註釋賜之十五年遷住上天竺有詔開設僧道衙門師領抗郡都綱明年起師為僧錄司左善世勅命有曰朕昨勅見任僧官於

萬百千中求佛用心者汝為衆所推而至出萬百千之上是為希有特命為僧之第一掌教九年慈仁肅慎教門賴焉二十四年春師以年老告閑上優許之其年七十七也遂退處長干方丈之西築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八月夢觀仁公請師為後生學者謀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頌其徒正護等曰昔吾祖法智祖師嘗謂心境巨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為準則今夕世緣當謝焉能勉悠之徒寫四句偈辭世耶第念山林老朽之質欽受聖恩殊厚不能報效萬一為可媿也汝走報夢觀南洲要與一見而去是夜五鼓南洲先至師語之曰子與

我有法門之義正護等未歷事吾身後幸策避之及夢觀至師念佛將去但為一開目以首點之泊然而逝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也師四坐道場凡所至處無不興修惟靈竺懺堂其功最鉅為都綱為都街僧錄三宗諸山有所依怙焉上之待師每以殊礼賜詩賜膳前古所未有師之所為愈久愈謹未嘗有毫髮忤上意師心寬平誨人不倦入雖有甚可怒者亦每善諭之略無愠色於是親王公侯大臣禮遇甚優師亦不以為榮至於庸人孺子頂禮者必賜姬垂誘以勉其為善師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師之才思雅聰體製高古誠傑作也世之號解文者如揚蔗夫來潛溪輩見之莫不歎衽歎服此乃師觀佛之餘遊

戲翰墨甬師凡主修佛以事微塵巨著 孝慈皇后上昇岐陽
王季 請師崇建佛事於靈谷更闢施斛食師開示鬼神感天
燈數千炬照耀林表 工為征南陣上將士設廣薦法會 大
駕親臨靈光燁，若虹霓然五色卿雲冠於鍾山之頂 上大
悅師後入滅於長干夢觀治喪盡禮南洲亦預焉停龕五日嚴
如生容聞維烟燄所至拂人若蓮華者燼餘舍利無雙世壽七
十有八僧騰五十有九所度弟子心裕法印等十人嗣法者行
立淨珠等四十餘人登門受業者淨瑩志常廣備等若干人師
無恙時遣門人如律建塔於天竺雙槍峯之麓曰靈隱塔至是
正謀奉靈骨歸抗吳湖山諸刹師德聚而定焉永樂十年秋八

月門人法印以南洲所述師之行狀請銘其塔余雖耄且病因
念師平昔與余為忘年交多承誨益故弗拒按狀序而銘曰
一念三千解行全大蘇妙悟百世傳師味教觀河幽玄我卷得
旨疏且箋法師聯芳教猶摧青鎮五竹兆已先天竺下上宜崇
遷文藻彌敷成勝緣四眾仰極加救度左街政聲猶八挺廣薦
說法 天子前法才浩汗音清圓 龍顏喜動驚四筵神燈下
照光煜然福及鬼域資人天胡為一夕傾法船苦海莫濟涓連
漣靈竈深窈窕壅刻銘山河垂萬年
故天禧寺首座古潤清禪師塔銘 姚廣孝

門故有禪教律為禪以明心教以講說律以持守此三者若天
主三日朋一不可異有大小勝劣之間我自唐宋以來去佛逾
遠為其徒者各宗其宗自相矛盾猶世之仇敵然亦可怪也能
圓合五融會三為一而無滯著者不多見有其人為今所見者
惟古澗清禪師而已古澗諱玆清古澗其字也東昌之聊城人
族祝氏母吳以元至順辛未十月八日巳時生師自幼失恃志
求出家年十四母與兄送於邑之興國寺從深講主習學經書
頗有解性十六造大都福源寺崇謙主難髮為僧尋於廣慈破
衣和尚座下聽講梵網經心生愛樂自此不啖葷血十八禮無
智老師於正覺泰碧峰碩德於萬安精進習禪九曆七終二十

五見指空和尚於法雲師統展具和尚振威一喝暮尔有首和
尚云奉堂去後請大同戴恭碧峰又拉道侶遊武朔二州過太
原西八州渡黃河躋碎金巖陟石室子掛瓶錫於無依禪刹越
四載二十八至河西沙陀里小中山往陝西開元清古潭會中
結制安居次詣藍田天慈禪德復長安東關古澗涼公還原
消公三十一偕明上人遊關東至陝府度夏三十三至嵩州天
寧泰鍊壁忠公往少林禮初祖依松庭長者抵洛陽安國請居
座端表率多眾三十五再過嵩州與消隆二師於古菴和尚處
安禪閱二寒暑忽覺有鞋如葉數日而止 聖朝吳元丁未於
洛陽安國定中見寶誌公左肩持錫行童侍立謂師曰汝往南

方去師答云客某住四旬後果符其語洪武改元領徒五人至
唐州羅漢寺又拉道侶二十人至德安寶林依德念和尚冬季
至四祖五祖又過龍門至三祖遇蛋村聚公語言契各有得為
贈二年遊池州禮金地藏於九華山至荆溪一原和尚處請益
過京口登甘露見斷雲微公遂來京都天界於總統覺原禪師
齋館歸時楚石琦公以冲汲公伯雲度公因朝觀亦寓天界
得泰社馬總統有偈贈曰走徧千山與萬山何曾踏著上頭閑
草鞋跟斷知端的方信龍河語不關既而介定光嚴首座拈話
蘇見萬峰構孝見天真錢唐見無像淨登挂山拜國一禪師塔
其秋至四明渡海禮補陀觀音大士師發願云某得大事情明白

後建八萬四千觀音宝塔明年登鄒峰禮阿育王舍利寶塔光
現者三札維衛佛於戒香禮彌勒佛於鶴林札祖於雪竇又明
年還杭受具戒於西湖胎慶戒壇五年復經車方見萬峰請為
首座靜中見月輪湧出於前頓覺身心清凉無所住著七年回
京請給度牒見西天善世禪師板的卷於鐘山居七佛卷者五
載蔣山物光義公請師居前堂同玉峯寶師莊塑釋迦彌陀阿
彌陀佛三大像三載畢工復往嵩山札祖運天界齋僧十萬指
十七年師與瑤峰之徒寶證捐衣資及募眾緣建碧峰寺及碧
峰骨塔十八年天界設散蓮經齋會請師施食臨筵放光三道
二十一年天界厄於回祿天禧夢觀和尚延師居前板作人天

眼自於是營大惠浴室一好秩解居西菴適年後禮五臺文殊
大出現攝身等光於是師發火願以文殊成佛會中為一弟子
奉侍入城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文殊寶塔既而道經真定
拜金銅大慈像於龍興施財飯一郡之僧師凡所至佛刹必捐
金設供或獻塔額祀者必助其營葺衣鉢之資一無所吝至於
刊板印施法華金剛孔雀等經及談旨施食像文觀音塔圖勸
念佛團累年不絕莫能數計師之財法二施等無有盡夜施鬼
神食者餘四十年居天界時欽遇 聖朝設廣薦佛會請師每
夜施食感天燈下燭祥光炬發靈應不可殫記師形儀魁梧戒
檢精嚴至於泰方謂善知識皆決大事不憚萬里重趂多人處

一人半人處靡不踏其闕以此見聞廣博解悟超卓故能會諸
宗於不二法門融萬行於第一義諦與其自相矛盾者豈不霄
壤之間哉於是名公鉅卿及士庶人等無不欽仰供養承乘九
年九月初一日示寂於長干山中世壽八十一僧臘四十一茶
毗後塔靈骨於南山之陽野度弟子若干人及化士女念佛持
經者莫可勝算上首弟子妙乘為人端謹嚴持戒律人多嚮信
亦為天禧首座能經師道冷秋七月以師行實一通過余請鈔
其塔余與古澗交既舊故弗敢辭而銘曰
惟佛之法心之所宗無勝無劣非異非同云何後人罔究厥理
各宗其宗交相訛毀間有智人圓合互融彼此兩忘惟古澗翁

朕次廟慈律儀是守教義祥藂靡不恭叩道林鹿夢瑞來南詢
行業日進聲價日騰見解超卓形儀魁梧分塵表率授瓦指模
造像印經盡其誠信勝妙莊嚴傾素無吝施鬼神食餘四十年
感驗匪一光明爛然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況求世間榮利崇名
所以四眾敬仰屢止終於長干順世而已俾彼靈塔南岡之原
勒銘樂石永矢弗諼永樂十年倉龍壬辰秋八月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兼監修國史吳郡姚廣孝謨

善信傳

釋明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興吳氏生也年二十九削染為僧不識一字
唯事禪那入玄蘊泰蒿峰和尚忽有得謂眾曰我自出家以來

脇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單於彈指間
歛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蓋得道急於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
一念緣空萬境忘更無餘事可商量翻身永入火光定蘊倒灵
山老葉王出輪迴又入輪迴究竟何曾有去來昨夜冰河中發
穢盧空燒作一堆灰

大祐

戴姑蘇志

大祐字啟宗號蓮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咒隨口成誦
年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壯為澤天泉司爐又之武林從及公參
禪洪武間召與蔣山廣蕭會選郡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
世會內難兼歸寧隆永樂初起修釋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卷

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剛二經直解天
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行世

大祐 續吳先賢續道衍第五人

劉鳳

大祐姓吳氏幼開教有吳用經聲暢燕博一誦即得十二出家
寄心菴既文為澤天泉司爐已之武林泰及公禪洪武間召預
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召修齊藏撮般若義六百卷及素
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
傳者

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祐法師塔銘

姚廣孝

永樂五年丁亥春正月二日法師示寂於京都天禧寺時

朝廷迎請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至 京師 聖天子大悅
神人胥歡館於靈谷茅一禪林於是會集天下禪講教僧三萬
餘表用建無遮大會普濟法界一切幽爽以報 皇祖吳天罔
極之恩殊為廣博綺嚴何異祇園佛會古今所未見師奈世緣
已謝先入寂而弗獲預焉師身龍闈昆之日執雪柳而送者萬
僧士女之奉佛慕善者又數千人悲勵哀泣如佛入滅至於傳
龕舉火之火綿雪若蓋覆於龕頂天花繽紛亂墜猶雪日暈虹
彩交光炫燁良久不散酒吏有六百鶴自東南來盤旋數匝徑
西長往人皆異焉火後僧徒收師舍利珠顆至於灰土眾皆快
去亦得舍利者無算徒弟法成函師靈骨歸於姑蘇建塔於西

山受經之地件繁群行來請余銘余與師同郡自幼為交契義甚厚故弗敢讓焉師諱大佑字啟宗號蓮菴姓吳氏姑蘇吳縣人母性淑慎事佛至切師得誕母夢一僧入其室自稱闍那笈多覺而遂孕師三歲始學語聞其兄誦楞嚴咒即隨口誦之衆罔不驚異常見僧搭紅袈裟者問母曰何僧也母曰講主即應聲曰我做講主也年十二出家于寄心菴校嗣責荆楚為僧愛滿分戒凡內外經書一覽輒便誦大義與古庭學師為友習隨首之學次從東臬聲公遊習天台教觀一日閱玉崗澗和尚四教儀集註至隨喜品泣云一空一切空之說誠然有者自此天台一宗網格諸書若素習而貫通焉後於弘教天澤澤公會

中允熾司之職晝夜孜孜學問忘師見是時吳下諸師德多不事遺囑於戒檢有虧心靡悅服况教中人多滯於語言文字而局於一偏致人有入海莫沙之譏也於是蓄然遊於武林從惠菴及公於淨慈泰究禪學深有所得師嘗欲嗣法及公謂之曰汝於台衡之學有夙契汝還歸講教為老師後出世甫里自蓮遊劫此齊之龍樹辯香遠稟玉周當日人言非是者相半師亦不恤也國朝洪武四年辛亥以高僧詔至京明年壬子與蔣山廣薦律會十年丁巳陞住本府之北禪與衆講說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提挈善善開示學者一時同倚輩咸服而嘆曰善哉法師與前輩諸老大有徑庭矣標施日湊集於自慈建

大佛殿以容多士祝釐未幾師乃倦於人事退歸山中遺書定圓通為邑之鉅刹舊以甲乙住持寺之者宿現無隱者請師開山為十方講寺若無何復退還西山修念佛三昧晝夜六時寒暑不輟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僧錄司缺官應召至京陛見皇祖大喜授以右善世二十九年丙子陞左善世師之為政簡當協於輿情公卿大臣無不崇重於是欽賜金襴袈裟袈裟執履鈔若干錠三十一年戊寅太祖賓天師知世變即棄官還姑蘇於穹隆山築室以遁今聖天子登大寶位永樂三年夏應召復赴京館於天禧之西菴明年丙戌詔師纂修釋書師拯括大般若六伯卷要善善成忽違瘴疾更衣辭衆面對

西方趺坐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師平昔好著淨土指歸若干卷淨土真如禮文一卷彌陀金剛二經直解校勘天台授受祖國法花撮要圓淨土解行二門圓悉板行於世手履徒弟法成等若干人嗣法弟子名之能仁住持慧徹抗之上天竺任持得完手若干人師性明朗慈裕嗜閑靜寡交合其識見議論高出行輩惟佛法是務不尚雜學况乎不局於一師不泥於一宗如師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人中所未見也廣孝平生於淨土法門頗有所得每與師會於山中促膝而談不知日之云暮其善無量也嗚呼師今已矣慨悒曷勝雖慈師之生也豈真有所來耶師之滅也豈真有所去耶生本不生滅本不滅常寂

光中何往非在尚何言說之有哉故勉為之銘以昭於後銘曰
聖教得興至人出兮聖教得湮至人致兮教以乘運誰可必兮
人以相時故聞得兮佛道竒妙衆莫測兮偉乎法師誕且特兮
以道為心配古德兮性樂靜恬惟著述兮淵寸妙辨孰能敵兮
圓融敷暢弗泥迹兮篇章貫珠光斯耀兮啟迪後學開茅塞兮
兩主名剎聲洋溢兮 詔至即起奉 明辟兮對揚於庭 皇
情憐兮授以兩街登要秩兮撫安僧徒慈且直兮 皇祖陟遐
即棄職兮適於西嶼石為室兮今 上見知載名入兮待以高
僧禮貌實兮進退有道人莫及兮宗教凌夷宜柱石兮西歸蓮
邦一柯連兮教苑後生存何取則兮嗚呼法師示真寂兮昇龕

闡維群祥緝兮吳山之陽空靈骨兮建室塔波何崇飾兮勒文
蒼珉永弗失兮

溥洽 緒吳先賢傳道術第三人

劉鳳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往北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
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
也坐繫船官獄父之姚存卒 乘輿臨視問所以言獨請省洽
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鬻長好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溥洽

載姑蘇志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往北禪寺後應召為僧錄
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衍斯道以輔州崇義功 召主教事洽

以其位遜衍而自居右後洽在詔獄衍已位少師得卒時乘輿
臨視問衍欲言衍以洽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解
并詩集行世

今言內一條

鄭曉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
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熾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
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
長數寸覆額夫夫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 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
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
鈔若干緡給驛舟命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
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賢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
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
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於長干西
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為貴感名鄉士庶方外耆耄送者萬餘
人計開 上遣行人王鱗蒞祭於是其徒屬觀慈雲寺奉惟宗
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勛

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周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圓奧穎異父教之詩書博解日益進未幾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拜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規從容秩然叢林老宿身推服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記公於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大小之義靡不貫串

而旁通儒書周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此公命首懺事行止味法而自是進於且觀明淨之道及此公還演福廣陶鑄米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建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釋伽金剛心經師時侍此公在烏剎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皆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數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者頌如九真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由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校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

熾七晝夜為衆講費無虛日歲餘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養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瑜月夢觀卒有旨命師為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焉益盛法益振教益汎譽望益隆勲業尊貴威趨走敬礼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闕教遂陞左善世太宗皇帝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上即位召召於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

燁煜萬眾聚觀天顏愉悅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片師不辨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門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齋屢加蓋和歷事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礼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達披士善商論文字三四十年間鉅細老納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唐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得化之前一日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不過焉有日供睡疏者一日師勞之

曰勤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
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

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昭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露僧錄
右覺善慈惠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法善世間最右善世

圓觀鴻義玄妙廣惠禪師右善世行果去覺善字行右覺善惠
朗德潤其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教上天竺住持瑞澤等若

千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

浩子洋，闡博雄深以大總統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連有嗣
千載之下傳暨洽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

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受命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因
道之難至海澗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助其思之沉潛及履

遠其發之芳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翰擲之無盡挹之有餘
爽，講道鳴鼓其鏗四眾拱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刹屢主法席

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升聞朝晨夜之揚之有來玉旨
爾正角徒無間遠邦為 國迎釐為民逐祥祇事 列聖寵命

有赫孰為中靈天隆靡忒世豎八十聰明彊國咲揮玉塵從容
鳩付靈恍好藏雲覆蔭之中天秋月朗、清輝

萬金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四人 劉鳳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釋

加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善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又吳釋傳

西白禪師洪武三年詔住持京師天界寺從之往者義上人亦
一時之偉妙聲道亦被召相與翻翔京國

又釋纂集 釋普文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姓姚氏吳門人法器超絕風儀偉然要從

衍道原出家後師銘古愚進道住持嘉禾天寧寺弘修六度道
振一方及 太祖定鼎初年 詔主天界寺開善世院統領釋

教復 召入禁庭奏對多稱 旨五年冬 勅集三宗高衲及
眾二千乃建無遮法會於鐘山 大駕臨幸 詔師闡揚第一

義諦 上及朝士皆稱善六年秋忽思定省之曠遂爾辭歸仍
返故山居無何而滅度有滄泊齋稿

萬金 藏姑蘇志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等奉 詔註

釋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淡泊齋稿 楊士奇
僧錄司右闡教一卷如法師塔銘

身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
智辨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駭異欣喜樂與之遊甚

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
人器識論議偉越出乎衆人而汲，以修廢舉墜光大師門為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釋

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觀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乎內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溫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樞嚴一如後於法華既皆為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又數年一如亦後一如字一卷既老別號還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建王太寺雪庭立公同挾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為大徹呈公之法源而致上繼雪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現公於吳山寶奎寺禪志所業初集盛暑不

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改若敦淡通久逾篤途深透間與洪武十八年出世往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緇耆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襄隆洽公應酬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年住抗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蓋以振宗略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遷建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真旨貯寓非學者易入輯眾說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湖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厚三加以厚養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繼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贊養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

寂於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周維舌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持奉舍利遺骨歸建塔於某處貴天竺住持碧潭野為事狀介上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 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碑究乎內遺序其外維一如師精修德行朗乎煇輝澹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日時予契真莫不妄紛、謗徒談辨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褒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崇維師之誠嘆其已矣言則不亡道統所存尚謹於藏

常州府僧綱司都綱涇居因公塔銘

王 傑

涇居因公以正統戊辰五月廿八日示寂于天寧東院其年九月十三日葬院之後周建塔為識教諭臨川鼎大年已文諸石矣其嗣孫慧澄謂塔通若室潤囊匪宜乃改卜安上鄉之湯墅村孝思菴故址以天順庚辰以月日啟公道統奠焉尋又結庵數楹買田三十四畝為香燈永業乃請奈友朱志昂為狀持來南京以屬余銘公諱淨因字覺初居其號也蘇之吳江徐氏子母薛嘗夢僧入室而娠公生有異相幼與群兒嬉有捕鳥雀者輒取而縱之日毋傷物命入僧寺見諸佛像必作禮膜拜父母奇之曰是兒殆有夙緣耶遂從舅氏無盡慧公學出世法於

於大乘院時年甫十三未幾又去從述菴傳公於承天寺開往虎丘見中行復公復曰汝來何為曰為生死耳曰生亦不死死亦不死公猶未喻其旨一日偶謁蓮菴佑公質之蓮菴曰子讀楞嚴經當自解公取而讀之至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即起慧覺悟於是屏居遮山篤意究竟久之聞僧錄同菴簡公主教天界寺大明宗旨請侍巾錫凡三閱寒暑深有證入已而辭歸受具說法於定慧寺永樂甲午 朝廷簡名僧修大藏經典公兩預高事竣賜齋有加同時有碩留京師希近侍者公獨翩然東還定慧刺指血書金剛彌陀經粉金銀為泥書藏法華四十二章佛遺教彌陀楞嚴圓覺金剛經總若干卷積十有二年而成

蓋杜門却掃攻苦數淡不恤勞瘁不性資費噫其志可謂歷矣宣德庚戌常守莫公愚頑天寧首刹宜得名緇為衆領袖有以公薦者遂馳香幣聘主其席會僧綱司都綱缺員又上其名禮部尋權任焉時莫公奉 勅守郡以嚴辨為理沈毅寡言時人莫有當其意者然獨與公雅厚公任都綱之明年遂協創建四天王殿重構兩廡文堂僧堂庖廩與夫像器花幡靡不其先溢於舊觀雖出莫公之所經畫然亦由公贊理之有方也正統丁巳以老謝師席度寺左偏築室一區環植松杉居以自逸即東院是也丙寅併致僧綱司事日惟焚香趺坐澄心靜慮閱大藏經且半忽晨起沐浴更衣卷然而化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

有七公器宇深逸端重簡默觀時識變隨機應務故任職幾二十載庵而有守宗門多信向之手度弟子一人曰宗尚先逝徒孫三人曰道源柱大乘院曰得純任應錫縣僧會其次即慧澄繼住天寧世守其業諸孫三十七人澄字一清今年亦七十六矣不識行誼無忝厥祖名卿碩儒多所遊從予家食時尤與厚善斯銘之屬澄固不能舍予而予亦無庸讓也銘曰

像法之教歸於正覺每付心傳孰開來學俾乎涯居崛起吳中云及師門一言感通翻譯之榮 皇恩有眷繕寫之勤血鍊金澗既蒞法會遂領緇社紺宇率新溢於通都曰人有生卷忽洵幻矧茲生寂詎宜耽慮勇謝世緣反闕息机壽七十九乃入茶毘院東有周舊營空堵有闕嗣孫更治淨土湯墅之原新塔歸然續香燈有廬有田三千大千洵沙世界萬劫雖空英風如在

天壽聖恩禪寺虛瑤瑤禪師塔銘 沈 輯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而太湖枕光福泉峰環地群壑聳絡崢嶸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師祖萬峰蔚公卓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 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禪寺前有住持瑤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按狀諱智瑤號為虛瑤姓顧氏之子普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伍常見鬚鬣間識芳名知舊跡父母甚

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傳窮究儒書精修梵行洪武壬戌九年

即脫白袈裟萬峰和尚為師年十三歲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

日請師求出世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即是佛性由是退益

痛自磨礪懇懇忘食奮苦志修苦行真精乃父將有所得一日

暮萬法歸一公案豁然有首戊辰年蒙師印可時年二十有三

詣北山本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兼藏鑰洪武辛未二十四

年於常州錫峯圓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速證身位法象請回本

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開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剎開

拓境界種嚴飭佛有殿方僧有堂行有寮方客有舍爨有廚

方粟有倉物積庫方事從心經行坐卧各得其所湖山之地

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摩弟子

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卓冠好蘇師知世緣浮畢

擇期日限營等退居增院二所俱備師乃一疾非痊服日長逝

茶毘之日祥雲覆龕瑞燄充虛烟燄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卒於統統庚申五年八月

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九夏龕煉已久喘

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弟道清念師

苦行功過前人恐滅其德抱泣骸骨瘞於祖塔之左倚於本寺

之右是以謹具增銘於上復筆出康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

生有奇異戒律精嚴闡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塔以傳後人

云

真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

悟 色相，離 身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

證愚迷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適宜

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鬱山之基 而今而

後 瞻之仰之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麟撰文 大中大夫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

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鄒順書丹

勤上人塔銘 王 鑿

釋迦最上一乘止法眼藏言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

戒生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願今之

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

致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

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弗然棄去山之

法海叢林也從師復薙髮為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

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

觀音現像為礼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誌其一

指塔為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林

錫重趺炎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為毒也水唯雪磴絕橋懸

渡不知其為死也神遊鬼墟處地獅象不知其為害也既而曰
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葺不治里
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美構翳剝巖出山門佛殿齊
廊庑庋固不昂新與法海抗矣復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
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何以阿難之超悟也猶有登
伽之惡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恠也不廢無碍之內
上人老味禪悅戒行周缺年八十餘顏色猶瑩如飛人曰
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辭數者五十日儼然而化
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 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茶毗
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於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夫乃益離或縱而誕
棄其巨核初登彼岸於勤工人獨精戒律徧禮名山誓往兜率
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後西歸悲動人天
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樓莊嚴師所營者千載飯依尚來歸也

訖聽內一條

陸延枝

萬壽寺道金和尚若胎素奉持蠟口施食况有下菴在尹山徒
孫迎養夏日俱往于田無進食者自入厨下覓之老耄年眼昏誤
捫炙田入口怒投厨中衣僧不知也獲稱時後俱出獨留老僧
在菴忽雷電晦冥火光繞室田中望見大菩薩自赴之則殿宇
如故問老僧云靜坐一日無所聞也復扶杖召淨判云此僧不

合以食物拋厨中本寺伽藍奏上帝以僧犯戒故聊以雷電警
之又三年坐化

姚廣孝

劉鳳

姚廣孝吳相城人博學多通才智絕人其術不知何所授雖以
高僧被選詔竟立佐命功而終不肯釋僧服同時有沃南洲者
以楚文簡疑似葉父之孝臨歿為言釋之

姚少師廣孝

王世貞

少師遺儒跡推管理玄符禁由殺機發教以神用數赫不遷
虞情公配著模胡然踏迷復緇衣即永迹

相城

釋明河

相城看火少師家二百餘年水一涯古跡累存求彷彿勝時誰
見問蘆花為僧不了真難辨非姊無言筵已差最是英雄苦心
處祠堂碑下淚如麻

訖聽內一條

陸延枝

姚少師廣孝為僧於妙智菴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
取視皆占象用兵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鵲巢中遂以十錢易師
讀之不解後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
其異下拜求教僧以批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 文皇成靖
難之功焉

客燕雜記第二百十一條

陸啟滋

姚少師歸老崇國寺，方丈有遺像披緇圓頂

逃虛子

黃暉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為緇流翊戴 文皇帝靖內難功
出諸將先拜少師 卷過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
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
士也時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啟復闔接膝而談
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問公有悔辭者王忽若蹶墮地而仆
口月俱歎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 文廟
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下賢之美
德也少師公有故名震者公曰生家不容相見曰汝從四方之
教而靖東方之難，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

姚廣孝雅量

楊循吉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孛餘人本縣丞唱道采少師行
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絇置後隨行人有
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行且送郡獄明
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亦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
答之吾昨日更以相戲耳更丞罪也

姚少師見竹卷二筆

釋祿宏

佛未出世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
獨主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關
澤轉非少師不能關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
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國港示現神通然國
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直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
而不為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離成齋舊壘午鷄啼罷啄喧階可
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又

或謂少師佐命啟業甚多其取焉然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
其責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
其謙佛乘而真正知見啟業非好論也雖說少師曾於靖難中

啟奏方孝孺屬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准矣吾是以
取之

有中傳

陳繼

有中名義頓蘇之長洲人其父謝文榮素好佛恒以慈悲忍辱
為念家人化之無暴行有中在髫髻輒喜跏趺移時不移長者
見之曰是兒有端重相也嘗與群兒戲道中有一緇流過輒摩
其衣曰吾亦僧中人也僧大異之覓文榮告無以兒為凡器居
傍有白龍蘭若主於瓊白圭，教行馳聲有中年十二大榮
使祝髮為其徒屢有松蔚茂修直垂陰四庇有中日坐其下事
課誦忽嘆曰木之為材者衆能因其性而不為寒暑之所奪者

惟松栢為然以古云木中有松栢猶人中之有克舜因以松
軒自號時南洲洽公居京師大開其教會學者於座下常數百
人有中即往師之得授天台教觀之旨究習領悟趣人和應之
若泉湧而山出東還道遙林中神舒氣和與之語者若就芝蘭
愛悅而不能舍也圓通寺虛主席眾舉往之尋轉主於永定梵
法主宋之聖僧也其建勝感接待寺於蘇城東門外博達宏麗
歲深化為荆棘之所過者皆嘆慨曰孰得志如前人者主而復
之也及有知於中者曰有中雖割髮欲而孝弟之行不虧雖
乘空寂而勤良之心不懈雖萬緣而興復之念不息延其主
之其將效跡於法主輝耀其地象曰是有中師者矣即往禮

請之有中忻為之起三月聞其風而趨向者交至以財而投施
者交至獻投而致功者交至為殿為堂為樓閣廊廡楹具數百
歸然偉觀視舊而過勝之嗚呼非有中行之潔道之高人信慕
之其能成如是哉若有中者不可以無聞於後也故余為之傳
焉

僧惟寅

載太倉志

僧惟寅平居過人談論常勉以忠孝百折人過人服其直永樂
六年與修大典住持洞庭西湖寺尋至京校讐三藏賜法服數
珠坐褥還居淮寧寺

海寧寺二僧

載太倉志

元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者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為定四書
海寧寺僧清奇永樂六年與修大典十七年應召至京師校讐
三藏未及完而死其所自著曰性善等集

常在

見明世昌昆
山志雜錄

常在號別峯本江陰陳氏子才僻值亂安其境母携之避走
驚懼陸永不能救次日兵見錦湖小兒浮水而舉取其襦而體
尚溫俄頃遂甦異之乃携歸邑民張勝乞為養子遂冒張姓甫
成童抗之集慶寺僧區純聞見受難事甚苦求為度張郎捨之
因名常在既長為僧住天界寺謂曇公見師貌偉而聲如鐘
器之得領綱維衆皆悅服洪武二十年補鷄鳴寺住持引見奏

對稱首火之 太祖召僧錄司官諭曰前住鷄鳴寺僧有福着

他住育王寺越數載玄教宗數宗風遠揚永樂二年十月十三
日無疾而化聞維五色舍利粟然其弟子奉歸薦嚴寺藏焉

梁鏞

見明世昌昆
山志雜錄

梁鏞父梁孟鏞洪武中任館陶主簿捨其最幼子鏞於館陶寺
中為僧後數年鏞思念其弟往求之不得又三十餘年鏞以事
至松江富東禪寺大雨有一僧冒雨次梁棟與之言遂即鏞也
馳歸載其母往焉歷能道幼時事抱持大突遂携以歸

道清

劉鳳

道清成化中進弘慈廣惠禪師其徒戒縉之徒定體皆龍嗣

教為左右講住嘉定留光禪寺

宗沈

出虎
丘志

宗沈既無塵金臺慧光寺僧弘治中遊歷江南遂安禪於虎丘二十餘年精誦華嚴大典一千部雖大寒暑不少息四方尊奉之曰捨衣資立石關千四十柱於蓮池上并建淨土橋又石佛二尊嘉靖住山守禩為構一小閣於悟石軒東供養宗沈於其上每日誦經至夜燭口施食三千堂靜則端坐默視儼然如繪塑人殆得禪定之道者蓋終身不出焉

道良續先賢譜道術第七八

劉鳳

道良陽山寺僧也聞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次道一字每旦入

城持諷教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懺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笑人請為懺悔輒謝不往

慧暎

劉鳳

慧暎涉獵經史高持戒行亦善屬文永樂中嘗預修大典後往持太倉興福寺嘗語人國初仕者危甚不保朝夕而敢以龍眠彰耶奉仕者悔吝不及而富貴滋尤吾釋門所謂備備索備是士人前後報也

明故晚庵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敏字東白號晚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宗發道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既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

父永年性好善稱揚佛子母陸氏師育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祀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遊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超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通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工既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進詣而與璧庵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唱尤多歲過牡丹園時必盛集題賞錢唐履公諱維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落內皆

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暉等與其姓是昇奉英峰葬於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切君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護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際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謂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蓋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較然一儒者辭是往還日就致洽數日不

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怙意見必肅衣焚香吸若坐
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離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
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宗筆正鋒陳或
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稱高揚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眾作
皆得體如律傲劉長卿選蕪章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為其最文
則事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
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自為
教又曰東魯番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
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無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
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

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為法門之
僅有吾人之顏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
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
以與慶暉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蘇韓子儒行以彰
勤翰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自有學有德等處詩文蓋此二釋
豈無蘇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園之北
寂焉淵焉於此理玉奔走幾年始遂甲謂有言莫酬庶永其竭

善教

何喬遠

善教字東白長洲宜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母異之合

禮永茂院主為淳屠屏跡龍山窟課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
寺通年為副都綱召纂修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袈
服一時名公皆與為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
曰東魯番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
合倫常

慈舟 籍吳先賢讚道術第八人

劉鳳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級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空覽
折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跡止定慈卷與門人論禪音戒
典宗法弘開為多當永豐葬公為守日行廢浮屠金黃省曾為
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

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系墮
戾難剛之性使無畔渙忘神道教其殆然乎人有欲毀除獨
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禮有改革善固未允而諸所變勢
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啟壞爭之端強驅迫之彼
失所藉如逸虎擬而走險恣其散染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
無念諸公覽而变色即致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賣之天目
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殘廢就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
止而異所為不跌坐不談義

僧慈舟

籍吳中故實記補遺

黃魯曾

僧慈舟本大弘寺僧寺為有司廢毀費囊承佃恬不少介其意

聞北都下僧擅講教其圖覺精義剖析幽妙徒步走四千里留
作學人有所弘洽而歸常止定慧菴有弟子忍明供養致談
論佛典無倦息時惟恐少人問答後太守永豐蘇公臨黃堂之
日以上官文移再撤僧寺家弟之嶽山人折簡云伏聞各縣承
奉臺憲毀折淫祠夫淫祠者按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
載私為建初巧自誣額者也若夫二氏寺觀傳自昔朝訖釋千
載我高皇親與之初特撰資世通訓一書以曉天下留存釋
老之教蓋欲黜銷強橫障禪王化誠為慮遠思長柱混一之時
難歸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歟雖屬於吳端民實同於赤
子况兩京象宇之俱新斯蕩國叢林之可贊若必力於消涓則

當繫於廢棄即今存百之間便非公普之畧且夫伐木者止於
鵲巢灌地者避於蟻穴彼已棲托於百世茲乃抽奪於一朝便
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象淡則鮮龍川木慶而放生人過迫而
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致跳梁萬一逞毒之與誰任
激變之咎即以 聖代例之如 高皇之開建榮靖之佐命
大君躬爵皆出編流甚勿謂空玄都無豪傑也且命言十下求
者紛如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利之贈不以為恩在披荆之荒涼
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育之巨資富貴嬉遊之所佃
價輕微無益於藏府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伏望慎之又慎思
而更思僅除私拘少荅公移人欲遣之歸宗產必給其自贖則

人心有轉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吳端但冥誕憂於國事伏乞
採納芻言俯察祀袍上清台龍無任歡悞之至辰入壽公覽之
已收牌文弛禁凡私植菴院中免改色慈舟嘆曰此數也五嶽
山人予良友道位也而當日在學不可以獻尺情於郡公若大
弘寺毀在今日則五嶽者龍宮支顛之一木也晚年造藏經二
函施主悉隨其願佛門之衰凡有二僧餘人偕往攀躋二天目
山崇貯一路齋迺以龍珠浴情以安休各發善念獲了初心後
慈舟終畢無一錢囊舊衣鉢蓄慈與其緇友楚英並為高僧焉
楚英依教修行止重玄香花一室簡出不跌坐蒲團云慈舟常
歎斯人也

法華 續吳先賢講道新第九人

劉 鳳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求止蘇開元寺狀魯臯巨肩魁
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野見
境云魔境有四恠險咸皆易駭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即斷遣
得將喪之時有所依來則雲集或檀施稍廣即捨去當歲後之時
乘餌有願施者幾得華一過或觀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
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通且寂觀
久宜有情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
而頗能為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
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為黃氏所植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且高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為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真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為難然肌色肝膽昏然五情喪其勤至矣而不過以為名實道以清淨為貴未始櫻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窈冥茫然不得其際天地增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者可用日而語哉然其歎歎於梁隋速梁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巧謂禁制屏絕遺外之刻皆不能遵而况其香燭圓

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用即好時記列之如彼此保時時至法華九人總贊今取一人入纂燈篇一人入逸格篇餘七人皆入開篇篇而附錄其贊於後

善定

劉鳳

大倉海寧寺僧善定能講授以經義訓人須立行不能立行則人道已廢何以處世禍福之來盡保作某目錄報應皆取之目前耳又淮海寺僧寅亦善教誘語人學藝須有可傳者身名保焉如其無益工之異為如琴奕皆徒費日力書史雖云玩弄美羞勝彼也又云讀書亦須福力薄福者自不能讀若能學問雖不

過豈非福分二僧雖未究佛理然於世諦其展幾也

立祥僧法華

吳中政曹記補道釋行茅山之菜三人

黃魯曾

立祥僧名法華河南人不知其何邑里少遊方住蘇州凡幾卷院苦行自修不束聲聞於開元寺明晦不卧不坐而立如此者五年後始聞續其功常懸不語解余過之而問其立作何觀見何境答曰立本欲以清淨而魔不克祛有威魔有怪魔有陰魔有美魔威者力士悍徒也怪者牛頭虎面牙爪噬也陰者害於跨海峻梯倚激也美者常婦的女妖坑麗飾也諸魔勇散而美魔則撼心動天下之至不可克者也法華再歎息曰獨難於此聞嘗議論云人求富貴學之官司孔法曰秋曰徒自擬其禍耳聞在天宮寺主僧為送齋諸檀越法華嘗近恐借其名而廉費人財耳又云今凡僧人烹好茗出珍果皆做門面接引來者如市肆一般也嘉靖二十三年荒險粟貴倍半絕粒二日饑餓至偽王宮基尋施主王氏王氏面許十年飯糧也及未履其門乃悔退而轉球自奮曰豈至誠而終斃乎回祥房

蕭舟持三升米遺之覆以活其虛腸次日余以三升米相繼蓋法華米盈一斗學不受矣凡衣履有一二來則拒其潔清若是後為以米六合劑日齋殺至四合白煮然瓜充小菜脾胃漸弱移住北祥小菴病卒何由法華頭識字不通併典貯謂禪空枯祥無以辭也而一時有雪梅酒肉間進不拘小戒日飲若一

二十碗能詩律其贈僧松隱詩云携我幽棲野情，采雲同結
歲寒盟，月篩秋影黃金碎，風颺春粧玉粉輕，子落漫來苦徑聚
葉堆相與石，狀平枯枝旋拾烹新茗，夢統蘆簷風雨聲，晚僧希
隱詩云去年此日相逢處，手自煎茶待我勤，雲鎖禪房空幻影
月明經閣漫遺塵，百年能有幾年健，萬事都無一事真，晴雪梅
花空對坐，分明還見舊時人，遊牛首山詩云牛頭觸落天邊月
天闕登來路百盤，翡翠屏空晴隱隱，芙蓉帳卷曉生寒，屈伸又
未舒長嘯俯仰那能作大觀，欲迷鄉書慰慈母，塞鴻飛盡水漫
漫，題詩云垂髮鬢白於絲，懷抱無聊強賦詩，似水淡然知意
味，如空湛爾了心機，倚雲蒼玉留新刻，削壁丹崖滿舊題，惟有

聲前一句子，松梢明月最相知，聽雪詩云細雨拋珠碧瓦鳴，忽
飛瓊葉已無聲，紙窓淨覺微風，灑簷竹清聞寂，輕松火熾熱
煎月片，燈花碎剪開金鉅，梅梢凍落驚回夢，眼豁山河一掌平
至南京獻花巖孤峰峻極山頭一樓，迥出雲霄之外，名小星棧
詩云蘿磴盤旋接紫霞，危樓孤迥兀星槎，玉欄半壓青天角，珠
箔斜鈎碧月牙，撫掌斗牛宮已近，回頭寰海路何賒，躋攀不覺
如仙舫，笑看人間小一蟬，贈住菴僧詩云垂簾清書篆烟霞，滿
地蒼苔觀落花，習寂不須天送供，因閒懶為客煎茶，寒爐煨芋
留殘火，怪衲運雲緜，斷麻兀坐不知天早晚，月移松影上窓紗
池亭雨過詩云雨過池亭暑漸消，却堪處，亂鳴蛩濕衣樹色

招寒翠環戶，江聲落碧湖，自笑珠牖忘禮樂，祇應踪跡浪漁樵
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山居詩云道人車錫履名
山，四面崢嶸插額間，風牖坐聞松子落，石林定起薛猿鳴，禽
花瑞春常在，隔水柴扉夜不關，惟有白雲知此意，卷前飛去又
飛還，此數首亦可以晚唐詩與餘有一聯一句佳者，寒金細玉
多不克羅其自序雜詠有云禪宗學詠之流未有及於寒山子
石屋瑛者何謂也，古人出於無心，今人涉於有想，是以破缺之於
美玉，紫霄之於黃壤，究爾懸殊，因理之自然者也，寒山之古淡
石屋之清雅如蠶吐純素之絲，蚌剖明月之珠，索其癡瘖不可
得也，余在山時曉睡之餘，學詠撰取四十餘篇，龍一氣真醇耶

蓋謂惟順世言辭應機消遣，寄一時之興耳，豈詩云乎，若論
禪心清淨，譬如太虛維那，涵容萬象，蕩蕩無纖塵，亦如羚羊挂角
那覓其蹤，丹鳳冲霄，不留其迹，今以語句卜度，轉見逗漏，宜早
付之丙丁，莫待外揚象，醜其度幾，耶其贊方字，像云行坐儼然
相而無相，或喜或嗔，難近難停，相僧之正全當行，雖佛祖有所
不讓，覓觀悟扁鵲之奇方，道術極莊椿之壽量，滿腔生意，芳紅
杏青，芝一片，禪心兮，梅花紙帳，綠松樹下，盤陀石上，錦繡裝
九環錫杖，喚長誰，萬壽方亭主，入遷住承天，霖和尚其發願
有文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又天福報
乃至權乘，諸位菩薩，惟依最上乘，發菩提心，弟子續洪自惟我

釋迦如來同為九夫釋迦，成佛以來以慈悲量劫某甲沈迷生死，經受三途之苦，痛不勝言。至於今日幸得人身，而乃汨沒五欲，縱發道心，未曾經久，便乃退息。今雖出家，因循歲月，老朽龍鐘，殆死不久，或慮務禪，高談不修，佛祖冥行，或習古佛言教，伏學解依，通障自惜，門十方諸佛善護，乃四生慈父，三界之師，常住在世，更不入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某甲智慧下劣，定力全無，惟仗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門，廣大願力，洪深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心，淨土念，彌陀口常稱念阿彌陀佛，聖現心常觀想阿彌陀佛，金身凡眼之所視，此方幻妄之境，即思西方實報莊嚴，此幻與妄，養實相不相違背。

凡耳之所聞，此方幻妄之聲，即思西方說法之聲，與西方梵音，理無殊致，凡鼻之所聞，此方一切香氣，即思西方青蓮花之香，此方幻妄之香，與西方微妙之香，同一體性，凡舌之談論，此方幻妄之言，即思西方頌伽共命之鳥，演苦空無我之音，義趣無殊，凡身之所觸，即思西方八功德水，妙觸，豈明之利，此方幻觸，與彼妙觸，相契，凡意之所思，與大彌陀經四十八願，度眾生之心，無異，無別，倘今生願力，不加不生，淨土者，願某甲以此願王引道世，生，不捨本願，倘今生於一切非獲苦中，以教會命，願阿彌陀佛法力加庇，一心更不須史，離此觀念，目緣，乃至急還顛沛之時，即得提超，阿彌陀佛一念，決無忘失，乃至命終

之時昏迷不醒，以此平昔觀佛精神，憶持不忘，必不舍離本願，願注白毫，而攝受，唯乘金手，以提携法界，有情眾生，淨土其示滅六句，偈云：釋迦降化，我今亦然，惟心淨土，自性金蓮，不移寸步，便到西天，其注公案，有一百隻，其作彌陀卷千言，咸不能盡錄，據四書周易，軼越儒理新，入聽其講，四知曰：真知曰：靈知曰：生知曰：學知，真知者，言聖人也，靈知者，言物智也，生知者，言生而後有所知也，學知者，言學於人而知也，辭錄甚夥，陽明雖曰：偏蔽而所見，起異亦頗可采，坐化竹堂寺僧臘有八十餘矣，斐法華寶號，端嚴不同，而涅槃終異云。

紀善錄內一條

杜瓊

吳僧塌大章鄉人，精守行，嘗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厥子成，承平頃，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

石佛僧秋林

補吳中故實記補遺記 第十八之一人

黃魯曾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聞松陵，趙使老僕疾奔，寶帶不弁，來問秋林，云：古室無恙，舊物仍在，歸報其主，以康其心。

常熟外教志

郵鼓

明空山與福寺僧始居功德，被太宗文皇帝眷養，欲官之一日，起歸山中，晦迹不出，寺廢明以其力新之。

常熟教志

顯用潛能詩文

展起巖有戒行工於詩

完教修現瑞壽長於染翰師法度世南深造其妙詩才清俊名播於時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心覺源住虎丘時名德雅重郡人易短詩有白雲尋者神有約不須揭句又有塔書記姚少師廣孝詩好謂聞道塔公似贊公一瓶鉢寄山中者也天雨亦住山有聲王孟端若為作畫秋水遠意并留題

慈忍法師

劉鳳

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歸奉王公貴人學士大夫爭造法席師名極字曰章晚更現用拙常熟張氏子也十七祝髮東遊四明時我菴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既首報恩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為慧光嗣遷光山廣孝嘉定信德洪武初善世院移文全任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有言就天界寺為眾說法聞者傾服 上數召入 禁中奏對稱允

覺暈

柯香遠

覺暈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食語言未嘗事

歷有驗或卧於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善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然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蜀僧不澄挂瑞光披思相宗研神攝論道振迦延機悟明移近躬見無能及者又有若自說無碍峻峯心航見空華皆自遠來葦蓋有陶居士錢居士皆有大林為之檀越故一代時教亦若頓起叢林若天宮遺塔虎丘雖亦復向來亦有人非見一僧說華氏云雜云待恩日翻失倚門人願似能詩特一染鉢詞翰多故蕩無餘故非僧所宜習也

人物志

張景

一清出家城中能仁菴授葉德巖行法師得關首宗旨著華嚴圖覺釋教揚揚諸經論

屠略字道權擬聲九皋習天台觀不樂名相乃逃於祥遂表徑山愚菴及公俾掌鑰秋解退掃

道澄字心印長洲人出家治平寺宣德間 詔授右覺善住持大功德奉 敕較藏典 中禁年七十三示寂 賜諡英治平

方大復

道宗

蘇德傳略

道宗常熟人住萬峰祥院景泰中 詔修保國道場祥雲緣統

降 秋褒諭天順三年奏請 醒思寺額

天際

天際來自少林習拳棍推掌一手嘉靖中 勅賜金牌勸修終

老靈巖嗣玉菴亦得其法益至隨手皆斃能顛持佛法

月潭和尚

張采

月潭和尚楊氏子出家五臺山受具戒遊蜀邛雙山中晨夕
隆慶辛未來委弁州兄弟繁室君之萬曆丙戌示寂弁州稱其
不借三衣不強中食初得疾水飲五日絕水二日浴畢使誦無
量壽佛經聽已坐化世壽一百十三僧臘九十八

蓮臺

劉鳳

蘇有生蓮此素高道行惜早化去予往歲夏中一見於雞池寺
韓以進修德他語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命月亭法師送於錫山舟次
言別意甚快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者未上留句曲而師訃
音至矣為嗟噴流涕者彌日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
葬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支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
也今歲壬辰予告歸田師歿且葬已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
遂誌師生平行聚而銘之云師諱明德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
法又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為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赴

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於復林慶
善巷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比長慕大業始泰百川海禪
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編泰名宿備歷艱辛所遇身外道事與
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於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衣嶺
大士祈值明師乃遇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
礼普門對萬松堅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言下頓有所省
再拜求了生死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留
待左右朝夕參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莊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經內本無絲觀而
河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臘月冷如冰萬松為印可

萬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感異之萬
松既去復忝佛慧祇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群典道譽
日彰嘉靖甲子講法華於報光寺會醮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
未明何暇為人作口耳伎倆乃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菴獨
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曰作偈曰千羊翠竹萬
年松葉一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棲隱處無言果日普皆同偶
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於窗外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首
洞然四寸禪侶接踵來恭師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
傳衣菴講得嚴一時名士大夫皆折節為方外夫嗣避天台山
彼中緇素邪正混淆師為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

堂內寶花編生今扁為涌蓮堂云比歸南司冠韞巷吳公時為
抗守延師演法於靈隱金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於天池像部
觀願沈君延師住持團繼寺先是念延師講華嚴於秀水之東
祥寺師樂其雅癖乃相與葺法雪堂以居迄今遂為師示寂之所
矣師為人修幹玉立性度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鄉未嘗降
禮作卑語態羣小或情話之百折不回與之言世故不越庸
人耳及乎陞座握辨逞辯才宣佛號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干
古疑秘一時永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義學
講解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贊嘆希有所保護正法教我不
為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狹技遊僧寮師全眾逐之無所顧

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
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為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改
像故而更廟貌性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等侖衣有過譏彈
不少借以故揚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之為金湯幾不免矣師
生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於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世
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以百計其高足嗣法者
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師以苦行得見地
以強毅任末法國法用龍象也余獲交師二十年所受教益非
一期晚耳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為余作蓮邦指南
東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持持闍阿尼曇為人天師陵遲未教善學是資
師起蘇蘆屬志恭謹巖棲三載乃窳夙迷曼親神僧且吸金獅
慧命已結辨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鏡涌蓮表瑞降虎焚
化伏外道狂瀾一堤抗礼公卿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
我懷其人空門可希精神兜率埋骨於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蓮池

劉鳳

浙蓮池練師株宏姓沈氏故有家世道行聞遐邇人無不傾戴
已丑春壽生僧永休累請始來昇壇說戒曉者雲集受羯磨延
下膜拜數逾千人僧云受具與重受菩薩戒者亦不知其幾士
女傾赴至不能容盡兩月晝夜不眠月所供米至十石猶不給

且方歎而檀施壘間相繼一時之盛歎未嘗有所謂不可思議
功德者夫余特三見之遐思其標風立標孤遠矣亮真有道者
今而有是入耶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郭正域

勉菴如幻禪師閩人也林氏子少為儒以事忤督學使者拂衣
而出之廬山從辨揅和尚落髮時辨揅晦迹眾沙門中為常住
所誦幻亦所業後辨揅之京為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卿間
籍甚後散去之姑蘇南海楚蘄黃間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
層歲已卯來九峰講涅槃經楚藩臬大夫往詢之時弟子有私
責田數畝為常住者以所置券請印於當道幻聞之曰非我法

也一夜過去請弟子莫知所之當道聞之益重幻戒律後甲申
余宅先夫人憂幻復來九峰講得嚴經余以下地過九峰請
見幻喜謂余曰前見公文似從智慧中來法器也勉之如所為
文而已余進而言曰今之談宗者未讀經典先學機鋒未嚴戒
律尤學圓通於是以前東畫西為逃避之術以一唱一棒為解
悟之境以貪淫嗔殺為菩提之種以奔請攀附為慈悲之門禪
有若乎故談禪而不苦於行者非禪也說宗而不依於教者非
宗也度人而自心不死易嘆易喜妄附於有勢有力而謬言度
人者不自度焉度人也幻以余言為然幻生平無嗜好人有所
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手持一鉢肩擔一袈裟赤脚着麻鞋不
厭艱苦與人言上下龍藏五千餘卷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
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生罕不見喜怒哀之色後一歲之廬山
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寂曰汝輩欲問我之江夏問郭君諸
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得癡人迷夢宗虛空無面目、問
廬空弟子曰靈骨可更之斬乎幻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仙
何須快倩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有九而弟子性
以遺命屬不任為銘、曰

免公龍象妙湛無持從滅四大有四威儀嗚呼噫嘻談宗者誰
說法者誰持戒者誰
雪梅并贊
釋欽義
其行說其心說其氣伏其言猖狂而神異莫知為誰之傳
類
雪梅何自來教授長干里有時入煙房旋復泛綠蟻博戲合群
兒鬢被加頸喜忽過姑蘇遺長取人新市說言縮入質移日不
肯死揮毫龍四韻談笑若無爾綺語與微言妙達如來肯自言
平日親去，今夕止
右乃五師篇之本章五師者通融守心肖巖寶陀及此雪梅
也以有念故姑蘇畫語故錄存之
僧無為 見竹憲隨筆
釋珠宏
吳江流慶巷無為龍公蓋先子德先子出家先子，登歲遊蘇
湖間與同堂坐禪及子住雪樓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
允則周請曰昔普慧普階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
斯自絕律會不得已如董羅石謂新建故事許之以願下愚有
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果清湛祥師傳
周宗建
師法名曰湛族姓范果清其字也世為楚蘄州人父曰文華母
李氏師生而誦吳方卯歲即厭世相從廬山黃龍寺雜落舉止

端靜異於凡僧。二座法堂心器之語之曰。如來大事。日緣非福。德人不辨。汝其勉之。若無何為。衆乞食於外。暇受持諸經。無懈而肯。擇嚴則尤。未嘗一畧。離也。時紫栢大師名震宇內。萬曆以寅。紫栢過廬。與徹空和尚稱莫逆。師於空為法孫。命師為侍。紫栢指語空曰。此黃龍克家兒也。時師方二十有二。而志已決。定求最上一義。他僧莫之測也。一日以請方五味。請於空。曰。高集持者。以吹布毛。得入且道。如何。是持者。悟處。師懷疑而行。歷事守心。東巖請者。具有苦。決已。東巖謂大千大千者。少林。工座也。師既至。刺意。春。叩。如是。三年。一日。舉。夾山。船子。話。有。省。以。偈。呈。解。曰。一葉扁舟。浪。裡。避。釣。絲。牽。動。海。天。秋。蘭。枕。暮。誰。

蓮痛夾嶺雲山。暗點頭。千深。契之。遂。畏。怕。馬。已。復。北。遊。從。徧。融。開。法。要。益。從。紫。栢。泰。印。性。相。宗。旨。紫。栢。之。門。機。鋒。峻。絕。學。人。往。往。不。敢。措。一。語。獨。師。互。相。印。可。不。一。納。鑿。當。時。稱。入。室。者。密。藏。與。師。為。最。上。云。時。慈。聖。太。后。方。隆。顯。佛。事。師。請。於。朝。得。賜。法。藏。丁。亥。奉。之。而。返。黃。龍。發。已。師。經。桐。城。時。師。研。心。大。道。聲。光。蔚。起。一。時。矜。紳。檀。信。往。詣。師。皈依。而。最。契。者。為。吳。客。卿。先。生。兩。家。豎。義。互。相。送。難。師。為。提。示。宗。要。先。生。往。捨。而。從。師。嘗。自。恨。見。師。晚。也。時。歸。宗。塔。寺。漸。就。榛。莽。鬼。墟。以。內。僅。一。殿。址。為。魯。靈。光。會。中。丞。公。中。子。聞。提。復。撤。修。社。康。寺。將。盡。沒。師。痛。耶。舍。道。場。一。旦。淪。廢。即。發。弘。誓。以。克。復。自。任。誓。於。客。卿。為。作。歸。宗。緣。起。曰。

支。揭。紫。栢。於。卯。上。紫。栢。教。善。太。宰。陸。公。子。於。佛。法。疏。金。湯。中。丞。則。公。猶。子。也。因。受。公。情。以。往。中。丞。為。徒。廉。更。加。護。屬。諸。所。侵。疆。移。時。而。復。久。之。神。祖。象。建。三。藏。法。幢。師。復。走。關。已。亥。獲。寶。觀。而。南。汪。大。泰。以。虛。為。言。當。路。各。布。金。有。差。而。邢。孝。廉。果。慈。暨。善。信。金。度。吾。者。復。增。上。之。歸。宗。以。是。益。飭。號。為。中。興。是。歲。師。留。歸。宗。封。藏。函。益。臻。博。與。庚。子。師。復。遊。桐。客。卿。先。生。倡。諸。學。人。智。圍。迎。焉。一。時。周。法。之。侶。踵。至。雲。集。師。提。示。心。要。各。隨。根。器。而。南。嶽。止。觀。月。慈。忍。規。矩。頌。則。尤。於。學。者。三。致。意。屬。自。是。談。空。之。士。爭。各。進。舍。避。去。且。有。捨。故。我。而。從。者。無。何。紫。栢。難。作。師。感。世。相。未。差。足。不。踰。關。者。二。載。乙。巳。禮。法。統。於。徑。山。而。吾。邑。諸。檀。聞。師。至。

止。咸。生。喜。踊。願。得。師。而。事。之。以。合。妙。菴。迎。師。往。菴。者。復。三。載。諸。聽。法。者。黑。白。咸。集。願。極。一。時。之。盛。而。余。以。鈍。根。亦。獲。從。師。竊。聞。緒。餘。時。師。復。念。善。者。錢。塔。未。新。自。緣。未。竟。未。幾。復。返。歸。宗。涼。悲。弘。誓。期。必。究。竟。而。止。鳩。工。集。材。費。且。不。貲。師。矢。以。身。當。之。羣。力。且。萃。而。師。乃。以。疾。視。夫。疾。既。篤。願。謂。門。弟子。曰。若。曹。大。事。未。明。能。自。恐。怖。如。吾。此。時。方。云。生。死。心。切。不。爾。麻。木。漢。耳。語。畢。遂。命。畫。所。善。贊。以。充。法。供。而。師。遂。沐。浴。更。衣。跏。坐。而。瞑。憶。師。之。初。至。合。妙。也。建。時。隨。諸。兄。輩。從。師。問。法。師。為。剖。示。惟。心。之。旨。權。矣。復。舉。宗。風。宣。揚。有。如。霆。轟。丁。亥。春。還。自。京。師。當。讀。卷。之。東。南。隔。師。一。垣。時。從。師。朝。夕。閱。三。觀。十。乘。之。要。得。未。曾。有。而。師。更。委。

心急切凡遇學人一知半解無不隨機而導示以便明而滄遠
朗率推赤置人即村夫童孺無不可叩而即為蓋師教精嚴大
率依於紫柏而稍夷為易近云乃及相者率謂師於性相宗教
博衍無二微欲短以一葦竟渡之義嗚呼是為足以剛師哉師
疾革前一日輒自語曰五家綱宗悔不為人提破既瞑弟子輩復
有所請師復張目瞪視不交一言惟擊牀一下復腹嗚呼孰謂
師不言之非真言哉師既示寂諸上首奉師遺命登金輪伏藏
獲諸寶瓶得舍利升許種，相光具諸神異至汰沙而求者遺
珠不一為震旦希有之遺謂非諸佛菩薩故顯此以表師之願
力耶塔成之後復有松辨門數作十三盞盤金輪之麓發獅子

吼者幾晝夜聲達隣郡又一大神異也師世壽五十有七法脫
四十其弟子修觀修慈元閣最著慈聞時住來吳中勤行深解擅信歸之
不減於師云論曰嘗聞之古德義學雖益多聞難處生死故大
悟者往，更衣入禪而後來拾空索影之士輒措禪以藏虛解
其於性相宗教茫乎未有聞焉湛師鉗鎚末世忿外見之賊性
其所著論要在從相入性從教入禪故其所得為精審而紫柏
之傳為獨正此於吾儒宗派可稱曾思之學末後一指家珍盡撒
嗚呼談佛法於末流若師者其真救世之大醫王也哉天啟甲
子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福建道監察御史奉差巡按湖廣巡
視光祿寺侍 經筵今守制吳郡周宗建謹撰

如奇

如奇字寒灰姓方氏吳江人孝孺公之後早棄青衿出俗承承
紫栢門墻步武上乘匡維慧命可謂末法之高瞻學人之指南
也嘗與袁中郎先生為同聲之好時醉還往不讓子瞻之與參
寥也

徑山志載法侶

洞闡法乘禪師晚又號雲栢吳江人嘗登山頌古有雲栢語錄
行於世後終於廬山之破山寺
寒灰如奇禪師先住寂照後寂蘇州瑞光寺仍塔徑山溫廬山
羅元初純仁捐貲刻西方各論標註行於世

鶴林大寂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發匡廬歷五臺返杭州
之蓮居叅究唯識有省常熟羅元初王季和致受之諸公請住
廬溪曰偶導廬山焉

法果

釋普文

法果字雪山姑蘇人以舞象之年入雲隱菴修瑜伽法及長悲
悔遂棄去修出世法深有趨操可謂教中之傑出者不啻是也
且能養父，老不能自給，僦屋以養躬任薪水之勞歷二千年
如一日以是人皆稱孝士君子無不望風慕焉後見世衰法微
深自保護竟不獲展所抱而終有雪山草行世教者曰公慈不
挂眉嘆不入面慈愛之心油然而滿腹深究大乘鼓獅絃于浚谷

高標獨行展龍鉢於他山惜乎芳蘭易萎神駿先祖危峰天半
氣色高寒送想金方抑何遼歎

慧浸

趙宦光序

慧浸號巢松長洲角直人幼出家雲隱卷二十詣雲棲受具
心大乘日背誦華嚴一帙大智自發博通經論嗣法雲浪洪思
嘗演鬘首教觀人稱為巢玄談萬層間住華山講講堂佛殿編
素咸越後示寂貝葉齋年五十七

慧浸

釋普文

慧浸號巢松得度於吳門福田庵善講解多著述亦教中之尊
宿世外之偉人耳近赴趙凡夫之招崇建佛事轉談塵於華山

通潤

釋普文

通潤字一雨姓蘇之洞庭人博綜外書長於講演律行清寒道
譽隆重嘗與雪山為壘苑之好而內外學則難兄難弟云眉公
蓋不惟為詞壇赤幟實堪法苑高幢而擔簦頂笠之士競趨清
穆之風被蕉芽賦種之伎盡活一味之雨後隱居于玄墓之鐵
山有集行於世

一雨法師塔銘

鐵謹益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洞庭山人見時晝夜啼哭抱入
寺見佛或出月見僧即止嬉戲大樹下累博成塔指爪礼拜稍
長辭家入長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學通義學宵礼大

士頌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雲浪大師講楞嚴於無錫以書
招師曰此經與義十師盡之買萊求益復何為乎源起移書
讀責乃往雪山果公巢松浸公同奉於華藏寺南北講肆楞嚴
則會法華則要如老熟師墨守兔團冊口耳之間傳述而已浪
師掃除注脚敷衍妙義頓吐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播馬奔馳
風濤曰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泮淡內源首座懺悔向者
得少為足以大海納牛迹中也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躋因熱
輒思炷香分席為弟名利養之計師與雲巢矢志心執侍金陵之
華山京口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歷十
餘夏相依如形影慰老聞而嘆曰好學人吾兄一網打盡矣大

師遷化雪公亦致師友論片仄心埋娒以傳燈續命為計置鉢
於虞山北秋水庵得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臂崖
睡覺閑遠寺鐘聲如殿動啟請賦詩曰豈謂帝城塵講席却將
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鏡大弘雲浪之
道諸方皆曰巢師講雨師注巢雨二法師雲浪之分身也師每
慨法相一宗玄英傳之西域自鬻首清涼唱華嚴其發因於唯
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
棄篋衍王翰林字泰求之新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為穿注
如西明圖剛隱形盜醜以敵窺基其為法良苦矣師乃復殫精
搜緝作為集解積十年而削髮首披紫鏡斷聞抽鑰過探擇切

淡齋等經瑜珈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行筆流首伏以謂基師正始太陽忠也旁街龍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大師翻雪浪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五座初從雪浪於金山衣不掩扉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如也卜居錢山為受禪師故庵而太湖有西磧眠雲卧月絕影人間者五載除夕自芥枯樹罩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浪問敵人運宛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工首白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最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朴風規闊雅方內名士如

程益陽李長蘅邵茂齋鍾伯敬文，起姚孟長周景文趙允夫朱白氏樵塵希風樂與遊處嘗自誓生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熟無因緣耐學耐窮耐交遊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錢山為二楞菴於此疏嚴伽二經故移住華山天啟四年六月朔衆護法迎師住中峯至九月望日請諸護法出一紙示皆囑累語文門人唯觀主持院事遂以示寂十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冬葵全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請撤也注經二十餘種約法性則有法華大藏楞嚴楞伽合轍因覺近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網經初

釋起信續疏瑠璃品杜長統辨譯若干卷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所緣論論釋法則因明集釋三支比量六離合釋若干卷雜述則有漆園逸響易經釋義關示語一卷師及後河微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繼師主中峰者微公也吳來請銘曰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錢山師之司徒古木十童梅花萬樹華山別院中峰古杖經傳雪浪論請慈恩如吳舍桃舍利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錢謙益

爾昔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為某兩為蒼汰皆於吳中次補說法甜錫所至在華山中峯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象

嫡如兩鼻孔同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兩遷謝茶冰與予法乳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月四日順世而去於是蒼雲微公作為行略而請余銘其銘曰汰如法師明河疏高松道者揚之通州人姓陳氏母夢道人子法華一卷束來食而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長老剃度寺智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蓋工詞翰年十九腰自行脚過恭諸方見一兩潤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錢山經師住中峰既而說法於杭之皋亭吳之華山白門之長干寺藏海演述詞峰迥秀逾嶺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從工諸師未講大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群鶴遠安

飛鳴圖統訂美春為三期與蒼野更未覺示寂怡然化去惟自
念言心不知法，不知心誰為作者亦誰受者直如談佛談眼
聲惠漸微耳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峰所
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又著高僧傳二十四卷付
囑其弟子較刻流通微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其惟
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聲解豈有乎悟豈無
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
乎師嘗云念佛人一應而向表祥人只尚南詢置東北兩方於
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於法門亦不知無位真
人為何義解乎悟乎吾安識其處字之所際哉又曰師事福緣

未能如古人亦未下真今之不教不祥歎世盜名者比嗚呼知
汰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雲浪如龍蟠野教宗支分蜿蜒化為高松孤塔亭，坐斷中峯
剎海涉入帝網重，慈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律
其可以為未終乎

性秋

申用懋

性秋字茂林號力果長興人年十七捨身彌陀寺院日課諸經
更修苦行躬歷賦詠皆匪躑躅無情如是十餘年春靈棲和尚
再詣天台聞師愛其戒而傳衣於靈谷東師承博覽諸宗年踰
四十行起百八丈欲登峰峰遂乃復卓錫江西雲居園藏身居

吳之報國寺主持方丈律已精究而接物如坦登壇宣教談戒
度人策勸倍嘗住寺二十五年規儀嚴整物復寺宇為南城叢
林之冠至齋杖雲集菜羹飯不先求而餐香積之供不乞募
而航輸數運若夫指引開導惟修淨土為本乙亥冬扶病往彌
陀巷講蓮華經預知大漸至徑山掃塔還時聞師臨岐舉手云
君在青山往我尚白雲歸至期引攝在手高捧稱佛而化
寒山卷二尼

王 齋 編

葉氏東洞庭人幼納周聘周子無行葉泣曰忍以此身自汙耶
誓死不與成礼久之周子死父母欲改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
二姓耶欲引決父母憐之乃祝髮為尼又賀氏聘於張將成礼

夫卒習曰吾已心許之不可不感禮遂服裹麻以往撫棺慟哭
持喪三年畢亦為尼與葉氏並居寒山卷二人自力衣食戒行
凜然年並八十餘而卒

廣覺

釋 殊 宏

沙彌尼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愛別號夢魚鄉之碩德君
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曆己卯南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曜者
相與習經咒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事父母諸宗入難之多
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弟染明年偕其妹隨仲父至菴先是夢
董公語及孝義菴之勝覺遂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菴覺之在
室也事父母如事師遠其出家也事孝義菴主如事父母精持

梵行純一不雜速通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數計然靈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却醫藥一心待盡夢宣公問女病皆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愜吾願乃特蓄用雁而告予曰最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懌不絕如絃忽起正而跌坐曰願見卷主卷主至奉掌稱謝言別次為設蒲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映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索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得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衣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有奇微聲念淨下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

出家大夏世壽三

祿宏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或欲退曰奈何事佛而不壽有解之者直以回仁且天闕乎昔緣覺獨曰吾方以速成婆娑生淨土為大幸吳取於長年嗟乎人若塵世如困狴犴早釋而得歸與父羈而不返其苦乘何如知者了焉非凡愚所知也覺以女子身卓然具如是知見況臨行後俾赫爽風動榻燭雖著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冥獲期頤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者當歡喜感嘆轉增修進矣因次其始末以為紀聞

吳郡法乘卷第七

吳江周永年撰



這格篇

定慧根成經論泰律凡屬緇沉咸違軌或散聖安祥獨能奇逸言有讚毀行有順逆龍蛇易辨凡聖莫測非具別眼無從接拍述這格第七

史宗傳畧神異下之第七

釋慧啟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衲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悅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極慈無定所或隱或顯宗後南遊吳會

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俗群魚皆散其潛怪物類

如此

杯度傳畧神異下之第八

釋慧啟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慎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闕其網中網既碎豈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時吳郡民朱吳期使高曉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孖數人隨路告之行十餘里聞琴聲

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
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連行步少許聞唱導
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
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味是菜而
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之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
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
度道人亦卷言甚識目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
度許金因君以鉢與之并仰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
擲此杖置於前水中閉躬靜坐不做勞力必令速至於長辭別
舍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躬不須從先路

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躬即具如所示唯開躬從山頂樹木
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躬
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龐以篋擲之曰馬，何不行觀
者甚多靈期等在躬還禮之度乃自下躬取書并鉢開書視之
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篋中邊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闍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
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躬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躬
前一人正掩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金洛時南州杯度當
其騎龐之日今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工有青書

六字云福德門聖人降字者可識其象杯度遂絕迹矣郡下杯
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

義師傳感通三之第十九

僧贊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遊吳苑
之西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
斫刺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
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
所斫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牆蓋木佛
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盆滿漫梅掌大
笑不具七動而食面垢不頤，之軀陰兩吳人以為占候及將

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
暑色不變又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附見二人不錄

蜆子和尚

王 鑿 廣 澤 編

蜆子和尚京兆人梁天監中在洞庭冬夏一衲沿江採掇螺蜆
以充腹暮即宿白馬廟人月為蜆子和尚靜禪師聞之先入廟
中夜添和尚歸靜提其衣曰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答曰神前酒
壺盡靜曰不虛與我同根生者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釋輕薄子多仰玩之
責勢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

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聞衆之伎乎死了燒了却似不生姑蘇志作死了燒却恰似不曾

鯢子和尚

龔明之

承平時有鯢子和尚好食活鯢乞丐於市得錢則買鯢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鯢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請三命

龔明之

請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難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筮必以數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即然則食之愈喜幸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

五色舍利自古本涌出王家虎立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假松生其上

常熟外教志元

鄧毅

了通智林寺僧也常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適救之明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噴酒滅之火有酒氣狼山人來謝了通衣九焦灼

崇花菩薩

劉鳳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穹窿山太湖旁地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三出家性好花嘗挿山茶於外家而活十八歲死而復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抱幹踰

五六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踰拱

薩天慈

劉鳳

聞之北祥寺薩天慈以鼠傷燭序伽藍於寺門外伽藍神托夢郡太守詣寺以醴獻天慈不為舉守詰之云此僧之人戒且伽藍得入寺矣守為驚作禮而去慈神自寺門司土甚廣尤著異迄今又東祥寺靈師號為顛而黠著異跡嘗食鯢魚後漁人索償曰當還汝臨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蝦皆作紅色

趙頭陀 異林內異人之第五條

徐禎卿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做復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誦經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經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為喫肉和尚每見輒便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離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患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盆中曰和尚食肉即舉手張口瞬息散盡又得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飲水遽足奉杖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飲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跣坐道上有一縣吏呼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晏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媪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糧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奉之而去
問卷男女朋有此事就來觀者杖鐵萬計媿意始解丹陽都玄
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顛中圓徑二寸廣通如穴 光明異常
竟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喫肉和尚 吳中故吳記冠初第七之第三人

楊循吉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
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扣之無苔夜宿北寺
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鬚笑焉死
時謝諸嘗施食者為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續吳先賢譜道術第六人

劉鳳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遊吳幾十年所丐
食往來喫肉能頓盡十數斤餅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
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
捫其鬚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載姑蘇志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喫肉一
頓盡十數斤或一窩一猪頭秋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
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花橋上大呼一聲
遂化諸僧具威儀恭見之亦得數舍利

洞庭剝皮和尚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機
化第十九之一人

黃魯曾

洞庭商人某日為秋毫無苟無古有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為主
寓宿偶有寒疾死歿以棺置於寺中復懸叶棺云我已活矣急
獻其蓋出曰死去剝皮剝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
有祥光離判之度遂削髮為僧遊方不知所終

頭陀僧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示
靈第二十之一人

黃魯曾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就曰無盡意白日靜處平橋
龍頭夜坐出定曰則曰某縣人修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
又南海普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工殿隔旦言身寒可往蘇城
取納於范祠前築金箔家帶得茶甌中應落等果分泉若蔡者
隨至天台諸猴迎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之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誰我重推時見相晚余猶在信是無量
佛住世雙林巷父文達妻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
殼投井復為蟹汲水見之培谷應之試其神通欲全取解荔枝
歸以不時答乃往閩中取新橄欖入定辰酉得連枝者卸衣亦
有敗葉撲葉歸來適遇鄱陽湖長誰潛觀我即跌下敗葉中也
潛觀者各於密幄購之云後不知所適

水噴雀

載太倉志

僧水噴雀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遊寓雷應堂冬月常浴於
水人戲呼為水噴雀僧即應之以為已名一日忽辭其所識曰
吾明日午時當行矣至期入聚觀之僧作偈曰水噴雀水噴雀

四十五年無歸着今朝鼓翅向天飛萬丈稿竿黏不着遂死

吳都法乘卷第八

吳江周永年撰

禪藻篇

釋迦說法倡言響答厥謚曰文贊頌仗括曼遠後流詠歌
相雜手作推敲韻限聲鉢其藉誠高於道非求異乎宗家
語參抹唱述禪藻第八

僧畫

載姑蘇志

僧畫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
十篇為韋韋殊不稱賞查失墜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韋味不
釋手曰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服其精鑒

皎然

載吳釋傳

皎然名查謝康樂之後也唐之詩僧最著了心地法門與虎丘
山元浩交

道標

劉胤

道標富陽人也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顯律師尤善聲詩與金華
釋軋輔吳門釋尤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志林內二條

蘇軾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採筆立成不點鼠一
字子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

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遠絕俗語有珠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侯鯖錄內一條

趙德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湖州詩云北園樓前一箇

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細雨中

法喜志

夏樹芳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寺燕長

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謂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

公乃作南歌子一首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勸

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紫風洞阿誰僧君拍板與鉗鈿

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漢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冰勒下

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

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鈿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

夢何知眼共眉蟠桃日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浩

第一見大賞

西湖遊覽志錄內一條

仲殊嗜豔惡聽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聽與豔殊者是也仲

殊善詞而小令尤勝如新裏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

少年愁恐非蓮社本色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惠洪狂狷垢汙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

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屐唯聞犬吠聲

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

幽人夜未復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照來去

祥蓀集詩僧履歷畧耶

釋普文

慧註一名志註吳郡人徜徉不檢居杭之梵天寺蘇長公見其

詩謂其句語別有林下一種風流

仲殊

蘇明之

仲殊字師利永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柳薦其妻以藥毒之

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食盡

解其菜人既曰豔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吳草堂以

其善作艷詞嘗以詩戲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後廢無人整

頹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

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效山水洒脫無羈縻雲

鞋三事神鮮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洩泉瀉

翰墨清且奇惜我大手筆胡為作柔詞爾師持此才奮起筆流

瀉驚彼東山嵩因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嶽它日僧

史上萬世為蒼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子浮薄人贈言

增忸怩倘能循我言排日重光離老學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

改一日造郡中接生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
珠珠之中就一詞云濃烟侵夜暗 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風
鞋温透立多時不信不語厭、地看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
情鱗鴻寄想伊只新薄情人中誰管閑公事後珠自經於地
把下 子更之曰把把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

洽齋夜話內一條

僧惠洪

仲殊初遊吳中負一蓋見書謁者從之一錢錫與之即就買
錫食之而去嘗答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
曰初不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露一滴也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
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越筋牛乳之類皆清蜜
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坡性亦嗜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
忽上堂辭眾退身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
計却忠公為作詩云送行天莫測、雄作清中經、漚滅風前僧、蓮
開火後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
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
而解隨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却公好謂
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曠紀內一條

僧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散以待肯花者不問親疎謂之香
花局時人戲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洽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
獵弄輕柔欲立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
洲波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
爭欲識而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
乞持酒授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恁襄王禪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庭大鷲自是名聞海內然性
偏尚氣僧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

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姑蘇志載此於有標致下云勿陶靖節為詩於如舊下云嘗有

詩曰隔林琴聲聞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

四字師現也

思悅

劉夙

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湘明詩辨其義歷以後止題甲子云
自庚子迄丙辰十七年晉安帝時仲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
禪蓋二十年豈有宋末禪二十年前遺有所恥耶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見於前輩文集申余渡

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技謂之規
方外詩年七十矣談論蕭散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
睫重執枕子欣骨節和睡起永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葉
左采大愛生

三詩僧

載一統志

夷賦志云吳中僧多能詩法身絕句云鶴鳴九皋秋夜永紙帳
芙蓉正燈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心登淚省蕙常詠石舊
蒲詩細家園蒼石織手自移幾年離雁蕩萬里到天池法平
登北周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著北周雲金焦兩山小吳越一
江分三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吳釋傳內新條

劉鳳

福祿寺僧更納無言工詞翰趙松雪馮海粟柯九思鄭高左陳
象仲錢惟善輩皆有詩文贈之真蹟在孫叔英家寺僧景奘頗
能持與澱山釋崇潮徒並有度皆為鄉里所推人云潮外而變
內又太倉龍福寺妙觀師亦有詩名二僧在宣正間

龔明之

之妻老外用楊氏子名則之字妻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
於大覺禪師詩說禪外集禪學有十法挾泰同契俱行於世
嘗作早梅詩云教養初含露孤清盡本難有香終是別離瘦亦
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

露視梅詩云荒園晚景斂寒烟數朵清新破雪邊幽艷有誰能
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長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
晚十分終更好靜蕙江月淡娟云

翠微集

龔明之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邁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說翠微
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蠟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猶
勤始蘇一方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請翠微
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
松老辭清又一人

規師

劉鳳

規師性跌宕不拘檢談蕭洒物外喜讀書詩亦時有諸非庸流
也在元初

天隱禪師文集序

方回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用古語是也夫
偶而不俳如晉書贊南昌滕王閣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選舍也
行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然而有若相州堂記湖州
廟碑各兩起句截寸其細之網吃乎其明堂之柱未嘗不知大
剗剗刀之斬錢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
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辨至此也
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

師欽公既髮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歟抑有所為而隱於浮屠也
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禮儀禮古戴記
周官三傳有是非首揚馬班醇不掩疵為儒之文之病四十二
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
果同乎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為故學以浮屠之文為已學其
胸中融會起了之見不惟欲各裨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若老與
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文為異言乎至元貞間往建
昌龍仁禪寺其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平
於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為其徒之長而其徒至詛宗之以為所
得於天而情於已者不偶然也吾徒亦我宗之不特為其徒之

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已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得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
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多為其徒為文不得為吾儒大制
作與無逸立政相表裡也與某學士書乃予同年鄧公光薦又
不能不感於近世人物之衰且少也天隱季父癸丑廷魁姚公
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門碩砂魁上人借其友清表將以
其文梓行魁皆英妙高亢蓋遊於天隱而余亦遊之云三年己
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筠溪牧潜集

自唐宋以來浮屠氏文之善鳴者獨鍾澤翁一人而已文之合

作固不在言其為善者以神聖道德性命死生變化發前人之
所未發輔其教而為文也非特雄於僧中士林中歐陽子者文
名魁於當世見翁之文亦歎服而言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南
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縛駸善者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
目亦徒為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
隱難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年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
大河浩汗無際波濤洶湧魚龍騰躍駭瞻慄覓之勢然其規矩
準繩精密簡古削去陳言為可覆爾使歐陽子見之亦必點首
而稱道之也余少好於文得天隱之文讀之既說不舍至有忘
其獲食者每下筆欲少效之駕鈍蹇劣雖竭其力而弗能及未

嘗不置筆而歎也蘇州府碩砂寺僧嗣說以天隱筠溪牧潜集
板刻不存欲載錢梓以永其傳來微予序於卷端嗚呼天隱之
文予少欲學而似之不可得恒有愧於其心又奚敢以鄙辭而
加其首乎雖然天隱之文流布於世猶水之在地豈藉人言而
復行耶說恨其板泯而不傳重為刻之其意不可孤也故勉而
為序說長洲人靈谷幻居和尚弟子出世鎮江丹陽縣之孝康
云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夏四月十有三日太子少師吳郡姚
廣孝序

書姚序後

予讀虎丘舊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歎其文

字之妙不知至為何人，是必有文集，恨不得其全而觀之。又數年在臬亭，周如法友得抄寫牧潛集一冊於武林書肆中，持以相示，展視則為至本集，知至字牧潛，疏天隱如獲至寶，讀之青珠古瑾，層出叠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絕唱，自有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前有方虛谷序，復有洪居士跋，二者皆極口稱許，而少師此序，集無有也。予今得之，會稽祁侍御家，仍知此集，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少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耳恨空囊蕭瑟，不能梓公，同好適海虞毛子晉社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翠界之子晉負奇志，交友滿天下，天下之奇書秘典，將漸滅而僅存者，不惜重購，刻之為古人通血脉，與後世開心眼，其學日當其刻日廣，是快之歸，始疑塵足，藏耳子竊有一言，少師云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駭胆慄魄之勢，少師繫以陳言，哀左衝右突，而不休為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隱之為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月靜神，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澗無前，是始為真駭胆慄魄人所望，洋而不能措一詞者也。况論文須論品，大品典文，如人質影，並呈不可避，以在天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日高峰，妙公為同門兄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之不高出古今，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崇禎己卯夏，日吳門

華山後學明河書

衍道原

劉鳳

石湖衍道原善為詩，一時名士多與游，若危太樸、素覺、隱誠、公皆相推許，要世其孫金西白有英才，好纂述，能繼其業。道原在楞伽寺，頗有風尚，復是佳山水處，故人多遊焉。又有心覺原，渭漫菴者，皆名僧也，相與酬和。道原有碧山堂集，危素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治平寺國初名僧心覺原所著有宜晚堂集，宣德間有澄心印，膺薦為右覺義，奉勅抄藏典。禁中宰正統間，賜之葵遺。

官臨祭其西為寶積寺，則宗衍所居有碧山堂集，又有金西白能詩善書，與泐季潭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聲九泉稱其英才，得學於天下，僧盟有燕泊齋集，又寶明善詩，不為餽語，字亦清媚，貧而好客，至則罄貲飲食之。

良琦

戴姑蘇志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泉，景德寺僧，皆有詩名，聲有東泉錄。

妙聲

戴常熟志

妙聲字九泉，景德寺僧也，後常熟之慧寺戒行為時所重，詩文東泉錄傳於世。

良琦

戴吳釋傳

良琦在元季為諸勝流所稱豈山頌瑛以財雄而雅好文藝亦能題詠一時客若揚塵夫張伯兩倪元鎮鄭德明及琦皆名善

妙聲

釋妙聲九臯洪武間人學綜內外典雅善為文有集七卷為之哀刻者虎丘藏主慧無蓋也集所載列一時僧有問者甚多

良琦

戴禪遠集

良琦字元璞吳郡人禮石室瑛為師住攜李興聖寺與揚塵夫張伯兩倪元鎮鄭德明頌瑛偕和

妙聲

妙聲字九臯吳郡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雅善為文往平江北禪寺周初被召蒞天下僧教有東阜錄七卷

人物志

張景

良琦字元璞出家天平寺號龍門老門有詩名與揚維禎鄭元祐諸名人唱和其詩多見玉山草堂雅集中

衍道原石湖人工詩尤善書至正初主嘉禾德藏寺不辨聞有碧山集危樸為序

棟大年巨姓沈大傳八葉孫昇以詩名遊錢唐南北兩峰與南屏報上人賦詠爭奇亦見玉山草堂集

慶開字無逸習訓詁之學嘗箋註范成大田園雜興六十首方

曰鄭圃為前後序仇遠顧逢又為賦詩以行之

善住字無住精詩有本響集仇遠稱其五言似隨州七言似丁卯絕句似樊川古詩出韋陶諸作上

妙聲字九臯橫金人出家中景德寺年十九以詩謁表伯長學士答云天機不受梁燕語逸興直與江鷗親殊見引重有東阜錄刻寺中洪武間召赴闕顧周稱旨賜金還山

故山洪武初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都綱善住天宮所著松月集格韻高遠絕肖唐人

明心覺源治平寺僧後住虎丘有宜晚堂詩集

福懋

戴長洲志

福懋字大林竹堂僧少有戒行盡學悅迂善宗智永清絕可愛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藝名籍甚與陸文選先祖尤為莫逆交監司守令爭迎致之懋視之泊如不涉世味好攝山白鹿泉飛錫累年專修靜業避通緇素咸歸向焉得詩數編有弘秀集風氣

栢子庭

劉鳳

栢子庭宋末元初僧善畫當是蘇人故其畫多有之子家枯木竹石先君云是其筆亦精禪理

普明

戴姑蘇志

普明疏雪窓嘉定人善畫蕭與栢子庭舜名

論刊崑山續志書

郭翼

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若蕭卷者理獨閒者唐西白者器大用者慶雲周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願悅堂編蒲之有栢子庭不繫之有弁竇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林閣莊蒙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

契類

戴崇明志

契類四明人洪武末住興教寺喜吟咏尤精於琴永樂元年徵入朝鼓數操上嘉賞之俸度弟子一十八人

慧徹

劉鳳

慧徹洪武中嗣僧錄徹雖修淨綜涉無不該善為詩有焦卷集其徒慈雲僧錄左講經弘治間有恩錫亦善為詩皆住持嘉定護構寺在合浦門外梁天監中建

琪禪師

劉鳳

吳江琪禪師好學嘗研習錢思復所著玉林字義寶林法上人少年秀發敏慧有受道器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予宗竹深府君永樂間拜徵命蘇之名勝皆有贈言卷中詩僧三人智周云花邊停去馬柳外聽啼鶯晚度丹陽郭春遊建業城德完云九重丹詔下千里一颺關雲連瑞鶴觀山遠鳳凰臺

奏對天顏喜道趨衣職陪聲名方屈賈詞賦擬鄒枚善賦云闕

下屢聞多士薦朝端又喜一賢登江聲隨棹過揚子山色迎裝近秣陵詩既流慶而又善措法圓致瘡先海虞啟公茂茂此偶見三詩耳其他尚不能知然今相去僅幾何時而釋門益落用有大林者未曾識承天有大倫能通內外典

僧大林詞翰

王世禎

新都汪仲濬出僧大林遺藁冊見示大約詞翰皆清瘦有法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餽餽本色亦不至作種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夜而曉虛白經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古友人之恨雖悲晚亦何可盡非全詩而費休書而書

先而至今在者何益也

僧寶明

吳中效笑記風雅第

揚循吉

僧寶明為詩不塵字亦清媚貧甚而好客至則罄資飲號月舟人多知之

僧諷諷英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地時有顯官謀其地營築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遺寺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諷而亦微婉

蘇州僧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蘇州有小僧能詩嘗遠過郡守以涼傘為題僧立成一絕云

衆骨惜來一柄致皇羅銀頂蓋諸侯當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
天汝日頭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者也

慧秀

釋普文

慧秀字孤松姓蔣氏常熟人幼入廬山之白菴寺高朗其性淵
博其思丘索之壹與風雅之遙庭齊探並歷故其摘藻之際起
超玄著可謂法門之文學藝苑之禪宗耳著作有巖棲集

短歌送孤松上人入武林

鄧地光

大江之南詞賦藪於山僧亦有屠龍手得句長存白鬢書成詩
却似青獅吼搗來聞世類糠粃爛得詞場執鞭弭杖錫行持貝
葉文沈檀漏滴蓮花水蓮花漏盡還經行袈裟直上越王城石

帆山深翡翠暗雁利江淨琉璃明騎將支遁馬寫出惠林詩成

一、琅玕枝衆山響蒼於敢後俄然萬籟相參差詩思禪机兩

通曉越城緇流應壓倒三天竺下無主盟似取西湖春君老尼

乎莫應赤城震大地山河盡爾家許詢風調今誰是早向梁溪

轉法華

秀上人武林之行訪舊不遇游道甚尼頗有蕭索之嘆為作

短歌示朝

秀上人秀上人汝莫厭聲聞果汝莫厭辟支禪取色彈鉄非有
事幸舍豈是高僧眼君不見佳人紅燭下丞相錦袍前鴟冠珠
履長三千曾無才地園頂號白足手持鉢鉢斲折而周旋王侯

未必海鷗鳥朱戶定讓蓬蒿使香風颭，寶宇沉青獅夜吼梅

檀林此特瞿曇老人儼相內碧玉四照天花深奈何白日因鬼

而見帝炊玉燃桂餐黃金四郊逐客、如蟻平原孟嘗今已矣

勸君且上恒河津坐聽蓮花漏聲起

朱 禪叢集詩僧履歷夏節止載人地者錄存於此

朱

法平吳郡人

元

智寬字雲海吳之笠澤人住嘉禾景德寺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有谷響集

明

溥照字原明吳郡人

守道字中行吳郡人

思鑑字古田嘉定人住昆山報國寺

寶明字月舟吳郡治平寺僧

希復號同石吳江人出家於珠勝寺

程丈內一則本合載姑蘇二異人

岳珂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義衣曰默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默道僧者嘗本郡人為兵家子有所遇何偕與之友不知幾何時髡而髮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杖不慧而舌發奇中與何頓頓好遊蕩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抗乎不使去曰是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君突繼管者節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捨跡年婦見何以杖話逐之至死訖不與接談一重華慙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問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殿代矣編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道僧先數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

吳郡法乘卷第九

表利篇

吳江周永年撰

死而不朽是名為壽神既長存氣亦相守有設利羅精凝堅久若宰塔波基隆勢陟拾級登梯隨才開牖俯視殿閣直上牛斗建寶刹第九

太祖高皇帝御製瑞光塔贊

大智力入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宵絕鋼瞑目而逝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宋時板梓

本院有古塔一所崇寧四年重修於塔上現五色光是時閩郡官兵士民咸得觀觀蓋緣上祝皇帝宸筭當年四月十四日奉奉聖旨特賜塔名天寧萬年寶塔應差科占村恩例與諸州郡天寧天慶寺觀並同永久故免

此塔現存瑞光寺每行六字大書精刻擬寺僧云萬曆初江陵相嘗因行丈量法本寺以此塔送耶已驗視得免蓋異代猶稱其庇護云

瑞光塔院贊

虞集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眾聖伴統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圓城中登瑞光塔望舊游諸山

姚廣孝

寶塔作登臨重奏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水勞歸
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搶銅龜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余無舍利可捨獨
捨舍利者教為四恩三有舍之故人王願為武功宰長安有
修古塔者嘗舊獲得之以遺余、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
尤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
棄久存而速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吳城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願首講寺、叙於吳大帝赤
烏初年而塔則肇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屋墮劫灰至宋紹興間
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亭臺風摧
雨擊易就墮毀過者輿議弘治庚申知吳縣顧俊瑞命僧德壽
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衆舉僧德吳道
光宗恩司之泊善士悅道完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勩若
見若聞悉生喜躍於是年五月明辛丑月乃底於成易腐墜為增
費萬餘緡經始於是年五月明辛丑月乃底於成易腐墜為增
新去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白屋外飾丹梯上通像設莊嚴天
神森衛闢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燈之燄燭

予半空願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賴外護之力不
可無文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謂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
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此湧出為作證明及其入滅留舍
利八斛四斗為浮屠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品此塔之源
興也若今之塔蘇文忠公曾扼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
千之一也哉國家神道教教仁壽濟民而亦妙嚴寶乘無乃
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
往持佛法華因皇國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
或離乎真或散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
而佛法微矣德吳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同請記并
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葺之廢斯塔之不朽
也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王世貞

原夫宰堵波之助肇也如來示寂復樹之間闕維不燼皆成舍
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積層利以示瞻依爰及弟
子鵝眼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勝法漫明之季則摩騰
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舍著祥於江左右語所述經來白
馬教益赤烏殆非虛也當長時孫之乳母陳有先於吳郡城之
艮隅擬舍為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鬱作惟
刹後有僧正某者別創宰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造千餘載

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且曰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減二而因緣經則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為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耳未幾而遺金狄之難復委之火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柱蕩為煨燼縉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今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及大婆羅門俞省輩感形象言發弄有念擇勇新之而費用不繼善信稀簡有出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皈命一鉢不私開而慨然請任其後延禮坐主朗公為一大眾開首擇觀施雖微漸

有至者甫謀樹塔而工師驕為故昂其直以相要善有游僧曰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遠塔頂祀而歎性月故識之謹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木杪指揮羣後小間即為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載復財或剋一足猿豕高掛踈厲若飛嘗一傾滑而墜眾謂立廢碎矣去地丈許翼騰而上尋理舊法而不改色乃共叩指以為神人檀施雪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投作往善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為高三萬餘為木石覺聖之費直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奪鉅儼然若攬化人之社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

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悉修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潛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陸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逆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利者遠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堅珉居士少嘗請史至齊梁親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發齊民之蓋藏而糜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得遠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為快然至梁武之未契折蘆渡江而壁畫少觀之女王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剎上徹霄漢下窮黃泉吞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風止者何也蓋以資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待中智下根之異也破相盡於大鑿即心標自寂公夙慧之士一時為之顛脫而百丈繼之

別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佛以禦寒玉泉書祖名於犢鼻乃至有蓋撤諸佛授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身比者曰佛菩薩假名也西方做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夫律者人之所不樂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為叢林者眾矣然往、創自六季及唐至宋若元而復者有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也因而歸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眩買耳於齊民何寡也非古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艱也其權屈於矣、之不足而權亦日以泯故也嗟乎冠達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佛之心而繼其跡、繼而心存此其重奚啻倍蓰然而能使佛

之教日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濫觴也夫以吾郡之一宰堵波於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為幻而使人之苟有所就其功德亦至渺淺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奮而為警破嗔而為施周左之金致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改陸博游治闢之業而飯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為言郡以雄開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茲宰堵波實為之尾前者災民為之詔曰龍無尾兩不起今茲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高啟

兩過春波柳浪香布帆歸晚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近一塔舡頭者漸長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張鳳翼

雞辰風日愜招尋雁塔岩先試一臨二梵果中應長福百年奴後再成林城懸北斗開天象標出西湖接地陰欲向上方題姓字踏攀不覺入雲深

北寺浮圖有序

范惟一

寺在吳城卧龍街上浮圖九級制甚鉅麗相傳創造於孫吳新於隋唐再新於趙宋所謂蘇端明施金龜以藏舍利即其所也正德壬申燬於火嘉靖間方僧如金募財復新之如金多異術走木末若飛鳥余嘗目覩云

卧龍靈氣湧浮圖九級毫光散五湖拔地高標雲嶽麓接天寶

樹相輪孤深吳仄劫經興廢學士金龜任有無見說如金多異術總同象教華南都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正虎丘佛閣二事俱絕奇惜無

好事者勒石紀之目述其概并寓所感

張鳳翼

通衢城中卧龍似北寺浮圖龍尾起一朝不戒罹焚惑萬里雲霄失龍尾當時崢嶸那復然行道蓮除數或毀異僧躡屨何處來身掃劫灰忽經始棟椽攀援未足奇鶴鶴成巢差可擬眾材巽嘗若湧潮羣工不鳩如聚蟻巨功落成還舊觀諸天光生舍利子屈指於今幾數年虎丘復見茲奇事崔嵬山閣日貼危大木難支欲傾北討需檀越千黃金所得方沾一杯水歎問忽焉

過梓人持引執杖符柳氏經營已入顧盼聞衆人難之獨輕視從者環向僅八人視色譏言惟指使夜闌棟宇皆作聲朝來端莊直如矢胡然而敵胡然直使鬼為之困如此神奇說秘不可知僧誇佛力欣喜異僧示寂不再得梓人欲行或可止願言借爾回天力為我費宮正額廉

玄亭周話內一條

周錫

蘇城北寺浮圖火一書生夜半登樓見火如連環空中從東北來至浮屠火即起已而火滅其連環復從東北去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九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

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專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是魔耶數子不有廢也則何以與人能與其好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顧何如耳乃罄衣貲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况公間南印之有為也即捐已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擊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

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而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靈異存彰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財創搆大雄殿丹碧交輝寔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曰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菓南印號也蓋為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祥派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那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表矣嘗承 召命較藏典於北京海印賜齋便蕃緇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端斲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

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姑蘇張益撰

登雲巖塔

沙門青芭

裘情帶幽鬱登陟睇遊荒草滋馨宿兩林薄迴陽光雲颺塵孤嶼鷓鴣據高岡圓吭如有得輒隨隨低昂澄江界天極設濟豈無航時過坎止韜迹事括囊志潔道詎昧時濟理自章世驚孰解領朝簪夕不忘先聖去已遠感抒空慨慷

塔影 虎丘十隸之一

顧阿瑛

塔倚高標立樓涼一窳虛海風吹幻影顛倒落才諸
虎丘塔王太史繩武同賦
表 襄

表 襄

雁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乘高且眺望暇日與登臨山向支硎
逼湖窺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慨一狂吟

登虎丘浮圖

徐學漢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睇運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飄勢涌三天
出雄看萬里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扶搖

隔溪望塔影

周治

危影蓋林杪幾層雲外浮望來仍地湧躋處擬天游香藹盡空
界燈輝滿夜洲如何耶置足顧眺此清秋

橫山舍利靈塔銘

嚴德成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

八 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

飛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目况撒身命重財崇諸

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報青

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

少臣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未紫之庭靡爵峻於其身隆基

茂於往葉温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

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懋明惠厚之德

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

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

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擲周護留諸并朽遇劫火而不燒

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胎

觀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族三十

許年洞識苦空明關法要誠心內發真夢外酬時開此山是古

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頓寶鐺常搖法輪恒轉舍生迴

向 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用離生死之苦俱

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為是滅法矣非生蓋纏屢萃渴愛徒無不無不有何體何名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

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汎不倦昭銘無疲度心局體同歸共慕

少宣令聞特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大通獨善非德兼濟為功

俱成法兩用息塵籠

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

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瓌書

靈巖山新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點

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土田環遶帶紫若視諸掌代遷

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

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周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

制源是顯瞻雁塔冥助君衣於山之椒累博而就基其嚴所以

遠蕃崩之愚黜其材所以絕朽靈之度不揮野匠之斤止運陶

公之甃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一

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寔彼珍函藏諸峻級美觀上躋地以干

仞塔拔山而九層之觀下瞰於婆娑香宇平觀於窳沈統教湧

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非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

與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靈澄足定水澄心拂石

仙衣尚為遊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脩陵谷太平

靈巖塔辨

馮翼

山志云宋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妙錢王妃修冥福建

塔九成藏古佛舍利二顆觀書金剛般若經於峻級中記云不
揮卸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甃乃磚塔也不知何年復搆以木通
燬於雷火者未知即是此塔否馮翼云宋所建之塔非今靈巖
塔也凡古刹中心之建置必有記豈宋天監二年鑄塔缸建此
拔地觀者竟無記乎如第一宮碑吳文定寬猶及見之今何
在矣如圓照禪師無際之塔賜額於政和二年亦必有記今僅
存碑額於荒蔓間歲久失據要有指名卒非其美也按宋塔記
云九級今七級一誤也不揮卸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甃則無本
矣蓋於萬曆間雷火自級中熾燭三日夜而鏡缸始墜則自下
至工皆木也與不揮卸斤不合二誤也記云藏古佛舍利二顆

金剛經一卷而佛牙不載入記豈佛牙不足鎮塔何灰燼中未置
得存偏著又異三誤也梁天監二年鑄塔缸已有明徵則宋記
宜云某年某人建某年某人重修不曰修而曰建四誤也記云
頌成凡九旬有六日若如許巍之文工是需經歲豈不百日而
竣耶五誤也山史云未知即是此塔否一時未置辨但翼嘗過
嶺山何氏有唐庭有老梅花盛開周墻俱班剝研石翼甚異
之主人云此何足責備有金沙塔甄規制甚古可作研並為人
取去翼覆然曰金沙塔何在乎主人曰在琴臺下稍西塔甄今
可得乎曰盡矣依稀僅存廢址始信甄塔記非今靈巖塔記也
土人幾世於斯聞見真切何所証乎先是翼謂父執許機於楓

橋見凡上一研甄銘曰靈巖寺浮屠石廣六寸長踰尺吐雲雷
吸風日劫火燒塵土蝕千秋萬年誰捨得叩即洲、嗚乃過是
貌秦碑謄漢勒軒數斛之石墨潤生花之芽筆翼展玩良久意
靈巖塔端然無恙未嘗損一甄也特木燬耳即有甄與鏡缸俱
墜鏡缸碎况甄乎是惡能用正若此蓋蓄疑不決者有年聞何
氏說而此甄為金沙塔甄無疑矣令人不得其美而指百步街
石幢為金沙塔不亦謬乎然記中不及金沙二字抑亦疑也
天平山樓望靈巖塔作
倚接仰瞻望香塔湧諸天疑兩蒼龍起騰空續拉懸毫光河漢
表紫氣半牛邊為憶宵燈燦靈山象緯偏
范惟一

光福寺舍利塔記

崔鵬

武觀元始眇觀玄風夏災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一寒一暑
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象猶塞遠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
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
焉及乎東被大漢尤加崇飾按竿子云佛生天竺假形王家即
其生也又云拂衣獲樹脫履金沙即其滅也然雖示生滅之相
却加恍惚之道何異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廣洲者累世
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即金人之
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教之立為塔廟者王見而不
信吳主修而杖屐遺遷南朝年代頗久 我茲滅之理豈一書

男子以掠其好焉余素不留心略為敘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
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周知為善者天報以福
為非者天報以殃難則玄妙難求而實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即
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憊塵網種植善根遂捨林
泉建慈佛剎立寺之始其由此焉斯地之銀闕彩來洪波架出
碧岫孤聳青天下臨洞窈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宰連太伯
之墟何必鬻負蓬萊訖塔崑閭馭推翁於片石財禪子於幽林
草樹麗而攢花穠蔭涼而蔽日長松古栢緣情無塵世之機遠
岫平湖舉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
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

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
基址雖在而乃烟蘿以荒於時咸通中用教歲天子明曆四方
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云之一也鸞鳳異態龍武
殊姿講傲誰同孤高自得霜雪徒侵碧松色塵埃難染白壁光
蔽陵卧時國之賢良節均開時位齊卿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
龍頤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闕邀蓬島之僊鈞月歌風隱笑
武陵之容公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探真釋門故儒則素玉閨生
於釋乃金人摘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珠每登山而躊躇因
鶴塔之荒數是斯塔之浮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迭被慈心
普施行是日之克風微當時之漢夢於是三寶起跡十方歸心

布金祇園周像花界今者又塵清域外鏡明天衢金柯開盤背
之花寶位乾銀河之浪玉滿丹甃坐分瑞應之符樵子漁翁眠
唱太平之曲二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塵劫之迷途悟
法門之了性道我家之舊迹再葺蓮華護我佛之真身重修寶
塔茲復增基表剎雜草開林剪荆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
維三月節屬九春駕吟風而干散草垂巖而萬種建金棺而心
動難寶蓋而雲陰繼徒共瞻士俗咸悅芙蓉坐上飄三界之異
香簪菊花周散諸天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綵氣於行道之
壇慧日澄華照耀於然燈之位公乃觀相生善至誠感神逆發
善心爰命工者於是依憑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簣之蹤漸著

凌雲之勢亦有飛周周統迴廊 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
雕鏤之妙壯觀而 蹲踞踞巍我而僊掌連峯繡柱屹而呈攢
雕梁絕而虹指掩映而初屢吐峻層而欲鵬飛不踰一竿拘就
工畢斯狀也險體千仞高標七層疑燕鬼工又若神助上穿星
漢下壓雲根豈剎闍之能齊比燼峯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
妝霽而半開發却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
以高明雁像參差辨虹蜺而若動偉壯塔之美也其功者莫維
焉至若遊人訪果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攀蘿步暗崖而拾翠葉
為映葉嵐烟惹衣苔滿石而霞班花映峰而綺合高瞻闍闔千
家之畫樹電文迫散林鬱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甌屈節銀

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其錦風高而松篠張
翠蕭蕭之浦上漁歌蒲蓼之汀邊雁影垂津裁古人之素群山
關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并休公之佳詠松間踈替伴高鳥
而飛來湖上輕烟映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
也非公不能辨焉時有勾當僧道居文瑞崇建等皆以高空皎
月深名奇松樹衣錫而雪閉卧烟霞而鶴瘦真宗真理金言積
於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水上且小人識比求剗材非利雖
焚香雖效其不迴叩角常慙於未達幸苦十載每思蚊夢之微
搏躍九衢頗有龍月之志曾勞開戶何啻仲舒之三年誰念無
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惟公不捐質微詞陋命作斯文操敵長吟

永日忘輟何以著公之美大播芳風

吳江寧境華嚴寺佛身舍利寶塔記

釋文炯

余按元時石室瑛禪師叙仲殊舊記云宋元祐壬申吳興姚得
瑤苑錢四十萬建塔以接佛骨舍利又云吳江地素淺薄姚
氏鑿地浚大土愈燥有物如豆如黍隱然有光視之舍利也其
中甃甃方數丈疑古塔地宮中耳有文在埋博曰天平元年造
姚瑤記豈若得瑤之先世歟元豐中其地嘗為蔬圃有婦人得
娠為鬼物所遷者舊云晉開運初目除道掘出石像一軀高五
尺是則神物居守知不誣矣仲殊善為詩而文非所長故叙之
事辭不達意所云寶積佛骨靈牙舍利不著所自天平元年東

魏孝靜帝之魏時江南為梁中大通六年魏之正朔不可以用
於梁猶法之不可用於魏或者疑其為古之初若道家所謂龍
漢味明者埋博之文用今字姚為虞姓此尤不可據而仲殊竟
非之考非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之義也建交南渡燬於兵
紹興十七年有王助教嘗修焉已百九十二年郡人鈕某某
宦家食一日呼其子某告之曰吾聞寧境古僧梵因與著宿欲
修塔者屢矣斯以事大歲艱莫敢舉手吾家中有餘金鳩索以
倡必有和者爾其助吾志於是寺僧協心勸相施者如市皇元
戊寅燬工至正甲辰年兵燬至正丁未開繼法師相囑詰師明
叟與勸舊處仁等竭捐長賢宮之至於國朝洪武己未畢工

於今世遷四代宣德丁未年來四十有九載中間頽隳余欲經
營時有周人謝氏鈕子助吾之志不日將成層層却敵策若繁
星然則塔廟之雄麗神物之森護上以壽國下以福民窮天
地亘古今理固必然無足疑矣永樂年間余承纂修承取前人
之吉以出於後世而刊於石揭為永鑒庶不隕其美云時宣德
二年龍集丁未五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撰燕書立石

華堂吳仲剛篆

登華嚴寺浮圖二首

趙宏

躡盡雲梯第幾層平生健步老猶能萬家城郭烟花裡西
關取次凭

昔年曾此倚闌干萬頃江湖盡裡看物換星移人有老風光依舊水滄溟

周三博士兩將軍登東寺浮屠

徐元

博士談經暇將軍射獵閒五湖月嘯傲三載一躋攀霜葉紅鋪地寒波白滿山家，刈新福玉粒破愁顏

觀耕錄內一條

華嚴寺浮屠之顛望之二夫著其上鋒羽宛然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當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武金僕姑之句元大德中寺僧善信大修浮屠更其巔而新之視向二夫乃圓鐵條

二文責橫亘於上蓋昔人以是輔嶺且以防鶴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宗郭德基嘗作華嚴塔額辨疑行於時蓋德基嘗為州官日擊其非故有是作

方塔

錢希言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踞然壯觀與他處浮屠迥異矣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層層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

其象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工乎余到有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歷聽中際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卧於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憲快筆載其說頗詳

塔影

錢希言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茅四郎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開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

蕭氏矣

寶嚴院

龔明之

常熟海陽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意就章通運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洲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石塔

姑蘇產奇石所遂購善王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出大天界寺住持字中祥所信公塔銘序中見宋文憲護法錄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郡城北數里有一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撰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遂絕

昆盧幢

錢希言

蘇州開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壹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下雕礎四壁各刻昆盧遮那佛一軀三而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當慶忌尼寺蓋寺舊名字已漫滅

破山寺幢

錢希言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半塘壽聖教寺重修塔記

魏憲

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于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園材以建經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用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為建炎庚戌之亂塔後廢憲不孝顧瞻餘燼夕惕於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時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式水繕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

其人旦視童子塚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迄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復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魏憲記

仁孝皇后勸善書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異服之要慧解為本敬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遭逆流丘有護聖石至今存焉或時於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所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

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子待遇數年却來奉事清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於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啟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雉兒塔

錢希言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立說法野雉來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誌之因名雉兒塔焉宋學士瀛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雉兒塔詩

高啟

黃士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肘長夜
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宵十聞聲每冷，寒燈照空塔時有山
僧聽應便隨隊東沉迷盡皆醒

稚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葬此晉義熙
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藜藿蓮花青色言於官詔建

塔宋紹興中修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王 宥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人身塔燈明處風鈴息清夜經
聲誰再聞

破山高僧塔

寺倚四僧傳僧今已蛻蟬塔隨榛棘老德與泥篆全翠滴漆衣

垂雲低染屨鮮何年山脊斷飛去玉蛻蛻

修虎立塔頌序

釋圓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立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墟之從其棟
瓦椽栝先寺壞屋於是虎立降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
真闕其凌戶卷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報論者多秀
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胤的受
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文微絕不嗣獨禪師衆曾曼衍天下百年
之間以道德表慈心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兄後先之踵相接
也然皆孰視其祖凜然欲壓於類簷下壁之下莫肯引手特一
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曼氏也獨知尊教基防祠宇致

老乎非已之祖豈惟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為人
後而道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如也

翠峰山居修普月塔記

陳宗之

翠峰自雲竇開山天衣禪師從之始聚徒巨眾建設林宇鑿井
以通汲則有悟道之泉置塔以代封則有普月之塔是二者生
養死歸歷五百年未改也山中僧喜牧豕釀麴破律放濁惟山
居片地晨鐘夜梵楚，有風規隣僧忌之托形家言謀毀其塔
向高身餘今則童然與素，者相侵免然燕麥棲荒其掃賴諸
檀信可獲稍復舊觀然已及，乎有隴羊之虞夫無塔是無叢
林無叢林是無天衣以求燈，相傳之法系也其為關係甚鉅

近日高緇有以修復祖塔與薦紳特角者此猶有僧俗之辨若
同棲淨域共託祇園而側然肆其闕翦此豈欲以屠酷之氣抹
殺五百年宗風乎多見其冥悍不知量矣於是主者啟上人既
正告大衆屬余記其成毀以俟後世考焉嗟乎法教陵夷如棟
斯崩縣塔推之其類弘匠支撐傾圮者豈止塔焉已哉辛巳仲
春長洲陳宗之撰

聖恩寺禮三峯和尚塔呈剎石宗師

楊士修

日高山霧開山夢心然醒梅花千萬株參差露光影運看一片
白雪海波千頃院宇夕燈沉次第得精粗古像開慈顏侍衛現
三嶺與復端賴誰吾師神炯，洪鐘晝夜鳴草木都似警指首

前幢前竹篁正巖冷崩梅過地香如何能有省



吳郡法乘卷第十

吳江周永年撰



壇宇篇

土石諸山魚龍舊宅凡過布金皆成淨域漢季迄今通

代增益成壞相尋莊嚴靡惜塔論僧

高皇明德鐘鼓聲聞解國殿瑒廷壇宇第十

蘇郡開元寺重建萬善地壇碑

朱希周

我覺皇之化降汎茲土自王都建於徽襄美不遠倣聖居之道
制精構道場育教法像以為供養名山奧區之內往々金鋪交
映梵咽相聞至不可以數計使蔭及車地雖不生逢三寶亦得

竊觀真儀遐想法會之餘風用以知日月之光雖熾必及其亦
可謂盛矣然皆不遇人間浴廟之常季代建立之末始以存崇
奉之名脩經祠之數而已間有號為度輿倫類卓說今古者則
又不過以其宮室之美像儀之雄可以興人虔恭耀人瞻視未
有聖神妙應之蹟求止其中真若世尊親莅之地者也若乃法
王靈化之所託無上福田之所萃為能比崇觀史之宮躡蹤著
崛之嶺八部之同欽仰列聖之共咨嗟合河東之勝縣失其瑰
奇洛下之伽藍忘其如麗名稱普聞沙界為天下第一最勝希
有者惟我蘇開元寺為然寺吳赤烏中大帝乳母燕園夫人陳
氏捨宅之所建也本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

擇一大寺當之易今名爲當西晉建興時有維衛迦葉石像浮海而來局於滄清爲里中善士朱膺迎奉入寺夫二像昔作於印度諸玉流光現瑞事猶真佛則與稱檀之相石密之影同其威神至誠礼觀無罪不滅永劫不沉若海則與阿育諸塔同其利益往來天人皆有懸記雖久滅度而化形在世時作佛事未嘗暫廢則又與千佛之鉢同耳流傳其重如此於凡好在此處固不異佛之躬至其地其貴重豈復有與爭者而况支那之邦自有生民以來未嘗一觀神功妙相貌，若是其重斯像較諸五天踰百千倍則於斯寺其生崇重之想又當何如也奇淫濕氏本寺被兵燹惟二像威力加持熾然具在而昔時營受戒之

壇及諸殿閣皆已蕩爲灰燼矣入國朝永樂初寺僧永宗重締創爲嗣是永宗之伎相繼繕治悉近厥舊迨嘉靖甲午之春僧復不成於火舉寺無恙惟壇獨亡於時道人正清實主其寺每與歎曰大雄分化之地非常刹寺必規制其條始稱嚴奉之意一寺之偉觀蓋莫過於壇，他郡之貯罕有其名亦嘗聞天下無壇莫與寺也寺之不振何以上當二聖降蹟之心下副億兆仰望之志我且吾於寺有守護之責使千載之名迹當吾世而墜吾甚懼焉吾今所以光昭聖宇永事諸佛仰酬慈蔭之恩者庶幾六此奉不敢以不力乃矢心殫慮以興復自任而四方檀越心素享正清之德行輸財助役者輻湊鱗集由是卜吉命工

即故地以建室而築塔其中又建普說殿於其前經始乙未之十二月三閱寒暑而告成又五年莊嚴像成塔凡二級崇七尺有奇廣二十有九尺四面列階而陛壇之上設昆盧遮那如来像而護戒諸神圍繞其側焉壇之外設普門法王子大悲像而十八應真環坐左右焉扁其額曰萬善戒壇其堂宇之宏敞壇場之莊肅與大金容之殊特皆出正清之意極匠氏之能前此好不及也大功既成深自感慶敘紀之金石以詔後人介子友人許國請爲之詞予惟說戒之有壇自佛在世時諸所住處莫不皆然意善果成惠具於此未法奴爲比丘則吾惟幸其名之不止而能豈不猶願於名之俱止未可視爲冗設也夫衆

生淨智妙圓本自^空際^空際^空浮^空驅^空幻^空識^空全體即真而稚子何知類乃忘衣內之寶珠劫祠授之狂支四倒六入恣其攻三毒十惡縱其惑大火逼舍而猶未悟怖隨逐而增弗驚遂使到邪之過還抱千種之殃一生之業致感萬劫之慘苟非攝心遮失護根絕緣則結使其可盡報障其可離四山其可摧輪轉其可息我且聖道遠而難幾凡情近而易惑不有^所斷則爲^所忘而^所非爲不有^所禁則爲^所導而不^所犯致全無始習氣日染益熟則純靈之味豈垢器之堪感^哉極之峰豈破驢之能步真如道路不亦愈遠愈難乎故如來以一切種智攝三界而因地之初必先戒律^之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而萬行之首實重尸羅下至聲聞

獨覺亦莫不護戒如明珠若優波維為持律上首是已豈非乘
雖分別况三而戒皆必不可闕者邪是故大之有四重十波羅
之嚴次之有二百八十戒之備又盡夫調伏之法則有三千威
儀八百細行之精密必其慎於奉持纖毫勿失使身心圓潔如
淨琉璃始可以習定發慧之益滅之海而登解脫之樓遊無礙
之堂而踞法空之座此三無漏學所以為諸佛出世之要亘塵
劫窮十方而莫之有改也昔者釋尊亦嘗云一切眾生雖有佛
性要用持戒然後乃見及金河頽命之時若慶喜最後之聞不
過曰末世修行當以戒為大師而已是故古人之於戒喻之大
地以其能依茲起行也喻之域郭以其能禦諸侵寇也喻之特

兩以其能生長萬善也喻之甘露以其能消除煩惱也喻之淨
囊以其能運度大河也喻之津梁以其能濟諸沉溺也喻之良
醫以其能治諸百病也喻之燈光以其能破諸黑暗也他如攝
諸律儀而法身由此具攝諸善法而教身由此得攝諸眾生而
應身由此生甚哉戒之用不可思議也不嚴持戒而希般若之
境何異灌水滿危而望其盈者耶雖然亦有不能同者三塗苦
難不可以得戒天道染樂不可以得戒其能整心慮受醒法僅
見人道為善耳而繫單越中又以福報遇愚癡之障不堪聞教
矣戒之不易值也如是生斯世者可不勉哉然又有不同者或
止欲諸天之樂而持戒或止著人間之樂而持戒六欲之嚴處

十梵之光明輪正之自在大拉皆持戒之果也而反是則為諸
惡道是為五濁世夫上能成出世善提而下之猶能極世間上
妙之報戒之饒益有情又如是又可不隨厥分量而益加勉也
我惟昔劉宋時東郡政院三藏蓮戒壇於南海法性寺預識云
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越二百年曹默氏出而應之壇
之名用是至於今不衰使今日庶有如曹漢者出而蒞斯焉則
傳之厥後雖與大千俱壞可也是豈非予之深望於茲壇者乎
而亦豈非正清建設之本意乎正清弱歲去家入寺齊素焚香
出自性生由少至老確然一致其於妙戒亦與有聞者嘗觀無
量壽佛於 謁慈氏於岳林禮文殊師利於清涼拜大勢至

於真定朝觀自在於補陀巖登峨眉藏觀普賢普瑞過瓦屋和
南辟支佛上天台度石梁參五百尊者以至終南雲蓋泰山大
嶽神邑異境足跡幾半晚為是役雖謀於本師廣智而出已勤
勞為多獨營無侶眾或慮其難成而曾未幾何忽先勝果非其
志行誠篤安能致神力冥資群需成祿就蹟若曼之偉也近又
為二像殿頽壞修理方備苦心盡瘁有人所不堪者余聞佛云
若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佛語非妄今以
正清之事論之其効力於三寶至矣其植福於幽冥厚矣則其
食報將來又何疆限也余既大慶勝功之圓又羨嘉正清之行
欲衣之為當世屬故不揆蕪淺敢叙建置顛末又為讚歎持戒

功德以俟學道之士覽觀焉。然予又思茲寺肇自孫吳迄於今日更十餘祀間凡再罹劫厄皆幸有等主之暫暫廢旋復然皆用力艱苦是則維此來居寺者可不諦念而恪守之乎。今壇雖已就緒而法殿山門尚多傾圮方謀漸次修葺以正清善願之堅宜無不遂予老矣他日觀寺完美尚能為正清記之文成遇對戒壇再說偈言

稽首醒主篤德尊天上天下更無比了達真性如虛空永斷煩惱知障枝濟四生出長夜而初不起度生想况餘無明諸妄念一切世間惡毒業如冥知見三界相無有生與死可得塵劫常坐普光殿千聖百主盡朝謀凡夫垢重不令見而佛原未嘗滅度眾生各有本來性其中一物無所

有身與心識俱幻造五欲塵境猶電露云何在子妄生執因此作諸不善智生死往來如旋磨諸道更歷無停時業海茫茫浩無際渡溺其中安易出欲求解脫出離路須是先從持戒始譬如流水濁洶故不有堤防難可禁又如悍馬恣狂奔施以繩繫斯調伏八萬四千塵勞門一持禁戒能斷如難初鳴有曙兆漸除昏暗至大明一百四十不共德一持禁戒悉可學猶如植樹根已固自然開敷漸成實念思慮悉屏除修首楞嚴佛母定一念勤求無上覺非先持戒安能爾慈悲喜捨無量心皆長戒時之生施思精進及智慧亦先持戒始可行禁戒不持惡不斷身心污濁罪未免如人無足欲遠步必裁毫髮無是處

須彌可傾海可竭佛所說戒不可改至尊堅固不壞身色相光明悉圓滿非修梵行無染濁何緣致此大果報琉璃為地清淨國佛在其中最安樂坐樹蔭種種列道側無有荆棘并堆阜皆由往昔能持戒離諸穢雜曲心故生功德獲莊嚴土超過無色欲界者使不能嚴持戒猶尚不得野于身何況具足大人相眾生若能盡持戒應無鬼畜與地獄亦無五濁汚惡世戒是行人最重寶第一趣向涅槃門出世再航孰過此野宜受護如身命身心無患得自在毛孔遍出旃檀香十方諸佛共嘉嘆天龍藥叉咸欽仰方今邊地當未劫俗行十惡極純熟外道魔民如火熾沒身不聞三寶名不念永世輪轉苦亦復不思出離道豈能

發心向善菩提知有妙戒可佩服我願列聖大慈愍化蹟下生扶正法應身來坐此壇場擊大法鼓警衆睡悲此童蒙日俱盲深夜行於險絕道智燈懸照在虛空方便提攜出通衢令此壇名聞忍界億萬千年無損壞梵王天帝教者華摩尼力士日呵衛三千洞然毫末盡此壇常住如今日嘉靖庚戌夏六月之吉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 兼脩 國史 睢陽朱希周撰前翰林院侍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書并篆額

重修蕪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祝允明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為空王居在今闕閭

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端文所宣摩其續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粹一大區專之吾蘇遂以通玄常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一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滄清里人宗膺度奉入寺迄今遂為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及處士日林以來吟述接響寺於是為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舊有贍僧之田為畝千餘卒雖未復而剝右蔬圃廣數千芳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渥溫氏徂後之末郡罹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永宗和尚重葺剝棘弘建諸果為大雄殿為千佛閣為山門為

戒壇為僧堂文室精舍危瀆次第咸成像設翠幃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之舊繼者指南又近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聞之蒞止堂蓋元統乙亥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就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為經籌餘三十年而復竟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既久亦復新整易殘補缺增華潤澤源潔澤傳今玉潤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墍儀相整肅具足芳圃流池曠廣澄活邇溫育碩果未茂麗中興之功更為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徒與外剎同勤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勝果既圓蓮場載闢是宜建初照來豈示金石謂余郡士刀筆

可寄籍惟千載神區五天方化道俗依仰遙瞻稱謂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乃為錄述本末大概姑為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復說獨言南關浮提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媪唐王創繼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却輪環轉壞復成紀千歲往啟萬來大哉諸此勤宿力今力轉大惠清師殿閣欄楹七寶慈容更相威儀儼播檀香花燈燭等懷樂莊嚴種具流泉疊山擴大園花葉果蔬禽魚鱗如大日月開光明顯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邊遍是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綠陰堂記

虞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注開元光公雪愍客子町同往見焉是時斯堂方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久共歎章蘇州綠陰書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言者恩公曰予為我記之乎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綠陰之勝際往來于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居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閑穆清中外清謚予與學士二三人持頌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綠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壩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燕穆清親切嚴密數長端思因不遠開元之道而山中枯硬寒絕珠玉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好

遇殊不可得然後知幸侯佳句非言語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
無以復思公者豈忘之耶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脩證造詣不
同則所見遠有差別况人境俱不齊者耶今思公年垂八十歸
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切誦其舊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
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者乎元統乙亥四月
蜀人虞集記

石像銘跋

管志道

右銘載在郡志開元寺額中按梁史稱帝六歲能文讀書十行
俱下在東宮十八年而遇侯景之亂景弒武帝立之甫二年亦
遇弒然則此銘堂是居東宮時作也其時所稱通玄寺奠石佛

二尊者在城北隱今卧龍街北報恩講寺是已武則天據唐改
名重玄寺玄宗開元中始改今額其遷入南城盤門內後唐錢
武肅王鏐子元稹為之也至宋紹興間守臣洪邁復作戒壇以
曹溪六祖常從法師印宗受具於新會印宗吳產也俗遂傳此
為六祖受戒處元至治間寺燬則有僧光雪志思斷靈重建之
又取帝詩綠陰生晝短句作綠陰堂入國朝求果中重脩越
二百禩為今萬曆中間興廢莫詳據余所目擊二石佛殿及戒
壇外尚存大雄殿一座前四天王殿後萬佛閣二座勢已圯
綠陰堂則湮沒久矣寺僧圍柱圖回等以為憂特延廬山僧明
宗修大雄殿余佐以文已而邑僧真淨自它剎至謀緣於茲大

夫有威修萬佛閣工甫竣而有優婆塞真安僧使如潭如正
如會等請至能以真志苦行感動極信張承祖優婆塞真性安寺
協力濟之於是二石佛殿四天王殿六祖戒壇次第修整傷功
又建毘盧佛殿於綠陰堂舊壇而殿右原額廢地則創地藏殿
十五堂普同塔以普之東戒壇相峙諸莊嚴具稱是類判乃復
再振其端起自明宗而普修則真安之功為大焉 賜進士奉
政大夫兩奉 勅食廣東潮廣寺處兵地憲事兩京兵刑二部
尚書郎郡人管志道跋萬曆二十九年歲在辛丑孟冬日
按印宗遇六祖即執弟子禮請受禪要因念諸名德為之刺
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戒此云六祖嘗從印宗受具
於新會者誤也

瑞光寺碑

劉鳳

夫視聽之表非聰識所謀壻索之外豈名言能及况乎掩覆載
之舍弘彌歷運之終始捨生滅而常存離心想而自見此神匪
之斯不能窮而學地之所以兩絕也是以如來最初之日業誓
弘通攝誘之端無方行衛沙界可窮莫非剎土法化所被周盡
闡提相望支那拂空冥而拓宇藍桓江漢嶽雲霞而開席豈與
夫時當移謝不能無與墮倪事有還遷改政復日之隆替者哉
蓋皇矣之極穹巍猶濟功德九疇之能秩叙允在進修炎消六
天之障葦闕飄論會窮元二之厄焉庶覆蕩自非道力所持威
神自在則何以莫坤維而位上下鎮江海而定西周故慈漸萬

有善紀來極妙辨一才力難圖謀往記所載有溢於前才則述
厥厥文等端於傳譯矣夫應等正覺者語所善善則萬行無道
完其精微則一切不立入微塵而不能析其理克宇宙而不勝
舉其詞可不以意度測不可以緣境求雖所證知皆為幻妄爰
其成就舉曰無常是惟究竟之善乎夫戒且初乃則晦景生色
惠煦終引則玄谷含溫佛以種，光聚百千日輝散徹四天普
現六度故大地震湧恆星不見標三際之真破無明之結馳六
通之取解顛倒之感於是等滴水於巨海積漫而涓流自如托
流轉於千億窮劫而徧体未沫轉識為智復空何所空知合非
覺亦有何好有凡目所接是生色塵色塵何知由已分別心

緣境立境因心生謂心即境則心非在我謂境非心則心胡為
體心與境二識生其中有體無体在中非中離塵而無是性有
斷滅離塵而有則何名漏盡惟捨此之妄緣求不還之見精見
非是見妄亦無妄非性自然亦非和合明見兩者云何有畔漸
頓非以求入半滿由茲俱遣此精理之甚淺而照了之最勝也
故示奢摩他路而俯計群迷設不可往喻而誘接凡醒唱無門
之益因以廣著心宗運法忍之慈力以普濟輪劫詒其功用則
緣首不能舉其算研桑何以計其蹟矣由斯而談則極於人心
與網維於世法緣化於無為與夷難綿造非惟冥運相資誕啟
於幾兆且功用相發並行於亭育自照速遺教二部結集分流

統緒者蓋義以相詰難聲明解脫者應機以標淵會始由初地
以及無量諸淨總持於法藏蔭九地之慈雲入禪於滅盡等千
載之長夜故使應身百億現無礙之靈通波旬六欲摧蕙崇之
報業夢寐神人聲精感於東隸空來瑞像遂幻化以順緣孫主
以不礼招殃晉明以傳寫蒙福傳教通人夙生所值塵騰神足
翻譯造益自通慧錫振響嗣風微于道果法乘高舉偉欽挹於
人天八萬四千輪王蘭若三百八景南園浮屠象教之典歷代
無改瑞光禪寺者吳赤烏年之所立也控引山河纏戒之好經
絡襟帶都會八方之所支集俯瞰却煙則東南鉅厦穿引數澤
則滄海夷衍信江左之勝地也光相空翔入烟霄而見朗御雲

煜燭浮香界之霏微天瑞有四其來舊矣夫幻住者以電影為
化城宮闕法趣者以智水為佛土茲嚴若乃等工巧於推取豈
有不義經度而隆崇者於寺之重緝也當我大明 累朝之
際洽列辟之誠崇然門觀廊廡尚或闕如二千石太原王公道
行之來蒞也誕善解於英年寄高遠於淹思酌古憲而平政夏
清淨以匡俗道韵所汎游於域表神明所發溢此區內凡有廢
墜孰不釐舉以此寺制作缺於未竟前璣幾於墜墜遂令所由
嗣而新之時則明英法師齋味幽真盡師資於行學辨嚴枉正
誓迴礼於台影既虛往矣歸和銷累盡理懷淵達邁與公之稱
竺護境範起越異仲文之抱文林入寂照觀數逾寒暑寢興持

誹獨高夏朕乃披榛莽以考禁慨以闡揚為任衣眠景而措規
非以補治求福九流依向四民忻悅令辟丹臺雲蒸霧集蓋木
文珉焱騰景附遂建天王殿於前而中殿以慈氏佛真修廊於
側壁列以應真像夫諸苦輪轉非剛猛不能斷造群魔境害非
威雄不能摧珍求忍精進非勇激不能奮厲披極淪溺非桓武
不能致果積行刻練非驚強不能堅定腹肅驚怖非壯毅不能
敵伏故破惡滅愆為入道之階級盪海夷岳成慈忍之禁戒而
此四王者昔於河邊奉鉢已增平等之慧泊於滅度受記親承
持護之音各於其方所有關乎忿競離然觸惱害流行離非
時之診寒暑毒溫違不善之咎威施以無畏界以休息去狂越

之糖悍得惠暢之恬和所以因誠信而極流通功孰有加焉者
也若此五百羅漢圓統贊嘆為佛眷屬神通遊戲凡八解之泉
多聞辨才妙七種之德毫端不動納世界之無窮微塵俯仰會
須彌之成壞性寺摩尼韜虛應於法器心同一月廣攝湛於真
如復有四大比丘不隨滅度十八弟子別稱上足闡耆窟山朋
而隱迹觀史多天昇以修習聲聞三昧緣覺種性並得正受涅
槃謂人無我及法無我皆已一切通達觀茲辨檀刻厲煥寶相
之輝煌香泥團範炳仙容之肅穆丹綴照光金缸爛於壁帶宛
如遍地銀繩耿以界道落陰斜之窈窕不啻匿王於徃代奮燭
龍之靈矯可埒祇苑於當年香烟多臺慧投體而祈懺討法晨

宇競作禮乎尊經百四衢之典遵導要有來奏千樹之玲瓏隨
才弘益孰不生希有心於霍悟厥燄火宅銷未來際之埃垢願
獲菩提銘曰 逸矣皇始紛紛未飛首惟火風五乃建造清濁
剖分萬類形肇三灾流行劫化悠藐浩質斯薄瀟瀟以矯苦喻
海漂塵方岳小情淵既昏識實無曉習氣野董是惟浩茫孰謂
知擇而甘荼蓼孔熾荒度精用似護如蕚確翠雖獲則少簡此
大悲奄乘運期往記野懸津來於時示現迦衛誕跡伊聲聲換
千億三界畏畏我為天人窮未際垂紆軫皇軒擬息叟樹藉草
神獻衣染神傳孺行六載改苦休哺精忍降艱靡竭巖周顧此
宿目道成亦富方以津一切求度大地砥平堆阜烏措裁、釋

梵起、輿輅咸來在前証以法付妙歸自法天花種布瀑淮烟
霏祥河零露為銀烹廉福感女孺炳此霄晰抗百康奇慈然帝
先避我可慕九貴興心四魔惶怖如華霧淨若月空住濯粹冲
池凝和玄素點顯美林靜標仁圃滴蕩冥釜皎攝萬趣非滅官
知烏取境遇絲界規禁虛藏守倏數孰存幾用空注解綿何有
賣、烏務即之豈遐遠不可所仰藉安般頽頽章慮遷遠變候
徃網繆調御捐員豈陵峻誕其應量測所窮哀廣非據登格惟
緝美太出清真詣始際實梅妙明須宗二匠歲象存粹智炬載
燭獲隨器益乃作朝誓徹我慎行一音所宣時不信誠惟私語
或曰茲作情切利害數日月天子譜詠長聽聞法詳指給團英

舊淨土人士弟子高足死志鏗腹秀流渙啟著提卷屬情以飛
光沐以薰陸垂風和翔煦怡若淑沉浪靈溪遙連乾竺廣運陶
鈞煥時敷箭所有世界舉以合成是中化佛皆王舍城充斥比
景周徧震盪絕爽霞散軌功雲蒸脫履五蔭伏軾三乘洋、法
肆融、戒燈塵軌高謝世細憑陵黃中孕育易簡澄凝三達空
洞六慧關弘大極交喪永室隙崩印天襄夏我是用於揚發彼
岸援手挺登獨下金鏡潛引玉繩廓矣還漢非藉階升龍象驅
駕神延蹇騰情周圓照嚴森所應降生補處勝有代興接以正
末大小殊稱有明紹隆與天蕩、化肘更新玄夷重朗並入不
二交馳絕鞅韻往靡屆虛流成響疵類冰液昭度開其高探

靜域如游非想治理俱泯神功惚恍迴覽覺途四關快濬奮迅
長羅道中一往業非有待日崇以長法亦無門詎逆但兩德山
峨、緇林爽、江介維服吳都宛澤冀以雲棲琳館青菴儼來
戾止燦如秋電瓊階巖蔚壁帶流昭掇獵星時雅姜辰薦列講
通谷用筵斤甸偉茲室階迢遙綵綉連翩飾補靡所不繕有喋
者降緬彼紺殿芙蓉歸景瓊瑤沈炫傾陽翳輝神蕊繡綵隅與
冬煥隆嶺夏霽勢涌駭鱗基淳曳練暎映眸容形、石院俯心
翼青儒首并賦無學證品輕譬縷九極三摩地突四阿含綱維
世諦未入泥洹載哲言滋歲月其端愛河可竭愆浪足彈蘊景
幽岫結夢中茁動末無上掉想涅槃金策此振內文貯貴錫渡

東旦幢揭勝壇禮祀罕遺騰芳義藍

重修瑞光禪寺記

彭年

釋氏之道以慈悲因果為證故聞之者易於信向而趨善由是
自西土達中夏歷千百禩之久當我 高皇帝之聖而莫之抑
也乃親為立教上足輔治下不病民塔宇僧負咸有定制弘規
庸見度越前古粵自開國迄今天下叢林之大者艱屹相望重
慶累洽風塵不替非遭舊仗之既苛猛之政則華煥自若也吾
蘇上邇孫氏代有崇建郡城之中鍾梵震疊洪武初清理歸併
招留名刹一十有七其一曰瑞光禪寺、在城西南隅盤肥
之內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號普濟院宋宣政間郡人朱而就

院後造塔，成而五色光現經夕輝耀事聞于朝勅改今額并
賜號天寧萬年寶塔元豐間圓照講法開堂、上法鼓自鳴池
中白龜出聽庭下竹生合歡枝既瘁復崇與浮圖放光故有四
瑞堂淳熙間僧法林修塔白牛逸入俛首求役重員遠引這工
而斃故有白牛冢皆寺田迹也元似樓寺凡再燬 因朝洪武
二十四年僧曇芳稍加葺治永樂改元至十五年僧普震法湧
相繼戮力三門廣殿方丈列屋天寧之塔四瑞之堂以次復焉
嘉靖紹統閱歲逾百榱甍丹碧傾落漂漫于是寺僧智湧信士
碩章共發誓願任以興修捐資倡眾糾集善義經之營之塔甬
就飾而湧示寂為願君復迎海虞僧大震總其事苦心竭慮協

替于章棟宇既隆，瓊瓏約莊嚴，金像轉動法輪，祝釐之道場。安禪之精舍，飾而加新，豈伊其舊？至乃介衆雲集，淨業日增。然燈之會，香花之供，於諸寺特盛焉。庀工於已百畢，役於廣成，九地一錢，名籍其載，住持僧宗，思念積累之纖微，觀締構之煩費，大懼三人勞績之帶顯也。乃磨貞石，俾余書之。余嘗聞像設供養，非佛道之至者，然即其毀建，足以見釋氏之張弛與世治之污隆也。近歲精藍古剎，往往鑿于賦役，奪于豪僭，潤琳宮為賈區，摧球木而薪樵，至有削金于滿月之空，鑿坐于不壞之體者。既而人隨漸滅，居成僧舍，所得亦幾何哉！嗚呼！悲目果之証，其視積善餘慶，崇惡麗罰，豈復異耶？茲寺當消石之餘，脫侵軼之

惡而首事修剎，先覺群迷，此其教將復行為之兆矣。然非高皇帝定制于前，則無以固其存，非嗣法者勤，則無以完其壞。非世泰時，豐民有餘，力則無以究其績，一與而三善見焉。余雖未學乎佛也，竊有感于斯，故不文其辭，以著事實。若夫大闡法音，廣宣宗教，用昭示于久遠，尚俟摩當代宰官有聲名人。嘉靖二十有九年九月，既望，彭年著并書，雁門文彭篆。

瑞光禪寺興修記

湯 儒

式觀生有形，氣率其有心。月一性唯淨，唯明吾人為最。載追圓覺之體，雖萬法同源，而逐妄之迷，乃多生不覺。然語言罔及者，心識已得者，真如良以心法無形，法身無相，當知大道

七言悟悟冲漠故相而非相，言而忘言以機有淺深而乘分大小。以悟有頓漸而教用半滿，若法歸之有淨慧之空，非能仁之溫和也。以是卓錫學徒，登場選佛，具瞻夫梵刹叢林，浮屠層級。吳城瑞光禪寺，斯其一也。肇建於孫吳，赤烏兵燹於靖康，至正屢圮，尋復祥光吳瑞，因承法皇之注，照抑亦圓照禪師招徠者焉。禪師係靈實法孫，天衣嫡嗣，遠紹雲門，淵源有自。常趙朱神哲二宗，寵渥優隆，嘗為吳越二郡士衆，迎主法席，互相抗競。四方從者相望於道，會下炬過數百，而嗣法傳道者，莫可勝紀。故富鄭公聞風而得心，要王顯謨瞻顏乃証，本心雖遠，從高巖亦自叙服，甫感異類而白毫，遂牛此特有情者也。若無情而甘

泉，權竹法鼓，寺以至化及幽冥，而蛇蟬二報，噫嘻！禪師以真慈善導，而感化類此，吁！謂圓音一演，隨類得解，而馬鳴之言，益驗矣。夫以瑞光預稱勝利，詎非誠然乎？邇來風雨，蝕侵像像，剎剎墮塌，頹頹爰能，夫心與修者，圓宗大震，師徒相仍，僅持宗，以及智湧，又克協力，贊襄更以善士，碩章募緣，折即此莊嚴佛土，讚為參學淨因，重以祝釐。皇極耳經云：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予，惟祝釐仰，贊乎外護，參學，表離夫莊嚴行，轉崇無相佛，以尊不二門，音不退輪，亦自忘我，相斯因能，仁周照之，所期允為，衲僧之本，分祇今興修之，所事云，豈為記嘉靖二十九年九月，既望，七十六翁，即人湯儒著。

按同時又有賜進士第承直郎兵部郎中主事郡人馬承學撰一記與此文共勒一石與彭年碑并列殿內東西其序紀之事視二記無大異故不錄

瑞光寺興修記

文徵明

吾蘇自孫吳以來多佛氏之廬雖中間屢經兵燹廢興不常而郡城中精藍古剎猶不下千數 國初佛併僅存叢林無幾瑞光禪寺其一也按寺建于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本名普濟院宗宣和開朱勛就院復建浮屠七級既成五色光現時勛以花石得幸未詔改賜今額并揚塔名天寧萬壽之寺燬于宋靖康再燬于元至正始葺于洪武辛未僧曇芳再修于永樂元年普震至永樂丁酉僧法湧極力興廢於是祝釐之殿樓禪之廬

以次興復而天寧之塔四瑞之堂悉遷舊觀矣比歲佛教漸弛雖名利亦多就廢而瑞光巖巖獨存蓋自永樂抵今百二十餘年而室廡完好林木益茂鐘梵之音不絕則以嗣法有人焚修不墮耳今住山懷古勇公尤重燈鉢之傳願寺之緣起人未之知而弘道所為四瑞堂記及大祐所記興修本末多不存諸余再拜請述其事余為考諸傳記書其大畧如此

瑞光寺禪院建藥師佛殿碑

劉鳳

夫貞乘上義者廣啟妙門而導慧凡識宏立法願而饒益有求障染祛多生境累大破無明益蓋撤無始幽蒙用砥美疾蓋七住五習既天人同享三悔十愆為疹疾所膺故拯援掄濟既調

御和銷照導提拔穎希夷化肘自非大慈悲力隨方善救孰能免斯昏夜而獲此恬和者哉是以薄伽慈利為情故以重誘曼珠翹請月緣境以汎除憫浩劫之清蕩矜此餘殃起沉痾之慎迷滯慈良石由此愛海稽瀾出淪胥於滅項意河津淡迴衰汨於涌心誓以沙界可窮要以博施不匱灑涼露以醒瘳醒淮醒以療疲療傾瀉液以淋滯壅積脈髓以起駢廢密表齊以攻惑亂平泄注以除顛倒治結絡以瘳纏綿驅厲淫以蠲蠱惡使一切漏盡痲痲不產諸苦攝受毒業摧散乃廣說法要極陳功德世界以琉璃淨名佛號以藥師乘化觀其十有二大願盡悉生以為津梁而十有二大神復著威雄以為警衛功參魚育遂

斯世以安般得度慈攝琉璃濟羣有於昏墊放逸九橫所侵破壞欲樂者皆得清淨斷遠口口受持勤向正法者即今危厄度脫是以佳鬼宮殿蔚煥寶空錯落瓔蓋情耀法世聲宇開構飾以瓔統自然八德懸制模以應為神匠奇萃風飛於逸周溫光榮鏡於逝川幢旌無待而虛翔法鼓自韻於淵震提推明終以雷被瓊扇無開而雲啟玉體導芽於義林旌標茂菲於蘭吹靈諷四達於音海談滌淨淨而激清無學講詠而忘味果乘投札以廢筌慈澤響格於拔異照悟默成於妙明因入天之旨欽向而忍土所以保綏者也而此即瑞光寺者尤一補道場諸佛給苑前以歷歲久地有比丘大震來自海虞海寓文室力并鳩度

規致緝結緝翼以序興光相由茲編滿乃於右別構禪院方
更團營補而震以戎事作遂出身術法奮往驅難其徒道證乎
風承師記日耳未命厲行精齊刻肌治練淳風穆如前構構起
遂於晚後開建葉師佛殿三楹中奉慈像及二菩薩而十二大
孺侍焉夫降化無方則繕那於焉充斥示現不滅則真誠好以
炳沉况微妙大願身光以相好洞燭莊嚴以琉璃周徧用物與
種智無盡外道以大乘安立成律聞名而得清淨者根持誦而
得其先衆惡逼慙而此焉醫藥身相嚴離而長焉轉化出魔習
以梵行起厄難以無恐法味以足飢渴妙衣以慰暄涼是則神
功潛運輸構速於不疾留影空翔厄徒歸乎曷有雖行擅長者

時有發心而宏通道語本乎初教布金界之宏谷量等日月成
三摩之妙月業扶宇苗鳥注和滋絕天梁於河上象化堪頃準
華蓋於宵中絜裁考卜若有相之而弘闢真立迄非天造者
我至法施與財施務在血誠則半偈之於滿室皆是總持材建
所由別有紀者銘曰起義解惜以表空有何名亦復觀宵
緣目對立號以法續抗三界尊勝業好皎藥論瘞瘡師揭昏曉
嗟此沉荒洞彼昭了熟惻蒙瞶孽頓惟標頤眩焉施匪用介紹
流離二孺劫斯瑣眇遊理自然永斷廣域恂悅大宗世法徒勤
矯氏顧走季採色悻悻塞上醫此惟心治罪謝黃軒飯膳十地
虛暮冥育涼扇億志啟七觀玄池濯累並得本位允妄非試

消淋誰功吐此淨餌迥所格思遠不遐遂結若云觀卓我有醉
荒度惟始於何武先儼斯化庭峻由神肆傍若龍仲翩藐岳峙
班而心駭機徒時輝質華以中文木栗綴無取瓏斷周皇茲
崇漢既宜衡縮準視象設妙殿天飾偉異騰足措規刻荆紫植
窟寐精感神通現示化佛右遠龍藏觀蘭花樹樂音光聚團瑞
定外赫燦風際摧歸法應須史無往不益功映土社慈漸受利
威獲淨心垢染捐棄消諸疾去戒品成備欽渴內真開法強慎
舉此世間非好思議幸來惟復安不煩實

重建四瑞山門記

錢有慶

先王緣物設教父子夫婦而倫紀情明物氣表應語
其功化則曰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爭之患可謂盛矣當
其時未聞有佛氏之說也自佛氏之說流入中國中國之民始
有髮髮披緇斷父母捐妻子自謂出家者縉紳先生遂謂若
寂滅提擲倫理佛散笑然而要之非佛氏之宗旨也佛於西方
號稱聖太風氣異殊人心不遠諒其作為必有不悖於先王者
西方之民信奉頂礼無論智愚靡然從之此豈有大遠於人情
如近世浮屠氏之好自謂者其竊意自奉諸國生靈善惡無慮
億兆其相臨而君臣相生而父子相合而夫婦相後先交遊而
兄弟朋友一家一邑諒必有之况億兆善聚而獨能外此為人
批佛於其間不過清淨慈悲體此道其曰清淨猶吾儒所謂

無欲其曰慈悲猶吾儒所謂仁也其好以修道也是以道法乎於一時隆擢施於奕世而其遺世絕俗誘侈超度意者佛氏之中偶有此行藉悟耽迷亦如聖人之中諫伐恥棄抗節首陽也坊流濫爾而或者乃謂聖人之行必此為得非通論也今之浮屠何以異是且佛氏好以鼓動斯世而舉世悅焉從之者得非以其有為善之說乎然世卒未有以忠孝節義而可以為善者諸佛氏以為善勸人而謂其以提擲倫理為教又非通論也曹溪之徒獨具正眼至其講說官師祇隸種，各別修其職業即成功德蓋溢於佛者今觀佛氏之書有所謂野舒者非室耶有所謂羅眼者非嗣耶余是以知人倫之道無間儒釋而世之談

空說得迷誑塵愚徒侈厥吞捫開化理者非特儒者之罪人而亦佛氏之罪人也蘇多古寺而瑞光獨在郡城之西南與廢葺墜蓋凡幾矣余為童子嘗過其門秩莊筋也宦遊南北比歸郡中經涉南圃則見門之瓦級塔廣梁拱楹題曰傾以剎一旦寺僧明英上人謂余曰徽商李松者亡數年矣其室鮑氏登其子良輝追慕悲哀請求濟度月謂之日是誠應益佛法有能以其財捨定佛宇者得大法力薩及亡魂逍遙自在不墮輪迴其室若子欣，然之茲門其有與乎再過之則奕然煥然一曰折新矣問之則一氏一人之財力也其喜捨者我余謂法力濟度佛家之說所不能知願其妻為天捨貞也子為父捨孝也而明英如

能以此勸人則其戒行修明不悖倫運異于世之為浮屠者矣于是乎記時大明隆慶六年歲在壬申端陽日賜同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郡人錢有成撰長洲章仕書并刻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張獻翼

身我覺王之化降流東土引諸子於大宅度群生於迷津道洽遊魚福沾行雁流鴻名懋矣於不朽被神功室業於無邊凡一燈盞照一雨野潤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珠寺性海吾鄉法界吾宇咸為之瘡疔定為之戶鑑闢安軌周增惠其修不捨之壇導西佛之路啟慈悲之門開仁壽之域遊無礙之堂升智

慧之殿登解脫之樓踞法空之座置須彌於葶蘆納世界於微塵鹿苑可朗鶴林非遠雖不生逢三寶亦得瞻親真儀欲使法燈永傳勝日長久然不過入問塔廟之常季代建歷之末但可與人虔恭耀人瞻視而已未有聖神妙應之蹟真若世導親泣之地者也若東吳瑞光禪寺肇建於赤烏之性康演法於元費之圖照斜出城隅事非激隘傍越泮水望吳狹斜信息心之勝地忘想之嘉好也即其為瑞不一而三堂上之法鼓自鳴池中白龜出聽鼓美合歡於疑竹光添捨利於浮園昔釋迦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大動方斯祥瑞何多讓焉况當山水盤曲之境法門鈎帶之鄉沙鳥風帆皆成般若金湯雉堞盡是津梁清梵

接上座以俱飛白雲依香臺而共遠曲徑通幽房地為依雁
來窺斗落中岩之月幽人見客吟錢半夜之燈片月分照於叢
林一燈相續於法席亦云盛矣無何覺岫周求荆棘圍繞象教
陵夷榱椽毀而莫堪棟宇崩落土梗鞠而就荒甚則鄰寺安為
火宅紛作格居尚云醜地亦是道場况有山可守有利可依乃
使昔闕失其境界遠廢不居少室去聖遙遠有不思歷茲後者
我白雲房主僧曰廣潮者有守護之責仰慈蔭之恩念崇緣之
勇就嗟道業之難成隨眾奉請不辭破夏欲薙草開林再置經
行之室崇其表剝重立禪誦之堂修述托至於步何成山假統
于始黃找石般士各有門庭墻壁瓦礫盡歸宗旨為衆不無望

於檀越接引度不阻於後機有勝士高流成此僧以性康圓照
之事跡今日於赤烏元豐之年金寶座親我香花繚繞或乘象
王或乘獅子佛，重興生清淨心生光明心親，無礙度法鼓
而振倘迴機而自鳴佳氣野浮或停塔而生彩翠竹原成般若
誰非合歡白龜本同伴性還來出聽變炎火于青蓮易苦海于
甘露坐見功立須為之銘，曰

簷菊林中青裏執軌金剛韻口味可執返意紫晨飛心燈夜短
明鏡臺空善提樹速現寂雁堂色空處苑高流居士聞哲偉人
嚴事招提歸仰慧回亭棲灵刹地迹重闡基雖舊或其字維新
更維釋網重祀玄津風存寶筏道茂金輪卷言靈宇載與載茸

脩，梵宮皎，緇錫光昭法門承事諸佛并無輟掉月寧掩魄
仰酬慈蔭不敢不力也士命工日者卜吉殫慮天心開扉建室
往來人天輸財助役以唱無緣以資兜率時容已安象設既闢
竹向庭交龜從池出法鼓祥光圍繞其側支提永固福業恒集
靈心去住神足游息迴日東維紹風西域標榜後人用紀金石

瑞光寺興造記

錢謙益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蓋園遠公迄今
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笑言之狀顯，慈在心
目間每遇寺門輒泣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院每令
一小沙彌導余遊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茂不辨薺城廊廡漏

穿敗壁朽木與椽設相撐拄有替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及
余每思之如宿昔之垂夢尚為心悸又思此寺久圯不知今日
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瑞宣
主之已而瑞過余曰公知我乎即遠公院小沙彌也公于此寺
有宿緣幸為我紀之嗟乎瑞為小沙彌導余游寺時其長與業
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其厥成就不啻如此余少
長于瑞求髮登朝值兵與多墨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
其視瑞為可愧也雖然瑞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之中
相之禱者幾人將之違者絕人督撫大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
壇推鼓富貴短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未

然其卒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為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廟為己而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以其塔廟為己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亡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託儒者所不道然吾親嘗煇赫者未幾而囊篋掃帚棄擲道路遺骨狼籍焉感視浮屠之四眾瞻仰瑯琊色齊鼓安隱高閣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其亦可以知愧矣乎以諸之隨能勞身捐軀以為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耶予故推廣其意以告于世

之君子而余既無用于世瑯琊齋鼓也聞他日好從瑞而老姑書是以志予之愧焉寺建于吳亦烏其與廢載在郡志瑞之與造經始于舊曆某年天啟癸亥造七佛閣于佛殿之北崇禎庚午修天寧塔先是募飯僧田寒灰寺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瑞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常熟錢謙益為之記

勅賜蕪州報國禪寺記

祝允明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蜀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指幣贖地為供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堦溝壑衛護其外延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

盛再傳覺應像三傳某子通暨入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塲路滄海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廢缺完故新葺築法堂石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朝報可仍以舊名勅賜為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眾舉其徒大用劉公維席劉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設種具件及劉傳法南傳能香傳仁桂乃具始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傳示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約距延七百人東距火燒池西距紅白二蛇殊溝表四百人前出官衢三百阻水貯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亡宋遺者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

捐獨少合寺多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勦茲紀事者其徒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豈非以其言之文可以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便紀於今者然著以重覽於後者傷莊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所以易見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若得德安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為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傳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生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為之所報為之役雖生逆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好有論此可無此之有

者既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宮之建修歛其財後其力民以勸從之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為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某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愆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願精厲力旺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桂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縉乎

重建報國禪寺記

蔡蒙

報國院據郡城南園之勝水木清華映帶前後信清靜之域也

元至正間普明昭禪師建入本朝鼎併開元寺而殿宇室廡風漏雨餒壞棟傾落鞠為榛莽莫任起廢矣僧志學過而愀然了作法堂以續香火天順改元請于朝賜額報國寺始列于名山巨剎之中殿後志學示寂主席無人金舉成剎代為建正殿度三世佛十八羅漢三大士建樓禪之室飾以隊形布以文甃而堂復禪室燦乎一新成剎恐寺廢興顛末無聞于後請戶記之予謂禪林偉特之觀在處有之而山川林木之秀託夫佛之英踪異跡以顯夫亦智巧之好營而善察幽深者之所必錄佛以識心見性為宗其為道簡直善行也而緣業之論禍福之說故人趨之也衆然自其一曲雅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

顯是皆其術鼓動乎人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係乎道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周足見佛道之盛衰目民情之向背好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哉者之是以見成剎之勝乎人可謂厚唐之極者哉成剎字大用號棲雲吳江元注周氏子記以告來者知所自云成化丁未孟春吉旦

報國禪寺碑文

胡汝淳

蓋血氣之倫遜成敗于界內妙明之體泯生滅以常澄在昔至人弘慈覺量者西才則迦文東土則宣尼也孔雖以五常律世莫歸源于不暗不聞佛雖以無生為宗先嚴範以五戒十善故高皇帝神武膺哲時復演譯坐宗列漢推崇且函藏于禁中錄

僧于儀部誠以孔佛之教道本相成用亦不相悖也昔自周魯二莊隆神于夜景漢晉兩明嚴以丹臺嗣此精藍克路每堵于霄中吳名山古剎從來冠冕江左而城南尤為鱗、毗、報國寺共一矣斷碑殘碣有可考者寺先為報國禪院元至元間普昭明禪師住持之洪武初以天下蒼院僧歸叢林習經論報國院遂隸籍開元寺天順改元僧志學者初為法堂規儀大備請於朝賜名報國寺遂得與城南諸剎稱魯衛焉志學既沒成化丁未周有成剎師者吳江周氏子也字大用別號栖雲始建正殿造佛菩薩應真等像砌立禪堂里人南寧府知府蔡蒙為之記萬曆癸丑歲漸頽廢有慧如誠所為廬山陸氏子素以

勤苦行頭陀行誓於寺中募建僧寮承事雪水慧如持戒什雪
峰湛心師、啟中大同馬凌侍御等延茂林戒師任持之茂師
為苦水長興人族姓沈氏法諱性祇到疏力果道人得法于雲
棲蓮池大師受衣于靈谷和尚師接物真慈律已清肅五千四
十八卷淹通融會登座敷揚遠通惟洽每以蓮宗垂訓日持無
量光如來名號十萬聲受法者三千餘衆歷年緇素受戒者以
萬計其刊施流通大乘經典若干部野著輯篇章四分戒本
略記比丘尼戒本畧記五百周經畧解尼尼日用八識規矩增
補行于世野飯僧以數十萬計師雖以律為世宗而和易平懷
無貴賤童^生下逮異類一以慈光攝受即喻伽法事神鬼渴仰

有異徵云師雖以念佛為法門而性相諸學博綜該徹惟不喜
口頭禪時加訶責耳住持慈寺以後更創山門天上毘盧三殿
前後方丈東西客寮養者有堂治病有室其餘修葺者如大雄
殿華嚴堂以及靜室齋堂廚庫之所無不經營具備片鉢首買
東房菜地十餘畝樹蔬飯僧師每示人真際理中不起一塵實
行門頭不捨一法野云終日為而未嘗為者師之謂夫師以崇
禩丙子春自徑山還示疾啼寺延諸護法宰官居士等而告之
曰祇不濟矣昔佛于迦林以佛法囑國王大臣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塞居士婆羅門等今祇有一言敢矢於衆凡為性祇
弟子居斯寺者必當嚴持戒律宗主念佛深信因果有不勤者

寺哀白于護法攝之出寺長吁嗚也又曰性祇生平所行感諸
護法贊揚舉行惟放生為最勝法門未及倡率願諸護法為戒
後池立社以病僧遺念行之不替不以往異親是所祈也言
竟則一意持名略無繫念真蓮邦之上善哉師其江南大樹
蔭滋教養教如恒少此時見聞者悲喜填膺哀樂交抱淳父子
宿欽弘範亦既受毘尼于塵下焉知者知非阿好也系之以辭
曰 維茲鴻禧以奉覺王見相蒙教日輝煌緣教覺路
巍堂有大德者為衣舟航以慈法洒以律堤坊示以像教如應
盡歲範以本父色元孔揚學人愉怡亦無披揭我見戒僧雨集
雲翔請睹師顏永息貪狂我亦起舞頌頌隊行我從師頌莊嚴

香光凡有寸善安養資稟師笑頷之子隨我倡勸諸貞珉蓮野
舒長

惜字藏銘

牛若麟

包義觀象神象結繩黃帝置史倉頡造形聖人 趙垂示六經
千秋共寶石室金騰御寓 結后設數明倫同文出治禮樂政
刑唯此點畫無翼而行聖晚大善命曰後矣未通其解面壁如
盲昔有成語復字值鈞先賢憂快拜礼朔辰竺乾遺教撒手勿
釋虫、污穢憤激雷轟惜楮獲報福慧日增釋官紀載聞見確
真吳都文獻書度架風飄殘幅委擲野汀婆心珠劫下墜南
城願我士庶拾貯篋贏來投此藏三昧大明雕繪文心免墮

坑屬僧與守錫勒新銘梵石壁歲月常新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因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
皇帝知其名召 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
因奏先躬若吳門集雲寺有妙隱大雲二寺之合而一之為是
上從之始 賜金額寶漢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
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僧德
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
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斯

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宴息之所
觀者歎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
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
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
幽絕之勝自昔隋士大夫嘗辱受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患
滿寺作千佛堂經歲刺史白泉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集七映
冥子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耶托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
史流寓吳中作滄浪地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
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
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為本公復我本公字一源俗出

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暉寺曰顯祖庭為從今年耆退歸
舊隱而憐于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正覺寺記

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街外狹望皆隙地大半
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者之宮為多今正覺寺
者相傳其先為朱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等宮館既而捨
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菴併
入萬壽寺遂廢久之內特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
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
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為住持笑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
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暉傳其徒祖鎮再
世有戒行能守其業多善家各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
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
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者之宮相望于
郡中穿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
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
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靡之觀者願
其屋統數楹於奉佛屋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
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闕于其類者哉

故為記之志乎故大家其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
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塋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會聲
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通從步
可至予持培老良恃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
樂有日也

雙瑜禪寺重修殿記

黃坭水

蓋開造寺創於加水開苑肇自香山迨竺經一譯於摩騰而蓮
刹建彌於震旦良由聖靈周過於日億像法既仰於大千上至
王公下逮士庶莫不躬禮支提心依正覺若此精藍實標吉土
建自李唐拓于趙宋王居士兩塔之營表無縫之妙果徐提舉

千田之給樹最上之善根揚書璣珠於琅函題額昭回於銀榜
香臺迤邐復殿高眺樹借檀陰峰移舊色地為剝罔舍即毗城
矣嗣後妙思行記之日迄今本清改構之年善勝崩淪禪宮銷
歇寶地鞠為蕪蕪金容殿於風雨迺有德盈上座任振復之謀
祖曉道人為募化之主莊嚴倍於曩時經始於不日但彈心
以締勝月而回首即月壞劫方頌美輪運差棟柱為不蓋便成
廢墜於是德盈玉培鉢須燕哀檀於於半純瓏金壘石蕭宮
再飭梵宇重輝飛夢嶺嶺以連雲猶拱嶼嶼以納日錄擬虹盤
雕檐瑩峯山縈綉枕菱鏡破題高僧是萃淨行仗若梵伎與寶
鐸齊鳴天花與芽蓮並發一躡慈宮咸離火宅芬域常因福業

恒新光承東壁燈傳數比於河沙暨祝北宸鞏圖永月於山嶽
助修信士並到貞珉之

吳郡定慧禪寺緣文忠公曠軒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寺寧萬歲院為鄰字稽古
苑志及朱氏國經歲曰在唐總周晉馬至宋祥符中真宗皇帝
別賜今額天章御快玉臺而歲歲得緇度一人褒為叢林唱道
之府于時沙門顯師自履戒香重於儒苑文忠公之遊吳也
交締雅客師乃汎觀別幽臨渠攬竹構為清軒命之曰曠蓋特
欵公舒瀾氣而暢高襟也公素蕭宮環堵冰玉灑翰厥後公請
惠州江嶺隔絕其子遺捨遺音慮孝思寤寐卓契順者寺僧守

欽之徒也系漳萬里為瑋問書草暉報章滿贈行色迄今徽遺
為祇園之華入我 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修校歲典以名緇
見 徽歸則杜影精堵銀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琰益弘清
矩正統中告訖於郡守况公捨祿為陞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
襄周公巡撫南國命琰募勸募書墨本永之瑤珉志言在紀總
是以觀則此刹越歷雖緬而淨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
輩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解帶遊焉芳抱虛筇間崑苑如山
曠閑扣扉而方啟蒼蒼後而恒綠采薇御著娛話終日凡蘇公
曩昔之好譽明霞我餐冷飈我披葛窺行樂月引埽步信乎珍
妙之境非鴻遁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寺持守成及其徒文

慧慨抹公編出而請記且曰頽齋陋錫不足以炳彤管也予
欣諾而語之曰由宋而來世運興華堂戟府代為莽纒亂見珠
青流于奴隸紛而屢矣雖辟疆任晦之勝亦皆泐無處好獨此
軒者幸託于荒涼岑落之界乃親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仰
遐迢迢之躅則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况復楹棟之卑啟唐
位之東漢樊築之瑣隘也烟蔓草非彼隆崇廣麗為鉅家顯勢
之所歛而才思之境可以垂千秋而不磨也迺令守成文慧繪
周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顯所綴屬之懷予也作記標闢以
補蘇公之闕炳示將來庶同况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緝緒之澤
或有嘉述也嘉靖庚子春三月望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舍宣政院事
僧阿喇刺之所建也阿喇刺蒙古瞿頡台氏哈刺哈之地至元
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歸才十歲爾成宗皇帝時
皇姑魯大長公主遣事贊其國師遂祝髮為僧從其大徒弟曰
沙監編以崇祿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
帝授洛寧僧錄或宗皇帝時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 皇慶元
年仁宗以吳郡之良田增徵文懿福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
驛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為久之思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菴寺以
奉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善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曆元

年造成前為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奉三世佛觀世音文
殊室利之像長壽兩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廊廡
其東伽藍神祠庫堂香積之所在焉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
與諸祖之相在焉買地租以贖衆僧鐘磬福蓋之具以供佛
事凡寺之宜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今上皇帝嘉之俾
官于宣政出重書護其寺御前遣使齎寶香豆寺以慶其成至
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飯僧使日
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撒
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臣集再稽首而對曰聖天子
以仁恩厚德覆博天下山川草木衣被雨露咸遂生長凡有知

覺孰不欲自獻報稱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無
所劫其力年順教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劫其謀於是士大夫
歌詠於朝農作於野商況於市休，為重熙累洽而不自知也
若臣僧阿喇刺者世為國人身奉梵教知我佛之力足以集福於
國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
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曆歲吳郡大昭慶 僧徒幼受佛禁戒發此弘
誓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思以至皇后，之母媪，梵宮編字
內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祗有 何以故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
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網聚三世諸佛儼常住嚴相好紫

金光曼珠室利觀世音來抹象 悉就位四天王 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大宝樓閣現虚空梵音法雨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念爾善果故毒烟見多甯經微妙法無量壽教好表見并車象馬自遠致笑諸天宮龍藏中聖后大懸寶月輪報母勅勝廣法施供養僧寶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是時筆臣在法會請表功 示人天護聖護國護群生回向讚歎阿僧祇微臣奉教愧凡方得以文字為佛事願我聖皇與併同壽命福德無盡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教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黃潛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閣成住持妙辨和教大師惟壽使狀來求文為記勒于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曆元年齊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喇剌公所建規制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刹至順年奉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 奉旃檀佛像于其上旁為文殊普賢兩菩薩像壁間繪萬佛及五菩薩山目函寬大藏經循壁而列其下設蒲陀洛迦山觀世音菩薩像并祠故榮祿大夫宣政院使沙監偏公於中沙監偏公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修去崇一十二尺廣

加其修一十六尺層樓步梯方檻曲檻上下四圍各稱其度駁形金碧內外光明燿，莊嚴殊持妙好尤事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竣事閣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 徃來過者莫不聞閣萬井中龍紅浦翠突起天半瞻仰讚歎怪未曾有而莫知其為使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復林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盛衰而為去住歷代靈迹紀述莫殫遠我國家聖神無運握金輪以御區宇 佛之化用其廣大以故其像今應祥現瑞於京城之大拓提者有殊勝可微不誣碩惟茲閣佛像亦因 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具身徧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在，處，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

故閣之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况佛本一佛無有異像，既無異名何有殊此非略愚俗之所能知而亦非世諦言語所得紛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佛誠以財法二施等應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為佛事皆成佛道今土木之役窮極壯麗熾然建立如此其為功德誰可思議是則不得不說諸文字以傳無窮庸不辭而為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於虞公之文者茲不復書壽別號南山扶姓董氏以至正四年來住是寺云

撰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

師子林善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善提正宗天如禪師維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有狀如後魏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峯朱公中峯偈道天目山之師子巖人以識其授受之原也寺名善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額也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賃買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于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峯曰舍曠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後魏是所謂師子峯其巖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墟峯石磴可坐六七

人即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窪下濬為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池石或或蹲狀後魏者不一林之名亦以甚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大半故作屋不多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廡窟之館香積之厨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四外偏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堂曰卧雪傳法之堂曰立雪處曰有栢者曰騰蛟今日指栢之軒有梅者曰卧龍今日問梅之閣竹間結茅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鏡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槩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于天成其經實皆出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參問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所質疑剖析至當其

不虛往實歸至于安眾必擇法器不泛然以容擅施與皆視師意獨亦不强委師取其財足即止諸行耆平童若河南之國魯江浙之道童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未肅政使者若普達實立稽顙問道執弟子礼殊恭孝觀異之師法施平手官資崇庫若罔知也寺成之十三年且春之比丘之嗣談以臨川比丘克立野撰事狀來京師謂余為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曰久既披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于其師與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進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實能破諸妄也又若女殊之學得于智普願之學得於行知之勇猛精

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羨若故普願之好樂在象後之肖二菩薩者以之莫詰所從也今天目之野謂巖姑蘇之野謂林其取義必居一于是矣豈獨以山石肖晚言之乎雖然物有禁捨而後有伏降有比擬而後有真贗孰若物我兩忘形勢俱泯以師子遷師子以石遷石以林遷林然後佛自還佛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執論至于此師必有以善策其徒矣余聞師所說法不設屋陰不輕揄揚不自陳銜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捷出蹊徑其為學早矣根底鞭辟近裏一時諸方之下見下聞而張磔穿午未證未得而捧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禁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化机局改為之一變焉

師舊多論建有擇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到詰若干卷行于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於談之請立之狀余之記能無綺于茲乎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屢請主席堅卻不受適臨松江之九峯間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與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之疏燕與金闕僧伽梨衣至百十四年甲午五月督未翰林學士承旨先祿大夫知制誥燕修國史廬陵歐陽玄撰奏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宣文閣授經郎燕經遊譯文官王餘慶篆

敕賜重建獅子林 聖恩寺記

江蘇科

姑蘇城內東北隅有寺名獅子林初自元至正二年蓋天如禪師

諸弟子購買故宋人別業置菴居天如天如既號禪宗又工詩不忘水石花竹之嗜故其時菴多怪石類瘦倪因稱獅子林自天如逝蘇弟子散去菴之水石花竹日就荒蕪至國朝并菴亦廢昔所稱含暉吐月立雪昂霄桐鳳亭小飛虹指栢閣梅諸境一切淪沒于荒烟野草殘霞落照間久之折入豪門據為市君傭保雜作錯處其上如曼首者數十年而獅子林之類幾不可識舊曆己丑歲有僧明性者欲市買菴經持鉢遊長安諸貴人感其篤實率禮敬之會 慈聖皇太后慈悲奉佛大發慈悲分遣中使敕賜海內諸名山明性以姑蘇僧又篤實為眾所推于是內旨遣中貴一人護經若干卷 賜明性金襴紫衣袈裟一襲

今函經獅子林 敕賜聖恩寺額既呈而寺之故迹了不可覓不佞按舊誌漸為稽復其傭保雜作量給糧費使處列境恢復故址明性乃自捐衣鉢遍募諸緣置佛殿并經閣三門各一殿上新設金像莊嚴慈愍而奉 賜經其中蓋天如道場頽廢二百餘年一朝悉還其故寺既成明性謂余求記余惟造化之理自無適有自有適無如環無端要之有成有毀有廢有興而又成也而又毀也而又廢也而又興也當其成毀興廢或令人欣然以喜凄然以悲及觀于事復總一陳迹而向之喜也悲也皆屬觸境生情乃吾真性如亦復無成無毀無興無廢無悲無喜蓋有無相避如環而有之適無與無之適有則勢時必至理

所必然知其必至必然則成毀興廢相尋于前如晝夜寒暑之變而于此中真性不啻霧之在天雲之過月有聚有散乃天也月也曾何竟髮加損耶西方之教明以青無所以一死生齊得喪大較若此由斯以觀則宋人別業之變而為獅子林也獅子林之變而為荒烟野草也又變而為傭保雜作錯處之地也今又復變而為獅子林也亦成毀興廢之常自佛法視之為極細何足置悲喜于其間哉則夫自今以往百千萬劫安知獅子林之不再而為荒烟野草 安知不復還變而為獅子林耶即明性亦書今日之力之所能為其異時滄桑起滅何能逆料要以慈山木道際則前有天如開山今有明性恢復舊之 慈

聖寵綏特與更典 國運並久俱垂此段功德安可無傳夫鴻
聚于雪、無留鴻而雪中之鴻爪不滅也蛇歸于穴、無留蛇
而穴口之蛇蛻不滅也即獅林寺有成有毀又毀又成豈不可
知而天如明性之善果仰藉 慈聖法施方且照映人天日月
並耀豈不永、無替超出成毀興廢 理之外耶惜余簿書錄
不能如歐陽先生椽筆發揮其萬一耳明性閱余言請勒為
記輒書而歸之

女雲堂記

鄭元祐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鄭車
吳下休心室、茲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祐曰昔普應國師

倡道天目時余之先人秦周公方平章江浙行者以其素所學
參扣于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弟東輝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自
秦北踰龍沙則其近地縣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
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頹異而秀出者也余也益茲所
寓與師子林相密通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不滿二十楹
而擬修竹則幾教萬箇師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禪板如大
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風參拜跪
踰獲聞一言如飲甘露慈師撥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
掃經歲不出余雖不敏竊嘗歸視師方以大虛空舍納沙界王
公士庶賈賤雖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頃刻則未嘗少異自非

師隨方誘掖以得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曾出高
昌依佛為命觀蓋僧寶敢同寒蟬茅以學匠居裴艱於贊頌輒
為師子書二扁榜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卧雲仍
令工刻諸梓而捐之以寓余奉承之意子其為我記之

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亦罕不為名
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摩海為砥
柱于波瀾瀾倒之日振清風于炎埃腥腐之中也歟夫禪自少
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
上經普應直截泉流弘倡大法使真參實悟之士永有依歸是
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秋七

月甲子元祐記

建乾元寺記

顧况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
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般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
僧法珣與和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顯之宅
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晏之奏云觀祭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
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觸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滅
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
說無言詒法以無言詒法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
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

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
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
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德故於無住本建乎諸
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穿蛾拂火此眾
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木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因成等正覺
諸弟子極乎茂林藉級祥草殿後目時設教猶著弊衣行次乞
舍及性切利者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
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
舍木田底迦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
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二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

東林西林寺度佛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松渡法師造南陵隱靜
寺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
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
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况於經藏中抄佛
心說永示無極文曰俾我迷廬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藉絲貫穿
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筏截生死流是日存有
大我乾元實則不朽和泉雲珠珎為稱首佛善善來寶坊宗乳
法雨灑咲慈雲徘徊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宋 滄

蘇之長州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

沙門曰法悟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
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
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寺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
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僧
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
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
今額為徽宗薦廢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群僧
散走物為摧翳之場因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衆為郡周視
廢基感頌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
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

兼通儒家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以之學復至中興之貴
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獎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
第篋如也稽其穀粟則盜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有也師
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覺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
脩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
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石林于江陶瓦于
邨工者委技壯者獻力鞠明究隱不會而集四阿有巖若壘斯
飛丹雘綺爛炫人心目係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
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幾為鉅殿既成門庭堂堂當易
為百吾老矣且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

舊合與議延陸中職公嗣其席職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因辭乃
去吳江水月廢刹釐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觀者越數職公
晝夜等，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
願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
剝付之唐殿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此一念也今也剪
翳剔荒更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
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職公
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
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
薩埵雖曰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

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賈休所畫十六羅漢像
頗著灵异吳越時郡思賢寺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香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啟凡夫以法籠
絡為周法滂泥欲現金美渠盛衰相爭雲卷舒熾幾及千道如
初飛樓湧啟薄太虛鬱攸毒談翻赤鳥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
叢棘下支酒白烟斜日寒隼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烟若摩
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于食無糗糲衣無襦赤
立何以與吾廬蕭然一榻結髮跌風聲汎汎楓州閣四方聞者
魚貫趨布象盤素粟滿車相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史
龍礎承極列砥礪據題措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瘦懼懼破

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毗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温六
瑚吳江有利委平蕪尚苗像變金作膚妙莊嚴相慈且都釐致
中座青蓮數直指紅日升夫術大綱既擊鷲目撼三門夾序暨
堂塗粉可馴致當不孤祇今勝際夏蔭珠黑白駢首施捧膜鏗
鞞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已且暮拈筭復論朝腴一念擺曳
風中換大雄慈潤滴已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淨除
事為不落有與無空、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
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紫莊記

釋圓至

僧之躬以恬泊無慾為養其居也以鬼神為衛與鬼神混故形
必潔澀而不慾故血氣之閉必宣而後平為之浴以洩其襟而
膚朕之煩雖大雪壓冰浴不廢焉所以節宣致潔也萬壽在鄞
郭之間遠山少新一湯之費用上農半月之食鼓鳴漏啟衣布
之入如雲故死生浴者必先掌田穡種刈事假利柄以集其費
歲終則斂彙措於好役之農歸而為薪以田為林以獲為推一
故歲一不穰則薪之源竭管濯之候愆期失宜暑雨之月病焉
南州禪師蒞寺之明年象廣而浴政益脩永嘉祖朋寺徒也執
其責三歲矣既而曰吾去里而東西漂手子、無挾以寺覆養
涵植鼓長而羽飛之僧於茲食於茲扶吾素一錢一粟必植根
著業於寺之幣不厚有報各負不償乃悉舉其私及州民碩氏

野施凡田四百畝歸其職於公通一歲之浴為新三萬及舟子
窳人之傲他浴具集積巾匿若藥之朽壹以田入給之蓄其餘
以備凶歲之不足焉然後費出有經而亦不遺祖朋勤於治貨
積而不吝凡眾之供億有大費必求其任久君之又寓錢於庫
為子本以綿其施而嘗用者撓仆之故屢立屢仆朋不懈嗜施
益旺又施其餘田四十餘畝中膏燭為法藏晝夜燈明之供二
善立而懲昔不繼也求余志其成就之難以勸子後其懷慮篤
本雖老不渝亦徒之異乎其類者矣乃為書其欲而使刻之後
有繼者視余言而矜朋之志浴傳不廢其庶幾哉

報恩萬歲廟首教寺碑

閻復

至元壬辰子落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董公迎慈丈室
導予登塔周覽殿廡他日來訪持報恩具情之蹟求為寺碑予
遂書其事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
作也隋伐陳為吳全孫寬所廢唐僧慧顯更葺之開元中詔郡
國名益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
國自即故址新之捐以支硎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
古塔越於法僧正慧父陸劫灰元豐重建蘇文忠公執嘗捨銅
龜以歲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煨燼今所存者
九成蓋紹興僧大圓所造有釋迦文佛示寂像長及數丈弟子
環繞緝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為卧佛寺近歲淳祐敕造

傑閣以覆茲像全錫今額國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
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風矣自吳赤
馬紀年迄今千餘歲浙右精蓋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洲
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敝法筵特曰華嚴性海寶出芝林
石橋諸師手董公即開山崧鑿善法孫也皇朝退一之初來主
教席以謂窳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
歲緝月余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覺法堂上嚴塔院若窺窬若
憾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現座法
器之屬啟者以新啟者以完陸者以舉輪奐以極計數百有奇
張聞以函計數千有奇工用以緡計數萬有奇子既叙寺緣始

末且念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
之今所以無礙辯不闢揚妙法用權顯實納民於善俾為子者
竭力報親為臣者盡忠報國豈非真報恩耶十篇之義孰外是
乎師曰善哉謹繫以銘辭曰佛日西輝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
玄斯肇補明被兵乾寧陷盜扁去開元乃崇今號塔始蕭梁中
巖佛窟元豐劫廢蘇文可考北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炎
罔幾燼不壞真如常圓覺始孰主是圓孰明是妙松秀相傳維
黃克紹載開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生金現蓮華表靈縱龜
呈吉兆花雨晝雲蓮燈夕耀啟地恩迷闡明道要何思不酬何
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真詰歷劫光華恢

宏象教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使闡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除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題蓋住持傳華嚴
教觀慈應大師處薰建

蘇州報恩萬歲廟首教寺功蹟總記

祝允明

肇浙西之佛刹其最大且久者無過於蘇城之闡首矣由其最
也主者難為今住持竺菴曇公正席以來保護不替每惕然曰
凡持大業於久者必藉賢嗣之時葺而時葺之功力則藉言之
文者紀而傳斯二者相須也然言于前者理周止其一事言諸
後者勢亦畧於往圖非通紀今昔之言豈周知功蹟之茂哉他

日與其葺葺了菴棒諸碑刻謂余陳叙請纂于一按寺名頗非
一而廢興亦多然而方今鉅觀咸存鴻文其刊輒為綴篇而書
之曰寺昉于吳廢于陳隋間復于唐壞于唐末再起于吳越增
闢加稱于宗三修于元而大備於今日焉其初通玄者吳大帝
為乳母陳氏創造而名者也陳隋之廢以縣令孫寬唐之復以
僧慧願也其曰開元者玄宗命天下名藍以年號為額而郡以
此應詔也大順乾寧兵火蕩之後武肅錢王乃置開元于別地
而即故址更建茲山取支硎報恩舊額揭之則報恩之名之始
也崇寧之初賜號萬歲淳祐之代復名闡首初寺有文殊普賢
法華泗州水陸五院於是合而一之蓋義解日崧公大教法筵

開講華嚴有性海之勝則今闡首開山之祖也至元之脩出于
南軒重公則學士闡公復記之延祐至正之脩出于別傳教公
無言宣公皆文獻黃潛記之回朝弘治中之脩出于無涯海公
而侍郎孔公鋪記之以迄於今此寺之大略也其中如寶塔則
起于梁僧正慧久燬于火元豐重建因賜嘉名蘇文忠公軾舍
銅鐘以奉藏舍利建炎再焚而紹興中大圓金公又復立之即
今九成之偉觀也如卧佛殿則釋迦般涅槃像貯造于唐紹興
之修特築傑閣覆之偽周張氏嘗更坐像洪武間德嚴行公改
復元相則學士宋公濂記之弘治中德壽岳海重修故閣于野
記也它如重門修廡僧寮文室及諸庵夏象鼓之屬種種莊嚴

有備無缺而又其外名蹟昔有而今亡者如不洩庵觀音像如
太和石經如延祐長生田猶不一也蓋寺之名凡五其易者二
加者三而俗又有二稱曰卧佛寺北寺弘治間異蹟表耀於巨細
高僧義師踵望於前後吳文傑筆畫揭于昔今佛日添輝雲孫
蕃衍王慶有翊民福祉故善哉三吳之大法幢非凡夫所能承
當而我師擔荷振作人與地稱足以上武衆師下引群衆故為
就此一端述之俾覽者易了而諸舊文次錄其後以授於師用
遲傳于其嗣者大明正德五年歲在庚午夏四月一日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吳之古刹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誌錄南宋至今三百載矣

而端然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即一字蓋又若是也
然佛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遭其
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其人為始歟之歟再脩
再斲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遠邇之至則果以
勤役無私動乎人越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觀深弘慶不啻
若所謂神通變化為者儼乎善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憧
也於是其技嘉之相與言各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欽崇而
一土木之典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人力
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月借諸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
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鏡之石

重刻不染塵觀音殿記

楊循吉

予既記寺之大佛殿瑛師復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薩殿
近成請予并述其顛末按殿寺故有也舊傳菩薩像以七寶未
和泥而成端嚴妙麗飛塵不集其上故稱不染塵觀音四方之
客至者必求觀焉十數年前殿燬於火像存一首而已久無葺
者成化癸卯郡人張廷玉為採良材於千里外得周楮之而瑛
師適以修大佛殿在寺阻歲荒功未成廷玉乃請師較鉅功而
先為是殿越二年告成雖蕪衆力然多廷玉之施也其後為善
薩塑像者列有陸道明張物殿陸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廊之
觀遂復舊焉謂舊像之故首則裝於後壁而以雲擁護焉不染

塵之名則不易也嗚呼佛菩薩多矣然闍浮之人皆獨稱觀世
音名號無間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菩薩慈悲深重能應一切求
故也然菩薩雖曰遍舍衆生而於其中唯就求之者斯往應焉
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起故大求大應小求小
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者惠其不專不惠其不應也
今廷玉為教於菩薩者如此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
願者美而瑛師用無所求為思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
遂書之石

重建寶光僧首講寺碑

曾榮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績捨宅為
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以此也吳赤烏時郡
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國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
歷兩晉隋唐以來廢而復興與廢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
迹固弗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以洎
衆屋歷其先具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 國朝洪武初
開拓郡城始遷寺於跨塘橋西據齊姜二門之衝去舊址才數
百步而近其後有 詔併叢林於是境內諸寺悉歸於此方其
時郡副都綱湛源國法師嘗居此以循教事乃以授僧首一
宗教觀與四方學徒講說究竟闡厥宗暇日與文儒措紳之
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燁然于勾吳之城矣永樂改元之

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於此一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典爾弗之遂九年寺僧大禿大行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寶及頌已帑仍資擅施凡材鳩工初建法堂聿新眾屋甫及三載遂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照耀真乘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以學校版與留宮北京遂述僧之本末借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于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棋布不可勝數試求其若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年而逾遠逾盛者蓋亦歎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隱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績之孝行夙著而其流風遠韻藹然被于其鄉者有不能以遂泯歟是可書也月併書俾刻諸

石庶後之人得有所考且京以詩曰 東南名郡粵為姑蘇秀氣所鍾山湖真巨擘彼甯元魏，梵殿之昔陵績捨宅以建鬱林之石名尚穹隆伊績之遺澤其清風矣歟存更有隆有皆迨際 天朝值茲盛世衆利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國音膺首之示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喜遠於楚蘭志擴前規承 詔在公弗見於為繼此而興曰楮日衍資弗克捐厥功以顯翼，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有光璘影暮鼓晨鐘播檀香霽如旃檀林若華藏海聖壽齊天佛道興隆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善承天為能仁寺

莫明之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為名者並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悉合革而正之然尚以天為稱者切慮亦當禁止其後又有以龍王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還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為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承天寺一太守曲意奏行蓋取諸寺觀藏經命剪去野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潛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瑒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重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于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老鐫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室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寺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室幢永安兩教院于其前凡建置沿革與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庵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瓊樓室屋紺殿縹廡雄踞乎萬井中而息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

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尼于舊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
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好共瞻仰依盤溝靈異之
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于梵行以經學寺事而祀
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蓋利
夫人者也烈婦熾然而不與却俱化人知為重要之兆矣碩法
席久虛越三載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會吉俾廬
山開先南楚說主之甚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衾坐其
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
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圓十有五尺廣加其修若干尺厚
棟脩柔曲樂方築咸以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博土設色
皆出因工之手致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
間五而東西朵樓為間四隆其中而剝其宇繼橫脩廣各中于
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華一佛一二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
數下拖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音野未觀範銅為巨鐘至萬
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野作無量壽觀世音
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作
克視其成他野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
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慈寺並捐衣孟之費構鐘二樓
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修廣秘是樓經有藏室以純金一

柱八面細圓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相扶播蓋香雲綃紗殿建
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手投錢幣以助勝緣雪
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
病厥理繁劇老衰衰施并傾已素以授提點僧而退履虎丘之
東庵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巖公左丞吳公謀於行宣政院
說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舊佛創造四臂觀
世音而天神三護伽藍神而畫巨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
三春朽壤瓊甍瓊壯勢密繁形金碧絢耀華英厨堂庫院什器
之類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以無憾矣斥大
才大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象

寮有閣舍庖福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為者雪窓無不按
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其倍
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窓
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耒耜耨耨者補僧野述事狀屬書
而刻焉阿舍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
岩峭削雪窓以晦機笑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
與國家億萬斯年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
間法而入第一善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
楚而清於虞公無能為復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使來者
考之爾

重修承天寺記

陳繼

寺之朔於梁天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宋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能仁國朝曰承天歷歲既遠廢而後，而廢者累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穹閣為經鍾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墜傾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恬然視之莫能葺復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於眾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為眾之所歸者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弗得其人將何所托余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其住之公淡然若無所為惟勤其道救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遊者董翼

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寬裕而黜隘陋如其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委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翊吾善之為者也咸傾心向之公乃倡於眾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出其資以集工材其樂施占事者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鍾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整澤殿未理大殿為四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而皆飾之播幢供俱處所宜有者無一不其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而觀之者恍然若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猶未已也往時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湖海其相繼事以雄土木之功猶稱不易况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

傳不遠公所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孤其所知者矣公深陽人也姓李氏生六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出家於邑之興化寺持規就度而若素習者十七時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耆宿論釋然開悟既而游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謂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起然而還止菴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歸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於予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與余 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宿眾所請也以書教於北京而恐余言與之後者藏主琢荆石也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特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為記其事入 國朝昭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 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燕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開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

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嚴華成其事而助者益眾美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廣潤一如舊制凡野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願郡薦未受都綱之命乞序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誠病其敵且陋而有野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

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野謂宏博廣大者而選郡中之舊規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甲寅

祝允明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禪院避暑洪子還世具飲膳僧人不來以俗說侵擾意已虛聞又能開佛殿導入乃稍入後門已視服不復作禮坐檻側瞻相皆圓滿猶欲垂言者又不可聽玩月回首看庭落草草草作頂障日風微、來時院內外極幽謐

不聞一聲音不獨解體亦解心暑四体尚有燥被物乃漸以去中次去手翼次去小城中次去杖意漸隨去物以養曰悟夫佛之理以漸去為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幹世輔物者底於至有以為力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終而同也使人蕩、為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欽一二刻際乃力留歎是不可思議大弘重也又曰瞻相即如其軀限一木臬如到聖凡為一時飯顧無極既而飲食來思者超存而瀾滔不更記以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守先二十次十八應真尊者以下達磨師地藏菩薩宋本利慧愷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飯、後卷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未及究細瞻佛相並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玄妙觀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留即返往漢壽亭侯廟亦有礙又往雍熙遂登大殿沉觀私室其前廣庭左右夾室重樓可蔽日西北縛檜為屏數大蒼翁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不知者予家故為寺門使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来事與人懷

歌，齋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轉清勝漫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迺歸

復禪興寺記

王鑿

禪興寺在吳城之乘鯉坊相傳梁武帝女公主所居也主諱妙嚴出降刺史孫瑒，與主皆修梵行異室以居瑒居西曰禪興寺公主居東曰妙嚴寺昔方崇釋教上自王公下迄黎庶奔走皈依傾動都邑鬱殿崇臺金暉碧映齋廚方丈僧寮凡二百三十餘區其址周各一千一百三十五又有奇瑒死公主屏居梵誦沒髮寺後今有丘陵誌其塚也宋大中祥符元年改額傳法

屢興屢廢至元二十二年中尼祖壽奏復舊地再立香祠自是世以尼守正德丁丑授學侍御吉安張君鰲山至長洲縣學恠其隘鄰有廣化寺因撤之以廣學宮遂禪興尼以其寺俾廣化僧居仍改今額僧恩露念其徒道欽詣禮部給劉注持按寺自梁天監二季迄今蓋一千卅年矣代凡幾易寺額亦再三易僧與尼亦迭居之始瑒與主初此為常住也視其生為空花兩月况毒蛻野托變易興廢真夢幻泡影又有大者焉梁武舉江南而棄之况此一標曾何足存然吾聞之禮亡因之社屋之殿士黼暉裸將以為去鑿也則茲寺之存其不為永鑿厚見露尚封殖之 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

殿大學士辰澤王鑿撰 雁門文徵明書嘉靖癸未歲夏五月沙門洪濤夜思露琛道欽永青仁厚立石 章簡甫鐫

蘇州禪寺碑記

劉浩

蘇州為平江大郡故其地素多蕭梁遺跡而名藍巨刹咸萃于是有寺曰雍熙者其一也寺距郡治東北約一里許其始置之由歲久莫知其悉相傳以為梁天監二年太守陸襄與僧清間師有道契遂捐其宅、趾廣袤師乃募緣作大殿舍利方塔於其上請額賜額法水寺改之郡誌亦載焉是后兵燹相繼而寺以廢撲之蓋在五代之季也宋有異僧辟師者卓錫是寺梵行精切嘗入定升夜摩夫宮說法贈如意寶及出定尚執于手復

改額曰雍熙寺一時數字復興緇流雲聚法之盛他刹莫之過者觀此亦可以見地目人勝之不誣也於是別為一十六房，各有名始後諸房寢以不採其町獨存者安分一房而已歷數世傳至僧廣宣廣宣傳明理明理傳文采文采傳文奎文奎慨前人之故緒慕遠祖之餘風確然以脩舉為己任驅馳鄉井寒暑不憚遍扣諸崇我西方教者得施子克相其事正統丁卯歲甫撤其卑陋而大之有法堂有方丈而廊廡寢舍之町庖福池周之處罔有不具已而慮大雄氏殿未復舊觀則又募大善願廣畜土木之費雖暮年益堅其志力歷十餘年為天順庚辰而落成殿高計若干尺廣計若干尺而厚棟脩矣而樂方染皆

與樞稱且求繪工繪佛摩尼天神之像金碧輝映瞻者噴噴。加
嘆其後宗軫宗豈道乾道坤大觀大升輩以次嗣主其寺皆能
克紹前烈至開宗風故其傳愈久而愈隆也為宗翼昔每念寺
無紀述則何以監諸久遠一日具寺之本末來請予為記嗟夫
凡佛者流類以莊嚴為事而於禪學則或未暇然莊嚴之事不
能無起廢也夫起廢無常或既起而廢或既廢而起是皆存乎
其人得度之衷固不可不知所擇而於歸師禪學之驗則又當
搜竹典究僧傳仰而止之使蓋山之地因人而勝於今亦猶因
歸師而勝於昔也獨不美哉予嘗借吾兄經厯公遊於寺靜情
子夏之業故不讓而記之以副宗翼之請云成化二十三年歲

次丁未孟秋七月初吉五石鄉貢進士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
學教諭郡人劉浩撰文徵仕郎中書舍人直 文淵閣項脩
國史 玉牒侍 經筵官東吳劉濬書篆

蘇州府景德教寺重興記

姚廣孝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言人能同
心金雖堅可斷則其言也有意味如蘭之臭氣可取也所以天
下之事無鉅細為之者同心則成不同心則敗故周武伐紂有
亂臣十人惟一心紂有億兆人億兆心紂所以敗武所以成也
然人之於事為者何以能同其心哉在乎公無私而已公無
私則衆人之心自然同矣故其事為鮮有不成者也非惟無不

成況成之有易焉爾勝國之季余多游江湖間見佛氏之居號
鉅禪刹者寺之衆常千有餘指穴後欲起其廢為住持又長年
引衆鳴鑼擊魚穿長街入短巷偏行於衆落間化募檀施至有
歷數代住持三五年不能成一殿完一間過其門者見之無
不嗟咎而太息也余以其寺之衰非不多也化募檀施非不廣
也然其事業久而無成者蓋人心之不同以私無公故也吳城
景德寺吾中書令王珉舍宅為寺基于深巷之中極幽閒清遠
如山林間故代有名僧出焉近年以來寺罹回祿遂成丘墟寺
之衆亦零落殆盡以是觀之何日可能起其廢也有僧曰智仁
與其後深淵如珣淨瑤志願興復此四人者日以應赴經齋

所得觀資俱入公帑才累錄積以為材植磚灰瓦石工傭之費
而未嘗營一富人之門求其財施檀輿於永樂改元癸未至于
二年甲申而成二殿及僧堂廚庫衆屋雖寺宇未十成而已有
可觀也比前所見號鉅禪刹者廢行化募三五十年不能成一
殿完一間者豈不霄壤之有間哉智仁等余舊好識知其為謹
愼人也來請余記余曰嘉其四人同心而公無私事業之易成
如此可善以為將來之勸故不辭而為記寺之初始顛末沿革
事產元之翰林國史編脩官楊載之記備詳茲不復書

寶林講寺記

張益

有志者惟克于所欲為必大有成就觀之白雲英講師步賢

林菴而為觀音講寺也豈不信歟菴在蘇城中元至正壬午周
明妙悟大師懋公之好創懋公之師為中峰和尚中峰道振一
時得其傳者輒能化衆好在法幢高建故寶林雖以菴名盛踰
大利懋公示寂繼之者則為無盡父禪師燈、相續光明愈熾
宣德丁未菴厄于火殿宇廊廡蕩然一空而講師乃禪師五代
源念益佛地成壞有數與舉在人當使荆棘瓦礫之場復觀輪
奘輩飛之美慈素出資務宏舊制始構釋迦昆盧彌陀三殿繼
構觀音天之殿山門兩廊以及棲寮庖湯佛像供具種種咸備
金碧交輝心力並殫人謂構師之志已恆然猶不自足聞觀音
寺廢地已久幸榜額尚存因歎曰以菴易寺真必有相吾者

乃後牒禮部得從所請復命彼裝束菴為任持請余請記詢講
師乃長洲人有章律法師之高弟號知幻叟禪講兼通蓋德俱
邵漢天台性具之說為衆所仰噫此所以能成其志也夫志猶
力德猶水也力可以駕千石之舟苟無江河之水則不足以行
後之人志欲為其所為者尚視其德用加勉焉厥寺其永隆乎
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瑄
序 秘書省校書郎基母潛銘

龍興寺碑
殿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累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
以順其動後代統極人安四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

房瑄序

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弄乘戒之旨及乎視聽
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欤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
其教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颺
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下之事
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前果輪迴極
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為歸誠之比比
近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且孰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業
之成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徽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
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月鏡好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
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王三從故

無言聖祖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
之物在哉無累已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傳自遠俗
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於
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與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準先施錢數
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闡
廬故因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也克讓聞義風雁捨財雲集上
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履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
與戮力營衛受伏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
路相望體製詔決於公輸環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
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復正殿之四雷曼長廡之南垂郭開房

室增加殿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映如少華之承
西嶽少室之拱維青彩翠紅新樂壇靈室敬備已就宛然化成
右驛亭左城堞巨壁直視一而齊故皆倚闈俯朝盈夕散之
人前枕通莊閱朝宗通越之士地富聚落之腹壯為塔朝之首
標吳中之巨巖實天下之景福向若鬼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
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
賄牧則蒼庶不化則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足可
以老揚前烈字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捨舟技體目駭奇功心
賞直節輕請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
命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入，用慶玄津扇福迺命率

士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勝
煇莫知其故疎綴烟銷迴廊燼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皇故
總我古城象設不觀風埃成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
誘人助成英，即貳亦既同聲聚，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
劫信象頤舊製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甍與國同劫
配天作程假詞紹美吁其以驚真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怡寺主
靈後上座靈琬都維那靈 經營結構心廣願成化攝有緣捨
拖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鷲迹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
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脩復碑紀起廢爰復舊文重
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

高郵縣尉沈寧篆額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靈建海印堂記

姚廣孝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按宋地功郎平江府和靖書堂山長劉承
增日記梁天監初永定祖師建於長洲大雲鄉闈門水北之地
蘇州刺史顧彥先舍宅為寺迨唐乾符闈始賜勅額大順元年
寺罹于火景福五年重創于吳縣西南當闈中道場洞啟檀
度至集比舊有加即今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度欽元璠更
額為普慈至趙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
節制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淨信講師惟一至之
觀文公信向於佛竭乃護持特有朱省元等五省元占住寺宇

公謂五省元曰祝聖道場官員寄寓大為不便公以禮待各助
搬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復清淨提刑固有前代累歲決獄
文卷惟積腐爛不堪稽考者公盡舍入寺命善工圍造釋迦佛
像布以膠漆飾以金粉鞋履美妙非木刻泥塑者可並至今殿
奉累經其變不壞其靈驗如此元至正間九泉聲公來董長寺
徒眾迺善法席始盛公容儀秀整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望重
於時能大弘法施陞堂講教法苑妙經緇素者艾童稚習學者
數千人庖供豐足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章應物為
蘇州刺史遊永定寺詩有開齊春樹隴之句公以方丈息焉之
所扁曰開齊大夫士休沐之日則會集于茲講論吟咏為樂每

至夕則返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禮部尚書泰不花公孽策大書海印堂三字揭諸榻間觀瞻者莫不忻悅元季釋張士誠據蘇州城中僧坊例皆軍住於是永定寺宇亦毀壞講眾不逞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焉至於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寺鄰善居士蒞之念此古道場乃衆生植福之地一力施財以建佛殿三十年本寺住持永壽仍立山門三楹間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因不二十年風雨震凌瓦甍摧裂兩廡衆屋蕩盡雖方丈獨存高足以栖衆演法而行其視矩也然而主席久虛壽俗其徒善述禮請同郡前寶積住持此宗入師補廬焉師有戒德精究講學有紀衆緣人多慕向寶積

火廢師力為之興復及受茲請欣然而來壽仍割衣盂之資及募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造海印堂始於永樂十年春完於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即造一天藏經函盛置貯度于佛殿左右間以備寺衆展誦祝釐來遊觀者無不歡喜合掌而去壽等感師不憚勞苦成此大功詎可不使後人知之於是追余乞為文以記余以壽乃鄉中故舊弗多讓遂僱書寺之歷代廢興顛末為記俾歸以刻諸石

重復永定寺建佛殿五賢祠記

江盈科

蘇州永定寺蓋梁太守顧彥先舍宅建其後陸處士鴻漸僑寓焉同為題額韋蘇州應物解即撫息父之劉賓客錫白舍人

居易則先後剝即嘗游咏其間吳人乃肖五賢像因寺據堂伏臘俎豆無替及我世廟初寺廢堂亦圯知府胡公繡宗改稱書院聚徒講業迄今垂四十載并院亦廢余嘗駐馬入慈但見斷蓬荒草走兔棲孤棟折為薪垣摧為工僅院後小巷如斗大沙彌二三輩就中祀佛案上列木像座正冠垂紳悉皆珠網塵灰眉宇黧突余曰此何神僧愀然曰是韋白諸公像所謂五賢者也自堂折為院遂乃假宿于春籟齋俎豆缺如矣余不勝慨歎以問王徵君綽登徵君曰盍請當路挈其端僧侶募建原寺與五賢祠可乎余乘間言于太府朱公燮元厚叩頭而知長洲郵公雪膏繼余主持僧乃從郡縣受牒求徵君題疏過募錢刀

粟布鳩工瓦材建大雄殿奉諸佛構祠堂其五賢其餘齋厨僧舍次第修葺期後千載俾觀余時在長安徵君紙書請記余曰歎此五賢者彥先挾專城之責舍宅以異諸僧鴻漸遭平林之危壽寺而長四大章公宴坐條然埽地焚香白公劉公賦詩等情虛舟遊世皆抱凡回負大根器今殿宇既啟祠堂載闢諸佛得五賢而震旦之教彌宏五賢記諸佛而俎豆之延彌久豈非人天快事哉夫彥先四君子刺史之闕而鴻漸則布衣之傑也此堂既煥登而拜焉者瞻四君子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吏惠不循耳吏誠循即崇祀與焚供俱綿瞻鴻漸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士志不惰耳士誠修即韋帶與管紳並責感而奮而奔走于

習者之林可謂非蔗頑立燻之一助哉是舉也一朱公一鄭公
據四寸管還金輪之墟于久假之後王先生掉三寸舌復聚眾
之地于津莽之餘並稱法苑月證善果而拈据執掌聚水為川
如慈封泥期于就墨化立至理與其徒安吳永有一心若苦
疾續命官長洲凡六稔即今樓邊京洛不無并州故鄉之想異
日工書乞骸骨當以一笈一笠入吳門拜五先生之像分膺長
菴主鉢中香積僧今日濡筆之首無俟曩糧性矣

吳郡崇慶祥院淨月堂碑記

黃省曾

常樂我淨者際覺之強名也新頓悟修者緣身之幻履也日以
對生順果隨而權地淨無體性即垢境而超詮圓湛全融洲部

本青蓮之巖靈如貴攝陰天皆結畧之區蓋一道清淨窮太始
竟未來入無畔絕思議而不動者也我吳郡齊女門之西厥有
崇慶禪院秀植華敷莊嚴秘境漪泉燭帶洗把幽襟大學士文
定吳公普為導賞賦標佳勝日以百花舉國播稱習沿為號遊
其建始則緬於宿祐開此靈山皇運已三道輪則一弘治間寺
持法鏡星集上紹日輝宗學慧香周息聖炬恒光遂使羽鷲新
林士通處花羅珠蘭判界接金園帝釋遊佃以詠經天有嚮欽
而應會悟通晚臘端化委終茲有法嗣如祥聲慈僧秀正依住
德揚闡妙風夏於嘉靖九年飾菩提之寶樹結冥坐之瑤堂後
振西極前俯東明中儼象尊列分祥榻探、托提襟從節督早

早暮陰隱微居卷層雁既登名易悉致還張席坐翹印首之創
儀安處沙門準普服之請乾跌參花觀雕瓊燈傳迅越慈程契
無修而無證當踣祖位排有執而有捐精勤汎蕩受之舟履度
騰騰厘之燭智兩至施盡阿祇而被潤法雲弘覆彌情想而斷
障病瘡衆生頑泥成於象帝違悲曠劫力荷奮於師王自此成
哲言菩提哀悅味清蘭拭鞮陟趾福田翰林特詔衡山文公嘉
其高首題曰淨月榻色有標道周愈顯如祥以余素有巨鑑之
慕託託言取表詮真體竊憶如來旨肯若非因者何云大事因
緣始舊行之塵故若為因者何云從目生法不名為常豈能造
之定有故知非因非非無非非非有淨相非不淨相了此神

解雖業淨談曰莫非卷縱之起機而廓然之最歸者矣迺綴斯
文授鏡來祀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二月望比立如祥立石

定光寺興造記

張習

定光寺在吳城中西北創始于宋景定間定禪師厥後代不乏
人雖未而元以及 國初惟以菴名中更兵燹鞠為荒墟陋屋
數椽雖于民舍景泰中有永祿藉所幼最業于茲以為方今遠
建 益世後教之興正斯時也慨然以興廢為己任爰引舊址
而廣之特支 京師請定光寺額 制曰可遂錫今名乃建承
恩堂以修 上賜餘未及為而示茲其徒德昭嗣之欲大營建
以畢師志而崇無餘書乃與善友陸以章輩欣然出臂為倡於

是地者接踵乃于成化乙巳創造大雄殿繼立祖師伽藍二祠而講經之堂款窟之所以至寮庖庖福之屬與凡像設給事備極莊嚴瓊甍巧鏤俱極鎮固庠成之歲構起三門金碧雲彩時通衢始與閭閻弗類憐然超出矣久未有載恐將來者莫知時首披詞撰予文記之復欲建天王殿村瓦已覆而班又謝世今其孫定興承慶善繼善述締構完好有隆無替惟茲寺之興適當 聖朝隆盛之時又得琮班二師與其徒孫之賢致諸善士之助勞心殫力鍊積寸累五十餘年建大法幢為四眾所皈依而定光之名始列于吳大刹其亦難矣按其教阿含經云能補故寺是名二梵之福今 聖師輩非徒能補而能煥然一新則

其功獲之福非止于經可云乎則凡施財效功讚歎者舉蒙其福利矣後人尚克嗣之以毋忘前人之賢庶幾億萬斯年與皇國鞏固為故為疏其始未俾刻之石弘治十年丁巳孟冬吉旦

定光講寺重建天王殿記

皇甫訪

夫寺曷難興也稽之于經師利創道于摩耶阿含示福于迦葉遂乃布金為地聚寶載基育王擬象于青鸞漢帝錫名于白馬鱗峰峻挺鹿苑叢開二梵福緣十方功德者也吳乘所載古刹森列定光寺者初以菴名後歷為寺禪帶真比之虹山倚良隅之雄傑未及 明 爾 妙 尋 廢 法 僧 永 瑞 使 步 而 入 燕 京 披 衷

而于 英廟 詔從舊額 甍出新恩琮班所奏德班故嗣時景奉成化之交也燈，相傳種，以續聲建承 恩之堂以侈君賜復營大雄之殿以妥佛靈以次而講經有齋經之而竭故有室寮庖庖福之皆備垣墉既甃之惟聖像飾莊嚴寺稱佳慶師琮班擬述于澄竹枝與慶標釋子禪林王因光近接比隣為公社之淵明徐紹卿海來託宿若解榻之玄度第歲曆綿長不無興廢天王殿棟宇頽傾廢礎摧圮為胤縱橫丹青漫漶象教設而徒存金碧毀而莫振慨茲廢墜捐資完好復渡甘泉以資塗瀆築石渠以却泥濘起廢振頽之功非可泯哉沙彌文林之言于予，曰昔簡樸綴蓮于頭陀廷禪騎奇于天竺余才雖不

遠鮮或似之夫定禪之體也光禪之用也森宇內融德輝外煥蒙莊止，虛白吾儒誠明形著一也上輩皇圖下綏民業不有豐碑安紀鴻烈乃稽首而說偈曰佛本名覺世崇三寶定立靜體光留慧始金粟呈神玉毫吐曜眷爾緇徒闡颯玄教運適其昌際其造能定益尊其光彌邵紐提其綱樞執其要材竭句吳沙逾蕙徵億萬斯年永綏朕兆萬曆庚辰孟冬之吉

東華嚴講寺重建大殿記

沈 幾

吾吳東華嚴寺創始于赤烏之年有德雲法師從北寺卓錫于此及宋咸淳元年方請寺額文年僧嗣芳奏免地稅寺傍有祠山張帝廟每禱雨輒應慶元間天地久旱知府虞公禱祈雨獲

澗營殿以奉神，于法門為外護。若顯那夜迦現身為異類在東華嚴一制則與章現並功俗誤以帝廟而名寺焉。本朝永樂甲申住持性乘初講堂三楹宣流法化伽藍次第興建宣德間知府況公鍾復修祠山廟并葺僧廬嘉靖時山門衰替雍熙寺僧海洲來結東華嚴之業故寺為雍熙之行派萬曆己丑大雄殿傾金容蝕且廢更地近市屢借址多為居民侵割庚戌秋寺僧智覺同遊衲德珠奮起重構時宰官申公用慈善信揚君應春倡善布金棟梁椽瓦庶幾得構而智覺等復以老不任事法孫淨遠雅修梵行夫志荷擔不惜蒸神痛形捨身為法赤脚炎霜者十餘年至丁巳而雲間宰官董公其昌本郡宰官凌溪

余特為東華嚴點首云時崇禎辛未冬仲閏月之吉

梅隱菴記

范元衡

吳郡紳衿藍閣直伍相廟東北有地數十畝皆建炎前邦人居址界為疏畦而梅隱菴者獨峙其中嘉定丁丑歲予自雲間復携家歸卜居適與之咫尺賓朋來訪求所以為散策之地始識所謂梅隱者規模略具樓道汎汎七葦于其中而胡普蒙實主之問其經始則肇初于開禧間方未創時境特靜僻日未及暮人已跡絕自有是以來昏旦之過往者始安焉其地則得之鍾氏者餘皆仗重修踵至成他日一偉觀耳未幾有道人陳一如用平生剛猛力除塵障歸清靜地於湯火池中發生蓮花

神陳公仁錫鼎為讚勸金鉤精表越三年又宰官汪叔鳳發歡喜心再捐貲錫命僧性本協理工役殿始落成淨達于出入目果毫髮不昧檀那輻輳大業克舉然經始以迄竣業非一手一足之烈矣予思東華嚴講寺也講者明真空達妙有誠思赤鳥至今吳中王侯第宅不勝變遷而寺之盛而復衰祀而更葺也改初建規模豈非俗之所居無關行頓故豪華雖榮轉形成夢琳宮紺殿乃清淨菩提所持雖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閱歲二千猶猶曠息此為妙有慈妙有即空發揮柯礙今佛宇岷居不隔一塵鐘鈴梵貝別成法界且納履多何許之流揮塵登支遠之座華嚴四界儼然不動蓋一光東始皆西歸之總持要攝也

職即慶元府郵縣主簿范元衡撰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猶吉

天竺聖人一仁而已矣其法東流二千餘載雅為王公大人之
所尊仰所以曾訪金刹隨才顯現吳為大都尤稱此為大雲菴
者南禪集雲之列院也洪武中寶臺師欽奉 高皇帝賜額統
之本寺吳中諸蘭若多出前代衰崇至於親承 聖渥惟此得
之且寶臺遺塔貯在前沼後岡古松標壽又廣陵南園之舊蹟
斯實伽藍之傑著者歟境不徒勝必有嗣人燬而復興茲惟道
力於是西房一峯嵩公暨徒松岩鎮公又一始於斯菴也當正
德中菴遭回祿已為瓦礫之場矣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質先

建大殿不藉檀施之利其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
門廡自為一房亦成座下半雲雪溪本閣吟筆馳聲叢林至是
咸頌駭奔共落勝舉茲後祝 聖有町居眾有寮美哉輪且矣
矣十四年南禪主席缺員眾推松岩為綱紀亦 力修蓋傾
囊無吝明年隨牒上礼部植劄 歸其事蹟請記尋先約
也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匪徒以蕞城為事其中富貴與世
諦等惟善嗣者受其福茲菴化備為新能恢弘先業非其近承
紹續得人之一驗歟且荷 國家恩命外緣無擾受賜匪常得
不晨香夕燈以竭焚修之報則法構永隆傳祀無極可不最諸
一峰妙通醫術體釋行仁由是克裕淨則用充興復既峻峰於

法門矣松岩剛直有為醫尤青藍善好文字皆前修之上足本
山之小宗昔創固不易也今復葺無難焉是宜書以志之

重修大雲菴碑

文徵明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釐革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
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煇併遺基廢址率侵於民居
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存而莫亡者亦或鞠為荆
榛瓦礫之區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常
禁網之地殘寮廢刹稍興復聚徒焚修香燈不絕月引月翼
往叢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日循葺葺不復再振者則在
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豈始開山考之郡志

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臺以高僧奉教住南禪某蓋其徒
也大雲其子院寶臺示寂猶巖舍利於此石塔猶存當堂時
雖屬鼎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永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
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過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縷
衍野橋流水林木散野雖屬城闕迥若郊野菴介其中水環之
如帶其水東自對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
行迴匪其前為放生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本
為梁以通出入撤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遊塵外僧廬觀溪
古木森秀映樹臨流恍然人邑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返非
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多讀書喜文野雅遊皆文人碩士若

沈處士石田若揚禮部君謙蔡翰林九遠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往山嵩一峯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筆記其成及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鐘列置如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普之名僧高士多留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為道蓋如此而今之為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為虛幻視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為有為而非道之所存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數

修以基道業則題疏勸緣持孟請巧所成無幾而半入私索此則佛氏之巨靈無足言者惟茲卷起於歸併之餘其興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不孟之積一不無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甯剎號稱叢林亦多廢廢不葺荒蕪殿堵榛莽蘭然燈地香炷不絕如絃視一已廢復植之巨何如我吾於定昂之徒之舉垂有慨焉昂疏半虛靖共有為今被推擇為郡都綱之作頌曰有崇大雲真此幽墟孰其啟之其人皆曇斷崖其初嚴、寶曇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漫、清池翼、幽石塔渠、

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人嗣承則允寶幢快紺殿隆、鬱攸示度維劫之運載焚戴其夏輪以真迦吉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月凝松雲其繼匪法則然亦表厥表我作頌言後人伊微弗墮厥世尚懷其承

金井菴白業堂記

馮時可

姑蘇齊門之隅往有銘心菴建自元至元四年菴廢于回祿久矣尚遺三井其中者瘞比丘骨左以瘞優婆塞石以瘞優婆塞與比丘尼至今不廢 世廟初年道人馬祖曉者振錫於茲道人為海天禪師高足負大智慧獨磨精進結數椽其傍是夜井

發金光菴野由名時未有金像比鄰某居士塑大士像得供於普陀山既就道 歲夢大士謂蓮華淨土豈必海際已菴遂移像菴中供奉道人示寂其徒孫比丘法志繼其衣鉢以及漢量演信修持勿替觀施雲集金太學繼臣首創堂五楹莊嚴法像申少師為書棟楔其前堂五楹則藉眾力以奉大士傍為淨室齋厨浴厠以次而其廣潔觀深為城中諸菴甲最後有隙地劉學誦獨構三室以奉白衣大士余捐貲佐之已亥歲落成目命其室為白業堂而法志以屬余記余謂業曰念起淨以垢名白者淨之至也念可不起垢淨兩忘即業且不名何云白哉雖然妙明心中無所不現隨現而有緣隨緣而有業趣黑則黑趣白

則白者以無生理照無明心前不留後不迎趣舍離合之迹泯
如則匪但面壁膝蒲汰蹂蛟濁自濯滌於塵根香色之外而後
稱白即廣應普度活世資生如龍如象變化擔荷一切含靈蠕
動砂石瓦礫皆妙湛德持無町不淨無町不白豈白之而後白
哉若以功德心求佛以福利心求佛則為有住有相有住有相
則有碍有漏塞而不通暗而不明斯未免於五陰六入流浪生
死之黑業而已矣故曰業本無業白本無白法志等為悟於此
則是卷也即為淨土即為蓮臺昔人町謂道德町在山川州木
變為寶林馬道人金光之現其徵於斯言則雖精舍沉、特五
濁中之幻景耳奚足志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

察使前奉敕提督學校四川貴州按察司副使奉 佛弟子邑
人馮時可齋沐稽首撰 大原王穉登書 天水趙頤光篆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袁卓立石

大悲懺堂記

姚希孟

有智者大師行誼華三昧心緣苦行解悟自後見靈鷲山七寶
淨土聽佛說法遂于翹勤禮拜中融通三觀了、通達一切心
非心法心如流水不住法中作是懺悔從證入得與七如來、
深悟淨光相映非徒效世俗擊額祈哀策求、人者不思自拔亦
非憑仗持罪來懺一語影響願願自謂護身符也數傳而有四
明梁慶禮公本法華像式開大悲懺不特以大士慈悲心拯拔

一切淪溺而為大梵天王說此陀羅相說曰無染心空觀心雖
知空觀無染則無罪無懺而又不廢恭敬甲下嘗依大乘三寶
作我怙恃此正十佛業與十不共中權實兼行之法乃懺法中
最尊最勝者通來多教一燈輝映嗣續延及吳門駁、沾被然
龍樹大師之法源慧文慧思之裔派乘戒辨其先後通判其
精歸無論初心末學展卷並慈舌橋口吐莫測何語亦有夙稟
利根喜接捷要而苦行布之森森覺名相之繁多者惟吾友心
城居士篤嗜而深研之雖暫借復輪旋竟一笑自有密因未易
臚列獨謂理真則要即難尋迹動則軌域易守且有菩薩之悲
願引之于前有交報之長遠迫之于後求止者不必結跏枯坐

而合掌已足那伽入觀者亦不煩提扉為始而道場即為帝網
故知各教本一方便門若修懺尤便中之便也焉僧真常與居
士適有同願募建大悲懺堂重研奔走辛苦年歲固鮮須達之
布金亦少祇陀之隙地居士於苦塊中間之喜而見齒謂是吾
不請友也遂以西園慨然施授此地有池樹亭臺之勝嘉樹文
禽之樂靜可以皮置琴書動可以留連觴咏如町謂春憐豎不
山坡眼角坏圓取意命名超忽駘蕩無論一丘三徑即月席花
茵與復不淺若視乎犂牛情依猿鶴平泉之花木且與西陵之
香履分據于八識田中當懸崖撒手之時猶且捲入慳囊而不
知道寧使款湖底柴與經卷繩牀同作招提故物而甘以其身

為辭業之燕踏雪之鴻子慈居士捐割之勇擅施之博人知之亦能言之若其私宣大業暢衍孤宗以折狂慧之貢高而攝愚癡之信受此其微意所鍾而人不盡知余得揭之以諭于緇素之儼此堂修此懺者毋忘居士苦心普善薩有十種園林教化眾生是也其居士之謂乎居士姓劉名錫玄長洲人嘗死守黔城軍圍經年而有堵晏然能以身官身為天子作金湯者然又不自功而迴向大悲曰此秘密加持力也居士之能空一切也獨園樹云乎哉

能仁菴記

釋祖瑛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隔隱道彌顯天目如住本

公其道大而弟子衆逃于窮山海涯而追逐不捨高麗君長即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于其死也謚為普應因師仍賜其書入藏嗚呼何其盛哉方師之逃于潛至于皖也有祖慶者先隱此山願為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技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為之如庚癸子老明薛勳于郭林宗明大師之於妙喜必有厭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菴施師名之曰順心俾震主之震以姑蘇祥初遊訪之行而無所歸宿至治二年買仰家橋殿氏地南北至河東延二百三十三尺創菴曰能仁以駐錫有果菴居士吳志曰者地財休觀吾羅漢像自門而室及買菴基之右余氏地為廟南北至河東西沿八十三尺至

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廟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五尺及松陵瞻衆之田六十二畝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菴事是為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蓋震之侍師曰又得師之道為用其土直固足以成此况其精者乎于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周守先規而嚴成法介福慶院長老從雅求文為記述本公之道震之能動其師以告之云至順三年三月十日四明沙門祖瑛撰

了菴記

祝允明

有一菴其名曰善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

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執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了了如菴善首謂之了了我未知識譬之於舍於舍一間謂之了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了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一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有極有極有拱有楹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謂之了了為當總件謂之了了於件謂了則未完全於總謂了件非、了如是菴善首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曰已沒謂曰了如謂曰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

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
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必焉、無春所以我於稱喚之
未知識云何為說哉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從焉如是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所
了亦無不了亦無、了與無不了轉、歸無乃是了義從焉開
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為約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沈身非無非、無身外復有舍、外復有稱如是以為
了如稱木之灰茂焉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應我語而究竟
完結



虎丘靈巖寺記

王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
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示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
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方次應斗牛之宿高田多稼歲儲以之
汎行雲崖此居風俗于為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百
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
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
王闔閭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
五尺銅棺三重頭池六尺玉見之汎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

云秦皇帝日遊海右自滬濱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
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奔而隱月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
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大湖餘三
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劍池
水直上連滄海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
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說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珣珉捨別業以創焉
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
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徽牧戴卿觀公庠改為禪刹延清
順尊者道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絕境粉垣回綠外莫觀其崇

巖松門鬱溪中迤麓於嘉致故前脩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
莫先教錫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霓華嶽山屹旁礙呈日景物清曠寮宇岑寂千年之禪
多集四照之花競折番組縲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
終焉宴息允好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
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美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
潔智懷明廓自提提崇唱克奉神君屢飛輪於雲霄祈鑿文於
金石塊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數頭陀之碑則富言於身解
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
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

瑯琊郡用周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隨記

重興虎丘靈巖禪寺碑

黃潛

有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旛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積華
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者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
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退事而歸於理積土
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
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月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大塔提曰靈巖

寺山之得名寺之朔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坑之所託秦
皇轍跡之所屆鋤池及試鋤石存焉寺則晉王氏兄弟司徒珣
司空珣所施之別業生公構堂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
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六此
丘陵公以圓悟嫡子坐鎮慈山法席出公東南大叢林號為五
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緒經有
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晤堂松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
風愈振兼承其緒代不乏人而文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
尊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免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行
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

羅漢執金剛神壇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鐘視棟宇之摧墜盡散者或以或革
百役並舉大佛毀千佛閣三大士殿巖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
古木寒泉鋤池華雨諸亭則其舊祖塔叢茶倉庖廬湯沐
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別改建使一新環寺
為渠六千餘尺墜於客上水過弗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
經用之美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屬於城闕以
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
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
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

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于成而不愆于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以無咎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茲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机和尚於大慧為五世孫於隆公為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卿秦不華篆額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口虎丘吳闔閭野墓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周草盤鬱泉石奇詭蓋有王珣及弟珉之

別墅咸和二午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能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王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文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善直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普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珣繼宗南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又明年作妙莊殿閣三年落成蓋寺至良珣始復完好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土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珣抗之海昌人原石其字

前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元宗云原石嘗從元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開暇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飲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與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幽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斯樂輕若脫屣烏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以處焉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好物視李文饒瀟灑後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越越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

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因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璋蹕絕刻厲勤篤材智士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之而執禦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太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廬陵楊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某書徵仕郎中書舍人三山陳登篆額

虎丘山重修萬佛閣記

文嘉

虎丘山在吳城四不數里而近中多勝跡其琳宮梵宇亦為吳中甲觀而萬佛閣尤雄偉宏麗歲久有傾圮處游者每興歎惋於是吳城專許巷人守成張君暉欲重加脩葺以功費浩大非一力可成因為疏請將告之于其人之所願欲者以協就厥事既而歎曰天下事志為之不勇耳焉有為而不成者遂夫心捐產條理凡闕之地者立之朽者易之漫憑者新之庀工程能以一身任其勞費蓋茹事於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歷若干時而工畢繼而西才殿伽藍殿天王殿中山門斷標亭大山門以次告畢至三十年五月三日又重蓋玉皇閣一所三十一年三月七日則于手觀音殿大悲閣轉藏殿皆以次畢事或有嗤之

者君曰吾見大家巨室窮燼土木以為子孫謀計身歿未幾已屢易主矣吾豈不念子孫哉然吾所以為此者亦非敢徵福於回以為後利特以名山勝地傾地莫治故盡力為之然亦不自意其必能成也今賴佛佑皆以次告成則吾願畢矣因屬予為之記予惟世之人老則愛惜費念子孫寸田尺宅必爭必計凡以為後人慮至遠也故窮年矻、老而不休連者笑之其或築園圃適游者自以為遠矣詎視吾張君之無所利而為而又莫惜其勞與置者其相去何如哉予故樂為記之使刻石山中來遊者觀焉不特可以為吝惜貨財者之鑒又可以為勇於為義者之勸也於是乎書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冬十月茂苑

文嘉撰

重脩虎丘寺千佛閣記

鄒迪光

自夫差稱霸江左而姑蘇為一大都會諸玉錯奇賦彫瑛素封神阜靈宅甲天下而以山川勝其山峭崿巖崖隱嶺崑崙延袤曼衍茶篔簹不能徧而以虎丘勝虎丘于秀壤芳原之上靡所附麗球而上于慈善詢目紫翠襲衣竹木駢羅空香交加排檀蘭若速速相望門千戶萬廳蔽雲日而以千佛閣勝閣當山之陽摩訶中據左右兩殿翊之轉埃壘納景翳吞吐沆瀣帝星斗飛欄鞞鞞及字青曠玄輝丹城玉瑱銀鋪往，而是為永樂十九年僧良珩所繕蓋棟宇若斯之瑋矣歷歲之久而寒暑再

離雨師無賴風伯不仁繡楹支離從東而靡丹青剝落金碧黝黯礎花內蝕管屢多故于是乎聞者歎息見者悵惻王孫公子張無眺望騷人墨客用以千古方袍圓頂之眾歎其無所瞻禮牛山之淚洒于沃州雍門之悲作于梵宇桑田之感及于恒河始未嘗不嗚嗚璘璘而後以凌遲惜化城之欲化也司禮孫公有事三吳意在恢復力能振舉暗斯閣而歎曰昔王珣王珉割別業以為寺稱茲山盛事夫未有寺而割業以興既有寺而憐財坐廢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爰捐緡錢若干首授成事而後少師申公侍郎韓公與夫邑人善知識吳之相寺相率信施寺僧通器具大津梁唐鏡慧乃為披美材購堅甍伐精砥鳩集

群工撰時之良規中持斧斤上下鍾香絡繹董修不廢閱以告竣若危始安若履始實若仆始超拱若羅而侍棟若翼而飛檐若覆而併礎若踞而伏慧曜再朗法雲大被迦陵嚶鳴其上蒼蒼杜嚶之花菩提娑羅之樹紛披其下悅若耶難山而登鹿苑瞻阿閼樓閣者工始于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而成于二十四年四月所費總計三千七十兩有奇通憲謂余雅奉金仙修出世法乞一言以紀盛事且曰之舉也非疎莫倡非甲與韓莫繼非諸同志莫終財以義集功從衆建黨心斯歸千靈乃安然然而有佛力焉非象手目之所能運也昔胡以廢今胡以興廢何其久興何其速不有如來真，易助昭，執柄每手稽首十

方授誠千佛而後敢告下執事惟執事其國之夫佛無事以人為事佛無為待人而為故如來即大靈通不欲斷其臂為木原其肉為土反剖其五臟六腑為金石化其百骸為諸匠匠若魔主外道之町為以駭天下而必寄之人故人亦佛也人力亦佛力也乃不有無事之事，而非事無為之為，而不為者乎有事故箭字珠言無事故清淨覺地有為故白馬拈提無為故攝心淨土事而非事故福地亦心田為而不為故募情亦靜攝故世有成住壞空而理無成無住無所空壞寺有興廢而佛無興廢當其廢也阿育挽之不來漢墳氏追之不及金剛神力繫之不能道其興也不丑丁六甲而開不公輸班倭而進不邇氏

而斷乃其快而廢快而具則又神高之好不能謀錄首之好不能算而魁魁魁魁之好不能窺夫何以故千佛一佛一佛無佛無佛無聞無聞無廢興一理其然孰知往始孰測將來不有端倪故經不云乎萬法惟心必求佛于千求千佛于闍求闍于廢興，廢之間是謂以幻執幻無有是處通憲領其言歸而授之廁氏用告學禪者萬曆丁酉嘉早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而奉 重書八閼三楚學政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梁溪鄒迎光著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夫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知 制誥 廷進總裁 國史 會典 予告邑人申時行篆額

千佛閣

錢希言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歎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心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錠 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丁不輟及曉錙銖不失尺寸詳說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辭而去識者謂匠人凡人偶為神物所為而然如古者鉄倭之流其神不死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

水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道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平田中無有重

複綿巨之勢而盤積巨石撐突昔羣轉步險若在衝虛深官
處中如壁華絕壁劃然湛虛之淵下臨無極即之危懸若墜而
藉此虎丘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殆有神明之好扶
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礦至於頓首山鬼留款岩穴為之生悲惟
景勝地靈結為佛廬精嚴冠它刹釋氏有教施及香冥宜其徒
孰為水陸環浮因比，是為四方好歸嚮獨靈者亦莫虎丘若
也宜有道場廣博嚴淨然寺之屋 其巔 不能備眾事好謂
水陸之供僅列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額狹雖巨摩成弗克
完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序始至等室即慨然有興作
意且道行為眾好仰乃有信女張氏法濟欲成大薛贊之志命

其二子曰澄曰污捐貨率諸家捨七百餘萬有僧善才運其智
巧累石崇基勒營大履堅壘為梁結椽葦飛直小吳軒相對如
翼鳩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後不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
成又增置田半頃水為祠園歲給蒲葦蕭塞之助凡城邑聚落
與夫舟車衝、見聞喜躍聲財為供驅轉背來想其清夜沉寂
太虛次窠鈴鐸振響恍如摩空山川草木為之肅然而況三乘
十類有情無間靈 來下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教益諸法
施中此施無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彥以一才便成就二種用
乃移畫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
佛用心得水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

虛空而為第一寶義中示現種，好行事此如來以大事出現
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
推實履行道難以相好莊嚴其身而視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
積集眾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面慈大士好以
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現生
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慶喜尊者好以內懷智慧外示悲
憂以祈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蹟如是周遊建立於世間法決
非小補受付囑者宜何如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敬垂
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眾生故此
法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願力悲力

無有違此山此會亦常住彥以如是為請有施者福不唐捐余
以如是說諸有聞者一時解脫乾道丙戌上巳日記
千頃雲記 家之獎
虎阜為吳會絕景幽岩曲沼住木盤石之環巖娟秀悉在寺前
劍池鏡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眈山勢為高下廣袤規置不
能平直而擇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文室畫山之背一月
千里以故遊披速眺空濛浩渺之趣地在寺後中為致爽閣漣
木蔽虧目不得矐少東可十步前無翳翳望眼始逸屋北陋弗
稱今住山古田師撤而堂之前為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杖拾
平遠然後畦畦畝之交錯運岑平湖之隱見出凌風帆陸車

樵歌漁唱之斷續款乃千古塵迹感衰興止澹滄海莫可悲而不可繪也而不可言者莫不悠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能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徒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之句扁扁性存子來避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錢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蕙首覽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于軒然笑曰師贊矣下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盡倏成倏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初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矣謂雲為

有謂世為真長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長之為脫滅與較俱亡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自其交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交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交者不能一瞬交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如爾受而蔽之為記古田名德屋天台人宗通眼正其主虎立百廢具舉景物為一新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手家之巽記并書

虎丘殿閣亭臺虎丘山雖在寺中然樓閣亭臺有義賢於山不繫於寺者之置不錄

梁復殿

吳郡志云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為古蹟淳熙中有僧庸凡而

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為恨

宋御書閣

真宗御書三百卷其副藏名山虎丘得之閣曰長建元初更名妙莊殿閣位佛像其中相傳在東

陳公樓

初寺僧取水劍池登降喜勞隆典閣陳敷文出錢二十萬跨兩崖砌樓其上為井幹以便汲曰名陳公樓其作石梁者則當公改為之

生公講堂

一名生公禪堂李德載云劉夢得有詩可在不可考

何胤講堂

在西寺胤講經不害物屢人逐處來伏堂上不動有鳥似鶴紅色群來狎堂下

白雲堂

續圖經云寺中白雲堂絕勝不知

官廳

續圖經云寺中有官廳登覽勝絕相傳在

琴臺

隋王幼舍利記虎丘寺王珣琴臺唐顏魯公詩云琴臺化若神相傳塔基是

生公講臺

顏魯公詩云登臺仰生一指此蔡忠惠公篆生公講臺石刻

可月亭

在剡池東劉夢得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因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亭耳雲嶠類要云可月是寺毀時亭獨存真師修之

翻經臺

生公池之東南有翻經臺相傳為晉梵僧於此重譯法華經者唐王建詩云 小入寺覺山寬此是翻經處千人石一壇陳中書金江整詩云寶塔據高壘經臺鎮巔頭

羅漢受戒臺

羅漢臺在翻經臺西謂昔有羅漢嘗於此受戒古詩曰我駕虎丘山開尊羅漢壇清風起襟袖黃葉墜盈籃

通幽軒

通幽軒在西庵即尹和靖先生舊寓處

小竹林

踰山之崩西折而之北有平陸焉主僧就其處結屋一區古木修篁左右交闕烟雲且晦或失不見殆猶竹林化境也人目之為小竹林焉登山之人窮援歷訪足倦將休忽然望見此軒則又不厭躋攀而必至焉莫不垂涎于茲而興隱居之思也新志

折而東僧房有韻玉樓塔在簷下可眺

花雨亭

亭下臨千人坐名花雨者取才子通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語今不存

小吳軒

在寺東南角飛駕出品外張仲舉詩云佛宮飛閣出峭岬勢極峻聳平林遠水 開闢斷隴烟水萬家盡在檻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名天

佳致軒

東萊先生曰寺在佳致軒在法堂東或云即東軒

千頃雲

東坡詩曰雲水慶千頃故取以名軒在東方

妙喜看經室

妙喜來歇處人號妙喜小庵莫詳

楞伽室

在舊方丈中

福嚴館

雲嶠類要云寺有福嚴館

虎丘寺廟

東山廟

廟在入山南徑東嶺上相傳奉東亭獻穆公從山之東抵郡城西北居民歲時致祀不絕即短簿祠

西山廟

廟去山無百步在平壤臨大溪相傳奉中書令王珉自山之西及南以至楓橋闔門市民居時祀之此蓋東西寺廟寺去而廟廟張燈杖饌簫鼓喧闐如人雖運寺之山徑亦難有燈往來之人或以鼓樂自隨競相為樂蓋理家時故事也

按二王乃捨山為寺者故當附見于寺末

虎丘泉石凡係釋氏有闕者從志中摘出

白蓮池

池在講堂下周有三十步曉石亭出而中有磯臺嶠類要云山

中勝景白蓮池

懸、泉

吳郡志云懸、泉皆山中之景在路側有呂升卿題字蘇州府志言恐即虎池泉者非父志云山有海涌泉或云即懸、泉莫可考

生公池

池在西嶺生公到日其水驟盈生公既去其水忽涸詠之者曰生來池水滿生去池水空

洗盂池

在羅漢堂南相傳羅漢翻經時洗盂於此古詩云煉丹井上泉雲合洗盂池中海脉通

放生池洗硯池

二池東晉時有之今皆湮廢不知所在元僧靈暉云

響師虎泉

王隨記山有響師虎泉續國經云虎跑泉在山後倉基上清泉公道迤者非。新志云今有八角井尚在

觀音泉

蘇州府志云即陸羽石井俗稱觀音泉耳

陸羽石井

續國經陸羽井吳郡志云劔池傍經藏後大石井百潤丈餘巖巖自然上有石轆轤久湮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

井紹熙三年主僧如壁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脉中甘冷勝劔池郡守沈揆度卿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傍作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

千人坐

吳地記云虎丘泉石其最勝者劔池千人坐續國經云平石可容千人相傳因生公得名吳郡志云生公講經處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之他山所無

點頭石

十道四番志云異僧竺道生講經虎丘寺人無信者乃取石為

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故名然

古杉附

吳郡志云寺有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
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守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
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植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彫
依佛氏初植必僧誦僧誦王珉

虎丘寺

晉司徒王珉司空王珉即劍池東西為別墅咸和二寺捨為二
寺在山下唐會昌中毀 為一寺在山上錢氏唐陵王不好
道琳不事園花望見虎丘即色喜至即規畫興建故寺多其經

意宋至道中郡守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主之請額賜
名靈岳禪寺至紹隆宗達二師而規模始大得捨田至八千畝
充塔燈費元有永師明師者出寺益振國朝開平忠武王提兵
取張氏因開平駐兵山中而寺獲免于禍

山下二舊寺

唐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李紳有暹暹武丘報恩二寺詩報
恩是東西 白樂天詩云不厭西丘寺 是西寺 勝東寺 續國經云東寺皆為
民嗜西寺半為榛蕪矣 是西寺遺址 來時猶在也

山上舊寺

前門榜曰海湧峯 山南陪 中門榜曰虎丘山 三門榜曰虎丘雲

嶽禪寺 山上妙莊殿開門三 千佛閣 此是見物初勝語 大佛
殿 山頂佛殿后以隋王助諸州 法堂 後方丈 轉北 鐘樓 初
佛殿東後 藏經閣 神堂 榜曰佛海 池西 祖師堂 佛殿 土
在左 應北 藏經閣 神堂 榜曰佛海 池西 祖師堂 佛殿 土
堂 佛殿 水陸堂 右 應 劍 應 夢 觀 音 殿 殿 井 檀 林 五 臺 上 轉 西
蒙堂 千佛 厨堂 榜曰香積 北 庫院 左 浴堂 五 臺 下
新寺

舊寺從宋南渡前經元末交故雖多而皆無害洪武甲戌九月
八月一火蕩盡丙子五月性海真師至鼓瑟以修廢舉陸為已
任既而有施巨拔者遂即故處以次具作為殿後宣德八年冬
寺復火更良价以至南印大興革漸以補治始復舊觀云

大佛殿 視日加高作重簷開其基向前使去塔遠今 法堂 由三
加西翼崇廣視日方丈 閣 榜曰大佛殿 初毀后或重建而
有 中 結 覆 頂 閣 榜曰大佛殿 初毀后或重建而
應 夢 觀 音 殿 初 毀 大 石 皆 折 裂 而 現 音 像 獨 如 故 聖 人 為 募
塔 林 南 印 重 修 祖 師 堂 正 統 間 大 興 又 建 土 地 堂 改 在 殿 前
成 化 年 建 蒙 堂 在 日 邊 重 千 佛 閣 五 臺 頂 三 層 永 天 王 殿
正 清 又 建 蒙 堂 在 日 邊 重 千 佛 閣 五 臺 頂 三 層 永 天 王 殿
重 簷 長 廣 殿 建 三 大 士 殿 在 五 聖 臺 頂 正 統 間 建 僧 堂 正 統 五
德 源 勅 賜 藏 經 閣 正 統 十 二 年 僧 勤 蘭 等 建 僧 堂 正 統 五
建 庫 院 浴 堂 在 日 邊 勝 源 寺 未 公 勝 等 建 閣 藏 經 閣 香 積 厨 建

以上皆據舊志錄出以新志之多慈謬故事從其舊耳若
新志所稱前山門近年來百步街兩旁居民占塞萬

曆六年督糧道大徐公查清原額始復舊觀禪堂靖海
真師修完正德間僧大泉重建塔僧寶林重脩南印又脩
祖師堂今為西方殿伽藍殿仍在佛殿左伽藍者西域佛
廬之號也僧房小樓北窓正對海霞山月題度印亦可眺
遠大悲閣宣德元年良珩建天王殿良珩募指揮董福海
建萬曆五年住山僧圓曉脩此數則可綴舊志之下者亦
備錄於此

海湧山

龔明之

虎丘舊名海湧山闍闔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噴
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刻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

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卷所謂西武
丘也虎丘避唐諱改曰武

敕建明泰禪寺碑記

申用懋

余按吳中梵刹林立基布創自我 明者百無一焉非 天子
不賜額非 勅建不名寺甚鉅典也虎丘埋山橋之陽有原明
菴者肇於南宋紹興之世原明故住持中白眉構茲下院為靜
攝地而史功即唐霽福因舍宅成之迄今四百餘年行僧運接
焚脩罔懈四方名流碩彦式廬造請無虛日然未有議易菴名
者迨我 神祖父道化成廣為 聖母延禧賜殿賜額靡遠不
屆于是菴僧性威向匄走 闕下若行遠享禮臣須之考等合

疏具請遂得奉 旨賜名明泰禪寺齊紫衣白銀而歸時萬曆

庚戌之十二月也余才承乏兵曹與聞厥事嗣歸里門則性威

物故寺額未新煌 明旨幾委於養菴爰有僧錄司覺義祖

倫志果行勤慨然引為已任咨於清遠行潔等尼材鳩工鼎新

門闈明泰禪寺之額始落成於戊寅之春季日采貞珉謁余記

其端委余恭念 聖祖以儒治天下而於普門內典則曰暗翼

王風助流聖化洋溢 睿謨真摯三教之摠持培萬年之福極至

於今 聖子神孫於崇儒重道之中存護法弘慈之意故能使

生肌翔洽淳化融流玉曆恒新金甌永固即我三吳之民世為

國家財賦真巨難云物力孔竭而家絀戶誦身縉繫解百年

父老白首不見兵革豈非我 佛弘仁幽贊 累朝之休養使

生民默受其福而不知者耶余既幸明泰之興有光虎阜而更

慶 四朝之明旨能率觀厥成也謹稽首頌言而為之記

明泰寺普慧堂記

趙鳴陽

趙鳴陽

自金乘西衍石像東來姑蘇為三寶祇園虎阜尤四衢皈命監
法幢於海湧名宿代興懸慧是於雲巖崇風時振爰有十一代
住持號原明者性空五欲道濟三途獻酬久愜群心靜業尤勤
獨往頑瞻平野得勝地於山南結構精藍跏錫緣於水曲入其
邃宇覺中亭片石翻厲紛囂領其出際使千頃闡雲蓋增之暢
此原明菴野際時也記史功捨宅之歲為南宋紹興之初入我

明四百餘年傳者德十有數輩雖教日境寂焚燭迫賦叢林而
庵以人名寺額未遑勒賜遠我神皇御宇化日雍熙幸逢 聖
恩近休慈雲遍覆珠璣錫鬚掩映名山玉藏金函輝煌古刹於
是庵僧性威持精進心強勇猛力壯鞋北指一瓢一衲板皇都
捧勅南歸賜額賜衣采帝闕於萬曆庚戌冬月奉 旨錫名明
泰禪寺龍章與法箴昭回像教得綸音震疊固宜新棹袂永
樹宏模乃夙奄忽蒿萊功婦度周茲有南京僧錄司左覺表祖
倫號曙曦者先心惇大特律端詳清情縉素瞻依雅望公卿動
色雖策名京署而樂志玄棲將影峙山月克彰崇號而金謀未
協孤掌唯鳴乃先罄其鉢資營為精舍軒楹敞朗華素合中輪

與扶疎寬約得度良明萃玉嘯咏忘歸名衲仗躋誦熱加蕭蕪
以時花遠切翰墨盈廂梅檀倚祝以凝和梵唄琳琅而演法斯
誠普門之福地慧命所倚庇也於以紹隆先緒恍原明衣鉢重
光却浮大厓祇林使明泰之恩綸五著慈堂之建詎不休哉余
數椽小築咫尺禪宮敢云方外論交實乃卜隣叶比媿無檀施
真願宗居耶借彫虫用彰懿德云爾時

崇禎歲甲戌小春五日天啟居士趙鳴陽撰河東薛益書

宋秋賜半塘壽聖院記

常 楸

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為善之隆于金石予嘗味斯言善之足以垂後如日不滅如

海不竭豈但好修君子然哉佛自漢入中國歷魏周迄唐幾廢
興矣然教視羽流為盛前輩所謂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
業化安以地獄化愚要習道性之本善應助政刑不及是故
其教能持久更千變而弗味良有以夫吳門之西半塘有寺曰
壽聖蓋自東晉因誦經童子有塚賜村建塔院至我國朝治平
賜今類同雖中毀於建炎隨復於紹興上下千餘載甲乙相承
遠僧清一益能繼述典情燈接蔽像曾且申明傳帖之旨下
之郡以維此意於石人知愈遠球存寺之壽其傳也不知所以
壽其壽也其壽也名以壽聖人得使君國與天同壽也得非佛
佛善道、久化成固尔歟吁為善最樂謚彼聖于金石之訓於

斯益信

朝奉大夫集英殿脩撰知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
許浦水軍常楸撰時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記

半塘壽聖寺記

陳 繼

距吳城西北七里抵虎丘山者曰山塘境有勝處群山獻奇詭
者屏列北南而環拱於其西清流演注迴合前後嘉木繁蔚蒼
翠無冬夏以其居塘之中名曰半塘晉釋道生法師鳩摩羅什
之高第神悟佛道而為魁傑者也師壽迹虎丘愛半塘幽勝時
居誦法華經有雉日曉之不聽者一日師意念夜入夢告以
經獲報為見某家數歲當侍左右師驗之不異夢及期出家尋

妖墓林中。俄夜有光燭。塢鄉人異之。啟視獲一活而生青蓮。花義熙十一年有商謝太者。栖身塘濱。夜聞經聲琅。迹之無所得。且視塚青蓮數花。燭照其上。即乃以聞。詔賜材用。建塔寺。號法華院。即志所謂半塘法華院。其塔謂維見塔者也。宋治平間。錫額壽聖寺。紹興七年燬。而後新工作之日。塔中再開。經聲數。不報。彌謨。開立學士。魏憲記其事。元季兵興。寺復見燬。周朝洪武辛未。詔天下佛所有像設古蹟。及僧眾者。為叢林。百則廢之。寺僧南宗。過會。緇汎而告曰。壽聖寺古名道場也。可舍而弗居。即聚指二百由。是寺為叢林。然其地皆汶於荒。荆棘草之。聞昔所謂幽勝者。寔蕞蔽伏。而失其態。過者悵然而不忍。

佇觀也。如是者。久歲莫有以起廢為已任者。南宗奮然曰。吾為釋氏。豈求獨善已也。報四恩。資三有者。詎非吾事乎。吾將復吾寺。為之。即傾已素。以倡眾。施輪材於山。勞歷二三千。里始克有濟。迺工。政之。建正殿。建西方殿。建四天王殿。建演法堂。建集僧堂。建廊廡。山門而建。寔息之所。栖宿之所。庖廡之所。庫廡之所。序為而成。外庖廡。庖廡。庖廡。五彩輪奐。輝發而與名山。望剎之相角。麗也。初寺為叢林。令典甲乙。傳司。後南宗請於朝。給部文。主之。其始。欲新寺也。晝不安。食夜不寧。寢裝衣。易勞形。志數歲。而若於人。仰其行。稱之者。皆謂宿德。委施。惟恐後。寺復。藉松竹。理泉石。賦幽。闢遠。蔽伏。夫態者。咸顯露。誇異昔之。而悵然之。

不忍佇觀者。今皆悅而樂遊之矣。然非其積勤累行。曷以致若此哉。天下之事。莫不成于志之堅。敗于力之惰。以南宗之後。其寺之志。而求其道。則生公。其如。奈何。於乎。南宗。其有志也。寺之復也。成之不易。立之尤難。其請記之用。刻于石。以告來者。俾嗣其志。

翰林院。五經博士。兼脩國史。廬山陳繼樸。宣德二年三月朔日。住持克紹立。

指南軒記

廬山春

住持。維之。半塘。壽聖寺者。曰南宗。紹禪師。前荆。春。礫。壘。飛。堂。殿。廊。廡。而。金。碧。剝。刻。之。後。謝。其。事。軒。于。松。風。梅。月。之。間。其。懷。瑾。握。

瑜者。禮。羅。于。上。席。商。今。酌。古。以。求。至。當。之。歸。因。指。南。二。字。指。諸。榻。托。予。友。虎。丘。隆。上。人。徵。文。以。記。予。曰。昔。越。裳。氏。來。賓。周。家。及。歸。而。迷。道。周。公。爰。制。指。南。東。錫。使。者。為。之。先。導。禪。師。之。扁。得。不。有。取。於。斯。欤。曰。不。然。予。試。以。前。後。觀。之。處。其。後。者。指。其。前。為。南。前。其。南。者。復。指。南。其。後。者。為。非。南。以。南。謂。南。之。非。南。以。指。謂。指。之。非。指。更。南。迭。北。遞。無。定。方。禪。師。之。指。其。將。有。辯。於。斯。欤。曰。不。然。且。以。五。行。言。之。則。南。為。火。以。八。卦。言。之。則。南。為。離。以。四。時。言。之。則。南。為。夏。以。四。德。言。之。則。南。為。亨。以。五。常。言。之。則。南。為。禮。禪。師。之。指。其。五。行。之。南。欤。其。八。卦。之。南。欤。將。四。時。四。德。五。常。之。南。欤。曰。不。然。若。是。乎。禪。師。之。指。南。其。志。果。安。在。耶。上。人。曰。禪。

師之志以克舜禹湯周乃伊傳之典謹訓誥誓命孔孟程朱之
刑述傳著為儒者之指南也明之者為知復之者為附周流不
息運融而無間者為聖以五千餘卷之藏教達摩西來之直指
為佛者之指南也遵之者為律宣之者為講悟之者為禪今禪
師延求儒雅究明聖壹朝禪夕定洞達西來得儒釋之指南者
也若夫越蒙前後之引論斯下矣予日噫嘻盲執斯軒之扁乎
今禪師之輩飛殿廡金碧塑刻是之立指南于越廢之徒乎延
留士夫酌古商今是亦道指南于後學乎其或登軒視扁而動
達厥旨者又未必不指南于將來也耶雖然瞻前忽後南何在
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南何在也泛觀無物近觀無

我南者何物時指者又何人耶予雖欲記將焉記上人為齋此
論造軒而贊之來者

宣德六年歲在重光大困獻夏六月望後二日全稽盧萬春撰

利濟寺重建記

楊循吉

吳門利濟寺基於閭門外南濠縣委巷而西入則寤然宏以麗
者東南祠佛之一字也興自宋隆禪師洪武中併小菴於大利
為之叢林非歷年古居僧多者不得與而是寺有焉蓋有大殿
廣庭俯廊潔宇為佛徒之完居至成化六年慈熾無遺有石阿
羅漢十八軀亦闕毘入於無常惟二尊留焉每有異異主僧系
公始值其厄謀復焉不果化去該公繼之仁公嗣之燕公成之

合四沙門之力而後殿湧二座像現三身天神地王清護衛之
貌救衆生之慈悲大士則獨尊其後也從是齋有堂居有室靡
不備矣閱四年教公既逝而燕公復致余嘗觀天下之人所惜
者財所憚者屈獨於佛而不然謂盡愚耶千百年来何無一智
者能勝人之愚而佛獨天下盡其居乎人必有利佛，必有可
慕嗚呼中國聖人以仁立極佛之慈悲及乎昆蟲非仁之大者
對天下人有情者必有苦有身者必有患而佛之誓曰吾爾盡
救，將來之人與物無苦無患其言哀故天下之人趨焉曰佛
能念我報其心之仁而已矣而此寺亦曰以復興蓋佛之心所
以致人之。事者有道也非人之愚不祥也弘治三年十月吉

日

再復石佛寺碑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陔谷互位反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水泛蓬萊
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實相則實相誰存有常俱屬無常而
真常何在慨自復林寂滅百觀闍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骨起
佛陀之塔露茲風教徧被群獸琳宮遙望于閭衢緝殿重興于
聚落崇巖約窳晨風雜漁梵之音仄磴靈奇夜雨振鯨鐘之鈺
鳥院賦叱既宴坐於蓮臺室摩那擊志方栖于蘭若喜捨善信
皆持優填收臣之心護法貴人共夫梵釋天龍之類然運分盈
衰百泰事閱時節日緣譬諸生誦法六經尚有焚坑之慘若佛

法總持三教豈無摧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章積薪付火康僧
建赤鳥之塔燃昇越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
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麟德之空談感或望仙之實
袖鞠精蓋為廢圃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而或違夏從牧園之
捍驟開焉或一道也像圖之豈其然乎即棄地可耕非寺非菴
沃野自多朋曠雖情農當不披不藉丁壯每務殺游無論其
八解而兼六通精者固起軼窮神知化即其念四思而資三有
粗者亦真維世教民奚倘信之不疑自當就崆峒而誥大道即
誥——舍海何礙不妨付箕穎以作外臣而夏虫語冰豈大
吠日也自貽其伊爾佛但說為可憐至若梵宮板蕩之餘復還

舊刹月闕苦菜之後肆結新規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開樓
安在業已湮而復振知宿因之檀信重來斯吳中右佛寺恢復
日緣詢可術已寺始晉朝遜延 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
之政致表氏因而受屢層層間伍少泰運汝南之風使它人若
為奇貨孤潛充窟烟迷驚嶺之雲鶴換鳩君霧冷獅臺之月湖
厥摧殘之狀每令長者咨嗟至其冥冥之影應屬鬼神呵護茲
有兩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毛公堪並系表甥
俱稱眷屬所宅相之覺契因受記於陽元獨渭陽之云已更傷
情於伯道若揆日而推果得非壞寺之殃欲幹盡而珥誓真復
當年之利至珠英屢委於茅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茁未煥

藍田在廷尉忻慈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同精衛之填河長
者居士財法如通猶馮夷之赴壑各懷本願共勵弘勳此所以
市閭塵垢復觀為場淨域衝衢溢陌手開貝樹墨華者也合
替興既悅成其一夢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開道人
姚希益盥手稽首而系以辭曰

猶聞浮中還謝廉停鏡絙終利金穴可崩崇壙着煤華甍雕楹
冷若寒灰城如曙星豈獨群星幻泡紛淪世界亦然彈指可
傾維慈佛法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病而生導師叔巧即勿表
真新木就鐵范土從型抄爰端殿號曰世尊亦有名香爰及奇
珠刻玉截肪鏤鑄五金借冥搏空藏用顯仁維石鑿地大所

凝清淨本然直空妙明彈指開峯照頭開經可叱可鞭每非有
情以此一卷化大六身日暄風披霜露交迴綠墻墻迴闕殿
迂迴廊道遂傑閣嶒峻施以黝墨藻以丹青鼓鐘嗶嘰其朝
昏結衣明誦滌鉢絳絳行梵聲益衢香風滿城佛法東來吳地蔚
興維衛之葉浮漚而導得此際時如日月燈闕盡市朝忘其古
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禪天獨存之何劫穴溢及抵
林陔值情羅蕪遇波旬以掃以湮以兼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
更誰則重來而能廓清表既若秋展矣我甥拈拈茶彈般若
辛往傳代憾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溢歡騰我嘗與惻生者
眠朕割周郎亭迨素問佛廬僧暮廣其幅員威煥然何彈指銷

沈生駝白駒死集青蠅邱茅田園朝齊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為恒佛法豈溼終當斷新猶懸愚癡轉入苦輪福業自拙覺迷在心我感斯事夏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什尚紙 己人姚希孟撰文策孟諱嘉定李流芳書丹

重復石佛寺記

王在公

嘗今佛教復微闡世盛廢寺毀像罕有知忌予亦悲之未有以救也聞有石佛古刹在郡城南壕者廢為民居已久友人張孟舒忽與復之余驚喜而叩其詳孟舒為予言曰寺創於晉時蓋在郡志當世廟初有御史王某者巡按吳中以寺院太繁疏請減省而許民間得承佃於是外會大夫骨臺表公遂有其地而寺僧堅欲復之累立京師外大夫天門公上公車時每苦之迄於嘉靖癸亥寺始復比僧毀其技象又以訟因不能守常萬曆之終未復為伍少森所有位用為道女資付之歸，又以界章此廢寺廟末也寺門三楹殿三楹樓三楹最後為香積廚嘗有甬人賃樓為居積以布袋盛木綿貯焉而堅守之比睡覺身乃在樓下几袋之積皆解而散之地然誅兩無少虧入咸以為異從此取天絕跡矣予外家先後俱天三世斬然外大母每言當時毀寺徒佛之外今日所以復絕者殆其報也毛其茂公與予皆表甥頗聞其語外大母又云王御史府奏毀寺不少他寺僧亦求復而以力不運流散去獨此寺僧堅持必復乃已予

初不識赤脚僧偶王臺蓋真師來云有赤脚僧名如祥者發復寺而艱於力奈初亦訝其難以為取材多而鳩工鉅及問之云止需二百緡耳時見雲龍病正劇心動遂念外家以毀寺紀盡圖復之見病庶有瘳乎且可為外家補過也遂往覓赤脚僧及至寺則糶糶滿目僅得拜廊廡下默禱矢志求復見病少瘥與家弟異度往謀之於毛毛艱於子又念外氏云以郎捐六十緡為助石像久佚村落小庵情葺工畢仍迎而供奉焉此復寺緣起也予聞之且喜且數世之居高位擁厚贖者日夜持籌計笑歎以昭昭不知何人而語之以因果最易明者即啞然而笑不吝信何況大法今孟舒以一寒士而一念誠信令廢寺煥然

更新鐘鼓重明像設如故其子雲龍甫年二十始病甚父發願後少瘥力疾書法華經一部金剛經一部法華懺一部水懺一部畢未幾又病語父曰兒殆不能起矣兒捨父去當以六月十六日亥時幸可無聖得父信道篤必無過悲也舉家初不之信已而果然嗟乎死生之際何遽能主張若是將無乘願力而來者乎孟舒既哭其子更於石佛旁造二菩薩像且欲因而擴大之此又非著相莊嚴以徇福動其心者可好幾者也孟舒名世後故鄉貢靖孝先生之孫異度名世偉已薦於北京兆矣其族名堪今為大理寺卿予十載山中久疎筆硯頗與孟舒及仲支溪且其事可以為撥無者勸輒漫為之記天啟乙丑春菩薩成

弟子王在公撰文寒山趙崔光象額道人姜臣書冊

慧慶禪寺記

釋維則

蘇城西五里許松林柳徑映帶如畫有重閣廣殿飛出林杪者
慧慶禪寺也寺視他刹雖不古而化聲藉、緇白歸之如市普
菴禪師之化也初普菴振化于表之南泉山道場之盛甲天下
沒世雖久揚、百靈凡官民早濼病橫與夫拘忌營構之事皆
禱之輒應皇元加贈大德慧慶禪師歲時香幣與民施交委食
無寸壤居徒常數千人江湖淮漢之間其化殆遍獨未至于吳
延祐甲寅春南康縣嶽沙門宗琬討道至吳門輔寒山夜鐘江
楓漁火之句惻然有感乃謀結菴以延將錫且以奉禪師郡人

金園寶首率財營地相其成戶屢恒滿日持鉢以食之聞閑辟
道消長河民苦海淖琬募眾以甃之橋之圯者新之凡利人之
事靡不為之必徵靈于普菴江艘海舶有獲冥應而脫風濤者
至則必拜普菴為更生繇是施者翕然遂建無量壽閣以祠佛
及五百尊者像閣後為普光明殿普菴之像居焉殿後為大莊
嚴閣像廬舍那佛及五十三泰啟其下為演法之堂繕治方殿
而認告寂其夜法智繼其志夙夜靡懈規制日益增廣元統二
年奉帝師法旨賜以金類眾以寺未具體成願輸力于是比丘
法恢營三門達信營觀音殿蜀人楊善卿作外門疊石岸河以
接通衢松江府判官曾澤之亦輸藏之殿宣讓王賜銀鈔五千

緇助建棟僧之堂從而篋鐘之樓香積之廚菴楹之林庫堂行
堂兩廡方丈皆以眾力次第成復創塔院于寺南之蓮花峰塔
曰歸真中為三塔同室異甍僧俗皆得藏焉寺之體至是具矣
智請于予曰先師遺誠在延接凡百仰于施甲乙度夜而繼席
者從眾所推不以其次進法智非才不足以繼幸而有成普菴
之賜也恨來者昧其本願為我記之余謂世尊以正法眼蒞迦
蘇妙心付摩訶迦葉凡廿八傳至達磨又十傳至臨濟臨濟十
三傳為普菴普菴以臨濟峻机大用陶鍊學徒不歷階梯旋達
佛祖堂與此其化之大本者也彼瑯災救患應禱于有為功用
者餘事也今慧慶有其居矣有其眾矣當務大本以率以訓使

人、發真歸元同悟普菴之自性然後隨才建化各顯自性之
普菴上以壽聖躬下以福黎庶則其時宗嗣之品法幢之因化
聲之大豈如是而已哉

董情慧慶寺碑

王世貞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慈達多歷萬劫身跡陀好以無量壽故知
慧緣慶跋慶野慧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無以明實金篋前引
則三途不迷摩珠在懷斯七宝成萃住解脫者薩埵之寶地種
方便者真相之法門蘭若而自與慧慶好由署殆非虛已相此
化城資吳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琬以慈悲化四
兵月堅忍穿七札魔波旬眾望宝相而皈誠阿育利王指銅梁

而悔故用鳩法施創此叢林暫嶺多乘翻葉震母之境雄林開
後與葉閣浮之區然而夙業所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羅喉淨
宇蕩為尼連埤漢雕梁額空中之阿闍波波賈船况雲表之浮
圖野頽懸朝更逢開士蒼鵠指天而上擊白馬踏土以悲鳴創
成化之庚寅歷正德之辛未日苟完矣未盡善也 世廟之末
有欽地婆羅門吳誠明者悟多室之宿根發布金之希念即日
陀剎摩之地為龍洞舍衛之壇規做竹林用成精舍時吾州誰
雲寺無盡律師精通五演洞括三乘開戶行道不替羯磨繁壇
受戒鬱為法淨吳生聞而異之禮請住持交露之臺山神伏而
獻果飛香之闍天女跪而散花珠璣散衣以待馬鳴之用凌雲

卓錫用誓白鶴之來此師願力弘遠果行精猛自一鉢一衣外
悉克檀那不屬已索用能創蓋三十五佛室殿一區復墨企累
白玉雕龕般若尋風普金化像須弥八室巍乎不動之尊帝釋
三橋儼若接引而至師以大事甫盡報身宜捐僧臘用天奄然
顯化上足明秀繼之尋此前因恢彼往志雖仍舊普加新飾
復殿丹楹虹霓吞吐重廊綉拱日月蔽虧仍於正殿粧嚴三世
大佛湧壁三大士十八阿羅漢聖像辨影龍窟窺形梵天白毫
標八定之光金杆顯降魔之力盛苑之增輝茂苑鶻山之授記
吳山海若按波而不揚情羅戟刃以華面緇素煥溢哀祈震夫
琳點競趨首而按地時有本里善男子沈璠時捐家田畝師遺

體片以餘川作常住資明秀謂昔者法輪之再轉則王父司馬
公之勒記也若開孫之絕武吾斯未能奇等官之現身敢忘護
法愧以長詒勒之匪珉辭日 句吳之墟矣多福田其最名者
萬壽承天應物為有以漏稱緣寧如慈利佛野雅言一念不昏
厥慧斯圓製善奉行殿廈乃全第一聖識希有妙詮標揭提
彼岸巍然有善知識發願精旺一切權施莊嚴嚴緣巍，世尊
大士翼為如海金山光徹大千盡欲界人獲發濟川銅珠自摧
鐵圍為穿火宅跋騰俄成青蓮以此功德永不唐捐委順欽此
母侵化杖我勒貞珉仰止斯階敢規法嗣善護持祈

楓橋寺記

孫觀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
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大繁雄是也連乾符光啟開大
盜發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
湖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有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
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即其屬朝宗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迄
宣和更七代三百年人吳者死不見安革履露生卷至四十三
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軍海鎮東軍都度使錢鏐
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
橋寺者卑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野從出而
出歸莊獨無恙殆有數焉寺摩石誌按吳郡國經實妙利普明塔

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卽度使源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人大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佳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躪寺僧逃匿藉簷委地飄元中人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遠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飾積寸累扶顛輔敗棟宇一新不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嚴觀淡龍象可極升濟出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者過余言曰獨有紀也余嘗恠天下多故縣官財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

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運率常賄，然舉首履頰疾視其上無慨然與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之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稱金幣指困廩捨時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齋壞起稱作爲急又飾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習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町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展擁百更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成以但之而後吏得以授其隊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

之町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町欲言者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觀記

蘇州府楓橋寒山寺更興記

姚廣孝

出閶門西行不十里而楓橋，之西南古寺文地寒山寺在焉寺臨運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爲衝要之所舟行旅馳蟬喚蟻棲書夜靡間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不測人也冠緋皮冠者木屐被纒縷衣製風製顛吟歌自若來比縛并以居暑膺則設茗挽濟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屨或代其輓倩杜多

行甚屢尋遊天台寒岩與捨得豐干爲友終隱入巖石而去希遷禪師於此創建伽藍遂額曰寒山寺，當山水之間不甚幽邃來遊者無虛日唐詩人張懿孫賦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之句天下傳誦於是黃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自唐歷五代及宋與元寺凡幾興廢碑刻漸沉無可者見身自 聖朝永樂三年溪谷禪師老成有戒行僧錄司劉授住持溪谷蒞其任赤手奮發化募衆檀制荆榛畚瓦礫先建大佛殿次立文宣山門及說法之堂栖禪之竹庖庫瀾凡合有者畢備殿內塑釋迦世尊中坐蓮花臺迦葉阿難侍側文殊普賢二大士坐于左右梵王帝釋垂爐而前十八應真列于

兩傍香臺暖金碧煨煨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方丈中間設寒
拾豐干之像不敢忘其好自也道場一新規模可觀措紳大夫
士之遊覽豈無如懿深之題咏者耶雖蕪溪谷與復之偉績其
可泯沒無聞於長深谷町交之交請余記勒石以告夫來者永
樂十一年十月吳郡姚廣孝撰

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

文震孟

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吳繫于江楓漁火之句然亦以其地當
孔道舟車鱗集非若深谷窮巖窈窕游者易于涉足顧雖
康周闢黃雜中一入其門清幽蕭遠別為一境以是從來名公
蘭士往、樂之為之題咏為之記志而寺愈益有輝後有皖山

旭公能以雅事作佛事脩竹名花園書香茗竭秀靜好使人排
徊不能去其嗣松林陵墜公西流吾公等乃益精進勤惰梵行
者可以其宗風之不替矣萬曆壬子建傑閣以奉大藏戊午殿
罹火復彫新之皆出自鉢資而後益以檀施翼、莊嚴有加於
舊尤為諸刹所希有云或謂茲寺居四達之衢朝商夕賈呼籌
握筭耳目重染以是圓頂方袍不能不以計然餘解開一染指
于自然生息凡有建造易于措置顧經不之乎不壞世相而談
新相資生產業總非違背責有所以用之耳檀度一朋原以破
人慳囊尋因百果各乘願力以覺群迷吾公不怯資財廣作勝
事因地真矣若能空諸所有日向菩提悟成壞之無常識聚散

之皆幻錄有為法證無住相則又且一閃起出直躋聖境乃至
聖凡都泯空有俱無斯巍、殿周眼前佛邦即心即佛彈指圓
通人寧惟人天小果已哉寺有寒山拾得二像相顧軒渠踈勞、
塵土偶一騰札亦不覺驕然自笑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百
閱世既凌順逆夷險略已備嘗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凡人我
是非愛惡好醜皆笑具也即寒山嘅世警世百千數咏要若
一笑之直捷矣歟成于己未年住持僧即明吾請余為記者僧
性寧所謂勤惰梵行者也崇禎庚午仲冬之吉

重建古正覺菴碑

江盈科

去楓橋西二里許地名王路蓋吳王夫差登山輦道云其地有

童觀者宋學士陶穀基在烏唐以來為菴者四後皆圯惟正覺
以莊故獨存然制甚湫隘巖萬層丙申僧如瑞有戒行一時眾
姓翕然皈依相與捐貲市材鳩工拓地大暢故現侍御劉子威
題曰古正覺菴宗伯韓公手隸水月觀三大書懸之佛殿其他
長軒廣廊周連四布蓋菴制端然一新魯川曹大令儼然謁余
曰子地主也爾一言為記夫余誦法孔氏西方之教未窺其藩
茅以臆度之聖人之為聖佛之為佛總歸于性覺也者性之真
寂也覺則聖不覺則狂覺則佛不覺則鬼覺之好聞大夫乎試
觀吾身見一夫向隅一尸橫道其哀啾然不啻已痛無他覺故
也時或肢體受侵風邪為痿為痺極亦不痛極亦不癢無他不

覺故也故人必能覺然後知四大非我衆生非物而形謂真我
也者立于象先不為無寄于象中不為有起然獨存一切歡喜
煩惱如海而浮漚于我無涉則何難捐我以濟天下而慈悲之
教由之以行如

克峰山佛殿記

王 整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克莫知其所始或曰克時民於此避水也
蘇子美詩西南登克峯俗云克野基洪水不能及上有萬象樓
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克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宝雲禪師
繼居之會學士來恒數百人元涉國初父帝不治弘治初有雲谷
禪師諱庭始謀若之與其徒文通披藪剔蒼支傾葺頽歲餘人漸
知之雲谷執行峻特通亦戒律清情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
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宝雲碧玉之沼東齊西隱以汝情
後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謀也久之雲谷示寂通夫卒先志乞諸檀越
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嚴葺殿宇無
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旧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聞一造
烏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茂林壑巖洞之繁紆池
沼泉石之秀麗都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
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克
懷衰之患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蕪者活
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
彼歎何修有若易然者乎予誠喜焉為記其事歎諸壁

克峰與福菴記

湯賓尹

予以丁卯冬益游太湖東西兩洞庭山之未得克峰焉克峰在

橫山西去吳縣四十餘里予從木清易小初極興福塘陳子元
祿導予步而升刹宇觀整僧衆森然禮迎者其名為興福菴
址在堯峰西麓翠巖至顛可數里稍昇上有菴曰靈禪其前左
偏有方池二疊可半畝其東為龍洞為觀音巖龍洞者隙石巍
峙如闕石厂之下平如席而山環抱如左右垣太湖尾橫滙其
口烟雲吐納如喉鼻間呼吸予恣異之不忍去聞之則滄川海
性禪師跌坐初基也師以獨身離絕人境溥暑隆冬寒風疏雪
雲棲息洞中亦不知鉢世野自來或時掃乞下巖無與酌者還
以膝堵腹腹坐如稿一日值田婦炊方熟持鉢長跪自晨至莫
婦勿顧明且復聽其門姑若夫皆粹其婦鄰家爭餉師堅勿受

也曰必其孀子發心親施又明日擬復聽其門行未半飢厥胸
坎忽開恍悟積歲所來父母夫生前向善自是橫巖綻笑當下
絕沈滯而群共翹首老宿降心遠迹之檀布幅集矣初制菴于
龍洞之西曰露禪佛堂僧舍色，備舉可以居後人之恭學者
矣已慮山藪跋涉接衆為難卜筮于麓獲宗咸淳中時稱興福
菴者琳宮結宇坐像玲瓏與夫應接十寸飢需食勞需息疾需
菴一切齋庖休舍之類靡不完好加于露禪等，予自露禪晚
歸值其課誦魚板之清潔梵唄之精謹儀像之恭至卷中法律
生教札焉蓋予周還兩洞庭山水鴻麗樹木叢蔚聚族之富甲
于吳中獨禪刹率就表地即包山翠峰雄兩山亦覺茲奇無先

及至堯峰興福而法唱唱于佛寺之勝遂為耳目遊從第一恨
兩山獨不得此終缺典爾予過吳逢湛持丈丈誦贊滄川師道
力曰一生受用龍洞苦功又曰惜師末年勤心佛事而簡忽已
事予曰已事佛事有以異乎莊嚴法象導引群生願天下人一
律奔詣蓋得與於斯道師問謂人，是佛人，可立地成佛與
括坐了悟孰多果曰汝克舜浚吾儒者之教亦如是也菴首建
自師其徒悟亮等精苦拓成之陳子乳齋密行蓋儒而禪者從
吳門伴予兩洞是迷之東壩為作堯峰山興福菴記授之

寶華寺新記

孫規

寶華山智顛禪院面震澤之洪瀾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
峻右扼靈巖之巔刻燭之闕相望遊屨之嚳甚迹真三吳之佳
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慧，者至自梵天營立
香界植錫杖之故旣化靈源之尚存年祀滋浹綿祭幾圯國朝
祥符乙卯歲故府崇儀秦公義當崩然之未墜思勉美而可與
其時尸之必有能者即以奉心印所居為增庫為齋堂禪室梵
殿之類爰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

天味禪院記

曾叟

闔廬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味考於
周記好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
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峰額予

先世松橋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辰者屢過天峰嘗訪遺詩舊
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
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
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
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額故相國裴
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峰三名並
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以有石
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
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
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道巷自巷前西

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躋高
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籬薄平廣
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數坐清泉可濯中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力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
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如蹄
漆者人謂之馬蹄石故高錫詩云石紋留馬跡峰勢聳牛頭日
休龜蒙與稜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深馬跡訛又
日支硎辟去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高錫詩又
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松陵詩所云水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
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題亦不復見矣若山下

石室山半石門天峰之傍有待月巖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
其地猶在而劉白皮陸之町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
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以東山道乃與之從遊自放虛寂之
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為高逸適之町遊多矣維吳之報
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峰故此山亦有馬迹石
故鶴亭傳言道常書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寔拘於浮屠法
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跡者猶不泯其為世
町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峰繼住持者十來人
矣德興之始去茅屋土塔僅禦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贊元維廣
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覺堂殿危庫廊廡寮閣門庭凡

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慈菴佛號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法
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類以成就其財費則
取之州人非一畝也予嘗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
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且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隋心
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
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釋
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德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淺通順觀肇論之
旨心地乃達無町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興
新之且及百年頗有町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

家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界之元豐六年龍巖曾收記
吳郡朱長文書

觀音禪院碑銘

錢儼

天下之名郡言好燕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
之蹤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派真風則紀之以文信
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禪寺也伊昔
二象同居舍宇九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
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祀海內精宇入祇院明幾寺在祀
例獻文續嗣佛日再中瑛檀之林拓茂羣秀時太原尹盧公簡
求方牧是邦粵僧清贛相善乃功捨休載復新繕於大中五年

請僧法惠至之憲豫章若遠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
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較其年二月有未
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煥以佛事結諸眾緣
尋請天台大教韶公禪師之法席前處入室之列大教示之日
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天地耳於是遂如大教之
教獲采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地僻而住持是為今觀音
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水遇及司理判官張仁謀等
同結度之獲石錫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町記蓋宿
緣符契也未幾護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息心
上人蓋白眉也亦礼大教得其宗旨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

廬山善繼也思公苦行有聞玄談尤峻適居茲鶴之地雅契安
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子頊常參一得相面今師必前
會之邂逅疏木寺之黃緣欲思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
信無愧者述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志果確勇功
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燕御
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著食封一千一百
戶錢儼撰

起隱堂記

葉勸

佛子素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
不為名利所傳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

開張舖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眾生一
曰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爾焉有能利益眾生開導群
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交才公則不然雖
嘗繇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終得前歲即與退休之念會余解官
南歸亦思與之相近日出棠棣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町
居堂曰起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淡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
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
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而壁九年不立
文字不做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徧周沙界自尔以來燈
燈相傳照耀大千啟發昏蒙澄善慢果超出世間與佛同体得

益道者才公有烏昔紹聖未分棲澄陽謂長老自齡於尖山時
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辭此始識公於此山
之庫下形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誠稱：接之話
言莫非善辨柔輒謙論風起至於實：之處如康寧始朋巷自
謂中流出野謂淡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
又能於茲時出越茲校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
人廣衆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而楹五架粗
完潔不特不陋真道人好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
然隱居之意如此政和七年

支硎

高德基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常卓錫於此山
多平石平石為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曰傳道林嘗居石
室中好遺故物有木鞋缺拄杖之屬嘗有放鶴亭馬跡石皆因
之得名延祐乙卯士人耕其地得小石硎刻偈六風既不來山
亦不去逢羊過拘合做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僧人皆不辭
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支遁菴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遁道林剎山
為龍世稱支遁菴又稱石室 王崑
不知城市有舊廬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閑共坐許詢之
外更無人

放鶴亭 支硎山支遁放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才可仗樊籠裡面來人在夕陽開畔望肯從塵
外再指回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
加慈嚴之額林氏故在寺後

空隆禪院記

楊循

空隆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野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
茲地致白馬之其感明神之微月謂白馬場即前院之地也至
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卷承紹六世子緒事曠繕完迨

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
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身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
必算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
咸獨淨緣開新大壯殿堂興壇廊廡轉璇題次第以輝鮮金
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舍好之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
則安師之興善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
勝事願勸真珉聊奮直筆為記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
記

廣香場淨念精舍記

姚廣孝

蘇城西之諸山高而大者惟空隆山之陰折而小西曰廣香

瑪姚子得瑪之地近百畝一逕而入約遠行失若隨谷然離地百餘步有茅屋數家為隣鳳凰山如几當其前穹窿山如屏直其後竹樹蒼翠池泉澄渟謔謔不聞觀淚可愛於是姚子結廬其間作退藏之所中奉西方教主阿彌陀如來像晨香夕燈精情念佛三昧表裏頓消一真不立於是取得嚴柱中大勢至圓通法門淨念相繼之語名之曰淨念精舍夫人之心本來清淨良田一念妄興即有淨有垢也一念垢則為眾生一念淨則為諸佛惟佛與生在乎一念若一念著淨即為垢一念忘垢即為淨所以智人無淨而淨而無淨無念而念而無念是為真淨真念也雖然如是見者尚存於法未為究竟當知此心

如太虛空念起念滅如空中花是垢是淨如水中月眾生諸像如鏡中像畢竟無有字者我此精舍如海上漚亦不可得凡過吾精舍作是觀者即登不退轉地於是姚子復說伽陀以啟其來者之淨信伽云陀曰吾觀世間人心如太虛空良由一念與而有淨與垢則為眾生淨則為諸佛一念若著淨是淨即是垢一念若忘垢是垢即是淨所以大智人無淨而為淨無念而為念淨念不可得斯為圓通門故我此精舍如被海上漚畢竟不可得凡過精舍者若作如是觀即入三摩地

觀恩禪菴開山記

陳亢宗

中吳號稱名著非特以物產富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輝極社庶

雖小鄉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巒然森蒼香臺空地手據珠勝若靈巖之軒豁白雲之澗秀天池之幽邃用已為古今名人所稱賞其端然與於我朝者則聖恩禪菴亦其一焉菴蓋禪師萬峰蔚公所創在郡西七十里表墓村之對蔚山按郡志以表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公恒得石刻山下乃宋進士迪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紀與二十九年所藏由是始克正三字之誤碑既出菴時未甚有名故志不暇誌疑三字或姓則真知其然也殿地頭太湖草木清潤群壘環抱菴當其腹軒豁而不病於敞澗秀而不志乎僻幽遠而弗失之隘重樓複閣位置適宜並山勢為起伏層疊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

西指隨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阜隆然離立巖巖鍾正當其前而洞庭諸峰點綴波間處其次而湖南若雲群山復次其後云遠黛浮嵐風颯沙鳥日夕卷與三萬六千頃之波瀾七十二峯之奇秀一疋衝着指諸掌誠足以蕪襄美而有之也初公以元末壬申提其師于巖之學自浙東游歷至是觀厥殊勝可迪功之生深華一得棄隙數人轉禪居之久之人漸信向皇明開天表章真乘而公道價益隆編素奉漢武九年始闢地為觀音室周諸室號曰聖恩焉與其徒普壽等持滿法之堂落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弟普恩用甲乙之停繼主菴事乃乘其輔力發其首肯於經畫指授處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及三

塔院齋廚有堂春碓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善現善明與今住持智瑤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為梵宇之制必備款鐘擊磬且以集衆而闢焉非可以稱嚴肅乃為重堂築銅為巨鐘而法敷靈板則委之僧淨心自是雷轟赫現六時震撼花香燈供淨潔鮮明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瑤既正席尤孜孜于述作首撤大殿瓦甍之毀敗者而一新之遂以為前所造法堂去殿一隅非處乃改卜於殿後龕置攝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于中易舊為大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後營僧堂右立碧照軒為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庶寮庫庖紅粉之類以十四年之冬咸用告成於是丹雘紺宇文栱華棟山湧雲飛人天瞻

駭而山川改觀四方遊覽之迹莫不以當日為勝事雲水之徒從而栖止者常以百數計有不遠萬里而至者咸謂其勝華宏模雖宿號名刹者未易過之其為後至殿為費至鉅雖出于四方善信之好樂施而人未始非之大殿則郡人金榮甫及其子婦三人替家以濟而功居其半僧堂則智瑤佐以衣鉢之羨為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二百餘畝畝其產留還以供歲用不足者則賴遠近好事之家舟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鑿四大井人莫測其意及是人得無遠汲之用益可見其慧力之至矣智瑤念自初始之來三百甲子而燈載碩未有作爨礮石以記來請余辭弗獲竊以為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今而四方名勝

為方外據而有者搜抉殆盡矧天佛祠之盛歟是地也距郡不一牛鳴初無崇岡峻嶺長林大澤為之限隔方袍羽人之蹤日相尋乎是而有日非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訶衛有侯于今日者乎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夙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刹者皆與自往昔多者千餘年次亦五六百祀而後初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具得容膝之弃于滌菴蒙叢中非若名山勝刹素為人町欽仰之為易舉其難豈直什百乃能誇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由人事之會合而公弱力之威召於人者良不可誣其為開山第一代祖師又何負哉昔寺等又能為於繼志述事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達理事之

不二示現有為以成始成終者時能然乎方今 聖人執金輪以取世佛日再中行見賜額之頒有不期而然者矣余不足以知佛學之真庸憐著其山川之美初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町自而顧名思義以共報夫 君親之恩因不覺其辭之視結若夫公之行業自有詩錄及見翰林學士公達善所為塔銘洎余町造傳中茲不復贅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元宗撰并書篆 永樂十五年三月朔且住山智瑤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王一寧

姑蘇去郡治西南僅四十里有山曰鄧尉綴毓峯巒之蒼翠遠枕洞庭之巨區前朝初建天壽禪寺聖恩禪寺為上下道場元

季寺燬存而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謂是卷氣夙異乃於此開山說法十方禪衲多馳奉祀於座下者星拱雲合師日勤于封植培藝墾田於川鑿井於谷佳木隋篁慈籠環繞山麓閣師師叱石預知覺慧神通不可具述由是居民向化施財資助者甚衆殿宇廊廡輪奐一新像設嚴整安禪有室延僧有寮伊蒲有供為接東叢林淨境師入大忘定其弟子勝學無念法師勤明上乘微妙正宗究竟不立文字之學道風馳振於天下幸際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得以安隱洪武中雲遊行化於湘南以通靈侯薦召至奉天賜坐喻問當世之事及正法宗旨師仰瞻具清淨服應對掉廣長舌教誨一言無失上大悅欽

授以僧錄總司綱領法門之職師載拜九頓辭不就詔許之爰灑宸翰遣中貴官齋送還山厥後屢荷龍章寵渥賜齋珍厚城千載一遇也師脫幻世塵其法弟智瑤亦蔚師手度梵行卓尔而能靜定心王超然物外恢宏其新規增飾其舊製建層樓覽複道蓋其功深矣永樂中秋官主事陳公元宗嘗為傳傳以僧臘之高謝事復隱同袍室藏持禪師典其事室歲既起化僧錄講經實公和尚叙其本末撰靈骨塔銘其巧傳有自也瑤師證無聲三昧其法嗣碧潭清師悟堅恭傲見之微歷正信希有之功其操也如金斯剛其行也如玉斯潔曠是處嗣蓋若是之金碧交煥歎寺之廢弛為荆榛瓦礫之場喟然曰夫三界

一體一方一刹可不以彼此併而歸之異用謀於二業遂違法弟道立上春官大宗伯疏其事援聖朝之制得允所請即檄下郡併額為天壽聖恩禪寺宣正統八年也時住持盧席通巡撫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舉碧潭師以蒞其任師尤能砥礪如勉增建毗盧室開天王殿香花石橋山林出色泉石重輝法鐘法鐘祝聖壽與天地同其久慧香慧燈贊佛法與滄海同其長復構軒室百楹得廣增城峻嶺得奇石玲瓏小山一壁四初靈秀乃天成也豈非碧潭師道德之所符夙緣之所合主其寺、致日益盛大繼之於其前緒之於其後無忝太祖風名鄉儒碩乘與碧潭師交稅駕于此則心曠神怡不知世之埃壘為何

如哉一日師致書請于言記其傳宗事蹟勒石以詔後之嗣法者蓋莫可斯予惟以國之教流于東土延衍于天下後世臨濟其一焉得其人則顯其地得其地則表其人今碧潭師得時行道於太平之世寺與名而立後之仰于清師若清師之仰于蔚師也聞闔門玄關以便雲水行脚野初休息之町可謂得苑矣哉寺之選佛場者常滿千指香積齋糧歲以千斛計住持舉以甲乙規範有定而不紊也因其請述此以復乘道人善之萬一云是為記通議大夫禮部侍郎王一寧撰太常卿兼經筵侍書程南雲策承德郎刑部主事東淮文敏書大明正統十二年十月上諭教且住持沙門道清立石琴川王淵錫

昭明寺記

虞集

吳中多古佛寺，往者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錦峯，之昭明寺相傳以為昭明太子所建。故曰昭明，或曰錦峯之山產文石，中為用器，華采炫爛，故有是名。或曰其寺中處沃壤，群山如屏，如莫去寺皆遠，無所障蔽，其稱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豈會昌沙汰之後，日就頽廢，情志時泯沒。聞故也。宋嘉泰中，里人有周氏子為僧於穹窿白馬寺，曰南公。歸者其父，曰：吾者矣。汝毋遠，我南乃即昭明故址，蓋之以居。辛若勸之，周父入以其財力助之。而施子者，日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厨庫、粗構、土田，稍為人所得。有者以漸來，復其子本立，實相

其事，南沒立躬任勞，思成南之志，益植美壤，作佛殿、門、廡、方丈之。度弟子九人，約以次相繼嗣主院事。至元中，執事者沒，用懈惰，遂以中繼南公之願力，幾息矣。一真姑出乎其間，大有以充闡之。山林廣袤，而林木足用，土田易治，而共具有餘矣。室華麗，外固內完，其計慮又遠者。日以周備，美昔之處，此者不知有所紀述，以待來者。是以數起數備，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定獨真公知以此為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可忘也。意為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為務，然而四方名勝之處，或因於主者之一技，衆之集，乃至失其所依。曾不若世繼而守者之為遠也。然而得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

理固然，非獨昭明而已。然則真公之欲記之也，宜矣。予之先壠在吳者，與其寺相望，為鄰。故不辭而為之書。錦峯舊有朱穆陵親書，賜首臣之家者，今留昭明云。

澄照教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滯周，琅函泥貝，葉之文。空塔闢玉毫之相，莫不國諸東。壇樹乃精，藍首非背山而向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關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鶯嶺。雄標世尊，目而說法。進林秀，拔惠遠，由是其居。蓋入境之兩珠。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礪宅為白鶴寺。後有龍

興寺僧智義，周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紀，寢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地，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砌并茨，數十間而已。觀其罔繼，環合巖谷，洞呀其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蓋神明之來，義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躡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勝。水旱不更其淺深，遠近必沾其潤。利為周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曰：改曰德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義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應廢道者，慈與亦義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

由是智者獻謀壯者效用經始力至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眸
容飾華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杖雲之衆集
晨昏是磬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
置藏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綠周既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
開室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拾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
興見徽蕪辭用紀玆琰特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壽聖院記

強凌明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生既荒
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
再世嗣 有節鉞遠我皇祖司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

下四世皆莫於蘇晉天福辛丑歲曾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
之麓以為薰修之所用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
主僧維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
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椽數十間僧徒甚寡
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
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說有堂并廬庵福無不
完具又俾其徒懷遠即寺之側相沃衍之地開田畝百歲更豐
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庫陋不稱寺僧智來又
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丰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
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

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之余曰唯
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啟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
維屏維時中吳武控外境廣陵受欽闢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
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盟壘在晉天福當城
顯公相方視地爰作佛宮桓、將軍世濟其美百丰于茲寺更
三徙浮圖惟久實棘有徒修敝徒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
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明日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世之為設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亦宇宙一區
也嘗以大干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矧伽沙
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
計矣如未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
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
莊嚴偈云淨土如耶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
自在若此難欲質梵世於忍土遷內苑於一鷲峰因為不難然
且猶須達之詣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彈智力而後成
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其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
別知見真純要以種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
一足為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瞻珎師頗易舊宇其間未
業者日益墜比長者唯廣師補漏支款迨已四稔人椽才覺不

以強人凡與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
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倍址構攬穰角亦攻堅材巧煥斷
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
否在人而與傳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苟不能以財施弱不
能以力施乞日願施而文讚勝事明幸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
斯記師昔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
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平江幻住菴記

釋朋本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普僧周瑯琊，述
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

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
現原夫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
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
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闍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禪者
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
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幸外大覺世尊棄王位卧波雪夜
觀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迄今沉酣
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之有所未悟
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
故幻心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滅幻滅，

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
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
無義語於識識以究其心揀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
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薦薦承消之誠以堅其志一
且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動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
待借手於無情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
之舟中從容敘舊至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宋 濂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肇和尙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
得法于高峰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後自齋悔往游三吳
聞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八嘗憩闍門之西麓見松檢蔚然
成林間名于吾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
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與耶吳士陸
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益頌
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于五百
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超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
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影象
所現之幻跡也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侪依此
妙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
之定惠奉荆南之鎮印叔莫比之指堂月號為一特麟鳳咸集

輪下幻住之名籍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蓮發延主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
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秉掌庵政相守于窠窠
之窟有時廢後二師復入巖立之徒湛源止之徒用庵照補
蓋錄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
詰夫用庵月夏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
國師舊觀矣 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
會濂 朝宗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
三韓南及六詔而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踴躍擔簦者決法要
然其心未嘗自以為延屐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

誅節結廬在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
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可
激教以身捍大法俾之去燒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絕木茹
澗飲風夜先明本心其心可謂無委于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
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
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栢雲室記

宋 濂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
公書其備曰栢雲迨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頽壞中峰之孫
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余以記余笑曰

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町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
而猶曰栢雲何我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
燥溫則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殺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
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翼為而久棲
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因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
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
于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
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
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
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問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

知今之廬異于昔時之町築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
往而不在于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交三吳之間
崇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眩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
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孤兔已持
于寢席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栢雲之室累量大小何常周車
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
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止而名立
固不隨世以為交還也吾生乎斯暇月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
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
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于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盡以

吾言求之

中峯草堂

楊循吉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眾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正居吾家雁蕩村之西，燕二里遠也。殘碑隨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為王臣，豈屑為是此俗人之見耳。前人多勝處，至多要此志，是其高致，常事何如也。

南溟金山下院記

楊循吉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繇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湧為淨坊。是故居人，沾其福游，家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原有佛之家，魚肉食貨，利為莫開。慈悲之梵音，與瞻妙嚴之瑞相也。傳老本以力備，能依大覺一念之淨，起十方之地。成遂以正統丁卯，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弓，上作圓通大士之室，而前隘後逼，莫克窺處。乃盡以其地而作之，菴舍盡無留。金院既成，無所于屬。聞金山萬峰禪師，玄風特茂，四眾載趨。傳擇隆乎祇樹，求荒乎法幢。持院蹟，請知寺昂公獻諸禪師。時其技，今身院德，雲峰侍側。器度偉秀，謂之日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現尔貌，豐碩可居之地。日并為老僧建歸空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募，則必以院

為家，飢則齋，倦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創廣堂三間，嗣傳之。續雲峰居久，練熟利養之資，將與古刹伴為屬。昂公下世，茶毘之餘，乃迎不壞之骨于院，後作石塔，傳年益老，不勝院務。雲峰有弟子三人，曰文傑、字仲巽、嘗從杜東原游，善書能詩。亦開禪境，傳既謝緣，西逝。煇塔于昂公之側，成化癸巳，眾舉雲峰知金山寺。越三年，厥名忽紛，復就于院。以院事付仲巽，專顧焉。余居通院北二百步外，之文惟仲巽一人，自少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養病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布巷，前西水田，右帶溪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傲，羅萬僧奴之墓，類巖類壑，高松挺特，茂樹掩映，野桂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

如此境，且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歟。不知人盡以為然歟。若夫剛人，事障身，保體，因則扶一書，徜徉緩步，夏解愠，釋使路人遇之者，肩摩不讓，混同于野夫。比吾之曰院，以有游也。及門，緇袍世，進談空，論有供止一茗，或解衣，高臥，憩息于匡牀，主不費礼，客不費款，殆于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為樂也。若值食時，則取其于家，不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不拒焉。至于納風于溪，觀月于庭，看霞于郊，視雲于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巽俱。盡其游，與既倦而歸，則仲巽必披衣相送，東極乎巷首，西底乎王園。予與仲巽，真稱法侶之骨肉，無一字紀錄院蹟，失其厚薄矣。况知顏未無如余，又真讓焉。夫首之以傳之，建著始也。記其

二塔誌奉設非私創也詳堂宇之蹟見作之難也叙院之群衆善德也昭院舍之艱勸有力防侵盛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助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弘治庚戌十月望日

壽山卷與建記

劉胤

壽山庵者為予里中佛刹自昔元季創立以至於今其緝緝之者曰性月時則有萬應苑陸五臺王龍溪諸公往來寓于是庵則其興緝也易又有王龍池林心泉前後為守其接遇諸公礼甚殷則性月更有德焉自後住是庵者力不任前業願隨僧承休自瑞光來竭方闢創其初棟宇卑小垣墉蔽密多致房攢未

有高軒崇遠于是緣募諸長者選材庀工構宇宇以為佛殿而像設威嚴旋有差第蓋未久即世其徒萬融紹隆前緒內外率新高潔與朝融之功何其偉哉且今無名德若五臺輩于此流連則即已諸公之不後知有蓋卷里中文老惟知僧之戒行無虧悉心奉施率先從事焉可無記余因憶往昔數至于庵而性月能警業以治人患故博濟普惠開拓其址而始之速今融亦不交于王公大人但禪寂以修無為口之易集其感化則尔乎夫廢具時也曠成教也即茲卷開建于元季嗣法者幾何人非不能綱紀其事之難而禪定之難故能證修于茲卷者予夫之聞今融既于表有緣則其能崇飾物造之也既有可紀以昭

將來者適于其躬之超三界而出萬有者則不足輕重于茲也黃傑日有必速且無沈久長與必速廢，不終窮天地雖交虛空獨常則斯卷之存為予里中崇刹之奇之真運而已哉

重修壽生卷記

王心一

吳城為江南都會而胥閭之間則又吳城之一都會也市人肩摩轂擊如蟻百貨巨航鱗次填委市肆如山四方商賈言語嘈雜如沸往來冠蓋之倫河干接連如雲夜半酒人竹肉之聲不絕如縷浮沉五濁無非苦海誰為彼岸獨是六時鐘聲佛號向人耳振若提若命則有壽生卷在焉卷為天池之下院元僧道在創之成化間有德國嘉靖間有性月遞相葺而廣之厥性月

以迄于今百半之中風雨侵淫歲月摩盪日有傾圮之患雖卷僧萬融與其徒慧昭培塿修葺迭述飯向而相繼示歲未免彫新乃其徒修慈者復就遺燼修其垂廢拓其未備比性月之初而加筋焉情慈又不煩募化取香積之餘與擅越自慈之喜捨鳩工庀材已成勝果夫備慈何以得此也吾聞佛之為教皆于無處設法故言佛者必歸于空學佛者必先于苦修慈為太保陳信敏公育孫夙有慧根其學佛也戒律精嚴自一衲一鉢而外毫無所蓄倘好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者耶其靜息也起五濁而俱盡其接引也登彼岸以為招故人過之各忘其我相而自生其惟心相湊成緣壁如水之不能不波山

之不能不雪備慈與其技誦諸大乘慧聲梵唄六時無間于是
四方之往者來者居者聞斯音也如病熱酌以清涼爽然當口
翻然動心各知名刹之外別有津梁營、遂、元非故我使五
濁眾生盡出苦海盡耀光明其好濟渡寧有邊際崇禎元年戊
辰某月既望

龍樹巷記

錢謙益

儒者文，起姚孟長吾郡之端然者也。顧好從浮屠，因廣傳者游
傳學浮圖法，泰雪浪室栖諸大和尚，栖止華山鳩淨侶，繼大藏
披莽經營若危其家，未幾華山有壞地之訟，傳自善于佛，去削
髮，願以死殉。凡三載，訟稍息，乃口而游虎林，天日諸山，軌行既

苦，歸于墓田，兩舍結廬以居，日斤之以事物，齊眾所謂龍樹巷
者也。吾觀佛之伎，其為說以為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瓦盂錫杖一飯一宿，即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遽而
已。然其人往，以塔廟為國土，以伽藍為金湯，而效死以守之，
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為卿大夫者，身受
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拱手降月，
彼此相顧，視所謂賊則死之危，則止之者，其于浮屠何如也。夫
浮屠之塔廟，披四海未嘗需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厚祿，豈
誘于前殿刑殊死誓戒于後也。而浮屠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
有而卿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誘傾天下

而 國家之賞罰，顧不足拘歟。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視除髮
毛無妻子身名之純，羈故其志，傑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
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益之曰
彼浮屠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慳而允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
事，上不能謀下，非能死委而棄之。 國家之疆圉，曾不得比于！
浮屠之塔廟，而不以為恥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屠，而與
之游也。宜傳治龍樹巷，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傳其石，請記子
其勿辭，余為之記。日菴在吳城西白蓮注南右折半里許，老樹
根門如龍，擢拳月以名菴，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
生，立普同塔以層閣，維四象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
于萬曆丁巳，凡若干年以底于成，是為記。萬曆己未仲春月望

小雲棲題額記

張世偉

小雲棲題額者，故吏部郎周忠介公為龍樹菴主，西崖傳公題
也。西崖得法于雲棲，歸命墓為菴，在吳城西五里白蓮注南，淪
漪交前，墩阜培後，淮水叢陰，稱却却勝地，其焚修梵唄一準雲
棲。大時課誦，未有揭而標之者，此忠介公所為題額也。公所至
清風勁節，傾動一世，而宅心極平，且慈度其往，因非直從英爽
中來，每值勝緣福地，輒與同志，讚歎徘徊久之。西崖能以硬脊
肩佛事，蓋尤所許可者。方菴之創也，山門未顏，額會公初習額
平原書心，諾為今所題。且日侯吾學成，而踐焉，閱數月，闕禍熾

公遂及時天啟丙寅三月望也維時過遠名賢皆耗日臣公自知不免宿願未霽旭憐無光即紙窓竹屋亦非尋常蕭况味公頓心念題額促予兄孟舒為商欵式備墨譜欲書所為小靈棲者已他冗未果而外報綬騎遠公至矣縣宰懷惻坐前楹內外聲沸宅男女環遠哭公從容謂家廟辭訣不復處分家務願與諸相知慷慨語 中朝事忽憶日僧諾不可不踐又吾意野等也遂涉筆排行填名用圖書記無纖毫謬者此公著書紀筆也嗟乎秘生琴真侯色誠千古難異事而康樂施維摩詰鬚竟足為心雜解嘲以公定力何詎不相若第緣會有足異者生平慕顏平原為人比決歲改平原書乃署書創得此額即今懸壁

之鶴立雞群楚，肖其丰神山門留鎮不為龍樹永遠故實執且微公與平原壯老同歸作忠義去後一著標樣而以提筆遠爪示奇更不如此題之奇意微渺也崇禎己巳立秋前二日書

青松卷記

申用懋

昔蘇子美之樓閣間多高僧隱居子盤居城西南太湖波光澄碧萬頃群峯瑞翠環列屏障山水之所聚也郭外吳門有巨橋虹以逶迤而西不二里地名何家塔蕪葦蒼茫中望見高松亭亭鬱然淺秀鐘磬鏗出松際者青松卷也卷之始故颯荒墟耳萬曆丁亥有頭陀無住者拄錫依此詩并結絕度修苦行越感壇波開創慈菴先文定顏以青松繼無住者曰松屏曰鑑

池曰雪松相與傑力先後締淑自山門而大殿而廊廡翼然有序煥然有章殿後時傑閣左顧新郭炊烟暹出樹杪右顧泰餘茶磨諸嶺翠黛橫波微堂禪室香積庵福羅列鱗次出遠精潔完矣美矣若夫流水繞前嘉木周翳生烟汎颺可虛可憇朝霞暮靄已與佛燈支映農唱漁歌聲與梵明相和此又菴之景色所以甲于胥暨者也菴雖肇于無住實庀于松屏成于鑑池雪松推松屏銳意興構阻以無主鑑池現羅漢身說藥王法以三指禪故人苦海遠近爭信之錢刀不募而廣集皆厚屠氏之功臣耳頃雪松慮後人之忘所始俾余為記曰追先文定名庵之意為廣其旨夫菴何依松而立松何托菴為名蓋松姿朗秀

似禪標松月清孤似禪寂松風閒冷似禪韻松花簡澹似禪林聲氣所移出結物外之契故古人于禪剎建，取意于松形諸題詠今宵松月下開閣想安禪如蘿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昔盛唐名句至千株松下兩區紅水在青天月在瓶又入宗門悟机矣先文定固有斯財與今觀慈庵始從修持淨業忽顯藥王之神通乃復以溥濟功力滋廣薪燈之接受如松之凝挺堅碩發為蒼蒼鬱鬱之色故能耐久不傾而漸至蘆物也更有說焉松以根幹為因枝葉為果菴以出世而行度世法者根幹立也以度世而證出世果者枝葉茂也昔謝偈之曰松曰香有四飛味喻九轉因果同通不分境界然則菴之以松得名者松

且藉卷以傳而卷與松不互為因果乎自此青，相傳燈，嗣
歸法而所處匪地却天安見一車輪地不會數百程句也耶無
住名源靜松屏名覺滄鑑地名海珠，孫本瑞是為雪松上人
崇額戊寅端陽日

海會卷記

周 玘

吳為山水之國領其勝者則在其區焉蓋蘇三萬六千頃烟波
朝夕歡秀七十二峯佳境晴雨發奇聞間有園遊觀却句悅泉
蒲瑞士既取甘乃樹青寺居人因之名塢至今稱為李木塢
為塢皆太湖東灌而漁歌不至楚唱其間而我道林禪師賞其
閒處結卷于斯八閱齊心六時課誦緇素相從者衆由是顏其

蘭若為海會也得非有其冥乎即其卷而言之長林茂塢角周
緣砌雲霞花竹散鬱快帶精藍絳像鐘磬瑤蓋之飾瓜華燈香
之供法呀耳有者悉具然皆去奢就儉化利為樸務從簡約裁
足稱事朝誦夕梵禪律並修于曼嚴然為一禪林矣乃謀刻石
以著成績傳示永久而以其詞屬焉吾聞之道林深于禪學制
行清若不屑為人師而人自宗之夫記者豈但識歲月營僅而
已用將以垂徽戒也則凡居于斯食于斯者毋惑外誘母怙于
佚以求乎佛達宗教教之本精思玄覽內外交致庶幾無為以
極矣慈言自得之妙則海會之傳雖欲弗永久惡得非永久乎
是為記

海會卷中興記

凌雲翼

粵惟吳會西境俱山水未清輝巖巖鬱鬱秀民物生聚再輝野通
易于集事故叢林梵宇星列棋布雖與表表常而無久廢者郡
城西南越一舍曰李木塢橫金沃野在前震澤東湖控右朝輝
暮映則皆山色松聲真天設畫圖也中有海會蘭若據舊記為
晉道林開山按郡志則曰宋元祐宗浩建其或中有隆替舊卷
危為豪家巧逼僅存禪堂幸郡志所載名不卷泯耳今山計空
而難支僧徒聞乎莫守矣乃懷空之初久矣嘉靖間樵越徐某
素心樂善捐貲以倡而僧守峰發願起廢首建觀音殿高潔弘
殿聖像嚴奉又得同泰明凱後宗誠相繼戮力次第開拓之于

是接禪之堂庖福禮曰之字叢林其休至此始值承為息心了
義者之所托也慈懷泯其績徵余記之余曰世間之法成壞相
因皆不可據其可待以恒久者信惟道力耳茲明凱宗誠委心
宗教其集世緣而成勝事者皆其道力所致故逆書之以詠來
崇後人志以明凱宗誠之心為心則海會之傳庸有已乎時萬
曆七年九月既望

陽山大石巖靈泉卷記

吳 寬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
特甚其隘石巖然起如人負背骨而偃者當巖壑磧間有僧
居在焉號靈泉卷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

松陵文明古往游自謝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
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出茂蔭荔滿墻綠崖架木有小
屋在石下蓋守茶喜而就宿曉為長句明日太僕太書屋壁復
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
自數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
有僧來請閱其名曰智輜則菴之主人也白山居厚公題詠後
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
書其末智輜復請曰菴來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
傳為宋玲瓏律師所創其石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
題誠真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數刻不一當時與客

議此可亭此何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
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
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道上人來吳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構軒題之小隱几席外置
圖書瓶錫而已蕭然有塵外賞

白馬澗

龔明之

南峰山北有泉流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來飲於澗中因
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塔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
其情習之地也

報德菴記

蘇懋德

士人積善學道妄思委身于國以顯親澤民既沾國恩又煥
以致君保民為懷不敢稍負初志也蓋生人託形天地藉庇三
光置子然無所依賴雖清如齊亦必履首陽而採薇高者莫
由之必托笠山而飲水可不思其本而自賢自智乎德乎
德履水止人為報德菴請記同政菴菴始首宋咸淳乙丑僧妙燈
以報四恩之德而建也野謂四恩者經云指國王地飲國王水
捨餘利益不可稱量君恩昊天高頂履履髮非親不成親恩莫
大焉一字一語離師訓迪乃至暢義理開大道盡憑師力比丘
清淨自居不農不習口食身衣以至身家醫藥皆資檀越比

丘精勤辨道求其無為以了夙願而報四德商家連全興廢不
常菴額不改舊層閣僧窠傳號瑞林者年九齡依翠堂師難辨
蒲大戴而翠堂等素世瑞林者艱苦有遊神謀路長養誓志
堅守不墜翠堂之業里中士庶共驅避衲而三寶蓋林干城矣
自後瑞林僧臘漸長道風日盛以新殿宇教育僧徒凡可為佛
法隆者不遺餘力雖未即明心證道殆之無衣報德之蓋予嘉
其志目為之記以致履水俾錫之石崇補壬午二月吉旦

寄心菴記

釋智旭

承天寺伏龍塔院本古寄心菴址坐依龍而對天池左麓山而
右字凌環列而相拱者則有蓮華竺培諸峰古吳勝縣屈指居

先精舍名蓋久埋荒草 神廟初年寶林堂玉林啟南二師卜
宅于蓮蓬為結始是庭潤師經其志而成之至 今皇帝之七
載水侵而蓋漸就頽圯靜各師以其地近泉脈易受蒸濕移于
西麓而仍新之中堂奉佛名淨業堂；後建閣名證桂閣；之
下為禪堂以安淨侶閣左右各有靜室以為耆宿養道之地野
花送春群壑送響鐘日危望詢可以忘世也佛堂之前後構三
楹一為賓堂二為僧寮浴室雲烟畢備雅整倍于舊觀額其門
曰重雲小隱蓋以寶林堂左復有重雲堂也縣巷而東北則環
師骨塔及累世法扁之佳城在焉師又欲永茲香火置僧田園
闡紫山各職畝延名衲于堂中晨昏課誦祝 履履歲畫則者

花繞繞夜則燈火輝煌松濤為語與般若法音相唱酬予與宗
師為忘年交奉挹其德容慈語從容中道兼之仁風厚扇忍草
長數本自性成非開修證誠緇林雅望耆宿芳規也嘗訊以昔
日締建之始資財于瓊金二師繼以潤泉德師及潤師等而宗
師善守其成而更擴焉茲或以歷練或以儼恪或以仁慈皆自
有真精神以持之是故即一家香火而護 國不壞俗諦而真
諦自明此其奇心于一卷而亦可以悟心于無奇者也是後也
經營之力者為侶當塵公、即東師法孫永心雪操能純其祖
武番裕後人於此已見一斑云崇禎丙子孟春吉旦匡山智旭
撰

潤脚卷記

蔡樹德

潤林玉露云有僧住山或謀讓之通挂草鞋一復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
必辭讓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之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
求還家貴貯篋綸置以所成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
若從裝者又聞昔有京尹不携家唯裝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
卷席會單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篋于廳事前嘗若逆旅人
將行故博學宏詞非絕宦寺悉無所畏于謬涉世途嘗以此語
粘諸壁遇有方外交亦輒以此進之慧朗如公向與予有月菴
之約遂以未就頃吾辛亥純侍御構徑山別業蓋古德叢林如

公乘之虎林諸門人復為從史得舍作袈裟地居未浹歲隣僧
有起而爭界者如公不較豈杖即日行還無節尉恩結并寺
傍即以潤脚名菴而予為之落成因歎曰山河大地總是幻境
非有非無何彼何此世間本無障礙人自生變觸稍知學道者
即其達觀之識矧如公淡于禪者乎生本邦江世胃辭朱門而
投野寺人好共悲庵之若洗彼佛廬之尺寸何足擗其念慮此
潤脚之名殊合道妙尤憚余之素心請即以是語為菴記

靜中齋銘

釋圓至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發而中即謂之和余謂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

感而動者情也故感於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為而羞惡生焉感於可欲可志而忿憤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無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情之善性情之辨學之大端也世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興然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軻氏以情言性世儒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狎而不敢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來上人名其室靜中乞銘曰孰道焉而紛孰召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之正吾之正吾不形而存是謂大本生之元孰其無形其有無情惟寂不動乃以一而昧周聖言銘於明

友石軒記

釋圓臣

昔牛奇章李翥皇爭以致石聲勢誇天下至卑窮而凡事之二子以私意為好惡其是非豈舉之際猶水火不相悅獨於石則所嗜無間然豈其頑確峭勁不渝之質足與好者為砥名屬節之鑿非以朝煥夕寒希價售者所可幾哉夫入之志有淫正雅俗存於所者見之二子之志蓋近於正矣然奇章卒以黨比黜名行均穢與之暱者覆為垢而不足崇而翬墨之貶平泉所蓄猶不能有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于石雖欲忘所挾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嚴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適取諸左右而逢焉豈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雷貫強取哉夫以鄉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

之可賢也吳郡瑞無象聚石所居之軒以友石名之無象行天下悅其意無幾雖師弟子之間猶志所趣之異獨厚於石若此豈非有所合歟夫玩物以害其志之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余知子於斯友也登其陞則勝物之操益厲像其峻則遠俗之行愈高確以誠乎中重以儼其外則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重修上方寺記

宋儀

吳中名區惟太湖為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惟縹緲峯為最勝吳王夫差嘗即山之灣為清暑宮，廢多古為寺今所稱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僧道徽所創朱嘉泰中釋無證新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雜出林木烟雲間最稱雄麗矣迨於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賠多逃移他所寺就頽落今嘉靖戊申予令吳首詢民隱理徭賦剝田簿書聊應日晏不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昔所稱十八格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戲姑以清田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登縹緲之最高處視諸峰如蠹螺較予扣松而歌其思飄飄然若昔人所謂羽

化而登仙者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茲山重墮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乃令數其荒疏稍為蠲補亭即別去自後予為官內臺奔馳疾趙吳楚又巡河洛涉嶠澗遵龍門歷覽秦晉之墟遊窟錄野至未嘗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山今去吳且十年在告家若忽寺僧惠雨至告曰幸賴君侯清理虛賦僧漸復業歲在戊巳殿宇載新使君辛亥之言合矣願乞一言以示來世予悅然太息曰吳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鄉邑富室巨賈施佛飯僧一無惜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俾本至語以奉佛即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適歲海寇竊發賦役繁興長民者略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於供應日昃月削

咸有怨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惠雨輩持疏募勸即能斂財鳩工大興殿宇雖其志行動為善為衆生開誘亦以佛法因果足以動人故吾儒顯言仁義不如佛氏陰談禍福彼仁義有常而禍福難測宜乎民之嚮應而樂從也雖然今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為得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豈徒細民已哉惠雨曰賦不清則寺僧不復君侯往昔之言要不可謂山靈無助也已予既感其言遂書此俾勒諸石

孤園寺記

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寺南朝散騎常侍吳猛舍宅為寺名孤園其心必有契于祇陀

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符于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名寺耶予嘗求猛之行夏月不驅蚊恐去已嗟親猛愛親好善也崇釋好善也施野居為寺宜也復聞猛好道術回豫章江急其可濟畫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施野居為寺又宜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敞樓閣半千唐初有徽道師者脫俗其間宗風大振資居猛之右既而以人夥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麓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寇作寺地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能名釋名門者欲與其廢共力為之遊募緣於鄉之巨室鉢積成五十餘椀以益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予，嘗聞都乘知寺肇於猛故

不辭而書之

包山禪院記

王 鉉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浚住大相國寺慧林
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好以留師者
廢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排袖出都徧走江浙行至山川城邑僧
俗擁眾瞻迎瞻頂焚香哭道如佛行化靈巖將山匿二禪席以
特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
洞庭包山巖院欣然駐錫養穢為終焉計蓋院自六朝之初為
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浴度為大紫林庇千僧陸
龜蒙皮日休野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

靖寺瓦木餘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
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子了初王院事法頽基斷址四顧
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
典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
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觀溪歸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
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
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問洞中產白芝紫泉迺仙馭天體環
以七十二峰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峰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
傳稱黃帝訪道好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

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
在西山之巔巨浸迴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
洶岸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
葛梢抽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月於窮崖絕壑之
間野謂烟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九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
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巖於不測之淵
無適此者東南踰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好鍾之地也竊嘗論
古昔學道之士必游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
目使萬井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爽悟道學明修釋氏之教
不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區薄風備以求師問

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徒心境廓然知無一
管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
歎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
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
無來今我行住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散此與彼有分則而
更化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遠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卷
於一居也然則僕今好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與歲月與
師居此本心以待其技傳永遠而無窮者之不可以不記者於
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記

水月寺記

蘇舜欽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重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出巔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眺首清爽下墜欲乘風躡落景以翔翔于其間其可得也自爾平居縹緲思於一到適於陰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逼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艇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清蕩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好能并容水程浙泗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涉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彎南望一山上摩蒼烟海人指之此即縹緲峯下也即岬步自松澗出數里至峯下有佛窟跡水月者周殿甚古像設儼煥摩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吳大周四年始建佛寺

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日而屋之至數十百撮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者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蠶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二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厯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未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園繪金碧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補採之勞浮屠事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遠絕

勝之地壤斷水壩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然于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其行予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暴然破散無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輪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之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擬筆直述且叙昔遊之勝焉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水月禪院

高德基

洞庭兩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溯于吳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者謂當時湖中有水牌為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舟船數之

每林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為神木捨送禪院構為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西小湖寺記

曾祭

姑蘇太湖有山焉磅礴峭峻特立湖中小頂有小湖泓漭澄徹炯若寶鑑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必相應崇大同間達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來諸山具舟爭迎莫能動獨西小湖寺僧誠禱像忽隨波低昂一舉而上遂至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疾疫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地于火棟宇無遺泰定中昌法師始創觀音殿 國朝平張氏中山武寧王駐兵于此號

今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寅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
公伯寧遺贊與造聞者爭以贊施建三 暨廊廡才丈眾室
像設靡不倍高麗 金碧煥發胡波嶺岫光彩浮動於
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 唐白居易宋孫觀述
皆題詩越來京請 其事遂為定書

重興福源寺記

文震孟

吳洞庭山有福源寺也自蕭梁大同二年創也是時吳邑宰
黃公植資施寶材而僧普國為開山祖歷世久遠興廢屢先
於隋之大業間燬而唐貞觀復之再災於宋紹興而南渡嘉定
間又建陽缺空華雲泥鴻爪其事其人俱不可得而考矣入

國朝而寺僧俱以徭役重用散走四方紺殿珠林鞠為茂草至
嘉靖中葉比丘洞然縛菴三撮焚香於此攻苦茹淡踰三十年
鐵魁窮髓嗚呼白草沒而戒其徒天性憐以興復古剝相喘
屢性天雨時合十受託私自誓願茲此遺言萬曆辛巳 朝有
均田之令邑宰傅光先宅躬行猷詒為戒重額捐積適寺遂不
著 國課僧散獲歸興有基矣後三十年辛亥迺始始格為重
興計少師申文定公徵士王百穀先生皆撰墓文為之助揚米
粟金錢寸金錄積性公瘡軼笠沐風雨踰江涉漠取材於楚捍
勞忍苦以集厥事又七年戊午經始營建更五年為天啓壬戌
迺底于成嗚呼其艱哉甲子之冬邑宰萬公谷春以事入山停

瞻瞻禮署其額曰福源古刹蓋自黃公施地以來歷千三百年
成壞遞變而傳公寬其征萬公學其成三已年後先相望為德
於茲寺者斷相續也性公請余文為記以昭垂來禩俾知肇
造之不易請三年而意猶勤余迴因之更有感矣大千世界建
治銷毀不離一念隨感斯形大周之時像教法興造寺寫經所
在而是如黃公治吳越今千餘載一事無所表見而獨捨寺基
一敗佳話名與福源共為不朽又如茲刹俄而擯星耀日俄而
冷風飄塵俄而窮鬻割荒俄而數魚頃梵故知萬法無常惟心
自造韶流法社來居東遊倘有悟於斯乎為聲聞為緣覺為善
提薩攝雖妙等二覺拾級而升無有外于一念者毋徒委有漏

之因為人天小果而忽之哉至如性公自受託以來首輕徭役
次取材次鳩工一生精力惟此一事施為次序井然不紊成于
幾十年中而不怠不躁乃至乞文為記且三載終無倦色又
知一念僅因無事不辦豈時有為法之榜樣即見性明心成佛
作祖津梁階級於此止可以預悟矣中興之功與開創者相映
不磨則其細焉者也余故樂為之書崇禎元年戊辰十月之望

圖通致記

僧懷淡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
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地產千華蓮自名院曰
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於此往時浚治得

會昌鑿石刻其略云羅浮常安祥師其地即理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連成通十五載奉賜今名再廢許會昌至是復與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慈虎雖非觀音蓋未觀其像名存而實比矣或問觀音安在吾持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觀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琉璃瑞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格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粟銖積閱二十年殿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暨其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岩謁慈惠史

懷溪求紀其事懷溪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窟泉寶貯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菩薩跡起于曾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財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及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翔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于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感由此也故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異議事故渠為之書像造于崇寧五年二月工休于四月殿作于靖康二

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翠峰寺碑記

張獻翼

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其東十里而遙又山相踞而差小其勝略等入稱東山以別之其尤勝處往有祥寺據之寺有巖福翠峰者在巖壑東南麓當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又山有九嶋九嶋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淅淅珠為幽僻地形勝而樓宇雄麗屹然一名藍歲久廢與莫考志言唐天寶間席持軍捨宅建寺至宋雲蓋禪師於此說法致神龍出井而聽其弟子天衣妙契禪主嘗親汲慶為衆僧都養寺石忽湧

泉甘冽名之為悟道潭殿為成申元日建塔迎功即盛章為之落成予惟自孫吳國江左蕪之有寺蓋自此始蕭法躡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於南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歷年既久半成墟茲寺復于成化間修于嘉靖中葉葺于萬曆初年雖志存恢復力欲因新然作輟相循罔克有濟至山中翁叟連仰嗟發願起類為壯易壞為美補缺為完工不為勞財不知費先鼎錫大椎斲而天王殿次之高廣深闊一如昔制凡所像設無一不恪值席君其相與董成居蓋席持軍之裔善承先志者也仍標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東而表乎兩山前後煥乎二殿種、莊嚴威臻嘉慶不惟緇表大

注歡喜乃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人之蹟為寺而勝菟然為東方一大叢林矣寺僧復初誦檀越恩請識其事余嘆曰世之有者不肯為與為之而非底績並未足數今得第序二更庶合文適買山肯構之意欽工始于萬曆甲午春日畢于戊戌中秋記之日為庚子七月七日長洲張獻翼書

興福寺記

吳寬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為藏治水符於此曰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踈而差小其勝味寺人稱東洞庭以列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蔚然蒼翠儼如畫圖始道家所謂蓬萊子大

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間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于興李兵部應禱為東洞庭之遊自岱心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塢得寺曰興福主僧思復出迎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花才盛開彌望如白雲岬谷莫辨山有九塢，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瀾，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說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者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界之此智勤好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

者居其後歲食田園町入可以自足而予好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寺子何愛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好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國初而溪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志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蓋智勤莫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浮屠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好謂靜何也達磨西來傳佛語心或境焉則安得而安或滿焉則安得而清或騷焉則安得而

明是故必有清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好之靜也靜也動之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于偈獨好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槐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峻絕之處作山居焉且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耶若吾人之好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願擾，鳥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愧乎彼也然吾有胸焉勤之靜也惺，然專一之中其有好主乎其無好主乎有好住則倚無好主則蕩則好謂靜而定者其志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為記諸壁而用以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蘇故水地長洲東四十里日陳湖周滿然巨浸中有壞日碩沙湖行者必竟日始濟碩砂居申舟得藏以避風家乾道八年僧寂堂師元祝氏華亭人始葺其上為中流之鎮棟宇由是大興周故額曰延聖院其後沙益延水日却東北居於岸皆為田寶祐六年燬於火至咸淳間可拒力周復之惟吉繼而葺治崇麗乃逾其舊其後清字志瓊清仰清懋志朋志願皆盡其力焉天隱圖志為之記歲公始學於水菴一公葺菴傑公際遇孝宗多靈德異趾惟吉則文雅之孫殿之始由雅建也其裔魁上人與清表為天隱梓其集於院

平江府陳湖碩砂延聖院記

釋圓主

姑胥以水為國民廬皆岫溝港瀆渚涇而居畝畝之間有滄漁無涂徑雖東岫越西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菰葦魚鳥之鄉賦湖漫瀟陰雨添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為桑為田猶必隄其外以惰水之爭環州四疆其東為海北西南為具區委松之江貫其內土耕民與食於水者戶相半猾商遊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濇刺夜歌畫行大抵一州之間民里往來以水為徑不獨首之以主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蹈土駕陸之安故速涉者必恃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蟻接然其水也

江際海以雲為涯且而故舟日晏而後至岸其浪波潮汐之壯足以賦舟帆而宿姦充朱乾道八年寂堂禪師來自華亭得湖中舊氏之洲日碩砂乃庵其上為中流之鎮民利其留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為大拓提宮室居之於是寧殿滿堂屹流峴與捷津瞰址砥洎湊附既成周所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為甲乙之居寂堂沒其子孫立浮圖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棲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碩砂四百沙益延而水日邪東北皆為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善延富益其才賢者爭以學術自緣飾時節眾會文物布述繁然吳寶祐六年延聖大火獨熾殿與寂堂之塔不火咸淳初任山可拒按火所毀募其徒分而補

之益為社靡以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成吉為大世之勤未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老清懋買石以請于余蓋自宋之季年都國兵饑大性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佛靈僧鼓鐘香火之宮福國壽民之祀其棟宇不幸而壞廢則無以勸豪傑之財力而復於成能自植立于兵燹之中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屢為崇修其勤與決起之勢非獨不撓於時之難而屋室之盛皆聚之贏子且擅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其嗣繼材智能爭翔競奮以大其門之每堂養培種種以遺其後者豈豎根碩葉之蘆茂也嗚呼盛哉寂堂祝氏諱師元華亭人嘗學於水菴一公葺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靈德里

迹既老又為白蓮寺於弁山之下而歸終于磧砂其言有缺而行有銘故不繁載於記

延聖院觀音殿記

釋圓至

余記延聖院逾日其大源國唯吉來曰院有刻經室有白衣菩薩之殿我野為也請復得記刻之役始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成於二年七月成之明年然後舉殿可宜有畢倫後于下者曰清字曰志琬實庇其事相於停者曰清仰清懋志明志願資飲其費殿之中菩薩面嚮天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凡二十軀其形刻歸二材之價又若干則出於里袁顧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為甲而延聖之屋百有餘室無能與殿比隆者則其勢之大作之難不見而可知也夫聖人之出必有地固將假境以表其教也教不一方得不一門觀音氏之道以耳為門以聞為修以應為形故其神島處於海水之中水無窮而一月皆入應之智象為海無聲而假潮以鳴聞之性顯為使凡至其室者日擊而道得不言而教行此聖人導惑之真權也今夫陳湖之夫姑蘇之水以是為歸運奔雲躡洞百里半濟而後磧砂屹焉其境之野肖用有冥示于人者而又當二邑之會舟車穰穰之衝險足以揚靈要之以拯物是故菩薩所擇處以行其教者也說則吉之成此其假物以喻於人者為道至大豈肯以崇村鉅院之觀為一壘之餘哉初殿在院北廡南住山大雅野建也寶祐火

補殿馬吉於雅公為蒙孫卒復殿以繼其先人之志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善慶卷在郡城北六里胡汪上始宋紹興間元泰定中有嗣茅師者中興之至正丁酉後燬於兵僧慶林與其孫善來用力協謀不憚勞勩復之丙午又燬寸椽無復存迨洪武年始謀再起其舊未久而室廡門垣皆以次新花香幡蓋輝煥相映林公年八十餘乃卒其寺之廢與數十年間異成於其祖孫守來孫仲行復慶源三人曰善圓正宗紹隆皆謹厚能持其山門

慧聚聖迹記

僧韓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於姑蘇遂謂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

郎陳公，一見若舊識適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居已三年春二月屆於崑山縣宮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日其孤樂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窟原隴瀟灑坦蕩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殿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茂絕也乃詢諸寺人有者年宿舊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黃門釋慧僧姓懷氏父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致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才運善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干

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踴起近山之人聞撲斫之聲
翌日而奇石轟疊階駢城其才截如也延表一十七丈高顯
一十二尺蓋山王之技神工也時宰相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
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圍龍于
四柱每重臨天曠則鱗甲皆潤漙漙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與
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額以制之泊唐武宗會昌
中詔毀天下佛寺並寺嘗在數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開釋
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章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
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在而觀其神迹規制皆奇捏壯造
化而成信非人力造者觀之莫不觀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奇非獨師至德通于神明又時克臻于是耶可非山王靈威
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
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歎月謂端日前記湮滅來者味
其所從請據其實庶垂以永端雖說才忝辱厚命故拙毫以
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天王堂記

王兆

有釋氏子宅於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兆促足角坐
恣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
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閻闍作童兒時猶能血鐵射妖遂去支天
竺遇金僊子授記護闍浮提補多闍王騰雲躡屐觀鬼樞魔魔

懺靈戟指鈎摧洋竟鎮妙高北白水精宮中為藥又官長吁奇
恠事孔門弟子懸於語若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
用壯護世是之正直也復何懋之哉按馬鞍山踊出平原中絕
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塔樓歲歲溝穿騰織也然鋪出復多奇
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巖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北隅塑狀
岳聳屹然柱空金精瘳壞力溢膺腕羸卒表伍作為部落堂宇
宏麗四簷飛翠底靈庇像若朕購彼甲換戈立于烟霜兆日
勞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為之理實成于張弘度堂實成
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切于獲者三人豈偶然于天
王者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兆立

一本塑狀作藍衣伏云釋氏子姓周師
清建姓趙孫良類時唐大中三年記

山圖記

蓋嶼

慧聚二湖之名刺聲跡于崇天監中者舊互傳昔者法師慧總
駐錫之地謀建塔廟力所未給精切誠至俄有鬼神之助一夕
雷電大作怒風忽雨明而視之宏基崛起成殿之階是也觀其哀
磴編積欽嵌在蒼崖崑崙之根直通引繩方邁截剝剝剝鏗鏗
了無癢痕隱隱隆隆新似巨鱗之俯伏不敵不顯背有柱石
彈巧窮妙信非人力之可致是以自時殿後馬夾蟬聯月增日
崇庵今大倫寺之疆境據崑山之西北竇勢屹業依馬鞍山練
繞而上高七百尺茂林修竹松檜藤蘿之際又有靈苗佳卉珍

崇秀蔓自紅自綠霜霰帶凋佛宇僧舍疎曠爽快之慮散紅陰
而翳綠影者其布撒比幾三千楹經畫緯緯

乃若跨

嶺烟霞偃仰風月軒堂亭榭臺閣樓觀往、橫跨巖出旁峙擬
立若鳥之翔如獸之躡者若架虛排空玲瓏縹緲層、疊、銀
珠金壁之相耀下顯下晦于翠雲紫霧之類加以巨海處其右
重湖居其石俯瞰松江之泌湧側顧陽山之峭屹朝化暮變供
秀氣而借清光指掌之間四望百里真天下奇壯雄偉之觀也
然而姑蘇一隅地極僻側常勤乎抗之天竺潤之金山當冠蓋
之衝居車航之會萃乃非凡之勝概也茲停著止見于近未聞
於遠量彼較此為之不平適主事僧法月刻圖于石踴躍執筆

從而道其始末庶或流傳傳之四方且俾好事者燕坐几席髣
髴于登朱橋步碧砌著泉冰之環山想孤峯之聳寺必稱其流
落峻峭幾一點埃壘之氣可以倚天竺偃金山並駕而同馳靡
分先後蓋去揚善成美之志也雖然模之于畫述之于書寄象
寓教特其精粕殆有盡之書之莫窮其盡之妙潛藏默喻于象
數之表觀者自得斯固也豈徒誇誇是招提而已耶因以見因
家太平一百六十年之威神功聖德格于上下覆護區輒無垠
無涯故茲山邑水鄉幽閑荒陋之地尚克闢紺舍而集紹徒為
民祈福有如是者有如是景嗚呼休哉政和元年十一月旦知
縣事蓋嶼記

請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偈天堂地獄報應之說風動世
俗從從信向者往、悔惡從業而歸之善其法有補於教化矣
吾蘇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閣上切星漢處、嚴奉
高棟重簷闔置博柱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志嘆其不可
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肇飛下俯麟宇碧檻丹拱隱霧延
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
霽慈警神若天墮取風而翔雲梯觀恍然後疑身之排金闕而
遊瓊樓也予嘗訪禪者墨蓋目見住持謙僧淵問誰為此具言
歐和葵已茂著義明演經弓劍刻與普賢殿邑人沈鏡篆綠增

堂廡以循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眾建閣蒙姓辛珍獨
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通信向應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致
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
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敏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
故鎮邊使劉璠為建院以嚴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
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與年四年生僧惟已請如嗣
師故事復以院待學眾之來遊縣以闡州命選於眾乃得惠元
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才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

心化日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可宜者遂謀新之
鄉人聞命乘輪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
耳之秋來歲仲夏一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與化為人則
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者壽
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
曰律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野言法者謂衆心生是則攝一
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
也夫心之為物微妙玄通故用之稱端大虛廢之莫知其好不
古不今神而無字信乎廣大高明起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凌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

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必泥于言學其書者必忘其真天竺
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
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有豈如老身窮年散精神於名迹
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闕
如臚難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
道者必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復待人之
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于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
其居之至則宗棟唐字極於杜嚴故則象相與新之而人亦不
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已以遊于世則其驕吝
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堂師之居此湛兮

淵靜廓然朝徹皆道之侶選至而時集類問於堂密叩於室迷
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堂雖無典于入法之
人法之可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元豐二年
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符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
州學教授曾賦撰

重修延福禪院記

李湛

蕪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
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按二年余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
榮命歸此於斯而鄉者里氓為之捨土木奮錫之功大作唐宇
峻廈不五歲而告歸於是隆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

壯而堂者有連廣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復延相敬而
薦者有表門背室結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圓覆環祭
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之翼舒鱗華輝照可
盛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
錫氏列周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
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抗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
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金師踞留之京師天壽寺
淳化三年上御製教書書意就章一卷道選詠一十一卷秘藏鈔
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寶以
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人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柳州牧倪德光捨居茅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十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比僧難幸與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時詔再恢釋教俾歸伽藍先是大檀越生吳興錢公某吳郡領軍汝南周坦與彼親友燕喜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赫々善事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著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范成大云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語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慧日寺修造記

張珽

梁僧慧覺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淡蕪或西江湖而舒曠其得勝際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栢葱翠當闕間中乃有小林滿瀟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縣為令者藉以稍清胸次為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剎拈檀林車賸二千指非但為展鉢計願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技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土始至之日早遑積道舍宇就齋結袍稍々雲散幸與佛

為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電髮無私焉居無何觀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履滿矣於是首與造寺聞者響答富室至捐百金其妻人子亦分雖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堂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以茅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以蔽冥陽之儀椒經函六百餘枚以及大藏之數三門兩廡日為買區卜肆喧呶允難至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款門而求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之萌者周矣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詎我疑胡來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建初院為十才祥林幾千載于此矣中更警仗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二錫勸額曰壽聖日晏安日慧

日亦口相傳以屬甬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建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蓮華堂大室皆未就去開閉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諸菩提經云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失靈山六年鵲頂蘆藤佛自處也金碧晃耀一二由旬人來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及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宣教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簿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

姪記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鋒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辨釋老與不肖皆欲隨而去之未熟
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始侯辟王治亂興
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
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
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
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詎儒也以充焉而湯文武周孔之道
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于中國故力排而辯之若原道
篇佛骨表皆著辭說切痛疾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
敬抑之棟其浸盛未始不為釋氏福祐言佛而釋氏之彼得以益
其盛連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行物盛則衰之效歟夫意若

曰蓋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復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比者佐
而輔之固當板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
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抑噫大道衰而有仁義
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而湯文武周孔之道塞於時雖於霸
金僂氏之說其不有與乎由是源於漢沉於魏波於晉宋齊梁
間與吾儒者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
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豈之限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
幾乎教世者也而時思奉之或身過寺宇以徵福或廣度僧尼
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鑿鑿蓋崇之
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齊戒修而果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

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宮灼知化源寺觀以僧而存車禁其搬置
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蹟或有好後異者
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於此哉姑蘇北寺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
有佛寺曰寶嚴即梁天監中野建也倚山西湖傍若屏幃嘗有
希辨禪師者心悟大要屢為棲廬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
掖普門寺自為慧智禪師及錢氏厭土隨名請見賜紫方袍孫
向慧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
施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屠一貯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
道運詠祝歲詒太平聖惠中凡一百四十二米契高風鍾著地
也稅籍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故

賜今顯馬院有佛殿者猶其歲月了無人極明道中武陵龔顯
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禪慧院僧清鑿浮杯至止苦行
自修謀茲勝有若符令後有邑人諸善願李仁寺撰福食
可聞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為我福地今字不立粹容無
觀則吾儕何町起信哉由是厚施質良材庀技傷工審曲而
勢即其舊址以新創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
酉凡數年而館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觀乎中者其
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豪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
容儀衛之位而列乎管供也遠而陸之若太微之殿帝宅擘
雲端迨而祭之猶列漢之立僊宮來從才外其為功德殊勝可

思議我武陵公都無多藏屋無餘獨以興整補廢皇、於佛
事人所難能矣若夫辨師典之前監公繼之後事有其契豈誣
也哉絳里人也因歎於茲山之遊月擊楫公之善以文見託得
以直書時聖朱慶曆六年歲在開茂正月一日得仕郎守真
州揚子縣令陸絳記

空心亭記

陸天祐

海虞山猶常熟州治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
曰興福淵流絕山而下潄為浚潭，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
不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
萃於破山而破山之芳鍾於斯亭屬類時其前洽別傳其下故

置既久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
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建莫知為誰歲滋久風雨靡支至
正五年寺僧激上人謀撤其故而更撤焉走邑士崔君天將后
君議皆計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舉起而朱君其倡
者也落成宏敞雅潔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僧上人
取少府詩折為韻授四子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
梓揭之亭刻以少府詩亭好宜為者始大信以天祐佐是州而
山若亭矣好遊歷數書扁為記唯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
好不足非有文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於世破山之以秀傑
稱宜美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

人信之地有待夫人重事有待夫時如此擔竟輩飛棟宇雲湧
陰晴兩雲光景變幻遊者稅塵歎縱清曠蔭林樹之蒼蔚時谷
巖之磅礴當聽於琴筑而致迹於冰雪平昔龍榮勢利之膠乎
中者蕩然火爐烟滅其靈臺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
心時曰不宜天祐不敏才將命杖屨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
君名元才后君名克正殊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應奉翰林文字
儒林郎用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陸天祐記

明因新改禪寺記

陳子

東常熟縣七十里有蓮鳳鄉有村夫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
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書今額至熙寧六年

逆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日之不用者時異事異矣
亦善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
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長我何使之真
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
此禪律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
禪此禪律由或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十
才以律傳父子日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憫于世者無
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
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開府，下僧藉菟可為頓道者衆薦
今禪師昭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彼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道其

類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甘遺泉緒莘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歉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遁且逃十室虛其九嚴必轉之心奉一其之事根無利鈿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鄰人以此敬八之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汪以利衆長汪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堂舍龍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大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子撰

頂山瑞石庵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穴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舟之家神龍之地環窟其旁已民禱讓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庵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輒應而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已民以為甚患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自侯因民之欲命僧慧安極廢舉墜益廣其宇以廊以軒以垣以壁凡以飯四方之來者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極境龍怪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與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神之為靈嘗隍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隍寂不可詰之間而為取福善

之應蓋心簡於無所用心而欺罔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承即奉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新甌頂山記

陳子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驟依山之陽是為隔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廬山以昔人廬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為湖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鳥目山鳥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自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輿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迹不類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覽以覽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恃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峰庵主懷素始自破山之復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北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墾上有道州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欽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技能甃路而已又能建甃石塔以鎮文衝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

即試書者校書郎守縣尉陳子記

重修廬山白雀寺記

王世貞

生常熟之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廬山西沼大海襟江
帶湖蓋鴉廢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者曰梁天建二年
有遊僧志圓善塔與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知識以有知
刹者而講而白雀二翼為自是數地數振以迄於亡吳之季委
之兵燹之手歷我明入歷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址與僧
難之而舍而已久之為隆慶丁卯耳地復嬰塞明淨再新之尋後地而
拓之又久之為隆慶丁卯耳地復嬰塞明淨再新之尋後地而
比丘智海乃數日嚮者六十年而地今者不二十年而地豈未

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固也謂其徒慧秀曰
吾饒緣為汝職募若饒思力為吾職歸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
集秀公獲匠意焉質取其厚材取其良塗墜取其精堅於是三
身之座四天之間與十六應真之位屹然若金剛不壞矣壯麗
亦稱是寺成秀公來之余記余之鄉先生王龍履言嘗嘗病茲
寺余得其持二美詞翰自舊絕因藉跡其瑰奇崇壇宛委叶蘇
之勝思一遊目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泯矣詢之秀公
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世冠達氏以
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久果而吾吳郡又其左馮方扶細黃之
所飯嚮貨賄之貯蘊隆蓋有非佛理不談非佛事不之者且浮

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素之講座未撤而大輪即逐之其它量
城之內外今所按圖而得列於如蓋記者十復有幾而瀕海一
藩若遇比轉振魔野不能妨而社財不同豈豈道法諸天厚小
而薄於大哉夫地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
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誣之數也耶且而所之有處乎地之
履役也以為致力之因與不因也此非獨一利言蓋哲於說淨
業者矣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任相則無漏以此淡心
而奉塵剎則大報息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為寺重以寺之復而
為若重非好知也

接待卷記

李維楨

性鎮上人者余里人也少祝髮少美之龍華寺已參少室南海
及兩京諸禪窟義林入理以至於海虞賢士大夫與結支計
之契檀越八十一人卜地邑南郭三里構構圍雉居之以接引
四方赤髯白足之侶為大雄殿遠佛菩薩諸像已為千臂文殊
金像蓋錢觀蔡侍御某三公及其群從子姓首事夕即翁公
學所瞿公贊之後先海虞令公譚公某公為之題月而滿然
稱東南名利美會余叔弟宦海虞樂觀殿成上人介之請記于
余蓋吾儒所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而釋氏無之然
其立教先令服勞以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至于指服生羅候
一休度阿難舍利布以德獵推為長老迦葉以錫鑿成就月不

金粟如來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修行聽衍嗣息人倫何嘗廢也吾儒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耳釋迦入道淨飯留之不往耶須視之不忠宮嬖誘之不惑外道騁之不移雪山苦之不悔太子名利哥利屠毒視之蔑如也吾儒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獨善其身辟支獨覺自修自証為小乘禪如來弘願普度身中津梁遍三千大千則大乘也吾儒禮樂刑政並用不以姑息釋氏有地獄輪迴因果報應使人康莊戒懼南天王領舍人夜叉或憐其哀叫釋釋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儒教多術百慮一致殊塗用歸而學佛者各以形見入三摩地或以色因觸因法因味因或以音聲香嚴或以分別

自在或以修習水觀或以純覺遺身或以身根圓照三昧或以攝六根淨念要于証聖一也吾儒疇病釋氏不忍于蚊蟲之細譽其嘍血而土木金錢傷耗不貲然而謂事物在恭儉慈忍為惡不悛者可無罰乎第無濫耳道在心不在法由已不由人刑不夭命投不勞力風雨寒暑時若百穀黍麻著植其慈持齋不殺大夫輟一日之餐杖一舍之死安能弘濟耶建寺施僧入天有漏小果不名功德此佛圖澄那跋摩達磨寶誌之論也宋之大儒言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失夫無失安得高於大學天下之物無有不無，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物不有物過則安何有不無世人執於有無蟻蟻之羽而好璧鬲之爭是

非相執人我相傾以此嚴淨提稱之濁惡世故為執虛無為滅以解之而二乘人頑空枯禪或盡掃行門單提宗印以恣其猖狂無憚之私則又為有以破之諸思莫作表善奉行竭慮精進歷試諸般人心無一物而後能應萬物無一事而後能應萬事釋氏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其情不塵其定不構山河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有相百千萬億變化無不歡則歸于太虛而靈光炯然自在皆層巖彌父凡師保所不能割說猛曠悍王法官刑所不能禁一旦皈依西方覆然頓化豈盡無其哉吾儒之學其精于易，雖不言有無傳而約費而德無聲無臭上天之載非無而何彼虛無滅滅而無濟者學釋而失之者非釋

之端使之也海虞儒者相望雅重性鎮，癯送貧衲能使文獻之邦遠近崇向關山演法日新月盛必有道矣非第官師儒與性鎮中因而立持有昌黎大節往來之疑余故於工費規式畧不言而獨舉儒釋大較浮廓如此道聽而塗說之不中受水源一踏德山一杖矣

疎海梁

錢希言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在海濱寺名大應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于變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才木瓦之費已首完矣獨缺上梁一椽居民喜

中夜具舟楫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
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於岍並召匠工計度不
幾尺寸其傲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瞻呼之為疎海梁夫乃知
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常熟寺觀志

鄧毅

佛者氏之教行天下其崇宮懋禮莫盛於吳會而常熟一邑中
坊琳寺領號于初部者盛矣考其建設多出梁唐元宋之舊則
當時之好尚可知已其在本月復失其舊豈王教明而民習惰
耶得篤於利而莫之有捐也愚於是乎有歲作寺觀志

吳縣傳內一條

劉鳳

常熟之東崇教興福寺宋建交開又用禪師開山好建也用善
地形故所占善地也為塔僅大成而致成淳間有彌塔主悉撤
其舊而更之為九級時日觀温公為疏應施雲委遂諸成上施
還盤表以舍利金碧丹雘上下照灼人謂淵公即用禪師後身
也久而頽圯洪武八年僧淨慧大令衆施興修之迄工於十六
年終亥昔晉沙門曇彥與許玄度同建塔越城未就玄度亡至
梁岳陽王營來鎮越彥猶在乃迎謂之日許玄度來何暮乎恍
然悟其前生事殆相類

吳縣傳內一條

劉鳳

虞山西言教上人於野居開軒之東築署曰招隱環植以桂自

題署其壁夫僧之能肯構者即禪門之棟宇乎見今地堪有房
室新淨几席潔雅安置器物可玩者嘗過而流連嘆僧與俗大
概月能成立者難若彼覆蕩荒殘鞠為草莽者可勝恨哉

吳江重修聖壽禪院之記

陳武子

平江府吳江縣聖壽禪院石晉天福七年好建也初朱梁開平
三年魏氏妻分吳縣地為縣開三十四年而有是院始名興寶
皇朝天聖二禩賜以今名開山以來有志昇法序者此禪席實
相先後二師俱宗門標棟伍家宗派可考也景祐中兵部員外
郎知制誥謝公純大藏經在焉圓照禪師崇本堂主之後日瑞
光多對便殿遊為蘿林第一代師其他領袖有道因佛緣者常

不乏人以故辨名剎更建交兵火 像毀掃地無遺會清本
法師相繼駐錫徧募檀那增葺菴田而又畚築故址僅成殿廡
歲月積久風濕雨塵窳復頽圯田為訟干皆沃壤年來守者屢
更往、後進百用不給而道負重仍殘僧統三數輩鐘魚幾為
絕響聞者駭之縣大夫趙公下車之明年政既成儒宮神宇驟
令橋梁次第營繕一日因會慶節率僚佐詣其院慨然曰莫嚴
乎蕭呼席拜之好而蓋廢日昔何以昭臣子恭虔於是謀所以
新之呼集其徒授之規畫俾各董一事其鳩工度材自一金一
穀以上悉徹公聽曾未滿時法堂方丈與山門佛屋煥焉輝映
且表以修廊 以高墻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崇貴公復

慮異時強有力者也居緣餘乃作靈山設法像於法堂之兩翼
為公平日持心誠懇不歸目前於時概觀未幾四方衲子雲會
相與驚嘆曰物之成就自有時顯有利日無碍寧境華嚴首壽
奧是凡王公各講助勤奮或圖新於舊或易統以隆而聖壽尤
其全恰自是信士善女破慳捨有日月以至則第杜極慶他日
之雄當未易量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與者天下事多此
類使報類起非率如是虎顧天下有不足言者將於公見之
落成日者猶踵其門曰院之中與縣大夫力也請述其事刊諸
石以詔後世僕猶得於月擊吁不敢辭故為屠道其發與之端
而并以窺公抱日聞大者當為公玉牒名公廣字德儉今官宣

敕部淳熙三年季春既望建陽陳武子記丹丘寺時高善并篆
額住持僧道珠立石

重修北寺碑記

姚起

予曩歲曾肄業於北寺其寺名十方禪院北寺其諺名也有王
僧慈蜜恒相與議論時每欲新斯寺以告於予予曰新之何說
也曰吾之舍凡身而從幻身辭穢土而皈淨土且得以主持斯
寺詎忍見斯寺之將圯而不新之新之所以救其圯也將不可
乎曰世之圯者多矣顧新之，不暇而暇寺之新乎曰吾之新
此寺也非獨以為吾徒也吾將上以為朝廷中以為官司大
夫而下以為民也予請言其略曰斯寺之建也自赤烏始自我

明洪武中益為祝聖道場故題其門曰勅賜聖壽禪院也則
大雄正殿 金闕坐為東西二殿官司大夫更衣在為法堂子
大僧舍司鼓為左以僧會右以住持晨則談法講法夕以演課
誦經則斯民未必無尚善離趨之卜也子之所謂當新者此也
其將新之已乎曰若是則新之為可見也以子之言諒子之心
行子之力吾見斯寺之新也其可計日而俟矣越明年子已僥
倖科甲日趨都門又不得一盡鄙心至致仕始得歸省遂造其
廬仰觀斯寺則易置而煥然左之重建觀音殿演經堂曼特
出而一新之子慈少頃輒而嘆曰人之有為不能為亦唯願其
力量之何如耳前之子舒謀于予者今皆得以遂子之心矣予

昔既不能助之以力今當贈之以言也故為之序云 洪武丁

丑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任山東監察御史姚起撰

吳江聖壽寺恢復法堂方丈山亭故址碑 吳應賓

法之東漸入吳蓋晚大帝赤烏康居會尊者始以舍利而作佛
事浮屠判天精藍布地吳江之有梵刹自尊者始也梁晉宋元
鼎革代有興寶聖壽名字相禪賜額置司祝釐弘教則我 聖
祖之物慈雲比丘時也林檀之林龍象之窟倡道者慮慮十餘
輩臨濟之報本元雲門之雲寶顯天衣懷圓照本最著古輪持
地石之言邑之乘班如也宋陳武子明趙宗伯用簡最著反可
然金可布菲可支用非一時事一人力也乃至肺石可鳴庭墻

可笑足可則胆可青菟裘可以傳舍子文戮力三十餘年當萬曆壬辰充選故鼎妙樓寶猶次第出與剛住持妙能及其徒果正悟林又最著觀察情相深入緣起願王點導悲心普應付賜受記不憚於素吾知其為紫栢大師可金矢既得孽帶乃視一憤之懷無能見頂關提薄既建於沈靜寧不心恒順之異方便哉如是者吾聞之周用府繼沈郡丞文趙今丑夢麟於戎為城守於彼為電子力之為檀子慧之為方便乎財之為摩尼寶乎吾聞之陸太華光祖馮祭酒夢禎沈明府季文余同年唐宗伯文獻沈舍長瑞盲者居教導以達賢耶最後之真以妙半露透其目青日慈汝之取孔之其子曰良其卷曰合妙其地借隸於

寺折入於民浸假而自食泉以歸於三寶其野供養說妙法者吾知其為大師之獅子先湛豔調達之三祥觀橋陳之首度島夷入寇喪亂是因破羯磨召蘭若相大慈之臂而昭之綺羅池館敷捨而畢疽出刀入五內洞然長跪自訟七日乃斃豈其逆行示現花報使俱曰七蓮之有出佛身血非異人為若人之為也如是者吾知其為皇甫少泰矣前有覆車後有叱御代塵蒙虎肯據室報素也止城趙乃完壁夫非虞他扶之為墨翠忍辱分忍以待今之治反者乎如是者吾知其為周光祿固南及其子道殷暨不遠在夏后之世界生本識普慧十寸淨穢成壞如響集公矧於殷若燕上顧王從弁是憂憂希安養周則去昭

就娑婆不與善提等師惡起心奉塵刹氣作金湯吾知其為孝廉曾子文學凡三十有七人沈舍名周補周之琦申五常周叔宗沈冷謨吳承烈用祝周祇沈舍言如是等而為上首踞法華乘而三車亡浴理樂海而百川用豪之蚨用之禾虞之封陶之挺填堵之齒牙四事五體合掌低頭勇怯促延究竟悟入佛之知見其事一而茲其人換而革其名可以石載而不可以文字數也不佞庶得事諸師為八或弟子性以不腆之言前節歸崇幸而不辱余集盡合妙以啟辨錫正上人復請於師使余顛末首剎勒之瑣珉余為優婆塞我擅誦於奮力飽於病維是凶文睡餘屑耳於口數從紫栢推教願輪豈不亦援溺人以浮囊

而繫貧子以衣簪乎余所願者 聖壽無盡祝延無盡說法無盡度生無盡而余盡未來際得值尊者迄于湛師諸善知識種種緣起清淨善友若行若證若利若害等無差別是禱也倘庶幾法華之所謂童子戲乎若日不朽之言無畏之說則請避三舍以俟大龍之具廣長相者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夏日立

釋元照

言天下為佛氏者有泰祥者焉有聽教者焉有習律者焉以至營福雜業事業萬異且未有一人不登壇受戒者則知受戒乃為僧之本歟然受戒者必當持奉、必遵制法、必遵示

越 一者晦望說戒二者衆法羯磨。是和尚之要術既
秘且勝非作法之地不能勝之則知結界又持奉之本欽然而
毀塔壞佛墮壇棄戒反不能持奉伽藍設置歷年沒久復不能
結界者得非忘本乎蘇州吳江縣東走近二十里有僧伽藍
為壽聖寺其創建之始乃有唐大中元年鄉人顧文通捨宅為
之舊名報恩皇明治平中改賜金額中間與廢傳錄不書往世
相承未嘗結界律議法制有所不行有識之流慨其志本嘗有
不足之色遂以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命知律僧主法行事
隨才難以立標約步量以集衆唱相以告之秉法以加之是夕
二鼓厥功告成翌日得勒界相垂諸不朽仍書其始末以告來
者云餘抗釋元照叙

吳江縣華嚴講寺記

曾令得

華嚴講寺在吳江縣治東門外百步計自東晉明帝大明元年
衛尉卿陸僧瓚捨庄基為寺法師嚴公講道其間東魏太平初
姚暉運建開運三年銀弘佐法師復增新之宋元祐壬申邑人
姚得瑄施錢四十萬緡建浮屠七級紹興五年隣有寧境寺僧
衆希少寺僧從了告給公文捨與華嚴併為一寺故額之寧境
華嚴講寺時慧壽法師開拓基址建修兩廊三門佛閣建炎間
浮屠共焚邑人鈕氏捐素金修之至正甲辰復燬于兵丁未法
師繼公重復修建 國朝洪武間清理佛教以成叢林永樂初

住持文錦首僧清滿勸里人新之永樂十三年住持僧文炯於
殿西造西方佛殿莊嚴三聖凡棟桷之椽腐赤白之漫漶者咸
治之今浮屠七級撐空屹立佛像羅漢金碧燦煌原有舍廡福
有次無墮前人無廢後觀丈炯憫夫累世締造之勤恐湮滅以
無聞求余記之于以快節居吳中久嘗假館其寺道遠徜徉每
雲消風止烟霞澄霽與文炯輩輒登浮屠而遊目騁懷左引吳
江右瞰笠澤湖光接天碧波萬頃風帆沙鳥出入于空曠之中
轉語流唱互答於青鶴之外使人心舒神怡如在空色之界則
文炯輩之居此不明心見性者乎其寺之西南若上方洞庭靈
岩等處諸峰林壑尤美望之厚蓋凝翠如屏如戟如龍蛇如獅

象如天馬待取遠然而折者如城郭歷然而布者如列星磅礴
浹秀難為具狀登茲一覽而中吳之勝概皆在睂睫間則昔之
雲門若耶天台雁蕩豈得專美於於是文炯躍然而喜曰斯言
有禪于空門也請書以鏤諸石陳諸科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
得撰宣德二年立石

重建寧境華嚴講寺拜殿法堂兩廊記

周忱

去吳江縣治東數二百步武有利焉郡乘云東晉明帝時衛尉
卿陸僧瓚捨其居第為刹而嚴法師建道場于此迄今千餘祀
祀復不一指前人誌而刻諸石者可徵矣 聖朝宣德辛亥歲
蕪城集慶菴僧碧菴公住持是刹至正統二年衆舉權任吳

江僧會器宇軒豁突于華嚴教觀宗旨旁連書史媚于醇翰蔚
為縉衆之表儀觀前人之建構有未備惻然于中焉遂傾已貲
馮材于川礮石於山陶甃于原鳩工所備役夫已之等官卿之
巨室開其闕德或五金之施或楮幣之施或布帛之施或菽粟
之施廣公遂于殿前創建拜殿後擴法堂左右翼以兩廡殿以
楹計者三堂以楹計者五廡以楹計者五十材以楹計者如干
上以日計者如干費以稅捐用石為率計者如干又葺殿天台
羅漢五百尊金碧交映丹雘相輝以暨僧房帑藏香積溫潤之
町靡不剛錫磅列雖無崇山峻嶺之擁抱然土平衍而饒沃林
木蒼鬱其巨道其前登濟良其背長橋巨浸紫紆左右波光霞

彩繪爛朝夕心一奇觀也屋既落成謂自晉迄今判凡幾圮起
之必蘇主判得其人替襄者有其人故爾焉是役也庶公倡之
邑之宰臣以及巨室石宗茂等從而相之且誌于石或者又曰
人但知堂廡金碧丹雘上下輝映顯于庶公之倡衆之施而爾
也而不知顯于時和歲豐抗稻穰，故倡易而施之不难也人
但知顯於時和歲豐抗稻穰，故倡之易而施之不难也而不
知本于 聖天子致中和之極天地位萬物育故爾也蓋因是
剝之修以紀有年之績以恭祝 聖壽萬年與天地同其悠
久也與食日然遂記之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廬陵周忱撰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吳門陳鑑書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吳郡俞士悅篆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菊月吉日嵩山前住持沙門僧會智願立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徐師曾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修至八萬四千而在江南者居多若
我吳近寧境華嚴寺塔則始創於宋哲宗之朝蓋必其夔也
中間斷敝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墜而崇奉者衆耳第
雖不經其金碧輝煌丹雘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
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為學官員長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
之位有可火文明之象故塔與象以為文筆峰非無謂也峯現
則文盛晦則衰故卜料第者恒於塔焉視之咸歷，有驗已人

以修塔為事佛不知其有裨于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為
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敝寺僧祖
茅慨然嘆曰我雖為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儒願力不遠思
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
沈君朝臣訓導徐君瑞尹君奎念力贊之余志為撰疏詞有泮
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干緣鈔材它工
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果得九人自設科以來未有若
是之盛也夫塔與象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性，利於子
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願如此得氣數之更
與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無其故哉茅之為僧也能詩能

醫必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為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之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者則又當為吾輩告焉

致爽亭記

曾令得

吳江縣城之東有講寺曰華嚴殿堂寶塔魁偉傑觀佛像莊嚴金碧輝煌堂後有山曰仰賢構亭其上名曰致爽軒宏敞豁不雕不斲無擗攬節抗之華環亭四面樹以竹栝槐檉木隱藹勃亭前雜植花卉錯置怪石迴巧巖奇各盡狀態雖快關闈而市廛不染當夫祀融秉令赤日行天登斯亭也解衣盤礴清風徐來煩冤暫忘若置身清涼境上祇樹林中不知有九夏也其亭

西臨震澤東接滄溟南控甌閩墨客騷人多萃於茲覽物之情得無有動于中乎及夫志倦體疲隱几而卧澹之聲與耳謀蒼翠之色與目謀怡然而得者與神謀愜然而得者與心謀幽間遼曼不可殫述余嘗公餘遊息其中不覺境與意會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一日寺之主僧炯南中禪而言曰公與斯亭之勝願留一言以紀其實可乎余遂覆茗曰吁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端情竹蕙沒於空山矣斯亭也不有斯作是貽墨客才人之譏矣乃書以為之記使後之觀者必將有感云 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得記

宣德二年丁未歲季夏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書併立

吳江接待寺新建禪堂記

陸光祖

寺以接待名者蓋為十方雲水設也故禿師寺誥之法為一切眾僧經遊往來受供所履其中飲食器具凡聖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皆無遮礙嗟乎此即那蘭陀之遺意也豈徒為一寺私私自大教陵夷古規盡泯雖伽藍精舍遍滿宇內往來相與人我視同學為胡秦遂仗杖錫之士貧里棲遲須授貽謂外道闡提得藉口以非正法鑿斯極矣余竇竅之欲於吾郡擇一名刹修舉曠典恨綿力之有限慨任事之無人語間有明覺上人者先得我心自松陵介乎蘇嘉湖三大郡間實吳越孔道團頂才袍匪但入春朝海肩摩趾接凡泰方羯磨來者自南自北

無日不絳絡焉城南百弓外舊有接待寺自惠夷起方丈廢雖供倡不聞僧跋寺名猶表鏡羊覺欲固之素矣公其有意乎余與開斯語良愜夙心與吳郡太史馮君夢禎進士袁君黃共倡勝緣而覺上人以精持規律見稱法性乃有太學吳縣吳君其捐貲幾百邑人周君某助其經理相度佛殿之右即方丈故址營建禪堂三楹左庫右廚各二間齋堂淨室東西相向各三間前堂七間以其中間供養章臥東為旦過寮西為賓館又西北則浴室廁舍種種畢具蓋不數月而落成是舉也固太學君之極波羅密而覺上人願力之弘矣然鐘鳴鑪舉縵緇日集於祇林而午飯晨糜之敬不贏乎香積余乃稍出東禪義米

每歲五十石助之吳君復奉母夫人淨念捐施為共得米二百五十石略徵長生局遺法附之永福寺邑人周君之琦善倉戲取息米五十石以供四事名曰長生米云由是三時無礙母煩分衛於王城五正咸克自得專心於梵行或又以僧至無窮歲入有限為憂不知如來自毫相中供一切出家弟子不能盡況此都人士咸聞妙法茲焉嚆夫將必有謂與雲應各植福田者矣嗚呼飯於斯堂者嘗作食時五觀則四分能均三匙易足可以受人天供養抑有進於是焉禪悅為味法喜為美養法身資慧命坐得解脫是名真正應供善知識誠有若人乎余不難以身作供也覺上人磐石請記為書此界之

萬曆十五年秋八月望日

賜進士第曾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平湖陸光祖撰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釋德清

雜華云毘盧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慧行而為莊嚴故我意且五臺峨嵋普陀三山為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絕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說尤為第一最勝行矣吳江為南北孔道而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其來舊矣寺建於宋紹興間僧寂照開山額承天萬

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我 明景泰二年僧濱湖重建祝壽放生池具區一覽樓中書盧儒記萬曆初僧了空重建接待院會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大京沈公善士吳氏等各捐貲建禪堂遂立永遠十方常住以贖者主之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名行益著至庚戌海公遷化邑紳居士延念善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妙法錄最熟以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故一方咸雅重之得用沈大姓宰官長者為護法若善士盧某等相率而歸之於是叢林日盛振會建法華樓以為大事因緣誠念法門之老者無野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以為養生送死計建普同塔以

歸寧之此為叢勝莊行也居士周居安陸敬菴諸護法者屢食指之難為久遠議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愈是庵沈公為疏勸公陸續勸募之事竟成於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可為世、常住矣草慮微慳之為累也邑宰官呂公某率諸士紳具請中大丞王少王公議下署篆郡丞康公某復省其差煩著為今自後可無催科擾矣緣既具勤公支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眾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之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鳩毒鯀沾着則通身清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

尚不敵私况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眾僧而施者發心本為
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克復身酬償之苦况以養
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較然不之與者可不為之寒心乎
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動心之心不善况不能成此業後之守
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源已盡力以奉佛或則
使往來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為永
永福田而為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昧日果則為文殊
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僇則為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
益廣則為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為因圓滿履法身之果是
則成佛妙行無幾于是夫又何庸登山涉水廣泰知識別求玄
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常建師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
而嘆此功德之最勝故詳為之記時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孟夏
佛成道日匡山遠叟前中興曹溪慈山沙門釋德清撰

吳江接待寺殿堂修造記

周永年

指明亭記

陳理

同里湖東屬同里西抵吳江城兩稱之園志以吳江縣統名非
湖敵專特從同里湖南北通巨浸泓澄因濤湧沆瀣長遠焉
再行遇昏迷其塗輒投竿好事者立木懸燈指之獲免揀初從
旁結屋為燈幄居後漸廣為普明庵以奉大士久之卷敵幄弗
寧屋燈日以息天順戊寅理先大父陳翁讓與里之章翁私李
翁麓願翁泉襲為統長朝赴原召夕而歸願見是燈澤人弗可
慢請于邑長賈公亮願盡心於燈技賈故侍御史慷慨喜功許
之居成而卷之飭運園燈費三翁願謂先大父曰君長茲土庶
恥獨為先大父遂買田三畝于菴佐取入作炬孫為燈田越六
十七載為嘉靖甲申開州王侯紀來知縣事下令棄佛老字為
官廨巷首犯今建于燈居理聞與三翁後合言於侯曰是燈一
方指南可擬養濟之功乞推還之辭頗迫切侯報曰詎民者聽
爾令去之苟利於土令亦爾從燈居入克心蒙材還之不便其
以未撤大士亭當其值爾人謂何衆應曰諾迺相與徙亭於燈
田立木以從仍舊益新中可几筵不特居幄而已請名於侯
以舊名弗切卷涉時禁故名指明亭人曰侯始以誣民毀之則
也終以利民作之慈也惟剛惟慈侯不可忘謂理紀其事以示
方來後不可既以良以嘉緒召去繼者為名進士洛陽胡侯瀚
請而善之為伐石樹亭中祝曰後世有令如王者其作民善之

有工人如今日者其佐全島則亭可長存燈可無替矣嗚呼無
七作者之意我乙酉春穎川陳理撰文

賜進士第徽仕郎刑科給事中沈漢慎諱 里人李璿書丹陳
陽立石

唐天祥院記略

僧雲美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
歲刑部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
殿宇始立觀像香炬鐘梵為道場年縻綿涉多存實止大宋
咸平五年壬寅歲起所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石匠運斤春
土不歷數稔杜廉賢與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觀

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永福院記

李 行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况乎蓮心廣博動用苦功以
是月緣而佛事利益一切眾生則佛之道豈難哉我輩平生之
北六十里有聖馬日一赤前俯洞庭太明亭連震澤南里魚稻
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屢聚落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
日以遷善農夫各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道風舊有精廬中更
煨燼僅存遺址比立宗潤即其野處為接待院延跨四才雲水
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有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
財愛及諸結集託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湯皆易新之嚴麗

潔精具足表妙為往來者眼心動目之觀序其資以告具石請
記之為善其略云如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
州軍州主管學事李行記并書

重建觀音廟者佛敎記

吳 顯

在昔有元之時蕪郡有善知識萬峰和尚居玄基山中唱道栖
禪精佛慧命四方緇素景慕儀刑而不得恒相親者乃即過化
之處建蓮宇以俟重遊者若松陵之方尖肇建現音蘭若亦其
一也 聖明臨御治教維新謂佛氏之道純厚純 皇度廣贊
化機爰設僧司維持防範洪武中萬峰詩其高第正堂其公曰
方尖之地沃饒民俗好善爾往開揚宗風承吾祥派俾來者有

矜式焉正堂設師授記卓錫於斯究竟空專心內典美齋飯
衣草屨麻衣囊無私蓄之地寢無床褥之具臨終端坐而化遍
體汗流茶毗復有舍利道德之光時舉鼎重繼之者了然應公
其同產弟也嘗師事萬峰禪學戒行視前人為有聲萬風遠
揚擅越運至而才伯文載藉公幻澄何公處士原衡梅公士誠
吳公與為才外來尤加敬愛承樂初運作觀音殿於前次作大
雄殿於後釋迦三尊圓通大士像設威嚴法筵如在以及護法
天神應真羅漢左右環衛極諸幻化之態兩殿相去之間為經
堂兩掖傍附之室為僧舍又其由為塔院正堂之遺宛在馬晨
香夕燈鐘魚梵明之音不輟境因人而益勝矣自是以來其庇

精進卷嚴自儀義月中榮秀峰皆相繼物故莫不有為歲月侵尋棟宇朽廢自儀之徒淨無塵志慕前修材堪適用欲撤舊更新遂展其址若干步屬江鄉地卑多瘴木易摧頹是皆用杉相之堅價雖高弗惜數宇崇深甍牘軒豁昔年經始之良規至是改作而全美梵相金容漫漶剝命工重飾則梅君彦英之力也其他好需皆出已素好義者克贊其成丹碧黝聖光彩煥然無塵之善繼述厥功為何如哉工既訖囑余書其事勒之貞珉噫釋維來之績必求先世之詳故予為書創業之悠祖德之芳馨垂林委祉可考而知靡饒才祖之侶接武而來者尚能觀感而興起也夫茲卷頽之而永久也夫是為記清豐縣儒學

教諭致仕松陵吳騷才良撰文承德郎刑部主事邑人梅勇志中篆額書丹天順二年龍集戊寅十一月一陽日比丘道淨立

石

殊勝院記

戴鄭虎臣吳都文萃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日觀寺僧善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嘗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用圓何用高聲覽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及見者總生疑我自心腔冥

按此與縣志所載事同而年異

重建特賜殊勝寺記

吳鎮

佛氏以慈愛為心以形像設教慈愛為心故人悅而樂從形像設教故人親而自化此普天率土咸響慕而信之也去吳江縣治南五十里有墟曰平望宋治平年間僧初創精舍延納緇流政和年間大師蔡京奏賜今額厥後沿革之故可見者有里人進士孫銳之記其存茲不錄元氏以來舊有殿宇卑陋偏窄不足以動人敬信之心 國朝正統改元初山之老宿源翁決海有革新之志駕其衣鉢擬畫法嗣吳山用中式公俾經營之中遂遷席而歸謀於眾曰凡大江南諸名利莫不創於前代至

於今為益益盛上自天公大臣洎百執事下逮黎庶靡不嚮風祥宮法窟秘宇靈宮廢者起缺者完出魏哉雄壯紹侶所集往來叢休而吾殊勝叢林當閩浙大藩南北要衝之地者炮燈光相續不絕而規模低狹廊廡荒涼自非予黨不憚寒暑戮力盡心其何以能與眾頡頏哉于是告諸蒙宗右族并割已之所有復募眾緣越二年乃徙舊殿宇于東萊園通勝境一壁遂擇材召匠詎日庀工仍於舊基重加葺石首建大殿高以尺計者七十有五廣袤稱之可謂遠望頌而近亢爽者也正統丁巳落成中奉灵山一會後強大士三身復肖阿羅漢諸天人環侍其旁若夫范德廣富崇階遠宇金碧丹堊則綺爛溢目矣東西廊廡則各

徒撰遜堂任其事方丈之吾彼茅古林佐佑之與凡庵福庫度
皆并，可觀顯是日與諸上善人發弘願以修淨行上以增崇
慶筵下以扶樹教基為後世無窮之計爰識重建之由俾其叙
其歲月用詔來者庶幾有攸云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吳
江縣纂修書籍總裁佛士吳鎮揚稽撰授學里人陳吳用文書
朝政大夫修正庠尹廣西按察司致仕金事三山鄭觀象額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徐師曾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敬信崇奉播于天下故琳宮
梵宇專為大士而設者在，有之者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
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拘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

大士之書不多見僅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
言而真實為人其意溢於言表如言大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
言苦海者喻貪愛之沈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
獸者喻橫逆之侵凌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成池矣一念警
覺則形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
勿懷忿嫉則獸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
入道之階梯誠非浪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莫解也史稱人
有繫獄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折被赦者彼以為大士之力若
此其神也念誦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於誕矣昔唐李
文公謂華山禪師舉此經黑風吹旛飄墮鬼國為問師由李翱

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揚然發怒師笑曰發此嗔恚心即是惡風
吹旛飄入鬼國也意若華山者可謂善悟人矣于載而下吾安
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啟佑衆生明白簡暢
如此爾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
固其宜也此方觀音菴為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創入 皇朝宣
德中里人翁某史某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漸頽頹嘉靖中
住僧如果欲建閣遷奉而有志未就遺言囑其徒靜學真緣諱
諱難至於是緣等承所肯經營數載將議興造乃得封君吳公
子隆為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相與庀材鳩工
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肆鎔金範像遷坐妥靈而事始恪

為閣高二十八人有奇廣三十二人深如廣而設其二紐始於
隆慶四年十月訖工於明年某月土木丹雘像設工匠之類凡
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誌石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
其勤善繼其志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吳江西淨妙智寺始建於唐開成五年至宋有僧智雅復興趙
寶覺通法濟法師道公上書徽廟得遷去高宗時禮請為開
山第一祖遂為名刹弟子四徽峯絕嗣常嵩折為四派又分為
十淳祐間太古齊公能大其業徒毒菴親雪菴明皆善繼至元
初屋謙以弘天台教而寺益有聞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田四百

此為常住業而殿臺樓閣咸構立崇麗至正丁酉罹兵火時德庵廸住山竭所以補戒洪武初雲溪繼之興立而南山凱中山正皆有道力能規復故復赫赫為松陵盛

又一條

吳江絕無山妙智寺中山公擇元爽作同堂湖盡扼西山之勝命曰北山堂於是自遠來教者樂在目前為遊覽之勝

又一條

仲謀謀上人於其屋之上峰溪之陰置院時游息為軒曰野陸四眺極曠遠

又一條

育王藏主卷顏公歸休於松陵海雲寺構室題曰北華

南翔寺

聲明之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柱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辨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曰聚其徒為二鶴之飛或自東來或有東人思其財自西來則施者自西至其宅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辨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畫修事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重修南翔寺記

王世貞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遙蓋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宿其地規為阿蘭若甫決筮而獲鶴依之晨起放雀，往之方必有客至，則為擅越布金其地委捨若神鬼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鷹冠東南德公化之亡幾鶴去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云搢郡乘載焉以其俚或傳會冥解錄垂五百年而為後唐之開成寺且此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為一叢說法而有其少卿者盡捐其素婚而拓飾之雄鷹喻於舊觀行公戲謂鶴吾事畢矣恣汝所往鶴應替蓋尋逐之望南而翔不復返行公尋之化當是時震舟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

為一身而後復鶴之為前復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中天子知之遂賜寺額曰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廬舍食有貯蓋以時次第新之及明正統中而大北司空周忱氏過而慨之以邑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中小北則小歸而至萬曆初則益大地上兩傍風飄攝其外盡蠟叢雖其裡勢且及像，之多損剝寺僧自重悲之憫之計無所出付捏四顧而歎曰乘軒過香源且不乏而不一及鶴耶我則不德不能若二齊公何以使鶴今其地猶曰南翔而款之公乘至士行賈不可指數能一概然為其少卿我於是有應者若某，爭然不能十之一而諸款中獨有一善知識為任良祐

氏其贊金五千嘗汎大河而過風以并元歸於河金龍之神而惜千金之業新其廟美既而嘆曰是神也尚不能不賴如來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忘野自擬身出任其贊若木石若覽既若塗墜若脂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日去吾業之半不至東極妻子也逾月而以其貨賄器用果又逾月而以匠石工師及諸役你來日運指計身分功於其最下者蓋不及歲而大雄寺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丈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諸像皆爽、神采生動瞻者肅然僧自重寺不勝感稽首來請余請為序以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之主不有所謂武帝者其初祖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於異域

而我初祖連磨直斤云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齊公者獨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筆札毋乃摺語以辱我初祖余竊不若夫童子聚沙之曰至受鐵輪王位而及其既登祚也以摩訶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閭浮提而尚未證立地何者以難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警而作此小有為事固易、耳且其難不在有為而在無為、無為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焉挾以為功德宜初祖之一斥而欲醒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閭浮提何可著大雄也且今我大雄無一蓋頭葺而何以標象教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微賈人子耳巖俗以些、為命

而獨弁髦之悉竭其精力從事于茲利而不之恤即無論其為齊公化得無謂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樂界之有鶴非罪報野生又焉知二鶴之一不為任氏而任氏之異日不為鶴勒那尊者也耶夫任氏者首不往色而行布施則周初祖之所許而我大雄之嘆嘆以為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筆之以授自重使勒石以紀來者

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眾君子之好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固以為寺教釋迦

如來辨利利氏謂利益野及一利土耳其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開暇人、得以謀性命之宗究生死之本曉罪福之要互相勸懲思所以因教而達以道夫三教之用雖趨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扶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權祀首施家財募眾興功嘉祐八年夏續用成就聖像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遺誦先志紹興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雲川空叟僧仲殊記

普濟教寺記略

曾 榮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為太倉其城之南門外有普濟寺其先當宋季時有僧結庵於此然舊無田產唯募田以贍衆至元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遊卓錫於此日擊木魚化募委江之上時有左中丞者厭其煩聒令奪木魚并擲水中已而沂紙而上左丞驚異遂捐貲改創後請改今額未幾張士誠據有姑蘇寺患焚蕩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常憚勞動俄而神光屢現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構堂五間以居衆像國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寶殿癸亥作方丈併為叢林永樂戊子昌範與梵衍各捐貲并募衆重建造圓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悲濟衆為心故世之人瞻奉嚮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而月盛况於其徒崇信而歸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永樂十九年

重修法華菴記

王世貞

出太倉城東北為岡身路古捍海塘址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為塗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為塗松鎮之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三年開士明創建也母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上割半空四掩田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蓋忘芥子之納須彌丈室之容方廣三脩是以法力躬構歷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寶額如故屬 明嘉靖之辛卯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菴

院之私淑者塗松異見婆羅門陸姓居隣其停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屋室置網利源而顧姓婆羅門志與之同欲而生妬構訟於臺寺僧文英乃走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下常熟以邑志證之苗菴得不毀而陸願俱抵于罪六十年之間菴之丙舍為掘者尚七而二姓之廬諸美其蹤跡周之田更牧豎而不能卷菴之僧天寧奮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結元法隆福慶性禪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庀木石甃墜而鄉進士曹君葵學大損素以佐之為經堂五楹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愁馬憫其弗廓給快甘天寧輩化募揚某去而天寧輩之募益專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磬香火叢飭菴遂巍

然稱叢林矣天寧乃支金陵謂侍御蕙君以居士卻弁之狀來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顯明僧紹之屬未嘗有福田利益之觀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蓋汲見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卑請而無已耶得幾何展轉墮落其苦去嘗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者法華之址尚可尋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興者已故不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聽聞說偈

張 益

比丘有中居婁東蘭若精力苦行修習一乘頓教常時目危坐

攝心不二入於無量華藏世界香水海中依寶蓮臺聆大雄師
敷演妙法從耳而聽從耳而聞從聞而解從聞而入此立既解
入七即以其實名曰聽聞覺空居士欲宣其善為說如陀我聞
妙覺大梵尊精進得成無上道無邊性相了圓融一切眾生善
開悟乃於天上及人間數獅子座演說眉間白髮放大光刹土
徽塵無不照上至有包契無色無相非相兜率天一盡觀此
光明歡喜皆來聽正法初時廣度諸眾生即說下乘開顯教披
名頌者為何曰眾生共佛不二故信解行證雖異門性相圓融
本如一所有十方世界中天龍鬼神非人等日月星宿及山河
草木禽獸非顯顯卵生胎化并濕生有足無足與多足一一皆

具此真如，是真如本來有妙體善提本現前顯識由於無礙
故迦陵頻伽勝妙音聞者冬開教悟豈但七處九會莊華藏界
中咸共聽遍至華藏重復重，皆在香水海一香水海一華
藏乃至河沙七俱胝普現百寶光明臺，中復現如來身一一
盡宣微妙法譬如月在天中失過照千潭皆有月謂月當有百
千光百千之外之後復有為當千潭共一月千潭復各具光明乃
知性水月湛然明月即無所偏照我知此立如是聽比丘所聞
亦如是以此聽聞作思惟從耳而出從耳入耳根了，自通達
解證當具通達心千古妙義不思議是為無量莊嚴海願得遊
戲於其中須臾神通自在力了知非聽亦非聞一切諸法皆平

等

重建天台教壽安寺碑記

馮夢禎

粵自大教東來梵刹漸廣禪講戒律派別為三講宗惟天台最
盛有彼有繁獨吳楚間稱講寺者不下數百千其十之九皆台
宗也崇明婁東僻邑四回環海潮沙衝蓋晨陵莫谷遷改不常
人民魚鱉雜居其慄悍者沒波濤間為盜蓋不聞三寶名字從
東遠矣宋淳祐間有僧曰摸曰憐者偶遊其地於枯竹棟土祝
曰竹葉當置道場已而果蒙土人異之為捐貲結菴焉曰壽安
院在三沙東仁鄉蓋有三簷之始兩僧不知何許人而能宗台
教法席既布遠近踴躍元延祐戊午賜額永福壽安寺無何舊

于海泰定甲子僧全乃卜遷於東仁鄉之中土建大雄殿之三
門兩廡選佛堂翰林直學士先澤台為記念法席晨威學徒至
數十百人國朝洪武僧神芝建千佛閣永樂中僧普照建懺堂
琳宮寶像如從海中湧出照輝人天稱名利矣無何燬于火宣
德五年寺址復圯于海明年辛亥僧觀等遷於其鄉永興沙慶
豐園重建三門方丈又明年建佛殿功始於觀而成於智連等
又建四大天王殿嚴飾珠慶視昔有加焉嘉靖初廢友昂等重
建此於海其興大略如此吾友妙峰覺上人蓋習台教而深
者有弟曰元公元元之上世有定惠者則壽安支派也壽安既廢
居慈壽寺云時台學久廢而覺上人獨契 宗於數百年之

復慧解既沒妙辯橫發難於法席者不敢致詰焉余客歲始識上人於昭度僧舍語次及台教上人稍引其端如懸河瀉水余曰請以異日卒業為今歲余結夏園中偶聞四明尊者妙宗鈔不解者數十屢莫可咨決會上人與其弟元公見者曰寺安講寺教天台教也元也謀再建焉而王公世貞進士張公漸水部王公豫左右之地若干於子孫大夫已得請矣又某等皆樂捐資財規畫或不能壯麗如昔時然樂成之善願以子之言預記之余笑曰止吾好疑於妙宗鈔者若干則仁為我釋之如今不難上入曰趣舉之余隨舉上人隨破不數日而目中金牛遊刃餘地矣上人又為余辯析台家宗旨如三

觀四教五玄六即之屬於是始悟台教之大且遠而遇上人之晚也余雖不敏願生一世流通台教圖報佛恩上人曰善哉十方諸佛與十九代祖師實開子之言幸幸勉之上人辭欲行逆叙近緣并壽安歷與始末屬元公勒石焉且謂元公曰仁其嗣元之學而今壽安法席接武天台與橫傳金諸師後先輝映則宗明其幸矣元曰唯嗟乎上人其四依再作耶元公其摸傳後身耶南京周子監祭酒攜李具匡馮夢禎撰

恒河大海幾數十萬由旬茫茫乎其何有涯於其中突兀聚沙別成一片境界此造物之所以示幻也眾生從而貪息營攘焉幻中等幻異苦若蠶蠟之居矣夫此洪波巨浸之中漂

沒消長因在瞥眼間是當諦觀者一番省雖云無涯適為彼所津梁矣此壽安寺所以數祀而元公復建之意也一時善眾能用善信心發樂施願植福德本以成此無量慧業即後之永歷初吾不能定其數而勝果不墜庶幾因幻即真圓滿方便皆為游戲如來大藏滅海矣崇之二人陸子羽氏余之契友也以是冊為元公請題因書于馮司成之後如此舊曆已亥歲重陽日史館編修董其昌書

壽天台教壽安寺碑陰

是碑為馮開之大夫以蒲團撰語為文字禪嗚呼其有首要乎冷齋云自道法凌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得預下士之札喜

見眉目益悼末法之不振也余亦頗見近世士人從桑門談出世法眼蓋衲子雖全提正令或非木頭幡野能然即有作家宗師應機妙法上畏其面目嚴冷門風孤峻往薄吻而止不復敢以宗旨爭講風聲是宗門已墜之網馴致于不可復續叢林浸衰可為太息太史此碑自叙前此嘗開妙宗鈔有所不解者若干則元公為釋之始悟台教之精遠廣大而得公晚嗚呼其有旨要乎良以時機淺昧我見之夫為證謂證橫生可証故太史以過自貶損而尊法為佛事隨奪其僞慢懂仆之不見鞅迹此其所以大過人也故若謂太史真有所不解是惡足以知太史哉初予于人間每得太史文讀之

味其平生必精進秀媚如大火聚迫以大胥屬事太史南雍
則頌然豐碩而氣和如春真乘悲願而至者也寺謀建于崇
明之長沙余其邑人故元公之徒請余書太史碑陰以示道
俗余不得而辭云時大明萬曆戊戌仲夏望日南京國子監
監丞陳一道撰

重修興教寺碑記

王衡

余自束髮時即聞海上有興教寺之寺創于唐之興元入我明
朝更數十百世矣舊址故墟于海東望潮門與天上下奔波怒
濤澎湃碑自其前龍宮梵宇時祀天吳魏奧里之推牧共自萬
曆改元之一載寺僧大方卜吉遷建則今地也然聚亘河沙為

雁塔良非易事一切墜者墜者黃金相者時茅創有大凡而已
無何復中波臣之慘則瓦礫在前比立法庸實目擊而心愴之
于是出鉢中蓮花金浮圖尖營之夕乃始就緒縵立暹貼其
四周若城前為門者一額設其上太史嚴公納題也中暨饗殿
七寶須彌莊嚴可憐稍建而丙舍_身連絡左右除中穿碑杉
栢森布列剝苔藓請之多名人蹟寺之類興教者由此遂當
崇之第一夫夫象教之來昌于震旦自昔隋唐之有天下則然
故大江以南精藍蓋出連唐之少林法公之靈谷為震旦之重
盛而興教之蹟與之並久迄今而更昂然靈光存西方之
教大行於鼓室龍沙_身陸七_身盛有如好謂興教者缺顧此寺之

修仍其舊而葺者十之六鼎新者十之四越歲不下六七而始
克煥然比丘拈拈之力當與墨氏之靈俱不朽矣愧余不能若
唐室世南伯華遂長師古諸人分撰碑誌嚴傳其事而獨有慨
于象教之興也故援筆而為之記若此者玄然攝提格之八月
既望翰林院太原王衡薰沐撰



像設篇

吳江周永年撰



海上浮來有佛維石城中奉造類崇金飾或從冶鑄或出
雕刻或聯團壘陶則素質或繡或畫用錫用萃凡百莊嚴
觀容和德迹像設第十一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敬佛篇觀佛部之威應緣

釋道世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獲於吳郡紹靈寺建釋之文文云金
像於寺南倚高鑿穴以絡鑄既成存移夜中雲內清明有華
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覆未及於地欽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烟

出於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烟煥徐引繞穴每至前
瞻仰遲徊似歸教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
昇天元嘉初徵仕謀周戴顯熾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
肩以上短僅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蘇州開首教寺重埭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宋 漁

蕪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
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
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松
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專為隨首教寺有淳祐鉅閣七
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敬

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
謂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嚴法師
俯狗群情起主寺事不二年前易腐為聖殿堂樓閣門廡竇塔
之屬皆一一葺治煥焉如新已而歎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
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毫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後
為愧法師乃戒博土之工斷嘉木為骨路承以高座壘卧像其
止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
亦立其側悵然與哀唯曼珠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起出生死
之外用意精微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
珠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十日其年夏

五月某日訖功糜錢幾萬有奇用功幾百有奇俾漁記之
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視八相以覺
群迷不過降本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歸真俗
渾融皆不思議之事焉可以異觀哉以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
類而入洪纖畢達始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
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空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
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
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
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
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有復派理事交奪如

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懸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
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
多身遍滿塵刹無量為一一為無量乃用相以縱橫自在非近
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
教位至於法極不起親聞廬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
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緒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
一川而已抑燕聞昔人設像俱有野表見非苟然也如東中居
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
他之行曼殊兼師子表大智而降真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
制會也他如刺芥二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與遠使人目

擊而道存故歷代製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野
表乎燕因略舉華華之說漸就謂五教之理咸具不於佛法偏
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燕既為作是記殷勤遊仰復學王夜神
以偈贊佛之語贊之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嘗
華鬘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淨隆之時一彈指間悉
起諸廢其法化尊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
偈曰

世雄大悲利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
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鏡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
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林中右肩卧慧日一朝竟西沒豈維

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而天華四圍繞共悲哽妙香結縷真
金指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米雖入股涅槃畢
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傳執階首
古伽藍三英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目相攝入有情衆
近遺物更茶常制細素然失怙依有大比立起復古最先補
苴堵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地土皆靈像五色交纏廣博
身州民瞻禮至灑注如還故鄉逢故物比即大乘正法門種，
皆能濟群品觀者無以像觀像如觀禪華大經王字，化為法
駭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今
我悉除耶見網直齊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之智慧

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六光明藏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
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燕太子贊善大夫

金華宋燕撰并書篆

題刻池石善財

愚庵堂

歷遍南方只片時百城烟水業風吹如今大地無知識撒手懸

崖裏見誰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虎丘有石觀音殿像傳為僧妙應作應童氏善於鑄刻嘗奉盧
山王翰頂善提像置寺中其像作五百應真神韻高遠今不復

存惟大士巍然立

石刻觀音畫像

先文正公守鏡時禱于大士有感輒應遂刻唐闢本野畫像于薦福寺以報徵祥迄今六百餘年矣有道人高真裕自曹侍至祠中出示以益拜瞻斯像顧然可仰始懷先公刻既之意不可泯也遂告于伯凡方伯惟一仲^凡主奉惟立季凡禮部郎惟五姪太學生允升相與捐貲重募勒石於吳之瑞光寺托僧明英守之一以新先公之澤一以起吳民之敬使知大士救世之力無往而不在云嘉靖歲次丙寅長至日守祠十六世孫范以益薰沐拜識

石無量壽像

錢希言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像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井中夜現神光使人摸溪二人渡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赤烏年誦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斷木為身造成金像一軀蓮華趺通高七尺處于寺中供養

寒山寺禮二大士偈并引

周祇

嘗聞根本智不了無以自利差別智不明不能利生所以文殊普賢智慧復運互相終始二大士機被國清化隆宇宙有自來矣姑蘇寒山寺建自唐朝二大士坐相如生徘徊瞻仰笑語音

聲恍若親承奇哉聖人嚴美聲尊不啻響之明之奈何世人按劍自疑當是飢寒王膳不能養身在簞山空手回悲哉法嚴稽首說偈曰

稽首拾得寒山尊色相何來擎身心國清寺中因緣在智慧運利羣生頃頃風生多感慨隨逐兒童呼我人專于饒舌語如雷正徧一振厯唐明殘紅留在寒山寺拍手投機花信春花在春中春無語臂百相承執竦觀篆字篆字惟冷澹隱若聞叱咄聲嚴生嚴生來何暮借肩半子拜方親劈面相逢存正令來與眾生治心病普天匝地響如雷每獨當年周闕清逢緣隨境願提携不墮二三同一真肩謂從子永肩 律謂幼子世準

奉安西方三聖像祝文

姚唐孝

維永樂八年歲在庚寅五月朔粵十有一日丁丑首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唐孝謹命良工雕刻西方教主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三聖像裝飾圓成安置座席是日粗備茶菓蔬食之供敢昭告于三聖曰洪惟我佛名無量光與二大士共作梯航等濟迷汎俱起淨邦眾生有緣得所依怙斯夕思念如子憶母今我披城造像供養束練哀懇滅除罪障若臨命終神躋寶地面禮慈容親蒙授記慈差教且奉安座席聊陳菲供曷勝慚慙惟冀三聖與夫哀憐俯賜昭格如我願焉

法海寺畫像

錢希言

趙居士宿光常借黃山人習遠同遊洞庭東山法海寺見其殿
堂之左棟間懸一巨匾詎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
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
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畫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跪
吽嚩嚩惹憐莫可名狀其圓才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值上
題單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鑿為未敢和時物于是率同遊作
禮于殿庭草間數未曾有

石天王像

紹明律師崑山慧聚寺僧也後唐時居半山瑠勒閣一夕夢有
神人曰唐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

載於
山志

地果獲之今尚處置壁間形製甚古

毗沙門天王像

見周世昌
山志雜記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揚惠之所作惠之初學
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
此像得翅中三昧者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
可妄加金飾近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普賢應夢記

孫觀

西才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
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離四海沈沈仰
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

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時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
邑人宋卿者營築此堂為公媿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
珠絡乘白象手執如意而前媿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
不見留滯冥冥幽隱之態既寤喜嘆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
之心日以精進又聞其像於家事之益度道俗咸共瞻仰焉余
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執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繼之後
影響融，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淡淨請教授之火笔為
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大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
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超幽作塵提運導報無可疑者答曰如
是請書其末紀與二十年歲在庚午且月望日記

禮報恩寺石佛偈讚

釋真可

雲浮空木飄水石卧地葉鳴風四者見之不以為奇今石佛浮
海驚濤無際中危坐不傾自止有級之地希奇甚矣因希奇生
信因希奇生慈惟了知自心者不信不喜佛所印可若然者石
即佛亦可佛即石亦可哉在辛卯紫栢道人與二三法侶乘扁
舟道經庵村先一日颿風大作驟雨如瀉因中止張居士靜室
同行者沈切卿居士季錫也白道人曰庵村有報恩寺烟波四
匝清曠幽寂尊者能不信龍錫者時去靜室甚近道人躍然從
之片晌至寺歲久凋寒不蔽風雨像倒而拈地者愀然顧一新
之云吳中有石佛三尊俱海中浮來者報恩其一也製度簡明

神氣慈注恨禮足之晚矣乃稽首讚之曰

稽首如來相非金之非木跌坐驚濤中渡海達於此若謂石有心有心即是佛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物吾聞有佛法攝一切法盡若人於石佛語信不生疑不生惑自斷意斷凡聖情層水覓火燭况夫石與佛何曾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與電

沈令名

鐵船過海誰為主鐵佛過海誰後依莊嚴妙相現慈光從佛出還不出請君試問道生來初石如何解點首

周祖

但說是佛塊石負墮但說其石靈異風布曆，光明月照草露

周祝

石若有石性作佛不能得佛若有佛性作石不能得石惟無石性無石亦能佛佛惟無佛性能佛之能石即此觀石佛謂石之得謂佛之得

王士驊

分明一塊石世人總不識平地湧奇峰青天墜孤石賺得人捕影求風託多少磕頭磕額若也不會三世諸佛俱請向雕壁若也會得這箇老和尚折了那番一出畢竟如何可憐他骨瘦巖巖休認故獅子丹崖

按達觀大師嘗時命隨行者同作偈贊寺僧存得九首今錄其四

又按此石佛有云之浮海而來者大師之隨所得聞而筆之
海瑞石好造者像亦難辨也葉外不聞更有一尊也有云及浮
亦通高六尺五寸皆符符考諸法苑珠林則瑞石像備
在祥雲寺不聞何時奉遷于何寺中且此寺創自唐時而
瑞像遺于齊世安敢處以此像當之故不以石顯聖篇而第
歸之象故篇正以大師所云製度簡明神氣慈注城有若者
即非浮石好刻定非凡匠好成也一日偶得馮開之于清一
錄於後

今歲辛卯四月廿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報恩彼有石佛師
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如陀替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
不慈吳中浮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劫跌衣折大異安得有
師力置辦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之又明日學仲
淳子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石佛還仲神曰非也其日師先

往開元又明日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
非但相視一咲而已悟後景象大都若是因請師以前替四地
開元并錄郡志石佛目錄一則梁簡文銘江文通詩附焉江詩
數字錫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選正之共為一卷入師北云裝
中此一啟佳事也廿五日真實居士馮夢綬跋于寒山寺之香
林

石佛頌

釋真可

大地一尊佛石在慈磨處大地一塊石佛在慈磨處師子獨行
時哮吼百獸死如是大慈悲分明竹筵子梳通一切法，法廣
長香，上湧樓臺眼前即不見不見我是誰昆盧家舍弟

大倉興福寺觀鑑齋觀音像

沈 周

古寺陰_三古佛栢壁中波浪海高抵花日觸喜偏鏡笑鳥解尋
聲之亂啼化境慈悲千種初人聞影響一雙泥老僧香火如
地時眼來觀抵欲避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釋支遁

夫女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
姬周之末有大聖跡佛天竺釋王自淨之太子也俗氏
丹族履茲_三表雲馬仰靈霄以玉承藉萬世之遺芳吸中
乎之誕化冥白淨之顯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為貴誠超群以廉獨為近故常夕陽上位逆旅

紫庭紆軫儲宮擬_三翻區外俄而高視周覽郊野四關皇
扉三鑿疾苦風人屬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其逆訊大
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遠遂乃明發遊征栢遼幽間朕
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視龍章之盛飾習窮巖之
攬褐資送之樽自崖而及矣爾乃帆志匪石安仁以山
班升巨居催心立盟墮安般之氣緒運十翼以質心併
四籌之八款從二隨而簡巡紀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真端發三止之曠秀洞四觀而合張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屢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大素之浩心濯殿若以
進德潛七佳而挹玄樓冥魚於六絕處既立而廢筌談

萬劫之積習日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文佛而
微傳偉唯丈六体佩圓光啟廣普中色豔紫金蓮_三動陵
塵悠性倏忽八音流芳遂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
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益宏於兩
儀易簡持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國善者象其神矣于
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
以德美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握於日新期妙生於不盡
美既青而青藍送百鍊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極克孔
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運情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
絡脚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于陽谷民望

景而興行瑞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遊於義
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形冲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邇
魯信可謂神化之都爾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
泥垣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迄絕於忍土
耳歸於維衛俗狗常以駭奇固以存止而統之至於靈
覺之性三界珍粹豁若川傾頽如乾陸黔首與永夜同
幽耳流與涓津並匱六度與崩峯俱視三乘與絕軸解
響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樹哀而情慄夫道高者應卑
目巡者觀舉故不祈哭而哭豈非蕙息天下曷使天下
蕙息難灵風播越環周六合層數終于赤縣後死可以

其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道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止已矣適以不才仰遵大猷近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擬筆

與古述履退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之因周遠虞三傳明，釋迦資惟帝先應期厥作化融竺乾支養恬和濯粹冲漢邁執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模揭秀員靈峻誕崑崙量衰太清大象罕窺乃屬其明古清希和丈以八聲煙，慧炬燭我肯征人欽其哲孰識其真壁止震舉即日雲津感揚夏烈温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珠即細滅騰亦龍神鼓舞身輕靈氣惟新誰其作獨運胸鈞

三無表去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輪惟典先以環寺恬以易簡藏諸蘊寶之合善可善，日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明顯晦周禘生如紛霧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微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竹方赤畿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輪廣觀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釋支道

夫六合之內非典籍所撰神道詭世豈意者可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軌欲以所不能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畦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襟無垠自以靜暇復伸諸奇嚴佛

經西記方有國，名安峯地遠迫遐路殆恒沙非無時

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疏阿彌陀

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

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

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園地沼蔚有奇榮

飛沉天遠於洲數逝常群數而率真聞闐無扇於瓊林

玉響天指於蕭管冥霄傾華以闐境神風拂故而納

新甘露微化以醴被慈風導撫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靈垂而沛清學文喻子而青言真人冥宗而廢

說五度憑虛以入無朕若遷知而出玄象妙於茲大登

神化好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晋邦五末之

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普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逝生未蹤忝

厠踐跡馳心神固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野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敬外履神道內經皇矣正覺普蕭宗師奉定軫曜普中秀姿

恬智交混三遠玄夷啟境金方緬路悠邈于彼神化悟感應機

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精義囑神

玄肆洋，三乘統，藏往奉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

造化營城靈構義，紫館辰時華宇星羅玉闐通方金壙啓阿

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搜迴互九源曾炎浪無釜忘鱗罕錫濕
澤不同屢駭真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款合蘭蕙助臂
化隨雲濃俗典風清歲藥消散靈颺掃芙蓉環林諧響八音文成
珉瑤沈紫芙蓉瑞陽流澄其潔藻播其香潛與冥冥載堪來翔
孕景中花結靈幽芽蘗諸風化妙蕪于長邁軌一變同親坐忘

釋迦出山相

釋文秀

出山只似入山時牧女何煩獻乳屢辛苦鶴多都來了依前莫
孔大頭垂

塵點劫前成正覺六年麻麥又何為白頭翁作三茎舞草苦鹿
緣教小兒

棄卸輪王入雪山何輕其重易其難生憎平地興波浪榜樣堪
留後世看

題世山佛像

釋清珙

頭髮蓬鬆下翠微凍雲片雪綴伽梨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者容
顏便得知

耐破衣穿骨裡皮下山回首步邊，父王休遣人來問顏貌不
如富貴時

釋迦出山相

釋智及

明星瞥見便抽身真乳依然塔上層殃及兒孫無了日直拜北
斗作南辰

釋迦佛雪山像贊三首并序

釋真可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之由，乎情愛，一不斷萬劫
千生酬情業債物不重改若行雪山觀星悟道但服汝一切
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
釋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岩畔死模樣人鳥絕踪靈靈于嶂
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為甚麼活馬疔佗死馬醫咳不是一番寒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世界本來清泰爾何剎端捏怪雪山六年枯坐無乃漆桶不軟
明聖一點是非媒惹得兒孫拜汝費

天下挺貴者輪王汝并之如常又至難斷者情愛汝斷之如雪
落湯如是勇猛為甚麼著忙我想汝生死事大肝腸不得不剛
以故春宮花嫩不住直入千巖萬嶺限藏午夜忽觀明星便會
說短說長若撞個無巴鼻漢子徑取汝命根那時直得七亂八
慌

無量壽佛

釋智反

額輪赫日繞函彌垂手母忘二大時住世壽元無有量度慈悲
智不忍諸光明遍照恒沙國福慧真成大道所地獄天堂皆淨
土此心只許老胡知

贊極樂教主

釋真可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辨曰阿彌陀徃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祖無量我即彌陀真肯阿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強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於生死

常提觀境

稽首釋迦佛恩通昊天德父母生育我無能使不生君師普教我無能令出苦惟有大雄氏慧光破我迷慈悲攝受我令知不生令知若出苦指大捷徑路使我坦然行觀想光所燭破斷

常里暗願力為金繩牽至極樂國彌陀相尊特妙好難思議諦觀在眼中曉然如皓月乘佛慈力故眾觀悉成就觀光如大鏡清明若秋水依正影現中文雅而不雜觀成正悲喜忽生一種疑我身居穢土作想阿彌陀象妙即現前歷了不昧設若念不生聖凡在何處唯願無量壽放光破我暗一切同疑者亦願淨疑垢

釋迦文殊普賢畫像贊

姚廣孝

狩歎調御師釋迦無上尊圓明體性空海慧不可量示同於凡夫現丈大金像白毫珂月光紺髮螺旋頂從緣下兜術降靈於王宮富貴并散後學道居雪山麻衣充肌腸岩石為伴侶六年

迺成道化度諸人天洲才與雅思談說妙無比分身百億國常在著提場無取亦無見曾不離色聲曼珠覺有情智力何勇健禪贊於聖者作大師子乳編吉大薩埵行願猶無盡出沒眾生界象王自迴頌洪惟三大聖一心一處坐或以三為一或以一為三不從亦不衡不近亦不遠如彼帝網珠支光互相映虛空兩妙花天神常異樹畫師張僧繇丹青善形狀嗟予三寸舌讀詠莫能及有如熟時談去如尋香城魚去亦無來無生亦無滅若作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迎佛詩

周治

離聲十里舟車接富日將迎歡未經樂動高宮散雲霧禮闈初

見冕却凋漢才過處成香水峰若來時列翠屏遙望吾師像接足交光相映出青冥

題釋迦布髮掩泥像

姚廣孝

釋迦因中為婆羅門在雪山修菩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於是捨全身而求半偈後於然燈佛前獻七枝花求佛授記鼓動禮拜布髮掩泥足依我於斯時也則知有法之可重而不知有身之可貴學道之人當以此為龜鏡但患不能發如是心不患不得其道也可其信矣夫永樂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菩薩戒弟子姚廣孝為吳城梵行華嚴住持用中講師焚香拜題

雪山大士并文殊普賢贊

釋真空

大晴日出兩下地濕德來欲食渴來欲飲雖至愚之人不待言說而皆了法者即此了然文殊得之徹見自心善質得之圓用自心惟釋迦老漢百無一事終日翫然坐於蒼岩之下文殊普賢雖復常侍左右提鞋擊瓶要且摸他鼻孔不着在鼻孔裏推摸著晨朝洗面莫生疑

視佛贊

釋真可

稽首無上圓滿覺神光隱顯憎愛中觀妙相廢稱謂一念不生始真觀

繡佛頌

釋大香

千絲萬縷費機緣四八端圓得自然文采未彰觀朕兆莫教認

着指頭禪

塑三世佛凡人念佛圖

釋文琇

出魏相好紫金山只在尋常一念間要使人親教禮又煩塑

出大家看

布袋和尚

釋智及

百億分身補處尊囊中別是一乾坤不知說法龍華會畢竟如

何建化門

布袋

釋文琇

靠布袋坐手插輪珠袒胸露腹天下無如謂是彌勒有甚憑據謂非彌勒轉費分球從來本是無形相誰把丹青畫太虛

長汀上忘遊戲半似顛狂半似癡待得這場春夢覺龍頭花吐已幾時

杖下布袋仍拄杖不知立地等何人分身何處百千億自是時流眼少筋

題布袋和尚像

釋真可

天容道貌妙難思三會龍華見已遲迥脫根塵獨露頓忘人我便相和百門含笑猶能好肩輩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觀豈不獲菩提

彌勒佛贊

心上若有一毫事安能得入歡喜地終朝坦腹笑欣，一切見

者生福慧

又

從教煩惱等山高一觀慈顏意自消無限春風吹大地那來霜

雲上頭毛

布袋和尚贊

釋法胤

我括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契千古相逢笑未休慈却肚皮長其背

布袋和尚偈

張鳳翼

肚皮裡包容得怕口袋裏著落不得口袋裏著落得怕肩頭上擔當不得包容得著落得擔當得笑人不識那知我是佛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釋法藏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復子孽拳亦面青髮
嘿然不言盡情相答

華衣文珠

釋文瑒

拈玻璃罔無著者著草衣迎言惠卿只有這些見伎倆何當七
佛祖師名

頭髮髮髯身衣滿蓋山靈得轉荒蕪惠卿眼底生花翳却被人
博作畫周

身似蒲燈手執經等閑出語使人驚天生伎倆誰奇恠也只能
謾言惠卿

文殊贊

釋真可

千巖萬壑皆層水一切眾生澤凍故昨夜梅花枝嶺頭紅、蜂
蝶承春色已蜀雪消流水急無眼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
回觸著身心頃冰釋此光曾為七佛師復為迦文之長子無名
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汝一見百城烟水遠境懸逆順頻
經煉歸來雙手一物無清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贊

稽手偏告大尊者在，佛土為領王普率群生歸智海波濤浩
渺不可測親，白象塞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滿鐵物不再
容象塞虛空世何處普賢老漢莫停思如鐘受擊聲卷我萬行

門中饒伎倆願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瑯，日葉彈
石轉清音不許覆量用牛頭馬面偏知已

李長年自斗山見寄紫種彌勒

王叔承

一寸西來佛如余小像真紫種彌勒後劫金粟幻前身浴灑香花
淨齋供米汁新靈山似鷄足舍笑會天人

枯木下睡彌勒像

釋通豫

埋溪橋木掃常漢技倒形骸著地春笑說枯槎善兜率這回觀
面更誰真

觀音大士

釋智及

惟我大士普現色身而此福聚示以童真一月在天影合眾水

清淨寶目明照無二三界大宅均受熟惱手甘露杖永天并合

我願眾生得正三昧剎，圓通塵，自在

手眼通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拔苦

與樂下與法界眾生同一悲仰無機不彼有願必從如谷答響

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重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眾生實無眾

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真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殊輕漏

世間通門戶許誰知

突髻如雲淡梳洗無底藍盆赤梢鯉東頭青賤西頭青不愁世

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廢人猶尋野塘水

開野開盡空野空滅得錢買切餅放下却是鎮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得一物繫於人

大士方便力妙微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請誦言詞相安滅現身後圓通我爾未來世修行不

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亦如觀世音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世爾法身無相不隨諸教隨眾生心現一切處一切一切一切一月印千江春行萬國我親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之無日月面百

四不思議二珠勝无角毫毛一事穿誰識普門身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跏趺草偃吉祥風玉臉吹香長笑容一念普觀無量劫親奴白拈證圓通

蓮葉身輕苦海深跏趺聽徹海潮音魚龍鱗鱗都成佛無限平人被陸沉

娑婆教體在音聞復音銷道自尊未許文殊善甄別十方一路涅槃門

池沼樹林皆演法山河國土共舒光眼聲耳色常三昧何啻心聞洞十方

九蓮童子觀音像贊

姚廣孝

大士無定相應現隨其機千百億方便豈特童子真准此九蓮

華其數配九有大士居九有如履九蓮中蓮生於淤泥清淨無染者大士於九有出沒了無礙蓮華與大士平等無有二若能如是解觀音常現前

觀世音菩薩

釋文瑋

涼月耀長空千光無不現陽春迴大地萬卉無不至良哉觀世音悲願亦如是微塵國土中尋聲常救苦維此聞浮提音聲為佛事大士圓通門示以聞中入眾生以耳聽是故迴聲塵大士以眼聽特顯圓通理一根既圓通六根總無礙聞與野聞盡聞性上無得非惟無受苦亦復本無救用性既無得是故常能聞無苦亦無救是故常救苦普告世間人當作如是解即能悟玄

通典觀世音等

推結利叙提魚出青只緣太慈慈現出幾多鬼怪滯貨于今買者稀遠人勿索遼天價

大士發心無始劫如所事如來觀世音從因感果若持券故今復證名不異十方世界諸眾生循環生死受諸苦一稱其名即往救是故乃有此嘉誦能救之智即機境好救機境豈離智維智維境常互融是故亦曰觀自在機境元空智亦無亦無是解及是說一切眾生若永離利耶切入三摩地

施十四無長泥牛吼月現三十二應石白翻空眾生有盡悲願無窮善財歷百十城難尋蹤文殊具擇沙眼曷遠圓通垂衣

冥坐碧巖中大千沙界揚慈風

寶瓶楊柳舞春風鸚鵡翻，下碧空補怛洛伽觀自在為人隨
處示圓通

贊馬郎婦

釋真可

欲火燒靈根心苗終焦滅智者聞此言悲痛入骨髓奈何天下
人如花女為寶妻得枕臂眠即死亦甘耳菩薩甚恨之幻此微
妙谷令眾見(送喜)喜生愛心曰受生覺悟覺悟即慙愧達一
切婦人如菩薩無異乃於菩薩身生此不淨想人為萬物靈樞
狗乃不若由是淫心生踴跳強制止勉然至自然終登無慾地
無慾即聖人常為如來子於世作日月破大夜昏暗一夫全此

德大千蒙利益觀音之化身，身無窮已

繡大士贊

釋真可

初針至後針線，曾不斷有引乃成滿，豈有成耶滿既非功
立引，何初始若能如是觀繡者不可得諸人善思念菩薩即
現前

大悲菩薩像贊

釋真可

世人兩目兩手臂無擇貴賤智與愚中華四夷無不同三歲小
兒皆了，我今見此大悲尊一身九頭四十手，所執諸器
具或慈或嚴或喜怒所執器具隨時用譬如箭鋒兩相值了知
巧力不能預豈是無心不廢照見幾而作無不妙又如秋月印

百川百川有影月不亂，、壁心不生川，有影照不廢善

薩能運悲智輪此輪轉處魔外碎之如尼藍吹大地匪勞瑛指
成微塵威靈至德俱三昧印施之者福無量我痛大悲無人知
一片熱心委冰雪朝暮暮禮執知音春來處，桃花發

此五觀音贊

釋真可

身隔塵世豈報堅牢堅齊大地，豈易消藉首比丘徑山國一
徐步城中次第乞食崔趙公問出家得否徑山應曰是大雄事
得相難能趙公聞之歎賞其言又杜鴻漸及宋王旦身為宰相
並願出家終莫遂心出家根本非巧智求天資屬扑一念當年
既發心已手無底船一切愛貨永不復載冷水浸爛釘板漆壞

示不更用愛魔怖恐不割而斷豈煩猛勇藉首比丘人中獅子
等聞非吼一吼未終百獸腦裂藉首比丘人中之龍千丈毫未

變化無窮可殺難辱節等霜松藉首比丘鳥中鸞鳳數中麒麟一
飛一走動心悅神是見聞者驚惡風塵藉首比丘幽宵佛日

照彼覆盆了無昏黑藉首比丘淤泥蓮華出水香潔見聞嘆嘆
比丘之德贊揚難盡自愧口門何其狹窄窮其思致枯其唇舌

贊嘆少許以藍作斗量大海水無有是處徒增其醜，極心痛
心痛眼血不明自發光吞日月地雖長脛觀成如雪，觸陽春

終難凍結藉首比丘田衣儼然戒珠圓明師範人天我釋脫白
師立虛空既夢而覺直下巖峯三十餘年飄來四子境緣逆順

如醉如狂若無善慶耳顛迷加微服送斷卑化泥沙善慶之恩
四思莫比此段痛腹何時能洗小根魔子不自揣量謂拔受根
如婦拔秋受根能拔受石為湯音以眼觀欲浪頓乾聲以耳聞
覺樹凋殘迷悟一塵忽妄忽真是誰之故吾球吾觀稽首比丘
圓顯方服一瞻眉宇洗盡凡俗稽首比丘從今而後願比丘首
常提提我願比丘眼常慈視我願比丘耳常探聽我願比丘鼻
常嗅博我願比丘舌常嘗嚼我願比丘身常屏護我願比丘心
常痛念我願比丘之根比丘之毛作取與想如是發心
繫以願純利以智見誦呼比丘助我，體免念飯懸沙思死
如是明見如是猛勇愛根可拔白衣可服一斷永斷現行冥濁

如秋風生木葉自飄智願帝屋欲逃火宅以經張風終難可得
竹石觀音贊 紹燈供像 釋真可

我觀一切諸菩薩皆以前塵作佛事恠底衆生被塵轉解脫門
中徒取舍若能了塵即自心當下六根皆寂滅三塗八難道場
寬舉足下足蓮華發相違誰復是知音旋步雲山洞門澗婆娑
大士策相迎善來佛子何奇特潺湲流水我舌相說法豈煩煩
輔頰此回信入不再疑曾群父子心頭向郭山崎嶇不憚連骨
朽心光照存者縱使生前造罪多揚枝灑慮炎天雪後人若知
止者心肯把此心付埋沒緣逆順著精神菩薩時，摩汝頂
賦跋苦練化甘露苦者飲之開福智更喜慈風度竹枝妙音還

使眼根瞻紹燈來前聽受記狹路相逢休錯過燈光本即汝心
光子，孫，傳其斷 紹燈者獨證先之法名曾
碑乃其父孝產元玉名也

題觀音大士

釋清供

水即是波巖即是石坐證圓通斯為第一

童子南詢尚未曰白花巖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月在波
心說內誰

續大士贊

李壁

正理慈初淨世塵銀針到盧錦雲生拈成水月生花相授手欣
看若度人

觀音像贊

徐學謙

耳目之用各有其官凡觀非音凡音非觀六塵紛擾萬感齊指
總持以心耳目何干何謂觀音究竟無端人言菩薩耳根成道
能觀其音諸福畢效有意求福便非佛教上天下天三千大千
慧而始之無一有焉吾之莫聞觀何呀翽妙明之機在人天外

水月觀音像贊

水在地中月在天中兩物相映何名為空月印天流萬綠消歇
于時菩薩莊嚴整潔不知水月來照菩薩不知菩薩主此水月
原無觸發安有起滅開大光明三界朗徹

畫觀世音贊

徐飛程

佛無定相云何可返從心著筆從筆著相因捨見竿因竿見心

心亦何有無乃歸真無心無我即觀世音

書繡觀音後

祝允明

昔在竹林補比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
庵去處縷也縷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
那一件正是大士咳應以縷縷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為現
縷縷紗手眼心身而為說法塔去像燈大士不去

南屏淨慈院山東寺兩恭觀音像作

王叔承

南屏大士慈頭見淡妝玉立飄文練莊嚴宛然態相融似因童
女談空現秋月吐青蓮花銀河露洗白雲片塑工莫是揚家
生巧從神區丹青變崑崙山東寺像更神美好飛揚迫出塵秀骨

妓面生氣滿若如恍見西來身相傳觀音化身塑妙相種種皆
逼真愈瞻愈覺笑容動眼光左右俱隨神誰披紅衫飾粉粉漸
失古意翻嫌新陳總是泥沙態真空到自通無礙三十二相
何相真以形求佛非佛界奈莫纖手儼相携一州化為觀自在

鑿金大士像歌

楊士修

銅山精英五色芽貯之寶鼎鎔金波天龍吐火千萬煉法王湯
現鸞群窟空中雨花無數落青蓮蕊獅子脫威光百道肉頂
世寶冠纓絡拖袈裟人工鬼工不思議黃金盤絲翡翠花夾絳
馬道一官里月綠會遇成短歌

魚籃觀音

釋明誠

藍之魚何時青羊傳耳受於今在著甚果蘇許多捏怪不捏怪
百日還乞真不真畫工大我丹青債

觀音大士贊

釋法藏

聖訊一入坐斷古今生成，已空裡玄音仲尼尊若伯牙撫琴
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返聞自聞

又

音不可現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獲何說念觀音力毒返本人
毒本人者即毒觀音人音兩毒萬事已足大悲心中全德全福
作此說者如月在冰南無觀音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則耳旋音不可觀，則照返，為聽耳旋為見
聽見圓脫音聞如苦世世世間大悲非緣水乾月落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吹笙鼓簞于此直薦劃地起方觀此觀滅如器中鐘

又繡像

善薩何在，針鋒上喏通一線即見妙相頂葉垂，足花樣，
自從耳根鬆開寶藏針，密，如唱如捧儼坐當陽誰敢近傍
咄

小字金盞觀音

通身是經全經是佛不知誰是法身只見空音為骨音流空

作者要見菩薩敲黃金

髮編大士貴

姚希孟

有美雲髮從橫屈曲月面風鬟天鍊露毅毅之者誰誰為針神
余日不於圓通現身

繡觀音像

釋通源

針刺不入起挑不起未是赤肉團亦非黃金骨觀世音菩薩將
鐵胃卸斜放下却是雙頭這裏著得隻眼乃知大悲身稱無量
美

准題菩薩像贊

釋真可

雙蟹爪脚多而賊菩薩手臂多而貴賊者克人之口腹貴者起

人之瞻仰貴賤因雖少有不同誰悟靈知原無兩樣善男子當
以道觀形千態萬狀那有其相是故菩薩不過鏡中影像如是
觀相禮菩薩，神通信無量供者不在鏡光外晨昏敬拜功
德廣功德廣南無準題王願賜盛靈與供者名姓高題龍虎榜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姚希孟

上二手作說法相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何刹那頃雷音普宣水月百千總一月攝
窮至月窟就無所說

又

持印在手說咒在口是善不說六根互支舌端印出指上聲傳

色在耳邊音在眼前

右第二手施無畏

慈母愛子用於掌珠勿怖勿驚我與汝俱佛愛眾生舒飛羅手
刀山劍林抱汝而走

第三手把劍

是為智劍上口性剝腐煩惱軍破無明殺賊地倚天光揮斗牛
群魔悚惶合掌重修

第四手把數珠

遇現未來茫茫無可尋標指見月珠即為心常斷五融空假暫立
轉纏攝環拳，勿失

第五手把微若存羅迦果

果從華成華後何起意壞情田朝起暮起此果甘芳東土時稀
我似嘗來祥悅療飢

第六手把鐵斧

明王受鐵以肩背肩法王此鐵以靖根塵重製毒毒毒破彼群醜
殺賊者誰還是賊首

第七手把鈎

斧劈剝刺又安用鈎搜根剔牙肝腸若抽猶有狡魔窟入藕孔
鈎之使果是善良種

第八手把跋折羅

金剛碎落結為智杵鎖我浮情令我宴處篆烟成縷山花欲然
人在定中入四禅天

第九手把臂鬟

寶冠纓絡妙麗夫人在嚴太虛色相互陳如來頂上三十二寶
若浩譽珠吾亦不少

左第二手把如意寶幢

豈哉法幢踰日如意如寒得續如昭斯慈寶網流蕪空中飄飄
以召群迷比于了招

第三手把蓮華

滿前始葩妙絕纖塵過香水海作光明輪即此心花樂邦淨域

棄於泥中諸佛太息

第四手把澡罐

儒者有言澡身浴德佛性無垢安用拂拭姑射雪膚頻拭何妨
皓月澄波不動道場

第五手把索

劣象狂猿非繩可縛無縛之不容冒索仰乙慈尊放入空山
雲終入岫鳥自思還

第六手把輪

一輪旋轉聖字在中游環無端始、終、廿五圓通十二圓覺
識得圓機便成輪廓

第七手把螺

傾耳注聽是法螺聲、從何來倒聞呀成緣統悠揚伽院祕密
我亦和之音聞雙弄

第八手把寶瓶

借壯輝持貯甘露水灑向人間天花散綺請舉大海以擬寶瓶
何少何多匪謂匪注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密經

即密攝顯全却兩行即顯諸密復字千章法、互融圓、同鏡
是准提經是般若印

地藏菩薩像讚

劉道真

熱鐵洋銅傾甘露漿牛頭阿旁拖無畏手業鏡臺前照彼虛空
漆河橋下洗盡濁垢地獄若空豈有菩提坐斯鬼門作獅子吼

顯聖僧像

釋弘徹

這個阿師危坐終日禪道不談都盧一點若道無言轟雷電聲
或謂有語何曾漏泄隨逐二邊真非豪傑畢竟如何吐獨坐中
堂太拙生千秋萬古為軌則

維摩居士贊

姚唐孝

毗耶維城老居士菴羅樹圍建法幢示有妻子無眷屬不染五
欲道乃彰衆生病故我之病塊然獨臥于匡床釋迦遺徒來問
疾各、畏難心自降惟有文殊海上士智健勇德方堪當才丈

室中無一物師座高廣皆容藏於是九百萬菩薩安坐如在善
提場請來香積一鉢飯大衆悉飽毛孔香博取妙喜佛世界手
擲遠過於他方大神通力難思議縱橫慧辨非尋常三十二說
示二門一默開顯如日光聖功德海無畔岸凡小詎可持蠱量
我今說偈仰責鼓逆風捕影寧非狂

維摩像贊

此贊在維摩經中無之其內不知何人撰者其文其人
中語或近因共撰即或尋者好相與佛人相與曰佛佛者
不亦近其語乎

釋真可

昔者子與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辭辭鑿井自歎息造物疔
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磊如枯骨乃知至人外生
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頑且好身雖未病心已寂此更
神光中有特談笑可却千態羅當其在時或問法伏首無言心

自如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僧慰曰前便婦那肯頌時
有野鼠却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語無言師

丁南羽畫維摩說法圖贈以長句

俞安期

維摩昔家毗耶城說法思為衆生利辨才居士稱無雙了善法
明明不二當年願長康每傳其像留雁堂張翮陸燦敷之差可
方復有孫尚子亦傳行支空門裡吳璉程運繼之頰相似瓦掬
甘露壁俱毀定水聖慈復崩地靈光飛散成雲烟粉彩沈淪入
泥滓更無秘本久不傳丁生創出還齊肩神手鼓懸造化力慧
眼應破天人權越萬空青武昌綠齊宮紉素吳江鼓毫端現界
忽三千色裹看身還大六詰天既雜者萬國何縉紛天女天花

散若兩龍神龍部歸如雲問難文殊若宿主仙音似共迎陵吐
隱几真看示病卷痛天編入茲嚴土人諱聽統紫迂法力變
現成須臾室中生玄燈王座鉢裡食傳香積厨嘗聞為此區每
向中天暴幾年上巧禪神明一時瞻礼生歡喜應知盡力拖丹
青只欲邀人出死生俞居士丁畫師前身住香海水偶然並
出青蓮池只今宛在阿闍國神通遊戲相追隨

維摩居士

釋智及

神通妙用不思議大似空拳搥小兒試問針鋒持束葉何如芥
子納須弥親身真相寧多病杜口無言只自歎堪笑靈山三萬
衆望風碌碌樹降旗

是病非地大心不離地大出哉老古錐開口成話墮不得文殊
錯證明至今卧病毗耶城

空生真贊并序

釋惠洪

潼南僧懷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
靜淡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為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投杖暮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日葉
不舍色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
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羅漢
修行未斷鼠毒法應供母忘信施息三界塵勞淡似海與誰携

釋智及

手淫禁門

題子晉居士家藏仇十洲畫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卷

釋明河

藏神至虛愈出愈奇去人不遠誘人與俱姑妄言象塵斥四海
得謂無根踏著便在各事其事同心其心非心非事挂角難尋
萬里雪關千峰月始相見何言彈指一笑

渡海羅漢贊

菩薩度生無法并不著兩岸與中流小乘之人破驚傳神通渡
海爭一漚自誇生死得出頭安知脫網吞鉤我語諸君一切
休伎倘有盡珠難求圓而淨者援之不木又尊者怒而留又獨

海水波濤卷卷而置之一嘆空凝眸

朝陽對月

釋文瑋

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趁斜陽補此一缺
素上是絳松梢是月欲覓了時虛空釘板

羅漢夾棋圖

見思已斷欲塵離妙用無方孰與齊却笑浮山紫石者還從十
九路中迷

題連磨

釋清珠

一言不契渡江淮能耳峰前去活埋無限家私狼籍盡何爭一
隻破皮鞋

連磨

釋智及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栖、暗度江討甚閒煩惱三五日中毒宿
債難逃八九年面壁邪禪點點裂髓分皮急轉身不覺全身入
荒草

曾中崖岍于尋險脚下波濤萬丈滾十萬西來綠底事只應梁
蕊是知音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爾一花開五葉好兒終
不使斧錢

連磨

釋文瑋

西來要覓大乘器冷坐九年無轉智覓心不得已安心悞殺神

光空斷臂我昔若見則不然為渠蒸胸槌一拳若也喏能知痛
麻急摸復復回西天免得分皮又分隨接響承虛傳直指延蔓
從茲不可圖殃喜兒孫竟無已

一花五葉漫流傳老子何曾解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良
計迤西天

眼淚真大兩眉橫佛法全無要度生對却梁王云不識日輪當
午打三更

渡海浮江作磨生要傳法佛教迷情爭知未到支那日箇眉
毛眼上橫

大宗破漫入支那使何須知苦不多道箇一花開五葉分明平

地起風波

連磨齋

釋明聰

這個阿師別無奇特天子對談面無談色廓然無壁感通刺我
帝再問之便曰不識一言不合渡江少室兀坐默然九年面壁
三遭受毒成因口直一語安心神光獨得莫負歸西人傳圓寂
問是阿誰拈花一脉千古人間供養伊稽首都掌成仰德一花
五葉至今傳五家光孫亭立

連磨齋

唐寅

這個和尚喚做連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
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題連磨像

張鳳翼

連去渡江一葦渡面壁九年試問遊梁入魏幾時却返西天

連磨像

釋道謙

想去少林坐九載折蘆江上泛秋波神光一拜傳燈後合得見
孫真連磨

觀頌道行所藏面壁圖

歐大任

神力不思議如是本何動稽首世尊前一悟九年夢

題面壁圖

顧大典

面壁之幻相吾身本不有應作如是觀直須捧唱走

初祖連磨大師贊

釋法藏

何太直撐着便道不識攪得風昏天月黑江之南江之北面壁
九年非語默賊、恠你肯個覓心了不可得悔我那時拄杖
子不在側也

又

梁王殿上容不得五乳峯前不敢言有甚西果底消息翁著服
毒封禁前吐政好三十大棒依舊趨往西天一度春風過一年

又

道個不識陪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連敲六翻用毒先有祖師
何待而來九年面壁吐攜掃箕履此方安省得生風攪八極

又

開口牙齒落渡江壁相向惹得後兒孫動輒歸方丈矣

又

冷坐無言壓門浪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此處承當不勞多說
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交財在屈、一隻皮鞋又重出

又

乘興東來受保皇屈膝事便行戰敗走脫收拾殘兵止剩一鉢
孤錫琅、周頻滾雪早等得人一臂已失今日兒孫氣始揚傳
來一刀逢人截也

又入室像

九年等持捕賊捉賊斷臂覓心一朝獲得五乳峰前千古法武

三鼓緩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特播一瓣香炳如百億
閱外重閣室中再勅賦

初祖折蘆渡江

渡海三年來為何事話不投機截江而去若人此處看透省向
覓心了不可得

又

千春萬壽見得旨趣熊耳峰頭始成一句江邊留下一莖蘆風
送寒花起飛絮

王元方兄寄家繡達磨作

王叔承

王家圖繡通仙靈點針走線驚再青渡江達磨更奇絕五文細

灑水衣明蘆花一枝帶烟色拳翦感、懸雙睛、光熒、衣欲
舉左看右看皆如生神堂忽墮綠雲片秋空炎降西天僧飄足
江心破江水回首雙峽夾螺尾平生好佛失真佛吐我梁王真
饑鬼佛家變化不可測一絲半縷皆靈宅隨覺神遊葱嶺天依
影影落高山壁披音欲問西來意萬里長江絹三尺西來只欲
空文字貝葉蓮花惹孤駭悽迷不獨五千函六經之已雕蟲碎
孔公遺像若何許廟冷燈殘衣鉢墜王家公子稱好文俠心却
繡平原君知余逃禪特寄此如來金粟秋香分繡佛相逢似相
訊便好長齋作蕪晉從前綺語洗一空淋漓米汁澆心印更煩
增繡兩天姬杯盞盡着天花襯

寒山拾得

釋文瑋

手裡生著猶放下贏得塵埃滿滿華夏
那一向子不在思量筆筆執筆雁過瀟湘

拾得唐古玉寒山把手錐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雖未形點
畫文采光陸離渴讀即止渴饑讀即止飢除却老豐干知音今
有誰

不是顛狂不是癡或看經卷或吟詩問丘曾被豐干悞却向枯
椿覓死頭

拾得展卷寒山指月用無所用說無所說惹得豐干饒舌問丘
屈節謂其起併見法見皈向二鐵圍山也是喚鹿作馬證龜為

鱉別、大洋海底靚紅塵六月炎天飛白雪

題姑蘇寒山寺壁間寒山拾得像

釋真可

虛空其懷金石其質古之今之對面不識

又

奇峰難以狀其骨閒雲無以喻其心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莫起
曠而精溪

又

洞然劫火燒虛空兩箇頭陀漫作風若問安身在何處可即歸
正好藏踪

道影篇

吳江周永年撰

起駕人形更有繪事畫佛菩薩爰及其次師僧所居禪講
律寺龍象越隨巾瓶執持人有存亡像惟一視水邊林下
圖殿高致迷道影第十二

康祖像贊

釋法藏

大丈夫漢人，解向無伴處稱尊獨者漢不捨江東一片地拈一
星子告報諸人一時浮圖通滿南國賺多少赤骨律漢子在故
光動地處理會如今直下要會那

唐君國會尊者像贊寄魁公并序

釋真可

三國為英雄之聚心刀兵之聚慈悲殺若無有入處而
康祖一錫浮江三辭如來兩日流血舍利技瓶光燦六
合澤綿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為之動心變色即
事微理知有辨而不疑大度既擇安般門開無擇黑白
得法服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可計美皆我祖為之嚆
天也首魁山清大師曰弘法成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
使打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
以為大師影聖嗚呼曹溪內佛町現自唐及宋飲曹溪
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邇來曹溪涸矣瑤林蕭然又藉魁

師以請成為沃瀾而曹溪復活康祖分身獨龍眼開恒
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或後者哉達觀道
人不解逆風把舵但解順水推船為之肯曰

康祖來吳清公稱專稱諸大師全剛眼突瘴海之慘肯利魂驚
大師得成彌感 聖明曹谿蓋毒敵者皆喪大師飲之銷盡諸
障指撮舍利康祖之會，不為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草
絲千里瘴嶺芒鞋踏遍雷道若羌颶風正高鋒瓶孤逝舌相照
昭南身魁魁白日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奪有心應之康祖思
癡童甫之圖其誰不疑石頭之別肝扁水冷丁生吹火罵康祖
影緣影得心，亡性真大用無常鐘以眼聽根塵主客收汝夢

醒掌珠塔半山之頂

覺印英禪師贊

有德司契物町不忘畏量之壞社稷戾乘維師續行蟻聚諸方
溪山大深履滿其堂以繪肖貌垢塵批糠而姑即此辭水曠香
政和王辰僕見禪師於涇縣之水西為作此贊後二年復相
遇吳門而禪師方住雲巖一日其徒惟林過僕索重書因書
之四月十七日宣德郎汝南柯安中題

題現老真

范成大

三十年來共曹藤如今蓮社冷如冰茶瓜櫻笋遊山會從此齋
厨少一僧

虎丘者祖

釋普莊

睡虎耽、世所誇堆雪觸者是克家抵鹿肉醉空山裡更不人
有露爪牙

應春華禪師像贊

釋明本

播屋頭春料老虎尾太白峰高甘露月岩

又

釋惟則

用虎口奪食之機恣行五逆展蛇頭增瘞之手觸撥諸才海涌
峰前干戈却却金輪峰頂妖怪潛藏視妙喜甘露門兩強不下
逼揚岐正法眼五世其昌碧挑帶雨春風濕吹作擾擾瑞界香
又

釋 溫起中

咄哉老古雖平生愛打哄根種甚繁團徧布三毒種要精揚岐
正宗大似開眼作夢當時若不得一領破衲衣我也知你餓殺
凍殺有分

明覺

釋文瑋

結友尋蓬韓大伯拂衣揀過者林禪翠峰乳竇兩山色直到子
本青樓天

高峰和尚

釋普莊

天日山中立衣閑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斲陀石凜、高
風孰可攀

高峰妙禪師像贊

宋 濂

目光凝定燦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提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
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慈石王禪人請題高峰大師像

釋圓悟

頭髮擊毬面貌似令人只見半邊真不知那一半他自識不識
慈石、上莫爾預自申自手摸始得出

高峰妙禪師讚

釋圓信

龍睛虎皮接骨肉雙髻峰頂呵佛罵祖六年耽闕倒轉護銘直
入溪、天日獅子巖中冰水、一十八載滯留方曉得懶若新
崖之與中峰更無得意於先師且道還有人磨胎崖著時眼特
地一場愁

大師居西天獅子巖壁立千仞之風攀躋不得苦行一生道
滿天下雙髻六載龍筋九年未嘗一日若休以批子墮地打破
生死鬼窟壽筭五十八歲涅槃於死關全身在塔可謂鐵成金
骨刀斧斫不入西孔舍利無數光現髮根千載之下更有何人
像得我師我師真我師也非稱呼之師也影子在此且道高峰
主人公在何處道、

高峰祖師

釋廣印

雙髻六年龍筋九擾把一塵微細割一朝枕子墮批床頭驚起
須彌顛倒走龍、

高峰自讚 凡六首今錄其四以明初為孝小師
祖師為嗣法比亦二禪人或是吳僧也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真無兩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
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向白雲千峰之上
特地掀騰坐斷死關幸自惡聲難掩
那更被伊推避轉見可憐生阿呵、三十年後尋無人路見不平

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

中大仰毒奮師子威早生負重病奉世無良醫
向蓮峰掃一莖草為少室簑千鈞撒舌頭無骨額下生眉
喚作開山即錯不喚作開山猶非從教後代亂針錐

禪人請讚

避個村僧只好聞名尾已錄露天下人憎

不識巖頭密啓處剛言悟得仰山禪遠場臥露難遮蓋留與現

殊萬古傳

高峰祖師贊

釋法載

齊十八傳從師起白唐及元不遺宗旨肯鋒喉
六身橫獅子慈明作畧蓮華持履月師發心徹
師蘊底誓振師宗奈突不已

石屋自讚

珣上人求讚

板齒生毛西孔無由受靈山記大人天福慶稜
却如著海波心湧起一座玉燬硬剝剝好似白雲堆
裡竄出千尋石屋道是

天湖庵主不是我月流謂是福源住持亦非無卷屬眼裡魚筋
底米兌向影子上胡猜亂猜皮下有血底終不向丹青上東卜
西卜嘆切須莫展與人看性內閒房伴松竹

禪人求讚

髮白面皴皮黃骨瘦用盡自心色笑破他人口情知衰世道難
行却來靜處閒叉手看天湖鵝湖二水月流對霞峰齊峰兩山
並秀何緣得此優游端的自能跳透不是禪有自點曾古今盡
道蘇州有

中峰和尚

釋普莊

幻住菴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辨龍蛇看他開口為人處尋辟履

空不吐担

題本中峰觀蓮像

倪瓚

東南唱道據禪林詠蓮心契本心善矣不塵仍不染義我如

正復如陰三周妙法著閑端十大開花玉井岑今日仰師猶古

佛風波回首一長吟

中峰和尚自贊

露腹坦胸指東話西吡即室內相達遠翁連忙認作中本峰何
異濕紙包虛空阿呵、雙斗煎茶鈿不用天目山太湖水高不
見頂湏莫知底盡謂染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檢點擇
來葶苔石上亂抄窠仰脚元在緇脚裏

吳江惠遜
編信入請

蒲菴禪師畫像贊

朱 濂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在易卦
詰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遠跡釋氏與同胞恭肅翁
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音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
雙徑謂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嘗撰錄交觸如鵲落无支不
間一髮法喜溪然之留用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
止於吳天早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
慕師精進起住燕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
與會稽郡環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出閩遼夏可以縛禪復
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以舉行瓶錫翩翩來萃

乞食養之共激揚芽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
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恩親也自時厥後鄧人主請
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成軍營子女穢雜其藪穢尤甚師言於帥
聞移其屯斥群奴汎掃建治其藪壞一還舊費師望日以重大
夫士交疏勸主抗之重隱適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
食內廷慰勞復渥泊建大會鐘山師奉 勅升座說法辭意剴
切聞者咸有誓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
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
則曰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辭為遊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
悟教部精擬內克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

張公者見諸蘇翰問者與余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鍾字畫
師像求余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
之以辭者好以勵夫人也辭曰

大法如是流於併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
一十九傳至於法喜據蓮華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唱三日耳聾
聲極而聽至聞蟻戰戰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
安其滅子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祥觀混融不二不
才歲啟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與况行無陸帝舉
鐘魚互答笠覆川黍移揚州城歸者紛紛轉穢為淨載揚清芳
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帝

宸有起詔云說法如雲錫躡禁中息過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
鷲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奮颺揚鬼神畫馳人爭傳買如蘇芳
蔗師笑受之吾遊戲耳內外兩克如師幾人闍室非燈曷昭群
昏學伎散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住于相

愚菴及禪師自贊 讚凡五首今錄
其為吳僧請者
延慶略長老請

福畧全無威權何有皮膚脫落盡留得一張口四會說法住山
一味羊賣狗父子雖親妙不傳喝下酒彌顛倒走

定慧寶長老請

滿肚貪嗔癡通身戒定慧日用任縱橫非如六非異拈來妙喜

竹筴敲出臨濟骨，龍南山驚真噴怪風。龍王宮鼓波濤起。

開元和尙方崖禪師贊 釋智及

大才無外大圓無內，大坐匡林橫揮玉塵。發大機于陽羨，豁頭顯大用於闍闍。城裡崕崩石裂，電激雷奔手面。縱橫綽有餘裕，穿盡天下衲僧鼻孔。不動根本自然之智，澄江淨如練。夏謝玄暉念話解識，生緣級陰生畫。歲送常應物，題只作境會。掀翻寂照門庭，凌滅妙喜象。世百巧僧，驟未真九。元來八十一

題雲溪遠上人像于玉山草堂 杓九思

道人曾宿靈隱寺，龍畫寺前山。意秋古木立，猿啼夜月不。有清泉如玉流。

題卷自贊二首 姚廣孝

我願春霜心，溫冬的。愚而非明拙，以寡取勿安。自欺等衆人，與爾新永世。無毀無譽。

其二 并序

洪武初，余為僧住持杭之天龍禪寺。衆極清苦，余故憔悴如葉山玄沙也。林靜子山吳興趙君仲穆之外孫，文章學問名于一時。况善子丹青，得外家之傳，極為精詣。與余交甚善。一日過余文室，戲寫題卷。余贊于上，携至北平，失去二十五。羊矣。今翰林庶吉士楊宗昂得之，裝成卷示余，觀之真若前生事也。故感慨不已，載贊于上，以歸宗昂焉。其詞曰：

昔之圓顯，措得也。脩然若燈之人，今之我冠錦袍也。堂，子廓廟之巨，昔真而今妄。耶昔長而今真，耶真也。妄也。如土直之典，埃塵若然，則孰得而為大全乎。是猶空谷之響，大地之春。丹青其能為之，狀文字其能為之。陳芒乎，若乎更無可道者。惟以一默而為觀。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吳寬

城裡僧廬揭仰山，姚公於此昔技間。願瞻圖畫長廊外，拜拭塵埃破壁間。周虎封侯頭可相，表廷玉相公。真龍識主手，親攀朱衣玉帶宮。師貴最愛助，跌轉塊間。

并塘佳山紹南宗像贊 李益

如，默，端坐凝神性海，微清而具三德。心田皎潔而證一真，覺性立中之妙，不染人間之塵。理明釋部道，骨儒紳懷抱動風。雪之潤，咲談回天地之春。三千舍利頂上現，八百摩尼手內輪。再瞻再仰，不昧不親，其惟弘海會中之師耶。天台會中之師耶。

弘治戊申九月廿八日，值福壽大章文上人五十番像并贊 沈周

機鋒敏峻，精神抖擞。浙水吳山，出處亦偶。長松上卷，流水下走。他本定裡，觀空我為無。中生有因，以作箇供養。亦非此老消受。是為南宗老宿之孫，福壽堂上之隻也。

半塘問卷學上人六十像贊

望之遠，即之于，具足者道中之相空者，世外之軀寢無
夢而覺無憂，故君子必稱其適口擇言而身擇行，故狂夫或病
其拘然而心持五戒，性悟六如，充克登之彼，所道運遊之故墟
使榮桑見之必投，其社昌黎富此二造其履也欽

隆祥師贊

釋法藏

慈身得法，慈法得心，是何物塔影獨存，仁惟菩薩聖有時君
一瞻一禮，見此契真

雲憲老僧像贊

歸有光

吾居安享，自傲畏憂，終堪庚桑，無及斯里，惟是祥者，兀然冥坐
用菩提道，庶以起度

自題小像

釋明心

這個者，漢何用丹青，佛亦假借，安有其形，今日馬出四體，現成
是深非淺，勿逐他尋，尋衆言似活，我道無生，假斯幻影，供養千
春，憶我之妙用，不在此子，孫錯認定盤，呈撒開繪像，從人者處
處山僧，眼上橫

皮球道人自贊

汝連男子，出身不是名門，舊時情懷，大都啣咭，寬到世間
之書見之，如飲醇醪，而不醒，有時胸中，覓一個字脚，又不可得
佛祖攪練，首藤落索，偏解拈弄，無常了無繫帶，或無佛祖，無靈
置之，屈後恣自家一片舌頭，既佛哩，凡忽升廁中，蛆出於昆履

頂上忽斥，連磨老漢，於下風，要人學好，如已還過一吉，不合王
侯，嗚呼，我看你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着恁麼急，出得此身心
末，塵刹是則名，為佛兜家

慈頭陀自贊

汝即我子，全無覺知，我即汝子，妄想紛飛，合則非一，離則愈疑
縱有龍樹之明，鴛子之智，亦難辨伊，賦性豪縱，勝肚龐侗，純
暴，不拘利害，如夢願身，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所以難留壯
處，樊以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
狸奴白牯，堪與交遊，有時引教，謹宗引宗，即教有時，荆棘尤喋
殺，是實有時，翔翔瑪瑙，不值黃州一片石，頭衰眩，無定是非

亂說有恩，處不異，充仇無情，處憤肯，漆留最長，喜怒不常，如嬰
兒模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着胡談，漢談，惹得別人憎愛
自猶如痴，如慈紅，祥衣一領，披之喜歡，若被一個青眼，即君觀
破了，我着你不值一錢，可呵可誰，薦此權衡，在手任挪，揚要人
活子死即衣

善知識，不曾忝得一個教，乘不問，孰得一部，每向無佛處，稱尊
忽然撞着，鼻孔，擦天脚，跟點地底，漢子直教，把住襟喉，坐斷舌
頭，我看你又向甚，麼處，更施手脚，快相，連護道無機，城圍，圓多
端，惡亂人

連觀道人自贊

稽首紫栢大尊者威光殊盛魔外攝手中拂子生殺柄一切龍
蛇愛背到兩道疎眉列連山一披秀日澄空水懷抱冲融情識
輕相逢逆順渾莫測渾莫測合渾莫測教者生福慢者罪
履，紫栢覆栢祥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逢開口笑雲邊常
得執流瓶

跌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自起情百年三萬六千日安得須
史此地行

即茲嚴而觀之婦貌如花去莊嚴而觀之婦貌如鬼頭蓮心陰
兩眼如九竅惡露淋漓著惡毛骨生怖

以石為屋初無成敗風塵自清水月情情教其心珠盡空眼界

田衣供點墨是埋埃嘆是教是宗俱不會象先富貴有誰爭

汝速漢百無所能寧解思筭曲阿鬚長天月稍短去來自在若

電舒卷且道雷雨在恁麼處燒尾吳江初出浪交蘆卷畔夜燈

溪法雷供像法雷文蘆居
士周非宗本音法名也

諸方老凍膿並有生緣處抄汝這漢子真風吹何樹喜直得知

香衣捉手小牙夢落話埋東此像今存
秋古弟處

智栢老人自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涵碧天無風浪自
寂有影色本慈若謂長僧芳依希具髣髴若謂是俗分眼空真
祖禪者謂不可名假跡何辨，情用明暗地，破無底船且道

關中詩月年
相後山正五口
此作

船底破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誰得知香曹法界吳江烟水本
依託智栢之詩
仲大法師也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好醜一點也瞞你不得我若是我一
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死

是者這本色事若果木色管取凡聖魂消毒數真替在有人不
知汝脚根立處橫攔壁覓究竟汝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修行

眠如野鶴前門飛舞有長松此像今存吳江
律存寺之禪堂

紫栢大師真贊

釋德清

法界細裂其維不張道生大師乃振其綱獅子窟所耕種樹
香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醒甘蓮泉飲之者醉耳之者狂

并滅性空應看古奔雷捲電觸者視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
眼裡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下死黃蝶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

大方潤步不存軌則翻身拂過須彌峰一拳提碎無生國

紫栢老人自題

王德夏日寫像
山會延慶寺之懸標

這個老師心直口快走過天下關中自在

山陰錢伯子持遠觀大師小影索子為贊時余正病劇抽

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這就是遠觀昔日精警猶存今月眉毛不換相對依然
蕭索題額人傳此老示寂關中却在這上頭針芥菜去一從才
便教識師真材此鏡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遠道

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 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子晤師在癸巳歲金陵習氏園中為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園
有年矣憶先與比部曜洞觀太常傳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
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余意
未已至是晤焉師鬚鬢不剪頂著粗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
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慷慨如
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舉予坐定侍者
設席予前具羊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擇嚴經中某
四句講善或偶二可予唯然受之不為異隨與大師論地義
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用老先生面前紙筆撤退又論

一二轉師曰硬持也硬持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來鴻雁覺
齊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其請曰
之便欲趁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余求見師知
不可得每偵余形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余有人在門刺
得至師前以余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致恐師皆
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
行乃余獨有叩門者詢之為師二徒余出逐言大師且來謁
少選手持拄杖闊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
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謂
人以是施君異教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

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怪余具觀如此奇耶
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助為余以目擊徐公一節
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
或以其入都門為病而悲願突遠殆不可測余為錢子題黃
詞更為叙相見始末且更瀝喙及此云丙午臘八日剡城周
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音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
冷債熱還竹篋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真個連師僧難畫
余火向紫柏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辨香見之
會周學教友皆短師必疑而止後請其遺言書其生平真證

喜行溪蕙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
早去終以及補非明，苦之道及見吳成應氏所寄亦遺像
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即常不
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勸打擲呵罵之
表景倩言一國中有一狂象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充而通
因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掉縛燒灼不勝苦楚飲其泉狂
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為佛不得不度
衆人視紫栢為狂不得不度於乎何足恨哉丁丑正月上澣
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高挂兩眸類然復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汲，波，濟度人大

扣小扣俱不竭，成慈悲感蒙主願，愚終古無休歇，那辨僕王與
幸官少不省時，加捧唱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
紙上人，謁着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門門庭峻厲，及時捧唱，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
人說因果報，我說本分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律梁，既遇吾師，曰真法王
皈依恭請，篤老皇，忠得黃緣，中既侍侍，偕偕智燈，苦海慈航
世間文執，出問導師，近之則長遠，久之恩劇，見則說，即之轉慈。

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詳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源，乃今始知
日師知佛，日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吐，階梯非是
脚下承當，是便至，每惟淡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就
豈期緣淺，躬承師遊，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成慈之光，遍緣益端
遊於福堂，非大法師，歷諸苦性，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了夙緣
吞掌跌跏，復質願，六日竿戶，露地風烟，屹峙如山，光溢於嶺
西原，夏處滄溟，涉成川傾，城深舍激，蕩靡聲意，此王封兩，鷲風穿
南遷，跡禽載，觀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聞聖，去來如意
定慧才放，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觀此青異
此若師言，驗曠日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與項居士求家藏紫栢先師像

釋仲光

三十年來常問諸方可，難得先師真容，直至今全沒一箇半
箇消息，聞有居士，叔拾得諸帖，出看不必起，模作樣，我却認得
若是面目相似，切勿得，得杜滿籃，你錦州附子，失却自己眼睛，奉
負先師，已真根籍，如何叔拾。

紫栢大師像贊 藏室堂題

釋法藏

握臨濟心，起覺範，顧正要觀，面親承，獨悔不曾相見，如今拈出
老婆舌頭，得智證，博向人，這却一線。

鑑圓禪人之題 達觀大師像

釋通容

突出叢林，老古錐，聲名沉布，響如雷，一生獨坐朝官上，不懼風

波撒手四

紫栢大師真贊

黃汝亨

飛揚鬚眉，頭顯瓦，壁眼按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
鬼俱降，伏聲振山，巖納空，谷拔刺虎，丘埋天，日八百，威令書二
軸六，元來三十六。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董其昌

有大瞿王治，瘦暗病入泥，入水拍，成全喚醒，夢宅接續，慧命
為法忘身，高提祖印。

又

陳繼儒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

不美精魂不捏恠這回才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揮首標何好地
獄邊少債出債已還有甚待端，坐待者魁來打破從前舊皮
袋一道神光大電飛風流錢漢今球快

請李麟居士寫田侍者像配事案栢大師設供有作陸符
橫客死主白衣孤五百一心公孫枝匹夫慕義薄頭願請文至

此處廢書者有為法此方諸云與杖鶴伺虎如甘露既滅紫精
數宋洪覺範禪師 嬰白對出良不虛我恨生勿為其奴侍者有
自號李壽藏 嬰白對出良不虛我恨生勿為其奴侍者有
人曰道呼帶髮裹情非茫著巾瓶執侍廿餘載曠石翁習恭意
初書定不致時一跌捧頭託命斷經驚筋骨足與師步趨當時
妖皆愧帶居奸人傳獄慘嗟膚師以弘法就幽拘三負一吹燈

陳誣誰排開圍呼成亞團中阿師獨見集七月遠龍血淚枯叫
頭上書請出都從師生入出死扶一肩擔天有却無雲也雙往
識語符奉師來歸心事刺乃知侍者真丈夫何以請書禪與儒
今人輕薄古道蕪一捏聚笑齊汎兔吞叢為腸盤萬行君父對
酒情不輸時移勢換生棄子何暇岢岢死叛去為此狂願累教
歎死生緩急誰無虞頻，之黨甚於鶯安得侍者吾相於黃金
骨鑄耳青圖誰其親出生可嗟眉毛舩稜雙眼瞿鳩骨嶽起黃
面腫破衲窄袖結末殊株鉢荷杖持若驅大師數座青岢隔披
襟豁腹飄長頰手撻楊枝露欲滿如悲熱惱忍被除天生麒麟
真瑞瑛龍眠華生筆力逾驥寫師像威光儲補作侍者麟公筆

為獨環堵復軸舖侍者渴仰師容與在座在側儼未渝鞠躬其
問師友俱師乎不作友亦阻此肝胆向誰舉金田橫得士五百
阻趙氏之客可等學自我一飲栢乳酥灌頂滴漉皆醍醐其恩
豈止意氣享酬卷何有於薄能侍者拚白嬰或吾師其首肯許
之乎

田侍者為文屏野重贊之極詳大都得於李次公明述予復
述吾所知田召琴川慧日寺比丘古林法屬也名性田古林
迷為師侍者時僅弱冠骨瘦貌古師呼小道人或呼田道父
之不去亦不刺染侍師瓶錫忘其勞苦聲息相應心領神會
難波半呼之必慳然而諾絕無惰容田不識字師索卷籍筆

劉必應字而得師欲他往頂笠即行田荷負一肩追隨不後
若豫裝者人皆歎異田於師固有宿緣也造物特生其人以
擁衛師也師入團土田奮臂隨之師逝田馳計江南復北往
奉龕以歸田始難髮為沙門未幾心卒侍師二十年如一日
歷夷險無二心豈特奇人洵稱義士徑山初祖國一欽師有
靈難塚田乃人而靈者尚有顧其塚者吾乎幸藉我文虎以
不朽或寓仲春當朔七十翁陸其志跋
爾東李次公名麟法名如聞弟次德名驥兄弟俱精於繪事
次德蚤世次公侍大師久深心學佛今年八十餘不廢筆研
津，樂與人講法富書友大小楷軌滿人情今文虎所奉大

師像乃其兄弟合作不易得也志又書

達觀大師舍利讚

釋圓澄

緣生之法無有目無因又因白業生眾生緣熟舍利親惠緣對
面如目非色非心亦非我無形無相無方所賦剛一片虛空
身擬涉思惟即詰隨五色新鮮真靈異八斛四斗何窮計或得
灰壞或兩烟隨所知量不思議老人行履無他方一味時中思
香偈了得身心本性空厯諸志難如平地往勸人受持者坐
脫立亡等兒戲亦嘗限數脫狂年自利他終不一舍利
曠劫修費比尋常好容易若得見聞供養者即時有種無生位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為根本最初昆舍浮佛偈之偈借四
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
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菩薩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孫祖師
禪證之者即如來果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目眾生若干種心
四十年胸不至席子不停揮為初學人談法相義為父習輩開
般若門為利智報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當本當割截斷眾
流有時帶水抱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嘗一鍼鋒許出得半
偈道場謂法友慈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
了常知自許一生奉學事畢復十餘年師以物知見力慈善
根力向力山劍顯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重生身不壞可

謂空做派合心境亦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滿半偈重玄之妙
旨凡浮舌相編覆三千持與持者日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時
造化人廣輪觀面緣性聞名種熟清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
仲涼業道教增上聞思雖凝復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
柄當失行布圖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得此半偈枯禪消
歸自己長為窮子幸有善心聊作頌辭充塞堵波最下方快七
金山下羽毛有月色之奇尚足若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
根自薰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心境不二亦不一兼二為一一亦止即彼悟
真者乃編髮毛爪盡還淨睡醒氣動轉轉根我說即是金剛

王幻化空身皆妄相地水火風和合聚明闇色空相持捏識心
吸攬鏡上痕若彫其一心無兩十方三際本虛古無相無名無
有邊一切時處入一塵半偈重羅帝經紫栢得此三昧門從
大涅槃示生死來以口先說半偈風林塔壁皆雷音說瀉雪興
文字禪一一眾生毛孔孔去以身先說半偈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即堅固皮囊劫火恒真於去來中逆順行夢入他
心今覺夢悲智交泰禪教律發輝半偈無有餘義復徑室堵
波師坐其中熾然識佛得即師即偈偏在眾生心想中我從
道編道警珠不歷百城持供養傳師半偈即傳衣一切如來月
真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瀾優婆塞吳應宿和南
謹述

紫栢大師分葬塔頌

永年髫髻時亦獲執持大師瓶鉢憶師嘗指年以示序

客曰此後日吳江老道人今距師遷化且當三紀年以

親在不敢言者然大馬齒已踰艾望耆特于道際未

有聞耳猶省慙慙報稱無從季高以野草塔記命之繼

作年藉首作頌以代鐫銘其辭曰

自幼習聞達觀老漢昆舍侶言熟得向半惟此一身四大假借
及其歸還僧制火化風化水化是則好奇與地俱化穴藏因宜

浴之以火埋之以地風水患二又野溪忘于外四大避就攸異

踰金石堅獨有舍利師之遺蛻絲燕呈越百雖已冷腸乃猶執

宿情新備出厥身血茲野遺留迺凝結絕後光前三昧火出

皮之不存汝得吾骨是有髮僧當湖陸季筌室塔波陶植深瘞

分葬因緣手自為記定力毋持厯劫靡替願謂小子屬在法孫

宜有銘辭表此方墳年謝不敏觀天坐井鵬搏峰下無能見頂

惟我松陵屬聖閭興高峰又浙師更遠承萬曆以還宗教兩盛

論復始功師據其勝師垂遺誠雙樹復徑彼封既周茲分匪競

一滴亦海一花亦春莫于此外更覓全身

江南飯信師者始於松陵當時周氏季華子介兩公於第

弟中為最少今皆八十餘季華公耳目聰明童顏若儂其
長公安期名永年為吳中名士志以法脈請銘於安期而
以頌應之陸其志書

紫栢大師髮塔記

陸符

髮塔古也佛滅度後其骨髮齒爪時與舍利為群弟子分住供
養率以寶塔嚴勝其事故髮塔之銘常見於法華諸經後數千
餘年而余為紫栢大師踵成之大師嘗有頂髮數二寸許於剃
除次授弟子季次公燧崇禎辛未余從次公請得大師手貴大
像次公因為余言此像與吾所藏大師頂髮已許補陀住持僧
之請送示果而像乃歸子真奇緣也當補陀寺燬於大寺僧如

曜倡議興復遺僧走都門圖復 勅建之舊裝回無可計聞

大師住澤拓蒲伏往見泣告以其故師曰出家兒酒硬壁筋骨

拚一人兩人身命寺可復也已而不踰年終倚大師力得 音

發帑金 勅中使後先智造賜藏勅碑寺復舊僧入都門者

三人果如其二其後如曜為住持追師功德欲於寺建一堂顏

之紫栢而以像與髮供其中余時喜得此像且心卜師於我真

有奇緣髮終當歸我造一塔供之乃始稱今茲未可併請也甲

戌冬十二月十七大師忌日設供招同次公然香因告以明年

得講業海陽之丹山其地多漆工有名手大師頂髮幸施我當

為造一塔以成長者與像同舍之志次公即以見授今年乙亥

三月二日奉之出門至武林開丹山門人有來就講業意遂由往湖上特時念塔事無可執一日通昭慶與寺僧素相識者偶談及之僧指其積中為斯尊勝憶曰此得無可乎以余所見聞為斯憶之時有工作精嚴當無逾此金泥赫時有剝脫蓋古物也尊勝憶非大師髮亦得以享此奉誠憶往開發不以大師髮奉之直不足與玩瑞之器等耳目之玩憶之為憶至今日而真不負其尊勝也余每從大師發一顧其成就動出意表有如此憶者遂傾囊購之雕排種小塔以受髮於十日納諸憶中以歷法藥封固其底而髮塔之顧私卜於請像之日者是是而婦轉憶美普大師自峨嵋歸曲阿復至靖涼所自髮鬚以次

剃除俱以髮開侍者餘兩鬢合衆開侍禪人一蘆運得其若一微淵得其左有善航江者將精分少鬚髮供養師命從開侍者分好髮一束髮因唱言吾以十方世界為一髮髮誠道全身向何處安吾以十方世界為全身誠道一髮向何處掛終之以偈語曰雲山萬疊水潺湲空塔層頂如削嗟乎開公好藏髮鬚已與其人俱隱不可踪跡彼一蘆一微葉航者分得而去其傳持髮髮得失成壞俱不得而知也獨此七十八年老人護持髮髮如護目睛浮湛於海瀾龍腥之間髮髮歷歷完亮固以因緣法輪之若老人未死之身全以為此髮後死之寄託而大師所謂空塔積層頂如削者且不作機語會似於微光中照了吾

沒後三十二年句角間有嗣法弟子陸符者當為斷髮作一宰塔波功德非海上住持僧所能得也其為奇絕可思議也我余本以謀塔得憶不可得憶易塔遂為紫栢髮塔記

志庵師曾為歲已久尚未以宰塔波表之跋記迄今丁丑歲始辨甄覽謀於區氏區經營胸臆間道宗人自角東來言宗中有名符字文虎者得師遺髮藏古銅小塔志渴慕其人願睹其塔因致書其鄉八白老友李次公購報習性文虎意文虎於臘月十七日見志書跋三日而志舉工成塔于里神交日月還應若有宿約文虎寄我云靈骨有人知得拾莊嚴何地不同宗志與文虎上世殊異同也志寶片骨文虎贊一

髮髮此念月也撰著工拙雖殊均以塔記為名同也志叔骨因由持者文虎為田歌像作贊此念又同也憶師生平注壁慧性利根男子以為任道之器恨不易得今有文虎師雖不得文見而文虎見解之捷和法之度先後及阿其能與並則其與師以心相通直接道統志當隨老友李次公後合辭告師進符為末後得法少弟所謂繼統不繼嗣者其在斯人歟若志等疎徒掛空名符派系延香火者不可望後塵也戊寅春仲當湖七十翁陸其志跋

遊天目山還看虎丘講般若經為雲山居士題自像

釋洪恩

遊遍天目山來坐虎丘石人道是生公我說渾不識雪浪菴中不死人走向江南說消息

題玄壁小像

釋洪恩

少也精神老更朴其六度齊修萬緣都息治平寺裡高僧吳江城中和識天上人間任去來極樂娑婆乘簡力昔同前心今讚爾華虎丘披番山陽聞笛賦坐蒲團尚儼然試問此君是玄壁

天隱和尚自讚

箸菴間徒請題

遠山青近水綠兀坐蒲團如枯木箇裡原無半點塵石上苔斑隨顯纖手中禪子都付誰走向烟霞清溪谷凡世冤家撥不開

移恩佛伊靈人目

密雲禪師自贊

佛音禪人求贊

教我替也不替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那有兩箇樣若謂是吾真一人那有兩箇真縱然真又真像又像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親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三峯巖禪師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惟有進老无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嚙吠不如自家打殺便與野菴一擊子喚如生請

聖恩和尚像贊

釋弘成

這個老漢全沒思量似波瀾日朝雲漢拈出先祖葛藤要與諸子爭辯說甚照用同時又道主宿互換惹得諸方一場痛罵道任你三玄三要溪之又溪我只一棒一喝直捷快便一齊鳴鼓而攻克使宗門攪亂不肯冷眼看來也是傑生拙箭非但別家相妬自己見緣也悲心今翻轉百皮劈頭與汝一劍噴殺却這個老无奴大家空箇休休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臨濟綱宗壁立萬劫去要主意大活箭鏡生出五家超越群聖儀儀代興變傳無盡如汾陽如石霜圓雪詞電機波瀾廓然

妙善靈音輝映後先垂五百載遺風而炎火薪失傳孰慮其灰燼三峰慧炬重來如據地獅如戴角虎奮迅頓冲莫敢與伍生錢竹篋裡主中注藕斷納僧知盡佛祖披戒宗音孤狼野干純無畏難障其狂潮申脊吸秦也侯為韓稽首真師厥力維艱路瓦盧頂用魔王印提要三秦訂成定絕知見林取食正命欲滿師真如驢觀并

小雲棲西庄禪師像贊

姚芥孟

是一道人圓其願方其袍婆其心蓋嘗息于市游戲于奇贏已甘為聖代之逸民矣猛然為法而忘身自投于刀之山劍之林血戰修羅力敵波旬迨其收竿也遂遁迹於天目之岑又不願作

自了漢獨覺乘夏誅茅丙舍之南以續宏文師之一燈學無專者望龍樹之招提以擔板承承高而一座無縫塔之移植于端靖先生之墳跡其妙用鳳之矯鴻之冥而心不斷者大勢呈之圓通與補怛洛迦大悲行解脫門其斯為西厓禪師之真

天王寺僧九蓮小像贊

古貌蒼顏龐眉素髯瘦削同九真之鵝矯捷如三湘之獨作金湯者七十有二峰之丘壑受供養者三萬六千頃之雲烟一藤一笠為華官居士之遺師一詩一偈結文人墨客之良緣山中緇初當以雨為襟袖西方公案尚欲與春三要提三友勸爾本寒窗月是九蓮非九蓮也

郎公畫像贊

張鳳翼

上人玄郎者金憲張公習孫貞外王公敷祥甥也蚤融然尚遠從緇汎翩，塵尾盡是如來燦，詞章都歸般若隨六塵拔三界乘四等踰八禪晚日圓輪照見本來面目迴假色相救成夢裏光明何空非真莫無不有爰作讚曰

法無二法空不異空玄言既達朗照斯融綠鏡裡相寄塵外蹤托根則鳥衣巷之王謝結果為白蓮社之遠公洗頭在琉璃水工貯身即藪金林中但當用銀樹金花供養不須較物情世心異同

題三際法師像

釋圓悟

二邊三際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存者箇度眾生是則名為稱瞎漢

題光開山像

此見光峰近錄開山是指港川

釋通叢

曾拈莖草作金身六十年來面目真千古影堂空寂，更留玳局待何人

自題補釋典小像

簡瑛

至正丙申春正月兵入玉山中予倉卒奉母避地于湖州之商墓母以二月疾殂火子其地遵母命也即地為壙墓名其村為桑拓村在大慈寺東三里三月函骨歸瘞綽山故隴東偏白雲琅曼也時長子元臣以寧海所水軍正千戶從戎行間奉旨

屬江浙省泰政納驪哈利公摠制由蘭陵泛具區駐兵崇德徙屯越上而予在隱聞為當道交辟不已遂祝髮廬草屋三間於墓側扁曰北上蘭若披閱釋氏大藏經典手書補其缺漏者三百若干卷皆裝潢景德寺藏中以全忠孝也畫生倪原道往來山中聽經回馬茲像以紀予生至元庚戌今年四十有七春秋也予亦就占五言四韻云

繡經石臺上雪落青松前了知西來意已在定先恒沙不可數何以談大千佛子自多事立此文字祥是年八月十四日願阿瑛誌于北山蘭若時修補壞經善知識汝陽表子英華東朱伯盛同寫焉

周母像贊

釋真可

夫禍福之烈莫烈於死生臨死生之際而能超然脫去不為物累苟非生前奉法勤篤而宿具靈根者曷克臻此周母世壽五十八化期將至無大恙示微疾兒女謹然卓不顧化後頂燬如春面容生氣可掬苟非安心持覺海絕塵村樊籠之不易為之贊曰

情之累人世莫返真達情非性有下全神，全致用力能轉歷臨死生際氣韵如春箬珥之具化為津梁見者聞者涉險得航柔而能勁匪為破降漢高之度焉羽之強較彼周母如室觸湯萬曆丙申十月廿七日可道人贊并引

任隱君像贊

徐學謨

任隱君者款人也而賈於吳其警故無當於上賈而平生輕財好施隨其町至功德無量而性尤嗜佛余往年嘗過槎溪之南翔寺其寺有梁時故殿制極宏敞以歷歲滋久幾頽於廢乃今爽然改觀擬於再造閱之寺僧則咸歸隱君之願力比引一殿後則為隱君町建藏經閣其費總之為金者幾盈二千云先是隱君以好花之過頗傾其資齊其後經營數年復究其故而息更修之焉其修因證果若無待於來世者由是而知佛道之未盡誣也寺僧某德隱君甚得藏其畫像以識不忘而予余為之贊，曰

其念如，其貌頎，瑩其哲而飄其鬚隆其準而豐其胸凝然而端若柯其襟之曠而神之怡若無所于思若無所于為而大倪一動則有求必應有積必施而處，在，安往而不獲其福利之所滋豈其善根固有夙植而中之沃者其外必映故心，口，一稟於西方聖人之慈悲

是時適有吾邑壞鐘之事，為之贊曰

大雄之鐘懸鼓高坐萬室臨之人氣翕鐘後昏不知視如在公徒取諸彼以界學宮百夫蟻集相率來攻得解其紐驅之而東頭陀束手惟命之共窺如來如赫矣千童道而持之莫當其鋒僮僮數人無不從其末無端其去無蹤胡天胡帝為雷為龍何物憑之者爾其蒙吾聞佛道能作神通通廣大響應無窮斯為左驗之穿其達莊嚴顯指隱君之功



吳都法乘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周永年撰永年有鄧尉聖恩寺志已著錄是書
皆輯吳中釋氏典故分十二篇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
卷

〔清〕釋自融撰 釋性磊補輯

私藏涵芬樓影印日本排印續藏經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元明

僧寶傳十五卷》提要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有傳教則必有傳人有傳人尤必有傳書蓋教者道之所由行也人者教之所由興也書者前人之所由□□□□所由鏡也是以大道瀾淪□□□□得一二人焉爲之眼目猶貧□□□客衣珠亦終於迷惘而已苟得其□□然承當大事而幻軀易盡實行就湮如優曇千年一現後此何由踵□所以儻者勅之傳志論贊以垂來茲其書傳則其人傳其人傳則其教始傳也大慈之入震旦也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而列祖相承諸宗嗣起其入道之機緣登壇之提唱與涅槃之證據至今猶若目覩此覺範僧寶一編與大川會元同爲梵林之龜鑑也自是以降數百年來音徹漸邈幻肆融大師者爲天童密雲和尚之孫弘覺禪師之嗣志趨剛果機用弘通建光明無畏之幢紫籙之屨常盈瑞雲之竿復暨予時避亂緱城特謁老人山中昕夕咨益脩悉婆心雖經臣之見智海猶多未解而死心之於山谷則眞第一相爲矣因得披讀所續南宋元明僧寶傳旨深義朗詞

博論該昔范蔚宗謂遷文直而事駁固文贖而事詳舉而似之洪公之後有融翁殆卽子長之後有孟堅與末季烏藤白拂蓋觸已極塔銘行實稱述過情乃前傳所編僅八十一人續傳亦不逾九十七人誠慎之也使諸方有所徵信不浮則懸帝網之珠光互映割師子之乳滴滴皆眞紹往開來祖猷重輝豈獨如遷固之以史才見長哉聞丁未秋紫籙一炬老人寢室獨存傳稿亦飛入竹林獲兔信手弘教苦心爲龍天八部護持而其人其書之傳固當無盡時矣謹暨手爲之序

康熙丁巳孟秋望日佛弟子閩莆林友王和南題於瑞雲之禪月峰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人以文傳文以時貴其時爲人不可忽之時其文爲時不可少之書廣潤幻肆禪師常續南宋元明僧寶一傳是矣予因受政緱城間嘗私取而觀之其書時之法以宋室南遷禪林刹竿亦俱南指初政和間有

國者崇道而抑佛。自稱道君皇帝。以天下僧流蓄髮加冠。號爲德士。居道之右。及道君蒙塵。佛教復遭北金兀術魔滅。凡在北叢林。無不穢辱焉。然幸禪宗知識。早圖南隱者。若不聞也。斯傳始自建炎丁未。歷畢宋世。應元主運。而再興。又畢元順。遜代明之高帝。成祖。昌隆法域。而沿流不止。于順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非人之不可忽時乎。書人之法始是。佛燈。珣蓋。珣入寂于南宋之初。乃至虎丘大慧密菴無準中峰。海舟密雲悟雪。嶠信爲臨濟一宗。以弘智真。歌自得。暉全一。温天童如淨。雪竇無印。壽昌顯聖。博山來輩。爲洞上一宗。其斷橋雲門兩宗。無不錯綜其間。非時不可少之人乎。以人若此。以時若彼。其傳志之于功。與獲麟春秋鐵函心史。今古同揆。皆感時憤事。不得已而作之。大有關于道法之替興。宗緒之絕續。爲不刊之書也。豈時節人文可同日語哉。予特序之以徵其志。且表其功云。

古閩霍童崔秉鏡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祖道東來。不立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燈續焰。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之有國者。輒頒信於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疊疊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爲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燈史定矣。燈史既定。則所有言句。莫不起疴拯溺。更何疑滯而不水泮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爲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圓而勁。合撒語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後。建炎以來。惟濟洞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靈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之刻。出焉之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其未有得於川之融覽。洪之博綜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手。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豈萬峰謝世于洪武辛酉。慈於

洪武甲戌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
 永慈年二十八東謁岳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跡全焦
 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岳公沒岳以衣偈差東
 明住持明白菴遂至東山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
 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岳訛哉明矣或字
 經三寫烏焉成焉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
 以此質之大方俱以近刻爲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
 恣老人吾師出智瑄智靈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
 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探考宋建炎以至明末
 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
 令拾遺補輯共九十七人目之南宋元明僧寶傳俟
 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繁籙沙門自融自
 序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目錄

卷一

此刻不論宗系惟書法化時代始自建
 炎丁未至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

佛燈珣禪師

圓通眞際止禪師

智通深禪師

補性空普菴主

卷二

補祖奇二首座

或菴體禪師

補宏智覺禪師

卷三

虎丘隆禪師

補大慧杲禪師

補育王裕禪師

補華藏權禪師

卷四

補道場辨禪師

慈化普菴禪師

補晴堂遠禪師

卷五

密菴傑禪師

補華藏民禪師

龍牙才禪師

補龍翔竹菴珪禪師

護國此菴元禪師

補文殊道禪師

眞歇了禪師

應菴華禪師

徑山大禪明禪師

補道場全禪師

補烏巨雪堂行禪師

天竺仙堂仁禪師

湖隱漢願書記

育王堪禪師

補徑山印禪師

道林淵禪師

白楊順禪師

徑山塗毒策禪師

卷六

松源嶽禪師

淨慈雲禪師

靈隱善禪師

龍濟登禪師

淨慈自得暉禪師

北彌簡禪師

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別山智禪師

淨慈斷橋倫禪師

徑山冲禪師

天目禮禪師

天童如淨禪師

補上都華嚴全一温禪師

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徑山高禪師

靈雲鏡牛定禪師

說堂闍禪師

匡廬一山萬禪師

高峯妙禪師

卷九

中峰普應本國師

仰山佛智照禪師

笑隱訢禪師

重寶無印證禪師

斷崖義禪師

卷十

元叟端禪師

石屋珙禪師

徑山虛舟度禪師

孚中信禪師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古梅友禪師

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補龍池寧禪師

補金壁峯禪師

補烏石愚禪師

補古鼎銘禪師

天界金禪師

性原明禪師

卷十二

補雪峯逆川順禪師

萬峰禪師

虛白岳禪師

東山海舟慈禪師

補福林度禪師

瑞巖恕中愠禪師

補松隱茂禪師

卷十三

補斗峰璋禪師

季潭渤禪師

天界慧曇禪師

補海門則禪師

雲居呆菴莊禪師

楚山琦禪師

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笑巖寶禪師

補龍池幻有傳禪師

補幻也慧禪師

法舟濟禪師

補敬長空禪師

壽昌經禪師

卷十五

博山來禪師

湛然澄禪師

天童密雲悟禪師

磬山修禪師

雪嶠信禪師

拾遺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

南末元明僧寶傳目錄終

南末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一

紫菴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閩莆林友王較 訂

佛燈珣禪師

禪師名守珣號佛燈。出吉安州施姓巨族。早歲棄家。得道於太平。佛鑑勸公珣初參廣鑑。璞不契。竟謁佛鑑。佛鑑孤硬難入。珣乃封其衾而矢曰。此生不悟不展此也。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懃甚。適佛鑑垂語曰。森羅萬象。一法所印。珣踴躍便出法堂。即投靈雲。見桃花頰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見君更有遮天網。透得半關。即便休。佛鑑曰。如何是靈雲不疑處。對曰。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立沙道未徹。在那裏是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佛鑑喜之。會佛果至。鑑稱珣見處穩實。且曰。此子自治嚴刻。密室如對大賓。後富有造佛果。佯諾乃私招珣遊山。偶到一潭。佛果推珣落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對曰。潭深魚聚。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佛果乃大笑。

宣和改元詔佛鑑住蔣山。佛果移書與鑑必以珣首蔣山。案由是湖海知名。建炎間住天聖開堂時。內翰王公問三聖逢人則出話。珣笑曰。公曾閱詩否。曰。館務之暇何所不覽。珣曰。詩云。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王公乃大稱珣於朝。待制潘良貴嘗以南泉斬貓話請益於珣。珣曰。如今士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似將錢買油。燃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領旨後。以居士身弘珣之道。珣遷何山。晚居天寧。每憐學者根器不妙。委曲援引。如瓶瀉秋河。間有竊議不達。恤也。嘗舉婆子燒菴話。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徒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幾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又舉瀉山一日見壁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瀉。曰。從何處起。曰。除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瀉山休去。乃曰。連天野火了。

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花。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甚處。巴及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有僧問賓中賓。珣答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賓中主。珣答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主中賓。答相逢不必問前程。主中主。答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僧曰。向上宗乘。又如何。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又嘗謂衆曰。兄弟若有省悟處。不拘時節。須來露箇消息。會雪夜有僧直扣丈室。珣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衣。戒珣便逐出。紹興甲寅。從天寧歸鄞。南告寂侍者。請遺偶。珣曰。不曾做得。卽逝火浴。舌根不壞。塔於寶應院。珣初在廬山。日有僧彥威。冬月用荻花絮紙衣。珣見大瞋曰。你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威大驚退。問兄弟。時堂中有荻花衣者。纔三四人。皆年七十餘矣。贊曰。佛燈於七七之際。頓了大事。圓悟尙剝啄之何也。如海底珊瑚。不以鐵網舉而出之。焉得珍灼於人間哉。然佛燈以清簡之風。震一世。足徵其源亦不

愧也矣

圓通實際止禪師

德止禪師者世居歷陽金紫徐閔中之季子也法紹
實峯闡提照禪師照爲簡州人妙齡遊方謁芙蓉楷
公於大洪有得而去及楷公辭大觀之詔而嬰難照
自三吳急趨從之於途中大悟楷公遂以投子之識
而系照是照與丹霞淳輩爲伯仲淳之視師猶子也
是師與真歇了宏智覺又雁行焉師生十歲不肯知
書多私夜坐喜公晝寢其父戲目師爲懵然子然師
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出語間合聖語其父又鍾愛之
異於諸子嘗稱於門客曰吾懵然不懵也師弱冠夢
異僧授偈四句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其傍
所載卽向夢所授之偈也自是持念不忘一切世典
過眼卽罷之年二十隨父任漕西洛每閉關凝坐或
連朝不許進食人俱恠其所爲一夜擬吹燈就寢忽
大悟連吐數偈其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
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於是嘯
歌自若人益恠之其父欲授師世職師固讓於從兄

◆新釋

乃告父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名
利場中遂力求出家其父知師志決不可以章綬縉
也乃旌師祝髮具苾芻戒遊方數載名振京師政和
間機投闡提照公於楚南宣和三年辛丑徽宗皇帝
以實際師號賜之壬寅適江州圓通席處朝旨以照
補之照辭圓通而居潯潭師遂應詔代主圓通圓通
當匡廬之名刹諸山耆德尙未足師名領院日俱往
觀之陞座拈提衆耳皆聳其語曰山僧二十年前兩
目皆盲了無所親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
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
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
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
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
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
卻徵宅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
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遠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又曰
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
飲湯水踪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

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
警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
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簡點得破。許你
頂門具一隻眼。師住圓通。今古法門所積之廢。無不
備舉。而整頓之。然以身度人。使人易行。矯清賈高之
條。師弗取也。選職任事。以德不以才。嘗嘆曰。寧缺人
而廢事。過在一時。若能事而敗化。則遺臭萬世矣。以
故禱于游泳於圓通。如魚相忘於江湖。南宋紹興五
年乙卯。示寂。闍維。烟燄所及。悉有設利。諸方稱師身
後佛事。與寶峯照公皆乘大願而來者也。照公先於
建炎二年。示寂。其闍維亦得設利。無數。舌齒不壞。師
之設利塔於司空山。分空臺。石原照公設利。則塔。泐
潭之西峯矣。

智通深禪師

禪師名景深。台州王氏子。幼喜林泉。不樂城居。每翫
名山圖誌。恍若身游。年十八。竟走紫籐山之廣度院。
求度於德芝沙門。芝愛其標幟不凡。卽爲披剃。廣度
爲東南禪窟。瓢笠挂塔者不絕。深輒聞少室宗風。辭

芝行脚。芝難之。深泣告曰。日月迫人。速如轉轂。生死
事大。敢自放乎。芝憫而遣之。深出嶺而心誓曰。此去
若不發明大事。以報四恩。非鬚眉丈夫也。遂扣淨慈
象之室。象或垂問。深便依理而默解之一日。聞象怒
叱。諸禪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深悚然束包
而去。西入泐潭。謁闍提。炤炤有條約。凡僧來泐潭。須
隸名行單。半載方許告香。深犯其禁。直剖已見於照
公。揚下照曰。此事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
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
自繇。分深頓領旨。炤大喜。乃擊鼓告衆曰。闍提大死
之道。深闍黎得之矣。汝輩宜依之一衆。大驚。爭識深
面。以故叢林共稱深爲大死翁。建炎初。出領興國軍
之智通寺。紹興壬子。還台住寶藏殿。因事民。其服深
恬然不辨。順受之。有司知深有道。奏還僧衣。時智朋
禪師新從清涼退居明州瑞巖。聞而嘆曰。嗟乎。不陷
於榮。不逃於辱。寶藏法兄。真得泐潭先師之道矣。我
芙蓉師翁之風。不亦大哉。適明守挽朋再赴清涼。朋
一笑書偈付使者曰。相煩耑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

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遂歿深聞
慟之。乃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
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羊絕跡。蒼梧月鍊丹。鳳不棲。
所以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若如是去。
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
相忘。觸處玄。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月十三日。深爲
衆小參罷。便告寂。有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
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竟
斂目而逝。深自復。僧衣其陞堂入室。提唱宗旨。切切
無虛日。有僧問。正中偏。深答。黑面老婆披白練。偏中
正。答。白頭翁子著皂衫。正中來。答。屎裏翻筋斗。象中
至。答。雪刃籠身不自傷。象中到。答。崑崙夜裏行。僧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深曰。捉得烏龜。喚作繫乞師。再垂
方便。深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
待。曰。三兩線一斤麻。深之道。眼精明。機用自在。於寶
峯門下。稱賢肖焉。

贊曰。芙蓉之後。異苗蕃茂。而闡提炤公。輩可想也。其
門弟德止。禪師不假師授。神悟絕倫。傾當世有國者。

時稱爲太陽再世。不謬矣。至於景深禪師。則炤公獨
提獎於人天衆前。師資緣會。夫豈偶然哉。及其弘道
而榮辱喧天人風。確不可撼。在往哲有所不能。而獨
能之。非深得屢提三昧者。其可得歟。嗚呼。二師於諸
樂並作之際。而大振黃鍾。則遠錄公之。功政未替也。

龍牙才禪師

禪師名智才。姓施氏。舒州人也。進止勇猛。有囊括之
志。斷髮爲大僧。趨最上乘。遂得旨於佛鑑。勲公公補
太平時。衆多務繁。才自典犂。一衆仰焉。又謁死心
禪師於黃龍。死心輒拈百丈。楚狐公案。以徵才。才遽
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驟中泥曰。死心長
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
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
死心便打才拂袖。趨去之。死心後知。乃嘆曰。太平之
風。果不寂寥。政和初。佛鑑自太平移。智海才造省。佛
鑑以智海之衆。命才首之。才辭不就。乃隱巖麓。佛鑑
遷蔣山。才又造省。時珣禪師爲座元。有僧以女子出
定因緣。請珣批判。珣曰。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

鐵文殊食尋鍋子。罔明緣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春山如黛。潑其僧不領。乃請決於才。才曰。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僧有省。珣笑曰。須是我才蘇嚕。始得才居巖麓時。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撮才曰。蘇嚕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才曰。蘇嚕蘇嚕。故叢林稱爲才蘇嚕。云才遷潭州龍牙龍牙有衆數百。不以聲色而出入提揭。如左右手。均勞逸。預險夷。木榻之側。片笠不完。禪徒飮染其味。昂昂自若。一以胎風雨。敲之舌。敲唱玄猷。故居十三載。如一日。有語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利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未會。兩箇鷓鴣扛箇鷺。紹興間。退居雲溪。忽集衆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虛空。可覓衆大驚。攀戀之。至二十三日。又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良久。喝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竟長往。火浴收五色舍利塔於本山。

贊曰。佛鑑嘗謂才公云。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故才公開化二十載。衆敬畏之。如羽族隨風。懷其德。也是時死。心善罵天下。聖縮獨於公。則嘖嘖延譽於不衰。豈徒然哉。

性空普菴主

禪師妙普者。字性空。漢州人也。公性少緣飾。好面折。人能與公游者。始終皆播令名。公嘗以短策荷敝衲。歷諸名山。不喜同衆。挂搭或宿古廟。或寄閒房。有以耐叢林而諫公公爲諾諾而已。及見死心於黃龍。乃折策堅依之。竟得黃龍之旨。死心獨奇。公公慕船子遺風。辭抵秀水。結茅青龍之麓。吹鐵笛自娛。愛發新聲。嘗歌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窮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唱。叛道經烏鎮。恣殺鷄犬。絕聲公憫之。乃曳履獨往。或以

險難止。公公曰：「隨緣赴感，吾之願也。賊見公偉異，疑必跪伏者，執問來端。」公曰：「吾乃禪者，欲抵密印寺，豈有他哉？」賊怒欲殺公，笑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去何以怒爲？」願施一飯以爲送終，賊意稍解，授以肉食。公如常應供，出生畢，乃曰：「執當祭我以文，賊相笑，顧不答。」公曰：「吾自爲之。」賊復相笑，遺以禿筆，公起大書於空壁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二十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養字勢飛動，數壁俱盡，遂擊筯，飭食，賊徒爭視，大笑。公食罷，復高聲招曰：「來來！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又大呼斬賊，賊大駭，兵令衝出之。

烏鎮廬舍獨全，公之惠也。道俗聞益，飯仰以名利，致公不顧，或說公從上付託之重，公輒以鐵笛揮之，紹興庚申，命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持笑曰：「風流老子，灼有商量。」壬戌持至，見公尙存相敘，歡甚，占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驚，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公笑曰：「惟待老兄證明耳。」令告四衆，衆集，公爲說法，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哩。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弄笛順潮而下，緇素隨至，不可勝計。望欲斷目，公取寒犀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引聲拍掌長歌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灘頭跌坐如生，四至爭往迎歸，留五日，異香不散，闍維時有二玄鶴徘徊空中，得舍利大如菽者，莫計塔於青龍，其尺楮片言流播人間，珍如拱璧。」

贊曰：余考建炎之擾，高蹈物表，不無其人。普公直隲

不測之壘。因機示教。布置節次。毫忽不亂。此其智力。願力可稱。兩足矣。惟願末追慕。船子雖釣。盡清波金鱗。不遇而公之慈風。凜然在也。

龍翔竹菴珪禪師

禪師名士珪。號竹菴。蜀郡成都史氏子。乃龍門佛眼遠公之高弟也。說法於江南浙閩諸大名坊。珪有密行。喜推獎人士。一與珪接者。皆成美名。珪初依止於大慈沙門宗雅。研究楞嚴。而雅亦僧杰也。默察珪器度。宏大意。欲珪南詢。乃盛贊真歇之為人。蓋歇未出蜀時。亦習講於成都。大慈珪味其指。棄講謁諸名宿。雖經賞識。未嘗所禮。晚登龍門。擬以平時所得。學似佛眼。佛眼知珪命。與堂司不得辭。珪以未伸所解。爲悶。幾入方丈。多遇高菴正堂。輩在焉。高菴正堂時稱明眼。珪慚乘間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晒曰。如你僧堂中。白椎相似。珪不領。至晚理前。問佛眼。睡曰。閉言。語珪背汗淋漓。弗吐一詞。而出。因嘆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吾蜀周金剛不隱矣。政和間。開法天寧。浩歸湖海。馮濟川

嘗以珪之玄要。頌學似妙。喜妙喜稱之。及濟川除給事。珪同日受詔。住雁山能仁。時稱佛眼門下。表裏二檀樹焉。真歇居江心寺。有大名聞。珪將至。恐東甌未廓。所見乃過江迎珪。大展九拜。以誘甌人。珪未視象。有嫉者。深夜縱火。能仁燬盡。珪於故址結茅。乃示衆曰。愛閒不打禾山鼓。投老來看雁宕山。杰閣嶽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未幾。能仁復成初寺。燬隨珪之衆。多背去者。寺成復歸。或曰。彼彼以成敗事師。非義侶也。請勿收錄。珪曰。不然。境風所飄。力未无也。若棄之。豈慈攝之義哉。真歇移徑山。珪補江心。江心有僧久居閒房。不預參列值。珪陞座。携衆出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隨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例。僧只消一箇。珪乃曰。馬搭鞍。隨推磨。靈例。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坐。西來祖意。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其僧脫然。終其身。不露姓字。珪後住闍之乾元。有慧溫入室。珪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

速道將來溫有省大笑起曰。抄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敵殺南山大虫。珪諾之又移居鼓山。進院至三門。德昇把住問曰。國師不誇石門。句請師速道。珪震聲喝之。昇亦領旨。珪既年老。罷上堂。惟臨軒。隨機不計。且暮而已。以紹興丙寅七月晨起。沐浴陞座。命聲鼓集衆。衆方集。珪顧視左右。說法座泊然坐化。茶毗舍利無數。送者均得之。塔於鼓山。贊曰。竹菴以魁梧奇偉之姿。剏染卽受。知於宗雅。遊方復際。遇於龍門。及行道又逢真歇。而襲之。輒與高菴正堂。聲齊名海內。噫其所謂獅子乳得器。有以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二

祖奇二首座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執與焉。悲夫。衆生之見。以形影爲高。以肝膽爲遠。遠則生疑。高則生慢。慢疑之疾。癩於胸次。所以與道日劫相違。故大慈示現。始假之以名。終昭之以跡。然名忘則形影之山非高。實跡則肝膽之地非遠。俾血氣之屬。莫不一貫而歸之。且名跡又安可少哉。達士則不然。若華亭白丁。日擾憂於烟波。渚月之間。投之者有夾山。至於城隅破院。一語之下。識老僧而終嗣之者。清涼也。又若貫首座。單丁三十載。至今聞其風。莫不高山在仰。嗚呼。豈盡必萬指圍遶。始稱有志於道。而後定向往哉。余輯傳。見有宗振首座者。出昭覺之門。嘗書壁云。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落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味其語句。蓋龍山大梅之儔也。惜後事莫考。不可得而傳。惟祖奇

二首座能窮山地之高遠耳。倘所謂有得於道者。非耶。傳曰。道祖首座者。成都人也。緇裘敝履。健於遊操。鄉音見。圓悟衆笑之。然悟愛其品。堪任大法。乃以卽心是佛。話上下。鞭策之。祖忽開悟。於是出語。驚人。人莫測也。一日。圓悟白衆。以祖爲堂中第一座。衆竊議曰。老漢大有鄉情。在祖。輒爲衆人室。聘其石光電閃之機。素稱強項。魁杰者。皆爲失色。尙餘二十許人。祖驚擊案。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左右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脫去。衆大驚。亟聞圓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祖點首。竟長往矣。

世奇首座亦成都人。常隨佛眼。和尙。其慈祥博厚。爲衆所仰。眞參實請。不問寅昏。佛眼每嘆曰。若奇闍黎。可謂晚季之精進幢子也。奇既得旨於佛眼。佛眼命奇首衆於龍門。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有差。睛則破矣。願盡未來際。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原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每與宿禪盤桓。糾結處。一語釋之。佛

眼益爲嘉嘆。一日集衆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良久震威一喝。而終自是之後。宇內禪社常追繹二首座之風。以率衆焉。

贊曰。建叢林立。宗旨獨掌。委不浪鳴。自我本師能仁分座於多寶世尊之後。其激揚法化。爲人天眼者。斑斑較著焉。今觀祖奇二公。以去來自在。三昧克壯。一代宗猷。豈偶然哉。或以九峰侍者之機。而冒按之所謂夜郎王初具君臣不知漢大也。

護國此菴元禪師

此菴禪師者。東甌人也。出張氏名景元。元以妙年謁圓悟勤公於鍾阜。公卽許元入侍。時悟公左右皆顯名宿德。元與之抗。或議其少叢林。公不顧。然元不離公榻下。洞徹玄旨。機發觸衆。有訴於公公。笑曰。我家聳頭侍者。汝姑避之耳。自是衆憚其鋒。靖康改元。圓悟歸蜀。元辭還。浙悟公曰。向去有。同你作麼。生元拈傍僧背曰。和尙問你何。不抵對。公大笑曰。我有些子禪。被元聳頭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又共稱爲元。

布袋云圓悟乃題小像而付元曰平生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元既受囑。鏗彩埋光不求聞達。耿龍學守括蒼。因閱圓悟錄。得元之爲人。時南明虛席。遂遣使物色之。至台之報。恩獲於衆中。迫授南明之命。衆尙呬唔無信。可意有僧問曰。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元曰。八十翁翁。嚼生鐵。進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報恩方丈古禪師。乃靈源高弟。深駭異之。卽推崇元。勉應其命。元受請。曰。古公先引座。舉白雲。見楊岐。歧舉茶陵悟道公案。請元批判。元乃陞座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新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錯過。雖然覩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云。還會麼。基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於是海衆聞風。奔集南明。南明開堂。日僧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

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活人不眨眼。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滄仰宗。元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何是法眼宗。元曰。箭鋒相值不相饒。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僧曰。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元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元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又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元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元曰。莫妄想。又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請師速道。元曰。眨上眉毛。乃曰。威音王已前者。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云。咩咩。又曰。梵子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陞北斗。大家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裡走。又歷應仰山。連雲諸刹。晚遷天台護國寺。寺久廢。元樂而新之。紹興丁丑。輒請西堂應菴禪師。首衆

以後事囑之俄頃握右拳蛻去年五十有三坐二十
五夏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
劉阮洞前松窓居士錢端禮聞訃乃喟然曰吾師何
獨行也適平田簡堂禪師并瑞嚴國清二主人至禮
與詳敘遂且送書語別之置筆顧曰先師握拳而去
禮坐去好臥去好簡堂晒曰一去便了理甚坐臥禮
合爪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正坐斂目而逝簡堂名
行機後住國清或菴住焦山而元公之道大弘焉

或菴體禪師

或菴禪師名師體台州羅氏子也師事此菴兄事簡
堂簡堂既得契證因密言於此菴曰體公他日十倍
於某願和尚憐之此菴默然自是護國諸役皆遣體
任之體勇於謀道雖百冗終歲未見喜愠之色忽微
旨於此菴一喝之下乃投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
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
此菴密書片紙而付體曰老壽開花佳火結子體乃
匿跡天台居無定所崖穴之士率得法利丞相錢公
象先遂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體宵遁去錢公深爲

太息乾道初遠公瞎堂住國清因見體題圓通像贊
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
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模壁行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
兒耶徧索之得於江心寺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僧問體曰一種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
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體曰鐘作鐘鳴
鼓作鼓響叢林雜然稱善瞎堂遷虎丘體就省道俗
聞體高風力以覺報爾若延之覺報舊名老壽菴體
忻然來就以爲此地符先師所識體初住老壽禪子
難構瞎堂嘗謂體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強
故楮小者不可懷大梗短者不可汲深鷓鴣夜撮鷄
察秋毫畫出瞋目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於是體別展
機宜以歸來學室中常摩拊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
苕帚柄彷彿赤斑蛇學者擬議輒舞苕帚柄駭之有
老禪請其旨體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鶻僧傳至
虎丘瞎堂曰者箇山蠻杜杓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
隊羣狐精體聞說偈曰山蠻杜杓得能憎領衆匡徒
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羣狐僧瞎堂知

之大笑而已。晚移焦山上堂。舉臨濟四喝話。乃召衆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撥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踞地獅子。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又曰。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滅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癩病。不怕冷油。盪拍禪床下座。又雲。水率以十智同真。浩浩商量體。曰。朝暮三四豈。良狙哉。乃大書於僧堂曰。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水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有居士愛問。請禪曰。夫婦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江湖對者。不滿其意。體寄以語曰。小出大遇。居士從此。

不問話。淳熙己亥八月示疾。召衆言別曰。先師結子之讖。今其時矣。衆涕淚不已。體揮其手。復彈指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遂趨寂。先一日。手書并硯。寄別侍郎曾公。逮曾公奔。至以偈勸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贊曰。千峯合嶽。影自崇。萬籟靈秋。光自迥。蓋理之必然也。願瞻堂案。或菴於寂寞窮海之心。豈閒相識哉。然或菴一出。天下英靈霍然。左袒揆厥所繇。聲頭之禪峻矣。乃其後乘與瞻堂。遠公齊鳴。豈非漢家子弟。盡隆準乎。

文殊道禪師

禪師名心道。眉州人也。生徐氏。性剛毅。矜氣節。施德於人。使人不知。赴人之厄。如救已溺。然厭世法。布禱芒鞋。出入古招提。意趣純一。苦行頭陀也。以三十歲出家。自恨其晚習。教參禪。寒暑衣不解帶。遂爲佛鑑。勲禪師之長子。裏守墓。其節操。請主天寧。解包之日。一拂臨軒。龍象不啻。子來後。遷常德之文殊寺。末道。

君皇帝宣和初尙方術。敕改僧爲德士。天下禪林利竿易號。一時我諸老宿皆結舌而遜。惟道公與祖鏡英禪師受詔。英仍住太梅道。仍住文殊人讓之道。束髮加冠陞座。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髦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髦。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耐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葦布軒前妙著出神仙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英公則恣筆注老子以進道君。道君嘉悅。命頒道藏。流行乃賜英冠珮壇。請人復讓。二公爲佞。次年復僧道公陞座。曰。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貌頗相宜。一年半內閉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

量年代正在於茲。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鑿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煖。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顏綱。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番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手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英公獨不改服。仍冠珮。逍遙山居。大梅人益讓之道。聞而嘆曰。大梅老真不忝雲門之裔也。後果於南宋紹興間。擊鼓集衆。捐冠珮。象簡於地。乃露頂披伽黎。拈拄杖說妙法。竟擲下拄杖。斂目而逝。英公九峯。道居文殊。既久。時南北烽燹。發字內叢社。率苟簡安衆而已。道獨不然。有以翰墨隨身。常嘆詞之。或問其故。道嘆曰。嗟乎。取捨情存。是非鬪亂。行未一尺。說便一丈。不足取信於天下。使血氣之屬。偷心不息者。皆此輩也。而握

造化之柄能辭其實乎言訖清然建炎三年春示衆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請南避之道叱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哉賊至道端坐木榻若不知賊疑擊槩殘之血皆白乳賊衆大駭引席覆之及靖火化顏不少異香烟如雲門人慧方聞道嬰難則隱於潭州不肯應世其繼文殊席者乃思業也業世爲屠宰因靈痞忽徹心源棄刀走文殊呈偈曰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道公笑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業作鼓刀勢公頷之

贊曰戈矢播廣長之音樂說殊勝之法處違常順履險常安道公得之矣公詞華閑放望蓋天下不許參徒曉曉輪墨蓋亦三折股而知醫者乃云學道所以了生死豈虛言哉又與大梅脫印同文所謂其利斷金也

宏智覺禪師

禪師名正覺姓李氏李氏爲隰州善旻覺公生則肉

環特起於臂蓋其母孕時夢感之徵也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陀遜禪師見而大異以法室祥麟記之又四載公果得度年十八遊方決誓而行親友俱賢之遂依枯木成禪師於香山香山多佳士成獨器公公受嚴折不發聞誦法華經有省卽陳所悟於成成指臺上香盒曰裏面是甚麼物對曰是何心行曰你悟處又作麼生公畫圓相呈之又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公諾諾而去造丹霞時丹霞淳禪師居焉淳爲芙蓉楷之子措嗣投子青青嗣太陽玄玄公神觀奇偉慎其付授年至八十嘆無可繼者乃以皮履直覆寄浮山遠錄公使爲求法器兼識以偈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俸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旣任荷兩宗居聖殿出洞下宗旨示青青悉妙契遠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覆令青續其宗系故青爲淳之祖而淳爲青原思下十二世也淳受公展訖卽問曰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對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公擬議淳以拂打曰又道不借公大悟其旨便作禮淳

曰何不道取一句對曰某今日失錢遭罪。淳嘖然曰未暇打得你自此丹霞白樵日非公莫敢發響。淳移大洪命公居七衆之首。四年又分同門真歇了之座。於圓通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俱爲禪社區數。而洞上之風大廓。有問五位宗旨。公以頌示曰。正中偏。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偏中正。海雲依約神仙頂。婦人髮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正中來。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難該兼中至。覲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立光中有路。天然異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建炎初。又住天童。屋廡湫隘。禱子結草樹。居常數千指。未幾所廢俱成。而宏勝冠南國。焉有羽客私進。乾汞之術。公曰。我輩非不能也。願欲檀家有所植。福耳。爲汝驗之。以汞納口坐。踰時吐白金於地。客駭謝而去。公之再住天童。適金人陷明州。諸利皆燬。及窺小白嶺。見谷積陰雲。疑有伏甲。懼而退。時江聲絕渡。千二百衆俱安牀藉。知事憂

之頃。之嘉禾錢氏致穀千斛。歲雖艱。遠施無厭。贖衆之餘。存活白衣老少數萬人。有詔移靈隱。未越月。解歸公於天童。計三十載。而名號所彰。萬方革面上。堂曰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徹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又曰。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壁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僧曰。一步密移。立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曰。歷歷纒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聲。僧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公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又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公曰。白雲投壑。盡可蟬倚空。高如何是向

來底人公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廓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公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公提唱語句湖海爭鬪矢之均以爲因公得見青楷二尊宿也公雖年老日常過午不食纊絲不衣有巨賈獻奇製新錦公堅卻之曰爲老僧一人勞千里信施老僧不忍居也必不已估直以供衆是以廉約成風天下效之紹興丁丑九月出隊言別於越帥趙公令讓及諸道信次月七日還山遂作書請妙喜主我法門後事已而沐浴更衣告衆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俄報妙喜至公泊然蛻去妙喜爲公剃髮舍利隨指而下龜留七日頗不少異塔於東谷諡曰宏智塔曰妙光

贊曰觀覺公唱教當乾坤鼎沸之秋關啓東南纒言密行爲湖海傾歸妙喜尙左遜之其餘欲並駕爭驅知其孰可也嗟乎洞上宗風微公孰慰浮山之望而足太陽之心哉

真歇了禪師

真歇禪師諱清了蜀之左綿安昌雍氏子也生有慧

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戀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爲言說終非究竟出峽直抵沔漢扣丹霞子淳禪師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淳掌之師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師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學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警地師便出輒北遊五臺京汴南抵儀真謁長蘆祖照一語契合命爲侍者踰載分座照常以老疾擬閑退夢人告曰蜀僧可代照未決蜀僧爲誰至宣和壬寅照病篤恍省前識蜀僧卽了首座也迺囑經使陳公請了繼席長蘆開法以香酌丹霞淳語曰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竟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有怎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於是洞宗大振禪流如歸亦多照公遷席之力也及照歿師以父禮行喪事亦宜矣師居七載建炎二年戊申南遊普陀以漚和機引導海山七百餘家皆棄網業庚戌應天台國清寺尋受闡之雪峯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

州育王寺育王院務曠敗不易承理。因遞代逋負幾二十萬貫。咸爲師憂。而師居未幾間。償舊逋負十有八九矣。戊午詔遷蔣山。疾辭不赴。明年朝旨以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一禪林。詔師主之。僧集如雲。齋粥不繼。朝以法田千畝賜之。又詔主雙徑。慈寧太后建崇先寺。居師賜金襴銀絹法物。隆渥殊甚。師以爲可作歸休計。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樓。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業照盡。月潭空。尋示疾中使問候。師從容敘謝。乃呼首座曰。吾行矣。踟蹰瞑目而逝。時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十月朔日也。越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五夏。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宗珏等三十餘人。所編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其語曰。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玄淵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芒。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霧秀處。青陰合。

巖樹高低翠鎖深。師之語句精妙。約類如此。僧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女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羹。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煩惱。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臨機勸辨。約類如此。

贊曰。師初於丹霞掌下。洞徹根源。便乃遨遊南北。衝抗時機。不無離師太早之譏。殊未知真龍不借涓滴。而能霖霖九天。豈與點額鈍鱗同日量論哉。況師夙承弘願。以英偉之操。深明的旨。宜請假觀。方非分外也。不期際長蘆推代之風雲。卒爾廣澤宜矣。故曰。得時而動。則功成百世。其師之謂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二

虎丘隆禪師

禪師和之合山人也。名紹隆。機投佛果。勤禪師出世。開聖次。遷彰教果。遷□移居虎丘。時佛果門賢。雖有妙喜輩。尚菴居楚吳。禱子惟趨虎丘。故虎丘法筵之盛。無異佛果之住蔣山也。師凡見學流。必以滿堂死心諸宗匠而龜鏡之。蓋師初為大僧。輒知有於長蘆。信公言。下因慕佛果老人造夾山。而道錄寶峯見器於湛堂。又遇黃龍抗機於死心。抵夾山。適佛果移道。林師從其行。佛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云。見麼。對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佛果復召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佛果深肯之。於是二十載侍從於果。而隆睡虎之名。既驚叢社矣。宣和間。辭歸省親。因住褒禪山。靖康改元。領開聖為建炎之擾。退隱銅峯。尚書李公光起師居彰教間。有老宿聞而笑曰。瞎睡虎。今插翅矣。紹興癸丑。遷平江之虎丘。虎丘為南國衣冠之藪。懷香

請益外。掀禪床。喝大眾之輩。騰騰不絕。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與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據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殿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郎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滿口含霜。曰。何必如此。師曰。闍黎。又作麼生。曰。痛領。一問。師曰。也須吐卻。諸方以師之機。類於五祖。其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簡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

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它。向上關。椽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還委悉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諸方又以師語類於白雲。白雲端和尚。嘗立祖堂。昭享先澤。師追繹其事。圖其像而安奉之。故有語曰。天子之廟九。諸侯之廟七。況金輪世。諸寧甘草草飲水。遽昧其源於義安乎。於是叢林咸遵行焉。師前後據室。敷展化儀。不以獅乳暴進非器。所以得法於師者。氣宇如王。丙辰五月。佛果訃始至。師乃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虎丘院事。復索筆書最後法語。儼然化去。壽六十。坐四十五夏。塔於本山有門人應菴華禪師。

應菴華禪師

應菴禪師諱墨華。北宋徽宗崇寧癸未。生於楚黃江氏。神彩炳異。識度持重。年十七。具決定志。津濟羣品。棄家得道於虎丘隆公。隆先妙喜。受印於佛果。佛果嗣法東山淨禪師。而應菴爲東山之四世也。當時推二甘露門。謂楚西有應菴。浙東有妙喜。妙喜謫梅楊。有傳應菴法語至者。妙喜譽不容口。以偈東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揚岐一脉通。應菴之語曰。九年面壁懷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曰。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佛大。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山僧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又曰。飯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澆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歲一次開。花鶴勒那敲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

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又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看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種錯用心。歸宗不堪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其前後語。要約類如此。僧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速道。曰。玉筋撐虎口。僧曰。一言金石談來易。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侍郎季浩擬達所畜應菴。驟起褰其胸。曰。死後向甚處去。浩噤不能發。應菴叱退之。浩不旬日。微見臨濟宗旨。其妙密錯。又類如此。故一時無表裏。賤者艾飽參經。其爐藉無不汗下。心死隆興。改元五月。虎丘忌晨。應菴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三十年來。坐曲彙牀。縣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一年一度燒香口。千古令人恨轉深。已而以叢林囑累教授嚴康朝。以潯沱正宗分付密菴咸杰。次月將

告寂翁挂牌入室。或以偈請應菴。呵曰。吾長笑諸方所爲。而自蹈之。耶。區分院事。洪纖不遺。跌坐遷化。世齡六十一。僧夏四十三。塔於玲瓏殿之外岡。未踰月。妙喜亦遷化。初應菴道既通。聞此菴元布袋住連雲。深山廣澤。褫子難近。徒步訪之。故爲分座。而連雲之風立震。已而主明果。則雪堂每過盤桓。永夜間有竊議者。雪堂叱之。應菴凡八歷名利。兩住歸宗。始明果終天童。其居天童時。妙喜亦生。還住育王焉。

贊曰。臨濟宗枝若無首。山幾到大風吹。止虎丘命脉。一有應菴家聲。始不寂寥。如珠中如意。花裏優曇。色收觀但圓悟。爲一睡虎。發其千片之弩。豈有鼯鼠。快快負其所望哉。

大慧杲禪師

禪師宗杲者。字曇晦。別號妙喜。大鑑十五世。圓悟勤公之嗣也。妙喜出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就鄉校。不旬而棄之。親奇其志。乃許衣緇。成大僧。徧探諸家語。錄於雲門睦州。尤篤意焉。竟有五家淺深門庭之疑。遂請益於廣教程公。程示其節目。妙喜輒領意。程私

嘆曰。果乃再來人也。妙喜又棄之。遂至真如詰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因之過黃龍謁晦堂。跨東林。參昭覺。俱雅珍愛妙喜。又棄之。往見心印。詢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欲留不可。因指見湛堂。準公於寶峯。機辨縱橫。準漠然不諾。妙喜始伏膺事之。及準疾革。妙喜惶啓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箇勤巴子。當能了子事。準歿。乃滿足千里。請塔銘於張公。無盡無盡時。爲禪室。領袖契之。囑妙喜必見川勤老也。會東京天寧席。虛詔起。蔣山勤禪師爲住持。妙喜心慶曰。此天賜我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相許。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遂入勤公之室。聞公拈提。暮年不敢犯其機。一日公舉東山水上行公案。以示衆。妙喜躍然急呈。所得於公公曰。未未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令居擇木寮。爲不驚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公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妙喜擬對公。輒禁之。乃至握箸忘食。公笑曰。者漢卻參黃楊木禪也。妙喜益茫然無措。乃堅請公在五祖時問答。公良久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先師但向我道。描也。

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先師則云。相隨來也。妙喜豁然大徹。連呼曰。我會也。於是隨聲酬對。勢如湧泉。公拈掌稱善。舉以首衆。宿禱皆下之士。紳爭相從遊。丞相呂公舜徒尤悅之。奏賜紫衣號佛日禪師。是時已有詔。移勤公住雲居。賜號圓悟。圓悟又以妙喜首雲居之衆。其秉拂小參。萬指軒騰。昭覺元禪師出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妙喜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曰。問得極好。答得更奇。於是海衆爭頌老東山之再見也。圓悟還蜀。妙喜始菴居古雲門。遷湖南。轉江右。入八閩。又結菴洋嶼。僧曇懿者。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任祥雲法席。頗盛。妙喜知其所見未實。致書令來。懿故不起。妙喜鳴鼓痛斥。榜告四衆。懿乃破夏來洋嶼。妙喜詢其所證。大笑曰。汝恁麼見解。敢詞我圓悟老人耶。懿愧汗浹背。即退院。求侍於妙喜。入室。次妙喜曰。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懿對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妙喜喝出。復召曰。闍黎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透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懿失聲橫趨而去。妙喜笑曰。懿闍黎此回堪

住院子也。又僧彌光字晦菴。流譽諸方。趨風來見。妙喜命坐而商略。光一一具對。妙喜曰。雖有落處。只是不著所在。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解祇如此。何益也。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語訛呵呵。大笑。光愠而起。去。妙喜即搥鼓入室。光擊額而至。妙喜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遽對曰。裂破。妙喜震威喝曰。汝又說禪也。光乃得旨。遂以書招其友。鼎需曰。洋嶼菴主手段。與諸方別。需乾笑而已。需字懶菴。乃閩人。幼登進士。絕婚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以爲法無異味。歸隱菴。絕頂。久不下山。佛心才禪師已挽出。首衆於大乘。需嘗以卽心卽佛問學者。毅然無可意。光強速其至。會入室。鼓鳴。需隨喜焉。妙喜以拂指曰。卽心卽佛。作麼生。速道。需從傍下語。妙喜詬之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卽普說。許其生平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需涕洟交頤。不敢仰眎。乃歸心決擇。一日垂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妙喜連擊之。需釋然。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妙喜之精猛。開

發約多類。此時及門者五十三輩。期未半。得法者十三人。丞相張公浚在蜀時。圓悟爲言。杲真得吾宗之髓。張公還朝。遂以杲補徑山徑山之席。常隨二千餘輩。方來無地。以容乃構千僧閣。安之。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用。悉預其列。當是時。秦檜居權。司諫詹大方阿之曰。鼓唱浮言。謗訕朝政。張九成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乃坐編置。九成毀衣焚牒。竄妙喜於衡陽。起遣日而惻聲。載道識者曰。日月無私。成其明。聖賢無擇。成其大。豈杲公之化應。南故天假之以示現於衡陽者耶。且法門正氣。表燭千秋。又以羣願所係。公必壽還。何憂哉。凡十載。徙梅楊。雖瘴癘之鄉。而妙喜豎拂不倦。緇素騰騰。仍光風霽日也。又五載。有旨賜還。復僧衣。四方虛席迎之。皆不就。最后有旨。強起主育王。築塗田數百頃。以繼衆食。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改移徑山。徑山益盛。雖龍象互相蹴踏。而上堂每贊。猶子應菴。深得先人機用。於是天下益稱其公。妙喜臘高。屢求退居。明月堂告謝。方來莫可禁止。先是孝宗居藩時。遣內監至徑山。見妙喜獻

以偈孝宗大悅。及在建邸復遣近侍請上堂親書妙喜菴額。并贊真製賜之。及卽位。又錫法號大慧禪師。泊召對。妙喜已示疾。一夕忽大星隕地。流光四散。鳥獸皆鳴。遂乃告寂於明月堂。親封遺疏。侍僧請留偈。妙喜颯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乃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熟大擲筆長往。時隆興改元八月十日也。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八。上覽遺語。悽然製詞。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見。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全身瘞於菴後。謚曰普覺塔曰普光。入其全錄八十卷於大藏焉。贊曰。端祖云。悟了須是遇人。始得余。度林間數十載。每耳目所有。諸道者莫不據高廣座。自稱曹溪正脉。少室真傳。但惜未遇大慧老人耳。若遇自當別有壺天而端祖之言。豈謬哉。嗚呼。馬逢伯樂。新遇中郎。吾宗之大幸也。與。

徑山大禪明禪師

禪師了明者。不知何許人。長身大腹。所至驚衆。衆皆稱之曰。大禪。大禪機鋒敏。疾儀度豪朗。爲妙喜。呆禪。

師會中之龍象。當妙喜住育王時。室中不許下喝。大禪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示曰。下喝者罰錢一貫。大禪乃密袖千錢。先頓於地。高聲連喝而出。妙喜曰。柰者。漢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大禪卽往言庫司。和尙要金十兩。主事者不疑與之。隨袖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妙喜大駭。徐問知之。爲之一笑。一日妙喜謂大禪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未夢見。在大禪曰。靈山授記何異。今日妙喜乃以德山托鉢。因緣徵其節目。大禪對曰。凜凜吹毛。炤臍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妙喜嘆曰。此話它日大行去。在於是。出赴投子叢席。改觀次。遷長蘆。百廢俱修。嘗過徑山。省妙喜。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楚干能作獅子吼。執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團顛倒走。大禪旣主長蘆。頗著異跡。雖萬指周旋。而檀施如山。故肯以布袋和尚擬之。晚年繼席徑山。室中惟以臺山婆子話。驗學者。遜菴以偈嘲曰。一按牛喫草。

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大禪答曰。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不易騎。徑山當妙喜遷化之後。其法政大禪爲之再新。然歲計浩大。知事以將來不給爲諫。大禪獨以龍天常住慰之。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幡髻。坦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王異之。次日大禪杖履而至。閤人不能止。急啓王。王立見大禪。奇偉與夢合。乃炷香設禮。大禪首言。大王莊田至廣。可施蘇州一所以供佛僧無窮之利也。王未可否。大禪齋畢。便出。無他語。是時內外旬傳。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大禪布袋和尚。王入朝。孝宗聞王捨業爲王助喜。王謝歸。遣使至徑山請大禪。而大禪前二日無疾別衆示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廨廡或少交睫。即見大禪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則爲究竟。王嗟慕。即以莊緣徑山。此莊歲計十萬。舟庫皆備。乃大禪之遺光也。初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或爲禍在不測。大禪挺力荷伽從行。而師資儀禮。且夕益慎。至貶所。禱子追隨者。率二三百輩。妙喜以齋用不給。復慮生

議。嘗勉之。令去。大禪曰。不可。禱子所抱者。道也。所履者。義也。況重繭千里。咨決爲事。縱拮据辛勞。風波不定。聽之。龍天安忍棄之。遂身任齋粥。每日肩榜。棧行乞至晚。則數十人爲之荷饋成列。而歸。禱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十六年。似一日。願妙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大禪明之力也。

贊曰。禪師明公於盤錯之際。執禮凜若冰霜。可法也。及讀其生平語句。如神鋒出匣。截鐵如泥。稽其行事。順逆普應。靈異疊出一時。疑爲慈氏下生。抑何神也。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利信哉。

育王裕禪師

禪師名端裕。會稽人。吳越錢王之裔也。年十四。驅烏於境之大善寺。目光外射。有異量。每聞燈籠露柱。佛殿山門之語。則罔然行脚。經宿淨慈。有僧擊露柱云。如何不說禪。裕有省。謁諸名宿。皆以特遇見。推裕終歉然。別見佛果。勸和尚於鍾阜。動每瞬目。顧之。裕不領。一日。動問曰。誰知正法眼。減向瞎驢邊。滅却即今是。

滅不滅。裕對曰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在。裕擬進語。動擊之。裕頓去所滯。自此當機敏絕。會朝廷加勳。圓悟師號主天寧。裕以毫彩典記室。價傾一時。初出住丹。謾衆盈千輩。每挂牌入室。罕有措機者。裕垂涕長嘆不已。衆俱憤發。自新及遷虎丘。雙徑成大器者數十人。嘗示衆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踪。臨濟入門便喝。總是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禱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塗轍卓拄杖喝云。祇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拄杖喝云。總不得動著。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攪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泄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踪。行說若到則衆生招箭。行說未到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

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利塵塵。是要津。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已。光爲甚。東弗於逮。打鼓西。霍耶尼。不聞南。閻浮提。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撼拂子云。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拂云。參紹興庚午十月。示微疾。尤示衆。諄切異往。時衆多涕。下門人法全。請垂遺訓。裕振色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訖而逝。茶毗。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弟子分塔於鄒峯。西華兩處。有黃冠羅篋。常頻經問道於裕。適遠歸。獨無所獲。慕念誠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大如菽色。如琥珀。遂再拜於茶毗所。聞香。奄有聲。函開所獲。如前。而差紅瑠。裕凡十歷名。利賜號佛智禪師。終於育王。諡曰大悟。

道場全禪師

法全禪師者。姑蘇人也。姓陳氏。號無菴。早歲父攜見東齋川和尚。川熟眎曰。若能從我。手全欣然。膝地請

名其父奇之遂捨斷髮及遊方所至正大人不易就依佛智於虎丘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全結舌但見棒如雨喝如雷益迷悶不知所以頻背衆求示佛智叱之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驚汗下趨呈智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智乃肯之然全所抱慎重人莫知者及佛智補靈隱以全首衆林下知名或以大利請全主持不應每感額嘆曰古斷臂以求安心今賣身以要續祀吾道殆哉明矣久之佛智以年邁歸西華舊隱全始說法安吉道場乃拈拄杖云汝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請方更來者裡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道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汝還曾收得大食國寶刀麼切忌口啣羊角又曰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以杖橫案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遊徧四大部洲却來山僧手裡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乾道己丑秋有疾醫至全乃讓之曰爲一幻騙求良醫覓佳穴是可忍乎竟爾

告寂衆泣求偈語全大書無無二字柔筆而化火浴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峯初全居靈隱首座時有權道者久參無證請益於全全以無住本建一切法徵之權有省乃私笑曰暗裡穿針耳中出氣遂定師資焉

華藏權禪師

禪師名有權臨安祁氏子也號伊菴雖機契無菴全首座而權益自砥礪常兀坐如木石因過堂忘屐鉢隣僧以手觸之有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裡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大稱賞之乃召權問曰心包大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對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拈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於是諸山請權出世不就以竿木隨身遊戲湖江來往應菴妙喜之庭會全公歿華藏虎席物色求權權仍却之或曰無菴老人法道寧不在公乎公今拘小節樂林泉即潔如巢由信如尾已何足貴也權感起就之次遷萬年諸利常隨萬指肅如公府日與衆均其勞逸或曰住持安坐演法何自苦耶權曰法末憍慢未得謂得借位自恣身帥之且不

從敢自逸乎。淳熙庚子秋。示寂。茶毗。齒舌不壞。舍利無數。塔於橫山。又分諸不壞塔。萬年山寺。權爲人刺。剛毅法不容私。有貴人入寺。施財衣冠。不整。權終不受。又僧无化主。歸納厚疏。頗有矜色。權叱還之。故門下不易出入。俱以氣節自化。權暮年。法令森嚴。益甚。有語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梅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贊曰。佛智三代以穩實起家。當時禪風爲之一轉。觀其前後垂跡。如虫書鳥篆。體勢雖殊。諦理則一。使非亞聖大人。曷克臻此。矧止啼餽黃葉之方。而濟譏絕懸沙之秘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四

道場辨禪師

禪師諱明辨。吉安州俞氏之子。說法於郡之道場山。以正堂自號。據令端方。毫不苟貸。每緇素入山。請法必令先具香。設拜佛眼。遠和尙。然後受謁。謁者悚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辨。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秣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辨。曰。說者箇不啣。啣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日。你向甚麼處見風穴。僧曰。耳裡眼裡。絕蕭洒。曰。料掉沒交涉。又問。如何是佛辨。曰。無柴燒猛火。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裝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古墓毒蛇頭帶角。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曰。虛空笑點頭。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裡。豬頭如何是向上事。曰。錫解秤錘。如何是和尙栗棘蓬。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辨。大笑曰。吞不進吐。

不出辨機要精悍。每經旬掩室。卽近侍罕得見。迺然其章訓痛絕名根。不把旣不暴用。故及門皆三二十載。韜神晦顯。諸方有盛名者。率聞而欽畏之。暮年上堂。云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檐搖檐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裡有村齋。又上堂。以杖左卓云。三十二相無此相。右卓云。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杖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踟躕而化。火後得舍利塔於仙人山。雪堂見辨達磨贊。乃嘆曰。當今滿目珠璣。慰我白首。獨有此耳。其詞曰。昇元閣前憶耀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贊曰。辨公初至少林。覽立雪遺跡。乃至傾涕。及出世。必指人知其得法源。委味者往往以世諦失之。蓋擇乳在鴉王也。當時佛眼門下。作略透羣獨於辨公。俱嗟不及。嗚呼。燭燭赤轅。皎皎白眉。千秋節合其揆一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

禪師名道行。號雪堂。處州人也。其父業公常遊禪社。自稱見獨居士。以積厚流光而生。行行生而岐嶷壯。克節儉絕笑。俚愛博施。業公嘗謂行曰。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行茂年不樂與諸子伍。乃依普照英禪師。得度。英有鑑裁。吞汲樵爨。必使行董之行。乘間參請。不倦。無所得辭。英參佛眼。因與高菴竹菴同得究竟法。方是時。佛果佛鑑人滿大江南。北而佛眼下。諸賢多馳化於浙水東西。是以東山法道大闡於三佛。高菴初在龍門時。骨鯁寡交。獨喜行盤桓不間。嘗嘆曰。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於其間。如一敵萬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行感佩。其言如雪峯之事。殿頭故終其身。未嘗不舉高菴之爲人行。斥薦。謂衆曰。我佛眼老人住龍門時。龍象滿席。尙自清然太息。以爲終愧老東山也。今山僧復愧老人。倍倍耳。其流涕太息。可勝道哉。行雖寓名山。去就如流雲。聞妙喜之子博山。本有賢操。遂達郡守。吳公以本住持薦。行遷烏巨。爲終焉計。及門者有

且菴仁退菴休晦菴光輩俱爲懿範。行老且病。汪喬年王十朋來往問道。行答不厭。頗嘗謂十朋曰。金堤千里。漬於蟻壤。白璧之美。罹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堤白璧也。而貪欲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心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又示喬年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見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一日召喬年。囑以後事。沐浴更衣。跣跌而寂。闍維齒舌不壞。五色舍利烟所至處。人皆獲之。塔於西寺。

贊曰。濟下宗師。如鉅鹿。變兵萬夫。辟易壯矣。行公去臨濟。其世十三番。爲名苑。秋月人人得而就之。經云。具足優婆塞。夷得菩薩無盡福。得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衆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珍奇悉令充足。其行公之謂耶。

慈化普菴禪師

普菴禪師。名印。肅政和乙未冬。生於袁州宜春。余姓。肅生祥光。燭天蓮生道。周異香遠。襪襪禪中。卽善世言。夢異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去在卽寤。白母。

王氏視胸有赤點。如合桃狀。王氏恍悟。初徵遂捨。肅於壽隆寺。師事沙門賢公。賢管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立旨。實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乎道。賢大驚。以大器期之。遂遣行脚。侶戒修。謁牧菴忠於瀉山。度嶺望叢谷中。有跨黃犢人。近之則忠公所跨者虎也。修擬避。肅下腰包。進前不審。忠微笑。以手西指。令其前行。將及寺門。回望。惟忠公策杖而來。失虎所在。二人具威儀。請益於忠。忠曰。何遲乎。望汝久矣。肅進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以拂示之。肅有省。時年二十九矣。歸壽隆。袁州尹夢金甲人。告曰。普菴大士行道時。至言訖。天光五色。尹驚異。適劉長者亦感異。徵捐資。鼎建大伽藍。袁尹俾物色於壽隆。請肅主之。號曰大慈化寺。肅既居。慈化楮衣。糲食。脇不沾席。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忘情。知心體合。通身汗流。乃大聲示衆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李公長者於此大經之首。痛下一椎。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作得滯碍。普菴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

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大經偏合法
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賈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
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是我同
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
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
卽說偈曰。捏不成團。擊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
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復謂心齋圓通二子
曰。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各以頌呈
肅不諾。乃引聲長吟。以示之曰。先天先地何名何樣。
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
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
血脉纒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又曰。
栢庭立雪一場敗。缺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市千團。但
只者孤圓心月。不措磨鏡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
說。韶陽老只得一槩。十聖三賢聞學者。魂消膽裂惟
普菴迥然寂滅。俄有異僧名稱道。存冒雪而來肅大
喜。互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默契。存合爪嘆曰。師再
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乃指雪書頌而別。於是

肅大唱佛眼宗旨。蓋其師牧菴忠觀水磨發明心要
於佛眼拂下後背。以白木劍迫死心禪師。死心引頸
而笑。忠作舞而出。故馮濟川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
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忠出入江湖人莫測
之宣。和問湘潭大旱。禱雨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
畜當雨一尺。雨隨至。時以佛僧目忠。肅旣見忠後。亦
以神異利濟含靈。藏汗耐垢。不知有已。演釋談章。呢
旋天地。轉陰陽。世盛傳之。布於弦譜。而弭災焉。至其
異跡不可勝紀。有問曰。師修何行業。而得此三昧。肅
當空一畫。云會麼。曰。不會。肅曰。止。止。不須說。歸宗賢
禪師曰。慈悲乃吾黨黃鍾也。惜哉。時流獨傳其跡耳。
肅道滿異邦。義學竊疑其宗。趣莫詳。肅憫而說偈曰。
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
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一日書偈。方丈西壁。云。乍雨乍
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
權機爲汝。清乃結跏趺。坐令侍者。鳴鐘衆集。瞑目而
逝。時乾道己丑年七月二十一也。
贊曰。荻葦之間。病鳥棲焉。六合之外。曲士覩焉。故肅

公現三頭六臂而傳持祖道其心良苦矣悠悠者獨以神通見推則公之大慈悲願足乎否邪

天竺伽堂仁禪師

禪師名守仁號伽堂洛陽人也少持重寬夷好學初依東京奉先沙門宣和問試經於慶基殿得度往來三藏譯經所諳窮經論每游刃膠結之隊恢有餘地故互稱曰酥酪仁焉於宗門語句則曰按黑豆法也何足爲奇然疑周金剛蜀之杰士胡得蠢苴之甚耶當是時佛果勤公居天寧天寧參頭則有宗杲端裕曇玩等擇木寮則有樞密徐俯侍郎李彌達輩禪風大盛仁益疑乃攝衣探之值挂牌入室仁默自計曰若有所長則得倘違吾教乘自當別有議論在佛果知仁在側乃召仁問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你還湊泊得麼仁撥引對佛果以鐵如意迅擊之因墜一齒仁以手抹血大悟因太息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同消殞以爲一時表法之詮安知實有此等境界至於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是其人大難承當緣是師資契合住後每

曠學者滯於奇妙言句獨以毒棒出沒江湖著其聲譽易服過武林訪圓覺講主值其陞堂勾引經文反覆浩浩仁從傍失笑講主下座請仁曰上座高隱何處仁曰長行粥飯僧安有定處曰適來上座致笑非我說與經有違乎仁曰違雖未違合則未合曰上座能明此義否仁曰明則不明背却不背講主卽請仁陞座剖判仁卽躡履而登舉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以手空指曰會麼庭前栽高苴高苴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纒劈破撒出白油麻參講主徹見圓覺宗旨不從人得卽散席南行仁爲人不務名不苛察輪蹄輳集罕見其面衲子至不時進謁然機要險絕且過堂無宿客淳熙甲午召入內廷上問曰朕嘗披法典襄州龐蘊奇士也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蘊於言下領會爾師圓悟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栗棘榿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禪師可中更出手眼剖朕夙衷仁對曰秤錘

擲出油。閉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上大悅。癸亥丹書復至。仁集衆說法畢。卽法座而逝。

贊曰。寶覺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切忌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偷心乃可耳。蓋仁公以經論鳴世。偷心正熾。及遇本色作家。一擊而絕。骨董卽家珍也。忌云乎哉。但其前後垂機。所謂浪子憐鄉客。杯翁愛醉人者。非也。

瞎堂遠禪師

瞎堂禪師者。名慧遠。生眉山之彭氏。爲圓悟禪師之晚子也。圓悟復領昭覺時。年老乃以化柄屬之。門賢其門賢。已播海內矣。以故塵榻之令。復行於昭覺。而遠新從靈崖來。靈崖爲徽禪師所居。得起鐵拂爲首座。敲唱黃龍宗旨。遠事之二。載於徽言。下得其概焉。然起首座。屢誘掖之。遠無留意。乃抵昭覺。候十日。始得通謁於悟公公。與語大奇之。嘆曰。吾道未衰也。許遠得非時入室。遠每大跪請益。公但笑曰。將謂吾老矣。故如此著急耶。遠屏氣自失。不敢進言。一日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大徹。其旨。越衆。進問曰。

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公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賊不入。謹家之門。公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公以拄杖擊禪床曰。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公連喝兩喝。遠作禮趨而去。自此機發。莫禦叢林。共加其號爲鐵舌。遠遂與元布袋輩齊名。紹興間。唱守請居象山。山不赴。未幾圓悟順世。遠勃然起曰。芳躅云亡。繼之者誰。高臥北窓。願可得耶。扁舟出峽。抵淮南。開化龍蟠。遷瑯琊。蘇瑯琊遷普濟。蘇普濟遷定業。蘇定業遷光孝。歷十八載。名聲歸之。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遠曰。頂分了角。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墮金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又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遠曰。木杓頭邊。鎌切菜。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研髓。揀鉢。既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遠曰。脚踏鐵輪。曰。菴裡人。爲甚不知菴外事。遠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又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遠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鵝鳩嘴。曰。谷孤孤。又且如何。遠曰。自領出。

去曰東山水上行明甚意旨遠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曰十二時中如何用心遠曰蕪雪喫冬瓜其機海無涯約多類此又過南嶽寓南臺是時璉禪師住龍王與方廣行公皆月菴高弟道著湖湘私相語曰此間壁立萬仞遠來何所措足乎故請墜座設三十餘問皆從上請訛險節關極遠畢酌之辭旨超倫璉等屈服欲以名利居遠不願東隱天台來往國清護國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平江守以虎丘迎遠又奉旨歷崇光靈隱二處孝廟常召見咨詢法要加號佛海禪師名儒曰邊座下以居士身而嗣法者則有內翰曾開知府葛郊郊號信齋聞遠發揮卽心卽佛之案有省而呈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雙陽影裡倒翻身壁狐跳入金毛窟遠曰公見處只可入佛難入魔在郊愕曰何也遠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郊乃領旨曾開字天遊久升圓悟大慧之堂聞風來訪故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露柱燈籠猫兒狗子曰爲甚贊卽歡喜毀卽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變色曰三十年參方何言不見曰向

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遠喝之開復擬進語遠搖手曰開口底不是開愧汗透重襟遠召曰侍郎向甚處去也開猛省踴躍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笑曰也祇得一概妙喜在嶺南因閱遠語錄大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贈之於是江湖以爲遠公見超妙喜云一日忽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關處莫出頭冷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總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時都下喧傳頗疑之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如常然士庶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起居遠命侍者並赴堂及齋畢寢室皆然白氣氤氳侍者入帷見猿行者手捧卷莊立榻前遠已化矣急取行者手卷視之乃辭世偈也偈曰劫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四衆殷留十日受朝廷最後之供其顏不少異也年七十四坐五十九夏遠公素蓄一黑猿馴知人意名曰猿行者亦

悠然脫去其小師道濟及緇素奉遠公塔於寺之烏
峯亦葬猿行者於其側焉

贊曰。姬氏曰貞勝者也。余考佛海提唱如赤帝子斷
蛇而神姥夜號其出沒縱橫與五祖演公類也。此妙
喜寧不望風而駭焉。

湖隱濟顛書記

書記禪師出浙東天台李氏貴族名道濟母夢吞日
而孕。媿時紅光燭室。國清本禪師以爲法中之寶摩
頂而識之。濟年十八走靈隱見瞎堂遠公。遠卽爲濟
斬髮。未逾年神悟絕倫。遠爲印可。然濟性狂簡。出入
僧堂。每大言忤衆。衆以濟犯規。白遠。遠曰。禪門廣大。
豈不容一顛僧耶。自後常出冷泉亭。與少年撲毬。或
狂歌酒肆。或去呼猿洞。引猿同翻筋斗。或攜葷酒。汚
看經處。主事復白遠。遠惟以顛僧保護之。是以呼爲
濟顛。云遠公歿。濟之顛酒愈甚。寺不容住。遂挂搭淨
慈淨慈德輝長老奇濟行履。以書記延之。然終不能
忍酒淨慈之衆。亦短濟於輝前。輝之曲護亦如瞎堂。
書記常私遊十六聽朝官之門。毛陳二太尉日以香

醪饋之。人不敢非。書記醉則賦詩千百言。言超意表。
識者尙之一晚醉臥十里松寺。主令人扶歸。愁睡厨
下。初夜分忽起。遶廊狂呼火發。衆以爲顛中夜羅漢
堂。瑠璃火延幡脚寺。煨輝公乃留偈承光化去。書記
遂請嵩少林主方丈嵩之賢。書記亦如輝公。書記則
曲設靈機而夢感朝廷。不二載萬礎千楹頓還舊觀。
又以兩廊影壁未就。欲達臨安。新任王安撫而成之。
嵩止曰。不可。我聞王公微時。常投齋僧寺。業被寺僧
所賣。王公怒。題寺壁曰。遇客頭如鷲。逢齋頂似鵝。今
凡見僧皆恨汝。干之可得耶。衆亦阻之。書記笑而唯
徑投府前。值王公陞堂。書記則探頭引望。王公大怒。
令陰執擬笞之。書記曰。吾乃淨慈書記。濟顛僧也。有
段因緣。惟閣下能省。特來計較耳。公亦微聞濟顛詩
酒之名。意稍解。書記遂以王公昔年題壁事。造妙語
誑之。王公大笑。留濟公宿。內衙濟公徐以影壁意扣
之王公。遂捐鈔三千貫。以償前非。濟公之演化無礙
約類如此。至若釋結弭災。遊戲三昧。異跡饒剽。不勝
述也。一日入城訪舊。與張提點飲酒。賦詩歸。便臥疾。

嵩下安樂堂問公公撫榻謝曰。慚愧乃請嵩爲沈萬法披剃。萬法爲人誠重。事公有年。公隨命萬法報諸詩酒。故檀卽沐浴。跣趺書偈。瞑目而逝。太尉朝官俱赴淨慈。請山宿德。舉集會送者千萬人。至虎跑寺前。茶毗。獲無數舍利。回至淨慈寺。前有二行脚僧謁嵩曰。某甲適從六和塔過。遇濟公寄書一緘。僧鞋一雙。嵩大驚曰。濟公終時。我以此鞋易其敝履。對衆啓緘。其辭懇切。計二百零九言。紙餘又附頌曰。看不著。錯認箴箴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少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是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又旬餘有錢塘。差使過天台山。下會濟公復寄來詩二首。又後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於淨慈。言近屬濟公所化。

贊曰。濟公微樞旨於瞎堂。言下遂以格外玄機。混俗同塵。或嘲風弄月。發明佛祖心宗。時不恠以顛僧目之。幸也。及示化天下。始同稱公爲不可測人。豈非末後實效光明之被於萬物也博矣。於戲鑑公生平若

非賢聖應世。求不巧盡拙。生亦不可得也。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五

密菴杰禪師

禪師名咸杰。號密菴。其先福州世族也。姓鄭氏。母夢廬山皓髮頭陀入室而生。生之夕。境內皆聞天樂。不知何祥。其親亦秘之。師幼穎悟。氣宇深沉。事親以孝。聞親有賢行。最之遠遊。遂得度。受具不結侶。不備衾。寒暑一袍。遍扣諸方。諸方敬之。晚依應菴。屢遭訶詈。不假一詞。默師默契。其機一日。應菴晚參。垂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趨對曰。破砂盆。應菴領之。命入侍。大擁衆心。及辭歸省親。應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字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親。切忌便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爾遵。師聞還應菴。乃

上堂舉師分座曰。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臨濟老
瞎驢。至今猶未警。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
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兇。
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滂僧搖舌。雖然猶未撥。
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
座。傑未幾開化衢之烏。巨其節概大類。應菴應接渾
如妙喜。一時厭厭叢林者。皆起而歸之。秘閣張鑑矢
向宗風。改宅爲慧雲寺。請師據宅師憐其正信。示以
趙州無字。鑑得旨。及師應祥符。蔣山歷華藏雙徑。而
鑑皆隨侍。又遷靈隱牀曆無所容。乃舉破菴先分座
接納焉。師嘗被召入禁庭。或留宿內觀堂。天子屢欲
加贈。師屢以疾辭。教授嚴康朝曰。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濟天下。理固然也。況良時莫再。聖主難逢。法兄
每用藏六之機。不願從上。縣絲之脉。朝不取也。師曰。
汝之所見。本爲通論。但弘道設教也。以時當此際。京
畿官觀金碧交輝。古德高風。杳不聞矣。而驟進孟浪
之病。庶幾老成持重者。有以振之。且華亭渡西山隱
獨非兼濟天下乎。哉。力請退休。平江淳熙甲辰春。天

童使至師告衆曰。去年八月間。得旨與安開攝脫水
雲性。縱步到陽山。元宅諸子弟。忻然力追攀。菴居三
箇月。開懷宇宙寬。忽接四明信。來書意盤桓。天童虛
法席。使君語猶端。迢迢遣耑使。不問路行難。山僧臨
晚景。不敢自相瞞。搥鼓樂與行。四衆亦忻歡。先師未
了底。應是起波瀾。敢問大衆。如何是先師未了底。
一
回飲水一回咽。臨濟德山俱汗額。入寺以應菴遺規
結制。陞座曰。數十年前。舊公案。今日拈來。重剖判。任
是鐵眼與銅睛。也須曳入紅爐。煅衆中。忽有箇不受
瞞底。出來道盡大地。是箇紅爐也。煅某甲不破。只向
他道也。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淳熙丙午。無病示寂。
塔於寺東。其嗣法者。破菴先等一十二人。而澄照自
鏡。復住天童。
贊曰。應菴廓虎丘之風。時出入其庭者。濟濟耳。以其
廢鈎繩。而取曲直。故竊諱之。及密菴開化山不束獄。
海不束濤。豈非過師之智。自與齊眉共躡者。異歟。不
然則臨濟宗風。何能西咸四七。而東登二三也。

育王堪禪師

禪師出四明毛氏名妙堪。號笑翁。十歲授以世典。過
日成誦不悅也。乃從楚菴欽潛心釋訓。竟爲大僧。受
無用全禪師之囑。住後以持綱不屈。聲達朝廷。朝廷
屢以名山居堪。堪去就自若。淡如也。一時爭慕之。堪
初參松源於靈隱。不契。偶禪者讀全無用自贊曰。匙
挑不上箇村夫。又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搯出骨。
惡聲贏得滿江湖。堪悚然欲見全。未及發會。全公訪
靈隱。堪心幸之。松源引座全。乃曰。適來松源和尚舉
竹筴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
竹筴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情底如何。
插嘴堪於此。信入。卽隨至天童。告香入室。全公以趙
州無字徵堪。堪擬對全。驟擊之。堪大悟。曰。大塗毒鼓。
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公可之。堪後出世
妙勝。遷金文。又廣孝。始終不務姑息。誠感徵應。紹興乙
亥。禱雨有司。欲援徽宗事例。以道居僧之左。而尊其
符水之術。堪力言不可。遂退。歸雪竇。天竟不雨。童叟
謠曰。以右爲左。天日不可。四月五月。池潭起火。聞於
朝。復舊序。雨乃大通。衛藩遂以台山報恩請堪。堪以

台山舊無律宗。乃議十寺爲壇。弘施毗尼。於是四衆
雲合。化行南國。乃至屠父行慈。狗盜弭節。奉詔住虎
丘。未幾。陞靈隱。衛王特建大慈寺。請堪爲開山首祖。
既而退隱上栢台。郡陳使君邀居瑞巖。居無何。文遷
江心寺。乃淳熙壬寅年也。當是時。孝宗留神內典。常
製圓覺楞嚴經註。普賜文臣。又嘗召對諸禪宗。如佛
照光者。出入禁廷。以內觀堂爲禪師邸。甚盛典也。俄
有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爲大利。住持堪駭嘆曰。審
是則商賈皆可主法耶。吾道危矣。卽詣闕抗疏。切直
數千言。議寢紹熙癸丑年。佛照再赴壽皇。詔而育王
席虛。以堪補之。堪歷主名坊。機不虛發。深憐根有利
鈍。而法無小大。嘗以頌示諸學流曰。車牛腦後痛加
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日。卽非心佛錯
流傳。又曰。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毯毯意氣多。與佛
同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又曰。柳毅傳書只自
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生愛子都拋卻。痛惜深憐乞
養兒。猶以東致石鼓夷。曰。先師法道。惟我與公。我既
日就衰頹。無足道者。公今應跡靈隱。利生接物。去就

當如秋葉。奔雲任絲。聚散凡與公卿。貴人相見。務翻其窠。窟絕其偷心。若稍有院子。一念挂在胸次。模稜苟合。便成流俗。阿師雖爲萬指。住持何足貴也。詞甚激切。慶元庚申。春書遺表上達。并作短語。挽張寺丞主後事。乃跌坐白衆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鏡粉碎。大道坦然。再與曹通守訣別。斂目而逝。其僧臘六十也。後嗣無文。燦燦付愚。叟鑑閩人有實德。元世祖詔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去妙喜。其世有五贊曰。碩果不食。厥功偉也。當南遷後。司衡多建中之餘。至今方外。以市名職。吾道微矣。公乃毅然撥亂而反之。正功孰大焉。謂之碩果。非耶。殊不知浩然綱領之節。又原於妙喜云。

華藏民禪師

禪師生於嘉定府朱氏。諱安民。字密印。有異表。聲若洪鐘。心契圓悟之機。圓悟舉民首衆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翔翔上碧巖。今日頌充第一座。百花叢裡現優曇。蓋民初開講於成都雅

稱楞嚴獨步。因訪友過昭覺。適圓悟小參。舉趙州拈南陽三喚侍者話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未成。文彩已彰。且道那裡是文彩。已彰處。民聞疑之。次日擬行。躊躇未決。其友謂民曰。君既匡徒。領衆。文彩日彰。倘有從上道理。消不去處。直與堂頭和尚坐。而商略。何不可耶。顧而蘊結胸次。無乃病乎。民唯唯。遂告香入室。圓悟徐舉楞嚴徵其心之所在。民多呈義解。悟笑曰。座主他日入地獄。莫怨老僧不道。民愕然折節。胡跪求說前旨。悟又笑曰。文彩已彰。民俯首出而嘆曰。禪門委有長處。葉公之龍不足貴也。卽散講。依栖焉。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尋常拈推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下喝。敲床時。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唾之曰。你元來在者裡作活計。民於此信入。復請曰。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栢樹子。民積滯頓豁。踴躍出曰。古人道。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巨壑投於一滴矣。於是民之美譽。溢叢林。佛鑑聞而笑曰。何日吹到蔣山門。下別有商量。在民後謁鑑。鑑問曰。

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向你說麼。對曰。合取狗口。鑑變色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以殊禮延之。民遂開法保寧。而建康。紹素強民。至華藏。陞座以篆鑰委之。座下各趨而去。民知中計。嘆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是時海內宗風大盛。叢林最小者。千指聚集。民獨嚴持風裁。揚無雜賓。香爨之役常躬爲之。至法鼓鳴時。龍蛇競勢。民不禁也。示衆曰。衆寶花兮。獨賣松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濁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饅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山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從華藏。退居故里之中峯。乃以圓悟曰。拂付之寶印。會圓悟歸蜀。民遣印省之。悟問曰。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印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一衆改觀。而民公之望益重。民竟無疾。終於本山。闡維

心舌不壞。舍利無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焉。

徑山印禪師

寶印禪師者。嘉州人。號別峯。初業儒。棄儒。染業。華嚴。又棄華嚴。從華藏。民禪師。悟明心。要其祖圓悟。每譽之。謂印有超師之略。印之名遂著。乃通謁於妙喜。自稱西川法姪。時徑山多士。竊笑之。妙喜問曰。未出劔門。關與你三十棒了也。印遂展拜曰。不合起動。和尚妙喜。忻然。顧左右曰。你們騎馬。越不及是。曰。萬指叢林。爲之震動。於是西還。開法。而兩川素稱義虎之雄者。皆從印遊。印仍慰其開講曰。宗教無二致。而公自岐耳。公以無欺心。而演教中之宗也。我以無欺心。而弘宗中之教也。我佛初轉四諦於鹿苑。而憐陳如。乃無欺之首也。後拈枝花於靈峯。而迦葉。乃無欺之終也。故其間談經三百餘會。皆以無欺法。而利無欺衆。公但自反。能無欺乎。既無欺矣。以無欺舌。而流無欺教。則教與宗。是一是二乎。惟諸公勉之。印又出峽。住持保寧。次遷金山。自金山移雪竇。自雪竇補

雙徑其衆盛矣。嘗示衆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僑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眞淨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卓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裡，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方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問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祖是佛不是佛，是祖不是取捨未忘。若道祖佛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又曰：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紆繩底趨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笑。藥印年週日常宴坐匡牀。頽然一老比丘。士夫訪拜牀下。愛慕倍於父母。孝宗皇帝知而召之。印以足疾辭不奉詔。帝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迎入選德殿。初禮臣議朝儀。及見印直登榻。跣趺羣臣皆失色。

帝喜其眞率。乃問圓覺之旨。印隨機酬對。帝默有契。輒注圓覺經命印撰經首之序。自是東華門置禪師。與以備顧問。十五年冬力請菴居。紹熙改元過訪智策禪師。兼與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歸案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顯色明潤。髮長頂溢。又七日擇退居之西岡而闢焉。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

贊曰：民禪師義壇之翹虎也。一入昭覺之門。翻然易轍。與夫抱英敏之姿。負昂藏之表。甘若捭月之猿。趨陽之鹿者。豈非日劫相倍乎哉。師以已愈之方。施之別峯。印自然水乳合而針芥投。爲萬古我慢之正鑑。是則西山亮何足爲多耶。

道林淵禪師

淵禪師者。失其里氏。木訥寡文。爲人無競。嘗點胸自警。曰：參方須具擇法眼。不然踏碎鐵鞋。何益哉。是時吳楚法席。以物色相勝。獨大滄月菴果公峭甚。室中惟置一方木榻。兀坐如鐵。撒霜雪不釋。每誠知事。不可以軟語誘人。學流見輒引去。惟淵堅依決擇。每受

訶責株立弗避。月菴每切齒。熟視而休。有檀家入山求法。月菴因起謂衆曰。奚仲造車一百幅。拈却兩頭。除却軸。驚打圓相曰。切莫錯認。定盤星。淵於此。盡脫廉纖。後出世潭州道林法嗣。月菴月菴。嗣開福寧寧入五祖演禪師之爐。韜放淵爲演克肖之孫也。同出月菴之門。有八人各化一方。獨淵翟然以卑自牧。羣賢競起成礙之故。道林聲價甚邁。窮谷璉管曰。道林額下有逆鱗。不可摸。他有僧挺身曰。便摸時如何。連曰。橫屍萬里。僧傳語道林。淵曰。窮谷瞎禿。錯下名言。僧請別置一答。淵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于是禪流往來馨炙。其語僧問曰。雪峯一問。德山低頭。使歸。方丈意旨如何。淵曰。奔雷迸火。日嚴頭道。其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淵曰。相隨來也。曰。未審那裡是巖頭。密啓其意。處淵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淵曰。摩尼達喇。昨交吒。淵令不易。出出則風行草偃。而便懶之。樊靡然易向。然復不馳。刺檀家曰。以鋤鐵爲佛事。普請歸。忽拈拄杖告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淵曰。動靜色聲。

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是誰會言訛倚杖。當軒莊立而逝。

贊曰。余讀東山演祖語錄。則青山白雲。開遮自在。嗣後尊宿肖之者。幾幾豈碧潭明月。撈據方知乎。今揀道林數語。煩類之。不可不傳之也。然月菴恣於孤硬。而道林繼之青陽解凍矣。萬類不獲榮願者。未之有也。

白楊順禪師

法順禪師者。綿州文氏子也。棄家行脚。觀寶輪藏。迅轉頓徹。教外別傳之旨。得受記於龍門佛眼。同出佛眼門者。有高菴悟竹菴珪雪堂行輩。順住白楊時。其同門俱播令名矣。獨白楊敗屋數椽。東傾西壓。以木丫支拄焉。順曰。攜盃袋。走撫之。鄉城至晚。或負斗粟而還。及門數十人。樂與之。俱每夜參。必端據木牀。徒屬或栗足側耳。而聽曲折。順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燼死灰。忽有箇禪僧出來。道長老少賣。

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又曰。鷓鴣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州尺六。狀紙原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又曰。風吹茅茨屋。香漏雨打閣。黎眼睛。溼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者裡。低頭立。順住白楊。既久。激勵學者。妙有方略。雖枯淡不堪。有青原紹燈。肇始。終侍從。後俱出世。大顯其聲。順老疾。一日。諸山趨。詢順起。示衆曰。久病未嘗離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原看衆。爭下語。順乃拈掌。一下作嘔吐聲。曰。好箇木枕子。便趨寂。依法闍維。收五色舍利。并諸不壞者。曰。日嚼齒舌數珠。產於寺西。初順在龍門時。雲居處席。聞高菴悟表。裡端。勸龍門。勝之。悟固辭。佛眼勉其出。住悟仍不就。順告悟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蓋素分也。況雲居爲江右名刹之首。安衆甚便。沾沾小節。奚足喜焉。君應之。順雖不敏。願請爲轉悟。乃欣起。於是順自爲藏主。遂

賢真收任。維那通烏頭。典知客。應菴華蒞。副寺德用爲監寺。自圓爲首座。故佛眼之風大振焉。

贊曰。余初閱師行實。疑其爲曠涼之士。逮味師語句。乃政黃牛。端獅子之上也。高菴最勁挺。不近人情。師降尊招賢。闡揚一代時教。其跡豈可測哉。然其示枯淡於一時。流膏腴於百代。於戲尙矣。

徑山塗毒策禪師

塗毒禪師。名智策。祖籍天台。陳氏幼入塾。強記。父攜遊桐栢宮。策見古石。相問曰。此爲誰其父。曰。周之義士。伯夷。叔齊也。策低首。良久曰。審如是。則人世富貴不足取矣。父奇之。又過護國寺。偏觀僧寮。佛舍。恍憶前因。堅求脫白。父亦不阻其志。遂爲大僧。首謁國清。光光指見。萬壽圓。圓曰。甚處來。策對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摩策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你。脚跟下。策曰。當面。歷過圓曰。上人不紉而秀。不扶而直。欸之不可聞。雲巖遊老人。退居武寧。策趨求依。道經雲居。阻雪。月餘。偶聞板聲。大悟。不俟齋。遂武寧。適游庭坐。乃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把柄。

游搖手曰。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游大喜曰。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於是親侍久之。辭應。雙徑游謂策曰。闡揚一代時教。必須福與慧齊。汝福不逮。慧吾爲汝憂。策對曰。惟愁已眼不明。已眼若明。卽獨對聖僧喫飯。何款焉。游以爲賢。旣而果策一人。大唱黃龍之道。蓋游初爲儒生。不屑貢籍。棄名出成都。道遇黃山谷。山谷見游風骨不凡。乃同舟下江陵。竟染衣匡廬。而投機於湛堂。準準之師。眞淨文。文師黃龍。南是南。爲游之四世祖也。游年九十三。退休武寧。扁曰典牛。典牛之戶。無冗履。閒和牧牛。頌寄張無盡。居士其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無盡發笑曰。狂翁故態也。策主叢席。其拈提大類。湛堂操重堅勁。又似黃龍。故黃龍三關之旨。至策爲之一新。嘗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汝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錘。抵指徑山。則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又曰。一見

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鑄頑石路上。行人似。似碑。慶元庚申。秋上堂。撫法座曰。此牀子。我不復臨矣。汝等當以文祭我。明日沐浴更衣。端坐命供頭設祭。弟子如命。鞠躬拜。跪宣其文。策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遂引聲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竟化。

贊曰。眇視報緣。獨尊道眼。盛衰之跡。何足浼焉。此蓋中峯贊公生平之略也。或惟公大洩典牛之氣。門士如雲。全不肯諾。豈王刀有異耶。抑精金躍冶乎。雖然不肯諾中。卽肯諾矣。末法覓人肯諾。起自雌黃。哀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五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六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松源嶽禪師

禪師名崇嶽。號松源。乃龍泉吳氏子也。師事密菴得法。後凡七。豎刹竿有嗣。一十二人。各有名。嶽爲人

重熙每見貴客則問曰大力量人因其蹙脚不起見禪流則問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紅線不斷有對者輒晒而顧之時稱嶽得應菴之機得密菴之用云蓋嶽早歲厭塵棄家以白衣參靈石妙不契卽上徑山徑山萬指軒騰嶽隨衆末聽妙喜杲和尚說法蒙無所知但聞杲盛贊當今應菴真得臨濟正傳嶽輒走參應菴應菴益難近嶽乃奮勵垢面露肘不暇恤應菴憐之示嶽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嶽隨聲進曰鈍置和尚應菴喝之嶽有省應菴笑曰者俗漢成得甚麼嶽乃求剃髮時年三十矣既受滿分戒入闍見木菴永永諦視曰樹倒藤枯知落處麼對曰裂破曰瑤瑯道好一堆柴對曰矢上加尖永休去於是嶽益自負永曰公每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嶽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嶽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骨髓何難哉永舉手反覆白明明向你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嶽憤去之出嶺逢二道者耦坐評論諸方嶽所舉心肯者道者皆拂之嶽曰如是則誰

可君意道者以指書密菴不凡四字嶽已知密菴爲人遂至衡之西山折節事之幾進商略密菴幾笑之嶽復心疑乃至密菴移居雙徑於入室時始徹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久之出世澄沼演唱宗乘以報密菴湖海以嶽言行無欺多從之遷光孝遂有大名慶元間詔移靈隱蓋晚年也是時門弟有文禮輩已闡化大方嶽仍陞堂入室從未以風晨雪夕不打參鐘管以秘魔擊叉語接謙頭陀以有賊無賊語接壁道者以心學無聞語接陸遊樞密遊得證後隱鏡湖自稱放翁嘉泰壬戌秋嶽年七十有一忽召衆言別有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罔措踟跌脫去塔於北高峰嶽居靈隱時與密菴尊嚴無異初密菴居靈隱嶽首衆僧密菴常稱疾闔戶不許通謁潛上座竊議之嶽曰不然師嚴道尊千古明鑑當今汲引豪貴者將謂行道建立爲心殊不知禮輕則慢易生辭繁而情識長塵勞卜度安有了期緇俗旣爲道而來必發露真心至誠激切然後一言入耳永爲道種兜率悅之待張無盡素縣省之接浮山遠是

見客雲骨竊惟以爲過當據蒙見如尊宿惠慈山門有幸住持則當率衆勸勸恭請普施法利此待尊宿禮體也至於士夫爲道相訪住持面無諂色心無求事直辭開導俾貴人知有林下氣象其禮體也不亦優乎否則古風凌夷必爲明眼取笑印大然之慶元間詔雲居淨慈杖履渡江同禪徒數十皆敝衣楚楚意貌簡然武林吏佐併紳士迎於途私相慰諭易其華服而尊禮如一佛出世焉既主淨慈規制畫一與育王時無異惟提唱綱宗以爲供養其上堂曰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哮啄同時唯州萬里有的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毅以前中的早涉紆迴了也趙州到菜蕘靠卻拄杖則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子折也作麼生喝云若不同牀睡安知被底穿又曰昔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曰露邊會麼斗轉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開禪二年示疾侍僧以榻施褥雲叱去之曰吾末骨立也安用此遂卓杖別衆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著臨行業識茫

◆ 在 歷 傳

茫一任諸方卜度投杖歛目而寂
贊曰昔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侈甚嘆曰比丘法貴清儉豈宜如此此與後生習輕肥者何異得不愧古人手按退谷處可爲之秋而能簡約乃爾其清操眞足龜鏡將來

靈隱善禪師

禪師名之善吳興人也其先劉姓世歷膺仕善自視歆然年十三志決出塵其親謂之曰吾家歆唾青雲之上若更何慕而欲爲之善對曰欲爲佛耳其親惻異知不可禁乃許受業於齊政沙門內行純粹人敬愛之出入經論胸無宿義乃徧扣禪坊未得究竟晚謂佛焰光禪師辨論風旛公案光不諾善固求明破光示曰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者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失便宜善厲聲曰啊哪卻只恁麼光以杖擊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光自此旬月不下堂問其故光曰吾妙喜先師擔子幸卸肩矣善歷衡湘遊廬嶽保養聖胎於妙高峯下疊柴爲室不謀宿春一住十載時以妙峯尊宿稱之

嘗詠曰。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又曰。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隣山有座主。自負妙悟楞嚴。攜數徒。屬訪善善。揖坐相視移時。座主曰。昨見大慧。有八還頌曰。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語雖工。僧但未出經意耳。善善召座主。座主應諾。善曰。經意且止。還出得大慧。老人意麼。座主呬。唔。莫措善呵。呵大笑而起。座主歸。避席數月。復具師弟禮。請益於善。善示偈曰。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饒饒。斷絃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善東遊雁山。闡法於臨海。慧因。歷洪福。遷萬年。乃示衆曰。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誠。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是時善之名滿江南。卒退休。阜亭道俗。仍以明州瑞巖居善。居無何。平江晉陵。請符登至。善任緣。而應不執。可否善。既久。願衆事法。令益略。納子益新。及卻天童。赴靈隱。蓋暮年也。雖檀

旋。憧憧善。仍蕭然一衲室中。長物竹筴。禪杖而已。端平二年。自題小像。遺龍濟宗。整復誠諸弟子曰。像法垂秋。名利根深。如象沒深泥。珠沉巨海。誠浪塵。緣終無了日。我爲僧七十餘載。日之所到耳之所聞。衛護法門。隱忍受垢者。間或有之。求其不奉明詔。不接公脚。如寒臘枯木。確不可回者。尠矣。人但知法門。絲顯而盛。殊不知絲盛而衰。故有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一時也。無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萬世也。諺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又豈謬哉。九月二十八日。書偈。跌坐。瞑目而寂。壽八十四。僧夏七十有一。火浴舍利無數。門人善珍。號藏叟。丐清之。鄭公爲銘。塔於靈隱之西岡。

龍濟整禪師

宗整禪師者。號友雲。姓王氏。廬陵人也。幼不茹葷。年十九。辭親。修大僧事。長者多器之。既而遍見大有道者。不事宗乘。章句。獨以睡夢時。不能作。宰爲憂。晉陵華藏善公。遷靈隱。整南渡。依之。踰年。機不合。擬別參。未發。偶見僧讀珍藏叟自贊。整亦隨。既乃咀嚼其語。

始駭靈隱門實非泛泛也。其詞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釜遂堅志，請益於善而兄事於珍。久方契旨，辭去道。繇佛頂峯下，倦行憩山莊。磐石愛其山林，藪蔚指問莊叟。叟告曰：內有龍濟古寺，先係修山主故址。今廢，釜曰：居之可乎？莊叟曰：彼中狼虎甚多，師能居之，何不可？釜竟剪棘縛茅，以居。木食澗飲，或雪寒無宿火，日啖菖歎數寸而已。有時長笑而吟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它。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多靈隱善。公知之大喜。自題小相以贈釜，曰：妙峯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筵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妙訣。於是有志之士，凜風而嚮之。因人建立護社焉。釜嘗書門曰：除卻眼耳鼻舌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有對者，釜皆叱逐之。珍藏叟聞而笑曰：任麼爲人，其靈龜曳尾乎？雖然，也是六月霜花，乃遣僧問曰：和尚曾接得幾人？釜曰：山僧失利，僧回舉似藏叟，叟唯唯，乃疏辭徑山，推釜代之。釜曰：

先師壘土未乾，遺訓在耳。矧我龍鍾無似之人，更何所圖甘言軟語，而與朱紫爲隣哉？稱病不起，釜年八十日不停務，夜據匡牀，合衆環聽，垂訓孜孜不倦。一日告衆曰：先師春秋八十有四，吾年雖得企及，但法運衰矣。罪在我躬，言訖涕下。已而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業語也。僧問：臘月三十日時如何？釜曰：門無衆債人，衆懷然請開末後方便。釜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泊然而化。塔於佛頂峯上，初道俗請建壽塔，釜固止之曰：何哉？老僧朝夕埋獨汗龍濟一塊土，不必尋山擇地也。我每笑溺信，家圖穴與旺，使聖賢法緣媚於黃土，顧而爲之，豈初心乎？

淨慈自得暉禪師

贊曰：妙峯父子始末行藏不彙，而符所謂水月交羅鏡燈互入，豈可以孤峻而病之易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自得禪師名慧暉，乃會稽張氏之寵子也。自少割愛辭親，得度於澄炤寺。孤錫雲遊，見長蘆真歇，以爲有

所證於閃電機下竟南歸所遇叢社如逆旅一閱而棄之遂投謁於覺宏智和尚宏智威德自在道望隆當世當世見者皆爲神悚暉獨心負所畜不藉通詞特擬觀光於座下宏智熟視暉而容之暉微疑其所以乃自請挂塔宏智召暉至榻前詰以寶鏡頌暉驟進語智正色遣出之暉乃折節自悔從前寶惜一齊放下一夕正往聖僧前燒香適宏智來前暉見之頓悟大旨自爾問答無滯得授記莭焉紹興丁巳開法補陀馳其提唱語於宏智宏智大悅其語曰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紅到岸六窟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曰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帛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請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曰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

參句諸人還委悉麼。壁老不知堯舜力。擊鑿打鼓祭江神。谷之神樞之要。裡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於是補陀風範與天童並峙。其遷萬壽次吉祥。又雪竇皆名公巨卿爲之勸請。淳熙丙申有詔補淨慈上堂曰。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炤。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峒峽仍鼓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郵當是時大振曹洞宗風者。多出宏智之門。瑞巖有石窓。恭光孝有了堂。徹常州善權有法智而聞菴。居翠巖法真居清涼。乃至大洪長蘆皆屬焉。以故淨慈典職班序者。半皆諸方弟姪。齎唱叶譜稱爲新豐。

正韻也。庚子秋退歸雪竇。白髮垂肩。逍遙怡懌。愛攜禪客。談空白日。而笑落青山。常作偈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以癸卯冬月二十九沐浴而逝。瘞於明覺塔右。

贊曰。暉公以奇雋之姿。英發銳上。睹影響於掣電光中。便肯承當。及入天童。爐鞴鎔成大器。輒能振大聲。以達九重。其境何順也。細簡今古。匪流則亢矣。公乃履滿不溢。順而能節。抑何謙以退也。芳型在望。不禁高山仰止之思云。

北磻簡禪師

禪師名居簡。出潼川王姓。號敬叟。又稱北磻。蓋居北磻之日久也。簡姿秀而文。當世尚之。遊廣福。讀出世典。輒棄冠具。戒參別峰。別峰指見塗毒。塗毒示其心要。簡以從前所學。湊泊不可疑情。猛切常立。達旦。偶過擇木寮。閱萬菴語云。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滅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簡於此。忽省以爲萬菴與佛。炤同條。遂別策造。靈隱樓。

契佛炤光禪師。於是往來妙喜。下尊宿一十五年。激揚宗旨。大有力焉。乃辭佛炤。經甌閩。歷江西。過羅湖。訪仲溫。仲溫與論大喜。曰。妙喜之後一人也。乃以妙喜居洋嶼。菴竹篔爲贈。且曰。公之後必大。未幾。出住台州紫籜。遷報恩。及廣孝。名大振。退居武林。飛來峰之陰。卿士猶物色之不願。當是時。出佛炤之門者。有靈隱善徑。山瑛。天童派東禪。觀上方銛。交章勸簡。應旰江刺史之命。又不願。而江州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簡亦不願。乃壽北磻。集行世宿儒附之。棄水心曰。簡公話柄。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簡。嘆曰。狼虎之害世人。易知也。文章害世。則難知矣。狼虎在山。藜藿不采。文章欺世。耳目沉淪。余此見近。流施爲濶。略非先聖之言。不言非古哲之跡。不舉然。境風乍飄。榮辱無主。取快一時。名節掃地。則向之所言。所舉。皆爲飾詞。以欺世者也。欺世之害。甚於狼虎。余顏躬不逮。深爲是懼。所見所聞。偶筆成集。若稍存心。欲以詩文鳴世。則又吾教之罪人也矣。遂煨板。晚居淨慈。其門人大觀。以高菴。

楞嚴綱要頌請簡發其旨簡向慕高菴爲人乃聯和而序之淳祐丙午春示衆曰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訖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歸方丈大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言語移時歛目而逝簡初在紫籜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已仙居丞啓簡諷之簡示以種竹賦二姓之訟遂止台氓謠曰簡公筆甜如蜜

贊曰齊桓侯有疾在膠理以忽扁鵲終至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而未造衆生言行參差之疾不啻在骨髓間也故北彌生平行李惟恐鍼石之不逮然以文字得度者則北彌法化寧當有別論也否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六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無準禪師者諱師範蜀都雍氏子也九歲依陰平山沙門試經目不遺炤紹熙五年具戒訪道乃求坐禪訣於老宿堯公有信入卽出峽謁佛炤光禪師光曰生緣何處對曰剡州曰帶得劍來麼師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又過靈隱參密菴禪師密菴不易見乃入破菴先首座之室先與語陰奇之一日要師遊石笱菴有道者問胡獼子捉不住時如何先答曰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恍然大徹失聲曰諾先大喜而歸師遂事先公赴穹窿蓋先以師深得玄要主賓之旨可倚重正宗也先公移居臥龍師辭遊天台尋開法明州清涼以香鬪破菴先公於是吳越知名師初寓瑞巖夢偉衣冠者持茅授師及至清涼見伽藍像卽向所夢者也茅乃神之姓焉三年遷焦山次三年遷雪竇有大名者皆歸之乃示衆曰面面相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到卻門前刹竿著鳳栖不

在梧桐樹。又曰元元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又曰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又曰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搔眸空中兩片師。居雪竇二年。詔補育王。又三年。住徑山。居無何。徑山燬。知事者懼。師引咎自歸。一衆咸安。師整頓荒基。說法如故。仍請希叟爲副。寺退耕爲監院。別山智爲化主。雪巖欽爲座元。未久。寺成。朝旨召入。慈明殿陞座。師舉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輪。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上大悅。賜金紋袈裟。號佛鑑禪師。六年。徑山復燬。燬之夕。風雨暴作。師端座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百峯。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踪。仍結茅安衆。寺復成。又去四十里。別築萬年正續。以憩雲水。不遠復建精舍爲歸藏所。藏前後所賜宸翰。敝室左右。奉祖師與先世香火。或期誕。諱必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絕矣。故祠之上。聞嘉嘆。賜名圓紹菴。

淳祐戊申。又小築於明月池上。爲退休計。師臘既高。輪音次序存問不間。師惟歷書古德機緣。謝對而已。或大賓過山。師獨揭心宗要領。問答南北。國運師俯首一默而已。己酉三月望。陞座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了也。乃起抖衣曰。是多少。遂區囑後事。復手書達上言別。上遣中使慰問。後事。師曰。來時空索索。去時赤條條。更欲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寂塔。於圓照菴。嫡嗣有雪巖欽禪師。贊曰。南堂謂師居五峯法席之盛。不下妙喜時也。衆多糧少。而重罹回祿。不無奔走四方之勞。想見其曲折。苟非以荷負正宗爲心。則安能蓮條若此。嗚呼。南堂其知言矣。

別山智禪師

別山智禪師者。蜀人也。其先楊姓。世有顯任。智既生。正信之家。幼絕世緣。七歲。紹印沙門。化爲行童。授以圭峯圓覺。敘脫口成。誦宋嘉定癸酉。試所習得度。其年十四矣。又五年。參仰牛全於昭覺。經二載。苦制。

話頭不敢展衾。每至後夜。或假寐而已。偶聞姑蘇僧誦殺六賊法語。字字皆點著自己禪病。時曠住姑蘇之穹窿山。智徑走見。以古德因緣。求指嚴。惟瞑目端坐。展掌示之。不決請益。嚴如前無它語。於此又二載。智所求益。竟不換機。智乃擬簡藏經融會本參。因閱華嚴善財入彌勒樓閣。見閣中有無量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有省默舉祖師公案。皆會節目。舉似於嚴。嚴方啓齒。曰。靈雲見桃意。在甚處。對曰。萬緣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嘆。嚴以爲然。乃可之。智復遍歷名席。俱獲美譽。渡錢塘。遊天台。友斷橋。倫見無準。範禪師於雪竇。範棒喝風馳。智結舌不能仰對。範每受參。垂問。智每擬當機。瞻視範公。不能進措一辭。乃私嘆曰。我生平所參。所悟。底皆死法也。死法何濟哉。乃盡捐宿負。堅依範公。久之。於範公棒喝中。大通妙旨。遂呈偈曰。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無端豆爆寒灰裡。便把柴頭作火看。範公遷育王。徑山。智皆負包與俱。徑山煨知事者多。懼勸範棄之。智曰。不可。昔南禪師住歸宗。歸宗被火。有司責其咎。南尙

順而居之。以故南公之名大重。今徑山雖火。而時清道泰。且堂頭和尙。以各自歸無棄去之心。我輩爲人子。臣當仰體君父之心。父子君臣道合。反廢爲新。庸何慮焉。智於是自充化主。而殿閣樓臺。從鼓舞中湧起。五峰矣。嘉熙二年。出住洞庭之天王寺。以真言實踐。接納方來。然好貶剝。諸方江湖。以智天王晒之痴。絕冲管問。洞庭來僧。曾見智天王。否對曰。學人適從天王來。曰。尋常有何言句。僧舉天王示衆語曰。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坐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冲笑曰。恁麼則智天王罪過不少。丞相遊公侶。以西余虎席。請智補之。未久。智自西余荷策。遷金陵之蔣山。參徒蟻聚。名滿淮南。悅堂闡道者。初遊吳。聞智尋常怒氣。嘆人不減。居天王時。乃謁智。智問曰。是何法諱。對曰。祖闡近離。何處對曰。江西曰馬大師。安否對曰。起居和尙。智拽杖便起。闡躡履便行。侍僧問曰。適來者僧。未知留否。智笑曰。是必去也。侍僧出訪。且過堂。果去矣。闡住後。乃曰。我當時只肯別山。收不肯別山。故寶祐四年。天童火無少剝。州帥

吳公潛以疏聞。上上以智居。天童智曰。攜吾白骨以伴青山足矣。興復之事。豈吾望也。遂於瓦礫堆中。構草廬以安衆。三載之間。松關盡處。青山捧出梵宮。而壯甲東南焉。智處衆能。耐小節。深得禪子之心。禪子互相頌曰。吾師諱祖。智即弘智再來也。景定改元九月朔。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箇箇眼睛活。乃掩室。復令傳語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珍囑後事。叉手捐世。壽六十一。坐四十七夏塔於中峯。

贊曰。我師翁悟老人。新天童時。修輯歷祖石塔。余得見智公之塔。圯於荆棘叢中。及攷天童中興圖誌。惟公大有功於天童者也。公初事無準。居徑山。以大義鼓舞。遠成五峯樓閣。後公居天童。不三載而重興。莫大之精藍。亦座下有其人。而鼓舞之嗟乎。非忠於事上。誠以接下。曷克有此哉。

淨慈斷橋倫禪師

斷橋和尚名妙倫。姓徐。氏台之黃巖人也。弱冠欲入瑞巖隣寺出家。其父兄不許。強倫治生產。倫不樂業。

乃遷永嘉圓頂於廣慈寺。受戒歸省。得問道於瑞巖谷源禪師。源以麻三斤話示倫。倫大疑之。如面千尺鐵牆。因隣僧讀楞伽經曰。蚊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倫有省會。無準範公中興。雪竇雪竇風峻禪者。不易上謁。倫下包直趨。方丈左右莫能止。範公怒曰。甚處來底。對曰。瑞巖。曰。到此何爲。唐突若是。耶。倫從容進曰。實爲己躬事。切來呈似耳。曰。有甚驢事。馬事。試舉看。倫乃陳其所得。範曰。狗子因何有業。識倫進語。範不顧。如是滾滾不住。連進三十語。範俱不顧。擬再進語。無可湊泊者。乃跪泣請曰。師寧無方便乎。範公憐之。以古頌示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倫悚慄。沉吟。忽聞板響。通身汗下。連拜。範公足下。範笑曰。我不汝欺也。倫弗吐一詞。而出。範公移居育王徑山。倫皆從而相之。是時出公門者。雪巖欽。別山智等。各化一方。稱有道焉。倫亦領祇園小刹。據室燒香。甚有大體。一時名稱。趨其座下。院窄無所容。移居瑞巖。又移國清。倫爲人徑直無諱。好采羣言。評量古今。議論既出。如束濕薪。然皆援經。

據史如披曉鏡人以為博物宗匠若智若愚爭識一面而後已。晚唐淨慈嘗謂衆曰：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亦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躡，又曰：德山點頭，夾山點頭，俱指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一卓曰：一葉落天下秋。又曰：達觀頴云：七佛是性，慧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喏云：各自祇候喚。七佛作性，隸指萬法為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其自喝自喏，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要會麼？揮拂云：曉來一陣春風起，開遍園林百樹花。倫晚年罷上堂，一日忽挂牌入室，已而謂衆曰：斯乃老僧末後一場搬弄也。復問閻上人曰：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對曰：是因甚大惡肋下築三拳對曰：得人一半，還人一馬。倫怡然撫几曰：後當有人據此為你證明。在爾號悅堂後嗣介石朋遂以後事分付門人方山寶竹屋簡，又裁書別諸方知已。魏國公閱倫書大驚，即遣使

問曰：師生天台為甚死在杭州？倫微笑以手指左右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使擬拜倫已化去。贊曰：斷橋和尚以英偉之姿入雪竇範公之門，始知肘後靈符不從人得，及出世而簸揚淘汰，可謂精於得人矣。以故方山寶輩數傳而世其家，諸方稱之曰：斷橋一脉有以也。不然則如世暴流朝盈夕涸而斷橋一派嘉聲何從而挹之。

徑山冲禪師

禪師名道冲，字癡絕，出武信荀氏，少為書生，精通六藝，有聲然數困棘園。冲自解曰：無憂也，非當成我出塵之志乎？竟剃落於梓州妙音院，具戒出蜀，放浪於吳楚間，貌諸宗匠而不願見也。當此之時，曹源生禪師唱密菴之道於妙果，冲幾擬進謁，復中止。流連講肆，惟見禪者接足往來妙果，且頌妙果之機，用冲心計生公若無長處，何得人心？若是耶？乃奮起往見與生，酬對數語，深畏之，求侍左右，不去者一年。生公宗乘玄旨，冲俱領會，但於拳棒交馳，似有所滯，且屢呈伎倆，生屢拂之，冲恨辭去曰：尚餘一雙窮相，手要向

諸方癢處。竟去歷諸保社。信宿卽行。又見靈隱獄。獄又不諾。冲又擬去。乍遇故友。挽之住。經八餘月。或告獄曰。冲君才華非易得也。不以方便接之。其失士乎。獄曰。我已八字打開。渠當面錯過。卻恠阿誰。冲聞之。口耳俱喪。徹見生公妙用。乃北面妙果而拜之。曰。幾負吾師。幾負吾師。住後嗣法曹源生。初江湖禪子。觀望不歸。及其開堂。接納星飛。電捲老師。宿德稱善。於是衆歸如雲。上堂有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曰。放待冷來看。如何是現在心。曰。你問我答。如何是未來心。曰。後次上堂。向你道。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冲以拂子擊禪牀。左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冲擊禪牀。右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冲向中間一點僧。乃禮拜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利海。一毫敗。冲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裡挨肩。並足討甚麼。腕以拄杖。一時起。散冲初住嘉禾。光孝次遷蔣山。蔣山頽江多惡。歲艱於行乞。一衆

有菜色。冲振起謂之曰。我佛祖門。風處違常。順且饑寒。凍餒。獨非佛事乎。況法喜之食。食無窮也。卽自攜布袋。曰。走街坊。不以風雨自問。每回必命鼓集衆。提持不倦。如此一十三載。如一日。叢林不窘。有詔移居。天童會育王。又虛其席。以爲冲善荷大衆。請冲攝理之。乃小參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晚。遷徑山。一日上堂曰。世尊生平用盡伎倆。及其摩胸告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移時坐寂焉。冲善書。暮年尤好之。然所書者。皆先覺古德警策。偈頌。無雜言也。有學士求書。欲冲自撰詩文。冲諾。卽命引紙。乃大書摩訶般若波羅蜜七字。學士笑曰。仍是舊底。冲以手婆娑曰。我不敢輕慢你。等你等皆當作佛。贊曰。田單持不二心。以守節。卽墨不逾年。下七十餘城。遺之於齊。可謂壯矣。冲公以妙年持不二心入道。蹶然紹生公一脉。於將絕未絕之際。且處違常順真。蔣山一衆。於風雨飄搖中。俾曹源生公之道。復振於

時不亦偉哉

天目禮禪師

天目禪師文禮者字滅翁生阮氏爲臨安籍也得度於真相寺智月沙門得道於薦福松源嶽禪師出世於郡之廣壽次則雁山能仁復詔居南屏淨慈終於天童者蓋赴暮年之詔也四會談禪兩赴明詔於其西丘福泉乃退閒之所也禮居雁山時南國衣冠君子多從之遊禮杖拂蕭然清風迫人松下雲間泉聲石色無尊卑目遇而已然卒不樂乃退居梁渚西丘自述曰我自南山退席回嬾將藤杖接方來有時柱到晴坡上簡點梅花幾樹開方是時晦菴居士朱熹者以道學開館台南訂有司挽禮再居能仁不起乃作偈簡雁山善宿曰我拋一語墮龍湫還石穿雲幾度秋白髮詎那看不透月寒高挂冷猿愁禮既休閒於梁渚道俗相尋不絕禮多兀坐繩牀熟視搖手而已或格外相愜禮自理瓶鎗談笑連朝夕不厭也節齋趙公墓禮高行微服過訪坐語竟日節齋去禮竟不問其姓名適淨慈席虛節齋起禮補之不赴節齋

乃言於上上強命之入院禮曰九重命下四海同欽山嶽懽呼禽魚起舞且物外道人因甚也被轉卻順是菩提四衆稱善未久又杖策宵遯退居福泉上惜之復敕天童居禮禮居天童常以南山竺笋東海鳥鯽話驗方來擬對禮輒督牙三下識者驚焉一時及其門者非智過於師不易放行故自書曰無詔陽來扣門終不撓人脚折有德山至詰問方纔吹滅紙燭堪嗟狐媚妄相嗣續寧教草滿法堂苔封古屋楊岐不得保寧白雲晦堂若非死心靈源其餘碌碌難爲接足禮任天童不久又棄歸西丘舊隱然方賓益勝朱晦菴嘗詣禮禮以格外瀟灑示之晦菴則彬彬然有容整冠進問母不敬禮齋起叉手晦菴退語人曰碧落碑果無質本也楊慈湖亦問不欺之力禮答曰要明兔象今提句看取陞陞正笏時禮四懸注持僅八九載而退居之日多其風調高古見者神肅然敘及法道體勢則慷慨太息或繼以涕故嗣其志者皆著大名於當時淳祐十年冬月忽晨起講衆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微笑曰盡力盡

不出卽蛻。去年八十有四矣。鬚維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燦珠。附天童應菴祖塔之左而闕焉。

贊曰。余覈公道行垂手三十餘齡。四遷五退。如白雲影內。神仙可仰而未可攀也。再味其說法。若誌公之容。謾許僧繇描摹。當時君子以公之名齊於妙喜。應菴誠不謬矣。

天童如淨禪師

如淨禪師字長翁。奇逸有遠大志。受可印於足菴。不脣肥。遯廣諸方便。經其笑罵者皆脫略成器。故嘗開會浙江左右六坐名坊。而淨慈天童最久焉。其陞座曰。有問有答。矢尿狼藉。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正當恁麼時。且與宏智古佛相見。豎拂云。相見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開爐打圓相。召衆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漢出來道。作麼生。因火爐動也。又曰。螟蛉子。逢而逢蝶。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者麼。禹里不挂片雲。天地一團猛火。又曰。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云。曠

一欵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有覺禪者。親依年久。夜分請決於淨淨。曰。我困倦。且去。明日爲你說覺念。日月蹉跎。含涕而出。露立待旦。整威儀入室。淨憐之。乃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翼。堪笑烏梅敲鐵釘。覺傍失聲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淨便喝。識者稱淨險要。頗類雲門。其纘密實如洞山。但未見稟承何人。或問請曰。師唱道多年。名滿叢林。高足已闡化。方得法源。委乞明指示。淨良久笑曰。涅槃堂裡向汝道。有本云。涅槃堂裡看。又示衆曰。古人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者心肝。無神通菩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捏恠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淨年六十六。忽命侍者設香案。擊鼓集衆。拈香。嗣足菴焉。其語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穿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足菴大和尚。足菴名智鑑。鑑法嗣天童。且且嗣長蘆。清了了字真歇。乃丹霞子淳入室之子也。是淨爲青原下十七世之正裔。初足菴鑑公爲兒時。母與洗手。湯執鑑手曰。好似箇甚。

慶鑑曰似佛手親及即從長蘆真歇禪師得度。王首座器其進止。端莊以方便示鑑。鑑即隱象山。屏絕諸緣。一履爲伍。廓達玄旨。復就王。王可其見處。鑑住後。以枯淡集方來。晚年徙居雪竇。座下明眼。禪子皓首相依。如淨以栢子話請益。鑑本色策之。淨乃領悟。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踉跳。松羅亮格笑掀騰。鑑曰老成持重。爲人天眼聲。光曇耀非我所望。淨既受記。蒞乃重其師訓。半生開化。不邀虛名。又疾時輩。冒稱越繼。故臨末際。方示法源。乃召衆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踉跳。活陷黃泉。喚從來生。死不相干。奄然長往。

贊曰丹霞大隆洞宗之後。而冒蓋之弊。駁駁有矣。長翁舉措風規。無乃塗毒鼓。不容側耳。抑識法者。懼乎但其入理深談。不滯玄微。真洞下禪龍。而雲行雨施。詎可量哉。

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禪師名至溫。字全一。邢州郝氏子。爲天童如淨禪師八世之裔也。性敏捷。不易出語。語則合度。六歲從萬

松秀禪師祝髮爲大僧。是時萬松之庭多俊杰。會僞金章宗明昌四年。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癸丑召秀說法於內廷。其王親貴戚羅拜求示。秀俱無言說。惟合爪當胸而已。溫大疑其所以。乃請問於秀公。秀公拂之。溫益疑。遂心計曰。至道雖玄。非言莫顯。師於佛法得無吝乎。一日見僧問秀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道琉璃殿上。無知識。秀厲聲曰。折却殿了。與你相見。溫不覺失笑。秀顧溫曰。笑甚麼。對曰。可惜打破瓦。秀曰。打破後如何。溫又無語。然溫博學強記。與雪庭裕公往還。辯論裕每譽之。秀公遷大都。仰山之栖隱寺。丞相耶律楚材常問道。栖隱因與溫甚善。會同學林泉。倫上座。出住萬壽。溫以大事未了爲愧。且憂憤成疾。久之乃得秀公之旨。於是機不可撓。秀公暮年常課華嚴門下得法者。雖一百二十人。惟溫最愜公意。其金都應酬。悉以溫代之。秀公歿。會元主伐金。溫開法華殿。林泉倫繼席報恩。其道價齊重於京都。元主研究三教典籍。以爲宋徽宗不業三教正經。倭於方士丹昇之說。以至亡國。詔有實學之士。較諸道藏。僞撰

除道德南華外盡行燒燬命林泉倫於大都憫忠寺
舉火是日傾都傳聞士庶畢集倫乃以火炬打圓相
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
如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
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便燒
之衆口雖然稱正時至元庚申也即南宗景元主將
定元年
西征有嫉我教者遂奏議曰釋氏雖托方外然多忠
烈之輩今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膂力者
宜募爲部伍扈從西征可爲開國之一助也温聞大
驚乃顧楚材而折其說楚材函白元主曰釋氏之高
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鴉珠守
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
從軍豈其宜乎若不循法律者必無智行在彼既違
佛制在此豈終王事哉一舉兩失實不可也元主遂
然之太保劉秉忠以僧服而輔元主元主甚敬之忠
曰臣乃宇宙之廢品耳何當聖眷比有萬松秀禪師
之高弟名曰至温唱曹洞宗旨於上都華嚴寺其學
兼內外道貫天人陛下若詔而賓之必充擴仁風爲

蒼生之依賴也於是温入內廷與元主朝夕論道元
主嘗恨相見之晚河北諸禪刹自宋政和以來加之
遼金壬辰兵穰祖庭未得興復元主敕立禪僧爲主
持於是三河寺院沛然興矣燕趙秦晉之間洞室宗
風大鬱皆温之力也温居內庭三載如一日辭還錫
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即南宋度
宋三年示疾
沐浴更衣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四衆分塔
而祀之

贊曰朝生鳳雛自與千歲玄鶴同途而異轍余觀温
公驅烏於萬松之庭其胸中固已吞雲夢八九耳及
演化大都果遠出羣賢之上然兵火之餘能使王公
貴人信有此事非冰霜潔行不足以感之今人獨味
萬松評唱之語而不聞公有回天之力何哉余故表
而出之爲洞宗之威鳳云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七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禪師名印簡字海雲山西寧遠人也。得道於慶壽璋禪師。璋字仲和。乃天目齊之裔也。齊參五祖。演和尙得演記。荆遂隱天目。當其時。出五祖之門者。化徧南州。而三佛之裔。稱盛。獨齊公居天目。甚枯淡。法席寥然。暮年始有懶牛和上。座紹齊之法。而和之枯淡尤甚。僅得竹林寶。寶得竹林安。傳容菴。海海之名。頗著。乃有中和璋璋之下。有印簡出焉。簡出則齊之道大於北平矣。簡本出儒家。有生知之質。其父宋氏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簡掩卷進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其父愕然提其耳曰。孺子可教也。時方七歲。於是古今經緯之學。一目輒知。要領然疑。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不遑寢食。乃盡捐宿學。走事中觀。沼禪師每發問端。沼每止之。沼老常命簡扶行。偶下堦。簡掣沼公之手。沼咄曰。老禁狐精。簡恍然而諾。沼乃遣簡行。腳簡既。遊孤策過燕京。雨阻松鋪。中途夜宿。嚴

下因擊石火。劃然大悟。乃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天下老和尙。信不寐語矣。遂達慶壽。通謁於中和璋公。公先夕夢異僧策杖。竟來方丈。據獅子座。晨起而心待之。簡果應期而至。璋大喜。受展問曰。你曾到此麼。簡對曰。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切莫打。楚摠簡曰。石火迸裂。眉橫鼻直。曰。吾此處別簡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簡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笑而休。次日璋公以臨濟兩堂首座下。喝機緣。令簡下語。對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推。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掀倒禪牀。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璋曰。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曰。青山變寒色。月焰一谿雲。曰。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曰。要且沒交涉。簡震拍其兩掌。是時左右皆爲變色。璋公乃曰。如是如是。遂命掌記室。而師資如水乳也。元世祖辛卯年。簡主慶壽。禪子不懼苦寒。趨歸法會。而禪牀幾至折脚。其都中貴人多雜。深門下簡。一以璋公真率之風。應之。無不悅服。蓋璋

居慶壽受公卿之刺從未以名姓干復之然以祖意徵扣則切但往返不留餘地也一日簡於廊下逢數僧乃問曰那裡去一僧對曰賞花去第二對曰禮佛去第三對曰那裡去第四僧無語簡俱以棒打之復問第五僧對曰覓和尚去簡曰覓他作甚麼曰待他打時還他一頓簡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打曰者掠虛漢衆皆走散簡召曰諸上座衆同首簡曰是甚麼乃趨寂謚曰佛日圓明大師

徑山高禪師

妙高禪師者號雲峯閩之長谿人也其母夢池上出大蓮花有嬰兒合爪坐華心以手捧得之而媿故小名夢池幼明敏好學諸老宿皆以奇童稱之愛其吐詞有關聖化年未及冠忽記宿因乃棄業爲大僧一錫吳楚首參癡絕冲冲以道德文章傾動一時高徽

露風采冲大喜曰此子有冲霄之質若堅其羽翮飽足秋風實吾宗之望也因指見無準範範公不近人情及陞堂入室高對語雍容範甚器愛已而復見偃谿聞禪師聞住育王使高司藏鑰一日聞公願高曰不道子無見處老僧只道未在高對曰未在底正是妙高受用處聞曰牛過窻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連下語聞但搖首曰未在高詞窮愧汗橫流仰面視聞聞震聲曰過也過也高忽徹乃踴躍作禮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公笑曰子此回可以說禪也於是從聞遷南屏適宜興大蘆虛席勤奮請命於聞聞以高主之及行聞乃謂高曰先師浙翁瑛和尚嘗云我自離佛照老人之門一味因時度日不敢過爲蓋恐辱吾老人也嗟乎先師德業冠世猶其鏡業若此汝今此行當體先人苦口使大慧門風不益則足矣餘何圖哉高既居大蘆四衆知名遷居江陰之勸忠寺又遷雪川之何山景定間有詔移高居蔣山上堂曰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觀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劈破面門早是

遣人描摹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日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闍鐘鳴轉喉嚨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許露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舫入它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戊樓夜貯千峰月塞草閉鋪萬里秋元兵渡江或請避其鋒高曰盡大地是戈矛汝擬向何處去避山門否秦在我一人汝勿復言兵至有迫高索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要殺便殺吾頭非汝礪刃處卽有金乃十方物也終不敢奉君以求生執刃者悚然目之捨而去丞相伯顏勾戟長鉞環錯而進高跌坐繩牀不涉言色顏公甚致敬焉乃捨牛百頭糧五百石後伯顏問道於靈雲定禪師乃言蔣山高公有德圓通之雅量惜當時軍務在握未及盤桓元世祖庚辰歲高遷徑山席未溫寺罹於火衆有咨嗟下涕惜其舊而難其新高曰興廢緣人法無定相於是整理火場而安衆曰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稍僧活計何曾遷變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

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汙湖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閱九年徑山復舊戊子有毀我宗於朝廷者以爲禪說不合聖經高聞而奮起曰此宗門大事也吾雖老尙強一行至京得旨集諸宗徒廷辯元世祖問禪以何爲宗高對曰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量分別所能到惟悟得證宣問再三高歷舉西東諸祖至德山臨濟捧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徹朝廷震動乃宣高進便殿賜坐又宣百法論師仙林者與高持論仙林曰昔佛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五千餘卷且道自何而來高答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仙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圓相仙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上座講得千經萬論且道者一團落在甚麼法門仙林不能對乃避座稱謝高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世祖大悅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天下禪風大振徑山復火高曰老僧宿負此山耳又力營建不二藏以

次落成南北禪流大集。或請高說生平。實高笑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竟入滅時世祖。十四年癸巳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九夏塔於寺西。贊曰。妙高禪師。出居雙徑。席未煖而寺遭燬。能以堅忍力而復新五峰樓閣。其事蹟灼類無準。年垂七十。尙抵京廷。辯又類淨因。成之逢善華嚴忠國師之驗。大耳三藏。嗟乎。豈非蛟龍鬪則水勢洪。金石擊而火光烈。所謂小出大遇。千秋一合者耶。

靈雲鐵牛定禪師

禪師吉安王氏子也。名持定。久依雪巖。因陳頌得號鐵牛。其頌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公曰。好箇鐵牛兒。故人以是稱之。定初得度於肯菴。勤禪師處常讀雜華經。以爲積功。累行修行。曠劫始得成佛。復自忖曰。審如是衆生。無有成佛之期。耶。乍聞教外別傳之旨。身心踴躍。疾走參雪巖。欽公乞居槽廠。喜作淨頭。欽憐之曰。禪者無太勞乎。定對曰。欲求無上妙道。豈敢言勞。欽示以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

蹉過。則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原來只是我。定不領旨。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目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去。定益愧勵。曉夜參究。忽染疴。自取觸器。就坐屏處。單持正念。目睫不交者七日。至中夜頓覺山河大地。觀露眞常。良久如聞擊木聲。遍體汗流。其病亦瘳。舉似欽公。欽復憐之。曰。百尺竿頭。進步爲奇。定更加精進。經六載。欽公垂問。亡僧死了。燒了。向甚處去。無耐對者。欽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定乃洞徹。言下厲聲曰。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休。欽曰。試哮吼看。定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山河。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香几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甚麼。定作掀禪牀勢。欽公笑曰。一彩兩賽。乃辭欽去。流覽名勝山水。有以巨利相挽。定概不欲居。乃曰。人勞於前。我逸於後。其可乎。至衡州。鄒縣。過桃源山。眷其幽邃。刀廬於桃源。桃源深處。人跡罕到。烟霧晦冥。而山君水王。出沒無時。定以迷悟因緣。示之。授其五戒。於是神靈呵護。未久。叢席大成。號

曰靈雲寺。定爲人好培養。衲子四事周備。間與談論。靡所不至。然自受用處。數十載一折脚木榻而已。遇人無貴賤。危坐燒香。清茶對話。竟日夕無倦色。常有士夫過訪。擊歎不堪而去。伯顏公入山問道。聯牀旬日。臨行定倚杖門。送曰。公今生失脚墮於尊貴一念。不來卽來生也。再若失脚。山僧無奈公何矣。會公除政府欲疏朝廷。賜定衣號。定曉以偈曰。大地山河一鐵牛。多年忘把鼻繩收。堪嗟槐國人如市。且暮笙歌鬧畫樓。願公發願以示僚屬。其挂冠歸田者數人。而在朝辦道者甚衆。大德壬寅冬。手書長語示衆。其略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虛空吹起太平歌。癸卯春。泊然坐化。閱世六十有四。坐三十三夏。函全身於陶器。瘞於寺北沙潭。三年後啓視之。爪髮俱長。顏色如生。

贊曰。余讀中峰廣錄。至題定公贊。有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之句。默想公之爲人。必大有可觀。中峯故歸重之如此。及簡燈錄。見公投機頌如多寶佛塔湧起。虛空人人得而瞻仰。益知公悟處。的當。

與高峰齊名宜矣

悅堂闍禪師

禪師祖闍者。南康人也。號悅堂。宋端平改元。生於周氏。連眉秀目。神氣奪人。年十二。聞鐘聲。喑然自失。卽厭家居。乃辭親。求出世。法轍受業於嘉瑞沙門。日閱大乘經論。夜則禪坐。或枯立。終宵。栖賢法師誘闍入講筵。闍曰。講經能了生死否。曰。代揚佛化。廣利羣生。況自了乎。闍曰。誰是羣生者。法師駭歎曰。沙彌再來人也。闍於是倍加精進。因閱華嚴入法界品。有所省發。乃受具足戒。東遊蔣山。見別山智語在智傳中。智嘗稱曰。闍江西氣品。它日有過人處。雖然。也是六月梅花。且指見斷橋。斷橋及別參介石。朋禪師。朋曰。道者何來。對曰。長橋分楚岸。一棹學湖心。曰。空山雲面合。何處覓形踪。對曰。一聲金磬動。獨露萬機前。曰。先賢無字語。不妨速道看。闍擬對。朋便打。自此服勳於朋。見朋不敢仰視。一日。朋忽召闍。闍趨諾。朋曰。趙州庭栢話。作麼生會。擬送語。朋擊曰。何不道黃鶻樓前鷓鴣洲。闍深契妙旨。乃西還隱廬山。會東巖曰。

住圓通諸山以晚輩藐日話不行。聞故移杖就訪。值上堂。闍出大展。然後進問曰：「如何是佛？」曰：「仁者問佛。」那曰：「實是某甲疑處。」曰：「呵呵大笑。」闍曰：「便打。」曰：「尋知闍乃設特位尊之。」闍謙就半座。凡遇大參入室。必展拜。益重其禮。或竊笑其迂。曰：「怒責曰：『無我之風。』查不聞矣。非果地至人。難以至此。」汝輩敢忽之耶？是以圓通法席之興多闍力也。九江錢刺史以西林聘闍說法。廬山宿禰多起就爐。繡管勸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汝脚底。何不警地去僧罔措。闍便喝。又勸一僧曰：「釋迦彌勒是它奴。它是阿誰擬對便打。」又問新到何處來。對曰：「閩中。」曰：「彼中佛法如何住持？」對曰：「饑餐困眠。」曰：「錯。」僧曰：「未審此間如何住持。」闍拂袖歸寢室。至於移開。先遷東林。衆滿五百人。宗廓入室。闍曰：「溪聲盡是廣長舌。且道說的是何法。」廓大悟。闍乃以布衲授之。有僧進曰：「明眼英靈滿師座。下未見肯可。今以大法頓授利參。可乎？」曰：「耶闍展掌曰：『會麼？』僧默然。」闍曰：「將謂山僧多少奇特。」元貞初。賜通慧禪師號。併紫法衣。大德間補靈隱年七十五。

說偈而歿。其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宗廓繼席。東林聞訃。亦說偈歿。廓號無外首住雲居。以自強著節志士仰之。」

贊曰：余簡介石朋公之語不多得矣。獨見其因行掉臂間。遂使悅堂廉纖脫盡。信哉魚腸七首。立可斃人。宗廓之嗣悅堂也。願末一致。可謂肖子區區。螺負而祝似我者何足道哉。

匡廬一山萬禪師

禪師了萬者。號一山。臨川人也。其先金氏。爲江右顯族。萬生貌瘠而秀氣。格精厲。八歲指揮羣小。肅若朝堂。又八歲好學。以淹博著聲。每嘆孟軻氏未達性理。同輩驚其狂。萬曰：「聖賢亦猶人也。何無是非眼目乎？」乃毅然求佛爲師。竟於金谿常樂院棄髮。是夕芝產戶樞院主卜之。得乾之九五占者。曰：「剛健中正。聖徵也。當爲法王。」萬遂遊方。徧見名宿。得旨于東叟。穎住後。嘗謂及門者曰：「我當時初參。偃谿尊宿。聞以爲我齒牙超邁。每同商略。古今間謂我曰：『子姿質銛利。山僧實不及子。』但有一著。若識得山僧在子脚底。我

雖不測棄去未嘗不珍味其語。又見靈隱荆叟禪師亦蒙隆遇。曰：近日法社淒涼，勘合中道太過者，生易不及者，生疲病庶幾可振，易病難醫，何也？佛祖境界非世聰之可測度，彼時雖銘其說，不能當下慶快，如是展轉所歷，非一大抵遮前護後，遂乃撥妄求真，及到南屏，惟吾師東叟頴和尚能捋下鐵面，當衆以如意指我，曰：萬書記文彩燦爛，應酬時機，則無管取涅槃堂裡一字也。用不著彼時我心識俱喪，乃強曰：何也？吾師曰：別人根鈍，不得利子，則根利不能鈍。我對曰：豈無方便？師曰：又恁麼去也？自此啓口說不出，舉筆寫不出一日。偶經神祠，見紙錢灰旋風飛起，盡亡所執。吾師遂以妙峰師翁禪板如意交付於我。我今日舉著大似一回喫水，一回咽矣。妙峰名之善妙喜之嗣也。萬爲人，便直少含蓄，好獎勵後學。見有小善可錄，必展轉發明，人亦不敢僞，或有過則曰：人非聖賢，孰能免焉？改之爲貴，人亦不敢飾。至若事關法化，知見差訛，則切直千餘言，猶不已。當時以此憚而懷之。初住天台之寒巖寺，三年移仙居之紫

籙山大闡法化。有僧問曰：紫籙山庭如錦繡，是誰按拍畫圖中？萬曰：深沙休努眼，僧顧左右曰：道甚麼？曰：碧水浪吞鈎，僧曰：將謂歌謠風日煖，元來鼓角陣雲深。曰：八千子弟歸何處，消瘦秋空一笛霜。僧曰：恁麼則山河無意屬英雄也。曰：摘楊花僧次日復進曰：昨日公案未圓，乞師再垂方便。萬曰：分付直歲不得，普請曰：古老頭巾真難共語。萬擲下拄杖，僧出大叫曰：紫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萬便休十載，遷疎山。疎山舊例住持須通刺，當道萬輒不可。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誠各行其志也。況我圓頂之夫，何天不可翱翔，乃爲三間古院委曲權門，是則法化未弘，僧風先掃地矣。當道議不合，萬留偈法堂，飄然而去。偈曰：疊疊韶華一杖藜，白雲到處有山棲。等閒愛種蟠桃核，不把春紅賺馬蹄。江淮總統聞萬高標，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萬，或度其厭叢林不肯來，有者宿曰：萬公必來也。彼雖起居蕭灑，然霍霍以法門綱目爲任，若致之以誠，卽十字街頭肩栲栳，養閒漢，彼亦欣樂。況開先爲山林之勝，且便於衲子，公豈木強

人乎公必來也。萬果攜數禪。請惠然而來。有偈曰。利竿扶起本無心。教外金襴影自深。肯著三三前後力。波濤陸地起龍吟。於是開先鼎新。英俊大衆扣問之外。從未隻字。干及豪貴。其時道俗蒙萬示語。如獲珙璧。笑隱來參。萬審其機。緣指往百丈。爲晦機。嗣無我之風。海內仰之。又十載住東甌江心寺。少不滿意。又棄去。寺衆數百。泣挽隨至。馮公嶺不從。萬嘗曰。古人因學道。以立叢林。事事隨緣。法法周備。爲住持者。觀會中。或有一箇半箇。實心務本。則當不顧安危。竭力支撐。雖社廟神壇。亦可居而不愧。今人計叢林。以學道。或三百五百。不顧日逐何所用心。但云頭頭合轍。物物圓融。乃崇尚土木。驚伺豪家。然後竊虛器。傳子孫。與蛇虺。懸窟明無少異。毫厘既差。千里懸隔。良可悲夫。晚年匡廬。月湖。明公迎萬歸東谿。萬翩然命棹曰。滿望春江興不違。一波纔動萬波隨。烟嵐調拍如相委。何待芳心託子規。月湖及開先之衆。復請萬萬力却之曰。我住持三十載。而法化寥寥。更何所望。而不休乎。且精神非壯盛之時也。諸公不復言。皇慶壬

子十一月二十六日。示疾。越七日。命浴更衣。據室危坐。書訣衆語。儼然而化。闍維收五色舍利。大如菽。不可計。目睛齒牙頂骨不壞。時改建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萬禪師目睛舍利。以寶匣秘之。陪葬焉。餘舍利塔東谿。

贊曰。名位虛器也。道德實跡也。據虛器而核實跡。則失矣。余觀萬公平。生住持。獨持大體。照於實跡。不以名位自累。少不合輒棄去。此其節概。大過於人。應菴曰。衲僧當著草鞋住院。良有以哉。

高峯妙禪師

禪師諱原妙。出蘇州吳江徐氏。爲雪巖欽禪師入室之眞子也。弘法於天目之獅子巖。因以高峯自號。關居三十載。橫拈倒施。而令行吳越。南宋嘉熙戊戌年三月。而公生。公生性遲重。寡言笑。行如瘦鶴。望之似懦。弱然其神氣精悍。奪人幼喜。跌坐。凡見髣髴。必合爪。勞問成禮。淳祐壬子。從秀水密印寺法住沙門。得度。年十五。備知大僧事。及戒得滿分。於其律度。閉遮

進止不期而咸合焉。尋習教觀於天台。其文句義學。弗可難也。公每忖達磨一宗不立文字。爲教外別傳。能了當人大事。爲之立地成佛。豈徒然哉。卽出杭州。參訪宗門。知識入湖南。淨慈淨慈。爲武林禪窟。倫斷橋居焉。公參僧堂。立死限三載。擬求妙悟。竟無所發。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湖。斷橋指公往謁。公謁雪巖。雪巖不許通謁。公益心切。乃告香通誠。雪巖許見。未作禮。卽連棒打出。公垂涕回惶。復入雪巖。便問阿誰拖你死屍來。又以拳打出之。於是疑團猛結。無所攀仰。乃擬避喧。求靜。敲嚼話頭。於徑山禪堂。及月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剩戰胸次。目不交睫者六晝夜。忽觀演五祖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從前話頭一併打失。其年二十有四矣。雪巖已赴南明。公卽走覲。纔入雪巖。便問誰拖你死屍來。公便喝。雪巖拈棒。公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也。曰。爲甚打不得。公拂袖而出。次日雪巖召公。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對曰。狗舐熱油鑊。曰。那裡學者。虎頭來對。曰。正要和尚疑著。雪巖休去。公以爲妙契。立旨自此。

隨問卽答。久之。雪巖謂公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公不能對。雪巖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在那裏。安身立命。公遂別入龍巖。經五載。因隣僧推枕墮地。作聲大徹。乃曰。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咸淳甲戌年。住湖之雙髻峯。禪者登峯。益衆。公卽入西天目山之獅子巖。巖絕躋攀。其來決擇之者。又滿百許人。公乃別居巖西石洞。石洞之險。非梯莫陞。大書死關二字。爲額。盡屏給侍。日用一食。以藥爲鑊。斷緣撤梯。巖中弟子罕見其面。或垂語以驗方來。不契卽拒關。其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本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果曰。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元世祖丁亥年。雪巖遣白拂。囑公。

偈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
分付原妙侍者。始陞座開導。其語懇切。中古尊宿未
之有也。叢林謂之禪經。抱道老成之士。並歸焉。一日
民間訛謠。官選童男女。本小師問曰。忽有人來問和
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公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本大
徹於言下。或問諸弟子。優劣。公曰。若初院主等。一知
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鐵根老竹。其如七曲
八曲。惟本維那。卻是上林新篁。它日成材。未可量也。
元貞乙未季冬朔日。命鼓告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
般若罪犯彌天。今日或云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
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厘有差。
天地懸隔。復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
海。撞倒須彌山。踟躕泊然而寂。七日容色益明。潤舍
利。結於爪髮。越三七日。塔全身於死關。坐四十三夏。
歷世五十有八。仁宗戊午。謚普明廣濟禪師。
贊曰。古以溥沲機用。如塗毒鼓。聞者皆立死。或先後
於近遠。稍異。迨密菴後。幾不橫死矣。幸雪巖得無準
藥授之。師師復塗而擊之。以立死中峯。蓋至今聞其

餘響。猶自胥喪。吁。何偉也。非師立要。戈甲吳越。正令
曷克臻此。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八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九

中峯普應本國師

中峯普應國師者。諱明本。其先臨濟。立立七傳。楊岐
會會八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峯妙妙之嗣。
四人師居其首。師自臨濟。其世十八。臨濟自少林。其
世十一。是師爲少林二十九世之正胤也。師出錢塘
孫姓。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至其家。而生師。生
之時。內室五色光明者。三晝夜。襴襦卽具。大人相坐。
則踟躕嬉戲。則爲佛事。既冠。閱傳燈錄。至明知生。是
不生之理。爲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大疑。乃求依獅
子院高峯妙禪師。妙公喜度之。三載。觀流泉。有省。求
妙公印證。被打越。出自此日。作夜侍。常至晨鐘。鳴不

去妙公不願久而洞徹玄旨。妙公大悅。書自相贊與。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泊十載。妙公告寂時。以大覺寺屬師。師推首座。祖雍主之。遂一笠吳楚。西至皖山。匡廬乃東。還結幻住菴於吳雁蕩。遂成叢席。建發瞿公請主大覺。不就。舉定叟。泰應之。泰嘗受職於一山。萬矣。乃欲改嗣於師。師大不然。以書卻之。曰。昨者坐語未及。它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循世諦故也。本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反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謬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本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本尸。何識量之不廣也。本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循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緣此言之。本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率枝引蔓。欲爲本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

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循俗易嗣。則本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師還天目。廬高峰塔。至大戊申。仁宗在青宮。聘之。不就。賜金紋衣。加號法慧禪師。師隱去。儀真已酉。卽船以居。乃吟曰。纔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爲不定。方真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烟村水國。開晨供。月浦花汀。放晚參。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不用口。喃喃庚戌。又還天目。辛亥復船居。吳江陳子聰爲師。建幻住菴。師又去之。北隱泮梁。吟曰。鄆市安居儘自繇。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菘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荷於心外。存諸見。敢保驢年會合頭。明年又結幻住菴。於六安山。吟曰。胸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峰環遶半間屋。萬境空閒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佛法繼傳燈。丞相脫驢公望風。訪師師又棄菴去。之東海州。吟曰。道人孤寂任栖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驚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

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薩公戒邑夷強師至私第。乃與中書平章并諸山必致師於靈隱。師固辭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尙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並缺。冒然居之。曰。因日果寧。無嫌於中乎。貧道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竟稱病還天目。延祐丙辰。上諭宣政院。簡采名山宿德。以聞承旨者。期入天目。師聞。遂去。南徐丹陽蔣均爲建幻住菴。戊午。又還天目。明年九月。朝旨褒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改獅子院爲正宗禪寺。駙馬潘王玉璫。又齋御香紫衣。卽所居而修敬慕焉。宣政又以徑山請師。師不就。乃結幻住菴於中佳山中。佳去西峰三十里。巖磴險絕。繩素跋涉甚難。求師歸院。至治癸亥。西峰凍涸。大木摧折。師自斂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嬾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亦報緣之偶然耳。秋示微。

疾有省候者。師皆曰。幻住菴漏且朽矣。不可久住也。有僧告歸吳門。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十三日手書屬弟子曰。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依清規儀式。不許循世禮也。次日白虹貫山巔。師跣跌書偈而化。停龜三日。顯益和悅。道俗奔集。踰萬奉。全身塔於寺西望江石閣。世六十一。坐夏三十七。明宗己巳。賜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追尊爲普應國師。乃以廣錄三十卷。頒入大藏。更命重臣銘國師道行於碑。南詔五比丘。繪師頂相。還國四衆。迎相入中慶城。相放五色異光。緣是傾信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時皆曰。日本公圓辯不闕。針砭多方。哀講士之趨岐傷禪流之混繼。乃推大覺以嗣開。先接玄鑑。而化南詔。允有大愚安龍潭信之高風。至於大功不宰。至讓無名。杖履蕭然。雲行鶴舉。視聲名而若澆。甘肥遯以如飴。楷芙蓉。訥圓通。不足過之。以其瀾海餘波。烟屯兩驟。提鳳閣之儒臣。醒天潢之貴戚。而永明壽明教嵩庶。可並駕云。

贊曰。人人抱荆山之璧。箇箇得赤水之珠。何難兄釋。

迦而弟彌勒及讀本祖自敘之語愧汗橫流俯仰無地矣。嗟乎非真祖師心語不吐非正嫡裔背汗不流。心語不吐者味後也背汗不流者欺先也味後欺先互相啗啖則本祖隱現堪忍世界何日而休哉。

仰山佛智熙禪師

禪師姓唐氏豫章人也。稱元熙者西山明覺院得度之名也。晦機者其師物初觀和尚所贈之字也。號佛智者御製也。臨江通判從文丞相靖難死國。唐元齡者熙之胞兄也。廬山一山萬禪師者熙之益友也。太中大夫廣智全活釋教宗主笑隱大訢禪師者乃熙嗣法弟子也。熙爲人事親以孝。事師以誠。昆仲之間以義。道友之間以直。訓誨門弟則嚴且慈。熙嘗與一山萬行脚萬不耐叢林好譏諸方。熙每抑之。且曰。明眼衲子。出言爲叢林。輕重豈可易乎。物初觀公時居玉几公爲浙人。每操鄉音。晝夜批削學者。學者畏其口不敢近。熙強萬上謁觀公。觀與熙語大驚。歎計曰。澆漓末世有此人。也。又指萬問熙曰。此老爲誰。熙對曰。乃元熙同行某甲也。觀素聞萬名。故深愛熙。得友

之正。乃留夏朝夕警誨。熙輒深入玄奧。久之。出住百丈萬嗣東叟住廬山開先寺。兩山法席大振。滂子絡繹。西江訴禪人嘗掌開先內記。請益參究。達旦不臥。萬每示之。訴不領。萬曰。百丈熙堂頭當能了子大事。亟行勿遲。但勿可言。從開先來。訴謁百丈。熙問曰。何來。對曰。廬山曰。曾見萬聲頭否。訴不語。熙指曰。泉遭渠賣弄矣。訴悚然莫知所以。熙居百丈十二載。遷淨慈七載。遷雙徑。居雙徑未久。退隱南山之陽。江右叢林聞熙。退閑爭啓請之。不已。熙領仰山。仰山久廢之餘。熙至。衲子不厭枯淡。從之者數百輩。其堂廡朽敗不堪。主事僧歷請充修。造熙歷止不許。一夜雷雨暴作。方丈後壁忽崩塌。熙移繩牀就侍者房而臥。明晨命以草苫之。有富人入山見熙。坐草壁邊說法。而禪者悠悠自若。富人乃大異。發意堅請新之。仰山遂成精舍。延祐六年秋。仲手字別所知。復作偈別衆而逝。時侍僧有失常度。語話聲高。熙復張目正色曰。敢以吾死而墮吾規耶。擯逐之。已而瞑目長往。世壽八十二。僧夏六十三。熙四爲住持。以策發爲急務。然機不

易施必中節。嘗以百丈楚狐話問。訴書記。訴擬對。熙鳴之。訴卽悟。旨又舉太原孚聞。角悟道。因緣示常。道者曰。盧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常亦悟旨。常號梅屋。著佛祖通教行世。又以西湖山水問倫上人。倫曰。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踪。熙厲聲曰。未更道。倫亦悟旨。倫號仲方。後住保寧。熙晚年久不上堂。四衆堅請之。熙乃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著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但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禪門。有數禪者。座下省發而去。

笑隱訴禪師

禪師大訴者。字笑隱。世籍江州。爲唐尙書陳操之裔。後徙居南昌。故爲南昌陳氏也。母蕭氏。孕感異徵。曰者。識曰。生子當爲法中龍。文中虎。及媿地。爲震動。父歿。母盛年修淨業。訴爲童時。見佛相好。則戀慕如慈親。年九歲。得依水陸院伯父雲閣。黎爲大僧。遍閱大藏經文。欲扣明已。願願盡形壽。以法爲檀時。一山萬

禪師開化匡廬之開先寺。訴竟走依之。不發然。訴常於此。切萬指往百丈。遂徹證於熙禪師。拂下。熙曰。昔黃龍得旨。勸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你道過在甚處。訴對曰。千年桃核裡。覓甚舊時仁。熙以爲類。已大然之。熙遷杭之淨慈。命訴分座。訴以書記自任。蓋訴博學。廣知之辯才。轉變無方。嘗題曹操讀碑圖。其略曰。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豈是阿瞞不解。此感愧上馬歸路。迷一時名輩。稱之又訪中峰本禪師。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雨大作。崖石欲裂。左右皆辟易。訴不少動。中峰曰。訴公慧定之力。俱足。他日必大可觀。至大四年。出住湖之烏。回次住杭城報國。又住中竺報國。中竺俱經火之餘。訴至任。緣鼓舞大厦。俱成僧徒相從者。垂千輩。首以竹篋子。付之覺原。曇而妙喜。門風又一振矣。天曆元年。朝旨改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以訴爲開山第一代。明年詔入奎章閣。設高座。闡揚大法。出貂裘金襴。賜之。訴終不以示人。然自奉儉薄。衾衣常十數載。不易也。類昭燒香浴。以給衆身外之役。不以勞人。至於名

教節義則感動奮激不知有已明宗嘉其風範親書
廣智菴額賜訴退居處至順二年疏謝歸林下不報
又辭文宗敕臺臣慰訴安居龍翔終老兼命較訂百
丈清規爲緇門定式蓋百丈建立以來年代數百法
久成弊諸方叢席各杜繩規俾律儀大典易式無聞
訴以百丈舊文訂列條章若干門互換主賓令法久
住書成進上勅諸叢林遵而一之於是天下緇流禮
樂鏗鏘進止有節大智之風儼然在矣嗣後朝賜益
隆梵侶益衆其禪席之盛自秀法雲以來未之有也
會中龍象則有愚菴智及季潭宗泐清遠懷渭輩激
揚旨要嘗問僧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
一歸何處僧曰東廊頭西廊下曰甚麼處見趙州僧
擬對訴曰棒上不成龍又問豎拂拈椎古佛榜樣擎
杖舞劍列祖條章禪僧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
行訴曰不消一割又問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
下過去也僧顧左右訴喝之又問無位真人落在甚
處僧便作禮訴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至正四年五
月朔日退居廣智菴復與御史脫歡公話別凡熟知

悉致辭束命弟子以兩朝所賜資帛營萬佛閣俾羣
生得所瞻仰從容書偈頌寂焉閱世六十一坐夏四
十六學士虞集爲蒲室敘敘狀訴生平甚詳蓋訴之
母精修淨業感地生白連訴移居報國時其母西往
訴常愧慕陳尊宿編蒲以故誌所居處皆曰蒲室四
會語錄外文集若干卷名蒲室集云

贊曰語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若仰山父子之
爲人庶其全矣熙公至歿猶教誡弟子整其家法訴
公於歿前一日召宗泐輩孜孜以妙喜門庭爲屬較
二公之心而往返闔浮百千次尙未足其願也嗚呼
大哉

雪竇無印證禪師

禪師名大證號無印鄱陽史氏子也年十四投昌國
寺智節出家以所習試優等得度爲大僧乃焚膏繼
晷研窮秘典節喜資證遊方首謁荊谿琬禪師於廬
山之圓通寺琬貌寒尋常鼻涕沾衣證易之欲發去
復心計曰逢人草草安辨立黃也因私入室求說祖
師心訣琬換手槌胸大叫曰逼殺人證疑懼而退有

宿講思菴者。以年邁。萬國通開。房晦。養自怡林下。雖知名不得而親之。證幾欲就。請莫得其便。一日。春如廁歸。證從後隨入。春曰。是誰。證曰。欲求法耳。春大怒。趨出。便掩戶。證大驚疑。復乘間乞見。春曰。佛法自有方丈。汝到此討甚熱。碗證曰。大證初參不蒙方丈。和尚指示。但見其槌胸大呌而已。春曰。頭上安頭。證恍然。涕泣禮謝曰。吾師婆心一至。此乎。春曰。據子機智。不宜滯此。比來天童有雲外岫禪師。提唱洞宗。昨見新錄。巧譬傍引。奔逸絕塵。其綿密可觀。子宜往事之。蓋岫嗣直翁。舉舉嗣東谷。光光嗣華藏。祚祚嗣淨慈。暉暉乃弘智。覺之子也。證機投雲外岫。公乃燈傳弘智。七世焉。岫公一日上堂。罷厲聲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證請和尚喫飯。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又對曰。作麼作麼。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又對曰。和尚先行。大證隨後。岫公呵呵大笑而歿。證乃備述岫公風度於中峰本和尙。峰喜而贊曰。太白峰爲屏二十里。松爲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

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於是諸方共稱岫公爲弘智真傳也。丞相股歎公請證出世。衢之南禪而次地。遷錫六會說法。然所居之室如傳舍。惟入拜求人。不厭饑渴。嘗曰。我當時錯登圓通門。入思菴室。被渠哄到江浙。七上八落。至今沒箇合煞。若有代山僧鼻孔出氣者。山僧兩手分付。雖然相逢。沒量漢。莫作假鷄聲。晚居雪竇。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覲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云。是何面孔。下座巡堂喫茶。又曰。妙不妙。衲僧鼻孔無多。竅立不立。利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證老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其示寂時。春秋六十有五。闍維有不壞者。二曰。牙齒日數珠。舍利明瑩。門人景雲建窆塔於本菴。贊曰。洞室宗旨。綿密弘智數傳之下。弗克大嚙者。何也。蓋學者。鹵莽艱於入殼耳。至無印師。資力揮魯戈。頓返義輪。倚歎杰也。若以臨末。舍利明瑩而識其生。

平則負圓通老衲不勝言矣

斷崖義禪師

斷崖了義禪師者湖州德清湯氏子也。六歲始言言。卽入理常隨其母誦法華經。因率母衣而問曰。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靡不周徧。母曾見麼。母答曰。佛放瑞光如優曇花。時一遇耳。又問曰。因甚。又道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母良久。撫其頂而嘆曰。兒有慧根乎。更宜廣見高明。休自屈。年十七。聞舉高峯妙公警策語。乃勃起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往從之。其母甚喜。竟造獅子巖。謁妙公公。愛其挺特。俾提一歸何處話。且授名曰從一。妙公每呼從一一。每應諾。公曰。牛過窓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一罔措。自是一歸何處。與牛過窓樞話。結成一片如礙鐵團。或問求示。非拳則棒。一又疑拳棒與本參。豈相干耶。偶過孟塘。見松梢雪墜。有省。卽舉似公曰。不問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已。又被痛棒打退。不覺墮身崖下。同學捫蘿救之一。乃誓限七日。晝則棒立。夜則攀樹。臨崖露立。達旦未及期。

大徹拍關大呼曰。今日瞞我不得也。公曰。作麼。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公乃上堂曰。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螺。今日有箇雌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頂。揚聲大呌。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一便奪拂子云。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我悉知之。公便下座。於是舉揚料揀。詞不少遜。而從一行者之名。大顯辭歸。德清結苜武康。居以事母名。緇樂訪之。又五載。遠天日。妙公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在對曰。兩眼對兩眼。妙公乃爲薙落。更從一名了義。自號斷崖。遂單瓢隻杖。渡淮揚。歷齊魯。訪燕趙。登五臺。隨所至。處辨論風生。海內叢席爲之大震。中峰本公狀其生平曰。撞漫天網。解獅子鈴。情亡義斷。石裂崖崩。奪龍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豎柱橫撐。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名利爭起之不顧。逮本雅二禪師相繼化去。義始住天目正宗寺。年已七十。道風益峻。衆未嘗登百輩。半受諸方。

付囑者。就正謂益不敢生。忽管示衆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蘇。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是你懼喜踴躍。敲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功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稍公牢牢。把舵纜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卽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夕。告衆曰。有一件事。天來大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元朝。越六日。指法雲塔西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歸與禪者談笑。自若。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侍者曰。某甲相隨得麼。曰。騎馬越不及。次日。踣跌而逝。世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九。奉遺命塔於所指之處。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義初會葬中峰時。笑謂衆曰。過後十二年。更爲老僧。

一會及入滅時。正符其識。

贊曰。棒頭覓落處。何如撈月水中。喝下越端倪。卻似分膠膝裏師。初扣關。見高峯孤硬。有上山推轂之難。自後立地。知此道平常。有順水放舟之快。想其爲人。烈丈夫也。故其問道出家之跡。頗與盧行者相若。說法寫自心曲。以真實誨人。至今傳其語爲禪關策要。宜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九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元叟端禪師

禪師名行端。號元叟。生台之臨海。何姓。何姓。世以儒顯。端母王氏。博釋五經。章安子弟咸宗之。如漢之曹大家。南宋寶祐乙卯歲。生端。端生。不茹葷。襦祿中見沙門。遂喜。甫六歲。母王氏授以論孟。端呬唔成誦。乃至經子章句。悉不可難。每遇紛華。雜遝。端則莊坐如

在定母因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然恐不爲世用端叔父及上人者早歲爲僧住餘杭化城院適歸省故里端竟從之剃染徧遊叢林謁徑山藏叟臨機悟旨藏叟悅之一日藏叟問端曰汝是台州人耶對曰台州叟便鳴端拜叟又鳴端起又手叟曰放汝三十棒端暗藏叟又曰還知我泉南無僧否端曰和尚寧叟便棒端按住曰莫道無僧好叟大笑而起端既罷參乃徜徉西湖山水間自稱寒拾里人育王洪作偈招曰夜半落霜花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端不答乃典淨慈書記時淨慈石林禪師居焉吳山石田林處士久隱不與世接乍見端篤論獨以詩柬端有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之語端又遠訪雪巖欽於仰山欽曰駕發何處端曰兩浙曰因甚語音不同端曰合取口曰願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闍黎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顧侍者點好茶來端曰也不消得於是以上禮賓之元成宗大德初爲虎巖伏分座於徑山庚子出住湖州翔鳳乃曰大慧祖師道寧以此身代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不將

佛法作人情徑山先師藏叟和尙一生不肯四天下人縱饒釋迦老子達磨祖師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僧在侍者寮兩年弄盡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湊泊它處所以知其爲大慧嫡孫今有炷香供養它也要大家證明甲辰詔主中天竺并賜慧日正辨師號皇慶壬子遷靈隱仁宗設無遮大會於金山命端證之又加號佛日乃退居長階西菴英宗至治壬戌間起端居徑山端居徑山人才之盛不減妙喜其楚石琦璫時稱僧杰焉虞公文靖以文獻宗時兼遊諸禪宿之門自稱微笑居士每方楊大年之爲人多剽咏諸家語錄而讀端提唱乃謂其子弟曰元叟生平諦理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然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不謂老夫復相識耳其提唱曰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爲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中究竟底物憤關中做主宰者以憤關爲得意它且不是你憤關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爲根本它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爲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

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金剛力士。靈應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漕泉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它。它向西邊立地。你向南邊討它。它向北邊立地。教它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即得一切人與它安名立字。即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象爲主。萬法爲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又曰。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剝脫不行。日用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即礙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即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即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喜風。即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象。到處粘作一團。如繡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緣它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端開化四十二年。三受金襴密秘之。不以披搭所賜金帛。悉賑貧乏。復多怒老益。甚每嫌坐。竟日傳贊訶罵。及入寢室。或竊問其故。乃左右顧視。欲舉已忘。故道俗於怒罵中得旨者甚多。順帝至正壬午秋。示徵疾問。

侍僧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尙未捨。安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僧無語。端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更衣跌坐。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水河發。鐵樹花開。垂一足而化。世年八十八。僧臘七十六。所剪爪髮。舍利纍然。闔全身於鵬搏峯。北諡曰普照塔。曰寂照。端退居。良階。日忽有梵僧。仗錫來徵。般若。樞要。端示以獅王奮迅三昧。其僧稽首。蹈空而去。左右皆驚愕。端曰。掩鼻偷香。何足羨也。

贊曰。大慧四傳。至端禪師。二百載矣。幾如勁弓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師岫出珍公之門。而道被三朝。德邁九淵。源厚流長。不亦宜乎。或謂師之後。大抵說法。朝廷豈其家化。以金馬門爲隱者。耶。曰。否。不離菩提樹下。而據吉祥座者。斯何人哉。

石屋拱禪師

石屋禪師者。諱清拱。虞山人也。未咸淳壬申。生於溫。姓生之夜。光貫北垣。其室異香。經旬不散。拱幼斷酒。截素質。清癯而精神。宥密六經。雜史一覽。卽不顧於佛經。如獲故物。乃盡棄其所有。爲大僧。翩然逸舉。擇

人而見首參高峰妙禪師。妙公曰：新戒來須何事？珙曰：生死事大，乞施大法。公曰：我本無法，說甚小大？珙乃服勤三年，不契。妙公曰：溫有瞎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珙直走見及菴，路聞及菴多慢侮，罷廢參儀，不以禪流爲事。大有名者，輒遭刪削，珙疑之。然信心妙公之指，如不相當，則走溫未遲也。乃至建陽西峯，通謁及菴。及菴袒襟危坐，受珙展拜，遂問珙曰：區區逐日何所用心？珙對曰：以萬法歸一爲本參。及菴訶曰：甚麼害熱病底？教你參者，死句。珙悚然罔措。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作麼生會？珙擬對之。及菴驚起厲聲曰：者箇亦是死句。便入寢室。珙罔措，乃堅依座下。久之，及菴復理前話。詰珙對曰：上馬見路及菴。又訶曰：在此多年，猶作恁麼見解。珙憤以爲及菴賣己，因背棄去。及菴笑曰：珙卽回也。珙於途中忽見風亭，乃急趨回。舉似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亦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亦是死句。清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及菴曰：作麼生會？珙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及菴肯之。於是出入吳越，激揚禪

社廣結般若緣，偶登霞霧山。喜之遂構草菴，號曰天湖。趨風者日衆，珙願作山居，偈頌示之。愛之者以爲章句精蘊，如巖泉夜響，玉磬長鳴。云：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盡禮致珙，珙不起。平山林禪師作契，摠排闥圖東。珙慨曰：林兄不容吾高臥也。於是自攜竹笠飄然而來。福源乃勇於臨衆，不期綱宗大振。團遶座下多諸有道。六七年間，禪子爲法忘軀，而叢林豐盛如西天那爛陀寺。有貴人入寺飯僧，見珙布襦蕭蕭，疑爲矯飾，竊視方丈棕拂道具，外空徒四壁而已。貴人大異，乃私問寺主曰：和尚人天知識，何枯淡若此？耶？殆非吾輩之所堪矣。寺主曰：然吾師原儉於自奉，施者雖多有卽散之，常誡吾黨莫貪甘煖，免償宿債。貴人感悟，歸散家財而隱，有詔徵珙，珙堅以疾辭。乃降金襴法衣賜之，人以爲榮。珙嘆曰：吾少壯時猶不如人，況今形之不逮矣。忍將名字勞倦人間世乎？乃上堂曰：卸卻頂上鐵枷，颺下手中木杓，合眼跳過黃河，騰身衝開碧落，獅子踢倒玉欄干，象王擺壞黃金索。白雲兮處處相逢，青山兮步步踏著。喝一喝云：

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便棄福源歸天湖。嘉禾公
曠互至。珙作偈答之。有老拙背時。剛應嬾不能從命。
出烟霞之句。珙年八十有一行。不倚杖。坐不施褥。燈
下書字如粟。嘗與客夜話。將達旦。客謝息。珙笑曰。後
生輩精神乃爾。安足謀道耶。俄告寂門人。請命後事。
珙引聲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願我
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已而吉祥化去。火後
舍利五色。莫計塔於天湖時。至正壬辰孟秋也。謚曰
佛慈慧照禪師。高麗王仰珙德化。且感異夢。請旨移
文江浙。舍利歸國祀之。

贊曰。瘦稜稜。卻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巖。硬剝剝
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乃珙公自狀其徵也。
至於道傾形室。德感異邦。置弗論矣。但歷來三百餘
年人。誦其詩偈。讀其語錄。恨不尊公。至夜摩觀史之
天上。蓋公不以虛言而欺世也。明矣。

徑山虛舟度禪師

禪師普度者。出史氏刊江人也。刊俗浮華。度不樂家
居。邀正信友。出入僧伽。藍結出世。緣黨久機。熟竟斬

子

髮。焉自號虛舟。入講肆。精貫楞伽。唯識。晝倦。幾几假
寐。夢遊於俗俗境。宛然僉有術士。相其面曰。公乃玉
堂金馬中客。何墮於僧。數度唾之曰。我既登釋。諸不
受你輩雌黃也。覺則汗流。愧悚。於是廢卷。枯坐。不言
者累日。同學請入筵。度曰。此非究竟。聽之何爲。且諸
佛涅槃之旨。豈言詮能及哉。同學病其狂。度即負盃
袋而去。徧走江南。諸有道名之社。弗生意。忽乃謁無
得通禪師於常州之華藏寺。是日同謁者三十餘人。
通公獨許度。參堂。度得入通公之室。每求佛法大意。
通每低聲曰。佛法儘有待。無人處。向你說。度益心疑。
夜靜私抵通公榻。下哀求不已。通又低聲曰。將謂無
人。那乃指度。復自點胸數下。則瞑目。悄然。度驚趨出。
於是參究愈切。坐立如木偶。人會通公示衆曰。破一
微塵。出大經。鷲飛魚躍。更分別。不將眼看。將心看。已
見重敲火裡。冰度脫然。省發於座下。通乃召度曰。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度對曰。金香爐下。鐵崐崙。
曰。將謂者矮子。有甚長處。見解卻只如此。度拜曰。謝
和尙。證明通大喜。之度於是久侍華藏。師子相契。如

水乳也。通公每勉度出世。度啓曰：行道之日無窮。事師之期有限。師壽縱愈。趙州恐普度薄福。一旦填溝壑。再欲蒙師教誨。其可得乎。通公爲之俛首。惻然公歎。度乃離華嚴。行石頭城。夜宿袈裟院。適東西兩房爭法產。構訟數年不已。度釋以片言。兩僧悲泣。悔過。俱以家業屬度。度發笑而去。自此隨方說法。或久或近。三十餘年。如一日。嘗示衆曰：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云：正耶邪耶。又卓云：說邪不說邪。向者裏揀。辨得箇黃金爲屋去。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又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值徑山。煥朝旨。以度居之。度年八十。力圖興復。巨細行役。尙自董焉。其謙讓不遑。待後進。如先輩。從未以老自稱。不二載。徑山落成時。元世祖庚辰也。度每逢通公忌日。必展真燒香。進食垂涕。門下感之。率白首親依。故唱和妙叶。冠絕一時。竺西坦歸省於度。度大書一偈。委之俄就。匡牀化去。其偈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番歸去。

明月一天時。坦居天童。天童及門。復有懷信等。而大度公之聲。蓋懷信爲松源嶽五世之孫也。

孚中信禪師

懷信禪師者。字孚中。爲明州奉化江氏之子也。十歲求師於其親。親命抱本入鄉塾。不二載。諸籍了然。竟罷讀。乃謀法華。而誦之。遂堅圖出家。荷任大法。又三載。師事法華院子思沙門。以試經得度。竺西坦禪師居天童。信往謁之。坦公瘦面如鐵。尋常熱棒如雨點。請益者。隆冬亦戰慄。揮汗。信雖年少。從容入問。大坦器重之。久經爐鞴。信乃道進。坦垂問曰：與化打克賓。克賓還有喫棒分也。無信出對曰：俊哉。獅子兒。坦深肯之。未幾。坦公遷化。信鳴衆請雲外岫。補居天童。信與擊節。酬唱拍拍。是令岫每稱之曰：信公乃洞宗赤轍。濟室白眉也。大定丙寅。出住觀音寺。天曆己巳。遷居普陀。至正改元。天童席虛。當事者必以致信。信曰：天童自哲人相繼。化後規製。非舊觀矣。今諸公不棄山禁。山禁惟據令而行。諸公若以爲可。則山禁以繼。述爲志。豈敢堅遜。而累諸公行李。如不便。諸公請。

更議之。衆皆稽顙曰：諾。於是信蒞天童，積弊頓除。法席不期而再振，四方以賢譽歸之。當是時，南北兵荒，叢林多窘。天童食堂盈千，衆安居不乏。尚有餘糧，以賑饑貧。楚石琦公嘗作偈與信曰：長庚峯頂白雲間，捧割西來笑展顏。幾疊巖巒圍丈室，萬株松樹繞禪關。當年金碧誰將去，今日天龍合送還。老我恰如窺豹者，管中時復見斑斑。江表大龍翔寺行御史奉詔迎信，信欣然自來。時至正十四年甲午也。越二載，明太祖兵下金陵，寺衆風散，信獨跌坐不去。頃之，兜鍪蟻集，信儼然在定。如不知也。及太祖入寺，信合爪相迎。太祖問曰：衆僧因甚不見？信曰：明眼難瞞，太祖甚喜。乃命招僧還寺。太祖嘗聽信說法，歸爲近侍，曰：龍翔信僧言行純慤，真太平有道沙門也。遂改龍翔爲天界，命褒章而賜之。信德臘雖高，未嘗以聲色加學者。學者自化。信日課蓮經七卷，寒暑不間。有僧問曰：和尚誦經，還解義麼？信曰：清晨喫白粥而今又覺饑。僧曰：此語卻與經文不合。曰：明眼師僧，灼然猶在僧呵呵大笑曰：和尚是甚麼心？行信曰：且喜信受奉行。

丁酉元旦日食，太祖召信問之。對曰：食後自明。太祖又深喜，復論古今符讖之理。信曰：聖哲以至公爲心，不求符讖而符讖自合矣。愚昧以私欲爲念，雖鳳麟晝現，仍成怪物。故曰：在此不在彼。太祖稱善。盡歡而罷。八月二十四晨起沐浴更衣，召衆告曰：吾行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瞑目而逝。侍僧撼且呼曰：和尚不留片語以示人乎？信復展目索筆書曰：平生爲人契。辰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乃瞑目長往。時太祖督戎江陰，前一日夢信告別。及還金陵，聞訃與夢合。太祖甚嗟悼。左右皆言：前日夢金甲大人相報曰：天界古佛入滅矣。太祖益驚異，賜帑金以資後事。舉龜曰：太祖臨真，依法闡維於聚寶山前，獲舍利五色，命賀齊叔爲卜牛首山建塔。又命儒臣銘之。天童所塔者，爪髮衣履也。初信承詔去，龍翔天童左右諫曰：當今擾攘兵戈，有志者求入山林，不暇師。獨受元主隆譽之名，某等似不敢也。且天下事未知何若耳。信答曰：我汝均爲佛祖兒孫，力當撐拄。佛祖家庭任緣，赴感職宜然也。若俱以禍福擾心埋。

身藏影豈大慈廣濟之道哉且戈矛劍戟之場獨非安樂耶手於是願起從行者其衆

贊曰徑山三代門庭施設雖各不同究其機要皆通權達變之宗匠也度公至老尙力圖興復信公至歿猶示應明主是其荷負祖道之任真難釋肩如吳人遊楚者病中聞之仍吳吟也先輩之苦心若此忽之可乎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楚石禪師名梵琦乃徑山元叟端禪師之高弟也道弘海鹽福臻次則天寧乃至杭州報國嘉興本覺德風所被聲重九洲當元文順二帝時楚山南北浙水東西其有道尊宿無不經錫徽號琦獨遠引不與焉至正間帝師強贈師號佛日普照慧辨琦亦不署也暮年以門人景獻代主天寧法席則別築方齋於天寧院西爲休老計自稱西齋老人至正間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禪海濱者衆矣從西齋遊者如宋公景濂輩最稱博物入西齋之門劇談多北或有問時勢否臧琦但唱休休歌其聲韻莫測癸卯元帝師以手書

微琦稱病篤不赴戊申明高帝建極以爲折抱毀鼓之初而歿於王事者無答焉遂蒲車四出徵天下高行沙門勅儀曹請琦陞座於蔣山使存亡者均沾法利高帝見提唱語大悅明年春召入宴文樓以琦年邁賜杖而行留琦館天界又明年復徵天下有道禪師均赴天界其赴詔尊宿三十餘員出元叟之門者三居一焉惟國清曇噩雙徑智及并琦三人頗入宴文樓論道高帝問鬼神幽玄不測之理琦援據經論剖釋宸衷然起居脫略無異西齋時高帝每嘆曰楚石真林下道人也是年七月十六日琦呼侍僧進墨池大書一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卽謂噩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琦震聲一喝而逝年七十有五矣以遺偈聞高帝帝命依法閣維其不壞者二齒如珂玉舌如珊瑚無數舍利連綴其上歸塔天寧西齋愚菴以偈哭曰匡牀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卻要人扶

愚菴禪師者名智及吳人也。年十七爲僧。亦得法於元叟。端住後。四遷名利。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及公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法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所至。百廢俱興。然能俯順時宜。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知以其提唱語句。達九重。撐大元叟家聲。復喜納言。見三尺童。理長則就之。雖工刺藝。自視若不逮。至於料除積弊。不出詞色。力絕其原。故學士宋濂譽曰。元帝師以微號。加愚菴及公不虛也。暮年不得已。再赴明高帝詔。抵京。抵京未幾。會楚石遷化。由此得辭。還穹窿山。時年六十八。亦書偈趨寂焉。火浴有香氣。襲人如沉水香。所用數珠。循環不壞。其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設利羅積有光。復有夢堂。靈禪師與及齊名。

禪師夢堂名墨。靈與楚石琦同籍。明州琦出象山。朱氏。靈出慈谿。王氏。同出元叟之門。同赴明君之詔。靈之祖父以仕顯家。貴且富。羅綺交錯。靈生其間。爲童時。喜衣布裘。喜餐蔬食。喜坐靜舍。日不徧。眨如在定。僧伽然與世交談。吐風雲。變幻莫狀也。於諸子史一

閱不再。因遊郡城。延慶講堂。見六祖壇經。遂竊懷歸。翻讀連日。夕不釋手。乃至忘餐寢。竟辭脫髮。父兄莫能阻之。具戒。遍歷禪叢。乃罷。參於徑山。靈事徑山。既久。名知林下。深聖禪寺。請靈。靈則欣然。肯來。居無何。遷開壽。諸熟典。故師僧皆從之。靈畫一規曰。僧堂內。外有閱經書者。罰油若干。一僧每逢朔望。納油庫司。讀梵網經。一僧納油。讀傳燈錄。一僧納油。讀易。靈笑而憐之曰。立法之弊。寧至此乎。及移居天台國清寺。年垂七十矣。耳聰目察。敷揚宗旨。有道衲子趨焉。元順帝賜號佛真文懿禪師。年八十有八。赴明天子之詔。館南都天界天界。金白菴名馳當世。學冠諸老。與靈夜話。詞氣盡索。退而雅稱曰。此翁齒牙帶戟。不可與爭衡也。靈南歸。虛其名位。而規訓門人。復說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泊然示化。時洪武辛亥。其年八十九矣。

贊曰。楚石愚菴。夢堂行道際。遇於離亂之秋。俱持風采。稱爲狂瀾砥柱。暮年感有國者。與交遊。光鮮元叟家聲。雖三公一時之方便於法門。則有力焉。經云。但

以假名字而引導之此之謂也

古梅友禪師

古梅禪師者名正友姓于氏廣信人也住閩之高仰山爲絕學誠禪師入室之眞子誠得道於靈雲定定嗣雪巖欽欽爲友四世之祖也友爲人文而烈不依違兩可好立言行以潔白著聲初依末山本得度本示以禪關節要不頑因循住江淮兩浙之間歸省本本揭其所得友罔措本曰你參病鶴禪耳煮翼九天未有日在友愧無所容乃徧歷宗庭因小便觸地恍有所發又參絕學誠公於洪州之般若寺誠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它語未肯語對曰言下委然誠大笑而起次早友得上方丈誠曰夜來事作麼生友以坐具便據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賊卽今賊賊一時斷還和尚了也曰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友喝誠曰築大愚三拳則且置因甚又來掌黃檗友擬對誠搖手曰不是友曰畢竟那箇是誠擊之曰不是不是次早友又上方丈誠厲聲曰抽袈裟友擬議誠痛打三十友連喝復打六十次早哀求

挂塔誠公不許且叱之於是友浮沉歲月自愛也度夏雪巖因讀法華語豁然有新證乃書頌古數則寄呈般若誠公誠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篋氣力猶欠脫殼在今兄弟家三年五載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卻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若欲出離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友遙聞之聞閣中物一時放下又三年赴齋打動鉢盂乃徹法源披伽黎焚香向般若大展曰非吾師大機大用正友幾成木強人耳住後上堂曰慧劍單持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云正好一帆風過海箇中不過駕濤人喝一喝又曰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且道如何是本來心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深春高仰山樹不顯泉忽涸衆懼友曰老僧向後自有嘉徵五月初三集衆跏趺垂訓諄

諄奄然斂目而寂。仰山泉始湧。樹始花。友初住天心。掘地見藏金。友掩之。或曰無主之物。方便納之。以與佛事。曷不可乎。友曰。吾教以檀施爲佛事。發藏得物。未之載也。冒而容之。寧不慚乎。其夜風雨暴作。巨石崩壓。其處人名其山曰卻金山。

贊曰。蒿枝之令數百年來。叢林畏而不聞矣。是以驢乳十斛。雜盃人間。而端人正士。故有流涕長太息之感也。誠公滴桃源真乳於巖。霜巨凍之秋。而古梅之器琉璃也。自無迸裂之患。則雪巖橫出一枝。灼可觀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千巖禪師諱元長。越之蕭山董氏子也。出天目中峰本和尚之門。開化烏傷伏龍山聖壽寺。其接物利人。灼類於本當元季時。其著我田衣者。無不藉賴朝廷。

襄重而高其聲價。公居伏龍。惟力田博飯而已。君王三錫徵號。公終身不署焉。於是議者以狂瀾砥柱而稱公。公性英敏。初棄家。問戒於靈芝律主。時中峰本和尚寓杭城雲居。蘭若會赴丞相府。齋公得拜見於齋筵。本曰。上人是何法諱。對曰。元長。曰。日逐何所用。心公乃再拜請益。本以狗子無佛性示之。公卽廬北高峯頂。琢磨已船。屢走見本。本惟叱之。無他語。靈隱雪庭傳禪師虎記室。目款公。公來往雲居。靈隱。荏苒法緣十載不發。乃私嘆曰。饑虎望几上之肉。寧自甘耶。遂禁足峰頂。聞雀聲有省。急走質本。公呈所以。又被叱。憤歸。擦闌枯坐。簡點所省。處竟不可得。徘徊中夜。或行或立。忽鼠翻猫器。墮地有聲。乃徹見本。公相爲處。卽棄廬歸本。本云。趙州何故言無對。曰。鼠食猫飯。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曰。破後如何。對曰。築碎方。壁曰。善哉。此事非細。承當者。須是其人。於是公服勤一十三載。別隱天龍。東菴。垢衣糲食。無利語。人或鄙之。石溪空禪師大建松雲閣。繪三教聖賢影。相並藏其書。以資三教學者流覽。徵文於當世。銘之。無敢命。

筆者空素知公乃邀游松雲故其所以公弗少辭遜
文成四百五十言自書其壁是時松雲開闢士多屬
名家子弟讀之大驚服於是冠蓋博學者爭游東菴
有傳其文至中天竺。唉。隱禪師曰。中峰有子如此。臨
濟宗風何慮哉。即言於行省丞相。以名利起之。而公
已去東菴矣。其松雲文曰。見到說到行到。猶是到到。
未是不到到。雖是不到到。未是不到不。到何也。世尊
四十九年。噉了現成。閒飯。箴者兩片皮。說是說。非說
長說短說。出許多閒言長語。滿世間。狼狼藉藉。末後
知非無善。慚惶處。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我
於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敗也。敗也。老子亦云。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言也。既非常名。言之何
用。死也。死也。孔子亦云。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乃
欲無言。謂天何言露也。露也。你看他者。三箇漢。如向
一片淨潔地上。擦屎擦尿了。有底將灰土蓋卻。有底
將糞箕筲帚掃却。有底將水洗却。任你如何。只是臭
氣。還在引得許多。蠅蚋蚤蟲。蟻蟻蚤蟲之類。繞來。囉
啗各成窠窟。頭出頭沒。脫離無由。秦坑之永平火之。

◆其五

三武滅之。愈熾愈盛。雲門殺之。德山罵之。臨濟喝之。
彌高彌大。樹繞藤纏。至今無箇合殺。石溪本空禪師。
奮巨靈劈太華之手。用芥子納須彌之機。建一闢扁。
曰。松雲繪佛祖三教聖賢諸師形像於松雲之上。及
取三教之書。悉藏松雲之中。無彼此之分。絕人我等。
見真顯圓融廣大法門耳。或謂辨魔揀異。宗門眼目。
秤斤定兩。向上鉗鎚。豈可雷同事。須甄別。曰。會麼。瓶
盤釵釧。一金毒藥。醍醐一味。其人不覺。手舞足蹈。而
歌曰。松雲萬朵兮。溪山盤盤松風。一曲兮。谿月團圓。
水岬笋出。炎天雪寒。眼睛只在眉毛上。分付渠儂仔。
細看。烏傷伏龍山。古有聖壽寺。廢久。公乃登伏龍。喜
其湧泉如乳。奇峰爭秀。就故址。棘叢中。而卓錫焉。次
日。鄉民集者數百人。俱言昨夜夢乘雲聖僧。至伏龍。
及見公。與所夢無異。遂共開荒爲構草廬。久之。崇成
大厦。禪者接踵而問道。三十載如一日。嘗示禪者曰。
當臺明鏡。鑑在何人。露刃吹毛。逢他敵者。從上的。
相承以來。無有不因者。心肝五臟也。同眉。毛鼻孔也。
同眼睛。舌頭也。同三百六十骨節也。同八萬四千毫。

竅也同一處同處處同。只有些子不同。諸人還箇點得出麼。阿呵呵。縱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鎮南王亦慕之。則錫號普應妙智弘辨禪師。帝師又加圓鑑大元普濟禪師。東朝又賜金襴。並加師號。曰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其隆。典雖經疊。下於題咏。扁額中並無其製號也。晚年晝鏡自絲衣衾。自補侍僧。屢竊爲之。公屢不悅。至正丁酉六月。示微疾。更衣集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缺。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擲筆而逝。世年七十四。坐五十六夏。宋公濂久參伏龍。乃述其道行以立石。

龍池寧禪師

禪師出淮東通州朱氏宦族。名永寧。字一源。其先東山演公之下。開福寧寧七傳。至無用。寬寬乃永寧之

師也。寬居舒州太湖門士。不滿百。皆饒然自肯之輩。其得寧最晚。而寬特注之。以爲可繼開福而闡東山法門。初永寧在襁褓中。弄以金紫。卽有感。容九歲聞隣壁治喪。啼哭聲辭親。棄俗依禾州之廣慧寺。寺爲州之望利。乃故淮海盛禪師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同夢。肇公來。次日獨寧至。衆欣然。疑爲肇公再世也。及爲大僧。汗遊禪社。走舒州。見無用。寬公公問何來。對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對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公使喝。寧擬進語。公又喝。寧擬退。公連喝之。寧大駭而趨。出自是罷游。堅依席下。一日公舉雲門。答僧須彌山話。寧聞之。脫然。公乃召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對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觀面當機。不是不是。公喝。寧曰。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扁擔。寧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久之辭去。公曰。逢龍卽止。遇水卽居。金鷄玉兔。鞭影長驅。至治癸亥。常州道俗。以龍池致寧。寧以爲符其師。誠欣就之。連三載成叢林。南國高人以見。勉爲感同。曰。龍池尊宿。不敢名之。寧慕高峯之爲人。別業高崖。至正

問。繁書三至不赴。諸方勉之。始受朝旨。號佛心了悟禪師。然足不越閩。順帝嘉之。乃召璧峯金而問事之。行路金對曰。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劈華岳。迅烈風雷。吸淮海。不留涓滴。演東山。是其遠祖。寬無用容。其入室。雖經三詔。下龍池。楚老不知堯舜。力洪武元年。寧囑製紙衣木籠。次年六月十七日。服衣居籠而化。有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一場敗缺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

金壁峯禪師

禪師名實金。乾州永壽人也。號壁峯。其父石氏行善無子。有梵僧目普門。大士相授之曰。善事之奇。男至矣。期年果生。金。生時紅光蓋室。牛馬皆鳴。六歲親歿。往受淨業於溫法師。從溫既久。通性相之旨。乃代座演法。有禪者遇而惰之。因謂金曰。觀君談論。如望梅也。其能止渴乎。金大驚。挽之不可。遂游方。謁縉雲真禪師。與一源寧。同入真室。金輒有省。一日拈菴園中。定坐不遷。適真公至。撫金背曰。汝定耶。金起對曰。動定不關。曰。誰是不關者。一本云。動定不關。是甚磨人。金向前叉

◆壬子

手而立。真公奮襟其胸曰。速道速道。金便喝。真曰。塵勞暫息。向上政未得在。金以拳築真而趨去。已而隱峨。唱曰。咽松栢。瀟不沾席者三年。聞伐木聲。大徹再參真公。真於地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之。真又畫一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真再畫如前。金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真復畫如前。金於十字加四隅。成卍字。又拂去之。真乃總變三十圓相。金一一俱答。真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金先於定中見一山。重樓杰閣。金碧爛絢。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謂金曰。此五臺秘魔殿也。汝忘之乎。至是游五臺。道逢蓬首女子。披五彩敝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金問曰。汝何之。曰。入山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金喝之。女子詢金曰。將謂是獅子兒言訖。不見。金驚喜曰。吾於此山有宿緣乎。就中結靈菴菴居之。聲光日溢。無遠近負餒糧而獻者。續紛也。至正壬子。授師號寂照圓明住。燕京之海印寺。尋稱病辭。還舊隱。明高帝卽真召金之。南京於內殿。問佛法大意。遂設普濟會。金泣其事。已而御製詩十

二韻賜金是時開福之後惟金與龍池寧寧好行古
規時流諱之金自代州寓金陵英才輻輳開福餘烈
復振嘗問僧須彌納於芥子且道阿修羅王向何處
伸脚僧應諾金曰恰是僧呵呵大笑金曰劍峽徒勞
放木鷄又問僧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和尚是甚麼
心行金曰今日被驢子撲僧作嘯聲金曰消得龍王
多少風金年六十有五召侍僧曰三藏靈文乃是故
紙汝知之乎僧擬進語金便脫去關維得五色舍利
牙齒數珠堅潤宛然

贊曰寧金二禪師以叔姪同時建大旗鼓於廣漠之
梵豈不三賢胆戰十地魂驚或恠二公末後一日明
明一場敗缺一日三藏靈文乃是故紙何斂鋒垂手
一至此哉然歷攷版圖自大覺拈花之後莫不皆然
無乃草滿法堂不容不爾耶抑層數有歸其冊命之
詞乎

烏石愚禪師

禪師世愚者號傑峰衢州余姓子也早歲歷參知識
一十餘員無所開發抵杭州大慈見止嚴成公而得

道焉愚初至大慈倦於請益但隨衆聽法而已一夕
成召之曰愚聞黎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應
知愚嘗然趨去於是精神逸舉窮極玄秘又常入元
翁之室機絲綿密翁心喜之翁即止嚴之師也室中
常謂愚曰暴長之竹數載而枯暴流之水終夕而涸
此理人豈不知耶但求速之病入於膏肓則神醫拱
手矣愚遂隱烏石山一十八載禱子知名正信長者
建廣德石溪大伽藍以居愚居石溪禪徒始大集
開堂日僧問黃梅碓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
事還端的也無愚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畢
竟如何保任愚曰不是詩人莫獻詩乃曰佛病祖病
衆生病拈向一邊丹藥妙藥神仙藥除過一壁離卻
四大幻身且道那箇是病那箇是藥若向者裡薦得
許汝諸人具隻眼其或未然山僧分明指出病源與
諸人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是有病無藥
底句鎮州蘆花樹子乾矢橛麻三斤是有藥無病
底句青州布衫是藥病對治底句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狗子佛性無是藥病雙忘底句爲治衆生心中

五慾八風煩惱塵勞妄想執著一切病一大藏教總
是濟世醫方。一千七百祖師公案盡是靈丹妙藥。有
病應服藥。無病藥遺。法衆中還有箇漢出來道。和尚
自身不能治。何用治別人。只向他道。留得一雙青白
眼。笑看無限往來人。愚凡四坐道場。暮年退休烏石。
爲逸老計。適有長者攜童子。上謁愚。愚問何來。童對
曰。虎空無向背。愚入奇之。適懸鍾次。愚曰。童子能言
之乎。童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虎空原不惹塵埃。如今
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徧九垓。愚嘆曰。此子如在鼓
迦陵也。以大法度之法。名非幻。洪武三年。諸山宿德
咸赴鍾山之會。有詔起愚使者。至愚集衆。普說已而
高聲唱滅。有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擦手便行。一
天明月。繼愚後事者有二人焉。曰無涯。幻曰日本。太
初原原。歸化本國。幻於永樂五年。奉文帝詔。證西僧
哈立麻佛事。有感帝喜。特留幻主。靈谷以備顧問。每
召對稱旨。十七年。御製贊佛歌頌。併刊大藏。頒行。是
日慶雲等瑞種種不一。備載明紀。其明年春。有敕再
建會谷。如西僧例。幻不奉詔。亦唱滅。以故愚父子

深得或菴之遺韻云。蓋愚邈或菴體之八世也。
贊曰。或菴行護國之話於焦山。至中葉幾微而復興。
譬猶一指之脉。度隴穿峽。所謂節節皆原。六秀及傑。
峰父子一出。又若老幹發嫩支。龍透迤而下。爲尖圓
方正之星。而入局於戲。誰中十道天心之穴。則兒孫
脚下可勝計耶。

古鼎銘禪師

古鼎禪師諱祖銘。出於四明。應氏風骨軒昂。談論超
人意。表得道於元。叟端公出世。談禪之會有四。皆名
山廣澤之中。四衆圍繞。其陞堂入室之鼓。日不停聲。
當是時。六宗之徒。互相犯諍。銘著書千百言以解之。
聲達朝廷。朝廷賜銘號曰慧性。文敏弘學。普濟禪師。
叢林共美其功。楚石琦有語曰。具眼宗師。超方哲匠。
傳列祖之燈息。六宗之抗身。非身相非相。天教擎在
千峰上。蓋銘初與楚石同參。元叟端端公喜怒不測。
所學者皆流俗鄙事。所訶者皆賢聖章句。銘大疑之。
乃詣端公之室。端呵呵大咲。銘曰。自遠趨風。師何謔。
耶。端公驚起。頓足曰。山僧罪過不少。銘瞠愕而卻會。

書記寮虛職。林首座知銘欲舉銘補之。端曰：見禪而求鴉炙，不亦早乎？林曰：何謂也？曰：待渠識得西來意，方可耳。不然流成文字，蠹魚何益哉？銘聞大慚，隕涕自誓。求決大事，一日參罷，銘復進曰：黃龍南傾心請益於慈明，慈明屢詬罵之，何也？端曰：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咲曰：是罵耶？爲復肝胆相似？爲復鼻孔不同？銘曰：一對無孔鐵鎚。曰：南立悟去，又且如何？銘曰：病眼見空花。端曰：金沙混雜，政未得在。銘又擬進語，端震聲喝之。銘失聲咲曰：祖銘此回做得書記也。端公亦笑而許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銘曰：秤錘蘸醋。又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銘曰：仰面不見天。僧曰：雲門乾矢橛，又作麼生？曰：不是好心。僧曰：乾矢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曰：鑊湯裡跣跳。僧又擬問銘便喝。銘言行平易，不以繩墨制學者。嘗曰：滄海有擇流之心，則成牛迹。春日有偏炤之意，仍似螢光。所以大治烹金，不須九轉。衆生成佛，只在刹那分之別。之遠之棄之，豈大慈長者之心哉？晚住徑山禪流益心歸之。想中慍，早受業於元叟。既出遊，方聞銘繼徑

牧經收

山之席，乃歸訪銘。銘請慍歸蒙堂，間與商確古今於。是二公互相肯可。馬及慍出世靈嚴法嗣，紫籙道公銘復稱之。或曰：慍公向親先老人，今其背德承紹，無名老衲，師反獎之，何也？銘曰：不然。當今吾老人之望，故重天下矣。裨販之徒，往往承虛接響。慍公得意於紫籙，不以聲名而忘其本節操，如此豈可及哉？銘年垂耆，愛攜泚于山游，不計遠近。意得卽到，歸便高枕鼻息如雷。一日命侍者徧插香，聲鐘告寂。衆趨遶之，銘則宴然側身長往矣。有遺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其門下繼居徑山者，象源淑也。居徑山百餘年，先率之勤舊，乃言先老人弗以絮務勞賢者。淑曰：安有賢者而弗勞手？於是水風四峻，廉上大集，一日趨出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衆驚集淑乃莊立，蛻去。其次門人，力金者主持天界。

天界金禪師

力金禪師號白菴，有本名萬金吳門姚氏子也。幼孤，榜伽寺道原，行公牧金爲沙彌，行絕世交築碧山堂，以自娛。因以白菴號。金且愛其姿，力資金行脚，遂深入古

鼎銘公之堂奧已而歸吳。聖士爲孤雲菴。以事其母。其母亦得悟焉。元至正間。浙宣政以淨慈請金。金不就。乃開法瑞光。次移嘉禾之天寧。南北英靈集。如箕。敏元帝師大寶法王。贈金號曰圓通普濟禪師。是時金之名日重矣。愚菴素倔強。不肯可。諸方聞其名。常致書問於楚石。以爲古鼎有子乎。楚石亦因褒之。其詞曰。道邁古今。學兼內外。白牙香象。蹴踏而截流。金毛獅子。哮吼而踞地。機用可謂逸群。文章乃其遊戲。青天白日。放古佛之瑞光。鬧市紅塵。闡湖南之祖意。直得大海波翻。須彌粉碎。少林不誠。曹溪不曾。卻淨慈道愈高。唉。諸方進爲退。乃吾古鼎銘兄之的。傳妙喜杲祖之六世者也。愚菴以爲然。作偈東金曰。聞道湖南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賣貴酒頭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額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連環。鐵缸下載休輕學。老叔談禪亦強顏。明初有詔主天界。高帝留神內典。而楚石愚菴輩亦赴焉。金以猶子之列。與之援經據論。披詰玄理。共大元叟家聲。五年。敕集三宗。二千人。建鍾山法會。大駕臨幸。命金陞座。

闡揚宗旨。復命儒臣出衆燒香。疏曰。無量太虛。因三才而建極。有涯滄海。會八德以朝宗。發含靈心裡之花。至哉先覺。秉樞斗。寰中之柄久矣。高人則寶鑑當空。自合崑岡之璧。而玄珠在握。誰停赤水之車。化廣無爲音。宣大呂。豈非天協贊。日月雙懸。金曰。皇風浩蕩。卽凡心而印佛心。慈澤彌漫。據聖智目。開世智。乃拈香。鞠躬起立曰。會麼。打麩。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便下座。高帝大悅。萬衆稱善。金年暮。欲謝退。不可。乃喟然曰。吾以虛名。濫當聖代。每懷煨芋。諸公子不逮矣。遂稱病。篤解還舊隱。未久。圓寂。塔於嘉興環翠閣。若初高帝詔。選名宿輔導諸藩。而蜀王椿師事見心。復名溢都中。金嘆曰。復公其不免耳。復果罹難而終。故諸方嘉金靖退。爲叢林福云。贊曰。水火相憎。鑑居其中。則世味以調。邪正相反。智居其中。則精神俱化。而銘公之攝六宗。其智能過於調化者也。丹青雖異。文彩全施。貴其知宜也。天岸雖高。明舟不犯。貴其用意也。象源之繼。徑山乃良於知宜而用意焉。知退而不知進者。滯於寂也。知進而不

知退者傷於勇也。白菴其無滯傷之病。與師資鼎峙。俾風化有酬。酪之純。其流慈豈小小哉。

性原明禪師

禪師出夏氏台州黃巖人也。諱慧明。字性原。居家不治生產。日游僧寺。父兄以不才子目之。父卒。明益無賴。嘗貸食親里姑舅之家。或得斗米百錢。歸又作飯。僧佛事。俄有長耳黃面病僧之門。乞食於明。明日碗羹施之。復乞明隣。踏答曰。柰我無有何病。僧曰。無有亦須施。我明莫知其意。病僧指明內竈曰。那是甚麼。明回視失僧所在。明乃大驚。即走樂清。依寶冠沙門。斬其髮焉。每遇禪者。則虛已請問。或有聞。即拜下。風久經歲月。而知有此事。即腰包行。脚上雙徑。見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明指草鞋曰。三文錢買的。曰。未。在更道。對曰。慧明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你新到。放你三十棒。明退。參三月。方罄其旨。久之。出世事。波五峰寺。明既蒞。師首以身先。衆間有僞懦不振者。明亦委致起之。凡垂機。即宿。僞者爲之失色。於是。湖江吟稱。五峰門庭爲曝。鴈處。洪武間。詔明主鍾山。

同一作

法會而天鏡。潯壁峰金季潭。泐皆與焉。內翰宋危諸公。嘗問道於諸禪師。一日。問。咨國事。有答曰。掃腥。建禮樂。萬代一時也。復何慮焉。明日。曰。不然。禮樂有三代之隔。人心無夷夏之分。敬天懼人。思危防安。天下平矣。諸公悅。服高帝。聞明答語。以爲有王佐略。欲留居。都中。時辭還山。景濂。宋公疏。明居靈隱。明不就。乃薦同門天鏡。潯禪師。明還山。日鄰寺。故老相訊。明乃蕭然布衲。藤杖而已。或問大內。隆遇典。故明緘口。無一語。惟審山。問歲節。節俱至。明退居。無何。而靈隱天鏡。被流言。坐忤時流。徙陝西。道經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歿。以故。靈隱席。虛師。僧皆散。諸方不肯應復。請明明。嘆曰。時哉。時哉。不可避乎。明既任靈隱。年雖邁。接納無少倦。嘗垂問曰。蓮花峰。被蜂。蟬食。却半邊。因甚。不知僧進語曰。不啞。不聾。不作阿家翁。明喜之。又問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頰是第幾機。又僧進語曰。和尚。今日放參。明亦喜之。於是。禪子。蟻從。元叟家聲。復大振。闡提陰。嫉之。明又被議。逮捕。或勸明引去。明怒曰。潛形苟免。豈道。

人所爲乎。適浴佛。明上堂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俱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成話。成話。墮將諸訛。拍禪牀曰。武林春色。老臺榭。綠陰多。下座。直詣法司。從者如雲。有感泣。願以身代。未鞠明。跣跌。廡下爲衆說偈。忽入滅。天立變。暝雷雨暴作。拔木飄瓦。吏司懼而釋之。叢席無恙。時洪武十九年也。嗣明法者。正菴閣上座。閣有勁操。晚以衣拂授。月江淨淨。主徑山大廓性原之風。歿時有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雪峯逆川順禪師

逆川禪師名智順。又字澄垢。東甌瑞安陳氏子也。順母有懿德。謹於事佛。夢僧頂有圓光。逆汪洋之流。而招曰。煩爲母我莫辭勞也。寤卽有娠。順生七歲。神悟特異。永嘉實際院卽空禪師。牧爲沙彌。誨以大法。順信受頂戴。刻無情容者。老多器之。順爲大僧。辭空行。脚見諸大。有道者。入闕抵天寶。參鐵關法樞禪師。樞署此菴。元七世之傳。尋常好問禪者。老僧舌頭在。麼而禪者多被抑。不敢犯其鋒。順得參堂。踰月。因如廁。觀園中匏瓜。有省入室。呈所得。樞公曰。乍入門耳。何足重哉。曰。堂奧更有何法。乞師揭示。公大笑而罷之。於是順括磨。究竟。鹽湫。悉忘。夜深常入樞公之室。參請古德。因緣。或至晨鐘鳴。乃趨出。樞心嘉之。一夕。徐問曰。曾聞和尚。徧見湖江諸大老。未知於何樞下。得徹本源也。樞公曰。我當時往華藏。受業於竺西。和尚便知有此事。但胸中似有一物。放不下。受具後。參中。

峯及菴諸老。諸老未嘗不以本色示我。我只不能領會。乃走石門。見我元翁先師。先師亦無長語。惟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其時前後際。斷一日齋。後下牀。忽踏著實地。急走方丈。先師遙見而笑曰。作麼我。進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先師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我便喝先師曰。離卻者一喝。南泉響我拂袖而出。自後執侍巾瓶。一十五載。我事且置。你向何處見南泉。順詞色俱喪。愧無所容。又一夕聞參鐘。擬離榻豁然大悟。趨告樞公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樞曰。心佛物俱不是。是箇甚麼。對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對曰。鷄子過新羅。曰。錯。順亦曰。錯。明日樞命搥鼓。勸驗。順扼腕上下。顧視曰。和尚眼在甚麼處。樞助喜曰。也要大家知。至正六年庚辰秋。樞公遷化。順繼天寶之席。於是此菴之宗大振。自順溯此菴元。其世有八元。得焦山體體三傳。天竺有傳。天池元翁。信之嗣。二人曰。大慈成曰。鐵關樞。順既受樞公正印。號令人天海內。改觀焉。從天寶遷報恩。又移居歸原。而機用縱奪。益慎於居天寶時也。

當是時。南北禪子。駢集朝廷。知順乃賜衣加號。佛性圖辨禪師。順即退居東甌之羅山。穴地為爐。折竹為箸。不設臥榻。不貯宿春。或以矯世譏之。順弗顧也。平章燕只不花。鎮閩。堅起順住閩之東禪寺。又移雪峯。順之法政善巧。圓融。座下不規。而肅聽。順說法各有領解。雪峯數百年來。稱順為中興矣。明洪武初。詔順陞座於鍾山。上臨聽法。悅如舊。議順每對上。稱僧而不臣。或忘而稱我。上以真率美之。已而還南。南國以淨慈留順。居無何。有司復以朝旨強順抵京。經四月。書偈而逝。時洪武十三年夏也。閣維所獲舍利。進若明珠。其六坐名。蓋之語。錄盛善於世。但頗有異跡。人以為神。且又尊之為肉佛。愚不敢贊。懼褻也。

贊曰。順公望隆兩朝。其胸吞須彌。而舌傾滄海。在他入則天葩。幾滿繩牀。耳公卻素履。蕭然不忝。嗣祖乞士。誠有坦然與世共信者。區區以生平異跡。而頌誅兩其然。豈其然乎。

萬峰蔚禪師

禪師時蔚者。號萬峯。姓金氏。東甌人也。機投伏龍千

嚴長法弘。鄧尉歿年七十有九。師初生其里。瑞應不一。俱以徵金氏。金氏恐乃祝佛。願施爲僧。年十三出家。具正知見。登壇受滿分戒。因誦法華。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走參止嚴。止嚴示目。三不是。話師別卓菴於達蓬山。楮衾草榻。杳若忘生。忽聞佛跡。寺僧舉瀉山陽。倒淨瓶。公案大悟。乃曰。顛顛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卽棄菴入天台。登華頂。機關無見。左右震慄。無見善遇之。且勉師曰。子宜居山。保守他日。支柱宗庭。非子而誰。乃至伏龍。伏龍圍遶數千指。皆一時俊杰。師土音長髮。洋然進拜。千嚴奇而問曰。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千嚴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打圓相。叉手而立。嚴曰。莫要請益。麼師掩耳而出。嚴深喜之。一日。千嚴據座。命搥鼓。衆方集。師震聲一喝。拂袖便出。嚴乃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於是叢林知名。出世嵩山。有示衆曰。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

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又展掌云。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裡入。握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裡話。且道。不閉不閉。一句作麼生。歛衣下座。次遷平江。鄧尉創大聖恩寺。當是時。世主稱爲佛心。天子有能禪者。多隨諸名德。出入禁廷。溫繹典故。其聖恩席下。抱道髡徒。僅半千人。普持勝學。二關黎爲上首。師純以本色提接之。海內禪風一正。士夫書札。通候於師者。除問道外。槩不復緘。至有久從游者。求隻字不可得。間或請之。但以老僧年邁。而卻焉。侍御陸公書古德機緣。問師謂來使曰。汝主初選官時。可到京否。使愕然曰。安有不朝天子。而受職者。師笑曰。奈選佛何。師雖不假詞。色羅絡當時。然寬大莫測之機。多如此。洪武初。有旨探諸山名德。因議及師。景濂未公。固止曰。不可。此老吾浙人也。吾素知其爲人。年且逮耄。性喜恬退。必不能奉命。且留此一老爲林下標幟。詎不美乎。若迫之。彼必蹈汾陽昭公之轍。主議者。令私探之。師早稱病掩關矣。師自壯至

老功課續髮不移。日理僧事。夜則跏趺。儼然達旦。侍僧問請息。師曰。汝正關在。老僧息之久矣。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奄然化去。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奪手。泉日當天。其繼鄧尉法席者。實藏持公也。持之下復出慧昆。

虛白昆禪師

慧昆禪師者。楚人也。出王氏。字虛白。七歲知誦佛陀名號。寤寐不息。又七歲。禮妙覺寺。湛然祝髮。祝髮之頃。忽祥光四際。皆成五色。湛驚喜曰。此沙彌他日定南鍼子也。遂以慧昆名之。師爲人奇偉。方正。親先敬後。猶如饑渴。然性剛不解軟語。聞耳出口。若持券人。共稱之曰。楚直。至有難發之舉。必激師發之。發俱中節。湛然每召師曰。浩浩光陰。切莫錯過。對曰。不錯過。湛每視而休去。一日。湛問曰。今日作甚麼。師曰。切蕙。蕙曰。你只會切蕙。蕙師曰。也會殺人。湛蕙引頸。師曰。降將不斬。湛吐舌而起。湛遷疎山。師別參松隱於雲間。因觀孤松。了然自許。徧歷戶庭。不受控勒之平。江見果林。果林擲下蒲團。曰。試說看對。曰。只者消息本。

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愛其神駿。指往鄧尉。拽杖門。送撫師背曰。登泰華之巔。始知宇宙之大。投五倍之餌。可語滄溟之深。子往矣。毋遲。師敬諾。是時寶藏持禪師繼席鄧尉。進者雖雲湧而去者亦川流。蓋其慎也。師謁之。持公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你云何。會師進步叉手而立。公大呵之。師乃憤疑參堂。株立不寐。至二夜。洞徹臨濟宗旨。遂師資道合矣。持公遷化。師關隱安溪三十載。如一日。永樂年間。道風大播。名都會邑。重幣交至。師俱卻之。其節概嚴。冷一振風穴之風。姚斯道以顯望鳴。當世欲爲師撰序。師亦卻之。斯道嘆曰。嗟乎。倒嶽傾瀉之際。卓立當陽。揮召不得者。若公也。至於跋鱉之行。飛龍之說。豈足恃哉。識者皆多姚公之知人焉。海舟承慈自出。峽負其知見。盛氣加人。不肯挂搭。諸方靈谷堂頭。強慈首衆。有禪者。盛贊師之機略。迥別慈無可意。泊終期。卽通謁於師。師察其實情。絕其蓋。纏慈乃歸心。竟代師任持公之道。正統五年。師無病示化。先有遺囑。偈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更

以衣蓋遺白菴明長老送至東山時海舟慈開化東山三載矣

東山海舟慈禪師

禪師名永慈說作普慈其法號海舟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生於蜀之成都余氏說作常熟錢氏弱齡聞說生死事大即蘊於膺經旬不就寢決志趨彭縣之大隋山說作破山景德寺禮獨焰月禪師堅求法要月喜其端厚慎重可爲法門梁棟遂度之永樂癸巳月歿師竟入西山菴隱八載形影偶借忽覺相應乃棄菴出謁大初和尚時年二十有八矣初受師半展遽問曰向父母未生前速道將來師從東過西初曰未更道師曰兩眼相對初正色瞋師師趨去之復至東浦訪無際抵靈谷見雪峰雪峯以師悟處諦當延師爲靈谷第一座師竟自許常與同輩蹴踏峯竊駭之然師無留意解制拂衣至安溪投機於虛白昆公公以臨濟正脉囑師保任師乃辭去復陸沉牛首諸山正統丁巳師年四十四始領東山翼善禪寺師晦養既久且弘大化四方宿艾虛懷而仰風裁然師虎視來機故踵息

未舒而神氣先萎者多矣正統五年庚申六月昆公化去東南學衆惟歸東山王公貴人虛已以禮致師師未常以一言開鑿智寶故一時雖盡愛敬莫得而親疎焉縞素爲師預建身後之域有范作頭者失斧傷足痛甚索酒師謂之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研去頭時有千石酒與作頭作頭能喫否范於言下知歸即求爲僧師錄之乃充火頭刻意究竟不覺被火燎面如刀刈取鏡炤之欣舞以偈呈師師爲肯可當是時出入東山皆稱俊杰不無有望於師師惟目送而已至有已據高座而聲馳國中者求入籌室師弗顧或謂東山網漏於吞舟之魚師哂之間有古溪澄禪師常過東山師與盤桓喜其見處穩實嘆曰真斷橋之後也乃舉澄以住高座寺澄初出世褫子不甚知名師以澄法語緘達諸山諸山始歸重兼仰師有術法至公之德云天順五年辛巳師陞座說法畢一喝而逝逝之日白虹橫貫異鳥悲鳴古溪澄哭之慟挽之以詩吊之以文其略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乎品彙聲名動手王侯來西蜀而全堤正令坐

東山而大關玄猷。續高峯七世之燈。燦群昏而獨炤。紹昆祖百年之踵。吞衆派以周流。將入涅槃。現衰相而白虹。貫日既歸。圓寂殮法身。而夜壑藏舟。澄自後不上堂。亦跌坐遷化於香巖。香巖之衆。悽然澄徐展目。曰不須如是。復宴然長往。師之門人智瑄。作明瑄說也開法金陵。瑄傳天奇。本瑞瑞之法嗣。大振瑄。即范作頭也。

贊曰。鄧尉至東山。歷傳四世子。子喬松。其本孤矣。自寶峰燎破面門。而得天奇瑞。公枝秀雲。樹葉陰。寶中或疑其先淨。而後蓋殊。不知我此世界大賢。劫中小劫二十。當有千佛出。與迄今劫。過有九矣。自拘留孫至我釋迦。本師纔出。四佛彌勒。師子後。仍有九百九十餘尊。第十五小劫中。一齊出現。惟餘樓至。設以盛衰淨蓋。而較之可乎否耶。

福林度禪師

禪師名智度。號白雲。處州麗水吳氏子也。初住普慈。終於福林。度居福林時。以無見觀。公藤杖手卷。嚼累古拙。俊是爲斷橋。一脉有克肖之者也。蓋觀公法繼。

方山寶嗣斷橋倫。故度望斷橋爲四葉之祖。焉度爲人沉默而曠達。初受業於郡之白雲。空中假禪師。假陰察度。根器使行卑劣。行以挫之。每呼度名。度每應諾。假曰。將謂將謂度不領。乃使度南詢。曰。善財是菩薩中行脚樣子也。趙州是祖師中行脚樣子也。龐蘊是居士中行脚樣子也。今人行脚不效。此三老則枉費芒鞋。徒自困耳。度即徧參南北禪席。已而歸省。假公喜曰。你來也。吾事畢矣。一日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乃端坐蛻去度。掩面哭曰。蒼天蒼天。或曰。君哭遲矣。度乃大笑。遂廬於塔日。取楞嚴圓覺研究。悉能貫之。然於日用之際。又不能得大自在。嘆曰。參禪不求大徹癡禪也。吾師豈虛語哉。但恨遊方時。未抵天台。參無見。觀當是時。觀公稱爲宗門繡虎。居華頂禪流。憚之度。即趨華頂。謁觀以。西來密意。扣之。觀掀眉視曰。得沒羅峯點頭。向汝。道道以手搖曳。觀便喝。度悟旨。曰。沒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觀曰。我家無殘羹餽飯。曰。即今亦不少。觀欣。

而肯之曰。我四十年住此山。一老道者耳。別無甚奇特。惟先師未了公案。今以責汝。汝善保任。觀便趨寂。度住後。以爲先師遺囑。在躬。因時接物。隨機開導。聲重湖江。與夢堂。愚菴。諸老齊名。明洪武二年。有詔赴京。卽疏辭。還門下。有以不耐事。諫者。度怒責曰。汝不聞古德有言。手縱饒。弄到帝王家也。是一場乾打。闕將來法門。蓋竿竊符之弊。必汝輩也。未幾。遷化於福林。有遺偈曰。無世可辭。有案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火浴收五色舍利。大如菽。塔於寺西。度隨所說法。偈頌弗許。記錄禪者竊書其語。度乃瞋逐。曰。奴流敢裨販吾語。作口頭人事。以銜叢林耶。復有老宿。以未見度語句。爲恨。潛探衆中。值度入室。徵判險要。如揭貫花老宿大喜曰。不意斷橋猶在。

贊曰。觀公居山四十載。耽耽坐視。非白雲解其頂下之鈴。幾鈍置耳。白雲行道垂手。低眉蓋亦蒼顏造書契。而代結繩者耶。及暮年。仍襲觀公之風。恬然高枕。賦實子弟有竊符蓋竿之弊。又何異延恩安之笑法雲秀也。語云。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其白雲乎。

瑞巖恕中愷禪師

恕中禪師名無愷。台州人也。出陳氏。姿量雋。瑰。批。糠。世味機契於竺元。道禪師說法。瑞巖日本國王慕愷。道德傳譯。疏朝廷。迎愷化其國。愷堅謝不往。而終老林麓。南北聞其名。爭願見之。愷初受業於元。叟端以已躬爲急務。徧走叢林。不合。卽背法堂而去。於淨慈芝鳳山。靈稍相流連。及還省。元叟元叟喜之。以擇木寮居。愷仍不自許。又訪天童砥公。因留閱藏。凡經十載。以博達著名。然於狗子無佛性話。獨疑之。乃私挽聰興二友而謂之曰。汝我甘死。祖師語下手。因假言遊天台。再尋作者。登華頂。吊寒巖。遷延數月。聞天目禮下。橫川珙有嗣。曰竺元。道禪師。住仙居之紫籐。垂四十年矣。行脚人以古伽憚之。愷偕聰興進登焉。遠見老僧坐隔溪盤石。又一白髮僧侍立。風度蕭然。如吳處士所畫阿羅漢。三人知是道公。乃合爪進訊。道曰。山路崎嶇。險。閣。黎。到來不易。聰進曰。和尚住此久。近道曰。石穿新竹。笋壁挂古藤。蘿。聰曰。畢竟如何。接入曰。百二奇峯朝鳳嶺。一條坦道下仙居。興又進

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道公曰：燒畚種芋子。與曰：如何是佛法向上事。曰：接竹割松枝。與擬進語。道公指愠曰：那位上座。因甚不問話。與輒悟旨。已而具威儀。上方丈人。事愠纔申。問被一喝。頓消積滯。卽獻一頌。道公深肯之。其頌曰：狗子佛性無春。巴滿皇都。趙州東院裡。壁上挂葫蘆。三人相慶曰：我等若以耳作眼。幾賺一生。於是三人俱嗣道公。聰與乃服勤於紫箬。愠辭應明州靈巖道公。謂之曰：汝知瓦乎。聯之千百。則有蓋覆之功。汝知玉乎。露之徑寸。卽貽偷竊之患。與其碎玉以矯世。不若全瓦以濟時。今古至人。惟得此而已矣。愠既出世。而元叟下知識。靈夢堂銘古鼎。輩以爲愠必酬元叟之香。俱遣使靈巖。厚爲愠壽。愠開堂曰：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愠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箬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夢堂與徑山舊法侶。聞之大驚。唯唯而已。愠居靈巖三載。遷居瑞巖。乃設三間勸禪流。不

合卽逐出。當時謂之瑞巖三關。其問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擲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又謂衆曰：我者裡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弄機關。誇好手。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頂下。解鈴。拄杖未打。汝在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顯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整鉗鎚。又曰：靈山奧旨。少室真傳。日月不足喻其明。虛空不足喻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蠶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驅其耕奪。其食貴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教湯進火。禦寒。贈冰。山僧與麼道。豈是壓良爲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人多閱而曉相。靈俐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撥捨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又曰：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既各說有來由。未免

稱強稱弱且作麼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部
破人我藩籬塞卻無明窟穴擊拂云二絲一有一亦
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愍居瑞嚴道價日高
湖江英俊趨台者不絕當是時元主崇尙我宗凡林
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譽愍獨體其師任山本色之操
嘗作書與了堂一公其書深切時弊凡千百言蓋一
與愍同師竺元也一日上堂曰我此一宗難爲荷負
自非有驅耕奪食手段放行把任機關至於一進一
退之間未免貽笑作者瑞嚴在今兩序進退各得其
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
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炤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
滅五濁穢泥汨之不昏大衆荷負旣已得人山懷正
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拽杖獨登松巖之頂上有老屋數楹爲
秋江禪師休老處愍愛居焉洪武七年愍至京固辭
日本之請帝喜之留館天界朝士宋公濂輩時稱有
道每洗沐日卽至天界擊節道要至不愜處愍莊色
曰我家衲子磨肩擦脚數十載尙不奈何公輩安得

草草圖作口頭人事耶宋公嘆服是冬辭還門人居
頂結翠山草堂迎愍是時大宗與住持徑山知愍退
休以偈柬曰萬疊山牽一杖雲清流何處覓相分漫
拈紫籜水風柄笑裡長飛虎豹羣愚菴亦以三偈柬
曰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峯靖退只今非
小節知心未許石門聰千里同風各暮年任教滄海
變桑田獨憐熊耳峯頭月昨夜蝦蟆食半邊徒誇錦
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卻憶紫山深雪夜弟兄
傾盡歲寒心宋公濂嘗遣書問亦致偈曰參禪第一
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怨中白日青天轟霹靂孽狐妖
魅盡潛踪愍亦喜宋公留心吾道以偈答曰語言渾
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映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
秃帚畫蛾眉洪武十九年七月說偈曰七十八年無
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化日前遺囑
屏世禮以骨灰散水竹間用表無常門人不敢守命
乃於翠山唐墓之原建窆塔以龕瘞焉未久大宗與
禪師亦坐化於徑山有遺偈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
偶不成其木菴聰後住紫籜晚應天童

贊曰。溫公出世而徑山法侶覩其必嗣元叟元叟輩最尊風最盛公終不就何也。蓋得處非易故守之益堅。正當與感鐵面之卻佛印元並案焉。聰與二老互相砥礪而勝友淵源各行其道。又當與巖頭雪峯等之嗟乎。末法醜斷名位貨殖師友讀公行實能不形消而骨愧乎。

松隱茂禪師

禪師松隱小茂者。出明州鄭氏。爲古林大茂之嗣。開法郡之清涼。晚則高枕此軒。湖海莫得而親疎之。共稱爲此軒鐵老人。老人常持鬚笑曰。釋迦老子塞井爲臼。達磨大師以油益薪。臨濟德山。盡自點胸。曰。還較此軒百步。復呵呵大笑。是時所歸仰者。必指大茂。小茂云。小茂少時常終日不言。夜則跌坐。其母惡之。推使仆輒達旦。目不少瞑。年十六。依杭州傳法寺。希顏落髮。願以寺務屬小茂。小茂私嘆曰。以道放棄家。胡爲復入其家耶。乃棄去。孤游時。雲居有南澗泉禪師。茂汎鄱湖而謁之。泉頰爲饒舌。茂益不傾。乃疑宗師有密語。故曰。祖祖相授。既有授受。則教外別傳之。

旨復安在哉。於是不離南澗。左右哀求不已。南澗憫之。乃謂茂曰。子緣不在此。當今有茂古林者。乃橫川之仲子。現住饒州永福。去此不遠。子宜往之。或可發子之機。如不相契。緊抱一經。一呪以待來生。參禪可也。小茂奮走永福。見古林。古林問曰。道者來何所圖。對曰。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曰。你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撞入此革囊中。茂又擬對古林擊之。茂輒證於棒下。乃趨出。急搭伽黎。向雲居展拜曰。禹力若不到。河聲流向西。久之辭還。兩浙古林曰。教育英材。貴順時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與時違耳。時違而欲唱道。不亦難乎。茂對曰。以古而行。今者儉也。順今而非古者。奢也。儉之病也。不過無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則獅虫出焉。獅虫既出。必成厲階。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其今日之謂與古林賢之小茂。既還浙游。道峯分月江印之座。印於法門。輕重茂不阿其意。每以事拂印。印不擇印。良久曰。首座乃人天眼目。所見甚當。識者兩賢之。至正壬午。出世清涼。勸絕枝蔓。純以真實。接人有僧。纒中問便。以手拍地而

笑茂曰滯貨何勞拈出。僧乃噓茂便喝。僧微旨而去。茂每疾時。弊架聲名。羅禪者。又疾禪者。乏正。因上他。勾當。互相熱瞞。上者以爲一期。佛事畢。下者以爲多。生事足。故燕坐。常失聲曰。痛哉。痛哉。雖胡僧再來。無復奈何。遂退隱東堂。屏絕人事。天童元明。良建朝元。關閣外。更築此軒。而迎茂。茂喜。就之。良父事茂。公茂常勗。良住持。莫取先名。須實。晚效。茂老且。遽矣。忽與侍者約期而死。侍者請留。偈茂曰。此中廓然。何偈爲哉。遂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額。而逝。越七日。色明頂溫。引龜闈。維於太白峯前。炬方舉。空中有物。飄洒繽紛。非雨非雪。盤旋烈燄。上火滅。乃已。議者曰。天花也。獲舍利如珠者。不勝計。塔於瑞雲山。諡曰佛光普照禪師。

贊曰。丹沙出神。龜噉之。鷄犬立化。麟鳳驗實。效也。攷松隱生平。語句味之者。豈獨爲麟爲鳳而已哉。則其實效。更當何如也。或驚公之作。略別有一壺風。月嗟乎。曹溪波浪相似。而人被陸沉。公之有補於當時。古今孰得而淺深之。

僧寶傳卷十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斗峯璋禪師

禪師名正璋。字大圭。閩之福清人也。福清風習。賈利璋弗染也。獨以聖賢理學爲務。久之。企慕禪宗。走湖南。依絕聽沙門。試經得度。有禪者。寄宿。偶誦云。水鄉水濁地多濕。六月花蚊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慍不徹。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璋驚喜曰。是誰之語也。正璋願見其人。禪者熟視久之曰。其人往矣。當今東嶼禪師。是其嫡傳也。然不契其語者。難入其室。即契其語者。亦然。璋心疑曰。奇哉。語既相契。而室復不容入耶。即趨武林。見東嶼海於靈隱。投心。請益。海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上座作麼生。會璋慄執不敢犯。良久。擬再禮。忽心地開通。乃厲聲曰。古今成現事。何必待思。惟海微哂曰。思惟既不涉。來此欲何爲。璋曰。將謂無人證明。便趨出海。公喟然曰。鼓角動也。乃趨鼓集衆曰。山僧三十年。舉狗子無佛性。話麩有善別機宜者。今晚不用如何。若何。速

道將來若也相應有條。斷貫索子。親手分付。璋出對曰。狗子佛性無覩。著眼睛枯。管地翻身去。庵室利蘇。盧於是璋得承記。蒞機鋒莫禦。卽素知名者。皆左袒之。海公舉璋以應吳人之請。璋堅辭曰。正璋應世之才。固不如人。但平居簡點。觸境逢緣。設有一念不與古聖相合。欲爲人師範。則其患害可勝言哉。正璋知爲人師之患。實不敢居也。海嘆美。問閩有豪客游飛來峯。見璋端偉。非常詢知。同里因請曰。能復我故土乎。願爲師治裝。南行。師笑肯之。遂買舟載與同歸。至建寧。游斗峯。璋愛而居之。斗峯老屋數楹。僅蔽風雨。客傾囊金。欲爲整葺。璋曰。不可。吾本假公舟以入山耳。建置之舉。非初約也。且役役土木。有妨道業。公欲如此求福。其福鮮矣。於是藉子聞風而聚。漸成法席。鄉曲貴人。勸請開堂。乃陞座拈香。罷良久曰。黃金難貴。入眼成塵。便下座。看宿鷲喜。以爲天目。再見蓮璋。乃天目禮四世之孫也。又曰。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又曰。昨夜三更裡。兩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璋說法峻。

峭約多類。此然室中不以聲色拒人。入室者自失其度。故常嘆曰。若是真戰將。百萬壁中如入無人之境。稍有較強弱。顧矢石之心。則屈矣。四方疏請不出。竟終老於斗峯。告寂有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贊曰。爲師之患。甚於爲國。爲國之失。亂居一時。爲師之失。毒流萬世。盲類交引。可勝述哉。大圭寥寥數語。真龜鏡也。故其開關斗峯。恰與護神鼎相類。至今寤寐間。猶喜遇其白髮婆娑。機語喫人也。

天界慧曇禪師

慧曇禪師字覺原。出天台楊氏。少信佛僧。及得度於紹興之法果寺。具足律儀。去就秘重。游泳止觀。華嚴義境。特稱之。當爾時。元刺嘛爲帝者。師獨尙禪宗。諸山禪席。大振曇陰。疑焉乃展閱禪冊。難入理解。不覺心慚而起。曰。一言有礙。萬劫羈鎖。遂抵武林。謁笑隱。訴禪師發明旨要。訖公居中。竺從遊者。皆一時名賢。互爭識曇曇之望。遂顯未發。開法牛首。大遷清涼。其臨衆寂靜。雖數千指。經營內外。而終歲不聞笑言之。

聲以故風傾都下而保寧蔣山二刹皆歸於曇曇常謂衆曰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還會麼確搗東南磨推西北又曰威音王以前彌勒佛以後有箇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於是有道之流益親明初高帝改金陵龍翔寺爲天界采有德禪宿主之畫院因圖諸山禪師頂相進於上上獨喜曇相曰太平隆運沙門也遂以曇居天界上常易服攜近臣私幸天界見曇趺丈室儼然在定上顧良久歎美而去僧問曰駕至師何不迎曇曰駕至乎曰然曇屈指曰山僧持五戒僧罔措其語朝旨賜曇號曰演梵善逝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曰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鑰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裡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囉一聲下座洪武三年高帝擇有志沙門通誠佛國曇應詔夏六月御餞都門從行者二十餘人道經高昌素業諸國諸國俱尊禮之以象馬傳送達僧伽羅國國王并羣臣迎曇公於佛山精

◆先聖

舍師事之膝行求法敬留休息曇示微疾乃呼左右曰吾不復進矣又與僧伽王言別復書遺表并示諸國法語至夜半問曰日出否對曰未問至再三侍者曰日出矣乃跌坐向西而寂時洪武四年九月也其國老臣以辟支弗塔懸記而白王王遂奉曇禪師精葬焉明年尙書回奏高帝覽遺表而嘉惜曰中原有僧萬國之光敷建浮屠於雨花臺之左處其所遺衣履表崇德也繼而奉詔西行有宗泐禪師

季潭泐禪師

宗泐禪師姓周氏台之臨海人號季潭別稱全室爲笑隱訥公之望子歷坐名坊而赴明高帝之詔兼領天界住持化周大字機契宸衷應旨涉流沙度葱嶺徧游西天通誠佛域往返十有四萬餘程皓首還朝天子嘉其高行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有也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貧里貧里不能善之甫八歲宿根不昧趨本那天寧寺求佛爲師時笑隱訥公說法其間泐跪拜於訥公膝下公愛而異之試以心經脫口成誦公大喜曰昏途慧炬也得度數載藏文世典

咸貢通焉。訴公屢易名。利勸皆從。侍公嘗問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且道是平實商量。是格外提持。勸遽對曰。何得剗肉作瘡。曰。將謂你奇特。勸便喝。公拈棒。勸拂袖。趨去。訴公告寂。乃召懷清曰。吾據者牀四十餘年。尙遺望也。然不盡之案。惟你與宗勸任之耳。勸既還。台寓雲峰。隱紫籜。領天寧。俱以誠懇淳厚之風化本生之。那那人傾信如葵。日也。又僑隱雙徑。時清禪師居越之寶相寺。遣使迎勸。勸笑卻之。使再至。僅得遺簡。踪跡杳然。元末武林名賢。強勸出居中。竺錫當烽燧四警之際。而施爲壯濶。交接從容。無少長貴賤。皆得而瞻禮之。不減訴公說法時也。蓋以中竺經懷。昔蘇訴公而新故勸之光。闡前續湖江。稱美焉。明初詔主天界。高帝以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欲修之。難其人。勸應旨於洪武丁巳。西行壬戌。還朝復居天界。常入大內。開襟論道。勸留京既久。朝臣黨立。間有嫉之者。勸遂退居鳳陽之槎槎峯。丙寅帝思勸見詔。歸天界。於是來往禁廷。不容已。廷士建議以勸於內聖外王之略。無不畢備。請以中順大夫祿。而旌

勸。勸引去。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乃喚侍者曰。者箇澗侍者茫然。勸厲聲曰。苦竟入滅。年七十有四。坐夏十六。龜歸天界。火浴得設。利光潤明。燦者三十。願建塔於訴公之後。勸之宿願。弘深。辨才無礙。際遇乎佛心。天子常於慈明殿設榻。召問心經。樞要。勸窮理顯性。徹果。該因深淺。開遮無機。不被天子默。以神會。乃勸箋語流行。爰有御製序文。冠於經首。其詞曰。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之有。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如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引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法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三綱五常之性。

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勸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譏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謂空相，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空乃妄想之相，謂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墜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勳、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忘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緣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常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淫欲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惡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

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高帝自登極來，潛心性理，與諸禪宿盤桓，無虛歲月也。然於曇渤二公，尤追惜之。蓋嘉其壯志，西行大光聖化云。

贊曰：曇渤二禪師，望重龍河道，欽有國者，可謂一時能事矣。況其利物多方，言合職法，法隨根，又以道餘名振他邦，亦空谷而分聲也。昔大覺氏記，像法有從地湧出無數菩薩，順逆行道，護持法藏，人天莫測。今觀二師之踪跡，無乃是其數乎。

海門則禪師

禪師名惟則，字天真，祖姓費，湖州人也。慕禪宗而脫白焉。卽跋涉謀道，不計得失。歷見一十八員，知識俱不契。千巖禪師以則爲大器，乃謂之曰：當今佛法大有子，知見迥別，不能了悟。無極源老人者，隱西江，匡廬將六十年矣。雖臘高百歲，未將此道易賺於人子。

宜見之。或緣在彼亦不孤負子行脚苦心也。則往謁之。見源枯坐木龕。常達旦不臥。霜眉如戟。威德逼人。惟三五白髮侍僧同居。則展拜。足下擬請益弗能申。詞而出。私問侍者曰。利尚座下有禪者來往否。侍者曰。來者多矣。奈老漢煞不近情。率以孤寂引去。縱有求住者。難受。詭前曲折。則曰。我求依棲可乎。曰。住即得。只是不可問佛法。則聞說大驚。居三月餘。果不蒙一言。啓發。一日。值源如廁。則遂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公擒住曰。道道則氣索不能對。源托開則失脚倒地。大悟。失聲發笑。源曰。子有待耶。則便連搖其手。源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於是服勤久之。源公乃謂曰。當時雪巖先師言我福薄不宜出世。只可山邊水邊覓一箇半箇足矣。今住此山不意子來。然子緣十倍於我時至矣。宜東行則既受命。遂應嘉禾海門之請。上堂曰。三三三九九。九海門潮音似雷吼。香檮菊圃獻金錢。靈感祀堤呈玉狗。你也有我。我也有。擬轉南辰看北斗。忽湧身作修羅。擊日月勢便下座。有僧問。如何是日面佛。則曰。今日雲生。如何是月面佛。曰。

夜來再看僧。又問作麼是佛祖。爲人處則曰。狗舐熱油。鑽抵如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曰。猛虎當路坐。問喫茶去。意旨如何。曰。舌頭不出口。進云。便是向上事。否曰。掩鼻偷香。洪武初。蒲車徵則。赴皇都法會。則因足疾疏辭。高帝手勅曰。無心桀鷁。不忘霄漢。翱翔跋脚老僧。可任山雲自在。乃賜還山。示衆曰。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瀾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利。勸絕縱橫。六不收。又誡其門人智安曰。安號鏡。非不明也。盲者持之以蓋。卮琴非不高也。擊者用之以拄。戶有此境界。方得自在。否則總被高明二病。侵入膏肓。妄爲人師。自招罪犯。故吾無極老人。一生不爲高明所買。所以人天莫奈。渠何癸酉二月。則有捐座意。弟子請遺語。則笑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奄化。初。胡秋碧欲寫則頂相。千幅流施人間。將半。適日本人至。見之皆羅拜曰。吾國祖師也。安在此乎。鏡以金質之東歸。贊曰。凡讀史至精神相貫處。惟恐其欲盡。蓋今古之同心也。余讀天真行狀。至參無極老人。老人一段威德。猶在紙上。逼人恨不展日爲年。使老人緒餘廣滿。

人間饒益澆漓之俗可勝幸哉。然天真操履酷肖其師。豈非蟠桃有核乎。或謂丹山羽王不容僞矣。

雲居呆菴莊禪師

禪師普莊者。字敬中。台之仙居袁氏子也。家人見梵僧入舍而生。三歲解跏趺。喜學梵音。九歲而梵唄皆有律度。其族愛而呼之曰佛童。年十三。從季父子鄭依天童左菴良禪師爲沙彌。左菴亦愛之。仍呼曰佛童。久之。秉戒參禪。不悟。適了堂一禪師自紫籜山來。天寧莊童時素聞其名。私喜曰。此吾故山善知識也。趨謁之。而得道焉。歸省左菴。卒了堂來居天童。會恕中愠禪師。詔退休於翠山。了堂命莊爲翠山使。莊與愠語。愠大奇之。曰。天童法兄得人如此。不負紫籜先和尚矣。莊向以呆菴自稱。彙雜稿爲呆菴集。呈愠。愠讀之大喜。曰。吾姪當有大名於當世。惜吾老耳。然蘭以幽而香。松以曲而壽。惟吾姪勉之。乃引長偈爲贈。偈曰。燭龍吐火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爲一口生閒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下田黃埃

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爲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潤珠輝見新作。載舒載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杯。老懷從此頓蘇豁。末運不畏宗綱頽。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敵菴吒。沙獺領九條尾。洪武十年有勅。天下僧倫演心經。楞伽金剛三經。莊與性原禪師提綱於金山大會。次年至金陵館天界。位望最尊者。滿菴輩。莊與辨論。機窮底蘊。學士周公維修時亦在坐。乃問三禪師曰。儒有儒師。禪有禪師。經有經師。一切百工伎藝。俱有所師。何是無師。智莊答曰。七情五欲。修駭曰。如是則無師之智。非極則也。一本云安稱極則。莊舒右脚曰。山僧自到京。跋御一隻脚。滿菴笑曰。須是著呆漢始得。又明年領江西撫州之北禪寺。歷元以來。禪道多興。吳越而西江。馬祖百丈之威儀。大都弛廢。莊至北禪。勃然中興。如多寶塔幢。從空湧出。復憐雲居菴。久攜數十禪徒。結茅於舊址。疊柴爲牀。莊登座示衆曰。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剷去荆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

剪去繁枝。棄鈍鏤深。錫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鋤斧了無痕。於是雲居殿閣堂廡。而幻出焉。禱子聞風如歸。時稱天下雲居。洪武十四年秋。高帝製碑於廬山。有手詔命莊主其事。靈瑞多種。盪眩山川。草疏復命。帝甚悅之。莊暮年奉詔。主持徑山。竺元之風。復振東南。嘗問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僧曰。學人不是好細。曰也須勸過。僧曰。和尚莫得倚勢欺人。莊展手曰。把將公輪來。僧擬議。莊便掌之。又嘗厲聲曰。盡十方世界。是毗盧心印。且道印紐落在甚麼人手里。有僧擬進對。莊曰。且去。別時來。莊有敏裁。無宿事。所遇不忘。雖萬衆。隨一。目了然。且好提獎。人有小善。莊每譽之。竟日叢林。因稱曰。呆菴舌風。掩葉永樂。改元莊年五十八。命鼙鼓告寂。適江右二道者。至莊。挽其歸。方丈相敘。甚驩。坐談夜半。莊精神倍勝。二道者相視。嘆曰。此事甚難。不可得而擬議。莊曰。難難萬種。千般不擬議。亦瞞頂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真說。它觀非正觀。沉淪枉經巨劫。契悟祇在毫端。莫教坐卻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一曰。此事甚易。但

自不能承當耳。莊又曰。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此險難。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它還自利。明明般若真乘。念念塵勞雜事。拔卻多年。若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適晨鐘動。莊怡然化去。闍維烟燄。所至悉得舍利。更有素珠不壞塔於凌霄峯之陽。

贊曰。余觀歷祖代興法道者。其風骨必凜然特異。呆菴既出了堂之門。遂將折拄杖。撥動湖海英靈。向烏有之雲居。幻出莫大梵場。名歆天子。德被含靈。僧中之龍。不謬矣。然及時說法。乃上池之水也。

楚山琦禪師

楚山禪師。唐安人也。名紹琦。姓雷氏。八歲入鄉校。不假師授。而知誦次。載失父。遂棄業。而學出世法於玄極通禪師。通愛之。與語。輒終日。每至節要處。不敢犯其詞。乃跪請益。通嘆曰。子根性太利。難於入道。但有疑在。庶可療耳。琦愕然曰。木偶人可入道耶。通笑曰。入道須是木偶人。始得琦憤而趨出。益疑之。經晝夜。遂振衣起曰。吾師豈欺我哉。復入。剖於通前。通獨以掌反覆示之。不傾。遂背去。徧參知識。俱不得意。聞無

際悟和尚居普州之東林東林禪風腰包到者卽受
曲折流輩竊非之琦故往扣焉曰上座何住對曰廓
然無定曰有何所得對曰本來無失何得之有曰學
將來底堪作甚麼對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
空耶對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如何琦曰水
浸石出雨霽雲收悟公笑曰縱汝橫吞藏教現百千
神通其如老趙州無字公案怎生消繳琦又擬對悟
公連叱退之琦大慚數日不敢仰視忽聞淨板鳴豁
然蕩盡塵纖急披衣禮謝悟肯之遂以斷橋源流囑
琦行化當是之時斷橋之脉微矣及悟公繼響而得
法者僅七人惟琦出世最晚初領天柱邊皖山又投
子後主成都之天成寺齋業翻茂爲大振焉得其法
者又十六人有祖玠侍者齒最少號珪菴事琦甚謹
叢林憚其嚴厲敬其慧識以香林遠方之一日童子
進茶琦啜罷顧童子曰人道汝慈耶玠曰它亦有乖
處琦曰何以見得玠呼接盞童子近前琦曰道得卽
還你無對琦乃顧玠玠曰只者無言語處不隔纖毫
琦曰因甚道不得玠呼童子何不問訊童子問訊琦

度盡童子接之珍重而去玠曰道他無語得麼琦曰
只如者童子怎麼端的是無明使然耶法性如是耶
曰迷則積劫無明了則本來佛性琦曰怎麼他是知
有是不知有曰他若知有則不爲迷因不知有番爲
隔碍琦曰子還有知也無曰祖玠不知有曰既不知
有何以知宗玠曰聖人若知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則
同聖人曰子看老僧是知不否玠曰臨機大用舉必
全真說甚知有不知有曰只如老僧卽今一語一默
剖析是非分別名相處與適來童子見識是同是別
玠曰擇法智眼無作妙用體性雖同用處懸隔曰既
云擇法安能無作乎玠曰智炤非識妙用非有用既
非用作亦非作雖分別實無分別之能也曰今對萬
法境相差殊一一明了不具分別可乎玠曰教不云
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圓明了知不緣心念琦曰善
哉可謂鶴王擇乳矣未幾玠膺疾琦下視之值心上
座在側琦因問曰如何是心玠曰開口不容情曰未
在玠顧心曰何不作禮心便珍重玠曰呈似了也曰
子既如是還能觀體頌出乎玠對曰祖師心印若爲

傳有語分明不在言能向機前親領得海門撐出釣魚船琦曰珍調四大饒益將來一日玠疾革作呻吟聲琦問曰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對曰用得著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叫與笑者復是阿誰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真寂體中實無受者琦曰主人公卽今在甚麼處曰秋風不屬桂蕊飄香琦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曰有眼不見琦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對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對曰曠劫不違今何有問曰子不病耶對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執玠手曰此是甚麼玠曰是祖玠手曰祖玠是誰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琦乃嘆曰善哉妙契無生徹證眞常子雖妙年死亦何憾玠遂合爪謝曰與祖玠續將龜子來琦命昇龜至玠顧左右曰吾當行矣整衣龜坐化去玠化後天成之話大行時蜀多義學互以勝負相比量琦一以心宗揭之而小大俱圓有問祖師西來意則答曰海神撒出夜明珠又問祖師西來意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又問如何

是直指事答曰玉欄杆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又問如何是摩醯正眼琦喝之又問不涉寒暑是甚麼人琦亦喝之琦愛以無字問僧有對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又僧對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又對曰無孔鐵錘當面擲琦皆喜之後示疾諸山訊候有進曰和尚還有不了公案麼琦展掌曰會麼擬對琦喝住曰今年今日推車挂壁撞倒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眼目而寂時成化九年三月望日也

贊曰楚山行化當明運昌隆之際純以心性禪應接羣機以故門下一時龍蟠鳳翥焉乃至祖玠肇風鸞春枝節節是令見者聞者莫不神往但不再傳其緒俱寢豈慈父欲子食藥而愈疾遂稱沒於他方也耶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禪師諱明聰字無聞邵武光澤奚氏子也宗傳臨濟師事天奇天奇之盛化也聯芳授受龍象數百員而師拔其萃然師不就疏請不藉檀脂卓立當陽開創禪社愛以劇務繼學者重振百丈之規或不堪其勞而去未期月復來歸之以故升其堂者皆挺特有志之士且函丈之室如旅泊中夜踟躕四壁凜然榻下咄咄之聲常驚達旦是以楊歧之令至師又行焉師初受業於講肆精研性相有聲同輩憚其鋒以英邵武嘲之師獨陰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能成佛道乃與義學浩浩盤桓有曰既是佛矣何須更成或曰為度衆生故所以不成佛師默嘆曰審如是乎遂盡棄其所好堅扣禪宗不契忽聞馬嘶廓然自驚遽見天奇瑞禪師瑞噴目叱出一本機禮拜瑞便同行者曰君與和尚無緣耶師笑曰真箇那是晚瑞公問曰今日我屬底僧在否有對曰是必在公即

曳杖下且過寮師迎作禮公便擊之師進曰適來草草觸忤和尚公按杖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又進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豈被人勘破一本云豈能勘破公曰在世忘世如何對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念念是如何對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對曰華山高突太行巍公休去未幾以化柄屬焉且誠師曰從上真宗有子擔荷何憂哉但百獸雖潛踪於獅子聲中然于花卻發艷於象王影裡子其勉之師既受屬獨入光州山居六年六安山又六年復還光州舊隱又五年始出隨州關子嶺建立龍泉寺以安來學而學者集焉常謂衆曰吾師天奇老人每懼後學外著文義內生情見故有語云文義者法也情見者人也非人何以有其見非法何以有其文是以文義情見通屬人法人之不空情見難絕法之不空文義難滅文若不盡見奚能盡義若不盡情何能絕如是奔競展轉無窮發之乎文生於見義生於情返之乎見生於文情生於義先乃所引生能後乃能追生所總名曰生文滅則見滅義絕則情亡情不自忘因乎義

忘而情忘見不自泯。因手文泯而見泯。統名曰死死。死生。生實可哀哉。此吾老人防微杜漸。切實至極。汝輩有志於吾宗。寧可忽諸。然食飯不咬。米行地不踏。土又作麼生。委悉是時也。師之同門諸尊宿。或隱或現。往來禱子。獨推尊龍泉。爲人勦絕枝蔓。不涉離微。惟月心實得入龍泉之室。師嘗召寶曰。玄沙不肯。雲意作麼生。對曰。賊入空房。曰不得草。草實囑師。諾寶乃辭去。歷載還。侍師又召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對曰。佛眼。不見。曰。子還見否。對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則非真父母。師曰。如何是真父母。對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深肯之。僧問。本來面目。師答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寶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今朝天下皆慶佛誕。未審佛於何處降生。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以大法有所倚重。遂隱去。經二載。還龍泉。龍泉牀曆益。眞班白者。半滿其間。問有

二三妙齡披田服者。皆恪守律度。參請如救眉然。但師有辭世意矣。一日。師陞座說法。已而擲下拄杖。儼然化去。塔於龍泉寺右。

笑嚴寶禪師

笑嚴禪師名德。字月心。生於正德壬申臘之望日。其父吳氏。乃金臺世襲錦衣也。師以父卒。銳自立。不樂嗣職。愛遊佛地。因聽華嚴。恍如破夢。乃卸世籍。爲大比丘。歷參南北。知識三十餘人。然訪隱者於西山。質單丁於破院。又莫計也。卒得道於龍泉。聰禪師出世。高座牛首。圓通諸處。當是時。義學紛紜。禪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流入評唱。斷橋一派。幾及平沉。雖南方利竿相望。率皆半生半滅。佛祖慧命。殆且素矣。師力弘法柄。隨方建立。可行則行。否則默之。然劇邪男膠。間不容髮。即據室匡徒之輩。雕龍吐鳳之儔。始與師抗。次與師游。終乃俛首入煨。死盡偷心。至於盤根固執。三隔不反者。師不少假詞色。圖爲草生。種草也有。麻草五禪。客請曰。竊聞和尚闍化多年。而得人未見。其廣況今禪社。蕭然異知。殊見茅塞宇內矣。師掌珠

不展其晚近何緣得入伏冀曲以垂慈入草求人以為何如昔船子不得夾山而藥山宗風不幾掃土乎師曰諸公之言不無可采但無上佛祖心印力荷者舉世一人足矣下迄曹溪時英競發不得已而印可亦不繇不如是而然也山僧祇是任分未敢越理穿鑿待彼自化雖無人未為多罪也故師法幢所樹不定何所有龍象八人常隨師遊時號八杰師嘗於楚漢兩間虞夏新秋二日禱子隨侍於金沙灘頭地坐四顧無人忽有雁肩沙門逼前莊立朗聲問曰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從容答曰善來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沙門乃以錫橫肩翹一足曰是甚麼義師於地書更字酬之又以錫畫地潤兩脛立畫上復以錫橫按亞身而視曰者是甚麼義師書嘉字酬之又卓錫於地兩手又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書之字酬之又分手指天地周行一匝曰是甚麼義師書九字酬之又復進前一步作女人拜分手指兩禱子曰是甚麼義師書歪字酬之又遶師三匝作禮立於師右師書釐字示之曰

會麼沙門擬對師止曰設到此地復書釐字曰更須知有者箇始得沙門歡喜合爪面師嘆曰嘆真麼訶衍薩婆若上士振錫而去二禱子驚喜曰彼是何沙門所為復是何義師良久曰還識麼俱對曰不識師曰此乃應真聖賢所呈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勸吾然彼亦將有新證耳又過潼關禮熊耳祖塔寺僧叱曰愁拜空塔奚為師指曰空塔乎曰然師曰祖師嘗曰攜履西逝久矣師曰蒼天蒼天師嘗倒握拂柄以示僧曰會麼曰某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又僧問打破鏡未審作麼生相見師曰慚愧殺人僧頓領旨即登座於是江湖聞而慕之者雖切然橫之者益稀矣萬曆丁丑燕京緇素建精舍挽師歸隱師既謝游轍門無雜賓乃整齊先覺經綸提掇古德綱目或徵或贊或判或頌高歛曉霜千江秋月也又五年懸衣大寂閱世七十一坐夏四十八塔於京城西直門外高浪橋之北郊署師正宗南行者幻有傳禪師也代師闡化北之東臺者瑞峰和尚也其臥隱於優曇苑者幻

也。老宿也。識者謂濟宗鼎峙。則師不負於龍泉矣。師前後所參尊宿。約出天奇之門。獨於襄西得謁大覺圓圓。爲海舟慈公之四葉。其臘高貌。碩詞如截鏡。因歷舉古公案。以詰師。師對無滯響。圓曰。若以諸方子當絕類。爲不可測人。老僧却不然。再將爛熟底一則。機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閉名。正恁麼時。外道悟去。悟箇甚麼。師擬對。圓急掩師口。曰。止。止。師頓契其機。卽以偈獻圓。圓大喜。曰。奇哉。斯乃從上果地人語也。師住後。常道圓公之爲人。

龍池幻有傳禪師

禪師名正。傳字幻。有應天溧陽呂氏子也。根器宏遠。慧語驚人。年二十二。荊谿沙門樂菴度之。卽示師心。法師輒感奮。聞燈花爆。有省樂菴。歿師計閱。晚近禪門。方死繩墨。乃北抵神京。謁笑巖寶禪師。傾心具述。所以寶陰異之。忽趨出。隻履變色。厲聲曰。向者裡速道一句。師愕然。無對。寶公使起師。俛首而退。中夜徬徨。公晨出見師。猶立簷下。顏如稿木。驚喚師。師回顧。

公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深達。堂奧矣。久之辭去。公以一笠與師。曰。覆之勿露。圭角師徑往五臺。栖息秘魔殿。一十三載。會太常唐公鶴徵。問道臺山。見師如夙契。且約師還南師。以樂菴未塔。聽之。至荊谿。徵以龍池延師。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法社。例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徒數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志士咸集。槌拂下多顛脫而去。僅六載。謝事復遊燕都。居普照寺。時縉紳輩留神空宗。日夕從師。質證師。嘗舉扇示諸大夫。曰。當時孔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置扇。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衆躍然稱謝。其揭示多類。此以故笑巖。道化復振於燕趙。雖南北異勢。而衝寒冒暑之士。不絕足下。圍繞皆大器也。師據坐。顧衆曰。是大盡。是小盡。有對曰。大盡有。曰。小盡。小師從傍進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師。晒而休去。其徵勸又多類。此法師月川者。與師同參。寶公川左。袒清涼。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累萬言。川卒煨板以謝。其整頓綱宗。又能類此。

京中有爲妖書譏上者。詔捕弗獲。當事人藉口桑門。時紫栢可公逮繫矣。一時名德引去。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死生了。顧反畏禍耶。高臥如故。事寢。乃赴唐公。再住龍池之命。其處境安詳。又多類。此師前。後京都二十餘年。當是時。兩宮奉我田服之徒。方藉以有爲。師獨無所事。生不如饑如渴。一以宗旨爲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每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無知。靡所不知。問學者。勤有契其機者。師曰。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頭鵝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把箇死貓頭來。便茫然罔措。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有僧進曰。請將死貓頭來。師笑曰。果然不識師處。躬應物嚴慈等之故。開遮如爲不可測。卒以大機得人。而大振滄沱之宗。示寂之年六十有六矣。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劇談。山中宿昔抵暮。索浴浴出。而示微疾。衆驚疑環擁之。師舉所著帽者二衆。

弗敢對師。乃拍膝宴然矣。蓋明神宗萬曆甲寅年二月十二日子夜也。塔建本山之左。

贊曰。語云。重雷發響。百里飛聲。無事之者。愕然而驚。空聞其響。不見其形。吾滄沱一宗。自元明叔季。蓋水霜之際矣。笑曠父子。公孫震匝地。法雷於嚴冷之首。下開萬彙之蒙。上正千秋之統。猗歟休哉。至有覓形鏡裡。尋聲谷中。亦獨何哉。

幻也慧禪師

禪師名佛慧。字幻也。會稽人。其先史氏。慧初生。出家行脚。俱有奇徵。乃與幻有禪師。同出笑曠寶公之門。泊住嘉禾之優曇苑。自號懶石。叟著懶石語。累萬千言。格盡物情。時共珍之。又疾當世學者。走聲便。輒煖一澄。之以枯淡。數十年。門無宿賓。惟一能明侍者。終身料理巾瓶而已。及其法鼓乍鳴。有道緇素。爭集如雲。慧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奈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

識文達理。叫作出家。能行苦行。叫作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作出家。感天供。叫作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裡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磨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噴鳥啼春。晝開彌勒。花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盃盃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密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沉。空無奈。雨脚風清。大家和會。參方禱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便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晚移燕京。多寶菴。重修笑巖之令。足不越閩者。復十餘載。緇素淪風。而過從者。多不堪其嘯睡。而去朝廷。知而敬之。老且耆矣。忽思南歸。復止優曇。俄示疾。簡曆謂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慧笑諾爲。遲三日。懇再留。不許。遠近從遊者。聞之。趨置菴室。適工

報竣而踟躕。示寂。閱世九十一。坐七十有八。夏贊曰。明之中葉。象教崇隆之際。公則闐然一室。嗒然一我。雖德重大。內弗居也。以故。追隨於公者。皆一時賢君子。受公面折。欣如獲寶。於其嚮。辭都市。駕譽權門之流。得非天壤。與公語音。如鐘足有輪紋。皤皤黃髮。齒落更生。共疑爲果地人。再世。豈苟然哉。

法舟濟禪師

禪師名道濟。字法舟。嘉興人也。受業於東禪。昂以向上宗。乘走叩吉菴。禪師遂得道焉。是濟爲無際悟之五世也。初悟以斷橋。正脉付廣善潭。潭付默菴。宣宣付吉菴。祥由潭。至祥垂百年來。其家聲幾不振矣。濟承之出世。金陵安隱。而俎豆先人於名賢之間。慨述其志。刻如履水。每以隔宿。挂上堂牌。禱子陰笑之。嘗舉拂子。召衆曰。見麼。又擊曰。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真。如藏應用全彰。是汝諸人。自不丈夫。故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輒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廣額屠兒。颯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擔荷。

去於是學流愛慕而親之。吏部陸公光祖邀濟還里。以天寧居之。祖既篤於真。常游天寧。恨見濟之晚。因問曰。畫前元有易否。濟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濟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濟。曰。莫著文字。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濟召公公。應諾。濟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公大笑而謝。自稱五臺居士。遂多出入叢林。而擊節焉。又別駕熊公南沙問曰。設有將劍來取師頭。師還避否。濟曰。若有殺人不眨眼地將軍。便不怕死。和尚沙作揮劍勢。濟放身便倒。沙曰。好箇師僧。死在劍下。濟起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濟任緣揮塵。惟津津焉。提唱綱宗而已。稍不如意。飄然去之。或舟或輿。或破寺村巷。前後凡遷居二十餘所。但其爲人真率。閒雅。胸無隱事。耳目交接。使人忘其名勢。以故賢彥追崇之。其於院務。凡百濶略。知友常以書勉濟。濟笑曰。牙籌算計。俗尙爲譏。況道人乎。古製不立烟爨。草衣樹宿。聞道益廣。行道益多。今人動以規法相繩。禮樂鏗鏘。舉一狗子無佛性話。求其不惑者。渺矣。尤云我能據守祖庭。利其

徒屬。能作能爲。破律喪行。恣彼陷溺。是何益也。濟晚年。閉著異跡。機不厭繁。有道人拈拄杖問曰。是誰底。濟曰。是山僧底。曰。既是師底。因甚在我手裡。濟呼曰。度拄杖來。道人度杖與濟。濟曰。汝底在甚麼處。道人整冠。濟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道人大笑。又指吉祥草問傍僧曰。是甚麼。曰。吉祥草。曰。更有吉祥者否。僧以足按地道。人曰。獅子窟中果無異獸。濟擯僧出。院又僧問。得何三昧。便乃隨波逐浪。濟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谿流水落花新。曰。怎奈學人不會。濟曰。蜻蜓飛向緩。蚊蝶舞偏忙。曰。和尚莫將境示人。濟喝僧。便作禮。濟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濟二十二出家。歿年七十有四矣。衆知濟有厭世意。請留偈。濟以手搖曳曰。何多事也。乃趨寂。時嘉靖庚戌之秋也。得法者二人。一居胥山。曰雲谷。會一居精嚴寺。曰冬溪。澤俱以嚴標行話於世。

贊曰。濟公近繼無際。遠續斷橋。歷觀其始末。機智毫忽不爽。然後居無定相。惟激勵學者爲要。務諸莊早捐略。不干懷。可謂救時之明哲者也。尙有以不事

事短之所謂盲人問豹與語奇斑哉

敬畏空禪師

無趣禪師諱如空其先施姓嘉興秀水人也早歲留神內典浮沉於理路文言過僧舍覽傳燈錄心目茫然乃執卷求老僧解老僧曰此歷祖真參實悟之要妙也非意識可能至耳空奮發棄家裹幘巾同濟法舟徧訪諸方者宿抵杭城見封自然值封簷坐補破衲空進問曰和尚補者箇遮寒卽是遮熱卽是封停針熟視空曰道甚麼空卽禮拜封曰點茶來空作舞而出如是經行八載克志勞躬此中尙未廓罔既歸秀水不復居家東尋西討如游峰逐世人多笑之適楚翁曉禪師來東塔空大喜卽走請益曉以本色示空空罔措其指復經三年聞鷄鳴始獲慶快乃機投曉公曉以斷橋真脉許空焉蓋曉遡嗣寶芳進進嗣月谿澄澄乃福林度之三世也故曉爲斷橋七世之苗裔曉又囑空曰昔六祖能大師自傳衣法潛隱獺隊一十六載方大露布汝宜慎之空卽就秀水掩關乃說法曰三十餘年參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

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生在眼上從斯丟去草鞋卽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復有一偈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參徧雜花林大千收拾臺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於是嘉禾有道之士爭遊空之門會正信長者經營敬畏菴請空弘持祖道空乃啓關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虛空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始會名宿就菴披剃受滿分戒主持菴事名傾緇素選部陸光祖常訪道要於空空驚頭生按祖嘆曰澄之不清濁之不濁趣公之謂與一日小參衆方集空喝曰禍出私門便下座乃謂性冲曰有件不了公案來歲中秋汝爲我來冲應期而至空大悅說偈俄化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時萬曆庚辰也

贊曰無趣脫略墨繩真斷橋之後也然竟以一木而支大厦其得不危者幸也歟幸也歟

壽昌經禪師

禪師名慧經字無明撫州仁和裴氏子也九歲誦孔孟章句即究其義每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或有笑者或有訝者公皆一舉手而去之遂潛心內典如獲故物年二十一父事廩山忠老宿求忠斬髮忠曰著急作麼待汝警地我爲汝師公乃刻志苦行三載因見雙林頌有省輒遜跡峩峩又三載讀傳燈至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又深疑之因力撼巨石得達其旨乃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於忠忠笑曰吾不汝欺爲公圓頂時年二十有七復還舊隱不下山者二十四載遠近賢之萬曆甲午出住寶方有道者過訪曰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公曰總未行脚曰寧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公敬諾即杖笠觀方諸尊宿皆珍譽之登五臺參瑞峯和尚峰出笑囑禪師之門公請曰某甲於古德機緣不盡餘疑日雖徧歷門牆如窺羅幘之月乞慈垂憫下剖愚蒙請畢慙動作禮峯嘆曰善哉上座以英偉之姿銳於入道而胸中尙有芥蒂耶如不棄山竺試舉將來公曰臨濟道佛法

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日向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公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裡是它未徹處曰大是玄沙未徹公曰趙州勘破婆子未審甚處遣他勘破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公釋然再拜謝之復獻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見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道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公語叶洞上宗旨而公亦以紹續洞宗自任南還初住董巖遷壽昌中興曹洞其時像教相尙公獨不攀外護臂誠知事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每同衆耕耘耆年不忘學侶參尋每將鐮柄爲禪杖尊賓顧訪且就蓑衣準布袍故有壽昌古佛之稱益王嚮公齎香修敬公漠然不答知事懼叢林所係請稍循時宜公曰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爲佛兒孫而違佛制是叛佛也吾豈作叛佛之人哉王聞而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公三坐道場殿宇禪坊煥然鼎新別建蘭若二十餘所從未隻字干及檀信檀信自歸有引修懺佛事於山中公重誦之曰汝邀一時之利開晚近流弊之端使禪坊流爲應院豈非巨罪之魁也以故公之名

號所及而古風習習其規繩不整而自肅嘗上堂曰。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只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樞何須願化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錢峯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几云閑談彼短靡恃已長又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大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切。楚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趨金毛歸楚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攬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壘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在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又曰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

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矢橛萬曆丁巳臘之七日公田務歸願衆曰老僧自此不復作矣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越三日告寂衆悲惶不已公復展目說偈慰之爲留旬餘裁書徧辭隣壁道俗更自作偈令侍僧舉火至十七日晨起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矣乃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逝其年七十有一依命闍維侍僧宣公所遺之偈曰無量劫來祇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

火光忽成五色諸牙頂髻不壞就寢堂建塔藏之其門人無異來已開化博山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溥山來禪師

無異禪師者名元來。廬州舒城人也。姓沙氏。胎乳絕。單耳目不涉塵垢。年十六遊石頭城。聽法華。自信佛法。不從人得。乃禮五臺。靜菴沙門。著垢衣。五年精核。教觀振錫南還。上峩峩。謁無明經公。自負人無我。及輒辭行。經公斂目危坐。而已師不測。竟去。入闔寓。白雲峯。閱古尊宿語。忽有所得。再謁經公。陳其見處。公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對曰。臣邊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愕然曰。到者裡。因甚。不是。公曰。此不是。彼皆然。師乃傾心哀請。公惟斂目。師益不測。一日。聞泥神倒地聲。不覺踴躍。呈偈於公。公仍斂目。命以宗乘堂別居之。居年餘。每呈偈。頌公斂目如前。師因感泣。以爲依公。決擇不蒙指。示。葢序推遷。何了日。耶。偶登。劇觀上樹人。乃明大旨。嘆曰。今日方知師不我欺也。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出往博山。而持重端嚴。篤行古德之風。入其門者。

心容俱肅。尋應閩之董巖。鼓山大仰。復還博山。參徒大集。是時經公已遷壽昌。父子道價。喧騰宇內。僧問如何是功師。曰。一人同一春。如何共功師。曰。力士昇杖鼓。如何是功師。曰。獼猴上露柱。曰。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叶。師曰。高底雲繞樹。遠近鳥啣花。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如何是臣師。曰。鶴鳴鳥鳴。似哭。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如何是臣視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脚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作禮。師曰。君位中事作麼生。對曰。虎突兀。師復打時。慧臺鏡。禪師早得旨於經公。綉。瓢笠。剝啄。諸方。諸方以矮師叔類之。過訪於師。適師陞座。鏡出震威。一喝。曰。百丈聞喝。三日耳聾。道是那三日。師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鏡拂袖歸衆。師便下座。鏡後隱於武夷。石屏巖。相隨者。樵汲數輩。禪衲尋風求之。鏡悉指歸溥山。崇禎二年。魏國公徐弘基。請師說法。南京天界。使符三至。師始一出。象龍沸集。大廓曹洞宗風。上堂曰。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

庭萬仞壁立千層。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代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瀉山大師。敲唱同行。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彰妙用。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湛水晴空。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駢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人肝肺。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盤。月炤金沙。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慮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學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云。佛語心爲宗。諸昆仲。那箇。堂無月。誰家樹不春。卓柱。放下座師。教辭還山。傾都遮留。監與不得。前乃宵過。緇素追攀。望江而立。徐公歲序存。

問不問也。師既大弘洞宗。常隨侍者萬餘。指如臨一人。僧問如何。是不聲色。墮師曰。斷橋分楚水。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層清世界。倒騎玉象。趨麒麟。銀盤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上環。紫霧塞流小湖。長青苔師開化幾三十載。未易肯諾。或請入草求人。廣紹先澤。師太息曰。吾宗實得真脉。妙叶玄機。苟不然。仍瓦解耳。吾何忍哉。語畢。泣下。自後遂不上堂。示疾於崇禎庚午之秋。闍首座問曰。和尚尊體如何。曰。儘有些子受用。闍曰。還有不病者麼。曰。熱大作麼。闍曰。去來自絲。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踟躕而寂。塔於博山。坐三十九夏。其年僅五十六也。

贊曰。投子世大陽之代。須憑秀圓通協而成之。其道始著。真歇稟丹霞之嗣。還借炤長蘆荐而褒之。此話方行。博山父子遠紹少室之宗。不叨餘力。大衍新豐之調。本自天然。其說法則橫空鳳舞。激揚則撼地金聲。至其慎重真脉。常自下涕。語云。猛虎生兒。勢不能食。牛者。懶廢之。其博山之山之謂與。

湛然澄禪師

禪師湛然者諱圓澄別號散木出會稽夏氏母夢梵僧入室而娠娠十四月而生師生大日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不肯從事於學親歿寔甚充郵卒以傳符踰期亡去徑投隱峰峯示念佛誰是令師究竟三晝夜輒有省時年二十矣入天荒山禮妙峯斬髮擇最苦行行之間聞傳大士法身偈一切經義便能記持尋乞滿分戒於雲棲宏公徵以毗尼節要師悉達其指返越掩關寶林蘭若因憶乾峯學一不得學二話乃大通立旨有頌曰學一學二別端倪箇裡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鷓鴣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再謁雲棲呈見於宏公會入室宏舉海底泥牛脚月赴語未竟師推出一僧曰大眾證明宏深器之於是激揚法席傾一衆焉萬曆辛卯適大覺念公南遊師趨謁之念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念又問洞上宗旨師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賞

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藹藹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欣然書偈印之未幾出住雲門次遷徑山歷禾之東塔乃至顯聖天華前后垂二十載法席爲之大震其上堂曰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認會參作魯參合堂大眾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天者一竅大眾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小參云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提綱云喚一作一指七爲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卻憶東村王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皆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嗚阿喇喇師之提唱率多如此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如何是暗機師曰夜霄峯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如何是意說師曰啞子呪人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諸方珍之爲師法續

洞室機類雲門臨濟其伯仲也。又師初在京會達觀禪師於嘉熙寺。月川座主太史陶石簣黃慎軒同。既月次慎軒臥問馬祖。既月因緣師曰。汝臥我坐不得。爲公說耳。軒亟起謝。月川笑曰。內翰錯過了也。觀云。我下語不及此公一籌。又過武林。聞谷慧聞等屬望一方。會諸紳遣使崑迎。及啓慧聞札曰。今日大家欲與和尚作家相見。若來已墮情識。不來猶缺慈悲。師扯破札正色曰。若些客作。漢敢於老僧納敗缺也。至卽陞堂。正立慧聞進曰。和尚莫要班門弄斧。師把住曰。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把開曰。死漢。聞谷遂率衆作禮。蘇巡漕問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議師曰。古佛過去久矣。無念有禪。師居黃檗。獨持風節。呵罵諸方。特訪之師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柏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灣念。休去。師之勤辨約此類。又嘗嘆末流謬惑。大乘遂著說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慨古錄楞嚴。說涅槃會疏。法華意語。

金剛三昧經註。思益梵天經解。諦理邁倫。一時所宗焉。天啓丙寅季冬。書顯聖遺囑。卽至天華。辭衆復夜話。至丑乃右脇長往。閱世六十六。坐三十八。臘得法者九人。編隨機錄八卷。流通於世。

贊曰。余初過會稽。師謝世未久。觀其遺風。謬然尙在山中。耆德序師之妙韻。爲法苦心。求人之概。私心竊向往之。續讀師集。至題無趣錄云。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逢。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爲懷。以度生爲急務者也。嗟乎師之心至矣。盡矣。以度生爲務矣。然非夙承願力者。欲竊符以存國。余亦深知其不可也。

天童密雲悟禪師

禪師諱圓悟。字覺初。自號密雲。宜興人也。明嘉靖丙寅生於蔣氏。師生八歲。知世相。無常。年二十六。發宿慧。二十七。負薪有省。三十。棄家。又四歲。爲僧。四十。桐棺悟道。又六歲。得受記。薊五十二。開化龍池。於是六建法幢。示寂之年。七十有七。然生不爲家。四海歸之。老不奉詔。朝廷慕之。及不忘慈。今古戴之。寧堪不虛。

尊人天共享之實爲龍池之真乳。迦源沱而拓曹谿。遠紹鷄足之正裔也。師初棄家。赤手空肩。走事幻有。傳禪師傳。嘉其志節。喜而度之。爲大沙門。當機輒不爽。旨衆皆驚異。師終不自肯心。苦神勞。且代衆役。不知有已。偶過桐棺山頂。豁然大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織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公已居燕都。師卽趨省。傳公公見。乃大喜。喜師可倚。以支我臨濟也。經二載。辭還南上天台。探禹穴。因與周公汝登陶公望齡王公舜鼎。本色相見。脫略窠臼。三公甚敬服。越之有道。編素爭識師焉。傳公還龍池。師因歸省。公問你到諸方。會見甚麼人。師頓脚拍膝。以對公公。笑曰。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公。搥鼓集衆。付師衣拂。復召入榻前。以扶持佛法。勉師力行。以報先宗。師卽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時年四十有六矣。三載傳公遷化。又三載。衆請繼席。龍池自是意緣移徙。酬香之會。有六計。二十六年。掀翻露布洞。示眞元座。下蹴踏。常足萬餘指。師則當軒據座。威震獅狎。

海內英靈。飲氣自失。凡利竿樹。對成大寶坊。不許門下。于倚王公。嘗語學者。貞觀響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搭半著草鞋。腰包住院。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爲蚯蚓。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啟師生。平意有不可。揀衣卽行。首住龍池。五載一日。因事上堂。曰。者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去。次住天台。古通立寺。茅堂草座。法政冰霜。晨暮參請。聞不容髮。雖三載而日新。海鹽金粟。使符至。再師憫其迫切。曳杖赴之。居六載。無作無爲。崇成大廈。牀曆幾滿千輩。名卿達士。一日相遇。擗拳辣掌之下。掉臂而去。者夥矣。有挾責而問道者。師輒掌之。責人曰。和尚獨不欲獲法乎。師曰。山僧法也。無護箇甚麼。又連掌之。斷際故山曰。黃檗者。鼓寂鐘沉。聞人來請。師不忍先蹟。零落籃輿。度嶺。僅五閱月。又拂衣。則明州黃司理端伯。以鄮峯育王寺。

而待駕焉。黃公又考太白名山爲歷祖庭廢之已久。遂與有道紳士俱愴然。先以意容恐師贖。高師慨然移錫至天童古佛殿基。曰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於是十一載天龍失守之區。歷祖藏身之處。無不斬新扶起。壯甲東南。翼集麟宗。蔚爲僧海。其得髓之子一十二人。然點胸自許。招手橫趨者。不可勝計。崇禎辛巳。天子命外戚田公弘遇齋香。賜紫徵住金陵報恩寺。師固以老辭。退臥通玄峯頂。天下圖其頂相。書其名號。而親之壬午七月七日辰。猶巡察視務。午刻宴然。示化塔於天童南山。縑素奔送者萬人。臨壙慟而失聲。聲震山谷。清順治庚子。住天童門人弘覺禪師道忞。編師六會話錄。進頌大藏贊。曰斗柄東指。鼓腹謳歌於不識不知之中。卽釋氏儒童難贊辭焉。獨今之溥海內外。據大寶坊。橫說豎說者。操鉗斧於山邊水邊者。皆師法會中人也。歷攷少林至楊岐。其世十七。楊岐二十有三世。以得師其間。法利之普如師者。幾何人哉。今叢林公論。以曹溪

高峯永明大慧等類師始末。嗚呼。雖實錄也。無乃瓊枝析玉與。

磬山天隱修禪師

天隱禪師者。諱圓修。出荊溪閔氏。說法磬山。報恩初。與天童悟禪師同出龍池傳之門。是師爲笑巖真孫也。師幼明敏。生知佛乘。常以心齋報母。然留連俗諦。幾失前因。一日過講肆。聞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師惕然驚畏。擇龍池幻有傳和尚而依止焉。傳示趙州無字話頭。師參之半載。不發改看本來面目。提撕猛切。一日普請出窰。次有覺所道者。云聞常多菩薩出現於四大名山。神通廣大。傳公厲聲曰。我者裡亦不少。師僉曰。如何是神通傳。曰。快度磚來。着師染指法味。心不外緣。經百餘日。偶閱楞嚴佛咄阿難云。此非汝心。師脫然慶快。如善財入彌勒。大闢了釋前疑。及侍傳公入城被喝。便契臨濟主賓。炤用之句。於是上天界。訪雲松。過能仁。譌文齋。出沒奇機。無不可紀。萬曆辛丑。傳合掩關於龍池。曰。汝既有新入處。

不妨更加精進。他日利導有情。則吾望足矣。未幾傳公北行。師悵然消遣。關中惟拈頌而已。於其古德公案。如庖丁之解牛。而無碍刃遊也。獨疑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復枯坐蒲團。二載忍聞驢鳴。大悟差別。立旨有偈曰。忍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關。甲辰北省傳公於燕京之普照寺。而師資深契合焉。仍涉獵講庭。瀾翻藏海。探竿禪席。料揀權宜。住後常曰。山僧南北往還。親近知識。一十八載。跋涉勞碌。爲已躬切。無少怠也。嗚呼。師之入道。誠異今時。故得處真實。用處諦當。常以虛空撲落地。語酌僧理。藏鋒之問。以湖州蘆蘆。宣州薑。酌事藏鋒之問。以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春酌理事。藏鋒之問。以無手人行。拳酌不涉理事。藏鋒之問。又僧問如何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如何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道。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花四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游人。師暮年從石磬山遷湖之報恩寺。示衆曰。老僧住個破院。

子不能時時爲衆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礫與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踉蹌過。若踉蹌。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一日俄集衆。醇誠復以後事付囑。及門上首。跌坐巖然而寂。瘞全身於報恩之左廡。治戊戌大覺琇禪師應北詔時。大會諸山。移塔於宜興之白雲菴。初師居右。鑿諸方有以臨濟立要。配合教乘。作奇特商量者。師悉其惑。常著書復問之。并頌示諸識者。其頌曰。第一立一字。不加畫。分明是個賊。咄咄咄。咄咄。咄咄。且最毒。第二立。手何曾先撒沙。并撒土。露露露。露露。露。出娘生。禪。第三立。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敗敗敗。敗去箇中流。第一要。薰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提提提。迦葉老。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草。瞬目牛吞了。第三要。伸縮誰能。炤隻手握雙拳。打得虚空叫。師之提唱。精奧大率如此。其門賢。著菴問禪師。編師全錄。流通與天童。偕齊名於世。贊曰。世傳曹溪。下惟青原。南嶽。應識。殊不知嫩桂者。代不乏人也。而石霜下有楊岐。積翠也。次出佛果之。

門者大慧虎丘也。次無準。下復出雪巖斷橋也。師既出龍池。又與天童並駕化周宇內。其久昌二桂。凡五抽嫩矣。其根芽懸識於少林。有以也夫。

雪嶠信禪師

雪嶠圓信禪師者。四明人。姓朱氏。出龍池傳禪師之門。首住徑山。終於會稽雲門。諸方服其神駿。推尊之曰信公。高懷無我。至性不羈。笑罵自繇。人天罔測。卸勝劣之戈。甲劈今古之藩籬。縱饒一問十答。而紫羅帳裡不撒真珠。假使未聞先悟。而千丈巖門。尤遭點額。大有傷弓之鳥。見形高飛。所以短販之徒。望風栗足。故雖獨據胡牀。不啻冲霄鷲。以至屢遷名刹。仍然本色山翁也。公生九歲。聞彌陀經。卽知有出世法。於是讀書常諾諾而罷之。然詞語絕塵。風儀瀟灑。猶王謝之玉壘冰映。又愛與方客遊。遊必傾益。年二十九。竟去家矣。遂訪妙禪禪宿於秦望峯下。顧舉古激之。公反芻研究。連七日不知寢食。忽仆於石前。後際斷如日輪迸空。天地一色。衝口得偈。勢不自禁。欲往天台尋印證者。度若耶谿。忽翹首見古雲門二字。得

大休歇。乃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跡。見得他時打斷筋。遂別策入雙鬢峰。囊龜石室。灰世忘緣。間發新聲。豪吟達旦。而刀斧無痕。諸方景焉。時有雲棲高弟。聞谷者。雅相敬善。一日谷行脚回。舉幻有傳和尙相見機緣。且稱傳公葆重。有頽明教。嵩枯淡過於餘杭。政其接人真西河獅子也。公乃三詣龍池。契其機。與悟修二禪師爲雁行焉。後悟主天童。修主磬山。公獨菴居。垂三十載。黃公端伯。余公大成。請就徑山祖庭。陞座拈提。臨濟宗旨。端伯還西江於崇禎庚辰。以廬山開先寺迎公。諸山宿禱俱集。公一以胎風簸雨之舌。振其拈花落草之機。或不耐公笑詈而去。或經公指喚。而心曠神怡。公忽拄杖還舊隱。衆驚遮挽之。不可時往來。禪子傳天童規製宏壯條。令斬新。乃至運瓦搬石。伺杵負薪。無不徹底爲人。公獨罵之。逮天童訃。至公又慟之。侍僧曰。大師昔何罵。今何慟也。公良久。撫膝而起。曰。咦。我掌寧獨嗚乎。遂躬至天童。書挽章而奠之。詞曰。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袂。過錢塘。多年挂錫。玲瓏石。今已

藏身寂寞鄉雲面。渴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
離一片苦心事。且道何人在。影堂北。還又人龍池。於
傳公塔前拈香。曰。桐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
師。當戶。娑羅空腹。樹迎塔。芳草昔人眉。追思滴血。曾
留偈。會寫傳燈圖。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
繼孫兒。著舊乃請示衆。公曰。我昔第三度登龍池。先
師曰。你草鞋猶未脫也。我道何處見草鞋來。先師微
笑而止。我即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
生。水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鬢峯頭一箇僧。又思當初
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又在雲棲。亦有機錄。
豈可忘卻。所以雲門雲棲。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
徑山遙嗣雲門。徑山以爲不然。瓜有根樹有葉。樹高
千尺葉落歸根。豈可孤負禹門先師。斷斷無此理也。
然宗門事把住也。緣我放行也。緣我有時作實。有時
作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乃臨濟家機。
用人天莫測。庸人豈得知也。還雙徑禾城道俗。以東
塔禪林。堅致於公。公爲笑。留名緇素。日遶枝。黎公
眼幻青白。衆益心驚。晚住雲門。公年七十有六矣。機

天
天

用益峻精神。益勁。嘗自號曰青獅。或稱語風老人。
又曰。迦那尊者。每攜童子山遊。人見訪。或打勛斗人。
擬議叱退之。雖禪竊論公弗恤也。順治丁亥中秋。謂
弟子曰。古人立化的。也有了坐亡的。也有了。至倚杖
倒卓。都有了畢竟老人。怎生去好語。訛大笑。書片紙。
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水霜。曉喫盃茶坐。
脫去了。乃入寢室。愍臥數日。忽起坐。索茶而啜。連唱
雪花飛之句。擊杯脫去世。齡七十七。瘞全身於雲門。
庚子朝廷慕之。賜帑全五百。並委書弘覺。恣禪師而
新公之塔。又臨公頂相於宮中。而事焉。公居開先時。
弘覺爲西堂。泊嗣天童。而公獨鍾愛之。故弘覺禪師。
以猶子紀公千秋之綱目甚詳也。
贊曰。整齊法運。臨瀾履水。爰師篤慎其心也。盡測者。
謂師踰馳自了。則優爲人。則寡。蓋明之中。葉少室宗。
風循規蹈矩。如暗若。非師灌之以清泉。激之以霜。
鍾則天方夢夢耳。

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傳

大師真者。字吹萬。西蜀樊道宜。賓人。姓李氏。父祖

世籍涿羅門師。生惟慕事佛。得法於月明和尚。萬曆戊午年。說法於瀟湘之湖東禪院。次遷忠州聚雲。夔州寶峰。及雲來。與龍巴臺諸刹。闡揚大慧宗風。崇禎己卯七月三十日。唱滅於本山。嗣法門人曰慧機。慧芝。慧麗等。依法闡維。闡維時。遍地荷香。襲人烟。至松巖。結爲五彩。火後。收舍利三百餘顆。復得黃金鎖子骨三莖。當門二齒。變爲紫色。建塔於三日山之陽。屬四川觀察使田華國爲塔上之銘。署師爲大慧十四世之孫。懶菴鼎需禪師之裔。蓋大慧初開法於洋嶼。菴時需得法爲第十三位。今燈譜載大慧下法嗣共九十四人。訛列需爲第三十五位。需既得旨。輒光於福唐山水之間。及大慧從梅陽生還時。始開法於西禪入室之子。僅得安永。南雅。志清。安分。四人。分於元至正間。菴居劍門。志清住天王。南雅住龍翔。安永說法於鼓山。是爲鼓山永。永付悟明。法堅二人。堅住承天。明住淨慈。纂修聯燈會要。座下弟子雖衆。獨以大法。囑太原苦口。益益付復渡。慈當益慈之時。約在明之中葉。叢林先德物。故禪門死於繩規。凡我行道之

士無不藉賴中實。給割住持。慈公輩或不忍視。而恬退於山邊水邊。保任乃事。隨方接納。一箇半箇。尙以篤實承繼祖宗命脉。慈得一言顯。顯付小菴。密密出二仰。欽欽出無念。有已上俱有語錄。機緣有付。荆山寶寶付鐵牛。遠遠付月明池。此三代惟述相見之語。并付囑之偈。月明池公以源流大法付與真公大師。至師崛起中興。光顯大慧之宗。師初出世。楚之湖南瀟湘小院。禪子相傳。上堂示衆入室。機緣叢林。識者驚爲大慧再來。崇禎辛未臘八日。布金檀越內卿田素菴諸師居忠州聚雲禪院。拈香畢。豎拂云。從上古人只爲者箇東西。顛預了許多英雄。豪傑賺陷了許多高人。達士拋撒了許多油鹽醬醋。今日老僧不狗人情。向汝諸人道。破只要汝等於日用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處處運水搬柴。處承當。若承當得來。英雄豪傑也。顛預他不得。高人達士也。賺陷他不得。油鹽醬醋也。拋撒他不得。且問大衆。如何是者箇東西。參東吳有居士劉墨仙。久游玄墓之門。持聖恩問道錄。訪師論及楊岐九峰之語。師徵云。正恁麼時。

楊岐在前九峰在前仙長久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
喝仙云者一喝是前是後師翹一足仙禮拜玄墓漢
月藏禪師書至師以爲千里同風即搥鼓陞堂說妙
法語語見聚雲全錄命維那對衆宣讀其書曰大慧
禪師說盡人間禪病四百年內望之如渴人求井不
料一枝埋沒向三峽錦江之上前得來書語錄已見
作略過人第未得從容談三月於水流石上爲恨不
淺茲聞已返峽中略伸四問萬乞答我更欲禪師起
已墜之禪於今日令後輩重見天日於座下斷不令
山野遺恨耳書尾復致四問曰正睡著時與死了燒
了心之與性牙齒打不著須向者裏希取大用始得
如何是此處底大用師答云寧向太陽粧羅刹不來
黑暗扮觀音二問沿流不止絕卻真照照不到處如
河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且道磨箇甚麼師答折脚鎗
裏淡黃蓋三問明處既已脫却心性切莫在離心性
處躲跟除此二途如何相見師答纔過驢胎又闖馬
腹四問近世野狐都說心性禪不知姓張始李請禪
師代答一轉語貴圖天下衲僧脫卻腥臭師答奪者

老賊頭拄杖拗折莫言不道已而師於回書之尾亦
致四問以問漢師作相問用水一盃貯米七粒架茅
草十字在上謂道是甚麼義二問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種圓相收盡六義問有箇收在那一義三問古人道
八角磨盤空裏走不知是空走磨磨走空四問老叟
吞大象蝦蟇口噉著吞不入拖不出蒼頭老兒跳一步
請下一轉語漢師或有答斯未載焉師之說法垂機
勘辨約類如此有正錄十卷廣錄三十種共六十六
卷屬水部尙書鄧熊汝學捐俸刊行板存忠州治平
禪院係法孫燈來編次來住高峰鐵壁慧機之子也
贊曰真師既出世於萬曆之間我禪門正當發興之
時至天崇間諸方有大名稱者俱有書問交通往來
未見一言表出大慧宗系之名何也無乃各闔已宗
爲急務未暇輕重之耶然亦是吳越燕趙衆生鮮福
未獲沾師法雨耳康熙丙寅冬余爲天童封龕佛事
經四明過壽昌禪林訪舊遇師之玄孫統公別菴禪
師始悉真師三代全錄不得不爲之傳補入僧寶否
則闕典之責其在余乎

有正錄三卷并師下三世語錄若干卷屬四川
向化侯譚養元捐俸梓板附嘉興楞嚴藏流通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終

南宋元明僧寶傳後敘

祖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空而無實有旨哉言矣是以入祖室登祖位者徹其淵底提大機用剪諸見林截異端網如滴瀲乳如鼓師絃聖凡莫得描摹而淺深之良以此也吾師幻肆融和尙以承先啓後爲念出繕本一帙授磊曰此乃山僧出匡廬時二十載江湖所集南宋元明諸尊宿大機大用之實錄也汝盍勉之磊退而珍誦徹見吾師爲道爲法良匠苦心歷遊二十世至虎丘隆祖乃至大慧洞下諸宗計五十三人妙唱嘉猷師師道合一代時教眼目俱備郁手文哉所謂一月臨江千江之月俱映一佛出世三世諸佛齊彰信不誣也或曰此傳始自三佛之下佛燈眞際而至博山雲門天童悟祖輩而止者何耶且方今之世垂慈展拂徧溢支那豈其是非未定而止之者歟曰否否蓋順治至康熙年間諸老宿順闡逆化行解

相應者不無其人率皆屬吾師翁弘覺恣老人爲之碑銘狀其生平最詳業已流通宇內稱不朽矣當今天下公論以吾師翁之眼目料揀五宗不爽毫髮雖大慧中峯莫能右之磊小子敢復浪贅蛇足哉茲不揣荒謬承吾師命補收洞濟兩宗五百年中大有相關法化者又四十一人參吾師所撰共訂十有五卷屬會稽王公大佷較而成集甯供將來之賢聖經云諸供養中法供爲最乃俾教外別傳之心法弘通流布則古今十世大機大用之旨熾無間矣康熙甲辰年佛成道日門弟子性磊拜題

重刻僧寶傳記

康熙丁未孟夏日紫籜草堂夜煌百物俱燼監院眞發見其傳稿在東山竹園竟不知誰何將出深異祖師光明眞言妙行入火不壞卽走問諸山有道知識諸山樂助就梓印行於離亂之世然山路遙僻削剮氏非名手俗而且拙部屬點畫不無訛舛其板蛀朽十將有二不堪再用今得四明王生世雄番板於瑞雲精舍書記明慧對字成於乙丑季秋是爲記

南宋元明僧寶傳十五卷

浙江述撫
孫進本

國朝釋自融撰其門人性壽補輯始自宋建炎丁未
至

國朝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采錄共九十七人
不載禪門宗系人自爲傳並係之以贊蓋續宋僧
惠洪所撰僧寶傳也

現果隨錄一卷

〔清〕釋戒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現果隨錄

一卷》提要

現果隨錄

悲憫二字是慈氏宗旨然以最上一乘示人愚者以內米則者後云慈誠善事未實也先大人作祝宅四吉祥相中有云首為人說眼前報應蓋欲以真實事動其真實心耳余小子亦曾推先大人慈解為一書若其未備未以示人項靈隱晦大師願余湖上出此錄相示非親見聞者不以入後于每條下旁引直從務聞人感信而後止真如靈壽扶替得踏實地鞠通引聲得聆宿響所謂大慈父清淨淨魂香普渡船也余家白門宜之連侶小有諸前修皆立意以利物導人為事俱刊有成書比年來皆目為老生常談忽不省視即其副墨亦零落無存矣得大師此錄日置案頭尚可云無微之事不為之語乎願同人從此認取大師

說鈴現果錄序

無上乘母負大師苦口婆心也

康熙十年辛亥冬日樵下老農周亮工題于湖上就園

現果隨錄 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以此錄

靈隱晦山樵戒顯筆記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回回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四回清真寺陳公力訟之官得寢後發未春流賊破兗州生花等集千百眾乘變圍練回回兵遂遇陳公以前忽呼眾擗擊之陳之且刺去其兩目復權以灰擲屍於其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以難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運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也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沉吟少許乃曰無妨

魏於現果隨錄

吾嘗請觀奇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身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姑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曰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携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危吞之陳公強飲客客有聲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大清一至此輩無准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已酉舉于鄉忽一人遺之書轉贈其人己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點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關荆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吳昭先王寓余弟子顧伊人刻之武安王集書

也次黃梅令徐長午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目見者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陳任戶部王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好善誠心設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替後瞻神通廣大神佛報應迷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嘗修大福亦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山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孝廉終註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魏於現果隨錄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仲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魯審救三人命後聞賊至城潰縣令出走避難劉若押其家屬回黃連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醫生趙鳳儀統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魯淹死五女法當絕嗣又檢善簿見某年於太

雪中曾施錢一文與寒乞僧僧乃菩薩假裝寒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誕生臨行帝語曰汝未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繞出母胎即呼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僕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喚吾妻子來趙時雅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數舊遺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塔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惠連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志解疾甚苦遠張龍宇鎮臺請趙君特雅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持為此故名曰點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

說餘現果隨錄

二

豚兒口述也

四

太倉徐成民厚友李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始盡為書生夜則判斷真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時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奇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大紙筆記錄哀成九冊題曰葉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騰臺覽者不寒而慄

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為人淳厚質朴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嘗增成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言初為閻君分司死

五

去乃實受職此妻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僧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關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探在棍上肩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便之百計求兼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至初、刮石老和尚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後頓除永不克道魂使矣

六

說餘現果隨錄

四

嘉定一老儒名朱經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閻君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婦一知消耗即當點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親弑母而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弑母之甚者也斷曰弑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揮令下階勸引過視地府方送回湯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刊實錄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江北僧隱圖參學天寧某年六月羅七母在泰州報到虜已粘席矣將殮復魁幼言前世曾作令其縣自使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滅口史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圖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使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臾復暗隱圖問何處祈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歲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圖回生三年酬愿畢復參學靈隱焉

說鈴 果隨錄

五

天寧靈隱初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歎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傳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握排靈藤何及矣

八

麻城一富僧碧璫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璫不許徒夜走至本寨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璫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璫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業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璫狂叫而醒數日內忽若臂時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橋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

師姪乳水迷甚詳

九

寧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師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數珠即記一莖紫竹籠中每歲除夕焚地成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建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公曰罷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餘錢幾倉在此能易一萬米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倉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兌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蒲鞋鬚記數燒地成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有用但改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僧焚券回向崔疾漸愈張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力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運一底接眾至今號張斌橋焉

說鈴 果隨錄

本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兄弟教為余言此事丁丑余奉天董密老人亦曾過此橋蓋確實非謬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洗燭故以著名做居要門一屋子身長齋畫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閩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洗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洗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語店王云吾積有薄資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故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授主令至所居地密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利齋僧及春院接眾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棺火化者十萬人焉

此崇禎中戊年事也余館周恒中齋其僕陸送窆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鳴其家貧後原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急沐浴命延除福寺印初法師室樓三飯五戒竟大呼去者再合掌逝吳頃復開目語妻見王煙容先生曰吾緣終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是蓮

華世

十

華世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號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高獲大呼快哉而逝有吳香孫于室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實地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未必得力屠者張善和十念遂得往生獵夫聞杖上鈴響一疑稱佛蓮華湧現者何哉蓋由死臨冥吟獄火在日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奢願雖然佛號一聲如大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啻陰霆迸散而繫卵粉碎矣尚何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寶以偈轉劫既有夙根臨行又稟皈依勇猛念佛蓮華湧現無足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十二

千余曾同叔寶放生海印卷至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吳門王汝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晝死隨青衣至冥府閻君鞠勸係是誤辦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小冥殿見地獄黑暗蔽空咻咻聲如雷吼三老僧伽跌大樹巖每獄人痛聲騰沸以淨水灑之條印碎寢寢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製安杖錫如平時建自

十三

明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澹于屋一間拆舊窻窻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芥門外登渡船欄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模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

不見二人

八

不見二人大開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御試周公亮中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舉共驚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絕世迂濶成絕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澤定止此矣安有復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濶真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宣業也

十四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時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國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翁洲翁自斃死瑞翁後在温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光所害沉之江華亭令張調鴻字太美公同
生也好請此仙忽瑞翁來降太美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曰
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亮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
何仇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而逢巨蛇以杖
投殺之賀即蛇後身也竟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而兒切勿報
仇張公立遣人至温州蹤跡之一一不爽後君亮入海亦為人祈
殺

余已丑秋在吳中聞元奇現友其純枯來晤余以其曾為永嘉
令談及瑞翁事純枯曰此弟所身經而目擊者也丙戌六月十
六日弟瑞翁老於江心寺月夜話別明晨報瑞翁被害弟召募
漁人捕之無影響當夜夢瑞翁立水中余急命板之登舟瑞翁

說余現果隨錄

九

曰余前世為天台老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
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但向某處
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詢漁人果有其蹤一尋而獲乃力勝扶樹
歸窳祖塋馬純枯諱國杰庚辰進士公歿後三年奇理席君蘇
事亦遇公降此問賀因果公需詩云我昔曾為僧彼亦在山林
蟒蛇當孔道山人皆為驚老僧礙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名
火杖下化為塵風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三事一敬也温友蔡
君符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承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有友夢會
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獨信關帝乙酉元旦夢

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道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僕更昏
多結黨蠹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孽小恨恨
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米亂嬰劫公於路維至城隍廟兼殿慘
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賊隱神以身莫敵公公僕仆不動
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
一僧謂同往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毀傷吾等當昇還
其家然無別物可感乃下一乾坤正氣扁昇馬到家以酒漿灌之
忽啓動得甦調養不半月而愈真神祐也明年捕兇黨斬於市
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佛獨敬崑山兩寺空林禪師讚
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喪易賢命請至塔曰吾儒書都讀過
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靜思佛法一着最妙生死關頭斷

說余現果隨錄

十

斷少他不得惜無及矣生平以僻見反有口業特請教僧禮樂
懺一為洗滌懺完吾即去矣故此告別至面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難以作孽小履
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圍不面當事遊荒于野平得
全歸焉天不以此至成其志節哉平日雖與佛法無緣而臨行
悔悟其言大喜豈非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顏頰倚
師側商確古今文藝極家器愛一談及佛法使面亦責讓及頤
以甲中之變慟哭別廟焚書出家師却極口讚歎南里許至宏
居士請余開梅花數為海藏菴師遺書獎曰原達以勝人宜居
勝地吾師手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願末甚詳附記於此

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咒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現目前親見懺念淨浴下視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四一畝床前不特白蓮湧出大如石白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等孫皆以學佛世其家焉

此願前母外至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枯澁而又著相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在積功累行竟不必諱言著相也

說金 現果隨錄

上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關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塔石一苑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素師以東園未成象傳不使權借塔石作塔後施象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新功德再尋銀完塔也施主銜恨復弱師還化後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以芒繩縛之反願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為汝解縛開鎖乎願僧曰弱菴和尚九衆疑疑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誑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宜府常以巨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眾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願頭上無火竟吾得傳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眾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梵網經師乃去學人笑即在白雀觀見口述

黃梅石氏子收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猪售與屠人取貲酌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家所畜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也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責我在汝家我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遣我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奉猪還石氏互相述夢久為詫怪乃共語猪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猪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呼夢修即應命乃煮授三飯五戒焉

說金 現果隨錄

下

係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蘇州孝廉戴星歸諱吳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而偶慧父賞其功名于無業泐大師此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長其年登賢書負性癡狂行多蕩檢大不利于御黨共中呼為戴癡既而受害者眾羅其惡款控之工部工部鞠勘得實加嚴刑卒于獄忽本城某慕亡家人以身煖三日未驗已而復甦告家人曰遠貢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甦而語帶邪未為佳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在真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人問故某曰吾在閩君處見本城戴癡遠解至對簿閩君見其惡

欽感怒之命付油錫殿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錫獄卒又戴凝下鍋
戴屬聲呼而無喝囉但即多囉夜即一句油錫道散復為平地地
上湧一蓮華寶店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
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鹿
史姓某者三世為惡凌打羅來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其時日
生去跋正其時兵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適
生年已三日賀家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
却終身者乃楚于工却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燕宜南香熱齋無業勝大師附聖歎降凡余時往
叩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矜如秋水宜甫指
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却而執知泐師竟感德悟耶然宜甫

鏡錄 現果隨錄

二十

篤信大悲咒故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錫卒
以失口誦咒而免嗚呼佛法神奇咒聖驗真煩惱海中大小
露也

二十

傳某在俗時種園為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鋤橫殺之復出
家住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
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傳寤而恐百
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塔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
莫渡傳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狀浮巨浪而未意
謂是牛也近前觸之思躍起一虎當其傳之楚萬人皆駭係甲子
年除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登川先生諱永祚官即陽制臺將買大楠木十餘棵因邑
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為好佛謂兒子房曰現有遺
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設在西關外將園前大節級土公欲
造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
土公不信親視至是點兵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曰此神
木也杭州昭慶寺造大殿及天湧殿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
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先母夙願也然土公曾教百兵拽不動師能
拽之存即捨吳寺僧造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
為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二十二

鏡錄 現果隨錄

二十

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渚日
邑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撿起置於船頭一
夜幾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却策
書全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策文一種公立請專家洪公度奉
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
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
寢忽夢中狂爰大赦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
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曹官曰汝另在一簿因索之乃在經死
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經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歷
或可免遂語子詔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
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眾味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
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為書齋門縊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癸酉余下惟子詔春祺堂中應之時來聚首忽一日袖一宋絹
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范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
余索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及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
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易棺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齊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
心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黑祐汝王

乾餘 現果隨錄

末

君曰吾持齋三載反招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
費與我得不王君曰如何費友曰莫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
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
來大罵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
乃賣去命算反透在汝身矣立勾攝通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
夕當退銀券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歸便於佛前
禱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地
近排數十尿管往來人漫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棧轉
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西墻壁或傍竹
樹斷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
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
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令伴走海洋而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
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棹養歷
盤曲上至山椒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
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懇求收卹一僧引至厨下令充火頭一住
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食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
主齋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道人已數月可攜我一齋乎僧

乾餘 現果隨錄

末

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夙緣吾
帶汝去乃令入編衫大袖中打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
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衆僧振鈴宣疏云奉為
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週忌追薦也趙君勸念曰
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
君曰諾今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呼
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趙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
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
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數因悉願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楮初苦無子以祈嗣

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遺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
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頓發苦心乃獨力創建簡極壯麗甲於楚
中殿成公旋得子又聞城將破斬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
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乘
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遜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
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幃幔盡
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
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本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
此得全所謂買鐵得金也嗚呼曾謂佛法無靈而作福贖人也
哉

二十八

說鈴現果隨錄

本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乙諱立廉曾祖虛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
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催船手攜一黃布欲問何
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項已變價攜往婿家
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掖在手
提甚重張公曰此非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
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返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
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于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
乙且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
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居地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別

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其愚樸如此附
發一笑

二十九

已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頓大發
止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
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尋華非前遇乎希翁急具禮屬
余欲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
復燃燭燃禱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
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
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
薩大戒病漸愈

三十

說鈴現果隨錄

本

崑山葛朗玉諱錫坑有子樺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布施某本
上感應篇廣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
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衝入搜索獲朗玉朗玉狂呼樺堅憤思救
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樺
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
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三十一

初樺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大善即有
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嘉善孫孺字殿英十三歲性喜與府預童子試被叢人推門墜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靈隱寺過見十八番僧以手牽挽投轉其魂
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靈隱見飛來
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
重德遠過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
焉

三十二

康熙辛丑其德老和尚與新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覓杭城
屠居士名成感夢我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苑我
七間何用神曰助建靈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
夢覺到靈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
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現果隨筆

光

三十三

乙酉過地屠戮冤鬼充斥婁東紳廉士庶屬余起薦余就大西關
外地葺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誦華
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孽鬼
歡踴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岸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
場見神雙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藉檢得梓潼帝君
勸行陰陽文讀而喜極即發廣願刊施流布為吏部當該因竭力
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
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

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穰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
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願人頓愈神像點首枯
樹重榮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為余說

三十五

撫州珠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各種靈異高層間
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
泥塑散騎天王像立在傍剔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人一
孝廉在殿遊暑張惟天王前裸形假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棄慢
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劍斬汝天曉睜眼視之恰卧在仗劍四
天王前孝廉踣頭流汗懺謝改行

現果隨筆

年

余乙未曾一宿珠山隔十年乙巳以緇白固請說法開建禪堂
知寺中異事甚衆青龍山倒栽柏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
大井半幅架梁遍覆五峰成白雲效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
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棘門內列天兵天明來探空路無影
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壁皆船板坐蓮葉
看經者即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白春號瑤圃兩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天父敬泉就
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齊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
者也遂出叙款洽齊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
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
方造大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

概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名曰定智丈珠像方就即生
一子乳名智即今御聲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
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密語曰吾經亂
破家地寧所藏秘錄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擊不去
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
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桂字伯馨即登却孫圃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
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
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傷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刺傷封朱三

乳於 現果隨錄

三

氣絕僕復為報朱三已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朱三鬚子果索
命家人以先共膝跪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精神發鬼伯公眼中
所見卒不能解竟故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喻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
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
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究可解
心究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
己之鬼對竟至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
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高冠大袖搖擺衙衙不令人于其
絕倒耶祖師曰莫教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慎出獨禪門絕禁
漏為修行第一要者也

二十八

明太谷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窮困富以百金貸之後孝
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鄉鄉翁催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
卧床悔思念貧金心術悲恨病久不能舉火恨益篤後周公回里
忽憶前事問家人鄉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蹙額曰是吾過
也立以原銀外賻百金費至林前病人一見喜極咯然吐出一蛇
病頓霍

現果隨錄

三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崑均舟真義時秋水澄徹見河底一
小蝦麻蟲作水漚泛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蟻蟻連爆數筒次見
一蟲泛起師戲以青蘆一頂而下墜又努力泛起復一頂而墜
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泛起乃橫爬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命
之毒形骸立變真絕異事楞伽云眾生心識有不思議業則有
不思議變那翁以恨久而成蛇水蟲以毒極而立變皆心識中
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既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勝然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韞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歲富
陽令慈愍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
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汝奮然躍起攫公案錫碗
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奪去橫盜毒賊公蹙起一手摩胸却一手
上吏云莫打莫打我這家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寫志修行日
誦金剛經加以篋注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草自祭文及遺頌

命取清涼水快飲洗蕩腸胃開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虛淨妙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西復雋

四十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博學修潔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羊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簋佈觀施總以膠拜聞者怪之後獻賦寢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攀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賦怪問故士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喜飯僧僧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賊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亟余與其內兄王烟翁衝寒過其廬則西壁張彌陀像為西歸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讚惟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剋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述之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首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尚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僕與人爭段進前席懇公必曰相府一大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八圍遠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焉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你公擡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說餘 現果隨錄

香

汁書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于嶺山先生諱衡亦榜眼孫奉常烟翁諱時敏為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肯倡糶官米兼煮粥濟民請瓶窰開谷大師至與創典佛法孝廉陸允升字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翁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過告人無不知者今于九人次于撥第八子撥次房孫原初皆進士一門原德榮祿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昧爽即盥漱禮誦聲環琅連戶外常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到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風世勇猛修習乘願再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說餘 現果隨錄

香

四十二

常熟譚憲御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族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到赤貧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資五千金欲與大悲懺壇卜地至玄墓見梵天閣後地故面湖景致絕勝乃陳願于割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側室生一子衣冠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玄墓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脫白如初今伯仲皆遊類焉

四十三

蘇州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種現身為青蛙辭青蛙使者至

重其形碩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
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
亂集頭面或袖中被祀使人警覺時遇兵丁則作二塊立成二蛙
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碗洗必隱顯不常多寐無定
重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燈道翁說丙午春仲從珠山留心往訪初至水
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至僧復初盆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
三版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壁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雁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路徧毀神
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與卒目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
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精墨走筆書云

說鈴 現果隨錄

素

皇天生我今男兒君王用我今能離力拔山今風雷氣貫日今虹
霓月正明今披鎗將刺星來落今擊鼓撤旗搗賊室今焚寨鑿賊
窟今充鐵食馬草今既盡殺妻妾今心悲誓與死我今身披鐵甲
願為厲鬼今手執金鉞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巡今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岳今押案都統事今際司侍蓮華
今殿直任都督分數推景佑真君今人間封爵忠烈大夫今天上
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伴世人今皆知太守觀此重異慚愧惶懼其
性體鼓舞拜而昇神歸座焉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履慢雅陽被神
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顯而

可悔慢定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詳稿癸酉孝廉校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回祿火後
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察家中所學二千金散民搭蓋席棚
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請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知之
夜統五六百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榜箱篋蕩無所有以救應賊
遁次日呼解夫進衙銀乃在堂前或地以蓋席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佛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某年
城中大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通其門四僧未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去及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說鈴 現果隨錄

素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
碗熟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校齋主命供家堂侍有難過方啟
一日杭城大火火獨未合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
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興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
事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
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
宣子中戊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

未肯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
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博瀟縱恣飲笑反笑其迂後
屈持禮懺諸公一一將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
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小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浪杖人座下主
考青原號彌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呼之而
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宇諱大治協鎮黃州時忽夢一坐相韋欵持符告曰汝
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遂益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欵曰安國
寺覺而立督人詣安國尋至厨下果有坐相韋欵在茅屋中傾側

說金 現果隨錄

主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車街係蘇子瞻習靜處
顏靖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數當與與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典安國余以戊戌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席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與者名張大治知必
前身後身也余因哀臨臯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南郊復與
典壽安吉剎創殿堂後池沼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所至蔚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其憲臺素嚴暴巡方至
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閻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

身方禱告汪指揮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我
非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歡悔慢而出施
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肯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賞汪細責六十棒幾斃

五十一

黃梅乘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蹂躪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墜隨顛狂自殺指久失忽為一村
媼所得以示文學薛業公諱文素公以重賞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績指之功令汝登柳榜
當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運平
政橋勒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說金 現果隨錄

主

耳日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葑門人素好食甲魚崇禎丙子登賢書夜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俟有禍醒以語妻妻
曰姑俟之適一佃戶捕得一巨鱉狀如錫蓋縛以稱賀其光見而
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重則能托夢
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盃其光一日悉舖之當夕
遂破腹發瀉不三日瀉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卿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兇惡法殺僮僕

無幾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山城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極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放為車碾爛蛇魂
復見閻君問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余叩首哀懇懇陳不願聞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求免為蛇聞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刺感
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拭拭恨切齒後死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為余先
君時時以此為訓誠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有操一犬僧苦勸買放

蓮外 現果隨錄

先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風世冤業吾不能救也令掌禮屠
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錫忽沸水濺心頭爛七日洞穿而
死漢口人咸動遂醮金建今放生卷馬余往來漢上特寓此卷

五十五

高郵三塚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
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有盧蓆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
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鐵方在河畔掘坎忽一盧蓆紅至問
埋何物子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尚可嘆也竟以盧蓆一
角易之子頂盧蓆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平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在倉廩間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四已抵歲暮從妻索

食要答無屠人會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粧
鏡香照而以刀修到眉毛簪地弔懸繩斷墜下頭臂兩開立刻命
頭鎮人眾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食饗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
幾託夢達照開黎曰我已為聰明日當至常位還債天明果然呼
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物喚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
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眾皆知因果灼然者豈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廣成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真聘道

說參 現果隨錄

幸

過縣中泊舟御亭夢一長面偉人告曰某宋將曹翰也予在唐
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技
齊一堂隨聽經一塵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
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怨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
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
遇願垂哀救劉公撥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項門啟撞一猪出
號聲動地劉喝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
遍布兼載查備存集中

猪業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幸未
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
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數輩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
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
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
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奇聲遂解其苦
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煎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咒
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湖索租適一散商
附舟偶見屠者縛一犬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僅
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犬伸於河
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御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為解
放倒去水入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為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牽犬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歲之寒室不幾宿帳船歸魚鱗
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廚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此余
弱冠時事也

六十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勾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斗噪跳擲公傳與告曰果有寃指我處所眾蛙遂羣集一
處公令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板朽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
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賈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

為祇命六人因呼公曰田雞王馬先子庭訓普道及

六十一

儀真王曉江縣太學校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官
而後以賄賂致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十萬悉以
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林榻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兼親見口述榜敵載人死驗其餘無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入心徹鬼腹旁生膝蓋裏地獄脚板亦錯
定格則也茲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凝情滯愛憎必重濁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必生淨土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矣非曠世大達人哉

六十二

一賈客係德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褲帶上每食時
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呼曰佛爺你先與同伴皆笑之忽遠遇大
盜賈家被殺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
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呼云佛爺救我也重德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
二尺許質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昇像至家以火鐵錘擊佛頭
擊破不動迸出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壯腹彌勒忽開口
出錢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巷主僧誦

遊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揚州一癱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滌摸著一磁觀音像遂供養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媪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被刺男女驚異扶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資遂用建菴白存濟今供像其中馬伊日侍者與維揚眾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徽人姓汪號居荒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已往東門王龍橋下船矣忽店傍起火急報促回汪

說苑 現果隨錄

卷

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燒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見四面店屋及王氏閭閻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荒日禁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園七月望日黃州城外西綠錯綜亂燒不墜街巷黃岡縣庭一塊墜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齊公教十家如楊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齊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鐫彌勒銅像爐方燬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投之益花爛墜慶也像成錢現于腹之正中對去後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到所甚愛也華嚴知藏靈靈女亦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回向求佛執燭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幸馱前燈油口出異俗但語云莫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幸天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喫一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懼代禱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解勸立杵死罰跪定香一炷香符完眾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及縛跪床上眾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為余說

說苑 現果隨錄

卷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靈隱忽一僧伴四人遊毘盧塔善見中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火頭也問何故自縊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澄十八為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復遺害此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置掉發頭余為領眾澆淨誦呪復放斛食階眾房款大紙錢焚馬僧見鬼拍掌領去遂立醒

七十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授焉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齋祀乎問上神座畫力推像踏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資不薄已過

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靈至此極乎交付地府鞠治家人驚悸連夕遽起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祇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戲菩薩繞眾至空中忽一推榻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今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魁香嵩夫浮和尚及廟門西堂親述

七十二

龍余 現果錄

素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己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淨土寺僧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刮絲爪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項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推擊之火火一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秋遠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日款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於塔戶溲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罍星飛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面禱今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慈在延慶寺眾來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者有駭者曰塔靈不可穢生曰僧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發狂悖引刃

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棧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乞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枝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寓長干報恩寺僧舍偶畫痰忽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麗麗扁對精推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教女人擁一婦分燒錫忽眼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哭矣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

龍余 現果錄

素

一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弱聞悲愴到寺誠認厚饋秀才曰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

說

七十六

嘉定黃溫生父中年艱于待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與弟偉公同縊于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眾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吳鍾麟字靜齋霞舟昆山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歲進士初任長
興令崇遷至粵西司臬申酉間因經國變適至周山輒自念曰吾
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乘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
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
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開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
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虜于毘陵張濬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
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
今猶常流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
紀實刻本

說餘 現果隨錄

未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為寧波某寺僧號大成為寺收蓋接衆
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為常不記年數史封翁素積
德蓋一巨器盛飯供佛後用作蓋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
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即名大成特胎齋雖中大魁戒行如故
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為穿窬知一老媪薄有所蓄黑夜穿
墻入房見媪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數以團索
其項媪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如弔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
登杙子上弔鬼推倒杙子以雙手掣墜其足盜狂駭忘己是盜大
駭高叫曰速救人媪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

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曰阿呀
阿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為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
令堂不覺驚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木
恩人必圖報德乃留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
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戶馬此明末年
事也石湖僧俗屢述甚悉

說餘 現果隨錄

未

金蘭共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莫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
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避紫陽巾披藍縷道服者呂祖也子勿差
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隍
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
目偷視似在大海而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
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壽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
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必熱退縮二祖立靈斷
臂靜需法師因唐武成教扶腸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
生求仙過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饒州鄱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
見一冥命替者與引路童子在內送令一推冥算訖商開挂箱取
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
替問童子曰吾一生冥命從來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錢其銀正多耶替遂絕叶商人云來來吾揣骨相如神更為汝一相高返至亭林者即與過身揣骨贊美漸漸至頭蓋以雙手緊抵死不放鬆刻氣絕乃與童子拖脚荒墳叢草中正欲攬挂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屍解處更無別人必替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迫脅童子曰汝為甚謀財害命予童子驚悸指替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衆兵遂亂砍替人立刻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狀死

其命非緩人之術替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機一動遂即滅身可知今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機周子曰誠無為機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說金 現果隨錄

去

詞九屏鴉子住鄱湖親見來雲居說

八十二

媼吳氏齊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休米鍾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重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圓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跏坐而逝越三年故窆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漆身建龕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

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獲至寧國塔園門皮懸辭命佛天朝則持準提

蒲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夜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後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喻字餘字厥備也余問何據許曰聞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籃籃中有天旁見同色友吳靖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齋供衆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給于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說金 現果隨錄

早

八十五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載忽教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用却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費乳吾得抽其羨餘供養老師教目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失信也道七大感歎

八十六

崑山王燕字廷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不夫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隨賊逃難慮大兵過夜匿城下乳鹿

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借數鬼吏張燈至點死歷一一唱名登簿
鬼吏報王僕名列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卿何
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因貧病不能便抵竟其
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象臨門已登騎矣
僕忽到相與啖飲迎眾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替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
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舉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
離鄉又遠竟必解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眾蛭虫勿傷他允修
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夕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象
排戶視之已擊矣

說餘 因果隨錄

聖

自知有定對惟修行建廟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
俾免業報一至噫齋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
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報見監院現
形初為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華冠復
嬉笑而去表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
纏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道薦法事訖
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頌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復因病見羣羊索命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奉佛親誦金剛經三歲晚因禪師啟
迪復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侍佛
未幾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聞莫
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
年雖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比屋皆
是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
不妄矣庚戌五月總發師說

九十

說餘 因果隨錄

聖

鎮江京口渡一蕪商附漁船取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
故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
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幕以大網裏商人擲之江中網順
流而下出沒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鏡
來攬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
軍府獲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錄二公自鎮
江來日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廁黃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殊
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
如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
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
流通為于懺罪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洋潔奉差任
 外特因某衙門解欠種陳明甫二吏至囑扑死馬公從之元旦始
 墓忽見二鬼陳竟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駁問我即辨明以雷震之下不家
 置辨故負冤而死今我二人難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
 圻城隍矣馬公開言大惡之遂持齋戒禮雷寶石奇老人彼削法
 名行且號僧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時寄靜東湖化城菴與主人
 慧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雜于夜分復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勢不能雷集日當赴蒲圻矣馬公悔懼至期日見二
 吏而逝

現果隨錄

星



現果隨錄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僧戒顯撰戒顯字悔堂順治間居杭州靈隱寺
 是編凡九十一則每則附以論斷皆陳善惡之報
 而大旨歸於持戒奉佛懺除惡業仍彼教之說而
 已